中华书局





世说新语译注

张万起　刘尚慈　译注

世说新语译注

张万起　刘尚慈 译注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说新语译注/(南朝·宋)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重印)
ISBN 7-101-01521-2

Ⅰ.世… Ⅱ.①刘…②张…③刘 Ⅲ.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420~479)-译文 Ⅳ.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5)第 18922 号

责任编辑: 孙通海

世说新语译注

张万起、刘尚慈译注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31½印张 · 567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9001-13000 册 定价:48.00 元

ISBN 7-101-01521-2/I·252

前　言

张万起、刘尚慈两同志合力译注的《世说新语译注》，经数年的辛勤校勘、翻译、注释，反复修订，已成完书。嘱写前言。鄙意两位同志辛勤译注，深知甘苦，前言之作，非两同志莫属。他人不知甘苦，难以措辞。万起同志谓：拙编《中国修辞学史》讲《世说新语》的修辞学，为本书译注所未及。《世说新语》可讲的，不限于译注，如语言、人物传记、文学、修辞等皆可谈。我们虽用力于语言，但在语言外可谈的不少，故请你代写前言。我对《世说新语》缺乏研究，对它的语言更谈不好。现就《世说新语》的成书和语言、文学价值及对《译注》的印象谈一些看法。

《世说新语》的撰集

《四库全书总目》："《世说新语》三卷，（内府藏本），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义庆事迹具《宋书》，孝标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书》。"《宋书》卷五十一《刘道怜传》，不及著《世说》事。《南史》卷十三《刘道怜传》，称"袭封临川王"，"改授江州，又迁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引为佐吏国臣。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总目》又说："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

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嘉锡按：黄氏说见《东观余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云：‘《世说》名肇刘向，六十七篇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所考甚确。然《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引曹公军行失道三军皆渴事，亦作《世说新书》，不止于《酉阳杂俎》。且《世说》之《规箴篇》有东方朔、京房各一事，《贤媛篇》有陈婴母、王明君各一事，则其书托始于前汉之初，黄氏谓起于汉末，非也。”按《总目》称“义庆所集”，则以此书为义庆部下诸名士所编，义庆集以成书。

《总目》又称：“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孝标名峻，好学，从夕达旦，精力绝人。梁武帝记锦被事，范云、沈约都说已经记全了，武帝高兴，给予赏赐。武帝问刘峻，刘峻再补出了十余事，武帝变色，从此不愿见峻。峻《自序》，自比冯敬通（衍），称“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今则敬通声名，已归寂寞，至孝标之《世说新语》注，名垂千古。而《梁书》《南史》，皆不及孝标之注，亦皆见不及此。

《译注》对《世说新语》词语的笺释

张万起、刘尚慈两同志的《世说新语译注》，突出的成就在对《世说新语》词语的笺释方面。张万起同志曾著《世说新语词典》，

《前言》称：

> 《世说新语》……这部书口语性较强，能够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语言面貌，因此也为语言学家们所重视，成为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文献。对于这样一部古代典籍，如能对它使用的全部词汇作一项基本的调查研究，对汉语词汇学、词典编纂以及古汉语的教学工作，都将起有益的作用，对专书的词汇、语法进行穷尽的研究，编写专书词典，也正是1983年全国语言科学规划会议所提倡和鼓励的。基于以上认识，我从1984年着手编写《世说新语词典》。经过六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完成了。

张万起、刘尚慈两同志的《世说新语译注》，在万起同志对《世说新语》的词汇，作了穷尽式研究，编写专书词典以后来进行，自然比一般的《世说新语》笺注不同了。语言研究是整理古籍的基础。语言弄懂了，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才能正确地译注古书。例如"觉损"一词，专家考证指出，"觉"通较，通校，是差减义。"觉损"的意义是减损，减少，魏晋常语。《世说》中有"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言语62）。当前几个有影响的笺注本和标点本《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都断成"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把"觉损"拆开，当作两个词，造成破句。有的译注本虽然断句未误，但译成"还时常怕孩子们发觉，打乱这种乐趣"。理解还是不正确。这说明，对语言的正确把握，不仅关系到标点断句，也关系到古书的译注。又如"尔馨"一词，是晋宋口语。《世说》中有"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文学33）"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品藻26）"尔馨"的意思是"如此，这样"。有的译注者不理解"尔馨"的含义，把品藻26那段文字

译成“与何充谈话，只需举手指地说：‘馨香正从您那里发出来’，这就够了。”与原意风马牛不相及。《译注》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标点断句和译注工作，差错和误解自然就会少一些。他们的译注工作，注意吸收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当代学术研究水平。余如“水俭”“眷接”“眷拔”“德业”“志业”“识别”“中诏”“喜踊”“出都”“故自”“可笑”“会当”“当年”“当世”“却返”“仿佛”“初无”“略不”“将无”“仍”“云”“经”“驶”“忽”“定”“停”“外”“内”“可”等六朝词语，二位作者都能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贤研究成果，结合原文，进行较为合理的译注。译文一般也是通顺流畅的。作者追求的目标是，在准确的基础上努力做到通畅，进而使译文有点文彩和韵味。这是很高的要求。给古书做译注是件不容易的事，而要做好《世说新语》一书的译注更难。除了要深入研究魏晋时代的语言，也还要熟悉这一时代的典章制度、名物称谓、风习时尚等。例如《世说》中有“灼然玉举”（赏誉 64）“士卿刘许”（排调）“都郡将”（言语 28）“举郡计入洛”（言语 18）“以手披纱扇”（假谲 9）“射雉”（规箴 4）“圣人忘情”（伤逝 4）“帐下甘果”（俭啬 7）等诸多容易误解处，《译注》都能较为准确地做了妥当处理。总之，在当前古书今译较滥的情况下，两位作者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译注工作，花去数年时间，切磋琢磨，几易其稿，终于胜利完成了《世说新语译注》一书，这是颇为不易的。

《世说新语》记载历史人物

周祖谟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的《前言》称：“《世说新语》虽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物的

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的风俗、习尚，这确实是很好的历史资料。""其书又得到刘孝标为之注，于人物事迹，记述更为详备。"那末《世说新语》还是一部从汉到魏晋的历史资料，不仅记载了五六百人的风貌、思想、言行，还记录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习尚。

即就《德行》篇说："周子居（乘）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宪），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2节）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云："《后汉书·黄宪传》以此二语为陈蕃、周举之言。嘉锡案：黄叔度尝与周子居同举孝廉，见《风俗通》及《圣贤群辅录》。本书《赏誉》篇注言'子居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此宜是子居之言，范书盖误也。"是《世说新语》所记事，胜过范晔《后汉书》，比史书更可靠。

"郭林宗（泰）至汝南造袁奉高，……《汝南先贤传》曰：'袁宏字奉高……'"（3节）。《笺疏》："程炎震云：'刘攽曰：袁阆字奉高，袁闳字夏甫。此言奉高，则闳当作阆。'……嘉锡案：《文选集注》百十六李善引范晔《后汉书》，正作袁阆，足见唐初人所见范书并不误。其《文选》注及此注作袁闳者，乃宋时浅人据误本范书改之耳。"亦见《世说新语》记事为《后汉书》所采用。《世说新语》注本不误，为后人改误耳。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11节）

《笺疏》："章炳麟《菿汉昌言》曰：'汉、魏废兴之际，陈群所为，未若华歆之甚也。及魏受禅，群与歆皆有戚容，时人议群者犹曰：公惭卿，卿惭长。独于歆，魏晋间皆颂美不容口。曹植亦不慊于其兄之夺汉者，然所作《辅臣论》，称歆'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志存太

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然则歆之矫伪干誉，有非恒人所能测者矣。'又曰：'歆之得誉，亦缘峤之《谱叙》。范书载歆勒兵收伏后事，本诸吴人所作《曹瞒传》，若峤所作《后汉书》，必不载也。"按华歆虽"矫伪干誉"，而《世说新语》独书其事，不为虚誉，堪称实录。

《世说新语》的文学论

周祖谟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的《前言》，称《世说新语》"为研究汉末魏晋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也提到了文学，说明其中有文学论，所以为研究文学的人所看重。如《言语篇》61节：

>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梁朝的简文帝进入建业（南京）的华林园，看到那里的林木流水，就想到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濮水间欣赏鱼的游乐，觉鱼鸟自来亲近人，即感到一种诗情画意。缘"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还"。就是欣赏林鱼鸟的诗句。鱼的极乐，鸟的知还，都是诗人从鱼鸟的活动中体会出来，所以说"会心处不必在远"。从鱼鸟活动中有所体会，这就是会心处。这种体会，即在眼前林水中的鱼鸟，所以不在远，这就看出诗情画意来了。

《言语篇》71节：

> 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似。"兄女（谢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这里讲诗句咏雪的比喻，一个比喻，用"撒盐空中"来比，一是用

“柳絮因风起”来比。雪花是飘的，柳絮因风起也是飘的，比得切。“撒盐空中”不会飘，比得不切，所以说“未若”，即不如，说明“撒盐”比得不如。这里说明比喻要用得切合才好。这里讲诗中的用比喻。

《文学篇》66节：

>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本集不载，《三国志·曹植传》里也不载，《世说新语》里保存了。这首诗善用比喻，用“煮豆”“作羹”，“漉菽”“为汁”，菽也是豆制的。是一种用豆作比，化成两喻，显见巧思。同根相煎，语亦极切。

《文学篇》75节：

>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这节话说明怎样写赋，也说明怎样写其他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说，赋是“体物写志”的。就“体物”说，在于“写志”，志写出了，已经足够，不求尽物。文康要求用赋来尽物，是不对的。就“写志”说，要求“体物”，不能离物，文康说的“复何所赋”，也是不对的。就不能尽物说，好像无志，无尽物之意；就不能离物说，又像有志，有体物之意，所以说“在有意无意之间”。又如写游记，也是“体物写志”，所记之物，在于写志，也不能尽物，所写之志，不能离物，也不能“复何所记”。再如宋玉《风赋》，所赋之风，在于写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不求写其他的风；要写大王的雄风与庶人的雌风，也不能不写风。所以说这节是讲出了写赋或写其他作品

的道理。

《文学篇》76 节：

> 郭景纯(璞)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郭璞这两句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当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水出于川，流必逝之；才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全诗不传，仅存此二句。阮孚当指此诗所指者大，从自然界的林木、川流到人事，都包括在内，故称泓峥，又指出景象的萧瑟。又因此诗写自然界林木、川流，所志意实在指人事，故称神超形越，它的精神超越林木川流的形象，这里已提到神与形，指出诗写的形象，贵在精神的超越。这也说明《世说新语》中有可供探索的文学论。

《世说新语》中的修辞学

《世说新语》里又有修辞学，可供探索。如《言语》篇 1 节："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这里奉高引用尧聘许由，是引事；引了《诗·齐风·东方未明》的"颠倒衣裳"是引言。引事、引言属修辞学上的引用格。边文礼重复引了"颠倒衣裳"，是修辞学上的反复格。这样引事引言，显出说话的人有学养，话说得婉转。又 2 节："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这里用人眼作比，是修辞学上的比喻格，通过比喻来驳诘，显示徐孺子的聪明。又 8 节："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胥靡，一种轻的刑罚。商朝的傅说因胥靡罪在服劳役，商王武丁梦见天赐给己贤人，使画工画像去找，找到傅说，用为相。孔

融引用傅说的事来说，在修辞学上是引用格。用傅说来比祢衡，用明王武丁来比曹操，在修辞学上是比喻格。把祢衡比作傅说，暗指祢衡有才；把曹操比作武丁，暗指曹操不能用人，使曹操感到惭愧，这是婉曲格。说祢衡不能像傅说发明王之梦，表面上来贬低祢衡；说曹操不能发明王之梦，不如武丁，实际上是说曹操不能像武丁那样用祢衡，实际是贬低曹操，这在修辞学上也是婉曲格。这样一方面说祢衡有罪，不得罪曹操，一方面又说祢衡有才而没有什么罪，使曹操赦免他。这是在说话中连用几个修辞格，来救祢衡。

再者《文学篇》3节："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原来"胡为乎泥中"，是《诗·邶风·式微》中的一句话。"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诗·邶风·柏舟》中的两句话。这是属于修辞学上的引用格。这里表示郑玄家的婢女，也都熟读《诗经》，出口引用诗句，非常确切。

又《排调篇》6节："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谓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这是把话说错了，靠他的聪明，把说颠倒的话给与新的含义，这个含义把原来要说的话更深刻了。洗耳指不愿听不洁的话，所以要洗耳，比高洁；砺齿表示要求齿坚。这近于修辞学上的倒反格。

这样看来，正像周祖谟先生说的，《世说新语》可以供从事对汉魏晋历史、语言、文学的学者作为研究的资料，更可以作为研究修辞学的资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为研究语言的重要资料。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世说新语》的价值自然不止于这些。比如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史、美学史和玄学史等,《世说新语》都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们当然超出了历史、语言和文学的范围,这里就不详谈了。

周振甫

1996 年 1 月

凡　例

一、《世说新语》流传的版本很多，主要有影印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简称影宋本）、明嘉靖袁褧嘉趣堂翻刻南宋陆游刻本（简称明本或袁本）、清道光周氏纷欣阁重刻袁本（略有校正，简称纷欣阁本）、清王先谦据纷欣阁本校订重刊本（简称王本）。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曾据明嘉趣堂本影印，使袁本广为流传，影响较大。

《世说新语译注》即以袁本为底本。底本文字讹误，校以影宋本、王先谦本和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沈校本（清沈宝砚据传是楼藏宋淳熙本校袁刻本）等。校记随文附于注释中。原底本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上下。本书排印，取消卷次，亦不分上下，径直按原书门类顺序排列。每个门类中所包括的则数多寡不同，均按原顺序标出序号，俾便查检。

二、《世说新语译注》包括三部分内容：原文点校、译文和注释。南朝梁刘孝标注，引证丰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长期流传中，已成为《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部分，故用小字夹行排印，附于正文之中。

三、《世说新语》共有 36 篇（门类），本书对每篇的基本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和分析，可称题解，置于篇首，仅作参考。

四、刘孝标注重点在于搜罗事实以增补正文，而不在训解文

字。因此今人读《世说新语》，常感到在语言词汇、典章制度、魏晋风习等方面存在障碍，不易理解，本书则对刘注所未及者，做一些补充注释，重点在晋宋口语词汇的诠释。有些词语前后重出，出注不避重复，唯视文意所需而繁简不同。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凡刘注中已做了介绍的，本书若无补充，就不再重复注释。

五、本书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保持原文韵味，不失褒贬本色，对于书中人物，多用原文称谓，如谢太傅、王大将军、桓宣武，不译作谢安、王敦、桓温，只在异称后括注本名。凡能见词明义、或为名言佳句者，则尽量采用原词原句，例如《言语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脍炙人口，千古流传，译文则直接移用，必要时在注释中给予解释说明。

六、本书在校勘、注释和翻译中，借鉴和吸收了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除重要的独家见解外，一般不引证原文资料，不特别注明依据、出处。

七、为便于查找书中人物，书后附《世说新语》人名索引。

目　　录

德行第一

《世说新语》共36门(或称"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列于卷首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正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二人,而在以上四科中最优异者惟此十人。此后,便有了"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后汉书·郑玄传》)的说法,成为封建社会考察和品评士人的重要原则。德行,指人的道德品行。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颖达疏《易·节》曰:"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可见,德行好坏是品评人才优劣的最主要标准。其界线,则为是否符合儒家仁信礼智、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本门共收录47则,大都是表现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故事,其中以至孝的故事为多,这是魏晋时期历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反映。故事中也有表现某些追求个性解放、违背儒家礼教行为的内容,它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对名教产生怀疑,转而崇尚老庄哲学的社会思潮。

1 陈仲举言为士则①,行为世范,登车揽辔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为豫章太守③,《海内先贤传》曰:"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迁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④。谢承《后汉书》曰:"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预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主簿白⑤:"群情欲府君先入廨⑥。"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⑦,席不暇暖。许叔重曰:"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车上跽曰式。吾之礼贤,有何不可!"袁宏《汉纪》曰:"蕃在豫章,为稺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译文〕

陈仲举(蕃)的言语是读书人的准则,行为是当世的典范,一登车赴任,就有整治社会弊端、匡正天下的志向。谪迁豫章太守,人一到,就问徐孺子(稺)住在什么地方,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告说:"众人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陈说:"周武王乘车经过商容里巷之门,俯首凭轼而立,敬贤礼士,席不暇暖,我去礼拜贤人,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注释〕

①陈仲举:即陈蕃,字仲举,平舆(今河南汝南)人。汉末名臣。与窦武、刘淑,因痛恨时弊,谋除宦官,被宦官所杀,时称"三君"。　"言为士则"二句:谓陈蕃的言行成为当世读书人的楷模。范,规范。则,准则。《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引陈寔碑,有"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之语,与《世说》相类。

②"登车揽辔"二句:言开始上任,就有澄清天下的志向。陈曾云:"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登车揽辔,指登车赴任。辔(pèi),马缰绳。

③豫章:汉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治所在南昌县(今南昌市)。

太守：官名。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④"便问徐孺子所在"二句：徐稺是豫章贤士，隐居不仕。看，拜访，看望。此言陈蕃礼贤下士。

⑤主簿：官名。古代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的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等。《通考·职官考》："古者官府皆有主簿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郡县，多置之，所掌者簿书，盖曹掾之流耳。"　白：禀告，报告。用于下对上、卑对尊。

⑥府君：汉晋时代对太守的称呼。　廨(xiè)：官署。

⑦武王式商容之闾：式，即轼。古代车箱前用作扶手的横木。这里用为动词，指扶轼低头致意。商容，殷代贤人，为纣王所贬。闾，里巷之门。周武王灭商后，经过商容里巷之门，俯首凭轼而立，表示对贤人的尊敬。

2 周子居常云①："吾时月不见黄叔度②，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③！"子居别见。《典略》曰："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④。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师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见宪则自降薄，怅然若有所失。母问：'汝何不乐乎？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良之师也。'"

〔译文〕

周子居(乘)曾经说："我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宪)，那么，庸俗贪吝的思想竟然就又萌生了！"

〔注释〕

①周子居：周乘字子居，汉末汝南安城(今河南原阳县)人。为泰山太守，时人誉为"治国之器"。与陈蕃、黄宪等友善，为汝南贤者。　常：通"尝"。曾经。

②时月：《尚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指四时及月份。后指一定的节令。这里泛指一段时间。　黄叔度：即黄宪，汉末汝南人。有时名，公府屡征不就，人称"征君"。《后汉书》有传。

③鄙吝之心：庸俗贪吝的利害得失思想。　已复：竟，竟然。

④慎阳:《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慎字本作滇,音真,后误为慎耳。"

3 郭林宗至汝南①,造袁奉高②,《续汉书》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学至城阜屈伯彦精庐③,乏食,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李元礼一见称之曰:'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为作碑,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征,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汝南先贤传》曰:"袁宏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辟太尉掾,卒。"车不停轨,鸾不辍轭④;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⑤。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⑥,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⑦,难测量也!"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⑧,虽清易挹也。'"

〔译文〕

郭林宗(太)到汝南,拜访袁奉高(阆),车不停驶,马不驻足;去拜访黄叔度(宪),竟日以继夜,逗留几天。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郭林宗回答说:"黄叔度就像那浩瀚的万顷水塘,澄不清,搅不浊,他的器度渊深博大,难以测量啊!"

〔注释〕

①郭林宗:即郭太,汉末太原人。博通经典,善谈论,有时名。太常曾以有道科征,不就,人称"郭有道"。《后汉书》有传。　汝南:郡名。东汉治所在平舆(今河南平舆县)。晋代辖境日小,治所也时有变迁。

②造:到……去,拜访。　袁奉高:袁阆字奉高,东汉汝南人。与黄宪、陈蕃友善,官至太尉掾。刘孝标注引《汝南先贤传》"袁宏字奉高","宏"当作"阆"。

③城阜屈伯彦:"阜"当作"臯"。见《后汉书·郭泰传》。

④车不停轨,鸾不辍轭:二句极言下车时间之短,登车离去之速。轨,轨辙。鸾,鸾铃。轭(è),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马具。鸾铃悬于轭下,马动则鸾鸣,鸾铃不停地响,是说马不歇足。

⑤诣：到……去，拜访。　黄叔度：《后汉书》本传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疵吝。"参本篇2注。　弥日：整日。信宿：连住两夜。

⑥汪汪：水深广的样子。《水经注·淯水》："陂汪汪，下田良。"这里用来形容人器度宏大，胸怀宽广。　陂（bēi）：池塘。

⑦器：器局，器度。

⑧氿滥：《后汉书·黄宪传》作"氿滥"，当是。氿（guǐ）滥，泉水。

4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①，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②。薛莹《后汉书》曰："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迁司隶校尉。为党事自杀。"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③。《三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译文〕

李元礼（膺）风度高雅，品格严整，在德行操守方面，自视甚高，想把宏扬儒家礼教、正定天下是非作为自己的使命。后辈读书人，能够进入他家，受到他的接待，都认为是登龙门。

〔注释〕

①李元礼：即李膺。汉末名臣，为士人所亲仰，与荀翌、杜密等人，被当世称为"八俊"。历官河南尹、司隶校尉。《后汉书》有传。　高自标持：指在德行操守方面，自我标榜甚高。

②名教：指以定名分为中心的儒家礼教。

③登龙门：比喻得到有名望的人接待或礼遇而提高了身价。《后汉书·李膺传》："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李贤注："以鱼为喻也，龙门，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绛州龙门县。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按龙门在黄河中游，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县之间。

5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①《先贤行状》曰："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所拔韦褐刍牧之中，执案刀笔之吏，皆为英彦。举方正，补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风承世，除林虑长，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余。"曰："荀君清识难尚②，钟君至德可师③。"《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稺叔，颍阴荀淑，长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当，陈、钟至德可师。'"

〔译文〕

李元礼（膺）曾经赞美荀淑、钟皓说："荀君识见高明，别人很难超过；钟君道德高尚，可以为人师表。"

〔注释〕

①叹：赞美，赞赏。

②清识难尚：言荀淑识见高明，别人难以超越。尚，超越。《后汉书》本传谓淑"莅事明理，称为神君"。

③至德可师：言钟皓道德高尚，值得人们学习。至德，极高的道德。可师，值得效仿。

6 陈太丘诣荀朗陵①，贫俭无仆役，《陈寔传》曰："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人。为闻喜令、太丘长，风化宣流。"乃使元方将车②，《先贤行状》曰："陈纪字元方，寔长子也。至德绝俗，与寔高名并著，而弟谌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世号'三君'，百城皆图画。"季方持杖后从③，长文尚小④，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⑤，慈明行酒，馀六龙下食⑥，张璠《汉纪》曰："淑有八子：俭、鲲、靖、焘、汪、爽、肃、敷。淑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为高阳里。时人号曰'八龙'。"文若亦小，坐著膝前⑦。于时太史奏⑧："真人东行⑨。"檀道鸾《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

〔译文〕

陈太丘（寔）去拜访荀朗陵（淑），因家境贫寒，没有仆从，就让长子元方（陈纪）驾车，次子季方（陈谌）手持几杖跟随其后，孙子长文（陈群）年纪还小，载在车子里。到达以后，荀就让第三子叔慈（荀靖）候门迎客，让第六子慈明（荀爽）斟酒劝饮，其他六个儿子上菜。孙子文若（荀彧）也还小，坐在膝前。当时太史奏禀道："真人东行。"

〔注释〕

①陈太丘：指东汉陈寔。寔曾作太丘长。　荀朗陵：指荀淑。淑曾作朗陵侯相。《后汉书·钟皓传》："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　贫俭：贫穷。俭指不富裕，非俭朴义。

②元方将车：言寔使长子陈纪驾车。元方，陈纪字。将车，驾车。

③季方持杖：寔使次子陈谌持杖跟随。季方，陈谌字。持杖，《礼记·曲礼》："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　"后从"，影宋本作"从后"。

④"长文尚小"二句：长文，陈群字。陈纪子，陈寔孙。著，犹"在"。

⑤"叔慈应门"二句：叔慈，荀靖字，淑子。应门，侯门。慈明，荀爽字，淑子。行酒，斟酒劝饮。

⑥馀六龙下食：荀淑让叔慈、慈明以外的六个儿子上菜。据《后汉书·荀淑传》载，淑有八子，人称"八龙"。下食，上菜进食。

⑦"文若亦小"二句：文若，荀彧字，是荀淑孙子，后为曹操谋士。坐著，坐在。

⑧于时：当时。　太史：掌天文历法的官。东汉时太史兼修史之任。

⑨真人：指有才德的贤人。

7 客有问陈季方：《海内先贤传》曰："陈谌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识博达，司空掾公车征，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①？"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②，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③；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

所润④。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⑤，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译文〕

有客人问陈季方（谌）：“令尊大人太丘（陈寔）有什么功德，却承受天下盛名？”季方回答说：“我和家父相比，就如同一棵桂树生在泰山的一个角落，上有万仞高峰，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上承甘露膏泽，下被渊泉滋润。在此之时，桂树怎么能够知道泰山到底有多高，渊泉到底有多深？我不知道家父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

〔注释〕

①足下：对人的一种敬称，多用于同辈之间。 家君：尊称别人的父亲或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太丘：指陈寔。寔曾作太丘长。 荷：担负，承受。

②吾家君：徐震堮云：“玩文义，谌盖以桂树自比，而以泰山比其父，‘吾’下疑脱‘於’字。” 阿（ē）：山的转弯处。

③万仞：形容山高。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不测：不可测量。言极深。

④沾（zhān）：浸润，润泽。 渊泉：深泉。

⑤焉知：哪里知道，怎么知道。古云：“礼不妄说人。”（《礼记·曲礼上》）别人尚不可妄议，况于其父乎。观客所问，对陈太丘享有盛名，似有微词。季方所答，巧妙含蓄，文采斐然。以泰山之高大，比喻父亲，颂扬了父亲功德。所谓“不知”云云，正是善辞令之言。

8 陈元方子长文①，有英才，《魏书》曰：“陈群字长文，祖寔，尝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及长，有识度，其所善皆父党。”与季方子孝先《陈氏谱》曰：“谌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论其父功德②，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③，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④。”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译文**〕

陈元方(纪)的儿子长文(陈群),有超群的才能,他和季方的儿子孝先(陈忠)一起,各自评论自己父亲的功德,二人争执不下,就去请教祖父陈太丘(寔)。太丘说:"元方难为兄而居于上,季方难为弟而在其下。"

〔**注释**〕

①陈元方:陈纪字元方。子陈群,魏文帝时,官至尚书令。

②功德:功业德行。

③咨:问,请教。

④"元方难为兄"二句:言元方、季方兄弟二人,功业德行难分高下。后世常以"元方季方"、"难兄难弟"称赞兄弟才德俱优。

9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①,《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值胡贼攻郡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③。"巨伯曰:"远来相视④,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⑤,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⑥,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译文**〕

荀巨伯远道去看望生病的友人,正赶上胡人攻打郡城。朋友劝巨伯道:"我今天是活不成了,你应该赶快离开!"巨伯回答说:"我远道来看望你,你却让我离开;放弃道义以求活命,岂是我荀巨伯的行径?"胡人到了以后,对巨伯说:"大军一到,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人,竟敢独自留在这里?"巨伯说:"朋友生病,我不忍心丢下他离去,宁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胡人听了互

相说道："我们这些无道义的人，进入了有道义的国家啊！"于是撤军而回，整个郡城都获得保全。

〔注释〕

①远看：远道探望。看，拜访、看望。

②值：遇上，碰上。　胡贼：胡人。　郡：指郡城。

③可：应该。　去：离开。

④相视：看望你。"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⑤男子：对无爵男人之称。是不客气、不尊重的口吻。

⑥委：抛弃。

10 华歆遇子弟甚整①，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②。《魏志》曰："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魏略》曰："灵帝时，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谓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③，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④。

〔译文〕

华歆对待子侄晚辈甚为端谨，即使在私室之内，也严肃得像正规拜见一样注重礼仪典章。陈元方（纪）兄弟却是任情推行温柔亲爱的原则。然而华、陈两家，都不失和谐快乐的轨范。

〔注释〕

①华歆：汉末平原（今山东）人。依附曹操父子，仕魏官至司徒。魏明帝时，迁太尉，封侯。《三国志·魏书》有传。　遇：待，对待。

②虽：即使。　闲室：私室。指非正式的场合。　朝典：群臣朝见君王或子弟拜见父母的礼仪典章。

③恣：放任，任情。

④雍熙：和乐。　轨：轨范。

11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①，《傅子》曰："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齐相管仲之后也。"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

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②，有乘轩冕过门者③，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④，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

〔**译文**〕

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片金子，管宁照旧挥锄劳作，把金子看得与瓦石没什么两样，华歆却拣起来又扔了出去。又曾经同在一张座席上读书，有乘坐华贵车子的达官贵人从门前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和往常一样，华歆却放下书，出去观看。于是管宁割断席子，与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注释**〕

①管宁：少与华歆、邴原友善。汉末，避乱辽东，聚徒讲学。历魏武、文帝、明帝三代，不仕而终。《三国志·魏书》有传。

②席：座席。古人席地而坐。

③轩冕：轩车。偏义复词。古代士大夫所乘的车子。

④宁割席分坐：后用"管宁割席"或"割席分坐"指朋友断交。

12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①。《魏书》曰："朗字景兴，东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②《礼记》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五经要义》曰："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晋博士张亮议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飨之，岁终休老息民也。腊者，祭宗庙五祀。《传》曰：'腊，接也，祭则新故交接也。'秦、汉以来，腊之明日为祝岁，古之遗语也。"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③。"王隐《晋书》曰："张华字茂先，范阳人也。累迁司空，而为赵王伦所害。"

〔译文〕

王朗常常推崇华歆有识见有器度。华歆腊日那天曾经召集子侄宴饮，王朗也模仿去做。有人向张华谈及此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全是外表皮毛的东西，因此距离华歆就更远了。"

〔注释〕

①王朗：字景兴，东海人。汉末至魏，历仕数帝，官至司徒。儒雅博学，为官宽政減刑，多有美誉。　推：推崇，推重。

②蜡日：蜡祭日。农历年终祭百神，称蜡祭，也称蜡。

③形骸之外：形骸，指身躯形体。形骸之外，指外在表面的东西。

13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①，有一人欲依附②，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③？"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华峤《谱叙》曰："歆为下邽令，汉室方乱，乃与同志士郑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关出，道遇一丈夫独行，愿得与俱，皆哀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在危险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今无故受之，不知其义，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坠井，皆欲弃之。歆乃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卒共还出之而后别。"

〔译文〕

华歆、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投靠搭船，华歆则认为这事难办。王朗说："幸好船还宽裕，有什么不可以？"后来贼寇追来，王朗想把搭船的人丢下。华歆说："原来我所以犹豫，正是怕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既然已经接纳他托身，难道能够因情况危急而抛弃他吗？"于是仍然和开始一样携带着他、搭救他。世人用这件事来评定华、王二人的优劣高下。

〔注释〕

①华歆、王朗：见本篇10、12注。

②依附：依靠，依托。此指搭载船。

③相弃：抛弃他。相，置于动词前，起替代宾语的作用，此处相当于代词"他"。

14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晋诸公赞》曰："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继室以庐江朱氏，生览。"《晋阳秋》曰："后母数谮祥，屡以非理使祥，弟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妇，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难卒致。须臾，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至如此。"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趍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恻然。"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闇斫之①；值祥私起②，空斫得被③。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虞预《晋书》曰："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吕虔檄为别驾。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累迁太保。"

〔译文〕

王祥事奉后母朱夫人非常谨慎。家里有一棵李子树，结的果实特别好，母亲一直让他看守着。一时风雨突然来临，王祥竟抱着树哭起来。祥曾在另外一张床上睡觉，母亲亲自前去在暗中砍杀他，正巧王祥起来去小便，徒然砍到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母亲为此遗憾不止，便跪在母亲面前请死。母亲因此被感动而醒悟，像爱自己儿子一样爱他。

〔注释〕

①闇(àn):通"暗"。暗中。　　斫(zhuó):砍。

②私起:起来小便。

③空:徒然。

15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①,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②。《魏书》曰:"文王讳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李康《家诫》曰③:"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顾谓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称赞阮嗣宗(籍)极其谨慎,每次和他交谈,他所说的话都玄虚高远,从不评论他人的短长。

〔注释〕

①晋文王:指司马昭。昭字子上,司马懿第二子,为魏大将军,揽朝政,封晋王,死后谥文。　　称:称赞。　　阮嗣宗:阮籍字嗣宗,三国魏人。魏末政局险恶,籍不预政事,纵酒谈玄,超然世外,放达不拘,借以自保。好《老》、《庄》,嗜酒,善弹琴。曾作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有《咏怀诗》八十馀首,为竹林七贤之一。

②臧否(zāngpǐ):褒贬,评论。

③李康:据徐震堮考证,当作"李秉"。按"康""秉"盖形近而误。

16 王戎云①:"与嵇康居二十年②,未尝见其喜愠之色③。"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谯国铚人。"王隐《晋书》曰:"嵇本姓溪④,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谯国铚县。以出自会稽,取国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预《晋书》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氏焉。"《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文章叙录》曰:"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

〔译文〕

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从未见过他喜悦或恼怒的表情。"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人。仕晋官至尚书左仆射、司徒。因平吴有功,封安丰侯。早年曾与嵇康、阮籍等交游,为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有传。

②嵇康:好老庄,善言玄理,为竹林七贤主要人物。在魏曾作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因不满朝政,被司马昭杀害。《晋书》本传谓"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

③喜愠(yùn)之色:喜怒的表情。按嵇康喜怒不形于色,虽是力行老庄之道,盖亦避祸之术。

④嵇本性溪:"溪"影宋本作"奚",是。下文"音同本奚"可证。

17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①,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②,和哭泣备礼。《晋诸公赞》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晋践阼,累迁荆州刺史。以平吴功,封安丰侯。"《晋阳秋》曰:"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弈,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时汝南和峤亦名士也,以礼法自持。处大忧,量米而食,然颇顿哀毁,不逮戎也。"武帝谓刘仲雄曰③:王隐《晋书》曰:"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后也。亮

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王公大人望风惮之。侨居阳平，太守杜恕致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馀人。三魏佥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累迁尚书司隶校尉。""卿数省王、和不④？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⑤。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⑥。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晋阳秋》曰："世祖及时谈以此贵戎也。"

〔译文〕

王戎、和峤同时遭遇大丧，二人都以孝顺著称。王戎身体衰弱，瘦如鸡骨，不支于床；和峤痛哭悲泣，一切遵循哀悼礼仪。晋武帝（司马炎）对刘仲雄（毅）说："你经常去看望王戎、和峤他们吗？听说和峤悲哀痛苦的程度超出了礼数，真让人为他担忧。"仲雄说："和峤虽然尽礼，但精神元气并未损伤；王戎虽然不拘守礼法，却因悲哀而损坏了身体，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支撑着了。我认为和峤尽孝道而不毁生，王戎是以死去尽孝道。陛下不必忧虑和峤，而应该为王戎担忧。"

〔注释〕

①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人。晋武帝时官中书令、侍中。家豪富，性吝啬，世人讥其有"钱癖"。　　大丧：指父母之丧。

②鸡骨支床：形容瘦瘠的样子。

③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昭长子，公元265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灭蜀伐吴，统一全国，在位26年，死后谥为武皇帝。

④数（shuò）：多次。　　省（xǐng）：察看，看望。

⑤哀毁骨立：形容因悲哀而损坏了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支撑的样子。

⑥生孝：指服丧中尽备生人之礼仪而不毁生。　　死孝：指服丧时因悲伤过度而忘生，极尽哀死之情。

18 梁王、赵王，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位至相国。"国之近属[1]，贵重当时。裴令公《晋诸公赞》曰："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从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识。楷特精《易》义，累迁河南尹、中书令，卒。"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2]。或讥之曰[3]："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4]。"《名士传》曰："楷行己取与，任心而动，毁誉虽至，处之晏然，皆此类。"

〔译文〕

梁王、赵王都是皇帝的近亲，显赫一时。裴令公每年向二王请求郡国租钱数百万，用来救济父母双方亲戚中的生活贫困者。有人讥笑他说："为什么用乞讨来的东西施恩惠？"裴令公说："减损富裕者，补偿不足者，这正是天道啊。"

〔注释〕

①国之近属：皇帝宗亲中的近支。国，指皇帝。

②恤（xù）：救济。　　中表：指与姑母、姨舅子女的亲戚关系。

③或：有人。

④损有馀，补不足：《老子》："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天之道，天理，自然规律。

19 王戎云[1]："太保居在正始中[2]，不在能言之流[3]；及与之言，理中清远[4]。将无以德掩其言[5]？"《晋阳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译文〕

王戎说："太保（王祥）生活在正始年间，未被纳入善谈者之列；等到一和他交谈，才知道他言谈切理，高深玄远。莫不是因为他的德望掩盖了他的善谈？"

〔注释〕

①王戎：见本篇16注。戎为王祥族孙。

②太保：指王祥。祥仕晋，官至太保。见本篇14孝标注。　正始：三国魏曹芳年号(公元241—249年)。

③能言之流：指能够谈论玄学的人物。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好老庄，辩言析理，谈论玄学，开魏晋谈玄风气。

④理中：晋宋习语。凡事理得其当者为中。理中，即得理之中。

⑤将无：晋宋口语。表示揣度，相当于"莫非""莫不是"。王祥以德望著称，晋武帝称他"元老高行"，王戎誉之为"清达"。故戎有"以德掩言"之叹。

20 王安丰遭艰①，至性过人②。裴令往吊之③，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④，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⑤。"《曲礼》曰："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孝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也。"

〔译文〕

王安丰(戎)丧母，他极尽孝道之情超过一般人。裴令(楷)前去吊丧，回来后说："如果巨大的悲痛果然能伤人性命，濬冲一定免不了受到人们以孝伤生的批评。"

〔注释〕

①王安丰：王戎。戎字濬冲，封安丰侯。　遭艰：遭父母之丧。

②至性：特指极尽孝道之情。

③裴令：裴楷。楷曾作中书令。　吊：吊丧。慰问生者，悼念死者。

④若使：假设连词。假使，如果。　恸：悲痛。

⑤灭性：指因丧亲过度悲痛而危及生命。《孝经·丧亲》："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古人认为，哀毁过情，灭性而死，不合孝道。

21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①。《世语》曰："浑字长原。有才望，历尚书、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②，怀其德

惠，相率致赙数百万③，戎悉不受。虞预《晋书》曰："戎由是显名。"

〔译文〕

王戎父亲王浑，有美名，官做到凉州刺史。浑去世，凉州所辖九郡原下属官吏，思念他的德行恩惠，争相送葬仪数百万金，王戎一概拒不接受。

〔注释〕

①凉州：汉所置十三州部之一，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内蒙部分地区。魏晋时代，辖境和治所均有变迁。

②九郡：据《晋书·地理志》载，凉州统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八郡。此云九，当有误。　义故：义从故吏。指州郡中自募的部曲和旧时部下官吏。

③相率：相互率先。　赙(fù)：助丧事所送的财物。

22 刘道真尝为徒①。《晋百官名》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风王骏②虞预《晋书》曰："骏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学至孝。"《晋诸公赞》曰："骏八岁为散骑常侍，侍魏齐王讲。晋受禅，封扶风王，镇关中，为政最美。薨，赠武王。西土思之，但见其碑赞者，皆拜之而泣，其遗爱如此。"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③。当时以为美事④。

〔译文〕

刘道真(宝)曾经是服劳役的犯人。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疋布将他赎出，接着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在当时成为一件被称道的好事。

〔注释〕

①刘道真：即刘宝，高平(今山东)人。性好酒，善歌啸。为晋吏部郎。徒：被罚服劳役的人。

②扶风王骏：司马骏字子臧，司马懿第七子，封扶风王，镇关中。刘孝标注谓“第十七子”，误。扶风：郡名，辖境在今陕西麟游、乾县以西，秦岭以北地区。

③从事中郎：官名。三公、郡王和地方州郡所置属官。

④美事：值得称道的事。

23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①，皆以任放为达②，或有裸体者③。《晋诸公赞》曰：“王澄字平子，有达识，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辅之字彦国，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④：“名教中自有乐地⑤，何为乃尔也⑥？”

〔译文〕

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辅之）等人，都以放纵任性为达，甚至竟有人赤裸身体。乐广讥笑他们说：“礼教中本自有使人快乐的地方，何必要这样呢？”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官至荆州刺史。为人放达。被王敦所杀。　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性嗜酒放达，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为太尉王衍所善，时称衍之四友。官至湘州刺史。

②达：放达，通达。魏晋人常以放任不拘，不受礼教束缚为达。

③裸体者：魏晋名士崇尚老庄，标榜自然，恣情越礼，任诞放达。甚至不以裸形为羞丑，反以为放达，是一种对儒家名教的反动。

④乐广：字彦辅，南阳（今河南）人。善清言，官至侍中、河南尹，代王戎为尚书令。

⑤名教：指儒家礼教。参本篇 4 注。

⑥乃尔：这样。

24 郗公值永嘉丧乱①，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②。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鉴别传》曰："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郗虑后也。少有体正，耽思经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乱，饥馑相望。冠带以下，皆割己之资供鉴。元皇征为领军，迁司空、太尉。"《中兴书》曰："鉴兄子迈，字思远，有干世才略，累迁少府、中护军。"郗公亡，翼为剡县③，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④，心丧终三年⑤。《周氏谱》曰："翼字子卿，陈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优，车骑咨议。历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译文〕

郗公（鉴）在永嘉之乱时，居住在家乡，生活十分穷困，甚至忍饥挨饿。乡里人因郗鉴有名望德行，就轮流请他吃饭。郗鉴常常带着他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两个孩子一同前往。乡里人说："每个人都处于饥饿困乏之中，因为您贤德，大家想共同救济您罢了，恐怕不能兼顾养活这两个孩子。"郗公于是便独自一人去吃饭，每次总是把饭含在两颊，回来吐给两个孩子。后来两个孩子都得以存活，一同南渡过江。郗鉴死时，周翼做剡县令，他辞职归里，在郗公灵床前，铺设草垫，守丧终三年之期。

〔注释〕

①值：遇上……时候。　永嘉丧乱：指晋怀帝永嘉（公元307—313年）中发生的战乱。公元311年（永嘉四年）在今山西一带建立政权的汉君主刘聪，派石勒率兵大举犯晋，歼晋军十馀万。同年，又派刘曜率兵攻破西晋都城洛阳，俘虏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馀人。

②名德：名望德行。此指有德行名望。　传：轮流。　饴（sì）：通"饲"。给人东西吃。

③剡(shàn)县:县名。晋属会稽郡,在今浙江嵊县。

④苫(shān):古人居丧时睡的草垫子。

⑤心丧:不穿孝服,只在心中悼念,称心丧。多指非孝子守孝。

25 顾荣在洛阳①,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②。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③,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乱渡江④,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⑤,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传》曰:"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大父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少朗俊机警,风颖标彻。历廷尉正。曾在省与同僚共饮,见行炙者有异于常仆,乃割炙以啖之。后赵王伦篡位,其子为中领军,逼用荣为长史。及伦诛,荣亦被执,凡受戮等辈十有馀人。或有救荣者,问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荣乃悟而叹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岂虚言哉!'"

〔译文〕

顾荣在洛阳时,曾经应人邀请去赴宴,席间发觉做烤肉的人流露出想吃烤肉的神色,于是拿起自己那份烤肉送给了他,同座的人都笑话他。顾荣说:"哪里有整天操持烤肉,却不知道烤肉滋味的道理呢?"后来遇到战乱,渡江避难,每次经历危急,常常有一人帮助自己,顾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原来他就是那位接受烤肉的人。

〔注释〕

①顾荣:字彦先,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晋元帝镇江东,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死后追赠骠骑将军。　洛阳:西晋都城,今洛阳市。

②炙(zhì):烤肉。　辍:通"掇",拾取。

③执:操作,治理。

④遭乱渡江:遭遇永嘉之乱,晋人纷纷渡江南下避乱。

⑤左右:帮助,保护。

26 祖光禄少孤贫①，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②。王隐《晋书》曰："祖纳字士言，范阳遒人。九世孝廉。纳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历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峤荐为光禄大夫。"王平北闻其佳名③，以两婢饷之④，因取为中郎⑤。《王乂别传》曰："乂字叔元，琅邪临沂人。时蜀新平，二将作乱，文帝西之长安，乃征为相国司马，迁大尚书，出督幽州诸军事，平北将军。"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⑥。"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⑦！"《楚国先贤传》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国人。少仕于虞为大夫。晋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谏而不听，奚乃去之。"《说苑》曰："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虞，诸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观盐，怪其牛肥，问其故，对曰：'饮食以时，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孙支让其卿位，号曰'五羖大夫'。"

〔**译文**〕

祖光禄（纳）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性情极为孝顺，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做饭。王平北（乂）听到他的好名声，就送给他两个婢女，接着任用他为从事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的身价不过是两个婢女。"祖光禄说："百里奚的身价又哪里就一定轻于五张黑公羊皮呢？"

〔**注释**〕

①祖光禄：指祖纳。纳为光禄大夫。

②炊爨（cuàn）：烧火做饭。

③王平北：指王乂。乂为平北将军。

④饷：馈赠。

⑤取：任用。　中郎：官名，即从事中郎。三公、郡王和地方州郡所置属官。

⑥奴：你。对人的鄙称。

⑦"百里奚"句：祖纳引百里奚故事自喻。百里奚，春秋时虞国大夫，被晋国俘虏。秦穆公闻其名，用五张黑公羊皮把他赎回，委以国政，人称五羖大夫。羖（gǔ），黑色公羊。

27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①，未及上，住泊青溪渚②，《永嘉流人名》曰："镇字康时，陈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长史。"《中兴书》曰："镇清约寡欲，所在有异绩。"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别传》曰："王导字茂弘，琅邪人。祖览，以德行称。父裁，侍御史。导少知名，家世贫约，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也。"时夏月，暴雨卒至③，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④。《晋阳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质，以忠清显。质为荆州，威自京师往省之。及告归，质赐威绢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于何得此？'质曰：'是吾奉禄之馀，故以为汝粮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爨炊。食毕，复随旅进道。质帐下都督阴赍粮，要之，因以为伴，每事相助经营之，又进少饭，威疑之，密诱问之，乃知都督也，谢而遣之。后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为徐州，世祖赐见，与论边事及平生，帝叹其父清，因谓威曰：'卿清孰与父？'对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为胜汝邪？'对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远矣！'"

〔译文〕

周镇被罢免临川郡太守之职，回京都，还未及上岸，船停泊在青溪渚，王丞相（导）前去看他。当时正是夏季，突然下起暴雨，船极狭小，且又漏得厉害，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王导说："胡威的清廉，怎能超过于此！"立即奏请任命他为吴兴郡太守。

〔注释〕

①临川郡：郡名，三国吴孙亮时设，晋沿置，治所在临川县（今江西临川县西）。

②住泊：停泊。　青溪渚：青溪上的小洲。青溪，三国吴时所开河渠，在建业（今南京）东南，六朝时为都城漕运要道。

③夏月：夏季。　卒（cù）：通"猝"。突然。

④"即启"句：言王导立即奏请朝廷，任用周镇为吴兴郡太守。启，禀告。为吴兴郡，做吴兴郡太守。吴兴郡，晋代郡名，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县）。

28 邓攸始避难①，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晋阳秋》曰："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七岁丧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简。"邓粲《晋纪》曰："永嘉中，攸为石勒所获，召见，立幕下与语，说之，坐而饭焉。攸车所止，与胡人邻毂。胡人失火烧车营，勒吏案问胡，胡诬攸，攸度不可与争，乃曰：'向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应万死。'勒知，遣之。所诬胡厚德攸，遗其驴马护送，令得逸。"王隐《晋书》曰："攸以路远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以叛，贼又掠其牛马，攸语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遗民；今当步走，儋两儿尽死，不如弃己儿，抱遗民。吾后犹当有儿。'妇从之。"《中兴书》曰："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暮复及。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至尚书左仆射，卒。弟子绥，服攸齐衰三年。"既过江②，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③，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④。攸素有德业⑤，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⑥。

〔**译文**〕

邓攸开始避难时，在路上丢弃了自己儿子，保全了弟弟的孩子。过江之后，娶了一妾，特别宠爱她。一年之后，讯问她的来历，妾陈说是江北人，遭遇战乱逃亡至此，回忆起父母姓名，原来竟是自己的外甥女。邓攸一向有道德操守，言行没有污点。听了她的话，悲哀悔恨终生，于是不再娶妾。

〔**注释**〕

①始避难：永嘉之乱，邓攸被石勒俘虏，后始逃归。

②既过江：过江之后。既，表示已然。

③讯：问　　具说：详细陈说。

④甥：外甥。此指外甥女。

⑤德业：道德操守。

⑥畜：养。

29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①。《中兴书》曰："王悦字长豫，丞相导长子也。仕至中书侍郎。"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②。《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导次子也。少卓荦不羁，疾学尚武，不为导所重。至中军将军。多才艺，善隶书，与济阳江彪以善奕闻。"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③。丞相还台④，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⑤。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⑥，封而不忍开。《王氏谱》曰："导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译文〕

王长豫（悦）为人谨慎和顺，事奉双亲承顺颜色，孝养尽心。丞相（王导）看见长子长豫就高兴，看见次子敬豫（王恬）就生气。长豫与丞相谈话，总是以谨慎严密为原则。丞相返回尚书省，临走，从来没有不送到车后的。他经常和曹夫人一起收拾东西整理箱子。长豫死后，丞相回尚书省，登车后，一直哭到禁城城门；曹夫人整理箱笼，望着封着的箱子不忍打开。

〔注释〕

①色养：指承顺父母颜色，孝敬侍奉父母。

②丞相：指王导。导六子，长豫是长子，敬豫是次子。

③端：根本，原则。

④台：晋宋间称朝廷禁省为台，禁城为台城，禁城门为台门。尚书、御史、谒者统称三台。此指尚书省，为中台。

⑤并(bìng)当：亦作"屏当"。收拾，料理。　箱箧(qiè)：泛指箱子。

⑥作簏：整理箱子，往箱中放衣物。簏(lù)，竹箱。

30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①，辄曰："此公既有宿名②，加先达知称③，又与先人至交④，不宜说之。"《桓彝别传》曰："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父颖，有高名。彝少孤，识鉴

明朗。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乱，投迹扬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师也。以业慈清净，而不耐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岬山中。同游十馀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终于山中也。”

〔译文〕

桓常侍(彝)听见有人议论深公(竺法深)时，就说：“这位先生本来已有名声，加之前辈名达知遇推举，声望更高，又和先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不应该议论他。”

〔注释〕

①桓常侍：指桓彝。彝官至散骑常侍。　道：评论，议论。　深公：指晋僧人竺法深。俗姓王。永嘉之乱，渡江居京城。与王导、庾亮等社会上层诸名流交游，有德望，尊称深公。

②宿名：旧有的名声。

③先达：前辈名达。　知称：知遇推举。

④先人：指死去的父祖。　至交：交情深厚。

31 庾公乘马有的卢①，《晋阳秋》曰：“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长兄也。渊雅有德量，时人方之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侍从父琛避地会稽，端拱嶷然，郡人严惮之，觐接之者，数人而已。累迁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伯乐《相马经》曰：“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鴈，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或语令卖去，《语林》曰：“殷浩劝公卖马。”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②。贾谊《新书》曰：“孙叔敖为儿时，出，道上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泣，问其故，对曰：‘夫见两头蛇者，必死。今出见之，故尔。’母曰：‘蛇今安在？’对曰：‘恐后人见，杀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阴德，必有阳报，尔无忧也！’后遂兴于楚朝，及长，为楚令尹。”效之，不亦达乎？”

〔译文〕

庾公(亮)骑乘的马当中有一匹的卢,有人对他说让他把这匹凶马卖出去。庾公说:“卖它,必然会有买的人,那就又会伤害它的主人。难道能够把危害自己安全的东西转移给别人吗?从前孙叔敖杀死了两头蛇,是为了不让后面走来的人看见,这在古代传为美谈。我效仿他,不也是通达事理吗?”

〔注释〕

①庾公:指庾亮。亮字元规,东晋名臣。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官至中书令、征西大将军,执朝政,握军权,显赫一时。　的(dì)卢:相传是一种凶马,骑乘则对主人不利。参见刘孝标注。

②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杀两头蛇事,见刘孝标注。　美谈:人们乐于称道的好事。

32 阮光禄在剡①,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②?”遂焚之。《阮光禄别传》曰:“裕字思旷,陈留尉氏人。祖略,齐国内史。父颢,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识,累迁侍中。以疾,筑室会稽剡山,征金紫光禄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译文〕

阮光禄(裕)在剡县时,曾经有一辆很好的车子,凡来借车的没有不借给的。有一个人要安葬母亲,心想借车而不敢说,阮光禄后来听说了,叹息道:“我有车,却使人不敢来借,还要车作什么用?”于是把车烧了。

〔注释〕

①阮光禄:指阮裕。裕曾被朝廷征为金紫光禄大夫。　剡(shàn):县名。即今浙江嵊县。

②何以车为:要车子有什么用。

33 谢奕作剡令①，《中兴书》曰："谢奕字无奕，陈郡阳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书。奕少有器鉴，辟太尉掾、剡令，累迁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②，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③，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④，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⑤："阿奴欲放去邪⑥？"遂遣之。

〔**译文**〕

谢奕作剡县令时，有个老翁犯了法，谢奕就用饮烈酒来惩罚他，竟至喝到大醉还不让停止。太傅（谢安）当时七八岁，穿着黑布裤，在哥哥谢奕膝边坐着，劝道："阿哥，老翁可怜，怎能整治到这地步！"谢奕于是脸色缓和下来，说："你想放他走吗？"于是把老翁放了。

〔**注释**〕

①"谢奕"句：奕是谢安兄。早年曾任剡（shàn）县县令。

②醇酒：烈性酒。

③著：穿。　　青布绔（kù）：黑布裤子。

④可念：可怜。

⑤改容：改变脸色。指态度缓和下来。

⑥阿奴：表示亲昵的称呼，相当于第二人称代词，用于长呼幼、尊呼卑。

34 谢太傅绝重褚公①，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②"。《文字志》曰："谢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善行书。累迁太保，录尚书事，赠太傅。"《晋阳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祖䂮，安东将军。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简贵之风，冲默之称。累迁江、兖二州刺史，赠侍中、太傅。"

〔译文〕

谢太傅(安)极推重褚公(裒),曾经称赞道:"褚季野口中虽不说什么,但是春夏秋冬四时的寒热冷暖都装在胸中。"

〔注释〕

①绝重:极推重。绝,极。 褚公:指褚裒(póu)。裒持重少言,有"冲默之称"。女为晋康帝皇后。晋穆帝时,为征北大将军,督师北伐。死后赠太傅。

②"褚季野虽不言"二句:谓褚裒外虽不言,内心却有是非褒贬。即所谓"皮里阳秋"。参见《赏誉》66。季野,褚裒字。四时之气,指春夏秋冬四时的节令、冷热寒温的变化。

35 刘尹在郡①,临终绵惙②,闻阁下祠神鼓舞③,正色曰:"莫得淫祀④!"《刘尹别传》曰:"惔字真长,沛国萧人也,汉氏之后。真长有雅裁,虽荜门陋巷,晏如也。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外请杀车中牛祭神⑤,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⑥,勿复为烦!"《包氏论语》曰:"祷,请也。"孔安国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

〔译文〕

刘尹(惔)在丹阳尹任上,临终弥留之际,听到阁楼前敲鼓祭神的声音,正言厉色说:"不要滥设祭祀!"吏役请求杀掉驾车的牛祭神,真长回答说:"我对神的祈祷已经很久了!不要再费事!"

〔注释〕

①刘尹:刘惔字真长,沛国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妻为晋明帝女庐陵公主,官至丹阳尹。《晋书》本传谓其年三十六,卒于官。

②绵惙(miánchuò):指病危弥留之际。古人弥留之际,以绵置鼻端,以察气之尚存与否。

③鼓舞:击鼓跳舞。此指祭神活动。

④莫得:不要。 淫祀:滥设祭祀。指非礼之祀。

⑤外:吏役。

⑥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刘真长引用此语,借以表述自己的言行历来符合神明,等于一直在祈祷,用不着再祭神祈祷了。

36 谢公夫人教儿①,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②?"答曰:"我常自教儿③。"《谢氏谱》曰:"安娶沛国刘耽女。"按太尉刘子真,清洁有志操,行己以礼,而二子不才,并渎货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训导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闻见,而不放效,岂严训所变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译文〕

谢公(安)夫人教育子女,她问太傅:"怎么从来看不见你教育孩子呀?"回答说:"我常常在教育孩子啊。"

〔注释〕

①谢公夫人:即刘夫人,刘耽女,刘真长之妹。

②初不:从不,一点也不。

③常自:常常,经常。"自",语缀,不为义。"常自教儿",意指常常以身教儿。参见孝标注。

37 晋简文为抚军时①,《续晋阳秋》曰:"帝讳昱,字道万,中宗少子也,仁闻有智度②。穆帝幼冲,以抚军辅政。大司马桓温废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床上,尘不听拂③,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④,以手板批杀之⑤,抚军意色不说⑥。门下起弹,教曰⑦:"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⑧?"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做抚军将军时,他的坐榻上,尘土不让擦拭,看见上面有老鼠行走过的痕迹,看作是好事。有位参军看到老

鼠大白天跑出来活动，就用手板打死了它，抚军神色很不高兴。属吏起来纠举参军，抚军告谕说："老鼠被打死尚且挂在心上，现在又因为老鼠而处罚人，恐怕不可以吧？"

〔**注释**〕

①晋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yù)。昱为晋元帝少子，封会稽王。康帝死，穆帝年幼，简文帝以辅军将军辅政。抚军：官名。即抚军将军。

②仁闻有智度："仁闻"，影宋本作"仁明"。

③床：坐榻，坐具。　　听：听任，准许，让。

④参军：官名。晋时军府、王国皆置参军，为重要僚属。

⑤手板：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拿的笏，以备记事之用。

⑥意色：神情脸色。　　说(yuè)：通"悦"。高兴。

⑦门下：指门客、属吏。　　弹：弹劾，抨击。　　教：诸侯言曰教。简文帝时为抚军将军、会稽王，故其言得称教。

⑧无乃：恐怕。表示委婉语气的词。

38 范宣年八岁①，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②，是以啼耳。"《宣别传》曰："宣字子宣③，陈留人，汉莱芜长范丹后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儿童时，手伤，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异之。征太学博士、散骑常侍，一无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④，不受；《中兴书》曰："宣家至贫，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室，宣固辞。羡爱之，以宣贫，加年饥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续晋阳秋》曰："韩伯字康伯，颍川人。好学，善言理。历豫章太守、领军将军。"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⑤："人宁可使妇无裈邪⑥？"范笑而受之。

〔译文〕

范宣八岁的时候，在后园挖菜，不小心碰伤了手指，就大哭起来。人问他："是不是很疼？"回答说："并不是因为疼。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所以才哭的。"范宣廉洁俭朴，韩豫章（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接受。减至五十匹，仍不接受。就这样依次减半，竟至减到一匹，最后依然不接受。后来韩和范同乘一车，在车里，撕了两丈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能够让妻子没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接受了。

〔注释〕

①范宣：少好学，尤善《三礼》。家贫，躬耕不仕，平生以讲论为业。与当世范宁齐名，时称二范。《晋书》有传。

②"身体发肤"二句：《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思是人的肌体是父母完好地赐予的，自己应当完好地归还，不敢有所毁坏损伤，这是行孝道的开始。

③宣字子宣：《晋书·范宣传》作"字宣子"，与孝标注异。

④韩豫章：指韩伯。伯曾作豫章太守。　　遗（wèi）：给予，赠送。

⑤二丈：绢一匹为四丈，二丈为半匹。

⑥㡓（kūn）：裤子。

39 王子敬病笃①，道家上章，应首过②，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③？"子敬云："不觉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王氏谱》曰："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献之别传》曰："祖父旷，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将军。咸宁中④，诏尚余姚公主，迁中书令，卒。"

〔译文〕

王子敬（献之）病重，请道家替他上表奏请天神，祈求消灾解难。照规矩要病人自己陈述所犯的过失，道家问子敬："历来有什

么过失？”子敬说：“没有发觉有其他的事，只是想起和郗家女离婚这件事。”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晋右将军王羲之子，善书画，尚公主，官至吴兴太守、中书令。

②“道家上章”二句：道家，指信奉道教（张角太平道、张陵五斗米道）的人。史载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信奉五斗米道。上章，是道家去病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推测人的年命，写成章表，烧香陈读，即可奏上天曹，请为除厄。上章时，病人要自首其过，忏悔七岁有识以来所犯过失，叫作首过。

③由来：历来，向来。

④咸宁：据王献之生卒年推算，“咸宁”当为“咸安”之误。

40 殷仲堪既为荆州①，值水俭②，食常五碗盘③，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席间④，辄拾以啖之⑤，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⑥。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⑦，今吾处之不易⑧。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⑨！尔曹其存之⑩。”《晋安帝纪》曰：“仲堪，陈郡人，太常融孙也。车骑将军谢玄请为长史，孝武说之，俄为黄门侍郎。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

〔译文〕

殷仲堪做了荆州刺史，正赶上水涝成灾，田谷不收。他吃饭常常只是五碗盘，此外别无菜肴。饭粒掉在盘中席上，总是捡起来吃掉。虽然是有意为人表率，也是因为他本性自然朴素。他经常对子侄晚辈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受命担任一州长官，就认为我会丢弃平素的志向，如今我坚守此志，不会改变。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怎么能登上高枝，就舍弃它的根本呢！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注释〕

①殷仲堪：东晋陈郡（今河南）人。初为长史，后为晋孝武帝重用，自黄门侍郎拔为荆州刺史，镇守西藩。　为荆州：任荆州刺史。荆州，晋州郡名。东晋时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②水俭：水涝成灾，田谷歉收。

③五碗盘：一种小型成套食器，由一个托盘和盘中的五只碗组成。

④间：处。

⑤啖（dàn）：吃。

⑥"虽欲率物"二句：率物，为人表率。物，人。缘，因。真素，自然朴素。

⑦"勿以"二句：受任方州，指担任荆州刺史。豁，抛弃、舍弃。平昔，平素、往日。言虽任方州大吏，不丢平日志向。

⑧易：改变。

⑨"焉得"句：言登高位而不忘本。捐，弃。

⑩尔曹：你们。指仲堪子弟们。　其：语气词。表示祈使、希望。存：记住。

41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①]，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②]。《桓玄别传》曰："玄字敬道，谯国龙亢人，大司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爱之，临终，命以为嗣。年七岁，袭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马、义兴太守。不得志，少时去职，归其国。与荆州刺史殷仲堪素旧，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记》曰："广字德度，弘农人，杨震后也。"《晋安帝纪》曰："觊字伯道，陈郡人。由中书郎出为南蛮校尉。觊亦以率易才悟著称，与从弟仲堪俱知名。"《中兴书》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觊，觊不同。杨广与弟佺期劝杀觊，仲堪不许。"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③]，率尔去下舍[④]，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⑤]，远同鬥生之无愠[⑥]。时论以此多之[⑦]。《春秋传》曰："楚令尹子文，鬥氏也。"《论语》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

〔译文〕

当初，桓南郡（玄）、杨广一起劝说殷荆州（仲堪），应该褫夺殷

觊南蛮校尉之职而自代。殷觊也很快知道了他们的意图，曾趁行散之机，迅速离开所住馆舍，就没有再回来，里里外外没有预先知道他这一打算的人。他神态超然萧洒，和古代的楚国鬬子文三罢令尹而无怨怒一样。当时的舆论因此而赞许他。

〔注释〕

①桓南郡：指桓玄。玄封南郡公。　杨广：字德度，晋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官南蛮校尉、淮南太守。　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曾作荆州刺史。

②殷觊：即殷颢，字伯通，与从弟殷仲堪俱有时名。晋孝武帝太元中，拔为南蛮校尉。　南蛮：指南蛮校尉之职。

③行散：魏晋士大夫喜服五石散(又称寒石散)，调理身体。服后身体发热，需吃冷食，并外出散步，调理关節，散发药性，称行散或行药。

④率尔：迅速的样子。　下舍：官府馆舍。

⑤意色：神态。　萧然：超然萧洒的样子。

⑥鬬生：指鬬穀於菟，即春秋时楚国令尹子文。子文三为令尹无喜色，三罢无愠色，故有美名。　无愠：无怒色。

⑦多：褒扬，赞许。

42 王仆射在江州①，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②，存亡未测。徐广《晋纪》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晋阳人，安北将军坦之次子也。以辅国司马出为江州刺史。愉始至镇，而桓玄、杨佺期举兵以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无防，惶遽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篡位，迁尚书左仆射。"王绥在都③，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④。《中兴书》曰："绥字彦猷，愉子也，少有令誉。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绥又知名于时，冠冕莫与为比。位至中书令、荆州刺史。桓玄败后，与父愉谋反，伏诛。"

〔译文〕

王仆射(愉)在江州，被殷仲堪、桓玄驱逐，逃奔到豫章，生死

存亡难以逆料。儿子王绥在京都，就已经是满脸的忧伤哀戚之情，起居饮食各方面都有所下降。当时人说他是“试守孝子”。

〔注释〕

①王仆射：指王愉。愉，坦之子，官至江州刺史、尚书仆射。　在江州：指任江州刺史。

②豫章：郡名。东晋治所在南昌。

③王绥：愉子，官至荆州刺史。

④试守孝子：官吏正式任命之前的试用叫试守。子居父母之丧称孝子。王绥在未测其父生死存亡之时，先有丧容，故时人戏称之为“试守孝子”。

43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荆州①，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②。《玄别传》曰：“玄克荆州，杀殷道护及仲堪参军罗企生、鲍季礼，皆仲堪所亲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③。”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④，我何颜谢桓公！”《中兴书》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请为府功曹，桓玄来攻，转咨议参军。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忧之，谓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事必无成。成败天也，吾当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并无送者，唯企生从焉。路经家门，遵生给之曰：‘作如此分别，何可不执手？’企生回马授手，遵生便牵下之，谓曰：‘家有老母，将欲何行？’企生挥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内，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愿少见待。’仲堪见其无脱理，策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诣玄，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或谓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诚节，若遂不诣，祸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见遇以国士，不能共殄丑逆，致此奔败，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闻，怒而收之，谓曰：‘相遇如此，何以见负？’企生曰：“使君口血未干，而生此奸计。自伤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尔！’玄遂斩之，时年三十有七。众咸悼之。”既出市⑤，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⑥。王隐《晋书》曰：“绍

字延祖，谯国铚人。父康，有奇才俊辩。绍十岁而孤，事母孝谨。累迁散骑常侍。惠帝败于荡阴，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绍俨然端冕，以身卫帝。兵交御辇，飞箭雨急，遂以见害也。"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⑦。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⑧，即日焚裘。

〔译文〕

桓南郡（玄）打败了殷仲堪，逮捕了他的将吏十多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其中。桓玄一向待企生很好，将要杀死这些人，先派人对企生说："如果向我认错，就可免去你的死罪。"企生回答说："我是殷荆州的属吏，现在荆州兵败逃亡，生死不明，我有何脸面向桓公认罪求生？"已经到了刑场，桓玄又派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企生回答说："从前晋文王杀了嵇康，可是他儿子嵇绍却成了晋室忠臣。我只向公请求留下我一弟弟性命，来奉养年迈的母亲。"桓玄依其言，赦免了他的弟弟。桓玄先前曾送给企生母胡氏一件羊羔皮裘，胡氏当时在豫章，企生遇难的消息传来，当天就把那件皮衣烧了。

〔注释〕

①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桓玄败杨佺期，破殷仲堪，杀之。桓南郡，指桓玄，玄封南郡公。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任荆州刺史。

②咨议：咨议参军的简称。晋时公府、军府皆设此官，以参议军事。时罗企生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咨议。

③若谢我：若向我认错。谢，谢罪，认错。

④判：分明。

⑤出市：到刑场。出，到。市，指东市，晋时杀人刑场。

⑥"晋文王杀嵇康"二句：晋文王，指司马昭。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嵇康遭钟会诬陷，被执政司马昭所杀。其子嵇绍，后来却成为晋国忠臣。嵇绍，字延祖，嵇康子。历官秘书丞、侍中。晋室内乱，绍为保护惠帝，被乱兵所

杀，时称绍为晋室忠臣。

⑦宥：饶恕，赦免。

⑧企生问：指企生被杀的消息。问，消息。

44 王恭从会稽还①，周祗《隆安记》曰："恭字孝伯，太原晋阳人。祖父濛，司徒左长史，风流标望。父蕴，镇军将军，亦得世誉。"《恭别传》曰："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历丹阳尹、中书令，出为五州都督、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大看之②。王忱，小字佛大。《晋安帝纪》曰："忱字元达，平北将军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于当世。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仕至荆州刺史。"见其坐六尺簟③，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④。"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⑤。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⑥，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⑦，恭作人无长物⑧。"

〔译文〕

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望他。见他坐的六尺长的竹席，就对王恭说："你从东边归来，必定有不少这种竹席，能不能拿一领给我。"王恭没说话。王大走了以后，就把自己坐的那领席送给了他。已经没有多馀的席子，便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大听说了，非常惊异，说："我本以为你有多馀，才要的。"王恭回答说："老人家不了解我，我生活上没有多馀的东西。"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太原(今山西)人。历官秘书丞、中书令。晋安帝隆安中，与桓玄、殷仲堪起兵反，兵败被杀。　会稽：晋郡名。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②王大：指王忱。忱字元达，小名佛大，人称阿大，晋平北将军王坦之子。曾作荆州刺史。

③簟(diàn):竹席。

④卿: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用于上称下,尊称卑。　故:判断词"必定""定"。　及:给予。

⑤荐:草垫。

⑥本谓:本来以为。谓,以为。

⑦丈人:对年长者的敬称。王忱是王恭族叔。

⑧作人:做人,为人处世。　长(zhàng)物:多馀的东西。后有成语"别无长物"。

45 吴郡陈遗,未详。家至孝①。母好食铛底焦饭②,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③,每煮食,辄贮录焦饭④,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⑤,《晋安帝纪》曰:"孙恩一名灵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谋反诛。恩逸逃于海上,聚众十万人,攻没郡县。后为临海太守辛昺斩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别见。即日便征⑥。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⑦,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⑧,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译文〕

吴郡陈遗,在家极孝顺。母亲爱吃锅粑,陈遗作郡主簿,总是带一个口袋,每次煮饭,就把锅粑收藏在口袋里,回家时送给母亲。后来正当孙恩攻入吴郡,袁府君(山松)当日便带兵出征。陈遗已经收集好的几斗锅粑,来不及送回家,就带着它随军出发了。在滬渎打仗,官军大败,兵士溃败离散,逃到山林水泽,大都饿死了,唯独陈遗靠着锅粑活了下来。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他笃行孝道的报答。

〔注释〕

①吴郡:晋郡名。治所在吴县(今苏州)。　陈遗:生平事迹不详。

家至孝:在家极孝顺父母。

②铛(chēng):锅。　焦饭:锅粑。

③主簿:官名。负责文书簿籍,掌印鉴等。中央机构或地方郡县均设此官。　囊:袋子。

④贮录:贮存收藏。录,收藏。

⑤孙恩:字灵秀,琅邪人。晋安帝隆安三年,率农民军起义,攻克会稽等郡,江南震动。三年后失败。　出吴郡:到吴郡。出,到。

⑥袁府君:袁山松。松官至吴郡太守,后被孙恩军所杀。征,行。指出征。

⑦未展:未及。

⑧沪渎:水名。在今上海县东北。晋隆安中,袁山松曾在此筑垒拒孙恩。

46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①,豫蒙眷接②。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③,形素羸瘦④,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⑤,见者以为真孝子⑥。《续晋阳秋》曰:"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阴人,车骑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贫,能善树节,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特进,卒。"

〔译文〕

孔仆射(安国)作晋孝武帝(司马曜)侍中时,非常受器重。烈宗去世,当时孔仆射是太常卿,他身体本来衰弱消瘦,身穿重孝服,整天泪流不止,看见的人认为他是真孝子。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二十四年,死后谥孝武,庙号烈宗。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掌礼仪,备应对顾问等。

②豫:同"预",先期。　眷接:礼遇,器重。

③山陵:帝王坟墓。这里用为动词,指帝王逝世。烈宗山陵,即指孝武帝去世。　太常:指太常卿之职。九卿之一,掌礼乐祭祀等。

④形素羸瘦:身体一向瘦弱。素,素来,一向。　羸(léi):瘦弱。

⑤涕泗流涟:鼻涕眼泪不断。流涟,泪流不断的样子。

⑥孝子:子居父母之丧称孝子。

47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①，遭母童夫人艰②，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隐之小字也。《吴氏谱》曰："坦之字处靖，濮阳人。仕至西中郎将功曹。父坚，取东苑童侩女，名秦姬。"朝夕哭临及思至③、宾客吊省，号踊哀绝④，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⑤，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⑥，当好料理此人⑦。"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⑧，大吴不免哀制⑨，小吴遂大贵达。郑缉《孝子传》曰："隐之字处默，少有孝行，遭母丧，哀毁过礼。时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扬州刺史殷浩之妹，聪明妇人也。隐之每哭，康伯母辄辍事流涕，悲不自胜，终其丧如此。谓康伯曰：'汝后若居铨衡，当用此辈人。'后康伯为吏部尚书，乃进用之。"《晋安帝纪》曰："隐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洁，奉禄颁九族，冬月无被。桓玄欲革岭南之敝，以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为卢循所攻，还京师。历尚书、领军将军。"《晋中兴书》曰："旧云：往广州饮贪泉，失廉洁之性。吴隐之为刺史，自酌贪泉饮之，题石门为诗云云。"

〔**译文**〕

吴道助（坦之）、吴附子（隐之）兄弟住在丹阳郡公署的后面，遭逢母亲童夫人丧事，每天早晚集众举哀时，以及思念母亲悲哀至极时，或宾客前来吊唁时，他们都悲号哭踊，哀痛欲绝，过路人都被感动得落泪。韩康伯（伯）当时任丹阳尹，韩母殷氏住在府上，每次听到二吴的哭声，就为之悲伤，对康伯说："你将来要是做了选拔人才的官，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康伯也很赏识他们。韩康伯后来果然做了吏部尚书，大吴不胜丧母之哀而身亡，小吴终于非常富贵、显达。

〔**注释**〕

①吴道助、附子:指晋吴坦之、吴隐之兄弟。坦之字处靖,小字道助。隐之字处默,小字附子。官至晋陵太守、广州刺史。　丹阳:晋郡名。治所在建业(今南京)。东晋迁都建康,丹阳成为护卫京都的重要地区。　郡后:徐震堮曰:"郡后,谓府舍之后,犹今语之'府后''县后'也,故殷夫人得闻其哭声。"

②遭艰:遭遇父母丧亡之事。

③哭临:集众举哀或到灵前吊祭。

④号踊:丧礼的仪节,边哭边顿足。

⑤韩康伯:韩伯字康伯,晋颍川长社(今河南)人。善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死后赠太常。　尹:京都地区的行政长官。丹阳是东晋京城建康的护卫地区,故也设尹。

⑥选官:主持选拔官吏的官。

⑦料理:安排,照顾。

⑧吏部尚书:吏部的长官,掌管官吏的选拔、考核、升调等。

⑨哀制:礼制规定的居丧期限。

言语第二

言语，“孔门四科”之一。《论语·先进》曰：“言语：宰我，子贡。”《孟子·公孙丑》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据说宰我、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为能言善辩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合纵连横，最重外交，故游说舌辩之士受到空前的重视。所以，思想敏捷、善于辞令、应对机智，逐渐成为士大夫和文人必不可少的才能和修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烦琐的经典章句之学受到轻视，谈玄析理、微言大义之风盛行。因此，士大夫在应对辞令方面，努力追求语言的简约机巧而意味深长，哲理精微而内涵丰富。言语，成为当时审视士人才华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以至有“三语掾”的美谈。在士族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很讲求语言辩给。因此，有关言语的故事丰富多彩。本篇共收录108则，真可谓词旨精微，妙语连珠，兴味盎然，生动地表现了魏晋人的才情。

1 边文礼见袁奉高，阆也。失次序①。《文士传》曰："边让字文礼，陈留人。才俊辩逸。大将军何进闻其名，召署令史，以礼见之。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让出就曹，时孔融、王朗等并前为掾，共书刺从让，让平衡与交接。后为九江太守，为魏武帝所杀。"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②。皇甫谧曰："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尧、舜皆师而学事焉。后隐于沛泽之中，尧乃致天下而让焉。由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闻尧让而去。其友巢父闻由为尧所让，以为污己，乃临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巅，在阳城之南十里。尧因就其墓，号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绝也。"先生何为颠倒衣裳③？"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④，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按袁阆卒于太尉掾，未尝为汝南，斯说谬矣。

〔译文〕

边文礼（让）去拜见袁奉高（阆），举止失措。奉高说："过去唐尧探访许由，由面无惭愧之色。先生为什么竟慌乱失序？"文礼回答说："明府初来，圣德尚未表现出来，所以贱民才颠倒失序。"

〔注释〕

①边文礼：即边让。汉末文士，有才名。官至九江太守。建安中，被曹操所杀。《后汉书》有传。　袁奉高：袁阆字奉高，汉末汝南（今河南上蔡）人。与黄宪友善，官太尉掾。刘孝标注"阆也"，误。　失次序：指举止失措。次序，秩序、程序。

②尧：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聘：访，探问。　许由：上古高士。见刘孝标注。　怍（zuò）：惭愧。

③颠倒衣裳：语出《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颠倒，上下倒置。衣裳，上为衣，下为裳。形容匆忙失序。

④明府：汉代人称太守为府君或明府君。明府即明府君的简称。　彰：显。

2 徐孺子年九岁①，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②，当极明邪？"《五经通议》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阴也；蟾蜍亦阴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③，无此必不明。"

〔译文〕

徐孺子（穉）九岁时，曾经在月光下游戏，有人对他说："假使月中没有东西，是不是应当特别明亮呢？"徐孺子说："不对。好比人的眼睛中有瞳仁一样，要是没有它，眼睛就一定不明亮。"

〔注释〕

①徐孺子：见《德行》1注。

②月中物：古代传说月中的黑影为蟾蜍，是后羿妻嫦娥奔入月中的化身。

③瞳子：瞳仁。

3 孔文举融也。年十岁①，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②。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③。文举至门，谓吏曰④："我是李府君亲⑤。"既通，前坐⑥。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⑦，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⑧。"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⑨，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⑩，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⑪。《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四世孙也⑫。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观其为人，遂造之。膺问：'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

家也。'众坐莫不叹息,佥曰:'异童子也!'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同坐以告,韪曰:'小时了了者,长大未必能奇。'融应声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膺大笑,顾谓融曰:'长大必为伟器!'"

〔**译文**〕

孔文举(融)十岁时,跟随父亲到洛阳。当时李元礼(膺)很有名望,做司隶校尉。到他家拜访的,只有才子名流和李氏近亲才得通报。孔文举来到门前,对差役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后,进见落坐。元礼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回答说:"早先,我的祖上仲尼曾向您的先人伯阳拜师求教,所以我和您累世是通家之好啊。"元礼和宾客对他的回答没有不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到,人们把文举的话告诉了他。陈韪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说:"想您小时,必当了了。"陈韪非常尴尬。

〔**注释**〕

①孔文举:孔融字文举,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代孙(据《后汉书》)。曾任北海相,人称孔北海。后为曹操所杀。

②李元礼:李膺字元礼。见《德行》4 注。　司隶校尉:官名。负责察举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

③俊才:才智出众的人。　清称:指有名望的人。　中表:指与姑母、姨舅子女之间的亲戚关系。　通:通报,传达。

④吏:指门吏,把门的差役。

⑤府君:汉代人称太守为府君。李府君,指李元礼。

⑥前:进见,谒见,见面。

⑦先君:先人。指前辈、祖先。　仲尼:孔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说创始人,曾作鲁国司寇。　伯阳:指老子。据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　师资:老师。史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所以说"有师资之尊"。

⑧奕世:累世。　通好:通家之好。汉魏以师友为通家。

⑨太中大夫:官名。负责皇帝的顾问应对。　陈韪:生平事迹不详。《后汉书》作"陈炜"。

⑩了了：聪明伶俐。

⑪踧踖(cùjí)：局促不安的样子。

⑫孔子二十四世孙也：按《三国志》、《后汉书》孔融传均作“二十世孙”，“四”字疑衍。

4 孔文举有二子①，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②，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③！”

〔译文〕

孔文举(融)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一次趁父亲白天睡觉时，小儿子到床头偷酒喝。大儿子对他说：“为什么不礼拜？”小儿子回答说：“偷，怎么能行礼！”

〔注释〕

①孔文举：见本篇3注。

②盗：偷。

③偷那得行礼：偷是违礼行为，做违礼的事怎么还能行礼。

5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①。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②，了无遽容③。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④，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⑤？”寻亦收至⑥。《魏氏春秋》曰：“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二子方八岁、九岁。融被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见执。’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见杀。”《世语》曰：“魏太祖以岁俭禁酒，融谓‘酒以成礼，不宜禁’，由是惑众，太祖收置法焉。二子龆龀，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裴松之以为《世语》云融儿不辟，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孙盛之言，诚所未譬。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安有见父

被执，而无变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将死，而废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犹若兹，而况颠沛哉！盛以此为美谈，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也。

〔**译文**〕

孔融被逮捕，朝廷内外惶恐不安。当时孔融的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孩子依然在地上玩琢钉游戏，毫无畏惧之色。孔融对使者说："希望只加罪于我个人，两个孩子能不能保全？"儿子从容进言道："大人可曾见过覆巢之下，还有完卵吗？"不久两个孩子也被抓了起来。

〔**注释**〕

①"孔融被收"二句：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以"谤讪朝廷"等罪名，逮捕孔融，下狱弃市。　收：逮捕。　中外：内外。指朝廷内外。

②故：依然，仍旧。　琢钉戏：一种游戏。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三曰："金陵童子有琢钉戏，画地为界，琢钉其中，先以小钉琢地，名曰签，以签之所在为主。出界者负，彼此不中者负，中而触所主签亦负。按孔北海被收时，两郎方为琢钉戏，乃知此戏相传久矣。"此戏一直传到现代，又名劙刀子，乃以小刀为之。

③了无：完全没有，毫无。　遽：恐惧，惊慌。

④冀：希望。

⑤大人：对长辈的敬称。　完卵：完好的鸟蛋。

⑥寻：随即，不久。

6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①。按寔之在乡里，州郡有疑狱不能决者，皆将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辞，或托狂悖，皆曰：'宁为刑戮所苦，不为陈君所非。'岂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卫，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谓东野之言耳！客有问元方②："府君何如③？"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④？"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⑤。'

王廙注《系辞》曰："金至坚矣，同心者其利无不入。兰，芳物也，无不乐者。言其同心者，物无不乐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⑥，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⑦，《帝王世纪》曰："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于是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杀后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⑧。未详。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⑨，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译文〕

颍川太守对陈仲弓（寔）施了髡刑。有位客人问元方（陈纪）："太守怎么样？"元方说："是高明的府君。""您的父亲怎么样？"元方说："是忠臣孝子。"客人问："《周易》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哪里有高明的府君而施刑于忠臣孝子的呢？"元方说："您的话太荒谬了，所以不予回答！"客人说："您这不过是把驼背之躯假作谦恭之态，您本来就不能回答！"元方说："从前，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周尹吉甫放逐孝子伯奇，汉董仲舒放逐孝子符起。这三位先生，都是高明的君子；被放逐的三个人，都是忠臣孝子。"客人惭愧地走了。

〔注释〕

①颍川：魏晋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中部地区，治所在许昌县（今许昌）。　髡（kūn）：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　陈仲弓：陈寔字仲弓，东汉颍川人。曾作太丘长，人称陈太丘。

②元方：陈纪字元方。陈寔子。

③府君：汉晋时称太守。

④家君：尊称别人父亲。

⑤《易》:《周易》,古代卜筮之书。为儒家经典之一。　“二人同心”句:语出《周易·系辞上》。意思是二人同心同德,力量如锋利的刀剑,可以切断金属;出于同心的言论,其气味如兰花一样芬芳。

⑥因伛(yǔ)为恭:伛,曲背。意思是驼背的人假作恭敬之状以掩其病态。

⑦放:放逐。

⑧董仲舒:汉代大儒。

⑨唯:助词。用于句首。

7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①,荀爽一名谞。《汉南纪》曰:“谞文章典籍无不涉,时人谚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潜处笃志,征聘无所就。”张璠《汉纪》曰:“董卓秉政,复征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②。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③?”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④!”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⑤,以为至公。《春秋传》曰:“祁奚为中军尉,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谓祁奚可谓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公旦《文王》之诗⑥,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⑦。《春秋》之义⑧,内其国而外诸夏⑨。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⑩?”

〔**译文**〕

荀慈明(爽)和汝南袁阆相见,袁阆打听颍川有哪些知名人士。慈明首先谈及自己的各位兄长。袁阆讥笑他说:“难道仅仅因为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就算是名士吗?”慈明说:“您责难我,依据什么义理?”阆说:“刚才我问的是国家名士,而你提到的是您的几位哥哥,所以才责怪你。”慈明说:“从前祁奚告老还乡前举荐自己的

继承人时，内不漏掉他的儿子，外不舍弃他的仇人。世人认为他是极公道的。周公旦写《文王》诗，不论述尧舜的功德，却歌颂文王武王的业绩，这正是亲近、喜爱自己亲人的义理呀。《春秋》义例是以自己的鲁国为内，以华夏各国为外。况且不喜欢自己亲人而喜欢别人的人，不是违背道德吗？”

〔注释〕

①荀慈明：荀爽字慈明，东汉颍川人。荀淑子，当世大儒。汉献帝时，官至司空。　汝南：郡名。见《德行》3注。　袁阆(làng)：字奉高，东汉汝南人。官至太尉掾。见《德行》3注。

②颍川：见本篇6注。　及：谈及。

③“士但可”句：谓荐举士人不可仅仅因为是亲戚朋友而已。但，仅、只。亲旧，亲戚朋友。

④尤：责怪，归咎。

⑤祁奚：春秋时人，为晋中军尉，曾先后荐举仇人解狐和儿子祁午自代，故有善举之美名。见孝标注。

⑥公旦：指周公姬旦。周文王子，武王弟。辅佐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封于鲁。　《文王》：指《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共十首诗，都是歌颂文王、武王业绩的。

⑦亲亲：亲爱亲族。儒家认为，亲亲为仁爱之本。《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

⑧《春秋》：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著，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⑨内其国而外诸夏：《春秋公羊传》于成公十五年论及《春秋》义例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⑩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孝经·圣治章》：“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慈明以古代圣君贤臣为例，引儒家经典为据，论辩有力。悖(bèi)，违背。

8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①，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②，渊渊有金石声③，四坐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传》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以建安初北游，或劝其诣京师贵游者，衡怀一刺，遂至漫灭，竟无所诣。融数与武帝笺，称其才，帝倾心欲见，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图欲辱之，乃令录为鼓吏。后至八月朝会大阅试鼓节，作三重阁，列坐宾客。以帛绢制衣，作一岑牟，一单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著此新衣。次传衡，衡击鼓为《渔阳掺挝》，蹋地来前，躐驳脚足，容态不常，鼓声甚悲，音节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独不易衣？'衡便止，当武帝前，先脱幝，次脱馀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单绞，后乃著幝，毕，复击鼓掺槌而去，颜色无怍。武帝笑谓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渔阳掺挝》，自衡造也。为黄祖所杀。"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④。"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武丁梦天赐己贤人，使百工写其像，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于傅岩之野，是为傅说。"张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从也。谓相从坐轻刑也。"魏武惭而赦之。

〔**译文**〕

祢衡被魏武（曹操）贬为鼓吏，正月十五试鼓，祢衡扬起鼓槌击奏《渔阳掺挝》，鼓声渊渊，有钟磬之声，满座宾客被感动得神情都变了。孔融说："祢衡之罪与古代刑徒傅说相同，却没能激发明君思贤之梦。"魏武感到惭愧，而赦免了他。

〔**注释**〕

①祢衡：少有才华，长于笔札。因性刚傲物，不容于世。唯与孔融、杨修友善。融荐之于曹操，只用为鼓吏。后归刘表，被黄祖所杀。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末天下大乱，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后，起兵讨董卓，在军阀混战中，统一北方。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曹

丕代汉称帝，追尊操为太祖武皇帝。　　鼓吏：掌鼓的小吏。

②枹(fú)：鼓槌。　　渔阳掺挝(cànzhuā)：鼓谱名。

③渊渊：鼓声。《诗经·小雅·采芑》："伐鼓渊渊。"　　金石：钟磬类乐器。

④胥靡(xūmí)：古代服劳役的刑徒。此指殷相傅说(yuè)。传说傅说曾筑于傅岩之野，武丁访得，举以为相，出现殷中兴的局面。

9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①。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②，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蜀志》曰："庞统字士元，襄阳人。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有知人之鉴，士元弱冠往见徽，徽采桑树上，坐士元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异之，曰：'生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渐显。"《襄阳记》曰："士元，德公之从子也。年少，未有识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与语，叹曰：'德公诚识人，实盛德也！'后刘备访世事于德操，德操曰：'俗士岂识时务，此间自有伏龙、凤雏。'谓诸葛孔明与士元也。"《华阳国志》曰："刘备引士元为军师中郎将，从攻洛，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马徽别传》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刘表子琮往候徽，遣问在不。会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其丑陋，骂曰：'死庸！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称是邪！'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者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辞谢。徽乃谓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

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类。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会其病死。""子且下车。子适知邪经之速③，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④；《庄子》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禹为天子，伯成辞诸侯而耕于野。禹往见之，趋就下风而问焉，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⑤。《家语》曰："原宪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鲁，环堵其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枢而瓮牖，上漏下湿，坐而弦歌。子贡轩车不容巷，往见之，曰：'先生何病也？'宪曰：'宪闻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许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⑥。《孟子》曰："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与乡人居，若在涂炭。盖圣人之清也。"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⑦，《古史考》曰："吕不韦为秦子楚行千金货于华阳夫人，请立子楚为嗣。及子楚立，封不韦洛阳十万户，号文信侯。"以诈获爵，故曰窃也。《论语》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民无德而称焉。"孔安国曰："千驷，四千匹。"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⑧！"

〔**译文**〕

南郡庞士元（统）听说司马德操（徽）在颍川，就特地走两千里去探望他。到了那里，正遇上德操在采桑叶。士元就在车中对他说："我听说大丈夫在世为人，应当带金印佩紫绶，哪有委屈洪流般器量，去操持治丝养蚕的妇女所做事的？"德操说："你暂且下车。你只知道走斜径小路近便，却不耽心有迷失道路的危险。从前伯成宁愿种地，不羡慕诸侯的荣华；原宪住着简陋的房舍，不愿为

官去住官吏的宅院。哪里有居住则有华丽的住宅，出行则有肥壮的马匹，数十侍女环列左右，然后才做出特出的业绩的呢？这就是许由、巢父忼慨辞让，伯夷、叔齐长叹国家灭亡而饿死首阳山的道理。所以即使有吕不韦窃取到秦相那样的高官，齐景公四千匹马的巨富，也不足珍贵呵。”士元说：“我出生在边远之地，很少听到大义要旨，假若不敲洪钟，击雷鼓，真还不认识它的音响呢！”

〔**注释**〕

①南郡：汉代郡名。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庞士元：庞统字士元，号凤雏，东汉南郡襄阳（今湖北）人。扶佐刘备入川，进围雒县，中流矢而死。　司马德操：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人。汉末名士，有知人之誉。曾向刘备推荐庞统、诸葛亮。　颍川：郡名，治所在许昌。　故：特地。　候：探望。

②带金佩紫：金指金印，紫指紫绶。带金印佩紫绶，谓地位显贵。

③适：只，仅仅。　邪：斜。

④“伯成耦耕”二句：从前伯成宁愿自己种田，不羡慕做诸侯的荣耀。伯成，指伯成子高，尧时贤者。禹治天下，辞诸侯而耕于野。耦（ǒu）耕，二人并耕，泛指耕种。

⑤“原宪桑枢”二句：言原宪宁愿过贫寒生活，不愿为官。原宪，孔子弟子。见孝标注。桑枢，用桑树条编织的门，喻贫寒之家。易，换。有官，官吏。有，名词词头。

⑥许、父：指许由、巢父。传说为尧舜时代的两位隐士。帝尧想把君位让给许由，由逃隐箕山。　夷、齐：指伯夷、叔齐。商孤竹君二子。周灭商，二人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⑦窃秦之爵：指吕不韦为秦相事。据《史记》载，吕不韦与邯郸美姬居，怀孕，将她献给子楚，生子嬴政。子楚立，三年薨，太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千驷之富：《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驷，古代一车套四匹马，一驷就是四匹马。

⑧“扣洪钟、伐雷鼓”两句：庞统用不敲击洪钟、雷鼓，则不会领教其洪亮声音为比喻，抒发了不来亲自拜访请教就不能真正认识司马徽的高深见解

和博大胸怀的感慨。伐，敲击。雷鼓，声如震雷的大鼓。

10 刘公干以失敬罹罪①。《典略》曰："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人。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文士传》曰："桢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②？"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③。"《魏志》曰："帝讳丕，字子桓，受汉禅。"按诸书或云，桢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后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谓桢得罪黄初之时，谬矣！

〔译文〕

刘公干（桢）因对世子夫人失敬而获罪，魏文帝（曹丕）问道："你怎么不谨慎而触犯法律呢？"刘桢回答说："臣确实平庸，见识短浅，然也是由于陛下的法网太密。"

〔注释〕

①"刘公干"句：刘桢因失敬于世子夫人而获罪。刘桢字公干，长于文学，建安七子之一。官为丞相掾属。见孝标注。　罹罪：获罪。

②文宪：法律，法令。

③"臣诚庸短"二句：庸短，平庸短浅。纲目，王先谦本作网目，是。网目不疏，指法网太密。

11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①，《魏书》曰："毓字稚叔，颍川长社人，相国繇长子也。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仕至车骑将军。"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②《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贫

好学，为《周易》、《老子》训。历大理、相国，迁太傅。"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③。毓面有汗，帝问："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④。"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慄慄⑤，汗不敢出。"

〔译文〕

钟毓、钟会兄弟年少时有美好的声誉，十三岁时，魏文帝（曹丕）听说了他们的名声，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可以让你的两个儿子来见我！"于是下令召见。钟毓脸上有汗，文帝问："你脸上为什么出许多汗？"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又问钟会："你怎么不出汗？"回答说："战战慄慄，汗不敢出。"

〔注释〕

①钟毓、钟会：魏太傅钟繇二子。钟毓字稚叔，官至廷尉、青州刺史。钟会字士季，官司隶校尉。与邓艾伐蜀，后官司徒，以谋反罪被杀。

②钟繇：字元常，侍魏武、文帝、明帝三代，官至太傅。

③敕见：下命令召见。

④战战惶惶：发抖恐惧的样子。　　浆：水。

⑤战战慄慄：害怕发抖的样子。

12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①。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②。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魏志》曰："会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精练名理，累迁黄门侍郎。诸葛诞反，文王征之，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拜镇西将军，伐蜀，蜀平，进位司徒。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谓所亲曰：'我淮南已来，画无遗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归乎？'遂谋反，见诛，时年四十。"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③，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④，所以不拜。"

〔译文〕

钟毓兄弟小时候，一次在父亲白天睡觉时，趁机一起偷喝药酒。他父亲这时候醒了，就暂且装睡来观察他们。钟毓行礼揖拜后才饮酒，钟会只是喝酒而不拜。后来父亲问毓为什么拜，毓说："饮酒要遵守礼仪，不敢不拜。"又问会为什么不拜，会说："偷本是非礼行为，所以不拜。"

〔注释〕

①药酒：《北堂书钞》卷八十五《续谈助》引《小说》均作"散酒"。散即五石散，散酒亦药酒之类。

②托寐：假装睡觉。

③酒以成礼：饮酒要遵守礼仪。儒家的酒礼是封建礼制之一，是维护尊卑长幼封建秩序、伦理道德的教化内容。其揖、让、升、拜繁文缛节甚盛。

④"偷本非礼"二句：按此则与本篇4孔融二子盗酒事略同。盖即同一事而传闻有异。

13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①，《魏末传》曰："帝讳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废，未立为嗣。文帝与俱猎，见子母鹿。文帝射其母，应弦而倒。复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文帝曰：'好语动人心！'遂定为嗣，是为明帝。"《魏书》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孙象袭爵。象薨，子畅嗣，起大第，车驾亲自临之。"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②：《文章叙录》曰："袭字熙伯，东海兰陵人。有才学，累迁侍中、光禄勋。""陛下圣思齐于哲王③，罔极过于曾、闵④。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⑤。"《秦诗》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按《魏书》帝于后园为象母起观，名其里曰渭阳。然则象母即帝之舅母，

非外祖母也。且渭阳为馆名，亦乖旧史也。

〔译文〕

魏明帝（曹叡）为外祖母在甄府建造馆舍。建成后，亲自前往视察，对左右说："馆舍应当叫什么名字？"侍中缪袭说："陛下圣明的思想和贤明的君主一样，孝心超过了曾参、闵子骞。此馆的兴建，体现了您对舅氏的钟爱，应该以'渭阳'为名。"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字元仲，三国魏第二代君主，在位十馀年，死后谥为明皇帝。　甄氏：明帝母甄氏，曹操平袁绍，曹丕纳于邺，有宠，生明帝和东乡公主。后被废赐死。筑馆于甄氏，指在明帝舅家甄府建造馆舍。

②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备应对顾问，职掌礼仪，护驾陪乘等。　缪袭：字熙伯，三国魏人。事曹氏四世，历官尚书、侍中、光禄勋。

③哲王：贤明的君主。

④罔极：《诗经·小雅·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后称父母之恩或子女大孝为罔极。　曾、闵：曾参和闵子骞，孔子的两个弟子，均以孝著称。

⑤渭阳：《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据说，此诗是秦康公送舅晋文公至渭阳时作。后用渭阳表示外甥对舅氏的情谊。

14 何平叔云①："服五石散②，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③。"《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汉大将军进孙也。或云何苗孙也。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者多得济拔。为司马宣王所诛。"秦丞相《寒食散论》曰④："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译文〕

何平叔（晏）说："服食五石散，不仅能治病，也感到精神舒畅爽朗。"

〔注释〕

①何平叔：即何晏。三国魏人，少有才名。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

②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由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五种矿物配制而成。服后身体发热，精神振奋。服散是魏、晋风气。

③神明：指人的精神。

④秦丞相：当作"秦丞祖"，"相"为"祖"之误。

15 嵇中散语赵景真①：嵇绍《赵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汉末，其祖流宕，客缑氏。令新之官，至年二十，与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贱之家也，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归便就师诵书。蚤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师问之，答曰：'自伤不能致荣华，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气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灸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先君尝谓之曰：'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风。'至论议清辩，有从横才，然亦不以自长也。孟元基辟为辽东从事，在郡断九狱，见称清当。自痛弃亲远游，母亡不见，吐血发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②。严尤《三将叙》曰："白起。平原君劝赵孝成王受冯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将，谁能当之者乎？'对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小头而面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面锐者，敢断决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廉颇为人，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不如，持守足以当之。'王从其计。"恨量小狭③。"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④，《周髀》曰："夏至北方二万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万五千里，日中树表则无影矣。周髀长八尺，

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书也。寸管能测往复之气⑤。《吕氏春秋》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筩，以听凤凰之鸣；雄鸣六，雌鸣六，以为律吕。"《续汉书·律历志》曰："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以律候气。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幔，以木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⑥。"

〔译文〕

嵇中散(康)对赵景真(至)说："你的眼珠黑白分明，有大将白起的风采。遗憾的是器量小了点。"赵说："几尺长的表可以测定玑衡的准确度，几寸长的竹管能测量出入之气而定律吕。为什么一定要大，只看才识智慧如何就行了。"

〔注释〕

①嵇中散：指嵇康。康曾作中散大夫。参见《德行》16注。　赵景真：赵至字景真，晋代郡(今河北)人。与嵇康相知，为太康时良吏。

②白起：战国时人。秦昭王用为将，攻略魏、韩、赵、楚诸国，前后数十战，夺七十馀城，为一代名将，封武安君。

③恨：遗憾。

④尺表能审玑衡之度：表，古代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竿。玑衡，观测天象的仪器。夏至、冬至二日，于日中树表，则无影。即"晷度随天远，四时互相承"的一种自然现象。《魏书·律历志》："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后各五日，然后乃可取验。"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表可以审查玑衡所观四时天象的准确性。

⑤寸管能测往复之气：管，黄钟之管，古代十二律之一。《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其日壬癸，……其音羽，律中黄钟。"注："黄钟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测气之法，见刘孝标注引《续汉书·律历志》。

⑥"何必"二句：瞳子白黑分明表现人物神明开朗，精神奕奕，才气充溢。赵的回答表示自己才气大，不受器量的局限。

16 司马景王东征①,《魏书》曰:"司马师字子元,相国宣文侯长子也。以道德清粹重于朝廷,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毌丘俭反,师自征之。薨谥景王。"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②。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③,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④,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⑤,喜畏法而至耳。"《晋诸公赞》曰:"喜字季和,上党铜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艺学。宣帝为相国,辟喜,喜因辞疾。景帝辅政,为从事中郎,累迁光禄大夫、特进,赠太保。"

〔译文〕

司马景王(师)东征,让上党李喜来当从事中郎,便问喜说:"以前先公征召,您不就命;现在我召聘您,为什么来了呢?"李喜回答说:"先公依礼待我,所以能够以礼去留进退;明公用法令约束我,我是畏惧法律才来就任罢了。"

〔注释〕

①司马景王东征:司马景王,指司马师,师死后谥景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 255 年),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司马师统兵讨平之。东征指此事。

②上党:郡名。辖境在今山西东南黎城、长治、壶关一带地区。　李喜:《晋书》本传作李憙。　从事中郎:魏晋时三公、郡王、州郡所置属官。

③先公:称死去的父亲。此指宣王司马懿。　辟(bi):征召。　孤:王侯自称。

④见待:待我。

⑤见绳:绳我。绳,约束、整治。

17 邓艾口吃①,语称"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载,棘阳人。少为农人养犊。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碑,文曰:'言为士范,行为士则。'遂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见司马宣王,王辟为掾。累迁征西将军,伐蜀。蜀平,进位太尉。为卫瓘所害。"晋文王戏之曰②:"卿云'艾艾',定

是几艾[3]?”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4]。”朱凤《晋纪》曰:“文王讳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传》曰:“陆通者,楚狂接舆也,好养性,游诸名山,尝遇孔子而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入蜀,在峨嵋山中也。”

〔**译文**〕

邓艾口吃,说话时常自称“艾艾”。晋文王(司马昭)戏弄他说:“卿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回答说:“‘凤兮凤兮’,本来是一个凤。”

〔**注释**〕

①邓艾:见孝标注。《三国志·魏书》有传。

②晋文王:指司马昭。昭封晋王,死后谥文王。　　戏:戏弄,用言语开玩笑。

③定:到底,究竟。

④凤兮凤兮:《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故:本来。

18 嵇中散既被诛[1],向子期举郡计入洛[2],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3],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4],不足多慕[5]!”王大咨嗟[6]。《向秀别传》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于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复尔耳!’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译文**〕

嵇中散(康)被杀后,向子期(秀)应举郡中计吏进京到洛阳,

晋文王(司马昭)接见他,问道:“听说您有退隐山林之志,怎么会在这里呢?”回答说:“巢父、许由,孤傲自守之士,不值得多羡慕!”文王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

〔注释〕

①嵇中散:指嵇康。康仕魏,为中散大夫。魏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因遭钟会诬陷,被司马昭所杀。

②向子期:即向秀。与阮籍、嵇康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杀,秀惧于威压,改图入仕。　郡计:郡中计吏。计,计吏,掌计簿的小吏,每至年终要持计簿呈送京城。　洛:洛阳。

③箕山之志:指隐居的志向。古代传说,尧时高士许由,因不愿接受尧禅让天下,遁耕颍川之阳,箕山之下,后因以箕山之志为隐居不仕的典故。

④巢、许:指巢父、许由。传说为尧舜时的两位隐士。　狷介:洁身自好、孤傲不群。

⑤不足:不值得。

⑥咨嗟:赞叹,赞赏。

19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①。《晋世谱》曰:“世祖讳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禅。”王者世数②,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③:“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④。”帝说,群臣叹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基时,卜筮占问得了个“一”字。帝王传代长短,与占卜的数字有关。因此武帝很不高兴,群臣惶恐失色,没有能够应对的人。侍中裴楷进前说:“我听说天得一而清明,地得一而安宁,侯王得一而天下恢宏正道。”武帝很高兴,群臣赞叹、

佩服。

〔注释〕

①晋武帝：指司马炎。炎字安世(刘孝标注作安宇，误。)，司马昭长子。公元265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都洛阳。灭蜀伐吴，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在位26年，死后谥为武皇帝。　登阼：即践阼，天子登位。　探策：指占卜事。策，占卜用的筹码。

②世数：帝王传代之数。

③侍中：官名。见《言语》13注。　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今山西西南)人。博学，通《周易》。历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

④"臣闻"三句：《老子》三十九章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尚书·太甲下》："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贞，正。

20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①，奋有难色。帝笑之，荀绰《冀州记》曰："奋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宠之孙也。性清平，有识。自吏部郎出为冀州刺史。"《晋诸公赞》曰："奋体量清雅，有曾祖宠之风。迁尚书令，为荀颤所害。"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②。"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

〔译文〕

满奋怕风，在晋武帝(司马炎)那里坐，北窗是琉璃屏风，实际是很严密的，可看上去好像空疏无遮掩，满奋脸上显出畏难的神色。武帝笑话他，满奋回答道："我就像吴牛，看见月亮也要气喘。"

〔注释〕

①琉璃屏：琉璃屏风。琉璃是一种有色半透明矿石材料，汉代西域传进，近似玻璃。

②吴牛：指水牛，因生活于江淮间，故称吴牛。水牛怕热，看见月亮，误以为是太阳，就喘起气来。后来用"吴牛喘月"来比喻见到曾经备受其苦的类似

事物而产生疑惧。

21 诸葛靓在吴①，于朝堂大会②，《晋诸公赞》曰："靓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诞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诞以寿阳叛，遣靓入质于吴，以靓为右将军、大司马。"孙皓问③："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④！"

〔译文〕

诸葛靓在吴国时，一次朝堂大会上，孙皓问："你的字是仲思，所思的是什么？"回答说："在家思孝，事奉君王思忠，和朋友相处思信。如此而已。"

〔注释〕

①诸葛靓（jìng）在吴：据《三国志·吴书·孙亮传》载，太平二年（公元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称臣于吴，又遣子靓为质。

②朝堂：君主与大臣聚会议事的地方。国家有大事，皆于朝堂会议。

③孙皓：字元宗，三国吴孙权孙。孙亮死，立为吴主，在位十七年。吴亡，降晋，封归命侯。

④斯：此。

22 蔡洪洪集录曰："洪字叔开，吴郡人。有才辩。初仕吴朝，太康中，本州从事举秀才。"王隐《晋书》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①，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②，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③。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④，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⑤；旧说云："隋侯出行，有蛇斩而中断者，侯连而续之，蛇遂得生而去，后衔明月珠以报其德，光明照夜同昼，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赋》所谓"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韩氏曰："和氏之璧，盖出于井里之中。"大禹生于

东夷，文王生于西羌⑥。按《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戎人也。"则东夷是舜，非禹也。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⑦，《尚书》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作《多士》。"孔安国注曰："殷大夫心不则德义之经，故徙于王都，迩教诲也。"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⑧？"按华令思举秀才，入洛，与王武子相酬对，皆与此言不异。无容二人同有此辞，疑《世说》穿凿也。

〔**译文**〕

蔡洪来到洛阳，洛阳城中有人问道："官府衙署刚成立，官员们都在征召幕僚，在出身卑微者中求取英才奇士，在山居隐士中征集贤人俊杰。您是吴楚的读书人，亡国的遗民，有什么特殊才能来参加这个选拔呢？"蔡洪回答说："夜明珠不一定必须出在孟津河中，满握的璧玉不一定必须采自昆仑山上。大禹出生在东方的部落，周文王出生在西部羌人之中。圣贤的产生，为什么必须在固定的地方？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把商朝愚顽百姓迁徙到洛邑，莫非各位先生就是他们的后裔吗？"

〔**注释**〕

①蔡洪：吴郡人，本仕吴朝，吴亡入晋。颇有才名，著《孤奋论》。　　赴洛：指自吴至洛。

②幕府：古代军旅无固定住所，以帐幕为府署，故称幕府。后也称官府衙署为幕府。　　群公：百官。　　辟命：征召，任命。

③仄陋：同"侧陋"。指出身卑微。　　岩穴：山洞。古代隐士多山居，故以岩穴指隐士所居住的地方。

④"吴楚"两句：吴楚指江浙、两湖一带。蔡洪是吴郡人，仕吴。这里吴楚连称，偏指吴。吴被晋所灭，故称之为亡国之馀。

⑤夜光之珠：即隋珠，光明照夜如同白昼。典见刘孝标注。　　孟津之河：即孟津河。《水经注·河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

⑥"大禹"两句：《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生于东夷者是舜，非禹。

东夷，泛指东部少数民族。西羌，泛指西部少数民族，习惯上称为西戎。

⑦"武王"两句：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建立周朝，迁徙殷商顽固遗民至洛，并派周公筑城居之，即成洛邑。

⑧得无：该不会，莫非。　　苗裔：后裔，后代。

23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①]，《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还，乐令广也。问王夷甫曰[②]："今日戏，乐乎？"虞预《晋书》曰："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司徒戎从弟。父乂，平北将军。夷甫蚤知名，以清虚通理称。仕至太尉，为石勒所害。"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③]；《晋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记》曰："頠弘济有清识，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历侍中、尚书左仆射。为赵王伦所害。"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④]；《晋阳秋》曰："华博览洽闻，无不贯综。世祖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士不能过也。"我与王安丰戎也。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⑤]。"《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

〔**译文**〕

许多名士一起到洛水游乐，回来后乐令（广）问王夷甫（衍）说："今日游玩得高兴吗？"王回答："裴仆射（頠）善于谈论玄学义理，谈起来滔滔不绝，有高雅的意趣。张茂先（华）谈论《史记》、《汉书》，勤勉不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戎）评说延陵季子（季札）、子房（张良），也高妙玄远而透彻。"

〔**注释**〕

①洛水：即今河南洛河。流经洛阳，为黄河支流。　　戏：嬉戏，游乐。

②乐令：指乐广，广曾作尚书令。

③裴仆射：指裴頠。頠官至尚书左仆射。　　名理：名实义理。是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　　混混（gǔngǔn）：水奔流的样子。用以形容说话滔滔不绝。　　雅致：高雅的意趣。

④“张茂先”句：张华字茂先，博学多闻，著《博物志》传于世。参见《德行》12注。史、汉，指《史记》《汉书》。靡靡（mǐmǐ），通“娓娓”、“亹亹”。勤勉不倦的样子。

⑤王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参见《德行》16注。　延陵：指延陵季子。春秋时吴国季札封延陵，时人称延陵季子。　子房：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人。辅佐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为汉谋臣，封留侯。　超超玄著：形容议论高妙玄远，深刻透彻。

24 王武子、《晋诸公赞》曰：“王济字武子，太原晋阳人，司徒浑第二子也。有俊才，能清言。起家中书郎，终太仆。”孙子荆《文士传》曰：“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晋阳秋》曰：“楚，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宏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宏为乡里品状①，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冯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②。”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③。”按《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

〔译文〕

王武子（济）与孙子荆（楚）各自描述自己家乡土地与人物之美。王武子说：“家乡的土地宽广而平坦，家乡的水甘美而清澈，家乡的人廉洁而正直。”孙子荆说：“家乡的山高大而险峻，家乡的水波澜叠荡，家乡的人有奇才异能而英杰众多。”

〔注释〕

①访问宏为乡里品状：“宏”当作“楚”。“访问”下疑有脱文。《晋书·孙楚传》：“（王）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义较明显。

②淡：指水质好，甘甜。　贞：正，正直。

③嶵巍（zuìwēi）：山高峻的样子，同“崔嵬”。　嵯峨（cuó'é）：山高峻的

样子。 浻湈(yāxiè):水波重叠的样子。 磊砢:树木多节。比喻人有奇才异能。

25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①,虞预《晋书》曰:"乐广字彦辅,南阳人。清夷冲旷,加有理识。累迁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虚淡,时人重其贞贵。代王戎为尚书令。"《八王故事》曰:"司马颖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将军。"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②,《晋百官名》曰:"司马乂字士度,封长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构兵相图③。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④。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⑤?"《晋阳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长沙王猜广,广曰:'宁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犹疑之,遂以忧卒。"由是释然⑥,无复疑虑。

〔**译文**〕

乐令(广)的女儿嫁给了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在洛阳执掌了大权,于是成都王发兵要谋取他。长沙王亲近小人,疏远正人君子,朝内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和恐惧。乐令在朝廷本来就有威望,再加上与成都王有姻亲关系,众小人就在长沙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长沙王曾经责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慢慢地回答说:"怎么能用五个男子的性命换一个小女子?"从此长沙王疑虑消除,不再猜忌他。

〔**注释**〕

①适:女子出嫁。 成都王颖:司马颖字章度,晋武帝第十六子,封成都王,官大将军。孝标注作世祖第十九子,有误。

②长沙王:司马乂字士度,晋武帝第六子。封长沙王。拜抚军大将军,于洛执掌大权。后与成都王等兴兵相图,兵败被杀。

③构兵:交战。

④群小：众小人。

⑤岂以五男易一女：谓决不会因女而附颖，致使全家男人被诛。

⑥释然：疑虑消除的样子。

26 陆机诣王武子[①]，《晋阳秋》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大司马。机与弟云并有俊才，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机别传》曰："博学，善属文，非礼不动。入晋，仕著作郎，至平原内史。"武子前置数斛羊酪[②]，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③]？"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④]！"

〔译文〕

陆机去看望王武子（济），武子在席前放了好儿斛羊奶酪，指给陆机看，说："你们江东有什么可以与此相匹敌？"陆机说："有千里莼菜羹，只是还没放食盐豆豉罢了！"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好弓马，善清谈，西晋名士。

②斛（hú）：量器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　酪（lào）：一种奶制食品。

③江东：长江自今芜湖至南京段的流向，是自南（偏西）向北（偏东）。所以有江东江西之称。江东即江南。

④千里：湖名。《景定建康志》十八："千里湖在溧阳县东南十五里，至今产美莼。"　莼：即水葵。一种水中植物，可制羹，鲜美异常。　豉：豆豉，用豆类发酵制成的调味佐料。　奶酪是北方特产，用鲜奶加工制成，物美而价昂。王济在席前摆了好儿斛，足见其奢豪之气。千里湖盛产莼菜亦闻名遐迩，莼菜羹同样是美味食品。陆机以千里莼羹与王济的数斛奶酪匹敌，形成绝对压倒的优势。足见其思维之敏捷，言语之机巧。

27 中朝有小儿[①]，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②]，何以病疟？"俗传行疟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尝谓景丹曰："尝闻壮士不病疟，大将军反病疟耳。"

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译文〕

晋渡江前,洛阳有一小孩,父亲病了,去讨药。主人问得了什么病,说:“得了疟疾。”主人说:“令尊大人是具有完美德行的君子,怎么会生疟疾?”回答说:“它来伤害君子,所以才叫做疟呀。”

〔注释〕

①中朝:晋南渡以后称渡江前为中朝。中朝历四帝,都洛,故又称洛都为中朝。

②尊侯:尊称对方的父亲。 明德:完美的德行。

28 崔正熊诣都郡①,都郡将姓陈②,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③?”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④。”《晋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国人。惠帝时,官至太傅丞。”

〔译文〕

崔正熊(豹)到都郡去,郡守姓陈,问正熊:“您距离崔杼有多少代?”正熊回答说:“我距离崔杼的世代和明府距离陈恒的世代一样。”

〔注释〕

①都郡:指州治所在的郡。

②都郡将:指太守。

③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弑其君齐庄公。郡守此话的意思是说,崔正熊是弑君逆臣之后。在用姓氏与他开玩笑。

④明府:明府君,魏晋时称太守、刺史为明府。 陈恒:春秋时齐国大夫,鲁哀公十四年弑其君齐简公。崔正熊以陈恒针锋相对地回敬了郡守。

29 元帝始过江①,朱凤《晋书》曰:“帝讳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袭爵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乱,过江起义,遂即皇帝

位。"《谥法》曰："始建国都曰'元'。"谓顾骠骑曰[②]："寄人国土，心常怀惭[③]。"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④]，《帝王世纪》曰："殷祖乙徙耿，为河所毁。"今河东皮氏耿乡是也。"盘庚五迁，复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迁洛邑[⑤]，《春秋传》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今之偃师是也。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刚过江来，对顾骠骑（荣）说："寄居别人郡国土地上，心里常常有惭愧之感。"顾荣跪在地下回答说："我听说君王以天下为家，所以殷祖乙迁徙至耿，盘庚五迁而居于亳，都没有固定的地方，周武王打败商纣王，把国家重器九鼎迁到洛邑。希望陛下不要把迁都当作思想负担。"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初为安东将军，镇建业。愍帝死，王导等拥立为帝，在位七年，庙号中宗。

②顾骠骑：指顾荣。荣死后赠骠骑将军。

③寄人国土：西晋建都洛阳，在中原腹地，过江后都建业，建业乃吴郡属地，故有客居之感。　怀惭：怀有惭愧之情。指对不起祖宗。

④天下为家：言帝王把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家。天下，国家。　耿、亳(bó)无定处：商王祖乙继其父河亶甲为帝，商衰，任巫贤为相，迁都于耿（今河南温县），商复兴。盘庚因王室丧乱，曾五迁而建都于亳（今河南安阳），改国号殷，商道复兴。

⑤九鼎迁洛邑：周武王灭商，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九鼎，国家重器。

30 庾公造周伯仁[①]，虞预《晋书》曰："周𫖮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扬州刺史浚长子也。"《晋阳秋》曰："𫖮有风流才气，少知名，正体嶷然，侪辈不敢媟也。汝南贲泰，渊通清操之士，尝叹曰：'汝、颍固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今复见周伯仁，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举寒素，累迁尚书仆

射。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②?”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③?”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④!”

〔译文〕

庾公(亮)造访周伯仁(顗),伯仁说:“您有什么欣喜之事而忽然胖了?”庾亮说:“您又有什么忧伤之事而忽然瘦了?”伯仁说:“我没什么忧虑,只不过是减想去意,清虚淡泊之情一天天来临,世俗的沉渣污秽一天天离去罢了。”

〔注释〕

①庾公:庾亮,见《德行》31注。　造:拜访。

②欣说(yuè):喜悦。说,通“悦”。

③忧惨:忧伤。

④直是:只是。　清虚:清净虚无。《淮南子·主术》:“故有道之主,减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汉书·叙传》“若夫严子(庄周)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　滓秽:污浊。指世俗的意念。

31 过江诸人①,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②。《丹阳记》曰:“新亭,吴旧立,先基崩沦。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之徙创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叹曰③:“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④!”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也。愀然变色曰⑤:“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⑥,何至作楚囚相对⑦!”《春秋传》曰:“楚伐郑,诸侯救之。郑执郧公钟仪献晋。景公观军府,见而问之曰:‘南冠而絷者为谁?’有司对曰:‘楚囚也。’使税之。问其族,对曰:‘伶人也。’‘能为乐乎?’曰:‘先父之职,敢有二事?’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君盍归之,以合晋楚之成。’”

〔译文〕

南渡过江的士大夫，每逢风和日丽的日子，就相邀来到新亭，坐在草地上饮酒野餐。周侯（顗）在坐中叹息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山河变异之感！"大家都相视落泪。只有王丞相（导）把脸一沉，厉声厉色地说："应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失地，怎能像囚徒似的相对垂泪一筹莫展呢！"

〔注释〕

①过江诸人：西晋败亡，元帝于建业（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士大夫纷纷南渡长江避难。诸人，指东晋朝廷中南渡的士族集团人物。

②新亭：古亭名。三国吴建。故址在今南京市南。　　藉卉：坐在草地上。卉（huì），草。

③周侯：指周顗。顗字伯仁，官至尚书左仆射。侯是对州牧刺史的尊称，周顗曾作荆州刺史等，故称周侯。　　中坐：坐中。

④殊：不同。　　正自：只是。自，副词词尾。

⑤王丞相：指王导。导拥戴晋元帝，经营江左，辅佐晋室，是东晋中兴名臣。　　愀（qiǎo）然：脸色改变的样子。

⑥戮（lù）力：合力，并力。　　神州：古代中国号称赤县神州，此指中原失陷地区。

⑦楚囚：本指被俘的楚国人。事见《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用以借指处境窘迫的人。

32 卫洗马初欲渡江①，形神惨顇，语左右云②："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③。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④！"

《晋诸公赞》曰："卫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黄门侍郎。"《玠别传》曰："玠颖识通达，天韵标令。陈郡谢幼舆敬以亚父之礼。论者以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谓'诸王三子，不如卫家一儿。'娶乐广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润之望，所谓秦晋之匹也。'为太子洗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与兄别于梁里涧，语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日忠

臣致身之运，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译文〕

卫洗马（玠）当初将渡江时，面容憔悴、精神忧伤，对身边的人说："看见这茫茫江水，心中不禁百感交集，假使不免要有感情，谁又能排遣这难言的忧愁呢？"

〔注释〕

①卫洗马：指卫玠。玠官拜太子洗马。

②惨顇（cuì）：忧伤憔悴的样子。　　左右：身边的人。

③芒芒：通"茫茫"。广大无边的样子。　　百端交集：百感交集。百端，各种忧思愁绪。

④"苟未免有情"二句：言如果不是圣人，不能够做到"忘情"，谁又能排遣这难言的忧愁呢？苟，如果。遣，排遣、排除。"圣人忘情"说，参见《伤逝》4注。

33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①。丞相小极②，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③。《顾和别传》曰："和字君孝，吴郡人。祖容，吴荆州刺史。父相，晋临海太守。和总角知名，族人顾荣雅相器爱，曰：'此吾家之骐骥也，必振衰族。'累迁尚书令。"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顾荣。道公协赞中宗④，保全江表⑤。邓粲《晋纪》曰："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⑥："此子珪璋特达⑦，机警有锋。"

〔译文〕

顾司空（和）当时还没有名气，去拜访王丞相（导）。丞相略感劳累，对着他疲倦地打起瞌睡来。顾和思索和他见面交谈的办法，于是对同坐的人说："过去常听元公（顾荣）说起公协助中宗（元帝司马睿），保全江南的功绩。他身体略有不适，让人喘息不安。"丞

相于是醒来，评论顾和说："这青年才气出众，机敏有锋芒。"

〔注释〕

①顾司空：指顾和。和死后赠司空。　诣王丞相：去拜访王导。诣，到……去。

②小极：身体疲乏不适。"极"盖"㱪"的借字。"㱪"，疲极。

③叩会：拜见、叩问。

④元公：指顾荣。晋元帝镇江东时，荣为军司马。死后追赠骠骑将军，谥为元公。　协赞：协同、赞助。　中宗：晋元帝庙号。

⑤江表：指江南地区。从中原看，地处长江之外，故称江表。表，外。江表是东晋统治区。

⑥谓顾："谓"有"以为""认为"的意思，引申为"评论"。"谓顾"即评论顾和。

⑦珪璋特达：珪、璋皆为朝会所执之玉器。此喻人才出众。

34 会稽贺生①，体识清远②，言行以礼。贺循，别见。不徒东南之美，《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实为海内之秀。

〔译文〕

会稽郡贺生（循），识见高明广远，一切言行遵循礼仪，不只是东南地区的贤人，实在是全国范围内的优秀人才。

〔注释〕

①会稽：郡名。东晋时改为会稽国。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贺生：指贺循。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历官吴国内史、太常卿，死后赠司空。

②体识：认识，见解。

35 刘琨虽隔阂寇戎①，志存本朝②。王隐《晋书》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迈，有经国之才。父璠，光禄大夫。琨少称俊朗。累迁司徒长史、尚书右丞。迎大驾于长安，以有殊勋，封广武侯。年三十五，出为并

州刺史。为段日磾所害。"谓温峤曰③："班彪识刘氏之复兴④，马援知汉光之可辅⑤。《汉书·叙传》曰："彪字叔皮，扶风人，客于天水。陇西隗嚣有窥觎之志，彪作《王命论》以讽之。"《东观汉记》曰："马援字文渊，茂陵人。从公孙述、隗嚣游。后见光武，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⑥，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⑦，子其行乎⑧？"温曰："峤虽不敏⑨，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⑩，岂敢辞命！"虞预《晋书》曰："峤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标俊清彻，英颖显名。为司空刘琨左司马。是时，二都倾覆，天下大乱。琨闻元皇受命中兴，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峤奉使，峤喟然对曰：'峤虽乏管、张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辞不敏，以违高旨！'以左长史奉使劝进，累迁骠骑大将军。"

〔**译文**〕

刘琨虽然被匈奴阻隔在北方，但他仍然忠于晋朝廷。对温峤说："班彪知道刘家天下必将复兴，马援知道汉光武是值得辅佐的帝王。今天晋朝帝位虽然衰弱，但天命并未改变，我想在河北争立军功，派你去江南播扬声誉，你是否愿意去呢？"温峤说："峤虽智不聪敏，才比不上前人，明公以齐桓、晋文那样的才干，建立匡正天下、扶立王室之功，我怎敢辞命不行呢？"

〔**注释**〕

①刘琨：西晋末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两京失陷，自率军抗击石勒、刘曜，志复中原。因孤军无援，兵败被杀。《晋书》有传。　隔阂(hé)：阻隔。　寇戎：指入侵的外族。

②志存本朝：志在拯救晋室。本朝，指晋朝。

③温峤：当时为刘琨谋主。奉使江左，拥戴晋元帝承继晋统，建立东晋，受到元帝重用，后官至中书令，为东晋名臣。

④"班彪识刘氏"句：王莽政败，天下大乱。刘秀即位于冀州，公孙述称帝

于蜀汉。大将军隗嚣，拥兵据陇，有逐鹿之心。班彪时客于天水，劝隗嚣拥刘兴汉，认为"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汉家必复兴。并作《王命论》。

⑤"马援知汉光"句：马援奉使洛阳，见到汉光武帝刘秀，认为秀"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是"前世无比"的真帝王。后辅汉光武平定天下，破隗嚣，任陇西太守、伏波将军。汉光，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即位，建立东汉，在位三十馀年。

⑥晋祚：晋王朝的帝位。　天命：封建统治者宣扬皇权神授，认为做皇帝是上天安排的，故曰天命。

⑦延誉：播扬声誉。

⑧子其行乎：你是否愿意去呢？其，用于疑问句，犹"是否"。

⑨不敏：谦词。不聪明机敏。

⑩明公：尊称有官职、有地位的人。此指刘琨。　桓、文之姿：齐桓、晋文那样的才干。桓、文，齐桓公、晋文公，春秋五霸中的两个有名霸主。姿，才能、才干。　匡立之功：匡正天下、扶立王室的大功。

36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①。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②。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③，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④，有黍离之痛⑤。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⑥；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⑦，丞相亦厚相酬纳⑧。既出，懽然言曰⑨："江左自有管夷吾⑩，此复何忧！"《史记》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语林》曰："初，温奉使劝进，晋王大集宾客见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尽惊。既坐，陈说九服分崩，皇室弛绝，晋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无主，闻者莫不踊跃，植发穿冠。王丞相深相付托。温公既见丞相，便游乐不住，曰：'既见管仲，天下事无复忧。'"

〔译文〕

温峤初为刘琨使被派遣过江来。当时，江左政权刚刚开始建立，纲常法纪尚未完全确立。温峤新到，深有诸多疑虑，就去拜访

王丞相(导),陈述怀、愍二帝被虏、国家灭亡、先帝陵寝遭破坏的惨状,大有哀伤亡国之痛。温峤忠贞愤慨,壮怀激烈,声泪俱下;丞相也与他相对垂泪。抒发了忧国思君之情以后,温峤又充分表达了与之结为友好的深情,丞相也深深致谢并接受他友好的情意。出来以后,温高兴地说:“江左已经有了管夷吾,这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注释**〕

①温峤初为刘琨使:据《资治通鉴》载,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 317 年),刘琨、段匹磾相与歃血为盟,同心翼戴晋室。琨檄告华、夷,并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奉表及盟文至建康劝进。温峤奉使过江,即指此事。

②“于时”二句:言晋室南渡,刚在建康立脚,建国纲领法纪等尚未建立。于时,当时。江左,指长江下游以东的地方,也称江东。纲纪,法度、法纪。

③诣王丞相:拜访王导。诣,到……去,拜访。

④主上幽越:主上,皇帝。幽越,远迁。指晋怀、愍二帝被俘虏囚禁事。永嘉六年,刘曜、石勒陷洛阳,晋怀帝被虏于平阳,不久遇害。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邺被虏遇害。　社稷:土、谷之神。历代封建王朝必先立社稷坛以祀土、谷神。灭人之国,必毁被亡国之社稷。因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山陵夷毁:先帝陵墓被夷平毁坏。

⑤黍离之痛: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周大夫行役到镐京,见到宗庙宫殿均已毁坏,长满禾黍,不胜感慨,而作《黍离》之诗。见《诗经·王风·黍离》。后以“黍离之痛”、“黍离之叹”为哀伤亡国之痛的成语。

⑥忠慨:忠诚愤慨。　言与泗俱:声泪俱下。泗,鼻涕眼泪。

⑦深自:深深。“自”为词尾,不为义。　陈结:表达结为友好之意。

⑧酬纳:致谢接纳。

⑨懽然:高兴的样子。懽同欢。

⑩管夷吾:管仲名夷吾。齐国大夫,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37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①。《含别传》曰:“含字处弘,琅邪临沂

人。累迁徐州刺史、光禄勋。与弟敦作逆，伏诛。”敦既逆谋，屯据南州②，含委职奔姑孰③。邓粲《晋纪》曰：“初，王导协赞中兴，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刘隗为间己，举兵讨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备也。”王丞相诣阙谢④。《中兴书》曰：“导从兄敦举兵讨刘隗，导率子弟二十馀人，旦旦到公车泥首谢罪。”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⑤，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⑥，援翰曰⑦：“王光禄远避流言⑧，明公蒙尘路次⑨，群下不宁⑩，不审尊体起居何如⑪？”

〔译文〕

王敦的哥哥王含，作光禄勋。王敦已经谋逆造反，屯据在南州，王含丢弃光禄勋职位南奔姑孰。王丞相(导)到宫阙谢罪。司徒、丞相、扬州各府的僚属前来问候，仓促间竟不知说什么好。顾司空(和)当时是扬州别驾，拿起笔来写道：“王光禄为避流言而远遁，明公在路上风尘仆仆含辛茹苦，我们众位下官心中不安，不知道您尊体是否康健，起居饮食怎么样？”

〔注释〕

①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妻为晋武帝女襄城公主。元帝过江，敦与从弟王导同心辅佐，授镇东大将军。兄王含也在朝，授以重要职位。见孝标注。

光禄勋：官名，列卿之一。

②敦既逆谋：王敦既掌兵权，以沈充、钱凤为谋主，欲胁制朝廷。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　南州：指姑孰。

③委职：丢弃官职。　姑孰：地名。东晋军事重镇，京师建康的西南门户。故址在今安徽当涂。

④王丞相诣阙谢：王导为王敦、王含从弟，因王敦为逆，故导诣阙请罪。

阙(què)：宫阙。皇宫门前两边的建筑物。后用宫阙指朝廷。　谢：谢罪。《晋书・王导传》：“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

群从昆弟子侄二十馀人，每旦诣台待罪。”

⑤“司徒”句：王导时为司徒、丞相，又兼扬州刺史，故三府同僚向导表示问候慰安。司徒，官名。魏晋时为三公之一。问讯，问候、问安。

⑥顾司空：顾和死后赠司空。　别驾：官名。魏晋诸州设别驾，总理众务，是州刺史的重要佐吏。

⑦援翰：拿起笔。

⑧王光禄远避流言：指王含弃职亡奔姑孰事。王光禄，指王含。含为光禄勋，故称。

⑨明公蒙尘路次：明公，指王导。蒙尘，本指帝王或大臣逃难在外，蒙受艰辛。这里借用来指王导诣阙请罪事。路次，路上。

⑩群下：指僚佐属官。

⑪不审：不知。　起居何如：书面套语。用于向对方问候。

38 郗太尉拜司空①，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②。朱博翰音③，实愧于怀。”《汉书》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为丞相，临拜，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上问扬雄、李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无形之声。’博后坐事自杀。”故《序传》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王弼注曰：“翰，高飞也；飞者，音飞而实不从也。”

〔译文〕

郗太尉（鉴）拜官司空，对同坐的人说：“我此生的愿望并不多，适逢世事纷乱，所以才能官至三公。好像朱博空名得进，徒有虚名，心中实在惭愧。”

〔注释〕

①郗太尉：郗鉴字道徽，晋高平（今山东）人。官至太尉。　拜：拜官，授官。　司空：官名。三公之一。

②台鼎：古代称三公为台鼎，如星有三台，鼎有三足。三公，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吏。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③朱博翰音：比喻空名得进，徒有虚名。朱博，汉人，曾出任丞相。翰音，

高飞的声音，比喻空名。典见刘孝标注。

39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1]，简文曰[2]："以简应对之烦。"《高坐别传》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为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周仆射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对其灵坐，作胡祝数千言，音声高畅，既而挥涕收泪。其哀乐废兴皆此类。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塔寺记》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冈，常行头陀，卒于梅冈，即葬焉。晋元帝于冢边立寺，因名高坐。"

〔**译文**〕

高坐道人（尸黎密）不学汉语。有人问这是为什么，简文帝（司马昱）说："为了免去应酬答对的麻烦。"

〔**注释**〕

①此意：此因。意，原故。

②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晋元帝少子，曾封会稽王，为抚军将军。后被桓温立为帝，在位二年。

40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1]。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2]，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3]。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4]？"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邓粲《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俛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尝往焉。"

〔**译文**〕

周仆射（𫖮）举止温文尔雅，仪表堂堂。去拜访王公（导），一下车，好几个人搀扶、拥簇着，王公含笑看着他。落座后，就高傲地啸咏起来。王公说："你想仿效嵇康、阮籍吗？"回答说："我怎么敢舍

弃眼前的明公，而仿效遥远的嵇康、阮籍呢？”

〔注释〕

①周仆射：周𫖮字伯仁，官尚书左仆射。参见《言语》30注。　雍容：举止温文尔雅。　仪形：仪容外表。

②隐数人：凭依数人，数人搀扶。隐，凭依。

③啸咏：亦称歌啸、吟啸、长啸、讽啸等。西晋成公绥《啸赋》中说，啸法为“动唇有曲，发口成音”，啸音则“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啸咏在晋代极为盛行，以致被视为文人逸态，名士风度。阮籍、王徽之、孙登等均善啸。啸咏多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临远之际，心境旷放、意趣恬适之时而作，是一种自我陶冶、自我沉醉。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则是一种旁若无人的傲慢行为。

④希：仰慕，企羡。引申为仿效。　嵇、阮：指嵇康、阮籍。二人傲世放达，是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

41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1]，《涅槃经》云：“如来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之图绘者为此象。曰：“此子疲于津梁[2]。”于时以为名言。

〔译文〕

庾公（亮）曾进入一座佛寺，看见一尊卧佛，说道：“这个人因济渡众生太疲乏了。”当时把这句话当作名言。

〔注释〕

①佛图：梵语译音，指佛寺。又作佛屠。　卧佛：睡卧的如来佛像。

②津梁：桥梁，引申为起桥梁作用的事物。此处是接引之意，佛说法接引，普渡众生，以脱离苦海，到达觉岸。

42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1]，复出作内史[2]。《挚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长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凉州刺史。瞻少善属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乱，依王敦为户曹参军，历安丰、新

蔡、西阳太守。见敦以故坏裘赐老病外部都督，瞻谏曰：'尊裘虽故，不宜与小吏。'敦曰：'何为不可？'瞻时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赐，貂蝉亦可赐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视去西阳如脱屣耳！'敦反，乃左迁随郡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③。"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④，比之甘罗已为太老⑤。"《挚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琦据荆州以距敦，竟为所害。"《史记》曰："甘罗，秦相茂之孙也。年十二，而秦相吕不韦欲使张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又请车五乘以使赵，还报秦。秦封甘罗为上卿，赐以甘茂田宅。"

〔**译文**〕

挚瞻曾作过四个郡的太守和王大将军（敦）的户曹参军，又将出任内史，年方二十九岁。行前曾去和王敦告别，王敦对挚瞻说："你年纪不满三十，已成为高官显贵，也太早了点。"挚瞻说："和将军您相比，略为显得太早；和甘罗相比，已经是太老了。"

〔**注释**〕

①户曹参军：王府或军府中掌民户、祠祀、农桑等的属官。

②内史：晋袭汉制，郡置太守，王国设内史，掌郡国政务。

③万石：指年俸万石的高官。汉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万石。后泛指高官。　　蚤：通"早"。

④方：比。　　少：稍微，略微。

⑤甘罗：战国时人，秦相甘茂孙。十二岁即为秦上卿。

43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①。孔君平王隐《晋书》曰："孔坦字君平，会稽山阴人。善《春秋》，有文辩。历太子舍人，累迁廷尉卿。"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

禽②。"

〔译文〕

梁国杨家的儿子九岁，非常聪慧。孔君平（坦）去拜访他父亲，父不在，就叫儿子出来待客。摆设了果品招待他，水果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给小儿看，说："这是您的家果。"小儿应声答道："没听说孔雀是先生的家禽。"

〔注释〕

①聪惠：聪明有智慧。

②夫子：对男人的尊称，多用于读书人，用于对称，相当于您。

44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①，《孔氏谱》曰："沈字德度，会稽山阴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群，鸿胪卿。沈至琅邪王文学。"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②，犹狐裘数十年③，刘向《别录》曰："晏平仲，名婴，东莱夷维人。事齐灵公、庄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礼记》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为俭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礼。"《注》："豚，俎实也。豆径尺，言併豚之两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译文〕

孔廷尉（坦）把狐裘送给堂弟孔沈，孔沈辞谢不接受。孔廷尉说："晏平仲以节俭著称，祭祀他的先人时猪肘装不满一豆，尚且还穿了几十年狐皮衣服，你又何必拒绝它呢！"于是才接受并穿上。

〔注释〕

①孔廷尉：指孔坦。坦官至廷尉。　从弟：称从父之子。即同堂兄弟。也称堂弟。

②祠其先人：祭祀他的祖先。　豚肩：豚膊，猪肘。豚，小猪。　豆：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形似高脚盘。多用于祭祀。

③狐裘：用狐狸皮制的皮衣。

45 佛图澄与诸石游①，《澄别传》曰："道人佛图澄，不知何许人，出于敦煌，好佛道，出家为沙门。永嘉中至洛阳，值京师有难，潜遁草泽。闻石勒雄异好杀害，因勒大将军郭默略见勒，以麻油涂掌，占见吉凶数百里外；听浮图铃声，逆知祸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师澄，号'大和尚'。自知终日。开棺无尸，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②："澄以石虎为海鸥鸟③。"《赵书》曰："虎字季龙，勒从弟也。征伐每斩将搴旗。勒死，诛勒诸儿袭位。"《庄子》曰："海上之人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游，鸥之至者数百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取来玩之。'明日之海上，鸥舞而不下。"

〔译文〕

佛图澄与石勒、石虎往来，林公（支遁）说："佛图澄把石虎看成海鸥鸟。"

〔注释〕

①诸石：指石勒、石虎等。十六国时代在北方建立后赵，都邺城。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时称林公。

③海鸥鸟：典出《列子·黄帝篇》。刘孝标注谓典出《庄子》，非。林公的意思是说佛图澄好似海上好鸥者，真诚坦荡、清静无利害之心。而石虎并非海鸥鸟。石勒死后，虎杀勒诸儿袭位，可证。

46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鲲子，别见。将送客①。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②。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③。"仁祖曰："坐无尼父④，焉别颜回？"《晋阳秋》曰："谢尚字仁祖，陈郡人，鲲之子也。韶龀丧兄，哀恸过人。及遭父丧，温峤唁之，尚号叫极哀，既而收涕告诉，有异常童。峤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译文〕

谢仁祖(尚)年八岁,其父谢豫章(鲲)带着他去送客人。这时他对言语已有极高的参悟能力,可算是上等人才。大家都一致称赞他,说:"少年是座中的颜回。"仁祖说:"座中没有孔夫子,怎么能区别出颜回?"

〔注释〕

①谢豫章:指谢鲲。鲲曾作豫章太守。见文学20。鲲子:"子"字衍。将:带,携带。

②自参上流:可算是上等人才。上流,上等,上品。自,副词,表已然。

③一坐:全部在座的人。坐同座。　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好学乐道,以德行著称,不幸早亡。

④尼父:指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父"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47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①,朝士以为恨②。《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阳人,后徙寻阳。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张华见而谓曰:'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刘弘镇沔南,取为长史。谓侃曰:'昔吾为羊太傅参佐,见语云:"君后当居身处。"今相观,亦复然矣。'累迁湘、广、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大将军,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进太尉,赠大司马,谥桓公。"按王隐《晋书》载侃临终表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先朝历世异恩。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馀寇未诛,山陵未复,所以愤慨兼怀,唯此而已。犹冀犬马之齿,尚可少延,欲为陛下北吞石虎,西诛李雄。势遂不振,良图永息。临书扼腕,涕泗横流。伏愿遴选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有表若此,非无献替。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③,故不贻陶公话言④。"《吕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问曰:'子如不讳,谁代子相者?竖刁何如?'管仲曰:'自宫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后果乱齐。"时贤以为德音⑤。

〔**译文**〕

陶公（侃）病势已沉重，献可替否之言却一句也没留下，朝中士大夫为此而遗憾。谢仁祖（尚）听到后，说："当今没有竖刁，所以陶公的话没有遗留下来。"当世贤达认为这是善言。

〔**注释**〕

①都无：全无，一点也没有。　献替："献可替否"的略语。对君主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诤言进谏之意。《后汉书·胡广传》："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替，废弃，除。

②朝士：朝中官吏。　以为恨：感到遗憾。

③竖刁：春秋时齐桓公宦者，管仲死后，竖刁与易牙、开方等专权，乱齐国政。

④贻（yí）：遗留，留下。　话言：话，言论。这里指善言。

⑤时贤：当世的贤达。　德音：有德者的言词，善言。

48 竺法深在简文坐①，刘尹问②："道人何以游朱门③？"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④。"《高逸沙门传》曰："法师居会稽，皇帝重其风德，遣使迎焉。法师暂出应命。司徒会稽王天性虚淡，与法师结殷勤之欢。师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或云卞令⑤。别见。

〔**译文**〕

竺法深（道潜）是简文帝（司马昱）的座上客，刘尹（惔）问："僧人怎么与富豪之家来往？"回答说："您虽然看他是朱门，贫僧如出入蓬户一样。"有人说是卞令（壸）所言。

〔**注释**〕

①竺法深：竺道潜字法深，晋代名僧。永嘉乱，渡江，居京邑。与元、明、简文诸帝及王导、庾亮等交游。后隐居剡县岬山，人称深公。

②刘尹：刘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故称刘尹。

③道人：六朝时称僧人为道人。僧人亦自称贫道。　游：交游，往来。

朱门:红漆的大门。指豪富官宦人家。

④蓬户:用草、树枝等做成的门户。形容穷苦人家所住的简陋房屋。

⑤卞令:卞壶,字望之,曾任尚书令。徐震堮云:"卞壶死于苏峻之乱,后四十馀年,简文方即位,此语未然。"

49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①,《中兴书》曰:"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博学强识,历著作郎、浏阳令。庾亮为荆州,以为征西主簿,累迁秘书监。"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②,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③。"

〔译文〕

孙盛作庾公(亮)的记室参军,跟随庾公去打猎,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同行,庾公不知道。忽然在猎场上看见了齐庄(孙放),当时他七八岁,庾公对他说:"你也来了吗?"应声答道:"这正是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注释〕

①孙盛:东晋名士。博学,善言名理,长于史学,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作庾亮参军之事,盖在咸和中。据《晋书·庾亮传》和《通鉴·晋纪》载,晋成帝咸和九年,庾亮升为六州都督,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假节,镇武昌。　记室参军:诸王、三公、大将军等设的属官,掌表章、文书等。

②齐庄:孙放字齐庄,孙盛次子。

③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出自《诗经·鲁颂·泮水》。鲁僖公征伐淮夷取得胜利,群臣庆功,淮夷朝贡。这首诗大力歌颂了僖公的才略与美德。此句的意思是:不论小官大官,都跟随僖公出行。迈,出行。

50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①。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②。"

《晋百官名》曰:"孙潜字齐由,太原人。"《中兴书》曰:"潜,盛长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讨王国宝,潜时在郡,逼为咨议参军,固辞不就,遂以忧卒。"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③。"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④?"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⑤。"庾公大喜小儿对。《孙放别传》曰:"放字齐庄,监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卒长沙王相。"

〔译文〕

孙齐由(潜)、齐庄(放)两人,小时候去拜见庾公(亮)。庾公问齐由的字是什么,回答说:"字齐由。"公说:"想和谁看齐?"说:"向许由看齐。"又问齐庄的字是什么。回答说:"字齐庄。"公说:"想向谁看齐?"说:"向庄周看齐。"庾公说:"为什么不仰慕仲尼而仰慕庄周呢?"回答说:"圣人是生而知之者,所以难以仰慕。"庾公非常喜欢齐庄的对答。

〔注释〕

①诣:拜访。　　庾公:指庾亮。亮时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镇守武昌。

②许由:字仲武,上古高士。相传帝尧想把天下让给他,由不受,逃隐箕山。

③庄周:战国时宋人。排斥儒墨,尊崇老子,主张清静无为。有《庄子》一书传世。

④仲尼:孔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⑤圣人生知:《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生知,不学而知。这里是说孔子是圣人,是生而知之者,故难企及。

51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①,皆少而聪惠②,和

并知之③，而常谓顾胜④。亲重偏至⑤，张颇不恷⑥。敷别见。《续晋阳秋》曰："张玄之字祖希，吴郡太守澄之孙也。少以学显，历吏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谢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卒于郡。"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⑦，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⑧。"《大智度论》曰："佛在阴庵罗双树间，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动。诸三学人佥然不乐，郁伊交涕。诸无学人，但念诸法，一切无常。"

〔译文〕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小时候都非常聪明，顾和都很看重他们，但常常认为顾敷更强一些。因为对顾敷更加偏爱，张玄之很不满意。当时张九岁，顾七岁，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寺庙去，看到佛祖涅槃像，其弟子有哭的，有不哭的。顾和就拿这问题问两个孙子。张玄之说："受到佛祖亲重所以哭，没有受到亲重所以不哭。"顾敷说："不对。大概是因为忘却世俗之情所以不哭，不能忘却世俗之情，所以哭。"

〔注释〕

①顾敷：字祖根，吴郡人，司空顾和孙。少有才气，官至著作郎，早卒。顾和：字君孝，顾荣族子。少有才名，为王导所赏识，官至尚书令。死后赠司空。　　中外孙：孙子和外孙。儿子所生曰中，女儿所生曰外。

②聪惠：即聪慧。惠通"慧"。

③知：知遇，厚遇。　　之：代词。指张玄之和顾敷。

④谓：认为。

⑤偏：偏向，侧重一方。

⑥恷：满意。

⑦般泥洹：梵语。涅槃，圆寂。佛教所谓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后来僧人死也叫涅槃。

⑧当：表示推断的词语，相当于"大概是"。　　忘情：忘却世俗之情。指修炼到较高的境界后对喜怒哀乐之事不动感情。参见《伤逝》4"圣人忘情"说。

52 庾法畅造庾太尉①，握麈尾至佳②。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法畅著《人物论》，自叙其美云："悟锐有神，才辞通辩。"

〔译文〕

庾法畅去拜访庾太尉（亮），手持的麈尾非常好。庾公说："这麈尾这么好，怎么能保留得住？"法畅说："廉洁的人不会求乞，贪婪的人索要我不给，因此得以在我手中。"

〔注释〕

①庾法畅：晋僧人，氏族不详。或云此即康法畅之误。　　造：到……去，拜访。　　庾太尉：指庾亮。亮死后追赠太尉。

②麈尾：六朝之际，清谈名士多执此物，用以指授并增饰其仪容。麈是一种大鹿，麈尾摇动，可以指挥鹿群的行动。"麈尾"取义于此，有领袖群伦之义。麈尾的形制似羽扇，上圆下平，附以长毫毛。

53 庾稚恭为荆州①，《庾翼别传》曰："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时论以经略许之。兄太尉亮薨，朝议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进征南将军、荆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②，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赋序》曰："昔吴人直截鸟翼而摇之，风不减方、圆二扇，而功无加。然中国莫有生意者。灭吴之后，翕然贵之，无人不用。"按庾怿以白羽扇献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闻翼也。侍中刘劭曰③：《文字志》曰："邵字彦祖，彭城丛亭人。祖讷，司隶校尉。父松，成皋令。邵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初仕领军参军。太傅出东，邵谓京洛必危，乃单马奔扬州。历侍中、豫章太守。""柏梁云构④，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

音⑤。钟，钟期也。夔，舜乐正。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译文〕

庾穉恭（翼）作荆州刺使时，曾进献给晋武帝（司马炎）一把羽毛扇，武帝怀疑是旧东西。侍中刘劭说：“柏梁台高大壮丽，工匠首先处于其下；管弦乐队复杂的合奏，乐师要首先听它的声音效果。穉恭进献毛扇，是因为好而不是因为新。”庾穉恭后来听说了这件事，说：“这个人适合在皇帝身边。”

〔注释〕

①“庾穉恭为荆州”二句：言庾翼作荆州刺史时上羽扇给晋武帝。考《晋书·庾翼传》：“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知翼为荆州刺史，当在成帝时。晋武帝时，庾翼尚未出生，如何能作荆州刺史，又如何能上羽扇给武帝。据刘孝标注和《晋书·庾怿传》，此事当属庾怿，“武帝”当作“成帝”。　荆州：东晋时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是长江中游军事重镇，所统一二十郡。

②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65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都洛阳。参见本篇19注①。

③侍中：官名。见本篇13注。

④柏梁：台名，汉武帝时所建，故址在陕西长安故城内。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者乃得上。　云构：形容屋宇楼台高大壮丽。

⑤钟夔：钟指钟子期，春秋时人，精于音律；夔是传说舜时的乐官。钟夔，泛指精通音乐的人。

54 何骠骑亡后①，何充，别见。征褚公入②。既至石头③，王长史、刘尹同诣褚④，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⑤。”《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

归藩，于是固辞归京⑥。”

〔译文〕

何骠骑（充）去世以后，征召褚公（裒）入朝。他到了石头城后，王长史（濛）和刘尹（惔）一起去拜访他，褚公说：“真长，打算怎么安排我？”刘真长看着王濛说：“这位先生能告诉您。”褚裒于是看着王濛，王说：“国家已经有周公了。”

〔注释〕

①何骠骑：指何充。充字次道，晋庐江（江西）人。历官会稽内史、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

②褚公：指褚裒。裒为晋康帝褚皇后父，穆帝永和中曾督师北伐，兵败而死。死后赠官太傅。

③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因形势险要，地处交通要冲，是当时军事重镇。

④王长史：指王濛。濛字仲祖，官司徒左长史。　　刘尹：指刘惔。惔字真长，善清言，官至丹阳尹。

⑤国自有周公：国家已有辅佐大臣。周公，周文王子姬旦。辅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死，又辅幼主成王，代掌朝政，平定管叔、蔡叔叛乱。后也指地位、作用类似于周公的国家重臣。　　自：本自，已经。

⑥固辞归京：“京”下脱“口”字。当时褚裒镇京口。

55 桓公北征①，经金城②，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③，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④。《桓温别传》曰：“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后也。父彝，有识鉴。温少有豪迈风气，为温峤所知。累迁琅邪内史，进征西大将军，镇西夏。时逆胡未诛，馀烬假息。温亲勒郡卒，建旗致讨，清荡伊、洛，展敬园陵。薨谥宣武侯。”

〔译文〕

桓公（温）北征，途经金城，看到从前做琅邪内史时所种的柳

树，都已经有十围粗了，非常感慨地说："树木的变化尚且如此，人怎么耐得住岁月的流逝呢！"手攀柳树枝条，不禁泫然泪下。

〔注释〕

①桓公北征：桓温北征有三次，此次当指太和四年（公元 369 年）伐燕事。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云："金城泣柳事，当在太和四年之行。由姑孰赴广陵，金城为所必经。攀枝泫涕，当此时矣。"

②金城：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县北。桓温领侨置琅邪郡时曾镇此。

③琅邪：郡名。辖境在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晋元帝过江后，尽失江北地，又侨置琅邪郡，治所在金城，桓温在咸康七年（公元 341 年）曾作琅邪内史。自任琅邪内史至此次伐燕，已近三十年，时温已届暮年，故发此感慨。围：一围约合五寸。

④泫（xuān）然：泪涌出的样子。

56 简文作抚军时①，尝与桓宣武俱入朝②，更相让在前③。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④。"《卫诗》也。殳，长一丈二尺，无刃。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⑤。'"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作抚军将军时候，曾经和桓宣武（温）一起入朝，互相再三推让，请对方在前边走。桓宣武不得已而先行，于是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帝说："这正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注释〕

①抚军：官名。即抚军将军，为将军称号之一。《晋书·简文帝纪》："咸康六年，进抚军将军。"

②桓宣武：指桓温。温时为大司马。

③更相：互相。

④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引自《诗经·卫风·伯兮》。伯，兄弟中长者为

伯。殳(shū)，兵器，略同后代的槊。前驱，走在前边的战士或卫士。按桓温大简文七八岁，故引此诗以自喻。

⑤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引自《诗经·鲁颂·泮水》。说见本篇49注。

57 顾悦与简文同年①，而发蚤白。《中兴书》曰：“悦字君叔，晋陵人。初为殷浩扬州别驾。浩卒，上疏理浩。或谏以浩为太宗所废，必不依许。悦固争之，浩果得申。物论称之。后至尚书左丞。”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②；松柏之质，经霜弥茂③。”顾恺之为父传曰：“君以直道，陵迟于世。入见王，王发无二毛，而君已斑白。问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臣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受命之异也。’王称善久之。”

〔译文〕

顾悦和简文帝(司马昱)同岁，而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简文帝说：“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顾悦回答说：“蒲柳柔姿，近秋树叶则凋零；松柏质实，经霜枝叶更茂盛。”

〔注释〕

①顾悦：见孝标注。《晋书》本传作顾悦之。

②蒲柳：柳树的一种，多生于水边，又名水杨、蒲杨。　望秋而落：比喻未老先衰。望，向。

③弥(mí)：更加。

58 桓公入峡①，绝壁天悬，腾波迅急，《晋阳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领七千馀人伐蜀，拜表辄行。”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②，如何！”《汉书》曰：“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以病去官。后王尊为刺史，至其坂，问吏曰：‘非王阳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译文〕

桓公(温)率军伐蜀进入长江三峡，两岸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峡谷中波浪奔腾，水流湍急。于是叹息道："既作了忠臣，就不能作孝子，怎么办呢！"

〔注释〕

①桓公入峡：峡，指长江三峡。桓温于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率领晋军七千馀人伐蜀。

②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尽孝道则应珍爱自己的生命。然而既要作忠臣，为帝王赴汤蹈火，就不能作孝子而顾及生命。因不能忠孝两全，所以桓温愁怅、叹息，暗借"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之典(见刘孝标注)，发此感慨。

59 初，荧惑入太微①，寻废海西②；《晋阳秋》曰："泰和六年闰十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十一月，大司马桓温废帝为海西公。"《晋安帝纪》曰："桓温于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于寿阳。既而谓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公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高世之勋，未足以镇厌民望。'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时温夙有此谋，深纳超言，遂废海西。"简文登阼③，复入太微，帝恶之。徐广《晋纪》曰："咸安元年十二月，荧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犹在焉。帝惩海西之事，心甚忧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④。《中兴书》曰："超字景兴，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累迁中书郎、司徒左长史。"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⑤？"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⑥，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⑦。"帝因诵庾仲初诗庾阐《从征诗》也。曰⑧："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⑨，帝曰："致意尊公⑩，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⑪，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续晋阳秋》曰:“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译文〕

当初,火星进入太微,随即大司马桓温废晋废帝为海西公(司马奕)。简文帝(司马昱)登基,火星又进入太微,简文帝非常担心。当时郗超为中书郎,值班在朝。简文帝拉郗超进内殿说:“天命长短,本来就不是可以估计的,只是会不会再有不久前的事呢?”郗超说:“大司马(桓温)正在想对外巩固边疆,对内安定国家,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心思。我用全家人的性命为陛下保证。”简文帝于是咏诵庾仲初(阐)的《从征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音极为悲伤哀痛。郗超得到休假东还会稽,简文帝说:“向尊父致意,国家的事情,已到此地步!由于我不能以正道匡正、护卫国家,随时预防着祸患的发生。惭愧叹惋之深痛,语言无法表达!”说着泪落沾襟。

〔注释〕

①荧惑入太微:荧惑,火星别名,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太微,位于北斗之南,由十颗星组成。古人以星象定吉凶。《晋书·天文志》:“罚见荧惑。”“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之所在。”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星座也。”所以荧惑出现在太微星当中,是帝阼不祥的征兆。

②寻:随即,不久。　废海西:海西,海西公。晋废帝司马奕于太和六年(公元371年)被大司马桓温废黜,降封为海西县公。废。废黜。

③登阼:登基。桓温于废海西同年立简文帝。

④郗超:桓温谋主,权重一时。　为中书:指作中书郎。　在直:在朝值班。直同“值”。

⑤政当无复近日事不:只是不会有不久前发生的事吧?政,只,只是。当,将。

⑥大司马:指桓温。温以大司马掌朝政,废海西,立简文帝,权倾内外。方将:正在。

⑦百口:百口人。指全家或近亲一族。

⑧庾仲初:庾阐字仲初,少能著文。作散骑侍郎,领大著作。作《扬都赋》,

为世人所推重。

⑨东：指会稽。因位于京城建康之东，故时人常以东指会稽。东晋时，侨姓高门大族多聚居于此。

⑩尊公：对别人父亲的尊称。超父郗愔，为司空。

⑪是身：此身。犹“我”。

60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①。简文曰：“某在斯②！”时人以为能。《论语》曰：“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历告坐中人也人。”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在暗室中坐着，召见宣武（桓温），宣武来了，问皇上在哪里。简文帝说：“某在斯！”当时人认为简文帝善于言语。

〔注释〕

①宣武：桓温的谥号。

②某在斯：语出《论语·卫灵公》。盲人乐师冕来见孔子。孔子一路引导他，到了席前又一一告诉他：“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辞出后，子张问道：“这是同瞎子说话的方式吗？”孔子道：“对的，这本来是帮助瞎子的方式。”简文帝在暗室中召见桓公，以孔子对盲人的语言回答他，寓意很深，所以时人以为能言。

61 简文入华林园①，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②，翳然林水③，便自有濠、濮间想也④，濠、濮，二水名也。《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邪？’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也？’”“庄周钓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愿以境内累庄子。’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于庙。此宁曳尾于涂

中，宁留骨而贵乎？'二大夫曰：'宁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亦宁曳尾于涂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游华林园，回头对身边的人说道："情景相通，令人神意相得的地方不必在远处，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会令人产生庄周游戏濠水之上、垂钓濮水之间所抒发的情怀，油然感到鸟兽禽鱼，造化万物，自然来和人亲近。"

〔注释〕

①华林园：宫苑名。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本是吴旧宫苑，晋渡江后，仿洛阳名园修葺而成。

②会心：领悟、领会，神意相得。

③翳（yi）然：障蔽、遮蔽之状。

④濠、濮：二水名。濠，在安徽凤阳县东北。濮，为古黄河济水的分流，在河南境内。《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及垂钓濮水的故事，抒发了庄子远离尘世，回归自然的向往。　想：情怀。

62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①："中年伤于哀乐②，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③。"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父旷，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年在桑榆④，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⑤，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⑥。"

〔译文〕

谢太傅（安）对王右军（羲之）说："人到中年常常会因为悲哀的思绪而伤神，和亲友别离，就要忧郁好多天。"王右军说："年近桑榆，自然就会这样，只好靠音乐来陶冶性情，排遣忧闷，还总怕晚辈们打击这欢乐的情趣。"

〔注释〕

①谢太傅：指谢安。安字安石，晋名臣，官至尚书仆射。死后赠太傅，谥文靖。

②哀乐：悲哀与快乐，此偏指悲哀。

③恶：指心境不好。

④桑榆：日西垂，影在桑榆树端。指日暮，用以比喻人晚年。

⑤丝竹：弦乐器和管乐器。泛指音乐。　陶写：写通“泻”。陶泻，陶冶性情，排遣忧闷。

⑥觉损：减损。觉，差，减。损也是差减的意思。觉损为同义并列复合词。　欣乐：喜悦、快乐。

63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①。或言道人畜马不韵②。支曰：“贫道重其神骏③。”《高逸沙门传》曰：“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心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

〔译文〕

支道林（遁）曾经养了几匹马。有人说僧人养马不高雅，支道林说：“贫僧看重马的神态骏逸超凡。”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常：通“尝”。曾经。

②韵：风雅，高雅。

③贫道：六朝称僧人为道人。僧人亦自称贫道。　神骏：指马神态骏逸，不同凡响。

64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①。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②。”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③。”《汉书·叙传》曰：“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于成帝，宜劝学，召见宴昵，拜为中常侍。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

《论语》于金华殿，诏伯受之。”

〔**译文**〕

刘尹（惔）和桓宣武（温）一起听讲《礼记》。桓宣武说：“讲到心领神会的地方，便觉得离高深的境界很近了。”刘尹说：“这还没有涉及到最精妙的境界，仍然是金华殿上为帝王讲书的常谈。”

〔**注释**〕

①《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今本为东汉郑玄注本。

②咫尺玄门：八寸曰咫，咫尺比喻距离很近。玄门，指高深的境界。

③金华殿之语：金华殿，汉代宫殿名。曾是儒生为汉成帝讲论经书之所。故用“金华殿之语”指儒生为帝王讲书的老生常谈。

65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①，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②。《羊秉叙》曰：“秉字长达，太山平阳人。汉南阳太守续曾孙。大父魏郡府君，即车骑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郑氏无子，乃养秉。龆龀而佳，小心敬慎。十岁而郑夫人薨，秉思容尽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并卒，秉群从父率礼相承，人不间其亲，雍雍如也。仕参抚军将军事。将奋千里之足，挥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产以为无与为善。自夫子之没，有子产之叹矣！亡后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祸繁也？岂非司马生之所惑欤？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③。帝问曰：“夏侯湛别见作《羊秉叙》，绝可想④。是卿何物⑤？有后不？”《羊氏谱》曰：“权字道舆，徐州刺史悦之子也。仕至尚书左丞。”权潸然对曰⑥：“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⑦；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⑧。”帝嗟慨久之。

〔**译文**〕

羊秉作抚军参军，很年轻就死了，有很好的名声，夏侯孝若（湛）为他作传，极力赞美和痛悼。羊权作黄门侍郎，陪侍简文帝

(司马昱)坐，帝问："夏侯湛写的《羊秉叙》，极合我心。他是你的什么人？有儿子吗？"羊权流着泪说："过世的伯父一向名声很大，却没有子嗣相继；尽管美名播闻帝王，却子孙绝于当代。"简文帝感叹了半天。

〔注释〕

①抚军参军：官名。即抚军将军参军事。　令誉：美好的名声。

②夏侯孝若：夏侯湛字孝若，魏征西将军夏侯渊曾孙。有时名，善为文。官中书侍郎。　叙：作传。　赞悼：赞颂和哀悼。

③羊权：字道舆，泰山人。官黄门侍郎。　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掌门下事的官。　侍……坐：陪侍尊贵的人或长者坐。

④羊秉叙：即羊秉传。　绝可想：绝，极。可想，可心，可意。

⑤何物：什么。用于指人，意为什么人。

⑥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

⑦亡伯：称死去的伯父。　令问：好名声。　夙彰：一向显著。夙，素来，一向。彰，显著。　继嗣：后嗣，子孙。

⑧天听：上天的视听。古以帝王比天，故也称帝王的视听为天听。胤：嗣，后代。　圣世：指当代。

66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①，《王长史别传》曰："濛字仲祖，太原晋阳人。其先出自周室，经汉、魏，世为大族。祖父佐，北军中候。父讷，叶令。濛神气清韶，年十馀岁，放迈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辟司徒掾、中书郎，以后父赠光禄大夫。"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②。"《语林》曰："仲祖语真长曰：'卿近大进。'刘曰：'卿仰看邪？'王问何意，刘曰：'不尔，何以测天之高也？'"

〔译文〕

王长史(濛)和刘真长(惔)别后重逢，王对刘说："你又有长进了。"刘回答说："这就好像天本来就高罢了。"

〔注释〕

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善清谈，与王濛为友，二人齐名，并称王、刘。

②"此若"句：语出《庄子·田子方》："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刘惔以此标榜自己为至人，即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67 刘尹云①："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②！"荆产，王微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将军。父澄，荆州刺史。微历尚书郎、右军司马。"

〔译文〕

刘尹（惔）说："人们意想王荆产（微）人才优秀，这就好比认为高大的松树下应当有清风罢了。"

〔注释〕

①刘尹：指刘真长。刘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

②想：想象，推想。

68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①，茫然曰②："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③。"《春秋传》曰："介葛卢来朝鲁，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杜预注曰："介，东夷国；葛卢，其君名也。"

〔译文〕

王仲祖（濛）听不懂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失望地说："假如介葛卢来拜访，肯定不会听不懂这种语言。"

〔注释〕

①王仲祖：王濛字仲祖，因曾作司徒左长史，又称王长史。　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②茫然：失望的样子。

③介葛卢：春秋时介国国君，相传能通兽语。　朝：古时凡访人皆称

朝，后来才专指臣见君。　　故当：晋宋常用语。加强肯定判断，相当于“当然”、“肯定”。

69 刘真长为丹阳尹①，许玄度出都②，就刘宿，《续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③。”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传》曰：“吉凶无门，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④，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⑤。”二人并有愧色。

〔**译文**〕

刘真长（惔）做丹阳尹，许玄度（询）到京都去，在刘家住宿。床帐簇新华丽，饮食丰盛甘美。许玄度说：“若能保全这地方，比东山隐居强多了。”刘说：“你若是懂得吉凶由人造成，我怎么能不保全这里呢！”王逸少（羲之）正在座，说：“假若巢父、许由遇到稷、契，大概不会有这种对话。”刘、许二人听了都面有愧色。

〔**注释**〕

①丹阳尹：丹阳郡最高行政长官。东晋时，丹阳是护卫京都建康的重要地区，丹阳尹相当于京兆尹。

②许玄度：许询字玄度，有才藻，善著文，隐居不仕，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　　出都：赴京都，入都。

③东山：山名。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晋谢安早年隐居于此。又临安、金陵均有东山，也是谢安游憩之地。后因以东山指隐居之所。

④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晋丞相王导从子。工书法，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⑤令：假令，假使。　　巢、许：巢父、许由，尧舜时的两位隐士。　　稷、契：尧舜时的两位贤臣。稷，名弃，周之始祖，尧时农官。契，高辛氏之子，舜时司徒，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是商的始祖。王羲之批评许询、刘惔没有古代贤者和隐士之风，故二人有愧色。

70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①，《扬州记》曰："冶城，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王茂弘所治也。"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②；《帝王世纪》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今称"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给③。《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垒④，《礼记》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⑤，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⑥，二世而亡，《战国策》曰："卫商鞅，诸庶孽子，名鞅，姓公孙氏。少好刑名学，为秦孝公相，封于商。"岂清言致患邪⑦？"

〔译文〕

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一起登上冶城，谢悠然遐想，大有超脱世俗之志。王右军对谢说："夏禹勤勉国事，奔忙劳苦，手脚长满老茧，周文王从早忙到晚，无暇吃饭，时间总不够用。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中，每个人都应当为国效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会废弛政务，华而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恐怕这在当前是不适宜的。"谢答道："秦国任用商鞅，仅两代国家就亡了，难道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注释〕

①王右军：指王羲之。羲之曾作右军将军。　谢太傅：谢安。见《言语》62注。　冶城：古城名，传为三国时吴冶铸之所，故址在今南京市。

②夏禹勤王：夏禹是夏后氏部落领袖，姒姓。相传禹帮助虞舜治水，历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手足胼胝（piánzhī）：手掌和脚板生满老茧。形容极其劳悴。

③文王旰食：周文王姬昌政务繁忙，不能按时吃饭。旰（gàn）食，天黑了才吃饭。指事务忙，不能按时吃饭。旰，晚。　日不暇给（jǐ）：事务繁重，时

间不够用。

④四郊多垒：形容敌情严重，形势危急。垒，军队的营垒。

⑤浮文妨要：华而不实的文章，妨碍正事。与"虚谈废务"意同，均指清谈贻误国家大事。

⑥商鞅：战国时卫人，姓公孙，名鞅，封于商，亦称商鞅或商君。相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富强。

⑦清言：清谈。

71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①，俄而雪骤②，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胡儿，谢朗小字也。《续晋阳秋》曰："朗字长度，安次兄据之长子。安蚤知之，文义艳发，名亚于玄。仕至东阳太守。""撒盐空中差可拟③。"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④，左将军王凝之妻也。《王氏谱》曰："凝之字叔平，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晋安帝纪》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孙恩之攻会稽，凝之谓民吏曰：'不须备防，吾已请大道，许遣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恩所害。"《妇人集》曰："谢夫人名道蕴，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

〔译文〕

谢太傅（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会集家人，给子侄们讲论文章义理。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公兴致勃勃地说："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胡儿（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公开怀大笑。这个侄女就是谢公的大哥无奕（谢奕）的女儿，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注释〕

①儿女：子侄晚辈。

②俄而：一会儿。　骤：急。

③"撒盐"句：撒盐是当时的一种风俗。遭逢不吉利的事或将参与有危险的事之前则向空中及自己身上撒盐，以避邪气，祛除不祥。这种风俗至今仍在日本沿习流传。差可，颇可。

④无奕：谢奕字无奕，谢安兄。其女即谢道蕴，有文才，善诗赋，嫁王凝之为妻。

72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王中郎传》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人。祖东海太守丞①，清淡平远。父述，贞贵简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誉辑朝野，标的当时。累迁侍中、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中兴书》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学，举秀才，大司马桓温参军，领大著作，掌国史，游击将军，卒。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中、别驾，迁荥阳太守。"论青、楚人物②，滔集载其论，略曰："滔以春秋时鲍叔、管仲、隰朋、召忽、轮扁、甯戚、麦丘人、逢丑父、晏婴、涓子，战国时公羊高、孟轲、邹衍、田单、荀乡、邹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鲁连、淳于髡、盼子、田光、颜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③，前汉时伏徵君、终军、东郭先生、叔孙通、万石君、东方朔、安期先生，后汉时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庆、承幼子、徐防、薛方、郑康成、周孟玉、刘祖荣、临孝存、侍其元矩、孙宝硕、刘仲谋、刘公山、王仪伯、郎宗、祢正平、刘成国，魏时管幼安、邴根矩、华子鱼、徐伟长、任昭先、伏高阳，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凿齿以神农生于黔中；《召南》咏其美化，《春秋》称其多才，《汉广》之风，不同《鸡鸣》之篇；子文、叔敖，羞与管、晏比德；接舆之歌凤兮，渔父之咏《沧浪》，汉阴丈人之折子贡，市南宜僚、屠羊说之不为利回；鲁仲连不及老莱夫妻，田光之于屈原，邓禹、卓茂无敌于天下；管幼安不胜庞公，庞士元不推华子鱼；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乐令无对于晋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长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则准的如此，论其土则群圣之所葬，考其风则诗人之所歌，寻其事则未有赤眉、黄巾之贼。此何如青州邪？"滔与相往反，凿齿无以对也。临成以示韩康伯，韩康伯都无言④。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⑤。"马融注《论语》曰："唯义所

在。"

〔译文〕

王中郎(坦之)让伏玄度(滔)、习凿齿评论青州、楚地的历史人物。写成后拿给韩康伯(伯)看,康伯一言不发。王问:"为什么不说话?"韩说:"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东海太守丞:"丞"当作"承"。按《晋书》有王承传。

②青、楚:青州和荆州。古代把中国分成九州。青州,指勃海沿岸及泰山一带。荆州,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山一带。是楚国的属地,故又称楚。伏滔是青州人,习凿齿是楚人。所以论起青楚人物,则各自赞扬家乡的名人逸事。

③王叔:徐震堮谓当作王斗,齐宣王时人,见于《战国策·齐策四》。叔、斗在隶书中形近,故误耳。

④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死后赠太常。　　都无:完全没有。

⑤无可无不可:语出《论语·微子》:"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本指孔子对待为官或退稳,并无成见,只是相机而行。后用来指人对事不明确表态,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

73 刘尹云①:"清风朗月,辄思玄度②。"《晋中兴士人书》曰:"许珣能清言,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

〔译文〕

刘尹(惔)说:"明朗的月色下,清凉的风习习吹来时,每每想起玄度(许询)。"

〔注释〕

①刘尹:指刘惔。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性简贵,好老、庄,善清言,与王羲之、许询等友善。

②玄度: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有才藻,善著文,尤长五言诗。简文帝称赞他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隐居不仕,与支遁、谢安、王羲之、刘真

长等友善，是东晋名流高士。

74 荀中郎在京口①，《晋阳秋》曰："荀羡字令则，颍川人，光禄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识裁。少以主婿为驸马都尉。是时，殷浩参谋百揆，引羡为援，频莅义兴、吴郡。超授北中郎将、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兴书》曰："羡年二十八，出为徐、兖二州，中兴方伯之少，未有若羡者也。"登北固望海云②：《南徐州记》曰："城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高数十丈，号曰北固。""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③。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④。"《史记·封禅书》曰："蓬莱、方丈、瀛洲，此三山世传在海中，去人不远。尝有至者，言诸仙人不死药在焉。黄金白银为宫阙，草物禽兽尽白，望之如云。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风引船而去，终莫能至。秦始皇登会稽，并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药。汉武帝既封泰山，无风雨变至。方士更言蓬莱诸药可得，于是上欣然东至海，冀获蓬莱者。"

〔译文〕

荀中郎（羡）在京口时，登上北固山眺望东海，说："虽然没有看见三座仙山，就已然使人有升入云霄、登上仙境的感觉。如果秦始皇、汉武帝在，也一定会提起衣襟涉水渡海。"

〔注释〕

①荀中郎：指荀羡。羡曾任北中郎将。康帝建元初，骠骑何充出镇京口，聘羡为参军。　京口：古城名。在今江苏镇江。东晋都建康，京口在其北，为军事重镇。

②北固：即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北，下临长江。

③三山：古代神话中的三座仙山，即蓬莱、方丈、瀛洲，相传为神仙所居，山上有不死药。　凌云意：高入云霄的志向。此指升空欲仙、超绝尘世的感觉。

④秦、汉之君：指秦始皇、汉武帝。二帝晚年，迷信方士，求神仙，派人寻仙药，以求长生不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　必当：必将，一定会。　褰裳濡足：掀起下衣，涉水渡海。指忍不住要去神山仙境。褰

(qiān),掀起。裳,下衣。濡(rú),沾湿。

75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①]。"子侄未之许[②],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③],必不至河汉[④]。"《超别传》曰:"超精于理义,沙门支道林以为一时之俊。"《庄子》曰:"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译文〕

谢公(安)说:"贤人圣人与一般人之间的距离也很近。"子侄们都不赞同。公叹息道:"如果郗超听了这句话,一定不至于认为这话不着边际。"

〔注释〕

①贤圣:贤人圣人。 去:距。 迩(ěr):近。

②未之许:不赞同他的话。"之",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许,赞同。

③郗超:字景兴。善于谈玄,精于义理,又信佛。见《言语》59注。

④河汉:指银河。典出《庄子·逍遥游》。后用以比喻言语迂远,不切实际。

76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①]。《支公书》曰:"山去会稽二百里。"有人遗其双鹤[②],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③]。鹤轩翥不复能飞[④],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⑤],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⑥]!"养令翮成,置使飞去[⑦]。

〔译文〕

支公(遁)喜爱鹤,住在剡县东峁山时,有人送给他一对鹤,过了不久,翅膀长好了要飞走,支公很舍不得它们,就弄伤了它们的翅膀。鹤举翅却飞不起来,就扭过头去看翅膀,然后将头垂了下

来，看去好像很懊丧的样子。支道林说："既然有飞入云霄的本领，怎么会肯于给人当观赏的玩物呢？"于是细心调养，让翅膀长好，就放开任它们飞走了。

〔注释〕

①支公：支遁字道林，东晋著名僧人，时称支公。　剡(shàn)：县名。晋属会稽郡，在今浙江嵊县。　岇山：山名，在剡县境内。

②遗(wèi)：赠送。

③铩(shā)：伤残。　翮(hé)：鸟羽的茎。泛指鸟的翅膀。

④轩翥(zhù)：举翅，飞举。

⑤陵霄之姿：飞入云霄的本领。姿，资质，才能。

⑥耳目近玩：身边供观赏的玩物。

⑦置：放开，放去。

77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①，问左右："此是何水？"《中兴书》曰："谢万字万石，太傅安弟也。才气高俊，蚤知名。历吏部、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散骑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记》曰："曲阿本名云阳，秦始皇以有王气，凿北阬山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吴还为云阳，今复名曲阿。"谢曰："故当渊注渟著，纳而不流②。"

〔译文〕

谢中郎(万)路经曲阿后湖，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水？"回答说："是曲阿湖。"谢说："难怪水积聚得如此渊厚而深静，容纳而不流失。"

〔注释〕

①曲阿后湖：即曲阿湖。郦道元《水经注》："晋陵之曲阿县下，晋陈敏引水为湖，周四十里，号曰曲阿后湖。"又名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县西北。曲阿：曲折的山脚。曲阿易于蓄水，曲阿湖名实相符，故谢万发此议论。

②故当：晋宋常用语。用于加强肯定判断。相当于"当然"、"肯定"。渊注渟(tíng)著：汇聚渊厚深静不流动。注、著，都是汇聚之义。渟，水积聚不流。　纳而不流：收纳注入各方之水而不流出。此感慨的喻意是：学识上只

有兼收并蓄才能渊博而深厚。

78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①,谢太傅安也。以问子弟②,车骑玄也。答曰③:"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谢车骑家传》曰:"玄字幼度,镇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尝与子侄燕集,问:'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于赐予,不过斤合,当有旨不?'玄答有辞致也。"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每次赏赐给山涛的东西总是很少,谢太傅(安)以此提问子侄。车骑(谢玄)答道:"大概是因为山涛的要求不多,从而使得给予的人不觉得少。"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公元 265 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在位 26 年。 饷(xiǎng):馈赠。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好老、庄,与阮籍、嵇康等交友,为竹林七贤之一。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等。

②谢太傅:指谢安。安死后赠官太傅。 子弟:子侄晚辈。

③车骑:指谢安的侄子谢玄。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79 谢胡儿语庾道季①:道季,庾龢小字。徐广《晋纪》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历仕至丹阳尹,兼中领军。""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②。"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③;康伯来,济河焚舟④。"《春秋传》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杜预曰:"示必死。"

〔译文〕

谢胡儿(朗)对庾道季(龢)说:"大家也许要来和你论谈,应当坚固城垒,作好准备。"庾道季说:"如果文度(王坦之)来,我用偏

师对付他;要是康伯(韩伯)来,我渡河焚舟,一拚到底。"

〔注释〕

①谢胡儿:指谢朗。朗字长度,小字胡儿。善言玄理,有文才,名亚谢玄。官至东阳太守。

②莫:副词。表示揣度。 当:将 可:应当。

③偏师:指全军的一部分,非主力部队。

④康伯:韩伯字康伯,善言玄理。 济河焚舟:渡过黄河就烧掉船只。比喻下大决心,一拚到底。河,指黄河。语出《左传·文公三年》。

80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①,《中兴书》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秉,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记室参军,以贫求剡县,迁大著作、中书郎。"殷扬州殷浩,别见。知其家贫②,问:"君能屈志百里不③?"李答曰:"《北门》之叹④,久已上闻;《卫诗·北门》,刺仕不得志也。穷猿奔林⑤,岂暇择木?"遂授剡县⑥。

〔译文〕

李弘度(充)常常感叹自己地位卑微不得志。殷扬州(浩)知道他家境贫困,问:"你能屈身降志做县令吗?"李弘度回答说:"我的郁郁不得志,您早就知道了。穷猿奔林,哪里还来得及选择林木?"于是授予他剡县县令。

〔注释〕

①不被遇:没有得到君王或上司的赏识。多指地位微贱而不得志。遇,接待,知遇。

②殷扬州:指殷浩。浩曾作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朝政,与桓温齐名。

③百里:古时一县辖地方百里,因以百里为县的代称,也用以指县令。

④北门之叹:语本《诗经·卫风·北门》,比喻读书人不得志,不受重用。

⑤穷猿奔林:比喻处境困窘的人急于寻找栖身之地。

⑥剡(shàn)县:县名,晋属会稽郡,在今浙江嵊县西南。

81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①,《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字脩龄,琅邪临沂人,王廙之子也。历吴兴太守,徵侍中、丹阳尹、秘书监,并不就。拜使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吴兴记》曰:"於潜县东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盖众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县,悉石濑恶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无险,故行旅集焉。"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②,亦觉日月清朗。"

〔译文〕

王司州(胡之)到吴兴印渚观赏,感叹道:"这里不但使人的情怀开朗,得以涤荡,也觉得日月星辰更加清澈、明亮。"

〔注释〕

①王司州:指王胡之。胡之曾作司州刺史。　吴兴: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浙江临安、余抗、德清一带地区。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县)。　印渚:河中小洲名。在吴兴郡於潜县(今浙江昌化县东)。

②开涤:开朗,涤荡。

82 谢万作豫州都督①,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②,谢疲顿③。于是高侍中往④,《中兴书》曰:"高崧字茂琰,广陵人。父悝,光禄大夫。崧少好学,善史传。累迁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⑤,当疆理西蕃⑥,何以为政⑦?"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⑧。"阿酃,崧小字也。谢因此得终坐。

〔译文〕

谢万出任豫州都督,刚任命,将要西去豫州治所。连日来为他送行,谢万很疲劳。在这时,高侍中(崧)去了,径直走到谢万跟前坐下,接着就问:"你如今领命出任豫州刺史,将整顿治理西部地

区，打算如何处理政务？"谢万大略说了说自己的想法。高侍中于是为谢万分析形势，长篇大论达数百言。谢万竟听得起身离席。高侍中走后，谢万追述道："阿酃确实有点才能。"谢万因此陪客人坐到最后。

〔注释〕

①谢万：字万石，谢安弟。简文做相，召为抚军从事中郎，后作豫州刺史。豫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魏晋沿置，辖境时有变化，大致相当于今豫东、皖北地区。东晋于江南置侨郡，镇江西。　都督：官名。掌一州或数州军事，有时也兼管行政。

②"当西"二句：当：将。之：动词。到……去。都邑：指督府所在地。因豫州在建康西，故云"西之都邑"。相送：送他。"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累日：数日，多日。

③疲顿：疲劳，劳累。

④于是：在这时。

⑤仗节：手执符节，指授权出使或镇守一方。　方州：指州刺史之职。

⑥疆理：分界治理。《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杨伯峻注："划定径界，区分地理。"　西蕃：西部藩国。此指豫州。东晋时豫州镇江西，在都城建康西，故称西蕃。

⑦为政：处理政务。

⑧故：确实。　粗有：略有。　才具：才能。

83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①，安南，谢奉，别见。都下诸人送至濑乡②。将别，既自凄惘③，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④！"《续晋阳秋》曰："袁宏字彦伯，陈郡人，魏郎中令焕六世孙也。祖猷，侍中。父勗，临汝令。宏起家建威参军、安南司马、记室⑤。太傅谢安赏宏机捷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而赠之。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坐叹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显也。在郡卒。"

〔译文〕

袁彦伯（宏）作谢安南（奉）司马，京城众人送他到濑乡。就要分手了，一种伤感怅惘、若有所失的情绪油然而生，叹道："江山辽远广阔，确实有万里之势！"

〔注释〕

①谢安南：指谢奉。奉曾为安南将军。　司马：官名。魏晋时司马为军府之职。将军府及边境州郡均设司马，掌管兵事。

②都下：京城。　濑乡：地名。在东晋都城建康附近。

③既自：已经。　凄惘：伤感怅惘，若有所失。

④辽落：辽远空阔，辽阔。　居然：显然。表示肯定，而非出乎意料的语气。

⑤"宏起家"句：程炎震云："今《晋书·袁宏传》云：'累迁大司马桓温记室。'此有脱文。"

84 孙绰赋《遂初》①，筑室畎川②，自言见止足之分③。《中兴书》曰："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称。历太学博士、大著作、散骑常侍。"《遂初赋叙》曰："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於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④。高世远时亦邻居⑤，世远，高柔字也，别见。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⑥，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⑦？"

〔译文〕

孙绰作《遂初赋》，在山谷间的平川上修筑居室，自称已看清人应知止足而不追慕利禄的本分。在房舍前种了一株松树，总是亲自培土，管理它。高世远（柔）当时与他相邻而居，对孙绰说："松树苗并非不茁壮可爱，但它永远不能做栋梁用啊！"孙绰说："枫柳

尽管树身粗大,又能往哪儿用?”

〔注释〕

①赋《遂初》:写作《遂初赋》。赋,创作,写作。

②畎川:山谷间平地。或曰畎川为会稽地名,未详。

③止足:《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后用“止足”指知止知足,不求名利。　分(fèn):名本,本分。

④恒自:常常,总是。“自”为词缀。　手:亲手。　壅治:指对植物的栽培、管理。壅,把土壤或肥料培在植物根部。

⑤高世远:高柔字世远,晋乐安(今山东)人,曾作安固县令。

⑥松树子:指松树苗,小松树。　楚楚可怜:指小松树苗壮可爱的样子。楚楚,茁壮的样子。可怜,可爱。

⑦枫柳:木名。一种落叶乔木,木质粗松。　合抱:两手臂合抱。形容树身粗大。　施:用。

85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①,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城临汉江,临江王所治,王被征,出城北门而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还矣!’从此不开北门。”会宾僚出江津望之②,云:“若能目此城者③,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④,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⑤。”桓即赏以二婢。

〔译文〕

桓征西(温)把江陵城修筑得非常壮丽,他会集宾客、僚属到汉江渡口远望江陵城,说:“如果谁能品评这座城,有赏。”顾长康(恺之)当时做为客人也在座,品评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当即把两个婢女赏给了他。

〔注释〕

①桓征西:指桓温。温曾作征西大将军。　江陵:县名。荆州刺史治所,故址在今湖北省。

②宾僚:宾客僚属。僚,一起作官的人。　出:到。　江津:汉水渡口。

江，指汉江，即汉水。

③目：品评，评论。

④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无锡（今江苏）人。曾作桓温大司马府参军。博学有才气，尤善绘画。时称顾有三绝：才、画、痴。

⑤层城：古代神话谓昆仑山有城九重，分三级，最上一层叫层城，一名天庭，为天帝所居，上有不死之树。后用以比喻高大的城阙。　丹楼：红色楼阁。二句诗的大意是：远望高大的城阙，红色楼阁犹如天上的彩霞。

86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①："羊叔子自复佳耳②，然亦何与人事③，《晋诸公赞》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阳人也。世长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称。为儿时，游汶滨，有行父止而观焉，叹息曰：'处士大好相，善为之。未六十，当有重功于天下。即富贵，无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迁都督荆州诸军事。自在南夏，吴人说服，称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闻公丧，号哭罢市。"故不如铜雀台上妓④。"魏武《遗令》曰："以吾妾与妓人皆著铜雀台上，施六尺床、繐帷，月朝十五日，辄使向帐作伎！"

〔译文〕

王子敬（献之）对王孝伯（恭）说："羊叔子（祜）确实超群出众，然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真不如铜雀台上的歌舞妓。"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子。　王孝伯：王恭字孝伯。见《德行》44注。

②自复：确实。

③人事：别人的事情。这里"人"指自己。

④故：本，确实。副词，表示确认事实。　铜雀台：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所建，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台高十丈，有殿堂一百二十间，楼顶置大铜雀，故名铜雀台。据说，曹操死时曾遗命把自己喜爱的歌妓置于台上藏之。余嘉锡曰："子敬吉人辞寡，亦复有此放诞之言，有愧其父多矣。"按宋人刘应登云："此亦戏言，谓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铜雀妓娱人耳目。"

87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①："何其坦迤②！"《会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长，县因山得名。"

〔译文〕

林公(支遁)看见东阳郡的长山，说："多么宽广绵长！"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时称林公。　东阳：郡名。三国吴设，治所在长山县(今浙江金华)，晋代沿置。　长山：山名。在东阳长山县。《御览》四七引《郡国志》："长山相连三百馀里。"县因山而得名。

②何其：多么。　坦迤(yí)：宽广绵延。形容山斜长的形态。

88 顾长康从会稽还①，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②，若云兴霞蔚③。"丘渊之《文章录》曰："顾恺之字长康，晋陵人。父悦，尚书左丞。恺之，义熙初为散骑常侍。"

〔译文〕

顾长康(恺之)从会稽回来，有人问他那里山川秀美的景象，顾描述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郁郁葱葱，蒙笼其上，像绚烂的云雾升腾，彩霞弥漫。"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见《言语》85注。据《晋书·顾恺之传》载，恺之时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参军，休假后自会稽还荆州。　会稽：郡名。晋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境内多名山水，风景殊佳。

②蒙笼：笼罩覆盖。

③云兴霞蔚：云雾升腾，彩霞艳丽。形容绚烂多彩的壮观景象。蔚，指云气弥漫。

89 简文崩①，孝武年十馀岁，立，至暝不临②。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讳昌明，简文第三子也。初，简文观谶书曰：'晋氏祚

尽昌明。'及帝诞育,东方始明,故因生时以为讳,而相与忘告简文。问之,乃以讳对。简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聪惠,推贤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启:"依常应临③。"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④?"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死时,孝武帝(司马曜)才十多岁,即位,日暮时分不举哀哭临。身边人启奏:"依照常例应该哭吊。"孝武帝说:"悲哀至极就会哭,有什么常规不常规?"

〔注释〕

①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据《晋书》载,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帝崩,年五十三岁,在位二年。

②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咸安二年,司马曜即皇帝位,时年十一岁。瞑:日暮。　临(lín):哭吊。丧仪礼节,亲人死,要按时哭丧。

③常:常规,常礼。

④至:极。　何常之有:即"有何常","之"起提前宾语的作用。

90 孝武将讲《孝经》①,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②。《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车武子难苦问谢③,车胤,别见。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④,多问则重劳二谢。"袁羊,乔小字也。《袁氏家传》曰:"乔字彦升,陈郡人。父瓌,光禄大夫。乔历尚书郎、江夏相。从桓温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⑤?"

〔译文〕

孝武皇帝(司马曜)将要讲《孝经》,谢安、谢石兄弟和众人先在自己家里讲论研习。车武子(胤)不好意思过多地问谢氏,对袁

羊说："不问则会遗漏善言，多问则太劳累二谢。"袁羊说："一定不会有这个问题。"车武子说："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袁羊说："什么时候见过明镜因不断地照人而疲劳，清澈的流水畏惧和风的吹拂。"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据孝标注和《晋书》载，讲《孝经》在宁康三年（公元 375 年）九月。 《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阐述封建孝道和宗法伦理思想。

②谢公兄弟：指谢安、谢石兄弟。 私庭：指自己的家中。 讲习：讲论研习。

③车武子：车胤字武子，晋南平（今湖北）人。博学有名。历官辅国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晋书》有传。 难：难于……，不好意思。 苦问：多次问，没完没了地问。

④德音：善言。《诗经·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这里是对别人言论的尊敬说法。

⑤惠风：和风。

91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②，《会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阴，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③。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写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译文〕

王子敬（献之）说："在山阴道上行走，美丽的山川景物交相辉映，使人目不暇接。如果是在秋末冬初，会更难以表达美景带给人的感受。"

〔注释〕

①山阴：县名。在会稽山北，晋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绍兴。

②应接不暇：美景众多，来不及观赏。

92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①，而正欲使其佳②？"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③：谢玄。"譬如芝兰玉树④，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译文〕

谢太傅（安）问众子侄晚辈："孩子们和自己的事有什么相干，而父母却一味想让他们出人头地？"大家都没有说话，车骑（谢玄）回答说："这就好比是，都希望让芝兰玉树生长在自家的庭前阶下罢了。"

〔注释〕

①子弟：子侄晚辈。　预：相干。　人事：指自己的事。人，在这里用以自代。

②正欲：只是想。　佳：突出，有出息。

③车骑：指车骑将军谢玄。玄为谢奕子，谢安侄儿。

④芝兰玉树：芝兰，香草名。玉树，传说中的仙树。后用"芝兰玉树"比喻优秀子弟。

93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①，王珣《游严陵濑诗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门题目》曰："道壹文锋富赡。孙绰为之赞曰：'驰骋游说，言固不虚，唯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敷，条柯猗蔚，枝干扶疏。"从都下还东山②，经吴中③。已而会雪下④，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⑤，乃先集其惨澹⑥；郊邑正自飘瞥⑦，林岫便已皓然⑧。"

〔译文〕

道壹和尚喜好雕饰言辞，从京都回东山，经过吴中。不久赶上

下雪，不甚寒冷。众位僧人问在路上的情况。壹公说："本来风霜没什么可述说的，不过是先凝聚暗然惨淡之氛围，郊邑正在雪花飘飞，山林却已经一片洁白。"

〔注释〕

①道壹道人：晋时高僧，俗姓陆，吴人，师于竺法汰。讲道京都，为晋简文帝所知重，人称壹公。道人，晋宋间佛学初行，佛徒犹未有僧称，通称"道人"。整饰：调整修饰。　音辞：言语文词。

②都下：京都。　东山：在会稽上虞县，谢安曾在此隐居。

③吴中：指吴郡地区。

④已而：随即，不久。　会：恰巧，适逢。

⑤固：本，本来。

⑥乃：竟。

⑦郊邑：城郊。　正自：正在。　飘瞥：急速地飘飞。

⑧林岫：林木峰峦。　皓然：光亮洁白的样子。

94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①。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②。后于寿阳俱败③，至都，张资《凉州记》曰："天锡字公纯嘏，安定乌氏人，张耳后也。曾祖轨，永嘉中为凉州刺史，值京师大乱，遂据凉土。天锡纂位，自立为凉州牧。苻坚使将姚苌攻没凉州，天锡归长安，坚以为侍中、比部尚书、归义侯。从坚至寿阳。坚军败，遂南归，拜散骑常侍、西平公。"《中兴书》曰："天锡后以贫拜卢江太守，薨赠侍中。"为孝武所器④，每入言论，无不竟日⑤。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⑥？"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⑦，《诗·鲁颂》曰："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淳酪养性⑧，人无嫉心。"《西河旧事》曰："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但写酪置草上，都不解散也。"

〔译文〕

张天锡作凉州刺史，在西部地区割据称王。不久被苻坚擒获，

让他作了侍中。后来跟随苻坚一起在寿春败北降晋，到了京都，受到孝武皇帝（司马曜）的器重，每次进宫谈话，没有不谈上一整天的。有些嫉妒他的人，在座席间问张天锡："北方什么东西最可贵？"张说："桑椹甘甜芳香，使鸱鸮的叫声变得好听，淳厚的乳酪颐养德性，使人们没有嫉妒的心理。"

〔注释〕

①张天锡：世据凉州，为刺史，封西平公。太元初，降苻坚。淝水之战后，降晋。　凉州：汉所置十三州部之一，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内蒙部分地区。魏晋沿置，辖境和治所也有变迁。　称制：行使皇帝权力。张天锡为凉州刺史，是独立王国，因此说他"称制西隅"。

②既：不久。　苻坚：字永固，前秦君主，在位二十馀年，与东晋对峙，有灭晋统一之志。淝水之战大败，国势日弱，后为姚长所杀。　禽：通"擒"。

侍中：官名。侍从皇帝，掌礼仪傧赞，护驾陪乘，并备应对顾问等。

③寿阳：县名，即寿春。晋孝武帝避郑太后阿春讳改。

④器：器重。

⑤言论：谈话，谈论。　竟日：终日，从早到晚。

⑥何物：疑问词。什么。

⑦"桑椹"二句：《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诗以鸱鸮比喻淮夷，说淮夷来朝于鲁（集泮林），受到鲁国的款待（食我桑椹），并向鲁国表示臣服（怀我好音）。　鸱鸮：猫头鹰。　革响：改变了叫声。是说猫头鹰的叫声本不好听，变得好听了。意同"怀我好音"。

⑧养性：涵养德性。

95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①，作诗云："山崩溟海竭②，鱼鸟将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恺之为桓温参军，甚被亲昵。"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③，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④，眼如悬河决溜⑤。"《春秋考异邮》曰："距不周风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广莫者，精大备也，盖北风也。一曰寒风。"或曰："声如震

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译文〕

顾长康（恺之）去拜谒桓宣武（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有人问他说：“你以往倚重桓宣武到这地步，哭他的样子可以给我们描述吗？”顾长康说：“鼻息像北风呼啸，眼泪如悬河滔滔不绝。”另一说：“哭声如霹雷劈山开岳，泪水像江河奔流倾泻入海。”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晋代画家。《晋书》本传云，恺之曾作桓温大司马参军，甚被亲昵。温死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云。

②溟海：大而深的海。

③凭重：倚重。　乃尔：如此。

④广莫长风：强劲的北风。《史记·律书》：“广莫风，居北方。”广莫风是《淮南子》所谓“八风”之一。冬至到来年立春之间为广莫风。

⑤悬河：瀑布。　决溜：河堤决口，水流奔泻。

96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①，常称：“宁为兰摧玉折②，不作萧敷艾荣③。”《征西寮属名》曰：“毛玄字伯成，颍川人。仕至征西行军参军。”

〔译文〕

毛伯成（玄）对自己的才华非常自负，常常宣称：“宁肯作遭受摧折的玉兰，不愿作繁衍茂盛的野蒿。”

〔注释〕

①既：副词。表示程度，甚，很。

②兰摧玉折：即“兰玉摧折”，兰花遭到摧残。兰玉，即兰花，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清香，多用以喻称优秀子弟。

③萧敷艾荣：即“萧艾敷荣”。萧艾，野蒿，臭草。常用以喻称不肖子弟。敷荣，繁衍生长，开花结果。

97 范甯作豫章①，《中兴书》曰："甯字武子，慎阳县人，博学通览，累迁中书郎、豫章太守。"八日请佛有板②，众僧疑或欲作答③。有小沙弥在坐末④，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⑤。"众从其义⑥。

〔译文〕

范甯作豫章太守，四月八日佛诞日，请佛像，有奏章书于简牍，众僧人猜想太守可能希望佛作个答复。有个小沙弥坐在最后，说："世尊默然无语，就是许可。"众人皆赞同他的说法。

〔注释〕

①作豫章：为豫章太守。豫章，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治所在南昌县(今南昌)。

②八日请佛：俗以夏历四月八日为佛生日，该日各寺设会，有请佛像等一系列佛事活动。　板：简牍。言事通问之文全用板奏。请佛有疏，书于板上，故曰有板。板奏应予答复。

③或：或许，也许。

④沙弥：佛教称初受戒出家的年轻和尚。

⑤"世尊默然"二句：《中本起经》："(长者伯勒)整心白佛：'唯愿世尊顾下薄食。'佛法默然已为许可。长者欣悦，接足而退，还家具膳。"知小沙弥所言，乃有所据。世尊，佛家对释迦牟尼的尊称。

⑥从其义：同意他的说法。犹今"附议"。

98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孝文王传》曰："王讳道子，简文皇帝第五子也，封会稽王，领司徒、扬州刺史，进太傅。为桓玄所害。赠丞相。"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①，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②，《续晋阳秋》曰："谢重字景重，陈郡人。父朗，东阳太守。重明秀有才会，终骠骑长史。"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

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3]！”

〔译文〕

司马太傅（司马道子）夜晚在房间中坐着，当时天空明朗，月光皎洁，一点微细的云丝都没有，太傅大为叹赏，以为美极了。谢景重（重）正在座，回答道：“我以为倒不如有些许微云来点缀。”太傅于是跟谢景重开玩笑说：“你心里不干净，竟然强要弄脏这明净的天空吗？”

〔注释〕

①都：完全。表示程度的副词，后常有否定词“不”或“无”。　纤翳：微小的遮蔽物。

②谢景重在坐：谢重曾作会稽王司马道子长史。

③乃复：竟然。　太清：天空。古人认为天是清而又轻的气构成的，故称为太清。

99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1]，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2]，有何伟异？后来之彦[3]，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4]；因时修制，荀、乐之风[5]。”荀颛、荀勖，修定法制。乐则未闻。王曰：“卿知见有馀[6]，何故为苻坚所制[7]？”张资《凉州记》曰：“天锡明鉴颖发，英声少著。”答曰：“阳消阴息[8]，故天步屯蹇[9]，否剥成象[10]，岂足多讥？”

〔译文〕

王中郎（坦之）很喜爱张天锡，问他说：“你观察过江这些人，规划治理江左的业迹，有什么伟大奇异之处？后来的贤士与中原贤士相比又怎么样？”张天锡说：“研究玄理的深度，达到王弼、何晏以来的高峰；因时制宜修订礼仪法度，有荀颛、乐氏的风范。”王坦之说：“你很有见识，为什么会被苻坚所控制呢？”回答说：“阳道

消弱、阴道增长，所以国运艰难，割裂之象形成，难道这也值得讥讽？”

〔注释〕

①张天锡：原为凉州刺史，淝水之战后，归降东晋。见本篇94注。

②经纬：规划治理。 江左：古代称长江下游以东的地区。这里指东晋渡江后所占据的国土。 轨辙：车行的印迹。比喻事迹、业迹。

③彦：有才学的人。

④幽邃(suì)：指玄学、玄理。 王、何：指王弼、何晏。二人好老庄，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 以还：以来，以上。

⑤修制：制定礼乐制度。 荀、乐：荀指荀顗、荀勖。二人在魏末曾定礼仪，修律令。乐氏所指不详。

⑥知见：识见。

⑦苻坚：前秦君主。攻凉州，张天锡降秦。见《言语》94注。

⑧阳消阴息：《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春秋繁露·基义》云，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二帝被难，晋祚南迁，臣下失主，所以说阳消阴息。息，增长。

⑨天步屯蹇：国运艰难。天步，国运，时运。屯蹇，《周易》二卦名。屯、蹇都是艰难困苦之意，后因称挫折、不顺利为屯蹇。

⑩否剥成象：否(pǐ)、剥均《周易》卦名。否卦象曰，“天地不交，否也”。是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之卦。所以否有隔、塞、闭之意。《周易·剥》：“不利有攸往。”亦是凶卦。剥，又有割裂义。这句话的意思是阻隔、割裂之象形成。

100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①，二门公甚相爱美②。《谢氏谱》曰：“重女月镜，适王恭子愔之。”谢为太傅长史，被弹③，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④。太傅已构嫌孝伯⑤，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⑥，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⑦。及孝伯败后⑧，太傅绕东府城行散⑨，《丹阳记》曰：“东府城西有简文为会稽王时第，东则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领扬州，乃住先舍，故俗称东府。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⑩。时谓谢曰：“王甯异谋⑪，阿甯，王恭小字

也。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⑫,敛笏对曰⑬:"乐彦辅有言⑭: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⑮。"

〔译文〕

谢景重(重)的女儿嫁给了王孝伯(恭)的儿子,两家父亲之间相互很爱重。谢景重作太傅(司马道子)长史,被弹劾,王孝伯就请他来作长史,并兼管晋陵郡。太傅早已与王孝伯有嫌隙,不想让他得到谢景重,就又请谢作咨议参军,表面上对谢表示挽留笼络,实际上是以此离间王、谢的关系。等到王孝伯谋反失败以后,太傅服五石散后绕东府城行散,僚友、属官都在南门迎望等候叩拜他。这时,太傅对谢说:"王甯(恭)谋逆,说是你为他定的计谋。"谢毫无惧色,收起笏板回答说:"乐彦辅(广)有话:'怎么能用五个男子汉性命去换一个小女子。'"太傅夸奖他的回答,于是举杯向他劝酒道:"确实妙,确实妙。"

〔注释〕

①谢景重:谢重字景重,谢朗子。　适:女子出嫁。　王孝伯:王恭字孝伯,小字阿甯,官至中书令。见《德行》44注。

②门公:家公。指亲家父。

③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简文帝子。　长史:官名。魏晋时,丞相、三公、都督府、军府都设长史,为辅佐之官。　弹:弹劾,揭发罪状。

④晋陵郡:晋时改毗陵郡而置,东晋治所在京口(镇江)。

⑤构嫌:构结嫌隙,有矛盾磨擦。晋武帝时,司马道子辅政,王孝伯任丹阳尹、中书令,直言敢谏,司马道子与之产生矛盾。

⑥还:复,又。　咨议:官名,即咨议参军。

⑦絷维:《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絷,绊马足。维,拴马缰。原诗是挽留客人之意,后以"絷维"指挽留人才。　乖间:离间。

⑧孝伯败: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王孝伯与殷仲堪、桓玄

等以声讨王愉、司马尚之为名起兵反，后败死。

⑨东府：司马道子的府第，因位于简文为会稽王时府第之东，故称东府。又因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故东晋时称扬州刺史治所为东府。　　行散：魏晋士大夫好服五石散，服后需外出散步，使药性散发，称行散或行药。

⑩要（yāo）望候拜：等候在那里，远远望见就行叩拜礼，表示极为恭敬。要望，迎望。

⑪王甯：即王恭，恭小字阿甯。　　异谋：指谋反之事。

⑫曾无：毫无，一点没有。曾，竟。

⑬敛笏：收起笏板。笏，古代朝会时所执的手板，有事则书于上，以备遗忘。

⑭乐彦辅有言：乐广字彦辅，官至河南尹、尚书令。"五男易一女"之言见《言语》25。

⑮故自：确实，真是。

101 桓玄义兴还后①，见司马太傅②，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③，如何？"《晋安帝纪》曰："温在姑孰，讽朝廷求九锡。谢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仆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岂可以此事语人邪？'安徐问其计，彪之曰：'闻其疾已笃，且可缓其事。'安从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④："故宣武公黜昏暗⑤，登圣明，功超伊、霍⑥，纷纭之议，裁之圣鉴⑦。"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檀道鸾论之曰："道子可谓易于由言，谢重能解纷纭矣。"

〔译文〕

桓玄从义兴回来后，去拜见司马太傅（道子），太傅已经醉了，座中有许多客人。太傅问旁人："桓温晚年想造反，怎么回事？"桓玄吓得伏身在地，不敢起来。谢景重（重）当时作太傅长史，举手板回答道："已故宣武公（桓温）废黜昏暗的海西公（司马奕），扶圣明

的简文帝登基，此功超过了商代的伊尹、汉代霍光，对于纷纭杂乱的议论，请您明鉴裁决。"太傅说："我知道，我知道。"于是举起酒杯说："桓义兴(玄)，请喝酒！"桓玄离座赔罪道歉。

〔注释〕

①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桓温之子。袭爵南郡公，官拜太子洗马、义兴太守，人称桓义兴。　义兴：郡名。晋时治所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玄时为义兴太守。

②司马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道子为简文帝子，领司徒、扬州刺史、进位侍中、太傅，后被桓玄所杀。

③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人。尚晋宣帝女。历官琅邪内史、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以大司马之职掌朝政。废海西，立简文，权倾朝野。死后谥宣武，故称宣武公或桓宣武。　来：李慈铭谓"桓温"下当有一"晚"字。《晋书・会稽王道子传》作"桓温晚涂欲作贼"。　作贼：魏晋常用语。指谋逆造反。桓温曾想篡位，事未成而亡。"欲作贼"即指此。

④板：手板，笏板。参见本篇100"敛笏"注。

⑤"黜昏暗"二句：废黜昏暗，辅佐圣明。指桓温废海西、立简文之事。

⑥伊、霍：伊，伊尹，商汤的宰相，助汤伐桀，汤死又辅佐其孙太甲。太甲无道，放逐于桐。孟子称之为"圣人任者"。霍，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幼主昭帝。昭帝崩，立昌邑王贺。贺多淫行，废之，迎立宣帝。后人并称伊霍。

⑦圣鉴：谀词。指帝王之识鉴。

102 宣武移镇南州①，制街衢平直②。人谓王东亭曰：《王司徒传》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导之孙，领军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称。大司马辟为主簿，从讨袁真，封交趾望海县东亭侯，累迁尚书左仆射，领选，进尚书令。""丞相初营建康③，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④。"《晋阳秋》曰："苏峻既诛，大事克平之后，都邑残荒。温峤议徙都豫章以即丰全。朝士及三吴豪杰谓可迁都会稽。王导独谓：'不宜迁都。建业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谓是王者之宅。今虽凋残，宜修劳来旋定之道，镇静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复乎？'终至康宁，

导之策也。”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⑤。若使阡陌条畅⑥,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⑦,若不可测。”

〔译文〕

宣武(桓温)换防镇守南州,将街道修整得平坦笔直。有人对王导的孙子王东亭(珣)说:“丞相(王导)当初营建建康,没有样板因袭继承,设置修建的街道纡回曲折,比起这里就差多了。”东亭说:“这正是丞相巧妙高明之处。江左地域狭小,比不了中原。假若使道路笔直畅达,就会一览无余;所以曲折延伸、辗转迂回,就像是无穷无尽,不可估量。”

〔注释〕

①南州:指姑孰(今安徽当涂)。东晋时为建康门户,因在都城南,故称南州。桓温曾镇守姑孰。

②街衢:街道,四通八达的道路。

③建康:东晋都城,今南京。

④方:比,相比。

⑤中国:古代指中原地区。

⑥阡陌:本指田间小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后泛指道路或城市街道。

⑦纡余委曲:曲折延伸、辗转迂回的样子。

103 桓玄诣殷荆州①,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②。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③,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④?”孔安国注《论语》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贤人则善。”

〔译文〕

桓玄去拜访殷荆州(仲堪),殷正在妾房里白日睡觉,手下人拒绝给他通报。桓玄后来说起这件事,殷荆州说:“根本没有睡觉。即使有这回事,怎么能不以敬贤之心替代爱色之欲呢?”

〔注释〕

①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曾作荆州刺史。

②通：通报。

③初不：从来不，根本没有。

④贤贤易色：语出《论语·学而》。贤贤，尊敬贤士。易，改换。色，美色。

104 桓玄问羊孚①：《羊氏谱》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书郎。父绥，中书郎。孚历太学博士、州别驾、太尉参军。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吴声②？"羊曰："当以其妖而浮③。"

〔译文〕

桓玄问羊孚："为什么大家都很喜爱吴地的音乐歌曲？"羊孚说："大概是因为它妩媚而轻浮。"

〔注释〕

①羊孚：桓玄下都，羊孚往投，玄用为记室参军，后为桓玄腹心。

②吴声：吴地的音乐、民间歌曲。

③当：表示推断的词语，相当于"大概是"。

105 谢混问羊孚①："何以器举瑚琏②？"《晋安帝纪》曰："混字叔源，陈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学砥砺立名。累迁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坐党刘毅，伏诛。"《论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郑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③。"

〔译文〕

谢混问羊孚："为什么器皿中推重瑚琏？"羊孚说："当然是因为它是迎神之器。"

〔注释〕

①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谢安孙。尚晋公主，官至尚书仆射。　　羊

孚：见本篇 104 注。

②瑚琏：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器皿。

③故当：当然是。

106 桓玄既篡位后①，御床微陷②，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③：《续晋阳秋》曰："仲文字仲文，陈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吴兴太守。仲文闻玄平京邑，弃郡投焉，玄甚说之，引为咨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少礼，其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妓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甚贪吝，多纳贿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败，先投义军。累迁侍中、尚书，以罪伏诛。""当由圣德渊重④，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译文〕

桓玄篡位以后，皇帝宝座微有塌陷，群臣恐惧失色。侍中殷仲文进言道："这是因为圣上德行深厚沉重，以致大地都承载不住了。"当时人都很赞赏这句话。

〔注释〕

①桓玄篡位：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 402 年），桓玄反，攻入建康，杀会稽王司马道子，总理朝政，第二年废晋称帝，国号楚，年号永始。公元 404 年被刘裕讨灭。

②御床：皇帝的坐具。

③进：进言。

④"当由圣德渊重"二句：仲文进言虽然机敏，却是谀词。

107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①，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②？"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③。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④：'余兼虎贲中郎将⑤，寓直散骑之省⑥。'"岳，别见。其赋叙曰："晋十有四年，余年

三十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仆野人也，猥厕朝列，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至，故以《秋兴》命篇。"玄咨嗟称善⑦。刘谦之《晋纪》曰："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应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简之对曰：'昔潘岳《秋兴赋叙》云："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应直也。'玄欢然从之。"此语微异，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详载之。

〔**译文**〕

桓玄篡位以后，要改设官署馆廨，问身边的人："虎贲中郎省应该在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没有这官署。"在当时，这是大大违忤圣旨的行为。桓玄问："怎么知道没有？"回答说："潘岳的《秋兴赋叙》中说：'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桓玄赞叹，夸他答得好。

〔**注释**〕

①直馆：值班、办公的馆舍。指官署馆廨。

②虎贲中郎：官名。汉代始设，秩比六百石，主管宫廷宿卫、侍从。魏晋沿置此官。　　省：官署的名称。汉制总群臣而听政为省，治公务之所为寺。尚书、中书、门下各官署皆设于禁中，因称为省，沿用既久，遂以省为中央官署名称。

③忤：牴忤，违背。

④潘岳《秋兴赋叙》：潘岳字安仁，有才名，善著文，工诗赋，与陆机齐名。《秋兴赋》是他的作品之一。

⑤虎贲中郎将：官名。秩比二千石，为虎贲中郎之长，主管宫廷宿卫。

⑥寓直散骑之省：暂在散骑常侍的官署办公。散骑，散骑常侍的省称。散骑常侍，谏官。

⑦咨嗟：赞叹。

108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①，丘渊之《新集录》曰："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玄，车骑将军。父涣，秘书郎。灵运历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以罪

伏诛。"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②，何不能遗曲盖之貌③？"《宋书》曰："孔淳之字彦深，鲁国人。少以辞荣就约，征聘无所就。元嘉初，散骑郎征，不到，隐上虞山。"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④？"《庄子》云："渔父谓孔子曰：'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逾数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离，自以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译文〕

谢灵运喜爱戴曲柄笠，孔隐士（淳之）对他说："你想追求高远的理想，为什么不能丢掉这类似曲盖的曲柄笠呢？"谢回答说："恐怕是害怕影子的人不能忘记那影子吧？"

〔注释〕

①谢灵运：南朝宋人，晋车骑将军谢玄孙，袭爵康乐公，人称谢康乐。好漫游山水，以写山水诗著称。　　曲柄笠：一种斗笠帽子。外形与曲盖相像。

②希心：心里仰慕、追求。

③曲盖：曲柄伞盖，是荣华富贵的象征。相传为姜太公所制。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后帝王达官用为仪仗。

④将不：表示揣测之词，意为"莫不"、"或许"。也作"将无"。　　畏影者：害怕影子的人。典出《庄子·渔父》。谢灵运用此典是说明真正修身守道的人不介意这些外在的东西。谢委婉地嘲讽孔隐士仍不能忘怀世俗追名逐利之念。　　未能忘怀：不能忘却。

政事第三

政事，指处理政务的才能。《论语·先进》曰："政事：冉有、季路。"意谓在孔子弟子中，冉有、季路处理政务的才能是最出色的。士大夫要兼济天下，就必须从政为官，因此，政事便成为评价士大夫才能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标准。本篇共26则故事，记述了自东汉至东晋近四百年间，一些官吏处理政务的德才业绩。这四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天灾人祸交织的动荡时代，也是社会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故事中，有勤政爱民、忠于职守、知人善任、律令慎严之事，有以仁德教化民众之事，也有以王导等人为代表的"为政务在清静"、委曲求全、无为而治的故事。这看似与"勤政"美德大相径庭，然而这正是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的"权变"，是调和社会矛盾以稳定局势的绥靖政策。

1 陈仲弓为太丘长①，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②。主簿请付狱考众奸③，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④，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陈寔，已别见。

〔译文〕

陈仲弓（寔）作太丘长，当时官吏中有一个谎称母亲有病而请假的人，事情发觉，拘捕了他，命令小吏杀掉他。主簿请求交付狱吏考问他的其它罪行，仲弓说："欺君不忠，咒母亲生病是不孝，不忠不孝，他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审察其它邪恶行为，难道还有比这罪行更严重的吗？"

〔注释〕

①长：县的行政长官。大县为令，小县为长。陈寔作太丘县长。

②收：拘捕。　　焉：代词。相当于"之"。此指诈称母病的小吏。

③主簿：官名。中央机构或地方郡县所设的属官，掌管文书、办理庶物的官员。　　考：考问，审察。

④病母：说母病，咒母病。"病"用为动词。

2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①，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②，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③。"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④？"按后汉时贾彪有此事，不闻寔也。

〔译文〕

陈仲弓（寔）任太丘县长，有强盗杀死了财物的主人，主管人逮捕了他。陈还没有到达案发地点，路上听说有个百姓生了孩子给溺死的事，就调转车头前往处理此案。主簿说："盗贼事大，应当先去审理。"仲弓说："强盗杀死物主，怎么比得上残杀亲生骨肉更

严重呢?"

〔注释〕

①劫贼:强盗。

②在草:产妇分娩。　不起子:不举子,生了孩子不养育。指溺杀婴儿。

③按讨:审查办理。

④何如:怎么比得上。　骨肉相残:指父母溺杀婴儿事。

3 陈元方年十一时,陈纪,已见。候袁公①。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②?"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③,恣其所安④,久而益敬。"袁宏《汉纪》曰:"寔为太丘,其政不严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⑥,孤法卿父?"检众《汉书》,袁氏诸公,未知谁为邺令,故阙其文,以待通识者。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⑦,周旋动静⑧,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译文〕

陈元方(纪)十一岁时,去拜访袁公。袁公问:"你贤德的父亲任太丘长,远近齐称颂,施政方针是什么?"元方说:"老父在太丘,对于强者以道德去安抚,对于弱者以仁爱去体恤,尽量使他们安居乐业,时间久了则越来越敬重他。"袁公说:"我从前曾经作邺县令,正是这样做的。不知是你父亲效法我,还是我效法你父亲?"元方说:"周公、孔子,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与世应酬、行动止息,尽管相隔遥远,却那么一致。周公没有学孔子,孔子也没有学周公。"

〔注释〕

①陈元方:陈纪字元方,太丘长陈寔子。有德行,以孝著称。参见《德行》

6注。　袁公：一说指袁绍，不详确指何人。

②家君：父亲。用于尊称对方的父亲，亦可称自己父亲。

③绥(sui)：安抚。

④恣：放纵，听任。

⑤孤：我。侯王自称。　邺：县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⑥法：效法。

⑦周公：周文王子姬旦。辅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封于鲁。武王死后，又辅成王，代掌朝政，平定管叔、蔡叔叛乱，为周朝制定礼乐制度。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儒家创始人。相传，孔子曾作《春秋》，删《诗》，被视为中国古代圣人。

⑧周旋：交往，打交道。　动静：行动止息。

4 贺太傅作吴郡①，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②。"环济《吴纪》曰："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祖齐，父景，并历美官。邵历散骑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后迁太子太傅。"贺闻，故出行③，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④，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⑤，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⑥，《吴录》曰："抗字幼节，吴郡人，丞相逊子，孙策外孙也。为江陵都督，累迁大司马、荆州牧。"故下请孙皓⑦，然后得释。

〔**译文**〕

贺太傅(劭)作吴郡太守，初到任不出府门，吴中诸强族很轻视他，就在官府门上题词云："会稽鸡，不能啼。"贺劭知道了，特意出门行走，到门口外回过头看，要来笔补充道："不可啼，杀吴儿。"于是到各个豪门富室屯聚物资的仓库查看，查核出顾、陆诸姓役使官兵和藏匿逃亡人口之事，把情况全部报告给了皇帝，获罪者非常多。陆抗当时任江陵都督，为此从江陵顺流而下，去向孙皓求

情，然后才得以释罪。

〔**注释**〕

①作吴郡：指作吴郡太守。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

②会稽鸡，不能啼：吴中强族骂贺劭不中用。劭是会稽人，故称“会稽鸡”。

③故：故意，特意。

④屯邸：是一种以屯田为基础，并经营储运及商贩的经济组织。吴郡顾、陆诸大族都拥有部曲，并营立屯邸。在私立屯邸中役使官兵、藏匿逃亡失籍的人是违反法令的。

⑤检校：查核。　顾陆：吴中豪族大姓。《赏誉》142：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逋亡：逃亡，此指逃亡失籍的人口。时处战乱，赋役繁重，百姓不堪其苦，大量逃亡在外，为势家豪富藏匿，用为仆役。藏匿逋亡直接影响政府户籍和税收，是明令禁止的。

⑥江陵：县名，为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都督：官名。东汉、魏晋时代所设，掌一州或数州军事，有时也兼管行政。

⑦下请孙皓：江陵在上游，建康在下游，从江陵到建康请示孙皓，故曰下。孙皓，孙权孙，吴主，陆抗外公。

5 山公以器重朝望①，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虞预《晋书》曰：“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涛蚤孤而贫，少有器量，宿士犹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庄老，与嵇康善。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累迁吏部尚书、仆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谥康侯。”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宗咏②。有署阁柱曰③：“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④。”王隐《晋书》曰：“初，涛领吏部，潘岳内非之，密为作谣曰：‘阁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鞦，和峤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贤论》曰：“涛之处

选，非望路绝。故贻是言。”或云潘尼作之⑤。《文士传》曰：“尼字正叔，荥阳人。祖勖，尚书左丞。父满，平原太守。并以文学称。尼少有清才，文词温雅。初应州辟，终太常卿。”

〔译文〕

山公（涛）以其才干而在朝廷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年过七十，还主持管理着时政。那些权贵子弟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全都尊崇称颂他。有人在阁道廊柱上题道：“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写的。

〔注释〕

①器：才能，才干。

②贵胜：地位显贵。　年少：年轻人。　宗咏：尊崇赞美。

③署：题写。　阁：台阁。指尚书省。

④“阁东有大牛”四句：这是一首歌谣。大牛喻山涛。　和峤：字长舆，晋武帝时为中书令，转侍中，甚被器重。　鞅：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皮带子。　裴楷：字叔则，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　鞦：驾车时套在牲口后股上的皮带。二句比喻和峤、裴楷都是辅助山涛做事的重要人物。　王济：字武子，善清谈，性奢豪，有名当世，妻晋公主。　剔嬲（niǎo）：疏导纠缠。言王武子围绕山涛，忙前忙后。四句有讥讽意。

⑤潘尼：字正叔。颍阳中牟（今河南）人，潘岳从子。勤学，善著述，以文章知名。官至中书令、太常卿。《晋书》有传。

6 贾充初定律令①，《晋诸公赞》曰：“充字公闾，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为尚书，迁廷尉，听讼称平。晋受禅，封鲁郡公。充有才识，明达治体，加善刑法，由此与散骑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网，以为《晋律》。薨赠太宰。”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②，王隐《晋书》曰：“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有核练才，清虚寡欲，喜论经史，草衣缊袍，不以为忧。累迁司徒太保。晋受禅，进太傅。”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闇懦所探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④。”冲乃粗下意⑤。《续晋

阳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贾充、裴秀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也。"

〔译文〕

贾充开始制定法令，和羊祜一起去请教太傅郑冲。郑冲说："皋陶严明宗旨，不是我这昏庸懦弱之辈所能探讨的。"羊祜说："皇上的意思是要让您稍加补充润饰。"郑冲才大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注释〕

①贾充：魏末晋初人，辅佐司马昭执政，杀高贵乡公，在司马氏夺权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为晋元勋大臣。晋武帝时官至尚书令。《晋书》有传。 初定律令：晋文帝司马昭曾召集贾充、羊祜、荀勗、裴秀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公元268年，新律修成，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②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人。晋武帝受禅有佐命功。历职三朝，职任枢要。 咨：咨询，请教。

③皋陶（gāoyáo）：也作皋繇。传说是舜时掌管刑狱的人。 阘懦：昏庸懦弱。

④上意：皇上的意思。 弘润：补充润色。

⑤下意：提出意见，发表看法。

7 山司徒前后选①，殆周遍百官②，举无失才，凡所题目③，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④。《晋诸公赞》曰："亮字长兴，河内野王人，太常陆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既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参同选举；若意不齐，事不得谐，可不召公与选，而实得叙所怀。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初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亮在职，果不能允，

坐事免官。”

〔译文〕

山司徒(涛)领选官,前后所选,几乎遍及百官,没有遗漏的人才。凡是他品评过的人物,完全应其所言。只有用陆亮是皇上下令用的,与山公意见不同,山公争谏,皇上不听。不久陆亮就因贿赂案而被撤职。

〔注释〕

①山司徒:指山涛。涛曾作司徒。　选:指选拔官吏。山涛曾作吏部尚书,是选官。

②殆:几乎。

③题目:品评,评价。

④寻:随即,不久。诏用陆亮事见刘孝标注。

8 嵇康被诛后①,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②。《山公启事》曰:“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晋诸公赞》曰:“康遇事后二十年,绍乃为涛所拔。”王隐《晋书》曰:“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③,《竹林七贤论》曰:“绍惧不自容,将解褐,故咨之于涛。”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④,而况人乎!”王隐《晋书》曰:“绍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涛启武帝云云。”

〔译文〕

嵇康被杀以后,山公(涛)举荐嵇康儿子嵇绍任秘书丞。嵇绍向山公征询出处进退的方略,山涛说:“我为你想了很久了。天地之间,四时变化,且有消长更替,何况人呢!”

〔注释〕

①嵇康:字叔夜,三国魏人,竹林七贤之一。公元 263 年遭钟会诬陷,被

司马昭所杀。

②康子绍：绍，字延祖，嵇康子。历官秘书丞、侍中等，在晋宫室内乱中，为护卫惠帝，被乱兵所杀，时称绍为晋忠臣。　　秘书丞：官名。秘书监属官，在郎之上，掌文籍。

③出处(chǔ)：出仕与隐退。

④“天地”二句：《周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乎！”消息，一消一长，互相更替。

9 王安期为东海郡[①]。《名士传》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晋阳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无所循尚。累迁东海内史，为政清静，吏民怀之。避乱渡江，是时道路寇盗，人怀忧惧，承每遇艰险，处之怡然。元皇为镇东，引为从事中郎。”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②]。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③]。《孟子》曰：“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若是其大乎？’对曰：‘民犹以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杀麋鹿者如杀人罪，是以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也。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池鱼复何足惜！”

〔译文〕

王安期(承)任东海郡内史。有个小吏偷了池塘里的鱼，纲纪查究他。王说：“周文王的苑囿，与民众共同享用。池塘里的鱼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注释〕

①东海郡：晋代郡名，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县。

②纲纪：州郡主簿一类的官。　　推：推问，查究。

③“文王之囿”二句：事见《孟子·梁惠王下》。文王，周文王。囿，苑囿，猎场。

10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①]。王问：“何

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甯越以立威名②,恐非致理之本③!”《吕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也。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甯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不敢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学十五岁,而为周威公之师也。”使吏送令归家。

〔译文〕

王安期(承)任东海郡内史,吏役抓到一个犯夜禁的人来。王问:“从哪里来?”说:“从老师家听讲书回来,没有发觉天已经晚了。”王说:“鞭挞像甯越一样勤奋学习的人来树立声威,恐怕不是达到社会清明安定的根本!”便派吏役送他回家。

〔注释〕

①录:逮捕,拘拿。　　犯夜:违犯宵禁。晋律,夜不能行。

②甯越:战国时人,勤奋学习,终成周威王师。

③理:当作“治”。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所改。治,治理得好,社会清明安定。

11 成帝在石头①,《晋世谱》曰:“帝讳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晋阳秋》曰:“让,乐安人,诸任之后。随苏峻作乱。”《雅别传》曰:“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魏太傅钟繇弟仲常曾孙也。少有才志,累迁至侍中。”右卫将军刘超。《晋阳秋》曰:“超字世逾,琅邪人。汉成阳景王六世孙,封临沂慈乡侯,遂家焉。父徵,为琅邪国上将军。超为县小吏,稍迁记室掾、安东舍人。忠清慎密,为中宗所拔。自以职在中书,绝不与人交关书疏,闭门不通宾客,家无儋石之储。讨王敦有功,封零阳伯,为义兴太守,而受拜及往还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迁右卫大将军。”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雅别传》曰:“苏峻逼主上幸石头,雅与刘超并侍帝侧匡卫,与石头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觉,被害。”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②。许柳《许氏谱》曰:“柳字季祖,高阳人。祖允,魏中领军。父猛,吏部郎。”刘谦之《晋

纪》曰："柳妻，祖狄子涣女。苏峻招祖约为逆，约遣柳以众会。峻既克京师，拜丹阳尹，后以罪诛。"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许氏谱》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③，并斩二人。

〔**译文**〕

苏峻叛乱，迁晋成帝（司马衍）到石头城，任让在成帝面前杀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还我侍中。"任让不听皇上的命令，于是斩了刘超、钟雅。叛乱平定之后，陶公（侃）因和任让有旧交，想宽恕他。许柳的儿子思妣，人极好，各位官员想周全他；若保全思妣，就不能不替陶公保全任让。于是想一起宽恕他们。事情启奏后，成帝说："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不能宽恕！"众官员因少主之命不可违背，一起斩了这两个人。

〔**注释**〕

①成帝在石头：咸和二年，历阳太守苏峻举兵反。后攻入建康，迁晋成帝于石头。《晋书·成帝纪》载："（咸和）四年春正月，帝在石头，贼将匡术以苑城归顺，百官赴焉。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谋奉帝出，为贼所害。"　石头：即石头城。在都城建康西，因形势险要，地处交通要冲，是东晋军事重镇。

②陶公：指陶侃。苏峻叛乱，东晋都城建康失守，侃被推为诸军统帅，平定叛乱，因功封长沙郡公。　有旧：有老交情。　宥：宽恕，赦免。

③少主：晋成帝幼年继位，死时只二十二岁，在位十六年。苏峻乱时，不到十岁。

12 王丞相拜扬州①，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②，人人有说色③。唯有临海一客姓任《语林》曰："任名颙，时官在都，预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④。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

阇！"⑤群胡同笑，四坐并欢。《晋阳秋》曰："王导接诱应会，少有牾者。虽疏交常宾，一见多输写款诚，自谓为导所遇，同之旧昵。"

〔译文〕

王丞相（导）被委任为扬州刺史，对前来的数百名宾客都施恩款待，人人都很高兴。只有临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和几个胡人未照顾周到。王导于是乘便绕到任客身边，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任客非常高兴。于是又来到胡人面前，弹着手指说："兰阇！兰阇！"众胡人一起笑了起来，于是满座的人都很欢快。

〔注释〕

①王丞相拜扬州：据《晋书·王导传》载，晋元帝时导授予扬州刺史之职。

②沾接：施与恩惠，热情款待。

③说：同"悦"。喜悦。

④临海：郡名。治所在章安（今浙江临海县东南）。　胡人：泛指外国人。这里指胡僧。　洽：沾洽。指受到恩惠。

⑤弹指：打招呼的动作。这是佛家的规矩和礼貌。与别人说话前必先弹击手指。　兰阇（shé）：梵语译音。意思大约是寂静无苦恼烦乱。王导这样说，是对胡人的褒誉。

13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①，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玩别传》曰："玩字士瑶，吴郡吴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誉。玩器量淹雅，累迁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令，赠太尉。"陆曰："公长民短②，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译文〕

陆太尉（玩）到王丞相（导）那里去请教事情，过后总翻然改变，未遵循王公的意见办事，王公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把这事问陆玩，陆说："公位尊而民位卑，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说，回来后觉

得那样办不行罢了。"

〔注释〕

①陆太尉：陆玩字士瑶，官至尚书令、司空。平苏峻乱有功，封兴平伯。死后追赠太尉。　诣：到……去，拜访。

②公长民短：公位尊而民位卑。公，对王导的尊称。民，自称。王导领扬州刺史，玩是吴人，为王之部民，故陆自称民。

14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①，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②。"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③。"《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尝从容谓冰曰：'卿辈自是网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谢安石每叹咏此唱。庾赤玉曾问羡：'王公治何似？讵是所长？'羡曰：'其馀令绩不复称论。然三捉三治，三休三败。'"

〔译文〕

丞相(王导)曾经于夏季到石头城看望庾公(冰)，庾公正在料理政务。丞相说："天热，可以稍微简省些事务。"庾公说："公的省简宽容的理政方针，国人也未必认为恰当。"

〔注释〕

①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　庾公：指庾冰。冰继王导之后为相，死后赠官司空。

②小：稍，稍微。

③"公之遗事"二句：晋室东渡，王室、贵族、豪门随之来到江左，各士族集团之间，以及与南方地主豪门之间矛盾尖锐。王导为缓和各种势力的矛盾，巩固东晋政权，对江左地主豪强采取绥靖政策。庾冰的指责即指此。

15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①，正封箓诺之②。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③。"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

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译文〕

丞相(王导)晚年,完全不怎么料理政务,只签署文书画诺。自己叹息道:"人们说我糊涂,后人会思念我这糊涂。"

〔注释〕

①略不:全不。　省事:看公文。指处理政务。事,文书。

②正:只。　封箓诺之:签署文书画诺。封箓,指奏章文书簿籍之类。诺之,画诺,批示文书以示许可,犹今之签字画圈。

③愦愦:糊涂。晋室南渡,北方士族大规模随之渡江。王导辅佐东晋元、明、成三世,深知江淮地区政治经济实力操于地方豪族之手,为稳固东晋政权,执行了笼络吴地士族的政策,施政宽纵。顾和所谓"网漏吞舟",即指此而言。江左立国上百年之久,与此绥靖政策不无关系。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蕴含深意。

16 陶公性检厉①,勤于事。《晋阳秋》曰:"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首伏。三军称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中兴书》曰:"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奕,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作荆州时②,敕船官悉录锯木屑③,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④。后正会⑤,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⑥,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

如山。后桓宣武伐蜀[7]，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8]，乃超两阶用之[9]。

〔译文〕

陶公（侃）生性检束严格，勤于政事。作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收集锯木屑，不限多少。大家都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后来于正月朔旦大会僚属，赶上久雪初晴，厅堂前的台阶雪后仍然很湿，于是全用锯木屑覆盖上，完全不妨事。官府用竹子，一律让收存厚粗的竹头，堆积如山。后来桓宣武（温）伐蜀时，造船，全用来做竹钉了。又有人说，他曾经征发所在地竹篙，有个官长连根一起取下，以竹根代替篙铁足，陶就给此人连升两级而重用他。

〔注释〕

①陶公：指陶侃。侃字士衡，庐江寻阳（今江西）人。少孤贫，积功至荆州刺史。成帝时，平苏峻乱有功，封长沙郡公。　检厉：检束严格，办事认真。

②作荆州：作荆州刺史。

③录：收集，收藏。

④咸：皆，都。　意：原故。

⑤正（zhēng）会：也称元会，正月朔旦大会僚属。

⑥听事：厅堂。指官府办公的大堂。　除：台阶。

⑦桓宣武伐蜀：晋惠帝太安元年，李特起兵，占据蜀地，建立成汉，前后六世，四十馀年，至晋穆帝永和初，桓温率晋军伐蜀，李势归降，国灭。

⑧仍：乃，于是。

⑨阶：官阶。

17 何骠骑作会稽，《晋阳秋》曰："何充字次道，庐江人。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累迁会稽内史、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赠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1]，孙统存诔序曰："存字道长，会稽山阴人也。祖阳，散骑常侍。父伟，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风情高逸。历卫军长史、尚书吏部郎。"

范汪《棋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2],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3],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4]。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5]。"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6],当如所白。《泰别传》曰:"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馀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译文〕

何骠骑(充)作会稽内史,虞存的弟弟虞謇任郡主簿,因为何充接见客人太多,身体劳累亏损,虞謇想请示断绝那些一般的客人,让仆役节制斟酌,选择可以通报的人。白事写好后,拿着去见虞存。虞存当时是何充高级僚属。正在和虞謇吃饭时存对他说:"白事写得很好,等我吃完再作批复。"吃完饭,拿笔在白事后写道:"如果能找到郭林宗那样的门亭长,就按你的意见办。你又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的人?"虞謇于是作罢。

〔注释〕

①主簿:官名。古代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的属官,负责文书簿籍等。

②白:报告。用于下对上,卑对尊。

③白事:白事书。下对上陈说事情的书面报告。

④上佐:高级僚属。

⑤教:上对下的告谕,或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报告的批答。作教,作批答。

⑥门庭长:即门亭长。东汉和魏晋时代,郡县均设门亭长,掌传达之事。郭林宗:郭太字林宗,东汉人。博通经典,善谈论,有时名。太常曾以有道科征之,人称郭有道。

18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1],骠骑看文书[2],不顾

之。《晋阳秋》曰："何充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③，望卿摆拨常务④，应对玄言⑤，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译文**〕

王（濛）、刘（惔）和林公（支遁）一起去看望何骠骑（充），骠骑只顾看文件，不理他们。王对何说："我们今天特意和林公一起来看你，希望你摆脱日常事务，和我们一起谈论玄学，怎么能还低头看这个呢？"何说："我不看这个，你们怎么能够活命？"众人都认为这话说得好。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和刘惔。东晋名士，二人友善，均善清谈，当时并称王刘。　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人称林公。　何骠骑：指何充。参见《政事》17孝标注。

②文书：公文，案卷。

③故：特意。　相看：看你。

④摆拨：摆脱。

⑤应对玄言：对答精微玄妙之言。指谈论玄学。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谈玄。

19 桓公在荆州①，全欲以德被江、汉②，耻以威刑肃物③，《温别传》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迁荆州刺史，在州宽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④，正从朱衣上过⑤。桓式年少，从外来，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谱》曰："歆字叔道，温第三子。仕至尚书。"云："向从阁下过⑥，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⑦。"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译文〕

桓公(温)任荆州刺史,一心想在江汉地区施行德政,不愿以威势、刑法威慑百姓。令史受杖责,刑杖只从官服上掠过。桓式年纪轻,从外面回来,说:“刚才从官署前经过,看见令史受杖刑,上拂掠云脚,下擦过地足。”意思是讥讽没打在身上。桓公说:“我仍然嫌责罚太重。”

〔注释〕

①桓公:指桓温。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温调任荆州刺史。

②被:覆盖,阴蔽。　江、汉:指长江和汉水相接的地区,即荆州地区。

③威刑:威势权力,刑法政令。　肃物:威慑百姓。物,人,众人。

④令史:晋时中央或地方州郡中的低级官吏,掌文书或庶物。

⑤正:只。　朱衣:指官服。

⑥向:刚才。　阁下:官署前。

⑦云根、地足:云根喻其高,地足喻其低。二句言杖刑时,杖不着人身。

20 简文为相①,事动经年②,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尚书·皋陶谟》:“一日万机。”孔安国曰:“儿,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作丞相,事情动不动经过一年,然后才得处理。桓公(温)特别嫌他慢,常常催促勉励。简文帝说:“日理万机,怎么能快!”

〔注释〕

①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废帝被废,进位丞相,录尚书事,总管朝政。太宗是其庙号。

②动:动辄,动不动。　经年:经过一年。

21 山遐去东阳①，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②，云："承藉猛政③，故可以和静致治。"《东阳记》云："遐字彦林，河内人。祖涛，司徒。父简，仪同三司。遐历武陵王友、东阳太守。"《江惇传》曰："山遐为东阳，风政严苛，多任刑杀，郡内苦之。惇隐东阳，以仁恕怀物，遐感其德，为微损威猛。"

〔译文〕

山遐离开东阳郡守之位，王长史（濛）向简文帝（司马昱）要求任职东阳郡，说："承继威猛严厉的政治统治，就可以用温和平静的措施以达到社会的清明安定。"

〔注释〕

①去：离开。　东阳：郡名。三国吴置，晋沿设。治所在长山县（今浙江金华）。

②王长史：指王濛。濛曾作司徒左长史。　索东阳：求东阳太守之职。索，求、要。

③承藉：继承并凭藉。

22 殷浩始作扬州①，《浩别传》曰："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人。祖识，濮阳相。父羡，光禄勋。浩少有重名，仕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中兴书》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寻薨，太宗以抚军辅政，徵浩为扬州，从民誉也。"刘尹行②，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③。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④。"

〔译文〕

殷浩开始出任扬州刺史时，刘尹（惔）出行，天刚刚要晚，就叫手下人准备歇宿。有人问他什么原因，回答说："刺史严厉，不敢夜间行走。"

〔注释〕

①殷浩：据《晋书》载，浩识度清远，喜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为建

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朝政，与桓温齐名。　作扬州：作扬州刺史。晋穆帝永和二年三月，殷浩作扬州刺史。

②刘尹：指刘惔。惔曾作丹阳尹。

③小：稍稍。　襆：包袱。指衣被行李。

④不敢夜行：晋律，夜不能行。

23 谢公时①，兵厮逋亡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③。或欲求一时搜索④，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⑤？"《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蒐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

〔译文〕

谢公（安）当政时，兵士和奴仆逃亡，大多就近流窜到南塘一带的各船中。有人想要求对各船同时进行搜查，谢公不允许，说："假若不能包容宽免这些人，怎么称得上京都？"

〔注释〕

①谢公：指谢安。晋孝武帝初继位，安为侍中、后将军，掌朝政。

②兵厮：兵士和奴仆。　逋亡：逃亡，逃跑。

③南塘：地名。在东晋都城建康秦淮河南岸。　舫：有仓房的船。

④或：有人。　搜索：搜查寻找隐藏者。

⑤京都：京城。京，大也。京都，天子所居之地，聚集众人之所。故谢安有此语。

24 王大为吏部郎①，王忱已见。尝作选草②，临当奏③，王僧弥来，聊出示之④。僧弥，王珉小字也。《珉别传》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导孙，中领军洽少子。有才艺，善行书，名出兄珣右。累迁侍中、

中书令，赠太常。"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⑤。

〔译文〕

王大（忱）任吏部郎，曾经草拟选用官吏的名单，正要去启奏皇帝，王僧弥（珉）来了，随便拿出来给他看。僧弥拿到手，就按自己的意见改换了将近一半人选，王大认为非常好，重新抄写，立即上奏。

〔注释〕

①王大：王忱小字佛大，人称王大。见《德行》44注。　　吏部郎：官名。主管官吏选拔，魏晋时代，颇重吏部郎人选，位在诸曹郎之上。

②选草：草拟的选用官吏名单。草，草稿。

③当：将要。

④聊：姑且，随便。

⑤更写：重新抄写。

25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①。张玄，已见。王既作吴郡②，人问小令曰③：《续晋阳秋》曰："王献之为中书令，王珉代之，时人曰'大、小王令'。""东亭作郡，风政何似④？"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译文〕

王东亭（珣）与张冠军（玄）友善。王作了吴郡太守后，有人问其弟王珉说："东亭作郡守，风化、政绩怎么样？"回答说："不知道治理教化怎么样，只是看到他和张祖希（玄）感情日益深厚罢了。"

〔注释〕

①王东亭：指王珣。洽子，丞相王导孙。与弟王珉并知名。官至尚书仆射、尚书令，封东亭侯。　　张冠军：张玄之字祖希，在吴曾作冠军将军。见《言语》51注。

②作吴郡：作吴郡太守。

③小令：指王珉。王献之为中书令，而后王珉代之，世弥大小王令。

④风政：教化政令。　何似：如何，怎样。

26 殷仲堪当之荆州①，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②，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③？"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④，不为不贤；《古史考》曰："庭坚号曰皋陶，舜谋臣也。舜举之于尧，尧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⑤，未为不仁。"《家语》曰："孔子自鲁司空为大司寇，七日而诛乱法大夫少正卯。"

〔译文〕

殷仲堪将去荆州任刺史，王东亭（珣）问道："德是以守全为善，仁是以不害人为本。现在您掌管治理华夏，身处杀戮的职位，这与你本来的操守不相违背吗？"殷仲堪回答说："皋陶制定刑法制度，不算不贤德；孔丘身居司寇之职，不算不仁爱。"

〔注释〕

①殷仲堪：陈郡（今河南）人。能清言，善著文。曾作谢玄长史，后为晋孝武所重用。自黄门侍郎拔为荆州刺史。　当：将。　之：到……去。此指上任。，　荆州：东晋的重要州郡，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因在建康西，也称陕西或西州。

②宰牧：掌管，治理。　华夏：古代以华夏称中国或中原地区。这里指荆州地区。

③将不：莫不，也许。是表揣测的词语。也作"将无"。　乖：违背，背离。

④皋陶：也作"皋繇"。传说为舜帝时掌刑狱的大臣。　刑辟：刑法。

⑤司寇：春秋时掌刑狱的官。

文学第四

文学，也是“孔门四科”之一。《论语・先进》曰：“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礼记・大传》曰：“考文章，改正朔。”《论语・泰伯》曰：“焕乎其有文章。”文章，意指礼乐制度。所以，在“孔门四科”中的文学，指的是精通礼乐制度、熟悉经传典章、学问渊通方面的才能。以后，也用来泛指有学问、有文才的人。魏晋时期学风转变，儒学衰抑，玄学昌盛，老庄之学受到空前的重视，人们谈虚胜、辨玄理，辩难清谈，乐此不疲。同时，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原，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注译佛经也成为学问中事，辨析佛理也成为清谈的内容之一。所以，此时文学的内涵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本篇共104则，记述了魏晋文人、士大夫在著述文章、探讨儒道佛各方面学问的故事；描写了文人、名士、士大夫以及中外名僧挥麈清谈、主客辩难、辨析义理、品评文章的盛况；特别突出地记述了他们在探讨佛学、玄学义理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和修养，以及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志趣和求索精神。

1郑玄在马融门下①，融《自叙》曰："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少而好问，学无常师。大将军邓隲召为舍人，弃游武都。会羌虏起，自关以西道断。融以谓'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何则？生贵于天下也。岂以曲俗咫尺为羞，灭无限之身哉？'因往应之，为校书郎，出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②。尝算浑天不合③，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④。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⑤，《高士传》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汉尚书。"《玄别传》曰："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遂去吏，师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就东郡张恭祖受《周礼》、《礼记》、《春秋传》。周流博观，每经历山川，及接颜一见，皆终身不忘。扶风马季长以英儒著名，玄往从之，参考同异。季长后戚，嫚于待士，玄不得见，住左右，自起精庐。既因绍介得通。时涿郡卢子干为门人冠首，季长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干得三。季长谓子干曰："吾与汝皆弗如也。"季长临别执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后遇党锢，隐居著述，凡百馀万言。大将军何进辟玄，乃缝掖相见。玄长八尺馀，须眉美秀，姿容甚伟。进待以宾礼，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馀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馀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献帝在许都，徵为大司农，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⑥。融果转式逐之⑦，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

〔译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受业，三年没有见到老师，由他高足弟子传授学业而已。一次用浑天仪测算天体位置，算不对，众弟子都不能

解决。有人说郑玄会。马融把郑玄叫来，让他算。转动浑仪很快便运算出结果，大家都很惊异佩服。等玄毕业辞别归里后，马融随之发出“礼乐皆东行”的叹息。他怕郑玄独享盛名，心里很嫉妒他。郑玄也疑心有人来追赶，就坐在桥下，抓着木屐浮在水上。马融果然旋转栻盘占其行踪来追他，告诉手下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托于木，这样是必死的。”于是停止追赶。郑玄竟然因此而得以逃脱。

〔注释〕

①郑玄：东汉著名经学家。曾师事马融。博通经传，遍注五经。一生不仕，以教授、著书为业，有弟子数千人，为一代宗师。　马融：东汉经师，弟子很多。曾作校书郎、南郡太守。

②高足弟子：才能高的学生，优秀学生。

③浑天：即“浑仪”“浑天仪”。古代观测天体位置的仪器。汉代张衡发明研制，积代相传沿革不一。清阮葵生《茶馀客话》载，浑仪是圈架式的天球仪。三重：“其外一重不动者为六合仪，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转者为三辰仪，所以象天体环动之行。其内一重周游四遍者为四游仪，所以契玉衡而便观察。”“算浑天”即用浑仪测算日月星晨的位置。

④骇服：诧异佩服。

⑤礼乐皆东：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被带到了东方。马融是右扶风茂陵（今陕西）人。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山东）人。郑玄受业于马融，学成东去。

⑥屐（jì）：木鞋。

⑦转式：古代占卜的一种方法。即旋转栻盘，占卜吉凶。式即栻，占卜用的盘。栻之形，上圆下方。上圆象天，下方法地。

2 郑玄欲注《春秋传》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②，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汉南纪》曰：“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少行清苦，为诸生，尤明《春秋左氏传》，为作训解。举孝廉，为尚书郎、九江太守。”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

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③，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④。

〔译文〕

郑玄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还没有完成。这时在路上和服子慎(虔)相遇，住在同一客店中。二人早先并不相识，服虔在店外车上同别人谈自己注《左传》的意图，郑玄听他说了很久，大多与自己的意见相同。郑玄就到车上和服虔说："我早就想注《左传》，还没作完。听您刚才所言，大多和我相同，现在应该把我所作的注全部给您。"于是就成了《春秋左传服氏注》。

〔注释〕

①《春秋传》：春秋，指《春秋经》，鲁国的编年史，传说为孔子所编，起于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722—481 年)。传，解释经义的文字。《春秋传》即指《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

②服子慎：服虔字子慎，汉灵帝东平末年，作九江太守。善著述，撰《春秋左氏传解谊》。

③向：刚才。

④《服氏注》：即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今有辑佚本。

3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①。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②，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③？"卫《式微》诗也。毛公曰："泥中，卫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④。"《卫邶·柏舟》之诗。

〔译文〕

郑玄家奴婢全都读书。曾经支使一奴婢，不合意，要鞭打她，她仍然辩解，郑玄发怒了，让人把她拽到泥中。一会儿，又有一奴婢过来，问："胡为乎泥中？"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注释**〕

①奴婢：丧失自由被人役使的人。通常男称奴，女称婢。

②方自：仍然，还。

③胡为乎泥中：怎么会在泥中。语出《诗经·邶风·式微》。胡，为什么。

④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语出《诗经·邶风·柏舟》。意思是近前申诉，正碰上他发怒。薄，靠近。愬，同“诉”，申诉。

4 服虔既善《春秋》①，将为注，欲参考同异②。闻崔烈集门生讲传，挚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阳安平人，骃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③。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④。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⑤，便呼：“子慎！子慎！⑥”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译文**〕

服虔既然擅长《春秋》，将要为它作注，想参考些不同见解。听说崔烈召集门下弟子讲论经义，就隐匿姓名，被崔烈弟子雇佣做饭。每当到开讲时，就在门外墙壁后偷听。知道所讲不能超过自己后，就逐渐地和那些学生评论短长。崔烈听说了，猜不准是什么人。然而早就听说过服虔的名字，心里疑惑就是他。第二天早晨前往，趁他还没醒，就叫：“子慎！子慎！”服虔惊醒，不知不觉答应了，于是二人成了好朋友。

〔**注释**〕

①服虔善《春秋》：见本篇2注。善，擅长。

②同异：相同和差异。此偏指异。

③门人：弟子。　　赁：受人雇佣。

④稍：渐渐。　　共：同，与。

⑤明蚤:第二天早晨。蚤,通“早”。　寤:睡醒。
⑥子慎:服虔字。

5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①,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②,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译文〕

钟会撰著《四本论》刚刚完稿,很想让嵇公(康)看一看。把稿揣在怀里,已经到了那里,怕他诘问驳难,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来,在门外远远地扔进去,便立即回身急忙跑开了。

〔注释〕

①钟会:字士季,博学,精于名理。仕魏,为司隶校尉。与邓艾伐蜀,因功迁司徒,后以谋反罪被杀。　四本论:论及才、性同异离合的文章。才,指治国用兵之术;性,指仁孝等儒家道德规范。有关才、性同异离合的论辩是魏晋清谈前期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魏晋兴亡递嬗所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政治思想斗争的焦点。钟会与嵇康的政治立场不同,才性离合的观点对立。所以钟会的畏难,不仅因嵇康是大家,恐怕更是因为怯战所致。参见本篇 34 注。

②既定:到了那里以后。“定”置于动词(这里省略了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　难:驳难,问难。

6 何晏为吏部尚书①,有位望,时谈客盈坐②。《文章叙录》曰:“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王弼未弱冠③,往见之。晏闻弼名,《弼别传》曰:“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馀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吏部尚书何晏甚奇之,题之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以弼补台郎。弼事功雅非所长,益不留意,颇以所长笑人,故为时

士所嫉。又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晋景帝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其为高识悼惜如此。"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④，皆一坐所不及。

〔译文〕

何晏任吏部尚书，地位尊贵声望高，一时间清谈客人常常满堂满座。王弼年纪未满二十岁，前往拜访他。何晏听说过王弼的名声，于是整理刚才清谈中精妙决胜的玄理告诉王弼说："这义理我以为很完美了，你能够再提出诘问辩驳吗？"王弼于是提出诘问，满座的人都认为理屈，无可驳辩。于是王弼自任主客双方一层层反复自难自答，全是一座人谈论所不及的。

〔注释〕

①何晏：字平叔，三国魏人。有才名，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著有《道德论》。

②谈客：清谈的客人。魏晋尚谈玄，聚客清谈成一时风气。

③未弱冠：不满二十，未行加冠礼。

④客主：指辩难的客方、主方，客问主答。自为客主，即自为客主双方，自难自答。

7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①，诣王辅嗣②，见王注精奇，乃神伏③，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⑤。《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

〔译文〕

何平叔（晏）注解《老子》刚刚完成，去拜访王辅嗣（弼），看到王的《老子》注精湛非凡，就从内心深处被降服了，说："像这个人，

可以和他谈论天道人事相互间的关系了。"于是把自己所作的注改为《道》《德》二论。

〔注释〕

①何平叔：即何晏。见本篇6注。　《老子》，即老子所著《道德经》，以自然无为为中心。今存汉河上公及魏王弼两种注本。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有《老子》甲、乙两种本。

②王辅嗣：王弼字辅嗣。见本篇6注。

③神伏：即神服。从心底里佩服，心悦诚服。

④天人之际：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老庄的学说是天道的体现，精通了《老子》，即已基本达到了天人的境界。所以何晏发此议论。

⑤《道》《德》二论：即何晏所著《道德论》。

8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①，《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东闻喜人，太常潜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②，圣人莫肯致言③，而老子申之无已④，何邪？"《弼别传》曰："弼父为尚书郎，裴徽为吏部郎，徽见异之，故问。"弼曰："圣人体无⑤，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译文〕

王辅嗣（弼）年轻时去拜谒裴徽，徽问："无，确实是万物的本原，孔圣人不肯论及，而老子申述起来没完没了，为什么呢？"王弼说："圣人体悟到万物始于无，而无又不可训释，所以言必谈有；老子、庄子不能超脱世间之有，就总是不断地训解他们把握不足的无。"

〔注释〕

①王辅嗣：王弼字辅嗣。见本篇6注。　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未壮，故称弱冠。后沿称年少为弱冠。

②无：即指"贵无论"、"以无为本"的命题，属于哲学本体论的范围。《晋

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老子》："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资：凭借，依托。

③圣人：具有最高智慧和道德的人。特指孔子。

④老子：指老聃，春秋末战国初期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庄周并称，被认为是道家始祖，代表作品是《道德经》。 申：申述，申说。 无已：不止。

⑤体：体会，感悟。本篇12注引《晋诸公赞》："后乐广与颜清闲，欲说理，而颜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体虚无"也是"体无"之意。王弼认为作为本体的"无"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老子经常讲"无"，说明他并未"体无"而停留于"有"的现象层次，孔子仅只讲"有"，说明他已经"体无"而上升到本体的高度。

9 傅嘏善言虚胜[①]，《魏志》曰："嘏字兰硕，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累迁河南尹、尚书。嘏尝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傅子》曰："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钟会年甚少，嘏以明知交会。"荀粲谈尚玄远[②]，《粲别传》曰："粲字奉倩，颍川颍阴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诸兄儒术论议各知名。粲能言玄远，常以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③]。裴冀州释二家之义[④]，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粲别传》曰："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管辂传》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译文**〕

傅嘏善于谈论道的本体无形无象的超然境界，荀粲言谈也崇尚玄妙高远的性理天道。每到一起论谈，产生争论而互相不能说服对方。裴冀州（徽）解释两方的义理，勾通彼此胸意，常常使得两人都很满意，彼此都很舒畅。

〔**注释**〕

①傅嘏：三国魏人。善言义理，好论才性，与何晏等不协。历官河南尹、尚书，封侯。　　虚胜：指道的本体超物质的无形无象的境界，是"贵无论"玄学的概念。

②玄远：指道的玄妙高远。孝标注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云云，盖指此。

③喻：晓喻，使明白。

④裴冀州：指裴徽。徽曾作冀州刺史。见本篇8孝标注。

10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①。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②，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章叙录》曰："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

〔**译文**〕

何晏为《老子》一书作注，尚未完成，见到王弼听他陈说自己注《老子》的意旨，何晏感到自己的见解多有不足，就不再说话，只是"嗯嗯"地答应。于是不再作注，便改作《道德论》。

〔**注释**〕

①旨：意旨，意见。

②但：只，只是。　　诺诺：应答之声。犹"嗯嗯"或"是是"。

11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①，有诣王夷甫咨疑者②，值王昨已语多，小极③，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④，裴逸民亦近在此⑤，君可往问。"《晋诸公赞》曰："裴頠谈理，与王夷甫不相推下。"

〔**译文**〕

渡江前，有尊崇老庄、仰慕道家学说的人，造访王夷甫（衍）请教疑难问题，正赶上王因头天谈话太多，身体感到不适，不再接待

应酬客人，就对客人说："我今天小有不适，裴逸民(頠)也就在附近，您可以去问他。"

〔注释〕

①中朝：晋南渡以后，称渡江前曰中朝。　怀道之流：信仰老庄学说的人。之流，某类人。

②诣：到……去，拜访。　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今山东)人。好老庄，善谈玄言，为当时谈宗。屡居要职，官至尚书令、太尉。洛阳陷落，衍被俘，后被石勒所杀。　咨：咨询，请教。

③小极：身体不适。

④身：我。

⑤裴逸民：裴頠字逸民，博学，善言名理。仕晋，官至尚书左仆射。

12 裴成公作《崇有论》①，时人攻难之，莫能折②，唯王夷甫来，如小屈③。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④。《晋诸公赞》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敳之徒，皆希慕简旷。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

〔译文〕

裴成公(頠)作《崇有论》，当时人攻击诘问他，可没有人能驳倒，只有王夷甫(衍)来了，似有小小的挫折。当时人就用王的理论驳辩裴，然而最后裴仍然驳辩胜利，理论得以申发。

〔注释〕

①裴成公：指裴頠。頠死后谥曰成，人称裴成公。《崇有论》：裴頠的哲学著作。裴頠作《崇有论》，反对王弼以无为本体的"贵无论"，认为无不能生有，反映了唯物的哲学思想。

②莫:没有人。　　折:使屈服,驳倒。

③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晋诸公赞》云:"裴頠谈理,与王夷甫不相推下。"裴、王关于"有无"的辩论在哲学史上是有名的。　　屈:屈折。指受挫。

④还复:仍然。

13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①,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②。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③,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④,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王隐《晋书》曰:"厷字茂远,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绪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译文〕

诸葛厷年轻时,不肯学习,可开始和王夷甫(衍)谈论,就已经显出很高超卓越。王叹道:"你天才卓出,如果再稍加研究探索,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毫无愧色。"诸葛厷后来看了《庄子》、《老子》,再与王衍谈话,就完全能够与他相抗衡了。

〔注释〕

①学问:学习。

②超诣:高超卓越。

③小:稍,稍微。　　研寻:研究探讨。

④《庄》:《庄子》,记录庄周言行的一部书。相传《内篇》为庄子所撰,其馀《外篇》、《杂篇》为其弟子及后来道家所作。为道家经典。　　《老》:《老子》,亦称《道德经》。见本篇 7 注。为道家经典。

14 卫玠总角时①,问乐令梦②,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③。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虀啖铁杵④,皆无想无因故也。"《周礼》有六梦:一曰正梦,谓无所感动,平安而梦也;二曰噩梦,谓惊愕而梦也;三曰思梦,谓觉时所思念也;四曰寤梦,谓觉时道之而梦也;五曰喜梦,谓喜说而梦也;六

曰惧梦，谓恐惧而梦也。按乐所言“想”者，盖思梦也；“因”者，盖正梦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⑤。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⑥。”《春秋传》曰：“晋景公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之。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刺之不可及，药不至焉。’公曰：‘良医也！’”注：“肓，鬲也，心下为膏。”

〔译文〕

卫玠未成年时，问乐令（广）梦是怎么回事，乐广说：“梦是心中所想。”卫玠说：“身体和思想根本不接触的事情而入梦，怎么是心中所想呢？”乐广说：“有因缘关系。不曾会梦到坐着车子钻入鼠穴、捣齑吃铁杵的，全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思念、没有这样的因缘而已。”卫玠终日思考梦与思念因缘关系，不得其解，竟然痴想成病。乐广听说了，特地命令御者驾车前往为他分析解说，卫玠立即病情稍有好转。乐广感慨道：“这孩子心里一定不会有严重的不治之症。”

〔注释〕

①卫玠：字叔宝，小字虎，河东安邑（今山西）人。美姿容，好言玄理。官拜太子洗马，人称卫洗马。　总角：未成年，孩提时期。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②乐令：指乐广。广字彦辅，官至尚书令。

③因：因缘，凭借。谓作梦必有因。

④齑：细切的腌菜、酱菜，或捣碎的姜蒜辛辣之物。　啖：吃。

⑤小差：病稍愈。差，同“瘥”。

⑥膏肓（huāng）之疾：古代医学称心脏下部为膏，隔膜为肓。病极严重难以医治为膏肓之疾。

15 庾子嵩读《庄子》①，开卷一尺许便放去②，曰："了不异人意③。"《晋阳秋》曰："庾敳字子嵩，颍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长史。"

〔译文〕

庾子嵩(敳)读《庄子》，展开书卷一尺来长就放下了，说："和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

〔注释〕

①庾子嵩：即庾敳(ái)。见孝标注。

②开卷一尺许：魏晋时代的书籍为竹简或帛书。缣帛昂贵，竹简为多。简牍用丝绳、麻绳或皮条编成册，所以开卷多少可用长短尺寸来计算。帛书是可以卷起来的，所以一帛书又称一卷，固然亦可以尺来说明展卷多少。

③了：全，完全。

16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①，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②："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一息不留，忽焉生灭。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驰车之轮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则前至不异后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异后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无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为假矣，而至者岂实哉？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译文〕

有客问乐令(广)"旨不至"的意思，乐并不分析讲解文辞句意，只用麈尾柄敲击几案说："到头了吗？"客曰："到了！"乐于是又举起麈尾说："如果到了止境还怎么向前发展下去？"于是客人就领悟信服了。乐广言简而意赅，都与此类似。

〔注释〕

①乐令：指乐广。广为尚书令。　　“旨不至”：《庄子·天下篇》作“指不至，至不绝”。此客大约即就此发问。指同“旨”，为事物的概念。概念与事物是不能完全相称的，故曰“不至”。要完全相称是没有止境的，这叫“至不绝”，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没有止境的。

②麈尾：清谈雅器。魏晋名士清谈，常持麈尾以助谈锋，增加雅兴。参见《言语》52注。　　确（què）：通“搉”。敲击。

17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①，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②，妙析奇致③，大畅玄风④，《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秀本传》或言：“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⑤。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⑥，《文士传》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⑦。《文士传》曰：“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译文〕

当初注《庄子》的有数十家，都不能挖掘出它的要旨。向秀在

旧注之外为《庄子》解义，解析精妙非凡，使谈玄之风大为兴盛。只是《秋水》、《至乐》两篇还没注完，向秀去世了。向秀儿子年幼，这解义于是四散零落了，然而还有副本存留。郭象这个人，品行轻薄而有卓越的才智，看到向秀的《庄子》解义在社会上没有流传，就剽窃来做为己注，然后自己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注了《马蹄》一篇，其馀各篇，有的只是改定文稿而已。后来向秀的解义副本刊出，所以今天有向、郭两种《庄子》注本，其解义是一样的。

〔注释〕

①《庄子》：见本篇13注。

②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人。与嵇康、吕安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好《老》《庄》之学，注《庄子》，与郭象齐名。

③妙析奇致：分析得精妙非凡。

④玄风：谈玄的风气。所谓玄言，指论道家义理之言。

⑤别本：副本。

⑥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官黄门郎、太傅主簿。著碑论十二篇，并注《庄子》、《尔雅》、《方言》等。

⑦定点文句：点定文句，改定文稿。定点，涂改。

18 阮宣子有令闻[①]。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②]："老庄与圣教同异[③]？"对曰："将无同[④]。"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⑤]。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⑥]："一言可辟，何假于三[⑦]！"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⑧]，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名士传》曰："阮修字宣子，陈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见俗人，时误相逢，即舍去。傲然无营，家无担石之储，晏如也。琅邪王处仲为鸿胪卿，谓曰：'鸿胪丞差有禄，卿常无食，能作不？'修曰：'为复可耳。'遂为鸿胪丞、太子洗马。"

〔译文〕

阮宣子(修)有好名声。太尉王夷甫(衍)见到他问道:“老庄与孔教有何不同?”回答说:“恐怕相同。”太尉欣赏他的话,召他为曹掾。人们叫他“三语掾”。卫玠嘲笑他说:“一言就可征召,何必借助三语!”宣子说:“假使是天下众人所仰望,也可以无言而被征召拜官,又何必借助一言!”于是两人交好成为朋友。

〔注释〕

①令闻:美称,好名声。

②太尉:官名。魏晋时为三公之一。　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晋怀帝永嘉中,迁官太尉。

③老庄与圣教:老庄学说和儒家学说。老庄是道教的思想基础,孔子儒家学说被称为儒教或圣教。魏晋南北朝时儒道佛三教一体。

④将无:莫不,莫非。将无同,莫非一样,恐怕一样。

⑤辟:征召入仕,授官。　掾:官署的属员,较低级的官吏。

⑥卫玠:见本篇14注。

⑦假:借,借助。

⑧苟:连词。假若,如果。　人望:众人所仰望的人。

19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①,婚后三日,诸婿大会,《晋诸公赞》曰:“裴遐字叔道,河东人。父纬,长水校尉。遐少有理称,辟司空掾、散骑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适遐也。”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②。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③。子玄才甚丰赡④,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⑤,四坐咨嗟称快⑥,邓粲《晋纪》曰:“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⑦。”

〔译文〕

裴散骑(遐)娶王太尉(衍)女儿为妻,婚后第三天,几个女婿大聚会,当时的名士、王家裴家子弟全都来了。郭子玄(象)在座中,挑头和裴遐谈名理。子玄才华横溢,开始几个回合尚未畅快。郭铺陈展开,论述充实雄辩;裴慢慢地申辩前面谈到的见解,思想情趣极为幽深精妙,满座赞叹称快,王太尉也非常惊奇,对众人说:"诸位不要谈了,否则将受我女婿的困逼。"

〔注释〕

①裴散骑:指裴遐。遐曾作散骑侍郎。

②名士:名流。魏晋时多以不拘礼法、放荡不羁、好谈玄理的人为名士。

③郭子玄:郭象字子玄。见本篇17注。　挑与裴谈:挑头与裴遐辨名析理。谈,清谈名理,即辨名析理。

④丰赡:丰富,丰厚。

⑤理致甚微:理致,思想情趣。微,精微深奥。

⑥咨嗟:赞叹。

⑦寡人:本王侯自称。六朝时有地位的士大夫也自称寡人。

20 卫玠始度江①,见王大将军②,《敦别传》曰:"敦字处仲,琅邪临沂人。少有名理,累迁青州刺史。避地江左,历侍中、丞相、大将军、扬州牧,以罪伏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③。《晋阳秋》曰:"谢鲲字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避乱江东,为豫章太守,王敦引为长史。"《鲲别传》曰:"鲲四十三卒,赠太常。"玠见谢,甚说之④,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⑤,王永夕不得豫⑥。玠体素羸⑦,恒为母所禁⑧,尔夕忽极⑨,于此病笃⑩,遂不起。《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对,时友叹曰:'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见大将军王敦,敦与谈论,咨嗟不能自已。"

〔译文〕

卫玠刚渡江，拜见王大将军（敦），因夜坐谈，大将军召来谢幼舆（鲲）。卫玠一见谢，就很喜欢他，完全不再理睬王敦，于是通宵达旦地谈论精微之玄言，王整夜都没有插上话。卫玠身体一贯羸弱，一直被母亲禁止擅相酬对，这晚忽然过度疲惫，从此病情严重，终于卧床不起。

〔注释〕

①卫玠：见本篇14注。　　度江：西晋败亡，皇室南渡过江，于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士大夫及权贵大都随之渡江避难。

②王大将军：指王敦。元帝过江，建立政权。王敦与从弟王导同心辅佐，授镇东大将军，加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掌军政大权。

③命：召。

④说：同"悦"。喜爱，喜欢。

⑤微言：精微之言。此用为动词，指谈玄。

⑥永夕：整夜。　　豫：同"预"。参预。

⑦素：平素，素来。　　羸（léi）：身体瘦弱多病。

⑧恒：常，总是。

⑨尔夕：这一宵，这一夜。　　极：疲惫。

⑩病笃：病势沉重。

21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①，止道声无哀乐②、嵇康《声无哀乐论》略曰："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③，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乎？"养生④、嵇叔夜《养生论》曰："夫虱著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岂唯蒸之使重无使轻，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诚能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庶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不可养生哉？"言尽意⑤欧阳坚石《言尽意论》略曰："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

矣。"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译文〕

过去说，王丞相(导)过江东以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项理论而已，然而展转相关连而派生出许多观点，万事万物无不包容其中。

〔注释〕

①王丞相：指王导。导为东晋中兴名臣，经营江左，辅佐晋室，匡主宁邦，志图恢复。　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东称江左。这里指晋室渡江后所占据的地区。

②止：同"只"。　声无哀乐：嵇康著《声无哀乐论》。他认为音乐之声只有和与不和，善与不善之分，它们决定于人们对音声拍的规律的掌握程度，是一种自然的谐调，与主观感情的哀伤或快乐无关。之所以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哀乐的不同变化，关键在于审美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嵇康强调了音乐美不以主体欣赏感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哲理性，反对儒家依据政治需要对音乐作种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这是魏晋玄学中要求超越短暂有限的人生哀乐，以达到绝对和谐自由的人格理想在美学上的表现。但他否认了音乐与情感的联系，割裂了音乐中有象与无象、情感内容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该文收入《嵇中散集》。

③歌笑不同：徐震堮云："'笑'，嵇康集作'哭'。案下文云'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亦以'歌哭'对举，则作'哭'是也。"

④养生：嵇康著《答难养生论》。文中描绘了一个把名教与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至人"的典范。寄托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文中论述了养生有五难，即"名利不灭"、"喜乐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消散"。"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也就是要克制自我，投身于自然本体之中，以建立一种用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境界。该文收入《嵇中散集》。

⑤言尽意：西晋思想家欧阳建针对魏晋间流为风尚的"言不尽意"论而著《言尽意论》，认为客观事物不依人们对它的"言"、"称"为转移，"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但"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因此"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否则人们就无法区别事物、交流思想。从而充分肯定了"言"、"称"反映物、理的作用。他还指出语言要根据事物道理的变化而变化，"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

名与物的关系犹如“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从而认为言能尽意。以上三理自嵇康始一直影响到东晋，成为东晋玄学辩论的主题，长达数十百年之久。

22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①]，按《庾亮僚属名》及《中兴书》，浩为亮司马，非为长史也。下都，王丞相为之集[②]，桓公、王长史、王蓝田、《王述别传》曰：“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祖湛，父承，并有高名。述蚤孤，事亲孝谨。箪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为有识所知，袭爵蓝田侯。”谢镇西并在[③]。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④]，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⑤]，其馀诸贤略无所关[⑥]。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⑦]。至于辞喻不相负[⑧]，正始之音，正当尔耳[⑨]。”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⑩]；顾看两王掾[⑪]，王濛、王述，并为王导所辟。辄翣如生母狗馨[⑫]。”

〔**译文**〕

殷中军（浩）作庾公（亮）长史，顺江而下至京都，王丞相（导）为他集会，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都在座。丞相亲自起来解取悬于帐带上的麈尾，对殷浩说：“我今天要和你一起谈玄析理。”清谈一经开始，竟一直谈到深夜。丞相与殷往复辩难，其馀诸位贤达完全没有参与。彼此双方辩难已尽致尽兴，丞相于是叹道：“刚才的谈论竟然不知义理的源流归属。至于言辞义理，不相背负，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诸人谈理，大概亦不过如此罢了。”第二天早晨，桓宣武对人说：“昨天夜里听殷、王二人清谈，非常好。仁祖（谢尚）也不感到寂寞，我亦时而有心相通之

感;回头看两位王掾,都听呆了,就像活母狗一样。”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浩曾作中军将军。善玄言,好《老》《易》,为时流所宗仰。《晋书》本传言:“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　庾公:指庾亮。时亮为征西将军,镇武昌。

②下都:顺长江而下,到京都。下,顺江而下。　集:聚会。

③谢镇西:指谢尚。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谢鲲子,曾作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④解帐带麈尾:王导将麈尾悬于帐带,既要清言,故自解之。　麈尾:见《言语》52注。

⑤往反:往复辩难。反,同“返”。

⑥关:参与,涉及。

⑦向来:刚才。　乃竟:竟然。

⑧辞喻不相负:言辞、譬喻不相悖负。指辞喻横生,丰富而达意。

⑨正始之音:正始年间,王弼、何晏等人清谈的情况。正始,三国魏齐王芳年号,当时王弼、何晏崇尚老庄,倡导玄学,开魏晋谈玄风气。

⑩造心:心有所悟,心有所得。

⑪王掾:指王濛和王述,此二人都是王导的属官。

⑫馨:助词。样,似的。《忿狷》3:“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又有“尔馨”“如馨”等用法。

23 殷中军见佛经①,云:“理亦应阿堵上②。”佛经之行中国尚矣,莫详其始。《牟子》曰:“汉明帝夜梦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问群臣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有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部,在兰台石室。”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与《牟子》传记便为不同。《魏略·西戎传》曰:“天竺城中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图。浮图者,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图者,身服色黄,发如青丝,爪如铜。其母梦白象而

孕，及生，从右胁出而有髻，坠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曰复豆者，其人也。"《汉武故事》曰："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馀，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验刘向、鱼豢之说，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则牟传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盖明帝遣使广求异闻，非是时无经也。

〔译文〕

殷中军（浩）看了佛经，说："玄学义理也应该在这里面。"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见本篇22注。　佛经：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古印度。东汉末年开始在中国传播，佛教译经也渐多。

②理亦应阿堵上：魏晋时期，佛教理论家力图与玄学家讲的老庄之教相结合。佛教般若学借助玄学在社会上的影响，迎合、适应玄学的需要，发展了自己。殷浩这句话正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阿堵：这个。

24 谢安年少时①，请阮光禄道《白马论》②，《孔丛子》曰："赵人公孙龙云：'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马非马也。'"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③。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④！"《中兴书》曰："裕甚精论难。"

〔译文〕

谢安年纪小的时候，请阮光禄（裕）讲解《白马论》，阮写了论文给谢看。当时谢安不能即刻理解阮裕的意思，就一再询问，尽质其疑。阮于是感叹道："不仅能谈《白马论》的人不可多得，就是力求理解的人也不可多得！"

〔注释〕

①谢安：字安石，晋名臣，死后赠官太傅。

②阮光禄：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以德业知名，精于论难，曾作金紫光禄大夫。　《白马论》：战国赵人公孙龙著，公孙龙是先秦时期名家的主要代表，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论题。在他的《白马论》中从内涵和外延上，论证了"白马"与"马"在所指内容和范围上的同一和差别，同时还揭示了种名和属名不能等同或混淆的正名思想。

③重相咨尽：一再询问，尽质其疑，以求得彻底理解。咨，询问。

④非但：不仅。　正：即使，就是。　索解人：求解人。指力求理解的人。

25 褚季野语孙安国[①]褚裒、孙盛，并已见。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②]。"支道林闻之[③]，曰："圣贤固所忘言[④]，自中人以还[⑤]，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⑥]。"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闇，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

〔译文〕

褚季野（裒）对孙安国（盛）说："北人的学问基础深厚、知识广博。"孙回答说："南人的学问专一精通、简明扼要。"支道林（遁）听说了，说："圣贤当然是进入了"得意忘言"境界的人。自中等人以下，北方人看书好像在视野开阔处看月亮，南方人做学问如同从窗户中看太阳。"

〔注释〕

①褚季野：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持重少言，有盛名。晋穆帝永和中，以征北大将军督师北讨，兵败，惭恨而死。赠官太傅。参见《德行》34注。　孙安国：孙盛字安国，博学，善言名理。官至秘书监、给事中。参见《言语》49注。

②北人、南人：晋室南迁，玄风大盛于江左。佛学引入清谈后，玄佛哲理契合，更促进了清谈家对义理的剖玄析微。所以南人学问重精深的义理。北人学问沿袭汉代经学重训诂章句。佛教的传播亦重法术、禅练，所以说它渊综广博。　渊综广博：基础深厚，知识广博。　清通简要：专一精通，简明扼要。

③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④忘言：即"得意忘言"的缩略。《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发展了《易》《庄》学说，确立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玄学基本命题。"言"、"象"是得"意"的工具，意经过言、象而又摆脱言、象，成为绝对的抽象。"得意忘言"是得"道"的途径。

⑤以还：以下。

⑥显处视月：比喻所见面广，中心不突出。　牖中窥日：比喻所见面狭，重点显明。

26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①，刘理如小屈，殷曰："恶②！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③？"《墨子》曰："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楚王曰：'闻大王将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设攻宋之具，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计，墨子萦带守之。输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通入，遂辍兵。"

〔译文〕

刘真长（惔）和殷渊源（浩）谈玄，刘辩论玄理稍受挫折，殷说："咳，你不想制造一架好云梯来仰攻？"

〔注释〕

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性简贵，好《老》《庄》，善清言，官至丹阳尹。殷渊源：殷浩字渊源。见《政事》22注。

②恶(wū)：叹词。表示慨叹。《孟子·公孙丑下》："曰：'恶，是何言也！'"注："曰恶者，深嗟叹。"

③作将：制作。将，动词，置于另一动词后，意义有些虚化。《木兰辞》："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善：好，良好。 云梯：古代攻城的工具。把席间清谈比喻作战场对垒，主客双方比作攻守城池，是当时风尚。例如《言语》79："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師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又《文学》34："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此处殷浩是以守城自喻，而以"云梯仰攻"来激刺对方。

27 殷中军云①："康伯未得我牙后慧②。"《浩别传》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爱之。"

〔译文〕

殷中军(浩)说："康伯(韩伯)未曾得到我口头上的褒美赞誉。"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浩也是清谈的领袖。

②康伯：韩伯字康伯，善言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死后赠太常。牙后慧：同"齿牙馀论"，即以言语奖惠于人。"慧"通惠。

28 谢镇西少时①，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②。殷未过有所通③，为谢标榜诸义④，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⑤，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按殷浩大谢尚三岁，便是时流，或当贵其胜致，故为之挥汗。

〔译文〕

谢镇西(尚)年轻时，听说殷浩善于清谈，特意前去拜访他。殷浩没有过多地发挥阐述，只给谢揭示各条义理，谈了数百语，既有美好的情趣，又有丰富华美的语言，非常能够激动人心，震骇听

闻。谢全神贯注，专心倾意，汗流满面，竟不觉察。殷浩对身边人徐缓地说："拿手巾来给谢郎擦脸。"

〔注释〕

①谢镇西：指谢尚。尚曾作镇西将军。

②造：拜访。

③通：阐发。

④标榜：揭示。

⑤佳致：美好的情趣。　　丰蔚：丰富华美。

29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①，《易乾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三成德，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时和也。变也者，天地不变，不能成朝；夫妇不变，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郑玄序《易》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系辞》曰："乾坤，《易》之蕴也，《易》之门户也。"又曰："《乾》，确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简易法则也。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造。"此则言其从时出入移动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则言其张设布列不易也。据此三义，而说《易》之道，广矣，大矣。日说一卦。简文欲听②，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③！"

〔译文〕

宣武（桓温）聚集众名士讲解《周易》，每天讲一卦。简文帝（司马昱）想听，听说一天只说一卦就回来了，说："义理本当有难有易，怎么能以一卦为定限呢？"

〔**注释**〕

①宣武：指桓温。温官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等，为东晋权臣。死后谥宣武。　名胜：名流，名士。　《易》：即《周易》。我国古代富有哲学思想的占卦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②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大司马桓温废海西，立简文为帝，在位二年。

③其：通"岂"。怎么。

30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①，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②。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③。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④。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⑤，向来何以都不言⑥？"庾法畅《人物论》曰："法深学义渊博，名声蚤著，弘道法师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⑦？"《成实论》曰："波利质多天树，其香则逆风而闻。"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⑧。

〔**译文**〕

有一个从北方来的僧人，喜欢妙谈义理，和林公（支遁）在瓦官寺相遇，讲论小品。当时竺法深（道潜）、孙兴公（绰）全都在座一起听。这位僧人在谈论当中，多次提出疑难问题，林公答辩应对清晰有条理，言辞语气都很畅达，这僧人屡遭挫败。孙兴公问竺法深："上人一贯是逆风而上的辩难大家，刚才为什么全都不发言？"竺法深只是笑而不回答。林公说："白旃檀并非不芳香，但怎么能逆风而闻到呢？"竺法深得到这样的评论，平静坦然，毫不介意。

〔**注释**〕

①道人：魏晋时称僧人。　才理：才思义理。《品藻》13："其人有才理胜望。"《简傲》3："钟士季精有才理。"这里则偏指义理。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人称林公。　瓦官寺：佛寺名。晋哀

帝兴宁二年敕建，初名慧方寺，寺有瓦官阁。寺在都城凤凰台。　小品：佛经的简本。

③竺法深：竺道潜字法深，俗姓王，琅邪（今山东）人。少年出家。永嘉之乱，渡江居京邑，先后与元、明、简文诸帝及王、庾诸公游。后隐剡县岬山。法深学义渊博，人称深公。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见《言语》84注。

④清析：清楚有条理。　辞气：言词语气。

⑤上人：内有德智、外有胜行的人。用以称有造诣的僧人。

⑥向来：刚才。　都：全。

⑦旃（zhān）檀：即檀香，香木名。梵语为旃檀那。有赤色、白色二种。支道林这句话是就孙兴公所云"逆风家"引发开来，意思是波利质多罗是天树，才能逆风闻香，薰遍忉利天宫；白旃檀虽然香，自不可与天树相比，岂可逆风？内含以天树自喻，而以白旃檀比竺法深之意。

⑧夷然：泰然自若的样子。　不屑：不介意，不在乎。

31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①，往反精苦②，客主无间③。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④。彼我奋掷麈尾⑤，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⑥。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⑦，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⑧，人当穿卿颊⑨！"《续晋阳秋》曰："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唯盛而已。"

〔**译文**〕

孙安国（盛）到殷中军（浩）那里一起清谈，论辩中往返十分激烈，客主双方论辩毫无间隙。侍者送上饭来，冷了热，热了又冷，来回好几次。两个人都用力甩动麈尾，毛尽脱落满饭菜中，宾主双方竟至谈到日暮而忘了吃饭。殷于是对孙说："你别作强嘴的马，我要穿你的鼻子！"孙说："难道你没有见过争脱鼻环而逃走的牛？我要穿你的面颊！"

〔**注释**〕

①孙安国：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人。博学，善言名理，官至秘书监、给事中。　殷中军：指殷浩。在东晋，浩也是善清言者。　许：处所。　论：清谈。

②往反：指双方辩论。　精苦：十分艰苦、激烈。

③客主无间：客主双方论辩毫无间隙，言其紧张激烈。清谈中首先唱义者为主，进行辩难的一方为客。

④数四：三四次，多次。

⑤奋掷麈尾：用力甩动麈尾。麈尾，见《言语》52注。

⑥莫：即"暮"。

⑦强口马：强嘴、争嘴的马。

⑧决鼻牛：为了便于驾驭，在牛鼻子的两个鼻孔中间穿绳环。有时牛发起犟劲可挣脱鼻环逃走。

⑨穿卿颊：指给马带嚼子。嚼子，为了便于驾驭，横穿过马嘴的铁棍或铁链，两端连在缰绳上，所以越挣脱勒得越紧。马带嚼子，牛穿鼻是常识。殷浩说孙盛是"强口马"，却要穿其鼻，显然是一大疏忽。故孙盛的还击占了上风，不仅自己"决鼻"而逃，还用"强口马"回赠了殷浩，并给带上了嚼子。

32《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①，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②。支道林在白马寺中③，将冯太常共语④，《冯氏谱》曰："冯怀字祖思，长乐人。历太常、护国将军。"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⑤，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⑥。后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

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尽。

〔译文〕

《庄子·逍遥游》，长久以来就是个难题，众名士贤达能够钻研体味的境界，都不能超出郭象、向秀所阐发的义理之外。支道林（遁）在白马寺中，和冯太常（怀）一起谈论，因而涉及到《逍遥游》。支道林超越郭、向两家之上揭示了新的义理，高出众贤之外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都是众名流贤达未探索体味到的。后来解释《逍遥游》，就采用了支道林所阐发的义理。

〔注释〕

①《庄子·逍遥篇》：《逍遥篇》，《庄子》篇名，即《逍遥游》。文中论述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亦即任其自然。只有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才能有绝对的自由。后人对该文有不同的解释。向秀、郭象认为逍遥可分为无待（圣人）与有待（常人）两类。支道林提出新义："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认为逍遥是精神"玄感不为"，应变无穷，只有无待的至人才能做到。见刘孝标注。　旧：长久。

②拔：高出，超出。　郭、向：郭象、向秀。二人以注《庄子》闻名。

③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支善谈玄，所著《逍遥论》，对《庄子·逍遥游》有新解。

④将：介词。与。

⑤卓然：高超的样子。　标新……立异：创立新义，提出不同见解。后有成语"标新立异"。

⑥寻味：探求体味。

33 殷中军浩也。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①，殷理小屈，游辞不已②，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

作尔馨语[3]！”刘惔已见。

〔译文〕

殷中军（浩）曾到刘尹（惔）那里，清谈了很长时间，殷所阐发之理有点不顺，他辩来驳去地说个不停，刘并不再答辩。殷走后，刘就说：“乡下佬儿硬强着学人家作这般清言！”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曾为中军将军。　刘尹：指刘惔，曾为丹阳尹。清言：清谈。

②游辞不已：说来说去没个完。已，止。

③田舍儿：庄家汉，乡下佬儿。　尔馨：这般。

34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1]，然于才性偏精[2]，忽言及《四本》[3]，便若汤池铁城[4]，无可攻之势。《神农书》曰：“夫有石城七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自固也。”

〔译文〕

殷中军（浩）虽然思维能力通常，然而对于才性之学特别精通，若谈到《四本论》，他就好像镇守着一座汤池铁城，有坚不可摧之势。

〔注释〕

①通长：即“通常”。普通，一般。

②才性：汉魏之际讨论品评人物的标准和原则的学说。“才”指人的才能；“性”大体指决定人的才能的内在品质。才性之学是一种名理之学，也是魏晋玄学的一部分。是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　偏精：特别精通。

③忽：若。　《四本》：即钟会撰《四本论》，是魏晋才性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四本，是当时在才性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四种不同学说。《魏志》：“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属司马氏集团）论同，中书令李丰（属于曹魏集团）论异，侍郎钟会（属于司马氏集团）论合，屯骑校尉王广（属于曹魏集团）论离。”不同的哲学观点反映了不同的政治集团的要求。

参见《文学》5注。

④汤池铁城：形容城池坚不可摧。汤池，滚烫的护城河。汤，热水。铁城，金属铸的城墙。

35 支道林造《即色论》①，《支道林集·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论成，示王中郎②，王坦之，已见。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③？"《论语》曰："默而识之，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④？"《维摩诘经》曰："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是真入不二法门也。'"

〔译文〕

支道林（遁）撰写《即色论》，写完，拿给王中郎（坦之）看，中郎看完一句话没说。支说："默而识之乎？"王说："既然没有文殊，谁能赏识呢？"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造：写作，撰著。　《即色论》：即《即色游玄论》。中心是色空观。

②王中郎：指王坦之。东晋名臣，曾任中郎将之职。

③默而识之乎：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识(zhì)，记住。

④既无文殊，谁能见赏：文殊，梵语"文殊师利"的简称，菩萨名。文殊德高智深。《维摩诘经》载，他曾向维摩诘请教"何者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领悟叹道："是真入不二法门也。"《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所以维摩诘巧妙地以默然无言回答文殊，而文殊聪慧，理解并赏识他的解答。

36 王逸少作会稽[1]，初至，支道林在焉[2]。孙兴公谓王曰[3]："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4]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5]，殊自轻之[6]。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7]，王都领域[8]，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9]。"因论《庄子·逍遥游》[10]。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11]，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12]，留连不能已[13]。《支法师传》曰："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寻庄周，则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道贤论》以七沙门比竹林七贤，遁比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尚玄同也。"

〔译文〕

王逸少（羲之）作会稽内史，刚到郡城时，支道林（遁）也在那里。孙兴公（绰）对王羲之说："支道林标新立异，胸中见解确实高妙，你想见他吗？"王本来就一贯傲气自负，非常看不起他。后来孙与支同车到王那里去，王竭力回避设界自守，不与之交谈。一会儿，支退了出去。后来正当王逸少要出行。车已等在门口时，支道林对王说："您不能离开，贫僧与您略谈几句。"于是谈论《庄子·逍遥游》。支论述数千言，才思敏锐不凡、词藻新鲜瑰奇，像烂漫的花朵争相开放。王于是敞开衣襟、解开衣带，沉迷其中，留恋不已。

〔注释〕

①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善书法，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会稽：郡名。东晋时改为国，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作会稽，即作会稽内史。

②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③孙兴公：孙绰字兴公，长于文章著述。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等，袭爵长乐侯。

④拔新领异：同"标新立异"。创立新义，提出不同见解。　乃自：确实。

⑤本自：本来。　一往：一贯。　隽（jùn）气：同"俊气"。傲气。

⑥殊自：程度副词。特别。

⑦共载：同车。　许：处所。

⑧都领域：深相闭拒。都，完全。领域，这里用为动词，意为设界闭拒。

⑨贫道：魏晋时僧人自称，犹后来的“贫僧”。　小语：略谈几句。小，稍微。

⑩《庄子·逍遥游》：见本篇32注。

⑪才藻：才思词藻。

⑫披襟解带：敞开衣襟，解开衣带。形容十分酣畅。

⑬留连：沉迷，留恋。

37 三乘佛家滞义①，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②。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③，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④，犹不尽得。《法华经》曰：“三乘者，一曰声闻乘，二曰缘觉乘，三曰菩萨乘。声闻者，悟四谛而得道也。缘觉者，悟因缘而得道也。菩萨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则罗汉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闻因缘而解，或听环珮而得悟，神能独达，故以缘觉为名也。菩萨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则止行六度，真教则通修万善，功不为己，志存广济，故以大道为名也。”

〔译文〕

佛教三乘的教义晦涩难解，支道林（遁）剖析解说，使三乘清楚明白。众人在坛下坐听，都说能够理解了。支道林下坛落坐，众人自己互相讲说，只能讲通两乘，进入三乘就乱了。今天这些教义虽然被弟子们传授下来，可仍然没有完全得到三乘之义。

〔注释〕

①三乘：佛教以车轮喻佛法，学者接受的能力不一，分三种情况，称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滞义：含义晦涩难懂。

②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　分判：辨别剖析。　炳然：显明的样子。

③自共说：大家自己互相讲说。　　正当：只能。
④弟子：佛门受业者，门徒。

38 许掾询也。年少时①，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字敬仁，太原晋阳人。父濛，司徒左长史。修明秀有美称，善隶行书，号曰流奕清举。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时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没，与修同年，故修弟熙乃叹曰：'无愧于古人，而年与之齐也。'"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於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②，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③，王遂大屈④。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⑤，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⑥？"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⑦？"

〔**译文**〕

许掾（询）年轻时，人们把他和王苟子（修）相比，许非常不服气。当时许多名士和支道林（遁）法师都在会稽西寺清谈，王苟子也在那里。许心中很怨恨，就到西寺去与王论玄理，一决胜负优劣，他极力诘问驳辩、猛烈攻击，结果王被挫败。许又持王的论点，王持许的论点，重新互相颠倒过来疏通义理，进行驳辩，王又理屈败阵。许询问支法师说："弟子刚才的辩论怎么样？"支道林从容地说："你的论辩好倒是还好，然而何必如此极力相逼呢？这哪里是探讨折衷至当的真理的论谈呢？"

〔**注释**〕

①许掾：指许询。询字玄度，高阳人。有才藻，善著文。征为司徒掾，不就，隐居不仕。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善作五言诗，为东晋名流高士。

②於法师：影宋本作"支法师"，是。盖"支"误为"于"，又繁化为"於"。支法师即支道林。　　会稽：郡国名，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③苦相折挫：极力反驳摧挫。苦，极力、竭力。

④大屈：大败。屈，指理屈。

⑤更相覆疏：重新互相颠倒过来疏通义理。覆，颠倒，指互相执对方观点。疏，疏通，阐发义理。

⑥向：刚才。　　何似：何如，怎么样。

⑦理中：理之中，即中理。折衷至当的道理。

39 林道人诣谢公①，东阳时始总角②，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③，遂至相苦④。东阳，谢朗也，已见。《中兴书》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⑤，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⑥，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忼慨⑦，致可传述，⑧恨不使朝士见⑨！"《谢氏谱》曰："朗父据，取太康王韬女，名绥。"

〔译文〕

林道人（支遁）去拜访谢公（安），谢兄子东阳（谢朗）当时还很小，生病刚好，身体经不住劳累，他和林公讲论义理，终于发展为激烈的互相诘问辩难。东阳母亲王夫人在壁后听他们论辩太激烈，一再派人叫东阳回去，而太傅留住了他。王夫人于是亲自出来，说："新妇年轻就遭遇不幸，一生的全部寄托，只在这孩子身上。"于是流着眼泪抱起儿子回去了。谢公对同座的人说："家嫂言词感人，情绪忼慨，很值得传扬，遗憾不能使朝廷官吏见到她。"

〔注释〕

①林道人：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人称林道人。　诣：到……去，拜访。　谢公：指谢安。下文太傅，也指谢安。

②东阳：指谢朗。朗字长度，谢安兄据子，母王夫人。朗官至东阳太守。　总角：指儿童时期。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③讲论：谈论，清谈。

④苦：指辩难激烈。

⑤信：传信人。

⑥新妇：当时已嫁女自称新妇。 少遭家难：指早年守寡。《晋书·谢朗传》："父据早卒。"

⑦忼慨：感慨激动。

⑧致：通"至"。极。 传述：传扬称颂。

⑨恨：遗憾。 朝士：朝廷上官员。

40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①，简文。支为法师，许为都讲②。《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③；许送一难④，众人莫不抃舞⑤。但共嗟咏二家之美⑥，不辩其理之所在。

〔译文〕

支道林（遁）、许掾（询）等人都聚集会稽王（司马昱）书房里，支为法师作主讲，许为都讲唱经。支每疏通一处经义，四座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许每唱诵出一段经文，众人没有不喜极而手舞足蹈的。大家只顾齐声赞叹二人词采神姿之美，不去分辨他们所讲义理是什么了。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许掾：指许询。见本篇38注①。 会稽王：指晋简文帝司马昱。简文即位前，封会稽王。 斋头：书房。

②法师、都讲：魏晋以后，凡和尚开讲佛经，一人唱经，一人讲解。主讲者为法师，唱经者为都讲，其声抑扬。

③通：阐述，疏通。 厌心：倾心，倾倒，心悦诚服。

④送难：传送出一个诘难。此指唱经者唱诵一段经文，请法师讲解。

⑤抃舞：拍手舞蹈，形容喜极。抃，鼓掌。

⑥嗟咏：赞叹。

41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①,安西,谢奕,已见。林道人往就语②,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③。”《玄别传》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译文〕

谢车骑(玄)在父亲安西(谢奕)丧期中,林道人(支遁)前去和他清谈,傍晚才退出来。有人在路上碰到他,问道:“公从何处来?”答道:“今天和谢孝子畅谈了一番。”

〔注释〕

①谢车骑:指谢玄。玄字幼度,小字遏。曾率晋军大败苻坚于淝水,封康乐公。死后赠车骑将军。　安西:指谢奕。奕字无奕,谢安兄。曾作安西将军　艰:指父母之丧。

②林道人: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时称林道人。

③谢孝:犹谢孝子。指居丧之谢玄。　剧谈:畅谈。清谈的一种形式。双方苦相诘难,穷之以词,形成激烈辩论场面,这也是魏晋士人的一种风气。《文学》31 描写孙盛与殷浩共论场面,可为剧谈一例。　一出:一番。来:语气助词。用于句末。

42 支道林初从东出①,住东安寺中,《高逸沙门传》曰:“遁居会稽,晋哀帝钦其风味,遣中使至东迎之。遁遂辞丘壑,高步天邑。”王长史宿构精理②,并撰其才藻③,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④。”王大惭而退。

〔译文〕

支道林(遁)刚从会稽到建康,住在东安寺里。王长史(濛)预先构思好精微的义理,并恃其有才思文采,前去与支清谈,然而水平与支不大当对。王叙述义理达数百语,自以为义理出众,词藻瑰奇。支道林慢慢对他说:“我和你分别多年,你的义理词藻一点没

长进。"王非常惭愧地告辞而去。

〔注释〕

①从东出：支道林居会稽，奉晋哀帝征召至都，住在建康东安寺，留京师三载还山。会稽在京都东，故曰从东出。

②宿构精理：预先构思精微义理。

③摸：持，持有。引申为依恃。　才藻：才思文采。

④身：我。　了不：全不，一点不。

43 殷中军读小品①，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有为小品。下二百签②，皆是精微，世之幽滞③。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高逸沙门传》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达，欲访之于遁，遂邂逅不遇，深以为恨。其为名识赏重，如此之至焉。"《语林》曰："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

〔译文〕

殷中军（浩）读佛经小品，有二百多处加了书签做标记，都是书中精妙隐微之处，而世人感到晦涩难解的地方。曾想和支道林（遁）辩解这些难点，终于没有实现。至今小品还留存。

〔注释〕

①小品：佛经的简本。

②下二百签：在书中加二百多书签做标记。徐震堮云："签谓书签，有疑难处，加签以志之。"

③精微：精妙隐微。　幽滞：指经义中晦涩难解的地方。

44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①。释氏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简文云：

"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②？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③。"

〔译文〕

佛经认为去除杂念，修练身心，就可以成佛。简文帝（司马昱）说："不知是否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陶冶修练的功夫，还是不可抹杀的。"

〔注释〕

①祛练神明：去除杂念，修练身心。神明，指人的精神。　圣人：指佛。

②登峰造极：登山达到顶点。比喻修练达到最高境界。

③陶练：陶，烧制陶器；练，煮练生丝使之柔白。比喻造就化育、陶冶修练。　不可诬：不可抹杀。

45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①，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②，遂遁迹剡下③。遣弟子出都④，语使过会稽⑤。于时支公正讲小品⑥。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⑦，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⑧，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⑨。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⑩，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⑪！"《名德沙门题目》曰："于法开，才辩从横，以数术弘教。"《高逸沙门传》曰："法开初以义学著名，后与支遁有竞，故遁居剡县，更学医术。"

〔译文〕

于法开起初和支公（遁）争名位，后来众人的意向逐渐归于支道林，他心里很不服气，于是隐居剡县。于派弟子到京都去，告诉他要过访住在会稽的支公。当时支道林正在讲佛经小品。于法开告诫弟子："道林讲经，等到你到那里时，该是正在讲论某品。"于是告诉他几十个进攻诘难的问题，说："过去这些地方一直讲不通畅。"弟子照他的话去拜访支公。正好讲到那一品，于是谨慎地转

述于法开的意思，两人往返辩难很长时间，支道林最后理屈受挫，他声音严厉地说："您何苦接受他人意旨，传递他人之论呢！"

〔注释〕

①于法开：晋僧人。始以学问、义理著称，后隐居剡县，兼行医术。　支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人称支公。

②情：指众人的心意、心愿。　不分：不服气。

③遁迹：隐居。　剡：剡县。

④出都：到京都。

⑤过：过访、探望。　会稽：郡国名，东晋时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从剡县入都路过会稽。

⑥小品：佛经的节本。

⑦比：等到。

⑧攻难数十番：进攻、诘难数十回。

⑨诣：到……去，拜访。

⑩往反：指诘问辩难一来一往。反，同"返"。

⑪寄载：本搭乘车船之意。引申为授意传言。　来：助词。用于句末，表示语气。

46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①，何以正善人少②，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③，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④。"一时绝叹，以为名通⑤。

《庄子》曰："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则自然而已，然谓之天然，天然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译文〕

殷中军(浩)问："既然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为什么只是善人少而恶人多？"众人没有说话的。刘尹(惔)回答说："譬如泼水在地上，只是纵横无约束

地流淌，绝对没有正方、正圆形的。”当时众人极为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

〔注释〕

①自然无心于禀受：这是古代一种自然无为的哲学观点，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老子首先创自然无为的学说，认为天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皆由道产生，道生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认为人只能顺应自然不能改变自然。禀受，承受。

②正：只。

③写：即“泻”。　　著：着。

④略无：完全没有。

⑤名通：至理名言。通，解释。

47 康僧渊初过江①，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②，乞索以自营③。忽往殷渊源许④，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⑤，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⑥，领略粗举⑦，一往参诣⑧，由是知之。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

〔译文〕

康僧渊刚过江东来，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总是游逛于街市，用乞讨来维持自己生活。一日来到殷渊源（浩）那里，正值有许多宾客，殷就让他坐，略为寒暄，就谈及义理。康僧渊语言意趣毫无愧色，理会了基本命题，就一直深入到高深境界。由此，人们都知道了他。

〔注释〕

①康僧渊：晋时僧人。本西域人，晋成帝时南渡。精于佛理，曾在豫章立寺讲经，著名于时。　　过江：渡过长江到东晋朝廷所辖地区。

②恒：常。　　周旋：活动，盘桓。　　市肆：城市中商业区。

③乞索：乞讨。　自营：自己维持生计。

④殷渊源：殷浩字渊源，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曾作中军将军。许：处所。

⑤寒温：寒暄。

⑥曾无：毫无，竟无。

⑦领略粗举：领会了基本命题。领略，理会。粗，大略。举，称引，提出。

⑧一往：直往，一直。　参诣：深入到高深的境界。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

48 殷、谢诸人共集①。殷浩、谢安。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②？"《成实论》曰："眼识不待到而知，虚尘假空与明，故得见色。若眼到色到，色间则无空明，如眼触目则不能见彼，当知眼识不到而知。"依如此说，则眼不往，形不入，遥属而见也。谢有问，殷无答，疑阙文。

〔译文〕

殷浩、谢安等人聚会。谢便问殷："眼睛去追随各种形象，还是各种形象自己来进入人们眼睛中呢？"

〔注释〕

①集：集会，宴集。

②属：联接、跟随。　万形：指万物。

49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①？"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②。

〔译文〕

有人问殷中军（浩）："为什么将要获得职位就梦见棺材，将要得到财物就梦见屎污？"殷浩说："官职本来就是臭腐之物，所以将

得官就梦见棺尸；财货本来就是粪土，所以将得财就梦见污秽之物。"当时人认为是至理名言。

〔注释〕

①矢秽：粪污。

②名通：至理名言。通，解释。

50 殷中军被废东阳①，浩黜废事别见。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②，僧肇注《维摩经》曰："维摩诘者，秦言净名。盖法身之大士，见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罗密》太多③；后见《小品》，恨此语少④。波罗密，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罗，尸罗者，精进也；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则五者为舟，般若为导。导则俱绝有相之流，升无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罗密也。"渊源未畅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译文〕

殷中军(浩)被罢黜，徙居东阳信安县，才开始看佛经。初次看《维摩诘经》，怀疑《般若波罗密多经》太繁复，后来读《小品》，又遗憾所论太少。

〔注释〕

①殷中军被废东阳：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督师北伐，后兵败被废黜，徙居东阳。

②《维摩诘》：即《维摩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记维摩与舍利弗、弥勒等及文殊大师问答之词，说明大乘教理。

③般若波罗密：佛经梵文音译。般音bō。佛教名词，"六度"之一，亦简称"般若"。意思是通过智慧到达涅槃之彼岸。此智慧非世俗之人所能有，乃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认为世界一切事物，均为因缘所生，故无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虚幻不实。唯有"般若"能超越世俗认识，把握诸法真实性。故"般若"智慧之获得，亦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可能。

殷浩初被黜，终日空书"咄咄怪事"，初看佛经同样未悟真谛。待其顿悟之时，始有"恨此语太少"的感觉。似乎是说他已从对世俗认识的否定中参悟了"般若波罗密"，自己也从而获得解脱。

④小品：佛经简本。　恨：遗憾。

51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①，简文。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②，崤谓二陵之地；函，函谷关也。并秦之险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赋》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③；数四交④，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⑤，安可争锋！"

〔**译文**〕

支道林（遁）、殷渊源（浩）都在相王府上。相王对二人说："可试着交谈论辩一场。然而才性之学几乎是渊源的崤、函险塞，坚不可破，你可要小心谨慎一点！"支道林开始论难时，谈其它论题，远远回避才性问题。然而交战几个回合之后，竟不知不觉进入了才性的玄理之中。相王手抚支道林肩膀笑着说："这本来是他强过别人的地方，怎么能和他争高低！"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殷渊源：殷浩字渊源。东晋名士，善清谈。　相王：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昱曾以会稽王居相位，故称相王。许：处，处所。

②才性：汉魏之际讨论评论人物的标准和原则的学说。详见本篇34注。

崤、函：崤，崤山，在河南洛宁县北。分东西二崤。东崤长坂峻阜，车不能并行。相传周文王曾避风雨于此。西崤多石板，险绝不异东崤，相传为夏帝桀之祖皋墓所在。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晋败秦师于此。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是秦的东关。东自崤山，西至潼津，深险如函。

③改辙远之：比喻改变论题，远远避开才性之学的论辩。辙，车辙，车走过的痕迹。之，指才性论。

④数四：三四次，数次。

⑤胜场：胜过别人的地方。

52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①？"遏称曰：谢玄小字，已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②。"公曰："'讦谟定命，远猷辰告③。'《大雅》诗也。毛苌注曰："讦，大也；谟，谋也；辰，时也。"郑玄注曰："猷，图也。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④。"

〔译文〕

谢公（安）趁子侄们聚集的机会，问："《毛诗》中哪句最好？"侄儿谢遏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公说："'讦谟定命，远猷辰告。'我认为此句最有风雅之人深远的意趣。"

〔注释〕

①《毛诗》：即《诗经》，因其为汉毛亨所传，故称《毛诗》。

②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中的诗句。这是一首戍边战士的歌。这四句通过景物描写，道出戍边时间之长。在优美的景物之中寄寓了人物内心的悲哀之情。成为千古名句。思，语气词。

③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诗的主要内容是劝告周王朝贵族修德守礼，谨言慎行，并指责一些执政者的昏愦。这两句的意思是：用大的谋划来确定政令，以远大计谋来确定诏诰。讦（xū），大。谟，谋。猷，谋。辰，定。告，借为诰。

④偏：最。　雅人深致：指诗人的深远意趣。雅人，心志高尚的人，风雅之人。　这里，谢玄从艺术性上去赞美品评，而谢安作为执政则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评定，真乃见仁见智。

53 张凭举孝廉，出都①，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②。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③。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④，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⑤。顷

之，长史诸贤来清言[6]，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7]，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8]。"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9]，同侣惋愕[10]。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11]。"既前[12]，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13]。"即用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凭字长宗，吴郡人。有意气，为乡闾所称。学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选举孝廉，试策高第，为惔所举，补太常博士，累迁吏部郎、御史中丞。"

〔**译文**〕

张凭被推举为孝廉，来到都城，仗恃他的才气，认为一定会加入当时名流的行列。他想拜访刘尹(惔)，同乡和同举孝廉的人都笑他。张凭还是去拜访刘尹，刘正在洗濑处理杂事，把他安排在下座，只和他寒暄而已，并未深入交谈接触。张凭想自己主动发表见解，又没有因由。一会儿，长史(王濛)等诸名贤来清谈，客主双方辩难有不能勾通的地方，张凭就远远地在末座给予分析，言语简约而旨意深远，完全畅通了彼此双方的思路，在座的人都很惊讶。真长请他到上座，清谈了一整天，又留宿谈到清晨。张凭告退，刘说："你暂且回去，我将要接你一起去拜见抚军。"张凭回到船上，同伴们问他在哪里过夜，他笑而不回答。一会儿，真长派传达教令的小吏来寻找张孝廉的船，同伴们都很惊诧。当即同车去拜访抚军将军，到了门口，刘先进去对抚军说："下官今日为您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太常博士人选。"见面以后，抚军和他交谈，大为赞叹夸奖，说："张凭词采缤纷，头脑中富于义理，堪称义理之窟。"随即

任命他为太常博士。

〔**注释**〕

①孝廉：汉代选拔人材的科目，魏晋也有此制。有孝行而又廉洁者可举孝廉。　出都：到京城。

②时彦：当时的名流。彦，才能杰出的人。

③诣：拜访。　刘尹：刘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

④通寒暑：与寒暄。指一般的叙礼客套。

⑤无端：无由。

⑥长史：指王濛。濛与刘惔都是善清谈者。

⑦判：分析。

⑧正当：即将，还要。　取卿：带你。　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昱曾作抚军将军。

⑨传教：传达教令的小吏。任务是持信幡唤人。

⑩惋愕：怅叹惊诧。

⑪下官：汉魏时郡国的属吏对其长官及国主自称下官。　太常博士：官名。掌导引乘舆、议定王公以下谥号等职。

⑫既前：见面以后。

⑬勃窣：词采丰富缤纷的样子。　理窟：头脑中富于义理，故称理窟。

54 汰法师云①："六通三明同归②，正异名耳③。"《安法师传》曰："竺法太者，体器弘简，道情冥到，法师友而善焉。"一说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经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见远方之色；二曰天耳通，闻障外之声；三曰身通，飞行隐显；四曰它心通，水镜万虑；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脱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则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宿命，则过去心之明也。因天眼发未来之智，则未来心之明也。同归异名，义在斯矣。

〔**译文**〕

竺法汰法师说："六通和三明旨意同归，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注释**〕

①汰法师：指法汰。东晋僧人，也称竺法汰。渡江后为时贤所礼，名显当

世。

②六通：三乘圣者所得之神通，有六种。亦称六神通。见孝标注。　三明：在佛曰三达，在罗汉曰三明。一宿命明，知自身他身宿世之生死相；二天眼明，知自身他身未来世之生死相；三漏尽明，知现在之苦相，断一切烦恼之智。　同归：旨意相同。

③正：只。

55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①，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②。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③。"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④？"正得《渔父》一篇。⑤《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语曰：'彼何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贡曰：'服忠信，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欤？'曰：'非也。'渔父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闻而求问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诫孔子。"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⑥。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⑦，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⑧，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⑨，《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谈玄远。"既自难干⑩，加意气拟托⑪，萧然自得⑫，四坐莫不厌心⑬。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⑭，故复自佳耳⑮。"

〔**译文**〕

支道林（遁）、许询、谢安等有德望的人会集在王濛家，谢安环顾各位说："今天可以说是名士之会。时间既不可以挽留，这样的集会也难常有，应当一起尽情畅谈，来抒发各自的胸怀。"许询便

问主人:“有《庄子》吗?”只得到《渔父》一篇。谢安选择了题目,就让在座的人分别阐发义理。支道林首先阐发论述,谈了七百句的样子,叙述事理精采华美,才思文采非凡超群,大家全都称赞。于是在座的人一个个畅叙胸臆完毕,谢安问道:“各位谈痛快了没有?”都说:“今天的论谈,无不倾尽胸怀。”谢安最后对众人的论谈简略地设难,接着自己陈述见解,作了万馀言演讲,才华俊秀奔放,已经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他又继续发挥,不断比拟假托,萧洒自得,四座无不心悦诚服。支道林对谢安说:“您的论述径往高深的境界,确实是高妙啊。”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支善谈玄理,名闻四方,与名士谢安、王羲之、王衍等交游。人称支公,又称林公。　盛德:指有德望的人。

②彦:才能杰出的人,指当时的名士。

③言咏:畅谈吟咏。此偏指畅谈。　写:即“泻”。倾泻,抒发。

④《庄子》:见本篇17注。

⑤正:只。　《渔父》:《庄子》篇名。

⑥看:选择。　通:阐发义理。

⑦叙致:表达,陈说,叙述事理。　才藻:才思文采。　奇拔:非凡超群。

⑧粗难:简略地设难。难,驳辩,诘问。

⑨才峰:才华。　秀逸:秀美奔放。

⑩既自:既然,已经。　难干:难以企及。

⑪意气:志趣。　拟托:虚拟假托。

⑫萧然:萧洒的样子。

⑬厌心:倾倒,倾心,心悦诚服。

⑭一往:径直,一直。　奔诣:直向高深境界。诣,学问的某种境界。

⑮故复自:确实是。

56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①,悉在会稽王

许②，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③，其论略曰："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孙语道合④，意气干云⑤，一坐咸不安孙理⑥，而辞不能屈⑦。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⑧，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⑨。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⑩，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⑪，称美良久。

〔译文〕

殷中军（浩）、孙安国（盛）、王濛、谢尚等善清谈的各位贤达，全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殷和孙一起论辩《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对自己的论点阐发得周到圆通，气势凌云，所有的人都觉得孙盛所论义理不妥贴，而又驳不倒他。会稽王感慨地叹道："假使真长（刘惔）来了，必当有制服他的办法。"立即去接刘真长，孙安国知道自己比不了刘。真长到了以后，先让孙自己陈述自己的理论，孙大致粗略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也觉得大不如刚才谈得好。刘于是论述了二百多言，言词极为简明切中要害，孙盛的理论终于被击败。在座的人同时拍手大笑，称赞了半天。

〔注释〕

①王、谢：指王濛、谢尚。东晋清谈名士。

②会稽王：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昱为元帝少子，初封琅邪王。咸和元年，徙封会稽王。　许：处所，地方。

③易象妙于见形：即《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撰。《晋书·孙盛传》："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知名。"

④孙语道合：指孙盛将自己的论点阐发得很周到圆通。

⑤意气干云：志趣高入云霄。意气，志趣。干，干犯。形容志趣高或气势凌人的样子。

⑥安：安于，满意。

⑦辞不能屈：言词不能驳倒他。

⑧真长：刘惔字。刘善清谈，与王濛等并有时名。

⑨向：刚才。

⑩许：用于数量词后，表示约数。　辞难简切：谓言词极为简明切要。难，极。

⑪拊掌：拍手。

57 僧意在瓦官寺中①，未详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来，苟子，王修小字。与共语，便使其唱理②。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③？"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④。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论特不近人情，犹疑斯文为谬也。

〔译文〕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修）来访，和他一起清谈，于是让王首先阐明观点。意对王说："圣人有情吗？"王说："没有。"又问道："圣人好比柱子吗？"王说："好比筹算。筹算虽然无情，用他运算的人有情。"僧意说："谁运用圣人呢？"王苟子回答不出来，走了。

〔注释〕

①僧意：东晋僧人，氏族、事迹不详。　瓦官寺：建康佛寺名。见本篇30注。

②唱理：首发义理。清谈时，一方首先陈说义理叫唱理。

③圣人有情不：道家认为圣人绝圣弃智，只有那些无为、无事、无欲的得道之人才算圣人。从这角度出发，故谓圣人无情。

④筹算：古代以刻有数字的竹筹计算，这竹筹称筹算。

58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①]:"惠子其书五车[②],何以无一言入玄[③]?"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④]。"《庄子》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不中。谓卵有毛,鸡三足,马有卵,犬可为羊,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丁子有尾,白狗黑,连环可解。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盖辩者之囿也。"

〔译文〕

司马太傅(道子)问谢车骑(玄):"惠施著的书有五车之多,为什么没有一句涉及玄理?"谢说:"当然是玄理精微奥妙之处非言语笔墨所能表达。"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简文帝子,领司徒、扬州刺史,进位太傅。　谢车骑:指谢玄。曾率东晋军队大败苻坚于淝水,封康乐公,死后赠车骑将军。

②惠子:即惠施。战国时宋人,名家代表人物,善于诡辩。《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③玄:玄理,指老庄道家幽深微妙的义理。

④故当:肯定,当然。　传:言传。

59 殷中军被废[①],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②],唯至事数处不解[③]。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遇见一道人[④],问所签[⑤],便释然[⑥]。

〔译文〕

殷中军(浩)被罢黜,迁于东阳信安县,大量阅读佛经,都能深入理解,只有遇到关涉数字的地方不理解。遇到一位僧人,将自己书中作标记的地方向他请教,疑惑便一下消除了。

〔**注释**〕

①殷中军被废：见本篇50注。

②精解：深入透彻地理解。

③事数处：关涉数字的地方。如“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类与数字相关的佛学概念、理论。

④道人：僧人，和尚。

⑤签：标志，记号。指在书中做的标记。

⑥释然：疑惑消除的样子。

60 殷仲堪精核玄论①，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②，谈不翅尔③。”周祇《隆安记》曰：“仲堪好学而有理思也。”

〔**译文**〕

殷仲堪深入地钻研道家的玄学理论，人们说他对玄学没有不去研究探索的。殷仲堪则叹息道：“假使我能分析四本才性，谈起来就不只是这样了。”

〔**注释**〕

①殷仲堪：晋孝武帝时为荆州刺史，善清言。　精核：深入考核。　玄论：指老庄道家的学说理论。

②使：假使。　四本：即“四本才性”。才，指人的才能；性，指决定人的才能的内在品质。魏晋时期，有关才和性的关系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学说，称为“四本才性”。参见本篇5注。

③不翅：同“不啻”。不但，不止。

61 殷荆州曾问远公①：张野《远法师铭》曰：“沙门释惠远，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世为冠族。年十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以为师，抽簪落发，研求法藏。释昙翼每资以灯烛之费。诵鉴淹远②，高悟冥赜。安常叹曰：‘道流东国，其在远

乎？'襄阳既没，振锡南游，结宇灵岳。自年六十，不复出山。名被流沙，彼国僧众皆称汉地有大乘沙门，每至，然香礼拜，辄东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终。"“《易》以何为体③？"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④，便是《易》耶？"《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太史待诏王朔，朔言：'恐有兵气。'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应在后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馀里。"《樊英别传》曰："汉顺帝时，殿下钟鸣。问英，对曰：'蜀嶓山崩，山于铜为母，母崩子鸣，非圣朝灾。'后蜀果上山崩，日月相应。"二说微异，故并载之。远公笑而不答。

〔**译文**〕

殷荆州（仲堪）曾经问远公（惠远法师）："《周易》以什么为根本依据？"回答说："《周易》以感应为根本依据。"殷说："铜山在西方崩裂，灵钟在东方感应而自鸣，便是《易》吗？"远公笑而不回答。

〔**注释**〕

①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在晋孝武帝时作荆州刺史。　远公：指惠远和尚。渡江后，隐居庐山，讲经授业，传布佛教，三十馀年，为东晋名僧。

②诵鉴淹远：诵，影宋本作"识"，当是。

③《易》：即《周易》，亦称《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体，即"本体"，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

④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相传魏时殿前大钟无故自鸣，张华说，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不久蜀郡上禀其事，果如华言。

62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①，孚弟，辅也。《羊氏谱》曰："辅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书郎。父绥，中书郎。辅仕至卫军功曹，娶琅邪王讷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②，

《王氏谱》曰:"讷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禄大夫。父临之,东阳太守。讷之历尚书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东阳女婿[③],亦在坐。《殷氏谱》曰:"仲堪娶琅邪王临之之女,字英彦。"孚雅善理义[④],乃与仲堪道《齐物》[⑤],《庄子》篇也。殷难之[⑥]。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⑦]。"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⑧]。"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⑨]。

〔**译文**〕

羊孚的弟弟娶了王永言(讷之)的女儿,等到王家要见女婿时,羊孚送弟弟一起前往。当时王永言的父亲东阳太守(王临之)还活着,殷仲堪是东阳的女婿,也在座。羊孚极为擅长辩析义理,就与殷仲堪谈《庄子·齐物论》,殷向他发难。羊孚说:"您四个回合后必然和我的见解相同。"殷笑着说:"才能将观点谈透,为什么一定相同?"果然到四个回合后二人看法完全一致了。殷赞叹道:"我已经没有不同的意见了。"殷为羊孚的新颖独特感叹了许久。

〔**注释**〕

①羊孚:字子道,泰山人,羊绥第二子。历官太学博士、兖州别驾、太尉记室参军,为桓玄腹心,早逝。　　王永言:即王讷之。见孝标注。

②东阳:指东阳太守王临之,永言父。

③殷仲堪:能清言,善著文。晋孝武帝时为荆州刺史,时称殷荆州。

④雅善:极善于。　　理义:玄理道义。指老、庄玄学的理论学说。

⑤《齐物》:即《齐物论》,《庄子》篇名。

⑥难:诘难,发难。

⑦当得:必然会。

⑧乃:方,始。　　尽:指尽理。说通道理。　　何必:为什么一定。

⑨新拔:新颖独特。

63 殷仲堪云[①]:"三日不读《道德经》[②],便觉舌本间

强③。"《晋安帝纪》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译文〕

殷仲堪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觉得言谈不畅、舌根僵硬不灵。"

〔注释〕

①殷仲堪:见《德行》40注。

②道德经:即老子《道德经》。中心思想是论述自然无为,是玄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③舌本:舌根。　间:处。　强:僵硬。

64 提婆初至①,为东亭第讲《阿毗昙》②。《出经叙》曰:"僧伽提婆,罽宾人,姓瞿昙氏,俊朗有深鉴。符坚至长安,出诸经。后渡江,远法师请译《阿毗昙》。"远法师《阿毗昙叙》曰:"《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领,咏歌之微言。源流广大,管综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法胜,以《阿毗昙》源流广大,卒难寻究,别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请令译焉。"《阿毗昙》者,晋言大法也。道标法师曰:"《阿毗昙》者,秦言无比法也。"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③:"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④,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⑤:法冈未详氏族。"弟子都未解⑥,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⑦?"曰:"大略全是⑧,故当小未精核耳⑨。"《出经叙》曰:"提婆以隆安初游京师,东亭侯王珣迎至舍,讲《阿毗昙》。提婆宗致既明,振发义奥,王僧弥一听,便自讲,其明义易启人心如此。未详年卒。"

〔译文〕

提婆刚到江左,为东亭(王珣)兄弟讲解《阿毗昙》。开始启讲,坐听才一半,僧弥(王珉)就说:"都已经明白了。"就在座中分出好几个也有此意的僧人,更换其它房间自己去宣讲。提婆讲完了,东

亭问法冈和尚说："我还不理解，阿弥他怎么已经理解？理解得怎么样？"说："大体上都是对的，只是还没有深入研究罢了。"

〔注释〕

①提婆：即僧伽提婆，西域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和尚，东晋时来中国。曾译《阿毗昙》经。

②东亭：指王珣。珣爵为东亭侯。　第：当为"弟"之误。《晋书·王珉传》："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　《阿毗昙》：梵语佛经译名，又名《阿毗昙八犍度论》。阿毗昙，阿毗达磨的旧称，意为胜法、无比法。

③裁：通"才"。　僧弥：王珉小字僧弥，也称阿弥，王珣弟，王导孙，与兄珣并有时名，官至中书令。

④数四：三四个，数个。

⑤法冈道人：法冈又作法纲，东晋僧人。

⑥弟子：用于自称，表示谦恭。相当于"我"。　都：程度副词。全，完全。

⑦云何：如何，怎么样。

⑧大略：大要，大体。

⑨故当：当然是，自然是。　小：稍。表示程度轻。　精核：深入考核研究。　耳：罢了。

65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①，每相攻难②，年余后但一两番③，桓自叹才思转退④，殷云："此乃是君转解。"周祗《隆安记》曰："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

〔译文〕

桓南郡（玄）和殷荆州（仲堪）一起谈玄，常常互相辩驳诘难，一年多以后诘难少到只一两回合，桓自叹才情文思逐渐衰退了，殷说："这是你对论辩的问题更加理解了。"

〔注释〕

①桓南郡：指桓玄。玄封爵为南郡公，故称。　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在晋孝武帝时任荆州刺史。　谈：谈玄，清谈。

②攻难：攻伐诘难。

③但：只。　　番：量词。遭，回合。

④转：表示程度变化，犹"渐渐""更加"。

66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①，不成者行大法②。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③。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⑤！"帝深有惭色。《魏志》曰："陈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余岁，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见难问，应声而答。太祖宠爱之，几为太子者数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复封东阿。植每求试不得，而国亟迁易，汲汲无欢。年四十一薨。"

〔译文〕

魏文帝（曹丕）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诗来，如果作不出就要处以死刑。文帝的话刚说完，曹植便应声作诗一首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听了大为惭愧。

〔注释〕

①文帝：指魏文帝曹丕。丕为曹操次子，公元220年，废汉称帝，建立魏朝，死后谥文帝。　　东阿王：指曹植。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少聪慧，有才华。曹丕即位后，屡遭猜忌，郁闷而死。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其父曹操、兄曹丕，世称三曹。

②大法：最高刑法。指死刑。

③"煮豆"二句：大意是"煮豆用来作豆羹，过滤之后做豆汁"。　　漉(lù)：过滤。　　菽(shū)：豆类的总称。

④"其在釜下然"二句：大意是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中哭泣。　其(qí)：豆秸。　　釜(fǔ)：炊具，古代一种锅。　　然：即"燃"字。

⑤“本自”二句：大意是“本来是同根所生，煎煮为什么这么急迫！”这是用锅中豆子自诉口气写的，比喻兄弟之间，不应迫害。　　本自：本来。相煎：煎我。“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67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①，备礼九锡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③，司空郑冲冲已见。驰遣信就阮籍求文④。籍时在袁孝尼家⑤，《袁氏世纪》曰：“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人。父涣，魏郎中令。准忠信居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不胜己也。世事多险，故恬退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荀绰《兖州记》曰：“准有俊才，太始中，位给事中。”宿醉扶起⑥，书札为之⑦，无所点定⑧，乃写付使⑨。时人以为神笔。顾恺之《晋文章记》曰：“阮籍劝进，落落有宏致，至转说徐而摄之也。”一本注：阮籍《劝进文》略曰：“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怀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其来久矣。周公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势，光宅曲阜，奄有龟、蒙。明公宜奉圣旨，受兹介福也。”

〔译文〕

魏朝封晋文王（司马昭）为公，准备加九锡大礼，文王司马昭坚决推辞不接受。公卿将校文武官员将要到他府上敦促劝喻，司空郑冲派使者骑马找阮籍，求他写劝进文。阮籍当时正在袁孝尼（准）家里，隔夜的馀醉未消，扶他起来，捉笔书写信札，下笔成章，没有什么涂改，于是抄写交付来使。当时人认为他是神笔。

〔注释〕

①魏朝：指三国魏建立的政权。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称帝，建立魏朝，至公元265年灭亡。　　晋文王：指司马昭。昭封晋王，死后谥文。晋武帝废魏立晋，追尊为文皇帝。　　公：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一。

②九锡：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赐予的九种器物，文字记载九锡名目大同小异，无非衣服、车马、弓矢、秬鬯、斧钺之类。汉末献帝赐曹操九锡，采用《礼纬》说，历代相袭沿用。前汉王莽阴谋篡汉前先加九锡，后来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

③公卿将校：三公九卿和高级武官。泛指朝中文武大臣。　当：将。　诣府：登门拜访。　敦喻：敦促劝说。

④司空：官名。三公之一。　郑冲：字文和，开封人，博涉儒学和百家言，仕魏为三公。晋朝建立，官至太傅。　信：信使，使者。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性放达，不拘礼教，好老、庄，嗜酒。曾为步兵校尉，有《咏怀诗》八十馀首，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齐名。

⑤袁孝尼：即袁准。见孝标注。

⑥宿醉：隔夜馀醉。

⑦书札：书写信札。

⑧点定：修改定稿。点，涂改。

⑨写：誊写，抄写。

68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①，《思别传》曰："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父雍，起于笔札，多所掌练，为殿中御史。思蚤丧母，雍怜之，不甚教其书学。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冏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礌礉，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时人互有讥訾②，思意不惬③。后示张公④，张华，已见。张曰："此《二京》可三⑤，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⑥，王隐《晋书》曰："谧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曾孙也。祖叔献，灞陵令。父叔侯，举孝廉。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所养叔母叹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岂我居不卜邻，何尔鲁之甚乎？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年二十馀，就乡里席坦受书，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武帝借其书二车，遂博览。太子中庶子、议郎徵，并不就，终于家。"谧见之嗟叹⑦，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⑧，莫不敛衽赞述焉⑨。《思别传》曰："思造张

载，问嵋、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

〔**译文**〕

左太冲（思）作《三都赋》刚写成，当时人交相讥讽诋毁，左思心里很不满意。后来拿给张公（华）看，张公说：“此文可以和张衡《二京赋》并列为三，相互媲美。然而你的文章还没有被当世看重，应该让它经高名人士推荐。”左思于是到皇甫谧那里征询意见，皇甫谧看了赞叹不已，就为《三都赋》写了序文。于是原来交相非议的那些人，没有不敛襟示敬、赞叹夸奖这篇文章的。

〔**注释**〕

①左太冲：左思字太冲，晋文学家。貌丑，口讷，博学善著文。官秘书郎。构思十年，作成《三都赋》。参见孝标注。 《三都赋》：三都指三国时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今南京）、魏都邺（今河南安阳市北）。左思十年成此力作，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②讥訾（zǐ）：讥讽诋毁。

③惬：满意，快意。

④张公：指晋张华。华字茂先，官至司空。博学多闻，著《博物志》行于世。

⑤二京可三：《二京》指汉代张衡所作《西京赋》和《东京赋》，是文学名篇。张华认为，左思的《三都赋》可以和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并列为三，互相媲美。可三，可以成为第三个。三，用为动词。

⑥询求：询问征求意见。

⑦嗟叹：赞叹。

⑧非贰：非议反对。

⑨敛衽：提起衣襟夹于带间。表示敬意。敛，收敛；衽，衣襟。 赞述：赞美称说。

69 刘伶著《酒德颂》①，意气所寄②。《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

‘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其辞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馀。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译文〕

刘伶作《酒德颂》，寄托了自己一生的志趣。

〔注释〕

①刘伶：字伯伦，沛郡（今安徽）人。好饮酒，放情肆志，不拘礼法。与阮籍、嵇康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作建威参军。

②意气：志趣。

70 乐令善于清言①，而不长于手笔②。将让河南尹③，请潘岳为表。《晋阳秋》曰：“岳字安仁，荥阳人。夙以才颖发名。善属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仕至黄门侍郎，为孙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④。”乐为述已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⑤，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⑥。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译文〕

乐令（广）善于清谈，但不擅长于写作。想要辞让河南尹的职位，请潘岳代为作表。潘岳说：“表自然可以作，不过须要知道您的意思。”乐广为他陈述所以辞让的原因，阐释要旨二百多言，潘岳

径取其意，交错综合落笔成章，便成一篇名作。当时人都说："假若乐广不借潘岳之文，潘岳不取乐广之意，就不可能成就这华美文章。"

〔注释〕

①乐令：指乐广。善清言，官至尚书令。

②手笔：指写作文章。

③河南尹：河南郡最高行政长官。

④要当：需要，必须。

⑤标位：揭示，阐述。

⑥名笔：名篇，出名的文章。

71 夏侯湛作《周诗》成，《文士传》曰："湛字孝若，谯国人，魏征西将军夏侯渊曾孙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补雅词，名亚潘岳。历中书侍郎。"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示潘安仁①，安仁曰："此非徒温雅②，乃别见孝悌之性③。"其诗曰："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鸡鸣在门。孳孳恭诲，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风诗》。岳《家风诗》，载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译文〕

夏侯湛写好了《周诗》以后，拿给潘安仁（岳）看，安仁说："这诗不仅温文尔雅，而且特别表现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品德。"潘因此而作《家风诗》。

〔注释〕

①潘安仁：潘岳字安仁。

②非徒：不但，不仅。　　温雅：温文尔雅。

③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72 孙子荆除妇服①，作诗以示王武子②。孙楚集云："妇，胡毋氏也。"其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一作"文于情生，情于文生"。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③。"

〔译文〕

孙子荆（楚）服妻丧一年期满，除服后写了一首悼亡诗给王武子看。王说："不知是诗歌因情而作，还是情由诗歌而生。读了使人悲伤，增添了夫妻情意深重之感。"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太原人。有才气，善著文，孤傲不群，与王济友善，官至太守。　　除妇服：除服，除去丧礼之服。夫为妻服丧期为一年。

②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司徒王浑次子。有才气，善清谈，性奢豪，有名当世。

③伉俪：夫妻。

73 太叔广甚辩给①，而挚仲治长于翰墨②，俱为列卿③。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④，广又不能答。王隐《晋书》曰："广字季思，东平人。拜成都王为太弟，欲使诣洛。广子孙多在洛，虑害，乃自杀。挚虞字仲治，京兆长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仆卿。虞少好学，师事皇甫谧，善校练文义，多所著述。历秘书监、太常卿，从惠帝至长安，遂流离鄠、杜间。性好博古，而文籍荡尽。永嘉五年，洛中大饥，遂饿而死。"虞与广名位略同，广长口才，虞长笔才，俱少政事。众坐广谈，虞不能对；广退，笔难广，广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世。广无可记，虞多所录，于斯为胜也。

〔译文〕

太叔广非常能言善辩，而挚仲治（虞）却擅长笔墨文章，两人都在九卿之列。每到公众场合，太叔广谈论，仲治不能答对；回来

仲治写文章诘难太叔广，广又不能答对。

〔注释〕

①辩给：能言善辩，长于口才。

②翰墨：笔墨。指写文章。

③列卿：九卿之列。

④著笔：著文，写文章。笔，六朝人以韵文为文，以散文为笔。

74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①，亦有辩讷之异②。扬州口谈至剧③，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中兴书》曰："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为司徒左西属。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世务自婴。累迁吏部尚书、太常卿，卒。"

〔译文〕

江东殷太常（融）、殷扬州（浩）叔侄二人都善于谈玄理，但也有口才上的善辩与迟讷之别。在殷扬州谈论激烈时，太常总是说："你再想想我的理论。"

〔注释〕

①江左：江东。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指东晋统辖区。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西为右，故称江东为江左。 殷太常父子：指殷融、殷浩叔侄二人。融曾作太常卿，故称殷太常。称叔侄为父子，是六朝习惯。 言理：谈玄理。

②辩讷：指口才的善辩与迟钝。辩，有口才。讷，口讷，言语迟钝。

③扬州：指殷浩。浩曾作扬州刺史。 口谈：谈话。

75 庾子嵩作《意赋》成①。《晋阳秋》曰："敳，永嘉中为石勒所害。先是，敳见王室多难，知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从子文康见②，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文**〕

庾子嵩(敳)完成了《意赋》。侄子文康(庾亮)看见了,问道:"如果是有意呢,不是一篇赋所能表达得尽的;如果是无意呢,又何必作这《意赋》?"回答说:"恰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注释**〕

①庾子嵩:庾敳字子嵩,恢廓有度量,好老、庄,官至豫州长史。　《意赋》:文载《晋书》本传。

②从子:兄弟之子,侄子。　文康:指庾亮。亮死后谥文康。

76 郭景纯诗云①:"林无静树,川无停流②。"王隐《晋书》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别传》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丽,才学赏豫,足参上流。其诗赋诔颂,并传于世。而讷于言,造次咏语,常人无异。又不持仪检,形质颓索,纵情嫚惰,时有醉饱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尽,岂酒色之能害?'王敦取为参军。敦纵兵都辇,乃咨以大事,璞极言成败,不为回屈。敦忌而害之。"诗,璞《幽思篇》者。阮孚云③:阮孚,别见。"泓峥萧瑟④,实不可言。每读此文⑤,辄觉神超形越"。

〔**译文**〕

郭景纯(璞)有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这首诗,就觉得精神和身体都有一种超越感。"

〔**注释**〕

①郭景纯:郭璞。见孝标注。

②"林无静树,川无停流":是郭璞《幽思篇》中的两句。第一句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意思。第二句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意思。写出了自然界不断运动变化的内在力量和外观景象。

③阮孚:字遥集,晋阮咸次子。历元、明、成数帝,官至广州刺史。

④泓峥萧瑟:形容流水声和风声。泓峥,流水声。萧瑟,风吹树木声。

⑤每读此文：每读此诗。文，指诗，六朝人以韵文为文，散文为笔。该诗将万物在不断运动的哲理（本质），寓于自然景观之中（现象），使阮孚参悟了大自然的奥密，产生了超拔之感，故曰"觉神超形越"。

77 庾阐始作《扬都赋》①，道温、庾云②："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③。"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④。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⑤。《中兴书》曰："阐字仲初，颍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岁便能属文。迁散骑侍郎，领大著作，为《扬都赋》，邈绝当时。五十四卒。"

〔**译文**〕

庾阐刚开始作《扬都赋》，写到温峤、庾亮时道："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亮听说《扬都赋》写好了，要求看看，并兼给予奖赏惠赐。阐就重新把赋中的"望"改为"俊"，把"亮"改为"润"。

〔**注释**〕

①《扬都赋》：东晋庾阐作。此赋歌颂扬州城的宏伟壮丽，是当时一篇著名作品，被誉为可与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相媲美。

②温、庾：指温峤、庾亮。温、庾辅佐东晋元、明、成诸帝，讨平王敦、苏峻，为东晋重臣。

③"温挺义之标"四句：大意是："温是伸张大义的楷模，庾为百姓所仰望，比拟其影响则如宏钟般重浊悠扬，比拟其品德则如玉石般光洁明亮。"挺义：伸张大义。标：榜样，模范。方：比。

④赠贶：馈赠，加惠。

⑤"改望为俊"二句：为了避庾亮名讳而改"亮"为"润"，为与"润"押韵，又改"望"为"俊"。

78 孙兴公作《庾公诔》①，袁羊曰②："见此张缓③。"于时以为名赏。《袁氏家传》曰："乔有文才。"

〔译文〕

孙兴公(绰)作《庾公诔》,袁羊说:"诔中可见弛张有度。"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著名的鉴赏。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见《言语》84 注。 庾公诔:庾公指庾亮。诔(lěi),哀悼死者、叙述其生平事迹的悼念性文章。

②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历官尚书郎、江夏相。从桓温平蜀,因功封湘西伯。

③张缓:紧张与疏缓松弛。此处或指文章跌宕起伏,疏张有度;或指对庾亮一生功过评价褒贬有度。

79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①,以呈庾亮②,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③,云可三《二京》、四《三都》④。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⑤。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⑥,而不免俭狭⑦。"王隐论扬雄《太玄经》曰:"《玄经》虽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谓其屋下架屋。"

〔译文〕

庾阐的《扬都赋》写好以后,呈给庾亮看,庾亮因为同族的情分,大力宣传,提高《扬都赋》的声望,说此赋可以和《二京赋》并列为三、与《三都赋》并列为四。于是,人人竞相抄写,京都的纸张因此而涨价。谢太傅(安)说:"不能这样,这文章不过是屋下架屋罢了。凡事都摹拟仿效,就不免走向贫乏狭窄。"

〔注释〕

①庾仲初:庾阐字仲初。参见本篇 77 孝标注。

②庾亮:字元规,东晋名臣,庾阐同族长辈。

③怀:情怀,情分。

④可三《二京》、四《三都》:意思是可以与《二京赋》并列为三、与《三都赋》并列为四,并肩媲美。这里三、四用为动词。

⑤都下纸为之贵：京都纸张因此而涨价。都下，都城。此指建业。

⑥屋下架屋：在屋子下面再建造屋子。比喻重复多余。 拟学：摹拟效仿。

⑦俭狭：贫乏狭窄。

80 习凿齿史才不常①，宣武甚器之②，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③。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④！"后至都见简文，返命⑤，宣武问："见相王何如⑥？"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⑦，出为衡阳郡⑧，性理遂错⑨。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⑩，品评卓逸⑪。《续晋阳秋》曰："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后以忤旨，左迁户曹参军、衡阳太守。在郡著《汉晋春秋》，斥温觊觎之心也。"凿齿集载其论，略曰："静汉末累世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且汉有系周之业，则晋无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时，吴、楚称王，若推有德，彼必自系于周，不推吴、楚也。况长辔庙堂，吴、蜀两定，天下之功也。"

〔**译文**〕

习凿齿史学才能不寻常，宣武（桓温）很器重他，年纪不到三十岁，就被用为荆州治中。习凿齿在谢函中也说："若不遇见明公，我不过是个荆州老从事罢了！"后来到京都谒见简文帝（司马昱），回来复命时，宣武问："看见相王觉得怎么样？"习回答说："我一生不曾见过这样的人。"从此因违背旨意，被降职作衡阳郡太守，于是神志错乱。但在病中仍然作《汉晋春秋》一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品评，见解卓越出众。

〔**注释**〕

①习凿齿：字彦威，晋襄阳人。有史才，为桓温所器重，官至太守。

②宣武：指桓温。温死后谥宣武。　　器：器重。

③荆州：州郡名。东晋时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是长江中游军事重镇。　　治中：官名。又称治中从事，为州刺史助理，掌文书案卷等。

④从事：即从事史，州郡属官。

⑤返命：复命，回报。

⑥相王：宰相而又封王者。特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昱此时以会稽王居相位，为桓温所畏忌。

⑦忤旨：违背旨意。桓温有不轨之心，习凿齿称颂简文，故忤旨。

⑧出为衡阳郡：降为衡阳郡太守。衡阳郡，东晋郡名，在今湖南东部地区。治所在湘乡。

⑨性理：神志。

⑩《汉晋春秋》：书名。习凿齿撰。写东汉至西晋的历史，始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全书54卷。原书亡佚，今只有辑本。

⑪卓逸：卓越出众。

81 孙兴公云①："《三都》、《二京》②，五经鼓吹③。"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

〔译文〕

孙兴公（绰）说："《三都赋》、《二京赋》是五经的羽翼。"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晋代文学家。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袭爵长乐侯。

②《三都》、《二京》：见本篇68注。

③五经：儒家的五部经书。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　　鼓吹：宣扬。在《三都赋》、《二京赋》中详细描写了封建礼仪制度，宣扬了儒家思想道德观点，故认为是"五经鼓吹"。

82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①：《陆氏谱》曰："退字黎民，吴郡人。高祖凯，吴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禄大夫。""张凭何

以作母诔②，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③，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陆氏谱》曰：“退，凭婿也。”

〔译文〕

谢太傅（安）问主簿陆退：“张凭为什么只作祭母诔文，而不作祭父诔文？”陆退回答说：“当然是因为男子的德行，表现于他在社会上的作为之中；妇人的美德，不用诔文追述就不能得到显扬。”

〔注释〕

①主簿：官名。中央和地方郡县所设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等。

②张凭：见本篇53注。　　诔：文体名。哀悼死者、记述死者功德的文辞。

③故当：当然。用于加强肯定判断的词语。　　丈夫：男人。

83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①，长史送示真长②，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修集载其论曰：“或问：《易》称贤人黄裳元吉，苟未能闇与理会，何得不求通？求通则有损，有损则元吉之称将虚设乎？答曰：贤人诚未能闇与理会，当居然人从，比之理尽，犹一豪之领一梁。一豪之领一梁，虽于理有损，不足以挠梁。贤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挠梁，于贤人何有损之者哉！”

〔译文〕

王敬仁（修）十三岁时写了《贤人论》，其父长史（王濛）送给刘真长（惔）看，真长回答说：“从敬仁所作的《贤人论》看，他完全可以参与谈玄。”

〔注释〕

①王敬仁：王修字敬仁，小字苟子，长史王濛子。善长书法，官著作郎、琅邪王文学。　　《贤人论》：王修所作文章篇名。文今不存。据刘孝标注所引，文章论及贤人与理的关系。

②长史：指王濛。濛作司徒左长史。　　真长：刘惔字真长，善清谈，与王

濛齐名。

84 孙兴公云①:“潘文烂若披锦②,无处不善;《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陆文若排沙简金③,往往见宝。”《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译文〕

孙兴公(绰)说:“潘岳的文章灿烂夺目,好像披着锦缎,没有一处不美;陆机的文章好比排沙简金,经常见到奇宝。”

〔注释〕

①孙兴公:见本篇 81 注。

②潘:指潘岳。善为文。见本篇 70 注。　烂若披锦:光彩耀眼如披锦绣。

③陆:指陆机。见《言语》26 注。　排沙简金:拨开砂砾来挑选金子。比喻从大量同类事物中选取精华。排,拨开。简,选取。后有成语“披沙简金”。

85 简文称许掾云①:“玄度五言诗②,可谓妙绝时人③。”《续晋阳秋》曰:“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称赞许掾(询)说:“玄度的五言诗,可以说精妙超群。”

〔**注释**〕

①许掾：指许询。询字玄度，有才藻，善著文，曾被征为司徒掾。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是东晋名流高士。

②五言诗：五字一句的诗。这里指起于东汉、盛于六朝，以玄言、佛理为其内容的五言古诗。自郭璞以道家玄言入诗后，许询、孙盛等争相效仿，并加入佛教哲理。许多人以玄言诗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竟成一时风气。其诗“理过其辞，淡然寡味”，大多失传。

③妙绝时人：精妙超越当代人。绝，超越。

86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①，以示范荣期，《中兴书》曰：“范启字荣期，慎阳人。父坚，护军。启以才义显于世，仕至黄门郎。”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②。”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③。”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此赋之佳处。辄云：“应是我辈语④。”

〔**译文**〕

孙兴公（绰）的《天台赋》写成后，拿给范荣期（启）看，说：“你试把它扔到地上，会发出钟磬般的声响。”范说：“恐怕你的钟磬，不合宫商之声的音调。”然而每读至佳句，就说：“确实是我辈的语言。”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见本篇81注。　《天台赋》：即《天台山赋》，晋孙绰作。写天台山雄伟壮丽景色，文辞精美。赋见《昭明文选》。

②要：应当，当会。　金石声：钟磬等乐器发出的声音。指声音响亮，喻文章优美铿锵。

③宫商：即宫商角徵羽，古代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也称五音。

④应：的确，确实。　我辈：我们这些人，我们。

87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①，看竟，掷与坐上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②。"刘谦之《晋纪》载安议曰："谨按谥法，一德不懈曰简，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仿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

〔译文〕

桓公（温）看到谢安石（安）作的简文帝（司马昱）谥号奏议，看完，扔给了在座的各位客人，说："这不过是安石的零篇杰作。"

〔注释〕

①谥议：帝王、贵族、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议，奏议，文体名，指官吏向皇帝上书陈事的文章。

②碎金：比喻零篇杰作。　　桓温的动作和语言，流露出他因篡权不遂而对简文帝的不满。

88 袁虎少贫①，虎，袁宏小字也。尝为人佣载运租②。谢镇西经船行③，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④；所诵五言⑤，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⑥，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⑦。因此相要，大相赏得⑧。《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非尚所曾闻，遂住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

〔译文〕

袁虎（宏）小时，家境贫穷，曾受人雇佣运送租谷。谢镇西（尚）曾乘船出行，那天夜里，风清月朗，听到江中小洲那边贩货行商的船上有吟咏诗歌的声音，很有情味韵致；所吟五言诗，又是自己从未听到过的，赞美不已。立即派遣人辗转打听，原来是袁虎在吟诵自己所作的《咏史》诗。于是邀请袁虎，大为赏识亲近。

〔注释〕

①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晋陈郡（今河南）人。善著文，为桓温大司马府记室参军。后为吏部郎、东阳太守。

②佣：雇佣。

③谢镇西：指谢尚。尚字仁祖，曾作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经：尝。

④江渚：江中小洲。　　间：表示处所。　　估客：贩货行商。　　情致：情趣韵味。

⑤五言：五言诗。此指古体五言诗，起于东汉，至建安，六朝而大盛。

⑥讯问：打听。

⑦《咏史》诗：以历史为题材、歌咏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诗。袁宏所作《咏史》诗，内容不详。

⑧相要：邀请他。要，同"邀"。　　赏得：赏识、亲近。

89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译文〕

孙兴公（绰）说："潘岳的文章浅近而纯净，陆机的文章深奥而芜杂。"

90 裴郎作《语林》①，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②，各有一通③。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④，甚有才情。《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穉，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

〔译文〕

裴郎（启）作《语林》，刚问世，被远近人们大为传颂。当时的风流少年无不传抄，人手一份。其中载录王东亭（珣）所作《经黄公酒垆下赋》，特别有才华。

〔**注释**〕

①裴郎：指裴启。郎，对年轻男子的美称。　《语林》：书名。晋裴启撰，十卷。记述西汉、三国、晋的人物事迹、言行，是古代一种笔记小说。唐人修《晋书》，曾兼采《语林》《世说新语》材料。今书已不存，有辑本。

②时流：时髦。　年少：年轻人。　写：抄写。

③一通：一份。

④王东亭：指王珣。珣封东亭侯。　经王公酒垆下赋：《轻诋》24注引《续晋阳秋》："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王公当作"黄公"。

91 谢万作《八贤论》①，与孙兴公往反②，小有利钝③。《中兴书》曰："万善属文，能谈论。"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文多不载。谢后出以示顾君齐④，《顾氏谱》曰："夷字君齐，吴郡人。祖厥，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⑤。"

〔**译文**〕

谢万写了《八贤论》，和孙兴公（绰）论辩，稍有些滞碍。谢万后来拿出来给顾君齐（夷）看，顾说："我也写了一篇，知道你这篇一定没有什么可称赞的。"

〔**注释**〕

①谢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晋穆帝时，受命北征，于寿春大败而回，被贬官而死。　《八贤论》：所谓八贤指四位隐者四位显者，其思想以隐居者为优，以出世为官者为劣。

②孙兴公：孙绰字兴公。见本篇81注。　往反：辩论。指谈玄论辩。

③小：稍，略。　利钝：锋利迟滞。这里偏指迟滞、滞碍。

④顾君齐：顾夷。见孝标注。

⑤无所名：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名，称赞，称说。

92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①，《续晋阳秋》曰："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②。时王珣在坐③，云："恨少一句④。得'写'字足韵当佳⑤。"袁即于坐揽笔益云⑥："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⑦。"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载其赋云："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晋阳秋》曰："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译文〕

桓宣武(温)让袁彦伯(宏)作《北征赋》，写好后，桓公与当时名士们一起看，大家都称赞赋写得好。当时，王珣在座，说："遗憾只少一句，能够以'写'字足韵则更好。"袁当即于席间握笔增益道："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桓公对王珣说："当今赋作高手，不得不推举袁氏。"

〔注释〕

①桓宣武：指桓温。公元356年，桓温率晋军北伐鲜卑慕容氏。时旱，水道不通，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馀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桓温传》)　袁彦伯：袁宏字彦伯。见本篇88注。　《北征赋》：袁宏任桓温记室参军，随桓温北征鲜卑。《北征赋》为此而作。

②时贤：当世名流、贤达。　咸：都。　嗟叹：赞美。

③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又名阿瓜。晋中领军王洽子，丞相王导孙。以文章、才学知名，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

④恨：遗憾。

⑤足韵：补足韵脚。

⑥搅笔：持笔，握笔。　益：增益，增添。

⑦"感不绝"二句"：大意说"心中感触绵延不绝，追溯先人遗风而独自抒发情怀。"　流风：遗风。　写：即"泻"，倾泻。这里指抒发情感。

93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①，《中兴书》曰："曹毗字辅佐，谯国人，魏大司马休曾孙也。好文籍，能属词。累迁太学博士、尚书郎、光禄勋。"裁为负版绔②，《论语》曰："孔子式负版者。"郑氏注曰："版谓邦国籍也；负之者，贱隶人也。"非无文采，酷无裁制③。

〔译文〕

孙兴公（绰）说曹辅佐（毗）的才华如同白底子的明光织锦，却裁为背负邦国图籍的隶役人的裤子，并非没有文采，实在是没有个得当的裁制。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见《言语》84注。　道：评论。　地：质地，底子。　明光锦：晋代一种著名的织锦。

②负版：指持邦国图籍的人。负，背负。版，邦国地图。绔，同"袴"、"裤"。

③酷：极，甚。　裁制：裁剪制作。言其虽有文采，然拙于驾驭，作不出好文章。

94 袁伯彦作《名士传》成①，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②，特作狡狯耳③，彦伯遂以著书。"

〔译文〕

袁彦伯（宏）写好了《名士传》，去见谢公（安），公笑着说："我曾经和众人谈论江北的事情，不过是说着玩玩罢了！彦伯竟用来

写成了书。”

〔注释〕

①袁伯彦：当作“袁彦伯”。袁宏字彦伯。见本篇88注。　名士传：据《晋书》本传，袁宏作《名士传》三卷。

②江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这里特指渡江以前的西晋时期。

③特：只。　狡狯：游戏。指谈笑间随便说说。

95 王东亭到桓公吏①，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②，东亭即于阁下更作③，无复向一字④。《续晋阳秋》曰：“珣学涉通敏，文高当世。”

〔译文〕

王东亭（珣）上任作桓公（温）属吏，已等候在官署大厅前，桓让人偷走了他的白事文本。东亭立即在厅前重新又作，没有重复原来那篇白事的一个字。

〔注释〕

①王东亭：指王珣。珣封东亭侯。

②白事：给上级的一种书面报告。

③更作：重新作。

④向：刚才。

96 桓宣武北征，《温别传》曰：“温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鲜卑。”袁虎时从①，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②，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③，俄得七纸④，殊可观⑤。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⑥。”

〔译文〕

桓宣武（温）北征鲜卑，袁虎（宏）当时跟随前往，后被罚免去官职。碰巧需要露布文，叫来袁虎，让他倚在马前写作。袁手不停

笔，一会儿就写了七张纸，文笔相当好。东亭（王珣）在旁边，非常赞赏他的才华。袁虎说："应当让我得到齿牙余论的实惠。"

〔**注释**〕

①袁虎：袁宏小字虎，曾任桓温记室参军，随桓温北征鲜卑慕容氏。

②会：碰巧。　须：同"需"。需要。　露布文：不缄封露而宣布，使四方速闻的文书。多指捷报、檄文等。

③辍：停。

④俄：一会儿。

⑤殊：非常，特别。

⑥齿舌间得利：意同本篇27"牙后慧"，都是"齿牙余论"义，即以言语褒奖恩惠于人。袁虎时被责免官，故发此言。

97 袁宏始作《东征赋》[①]，都不道陶公[②]。胡奴诱之狭室中[③]，临以白刃[④]，胡奴，陶范，别见。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⑤]？"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⑥]。功则治人，职思靖乱[⑦]。长沙之勋，为史所赞[⑧]。"《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二说不同，故详载焉。

〔**译文**〕

袁宏开始作《东征赋》，完全没有提及陶公（侃）。陶侃子胡奴（陶范）把袁宏骗到狭小的房间里，以白刃相逼，说："先公的功勋业绩如此辉煌，您作《东征赋》，为什么将他忽略？"袁宏窘迫急促，

无计可施，便答道："我大谈陶公，为什么说没谈？"于是吟诵道："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注释〕

①袁宏：字彦伯，小字虎。为桓温记室参军。　《东征赋》：袁宏作，内容是歌颂过江诸名臣的功业。

②陶公：指陶侃。东晋名臣。成帝初年，因平苏峻乱有功，封长沙郡公。

③胡奴：陶范小字胡奴，陶侃子。曾作乌程令，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官至光禄勋。

④临以白刃：以锋利的刀剑相对。白刃，锋利的刀剑。

⑤先公：先父，指死去的父亲。　云何：为什么。

⑥"精金"二句：大意是好钢经过百炼，切割东西迎刃而断。喻陶侃精明强干。

⑦"功则治人"二句：大意是他的功劳在于治理百姓，平定叛乱。思：通"则"。靖乱：平定叛乱。指平苏峻乱事。

⑧"长沙"二句：大意是陶公的功勋，载于史册，为后人称赞。　长沙：指陶侃。　赞：赞美，赞颂。

98 或问顾长康①："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②？"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③，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④。"《中兴书》曰："恺之博学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为时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温云：'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续晋阳秋》曰："恺之矜伐过实，诸年少因相称誉以为戏弄。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自云得先贤风制。瞻每遥赞之，恺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将眠，语槌脚人令代，恺之不觉有异，遂几申旦而后止。"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恺之）："你的《筝赋》与嵇康的《琴赋》相比，怎么样？"顾说："不赏识的人认为是后出作品不予重视，有见识的人

会因其高妙奇绝而看重它。”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博学有才气，尤善绘画。晋安帝时，为散骑常侍。

②《筝赋》：顾恺之所作赋之一。《艺文类聚》四四、《初学记》十六有节录。　嵇康：字叔夜，好老庄，善谈玄理，能著文，为竹林七贤之一。　《琴赋》：魏嵇康作。用赋的形式写了琴的弹奏方法和表现力。

③遗：弃，抛弃。

④见贵：等于“贵之”，意即看重他。

99 殷仲文天才宏赡①，《续晋阳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数十篇。”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②：亮，别见。“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③，丘渊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陈郡人。祖耽，历阳太守。父质，琅邪内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迁太尉长史、丹阳尹。义熙九年卒。”才不减班固④。”《续汉书》曰：“固字孟坚，右扶风人。幼有俊才，学无常师。善属文，经传无不究览。”

〔译文〕

殷仲文天才宏富，但读书不太多，傅亮叹息道：“假使殷仲文读的书有袁豹的一半，他的才气不比班固差。”

〔注释〕

①殷仲文：陈郡（今河南）人。有才藻，善著文、助桓玄篡逆，官至侍中、尚书。　宏赡：宏大丰富。

②亮：指傅亮。亮字季友，傅瑗子。入宋，官至尚书令、光禄大夫，为刘裕所杀。或云上文“博”是“傅”之误，如是，标点当为“而读书不甚广，傅亮叹曰”。

③若使：假使，如果。　半袁豹：袁豹的一半。

④减：比……差，不如。　班固：彪子。彪撰汉史未完，固继父业，前后历二十余年，写成《汉书》100卷。

100 羊孚作《雪赞》云①："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②。《中兴书》曰："胤字茂祖，谯国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见称。仕至中书令。玄败，徙安成郡，后见诛。"

〔译文〕

羊孚作《雪赞》诗道："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于是将它书写在扇子上。

〔注释〕

①羊孚：字子道，泰山人，绥次子。历官兖州别驾、太尉记室参军，为桓玄腹心。　《雪赞》：这是一首玄言诗。玄言诗起于西晋之末盛行于东晋。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于诗人笔下。这首诗写得很有文采。诗中"清"、"气"、"象"、"洁"即是自然现象，又大多是当时的玄学概念。资，凭借。乘，驾驭。遇、即，同义词，接触、碰上。诗人通过描写雪的形态、特点及其变化，寄寓了魏晋时期天地万物生成说的理论，又寄托了魏晋文人清高的风度。因此桓胤拿来书扇，借以附庸风雅，自我标榜。

②书扇：写在扇子上。书，写。

101 王孝伯在京①，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②，睹，王爽小字也。《中兴书》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败，赠太常。"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③"："此句为佳。"

〔译文〕

王孝伯（恭）在京都，服五石散后行散来到他弟弟王睹（爽）门前，问道："古诗中哪句最好？"王睹思考着没有回答。孝伯吟诵"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说："这一句最好。"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后被太傅司马道子所

杀。

②行散：魏晋士大夫喜服五石散，服后须行走以发散药性，名曰行散或行药。

③"所遇无故物"二句：《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的诗句。故物：原来旧有的人和物。魏晋士人服药的目的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然而行散中仍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叹。此与《言语》篇桓温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一样，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面对社会动荡、感叹人生短暂的心态。

102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①："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②。"因吟啸良久③，随而下笔，一坐之间④，诔以之成。《晋安帝纪》曰："玄文翰之美，高于一世。"玄集载其诔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灵，不贻其福。天道茫昧，孰测倚伏？犬马反噬，豺狼翘陆。岭摧高梧，林残故竹。人之云亡，邦国丧牧。于以诔之，爰旌芳郁。"文多，不尽载。

〔**译文**〕

桓玄有一次登上江陵城南楼，说："我今天想为王孝伯（恭）作一篇诔文。"于是吟啸多时，随即下笔书写，大家坐谈之间，诔文已经写好了。

〔**注释**〕

①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大司马桓温子。晋安帝时掌朝政，迫晋帝禅位，建国号楚，后被刘裕讨灭。　　江陵：南郡治所，在今湖北。

②王孝伯：王恭字孝伯。晋孝武帝死，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王恭以讨王愉、司马尚之为名起兵反，兵败被杀。起兵时曾联合殷仲堪、桓玄，故玄为之作诔。　　诔：哀悼死者、追述其功德的祭奠文章。

③因：于是。

④一坐之间：大家坐谈的功夫。

103 桓玄初并西夏①，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②。《玄

别传》曰："玄既克殷仲堪后，杨佺期遣使讽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领江州、荆州二刺史。"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③。玄在听事上④，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⑤，不相揉杂。

〔译文〕

桓玄刚兼并荆楚，统领荆、江二州，兼任八州都督及后将军二府署，袭爵南郡国公。当时开始下雪了，五处全都来祝贺，五份贺笺一起送了进来。桓玄在厅堂上，简牍拿来，就批复在简牍之后，全都辞藻华美、灿烂成章，几份贺笺的批复之间毫不混杂。

〔注释〕

①桓玄初并西夏：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桓玄打败殷仲堪，克荆、雍，朝廷命玄都督荆、江八州及扬、豫八郡，加后将军，并开府。西夏：中原的西部。六朝时多指荆楚地区。

②二府、一国：二府指八州都督府和后将军府。一国指南郡公的封国。

③版：简牍。五版，指二州、二府、一国五处的贺笺。

④听事：厅堂。指官府治事处所，也指私宅大厅。

⑤粲然成章：文词华丽，灿烂成章。成章，成一篇文章。

104 桓玄下都①，羊孚时为兖州别驾②，从京来诣门，笺云③："自顷世故睽离④，心事沦蕴⑤。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⑥。"桓见笺，驰唤前云⑦："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⑧。孟昶别见。为刘牢之主簿⑨，《续晋阳秋》曰："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世以将显。父遁，征虏将军。牢之沈毅多计数，为谢玄参军。苻坚之役，以骁猛成功。及平王恭，转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归降，用为会稽内史。欲解其兵，奔而缢死。"诣门谢⑩，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⑪。"

〔译文〕

桓玄顺江而下来到京城，羊孚当时作兖州别驾，从京口来登

门拜访，拜笺上说："近来世间变故离散，心中之事郁结。明公给长期的黑暗带来了光明，澄清百流使之归于一源。"桓玄看了拜帖，急忙传唤他前来相见，说："子道啊，子道，你来的怎么这么迟！"立即任命他作记室参军。孟昶是桓玄参军刘牢之的主簿，登门向桓玄谢罪时，看见羊孚，说："羊侯，羊侯，我全家人的命运就仰仗你了。"

〔注释〕

①桓玄下都：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率军东下，进逼京城建康。　下都：到京都。建康在长江下游，顺流而下去京都，称下都。

②羊孚：字子道。见《言语》104和本篇100注。　兖州：此指南兖州。东晋元帝时，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兖州，史称南兖州。　别驾：官名。魏晋诸州设别驾，总理众务，是州刺史重要佐吏。

③京：京口。　诣门：登门拜访。　笺：拜笺，拜帖。

④自顷：自……以来，近来。　世故：世事，变故。　睽离：分离，离散。

⑤沦蕴：埋藏，郁结。

⑥"启晨光"二句：比喻在失望中指出了光明的前景，在混乱中治理调整出头绪。启，启发，开启。

⑦驰唤：急忙传唤。　前：见面。

⑧用：任命。　记室参军：诸王、三公、大将军所设属官，掌表章、文书等。

⑨孟昶：字彦达，晋平昌（今四川）人。与王恭友善，官丹阳尹。卢循攻石头，惧而饮药死。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今徐州市）人。东晋将，初为谢玄参军，淝水之战有功，封武冈县男。平王恭，讨桓玄，牢之为都督、征西将军。后归降桓玄，玄以为会稽太守，夺其兵权，牢之欲袭玄，不果，自缢而亡。　主簿：官名。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印鉴等。

⑩诣门谢：孟昶为刘牢之反玄自杀事到桓玄府上谢罪。

⑪羊侯：称羊孚。侯，尊称官僚士大夫。　百口：指全家人的性命。

方 正 第 五

方正，指人的行为、品性正直无邪。“贤良方正”，历来是封建社会选士的重要标准。在汉代就明令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在唐代和清代，成为固定的制科。选入本篇的66则故事，大部分是描写为官耿直、不畏权势、不事谄谀的大小官吏，这与历代所歌颂的“清官”一无二致。还有一些故事描写了在为人处世上秉性刚正、行为不苟的士大夫及其子弟们。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魏晋是最森严的门阀社会，在本篇中对高门望族严正地维护门阀制度而矜傲蔑视庶族寒士的内容亦有所表现。

1 陈太丘与友期行①，期日中②，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③，门外戏。陈寔及纪，并已见。客问元方："尊君在不④？"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文**〕

陈太丘（寔）和朋友相约外出，约定的时间是正午，过了正午朋友还不到，太丘就不再等他，自己先走了，他刚走朋友就到了。元方（陈纪）当时七岁，在门外玩耍。客人问元方："令尊在家吗？"回答说："等了您好久不来，已经走了。"朋友就生气了，说："不是人！和人家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自己走了。"元方说："您和家父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时已正午而不到，这是无信用；当着儿子的面骂父亲，这是无礼。"朋友惭愧，下了车来拉元方，元方走进门里不理他。

〔**注释**〕

①陈太丘：指陈寔。陈寔字仲弓，汉末颍川（今河南）人。有德行，为太丘长，人称陈太丘。二子陈纪、陈谌也有名。

②期：约定，相约。　　日中：中午。

③元方：陈纪字元方，太丘长陈寔子，有德行，以孝著称。官至大鸿胪。

④尊君：对话时尊称对方的父亲。

2 南阳宗世林①，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②，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③。"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④。文帝兄弟每造其门⑤，皆独拜床下⑥。其见礼如此。

《楚国先贤传》曰："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父资，有美誉。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敬礼之。敕文帝脩子弟礼，就家拜汉中太守。武帝平冀州，从至邺，陈群等皆为之拜。帝犹以旧情介意，薄其位而优其礼，就家访以朝政，居宾客之右。文帝征为直谏大夫。明帝欲引以为相，以老固辞。"

〔译文〕

南阳宗世林（承），是魏武帝（曹操）同时代的人，但非常鄙薄曹操的处世为人的态度，不和他交往。等到曹操作了司空，总揽朝政后，他委婉地问宗世林："现在可以和我交往不？"回答说："松柏之志还在。"世林因为忤逆意旨而被疏远，职位低下，与他德望颇不相称。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每次登门拜访，都以弟子之礼拜于坐榻之下。他受到尊重和礼遇如此。

〔注释〕

①南阳：郡名。秦设，汉魏沿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

②司空：官名。掌水土之事的最高行政长官。魏晋时代为三公之一。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拜司空。

③松柏之志：松柏傲霜凌雪而不凋残衰败，枝叶繁茂常青。比喻清高自守、坚强不屈的性格和意志。

④位不配德：言德高而官位低。

⑤文帝兄弟：指曹丕、曹植。公元 220 年，曹丕废汉称帝，建立魏朝，死后谥为文帝。　　造其门：登门拜访。造，到……去。

⑥独：却，偏偏。　　床：坐榻，一种坐具。

3 魏文帝受禅①，陈群有慼容②。帝问曰："朕应天受命③，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④，今虽欣圣化⑤，犹义形于色⑥。"华峤《谱叙》曰："魏受禅，朝臣三公以下并受

爵位。华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空，不进爵。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事汉朝，心虽说喜，义干其色，亦惧陛下实应见憎。'帝大说，叹息良久，遂重异之。"

〔译文〕

魏文帝(曹丕)接受帝位，陈群面带忧愁。文帝问："我顺应天道，承受天命，你为什么不高兴？"陈群说："我和华歆臣服于前朝，今天虽然欣喜圣朝的建立，不忘前朝之情仍然会流露出来。"

〔注释〕

①魏文帝受禅：公元 220 年，曹丕废汉称帝，建立魏朝。　受禅(shàn)：王朝更迭，新皇帝接受旧帝让给的帝位。

②陈群：字长文，陈寔孙。始为曹操属官，魏文帝曹丕即位，官尚书令，封颍乡侯。

③应天受命：顺应天道，承受天命。指帝王登基。

④华歆：字子鱼，东汉平原高唐人。依附曹操，仕魏官至司徒。　服膺：衷心信服。　先朝：前朝。此指东汉王朝。

⑤圣化：圣王教化。这是恭维帝王的谀词，指魏朝的建立。

⑥义形于色：不忘旧主之情流露在脸上。

4 郭淮作关中都督①，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②。《魏志》曰："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黄初元年，奉使贺文帝践阼，而稽留不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风氏之诛。'帝说之，擢为雍州刺史，迁征西将军。淮在关中三十余年，功绩显著，迁仪同三司，赠大将军。"淮妻，太尉王凌之妹③，坐凌事④，当并诛，《魏略》曰："凌字彦云，太原祁人。历司空、太尉、征东将军。密欲立楚王彪，司马宣王自讨之，凌自缚归罪，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不至邪！'太傅曰：

'以卿非肯逐折简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凌行至项城,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灭,命邪?'遂自杀。"使者征摄甚急⑤。淮使戒装,克日当发⑥。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⑦,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⑧。既至,淮与宣帝书曰⑨:"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⑩。《世语》曰:"淮妻当从坐,侍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上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追之。于是,数千骑往追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五子若亡,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书至,宣王乃表原之。"

〔**译文**〕

郭淮作关中都督,很得民心,也屡有战功。郭淮的妻子,是太尉王凌的妹妹,因王凌谋立楚王彪之事株连获罪,依法将要一起诛戮。使者追捕缉拿非常急迫。郭淮让她准备行装,依照限定日期出发。州府的文武官员和百姓都劝郭淮起兵,郭淮不同意。到日期,他遣送妻子上路,百姓们追随在后号哭呼喊的有数万人。走出几十里了,郭淮才命令手下人追夫人回来,于是文武官员奔驰而前,如同夺取自己的生命一样急迫。追回来以后,郭淮给宣帝(司马懿)上书说:"五个儿子悲哀眷恋,思念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如果死了,那么五个儿子也活不了。五个儿子如果死了,也就不会有郭淮了。"宣帝于是上表奏请特别宽赦了郭淮之妻。

〔**注释**〕

①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包括今陕西全境、甘肃东部、秦岭以北)广大地区。　都督:武官名。掌一州或数州军事,或也兼管行政。

②民情：指民心、民意。　战庸：战功。

③太尉：官名。魏晋时代为三公之一。

④坐：坐罪，因……而获罪。这里指因王凌一案而受株连。

⑤使者：指缉拿的官吏。　征摄：追捕缉拿。

⑥戒装：准备行装。　克日：限定日期。

⑦州府文武：指州府的文武官员。

⑧徇：取，夺取。　身首：指性命。

⑨宣帝：指司马懿。懿在魏为大将军，封宣王，司马炎称帝建晋后，追尊为宣帝。

⑩表：上表，给皇帝上奏书。　原：原宥，宽赦。

5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①。《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客于荆州，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谓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诣亮，谓关羽、张飞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累迁丞相、益州牧。率众北征，卒于渭南。"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②，乃遣辛毗为军司马③。《魏志》曰："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累迁卫尉。"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④，亮设诱谲万方⑤，宣王果大忿⑥，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⑦，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⑧，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晋阳秋》曰："诸葛亮寇于郿，据渭水南原，诏使高祖拒之。亮善抚御，又戎政严明，且侨军远征，粮运艰涩，利在野战。朝廷每闻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故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亮虽挑战，或遗高祖巾帼，巾帼，妇女之饰，欲以激怒，冀获曹咎之利。朝廷虑高祖不胜忿愤，而卫尉辛毗骨鲠之臣，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亮果复挑战，高祖乃奋怒，将出应之。毗仗节中门而立，高祖乃止。将士闻见者，益加勇锐。识者以人臣虽拥众千万，而屈于王人。

大略深长，皆如此之类也。"

〔译文〕

诸葛亮屯兵于渭水之滨，关中大为震动。魏明帝（曹叡）深怕晋宣王（司马懿）出战，就派遣辛毗作他的军师。司马宣王已和诸葛亮相隔渭水而对阵，亮千方百计设引诱诈骗之局，宣王果然大怒，将要以重兵应战。诸葛亮派间谍刺探军情，间谍回来说："有一个老先生，手持黄钺坚定地站在军营门口，军队不能出来。"诸葛亮说："这人必定是辛佐治。"

〔注释〕

①"诸葛亮之次渭滨"句：诸葛亮曾经多次率军北上伐魏，均未奏效。与司马懿对阵渭南，盖在公元 234 年（蜀章武十二年）。同年八月，亮病死于军中。　关中：指函谷关以西的地区。见本篇 4 注。

②魏明帝：曹叡字元仲，三国魏第二代君主，在位十余年，谥为明皇帝。晋宣王：指司马懿。魏明帝时，懿为大将军，督军与亮战。

③辛毗：字佐治，侍曹操、曹丕、曹叡三代。魏明帝青龙二年，为大将军司马懿军师，使持节，监魏军与蜀军战于渭南。　军司马：官名。参谋军事。

④陈：通"阵"。列阵，布阵。

⑤诱谲：引诱、诈骗。

⑥大忿：大怒。

⑦觇（chān）：窥视，刺探。

⑧黄钺（yuè）：钺是兵器。黄钺，以黄金为饰之钺，天子所用。遣大臣出师，持黄钺以示威重，代皇帝行使权力。

6 夏侯玄既被桎梏①，《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谯国人，夏侯尚之子，大将军前妻兄也。风格高朗，弘辩博畅。正始中，护军曹爽诛，徵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太傅薨，许允谓玄曰：'子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后中书令李丰恶大将军执政，遂谋以玄代之。大将军闻其谋，诛丰，收玄送廷尉。"干宝《晋纪》曰："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尔！'不以

闻也，故及于难。"时钟毓为廷尉②，钟会先不与玄相知③，因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④，未敢闻命⑤。"《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名士传》曰："初，玄以钟毓志趣不同，不与之交。玄被收时，毓为廷尉，执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余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距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考掠初无一言⑥，临刑东市⑦，颜色不异。《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译文**〕

夏侯玄已经被拘捕，当时钟毓作廷尉，钟会过去与夏侯玄不融洽，趁此机会就戏弄他。夏侯玄说："虽然我已经是受过刑的人，也不会听你摆布。"考问鞭打毫无一言，直至押赴刑场面临行刑，脸色不变。

〔**注释**〕

①夏侯玄：字太初，三国魏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曹爽被诛，玄废黜。后与李丰等谋杀大将军司马师，事泄被杀。　　桎梏：手梏脚镣。

②钟毓：字稚叔，魏太傅钟繇长子。历官廷尉、刺史、都督等。　　廷尉：掌刑狱的官。

③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与兄毓并有时名。博学，精名理。官司隶校尉。景元中，与邓艾伐蜀，蜀平，官司徒，封侯。后以谋反罪，被杀。

④刑余之人：受过刑的人。

⑤未敢闻命：不敢听从你的命令。这里是婉词，实际上是说，不愿与你交往，不愿听你的摆布。

⑥考掠：考问鞭打。　　初无：完全没有。

⑦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人，后以东市指刑场。

7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①，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世语》曰："本字休元，临淮东阳人。"《魏志》曰："本，广陵东阳人。父矫，司徒。本历郡守、廷尉，所在操纲领，举大体，能使群下自尽，有率御之才，不亲小事，不读法律，而得廷尉之称。迁镇北将军。"本弟骞《晋阳秋》曰："骞字休渊，司徒第二子。无謇谔风，滑稽而多智谋。仕至大司马。"行还，径入至堂户②。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③。"《名士传》曰："玄以乡党贵齿，本不论德位，年长者必为拜。与陈本母前饮，骞来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杂者也。"

〔译文〕

夏侯泰初(玄)和广陵陈本友善，陈本和夏侯玄在陈本母亲面前宴饮。陈本的弟弟陈骞外出归来，径直走进厅堂门。夏侯玄于是起身，说："可以以礼相交，不能违礼相见，与人杂处。"

〔注释〕

①夏侯泰初：即夏侯玄。泰同"太"。　　广陵：郡名。魏时治所在淮阴。

②堂户：厅堂门。

③"可得同，不可得而杂"二句：大意是可以以礼相交，不能违礼杂处。《御览》四九八引《汉晋春秋》："骞见本与夏侯玄交，玄辞其母，骞时为中领军，闻玄会于家，悦而归；既入户，玄曰：'相与未至于此。'骞当户良久，曰：'如君言。'乃趋而出。"按陈本弟与夏侯玄无深交，而"径入至堂户"相见，是一种失礼行为，故玄有此言。

8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①。《魏志》曰："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县高贵乡公。好学夙成。齐王废，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汉晋春秋》曰："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谏，不听，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昭为之备。髦遂率僮仆数

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诃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髦，刃出于背。"《魏氏春秋》曰："帝将诛大将军，诏有司复进位相国，加九锡。帝夜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遣使自出致讨。会雨而却。明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当决行此事。'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仓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帝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率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电晦冥。"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②：《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③。"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汉晋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马昭闻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谓我何？'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杀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闾不可得杀也，卿更思馀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魏氏春秋》曰："泰劝大将军诛贾充，大将军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死。"

〔**译文**〕

高贵乡公（曹髦）被刺杀，朝廷内外舆论哗然，扰动不安。司马文王（昭）问侍中陈泰说："怎样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陈泰说："只有杀了贾充，向天下人谢罪。"文王说："可以再想一个比这轻的办法吗？"回答说："只看到比这更严厉的办法，没看到比这轻

的。"

〔注释〕

①高贵乡公：曹髦字彦士，魏文帝曹丕孙，封高贵乡公。司马景王废齐王曹芳，立髦为帝。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髦被司马昭所杀。　薨：侯王死称薨。　内外：指朝廷内外。

②司马文王：指司马昭。昭字子上，懿子。历魏武、文帝、明帝、高贵乡公数朝，率军伐吴灭蜀，掌魏朝政，位至相国，封晋王。死后谥为文王。　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职掌傧赞礼仪、护驾陪乘，并备应对顾问。　陈泰：字玄伯，颍川许昌人。魏司空陈群子。官至侍中、左仆射。与司马师（景王）、司马昭（文王）、武陔友善。

③贾充：字公闾，魏末晋初人。佐司马昭执朝政，杀高贵乡公，废魏立晋，为元勋。晋武帝用为车骑将军、尚书仆射等。封鲁郡公。后为尚书令。

9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①]，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②]，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③]。"《晋诸公赞》曰："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峤少以雅量称，深为贾充所知，每向世祖称之。历尚书、太子少傅。"干宝《晋纪》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风，美于信受。侍中和峤数言于上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愿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长适，又怀齐王，朋党之论弗入也。后上谓峤曰：'太子近入朝，吾谓差进，卿可与荀侍中共往言。'及颐奉诏还，对上曰：'太子明识弘新，有如明诏。'问峤，峤对曰：'圣质如初。'上默然。"《晋阳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继大业，遣和峤、荀勖往观察之。既见，勖称叹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于故。'峤曰：'皇太子圣质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尽。'天下闻之，莫不称峤为忠，而欲灰灭勖也。"按荀颐清雅，性不阿谀。校之二说，则孙盛为得也。

〔译文〕

和峤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近和器重，他对和峤说："东宫太子近来好像有所长进，你可以前去看看。"回来，问他怎么样。回

答说:“皇太子圣质与过去一样。”

〔注释〕

①和峤:字长舆。晋武帝时为中书令,转侍中,甚被器重。参见《德行》17注。　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废魏建晋,灭蜀伐吴,统一全国。在位26年,死后谥为武皇帝。

②东宫:太子所居之宫。此指皇太子。　顷:近来。　成进:长进。

③圣质:指太子资质。谀词。

10 诸葛靓后入晋①,除大司马,召不起②。以与晋室有仇③,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④,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⑤。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⑥?”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⑦,今日复睹圣颜⑧。”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晋诸公赞》曰:“吴亡,靓入洛,以父诞为太祖所杀,誓不见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靓之姊也。帝后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中。于是以至孝发名。时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绍死荡阴之役。谈者咸曰:‘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

〔译文〕

诸葛靓后来才到晋都洛阳去,拜官大司马,征召而不应。因为与晋王室有杀父之仇,他常常背对洛水而坐。过去他曾和武帝(司马炎)有旧交,武帝想见他又没有因由,就请诸葛靓的姐姐诸葛太妃召唤他。来了以后,武帝到太妃那里与他相见。叙礼后,正值酒酣,武帝说:“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的情谊吗?”诸葛靓说:“我不能像豫让那样吞炭漆身,所以今天才又见到圣颜。”于是泪流不止。武帝惭愧悔恨地走了。

〔注释〕

①诸葛靓(jìng):字仲思,魏司空诞少子。诞以寿阳叛,遣靓入吴,官拜

右将军、大司马。吴亡入晋，授官不受。　　入晋：进入晋都洛阳。

②除：拜官，任命。　　大司马：官名。晋置大司马，与大将军、丞相共掌朝政。　　召不起：征召不受。起，出来做官。

③与晋室有仇：公元257年，诸葛诞以寿春叛，大将军司马文王率军灭之，诞被杀。

④有旧：有旧交。

⑤诸葛妃：魏司空诸葛诞女，琅邪王司马伷妃，晋武帝司马炎叔母，故又称诸葛太妃。

⑥故复：仍然，还。

⑦吞炭漆身：典出《史记·刺客列传》。战国晋知伯被赵襄子所杀，门客豫让身涂漆为癞，吞炭使音哑，使形状不可辨认，伺机为知伯报仇杀赵襄子。

⑧圣颜：指皇帝的容颜。谀词。

11 武帝语和峤曰[1]："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2]。"峤曰："武子俊爽[3]，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晋诸公赞》曰："齐王当出藩，而王济谏请无数。又累遣常山王与妇长广公主共入，稽颡陈乞留之。世祖甚恚，谓王戎曰：'我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朕家计。而甄德、王济连遣妇入来生哭人邪，济等尚尔，况余者乎！'济自此被责，左迁国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4]，常为陛下耻之。《汉书》曰："淮南厉王长，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于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瓒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缝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广，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对和峤说："我想先痛骂王武子（济）一顿，然后再给他封爵。"和峤说："武子才华出众，性格豪爽，恐怕不能屈辱他。"武帝于是召见武子，狠狠地责骂他，接着说："你知道有愧

吗?"武子说:"民间流传着尺布斗粟的歌谣,我常为陛下感到羞耻。别人能让疏远的人亲近,我不能让亲人疏远。因为这而对不起陛下。"

〔**注释**〕

①和峤:字长舆,武帝时官中书令、侍中。

②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有才华,性奢豪。善清谈,有名当世。尚晋公主。始官中书郎,终太仆。　爵之:给他封官爵。"爵"用为动词。

③俊爽:才华出众,性格豪爽。

④尺布斗粟之谣:《汉书·淮南衡山传》载,汉淮南王谋反事败,文帝流放他到蜀,路上绝食而死。百姓作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王济引此以暗指晋武帝司马炎放逐兄弟齐王攸之事。

12 杜预之荆州①,顿七里桥②,朝士悉祖③。王隐《晋书》曰:"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汉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孙。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预智谋渊博,明于治乱,常称:'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累迁河南尹,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以平吴勋,封当阳侯。预无伎蓺之能,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辄在将帅之限。赠征南将军、仪同三司。"预少贱,好豪侠④,不为物所许⑤。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⑥,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济字文通,弘农人,杨骏弟也。有才识,累迁太子太保。与骏同诛。"须臾⑦,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⑧?"客曰:"向来不坐而去⑨。"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⑩。"往大夏门,果大阅骑⑪,长舆抱内车⑫,共载归,坐如初。

〔**译文**〕

杜预到荆州去接任,停留在七里桥,朝中官吏全都来送行。杜预年少时贫贱,喜好豪侠行为,不为世人所赞许。杨济既然是豪门势盛之家出众人物,忍受不了,没落坐就走了。一会儿,和长舆

（峤）来了，问："杨右卫在哪里？"客人说："刚才来过，没落坐就走了。"长舆说："一定在大夏门下边跨马盘旋。"到大夏门，果然在那里检阅坐骑，长舆把他抱到车里，同车回来，入坐，像是刚来一样。

〔**注释**〕

①之：到……去。此指上任。　荆州：治所在襄阳（今湖北）。据《晋书·杜预传》和《通鉴·晋纪》载，晋武帝咸宁四年，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②顿：停留，止息。　七里桥：在河南洛阳城东。《洛阳伽蓝记》卷二："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

③祖：本是祭名，出门之前祭祀路神。引申为饯行，送别。

④好豪侠：喜好豪侠行为。豪侠，强横任侠。

⑤不为物所许：不为世人所赞许。物，众人。许，赞许。

⑥名氏雄俊：豪门势盛之家才华出众的人。名氏，名门望族。　不堪：魏晋门阀森严，士庶不同席。杨济不堪为杜预送行。

⑦须臾：一会儿。　和长舆：指和峤。峤字长舆。

⑧杨右卫：指杨济。济曾作右卫将军。

⑨向：刚才。

⑩大夏门：洛阳城门名。《洛阳伽蓝记序》："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东头曰广莫门。"　盘马：跨马盘旋。

⑪阅骑：同"盘马"。

⑫内：通"纳"。纳入，放入。

13 杜预拜镇南将军①，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②，《语林》曰："中朝方镇还，不与元凯共坐；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时亦有裴叔则③。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④！"不坐便去。《晋诸公赞》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济有才干。与世祖同年相善，谓世祖曰：'后富贵时，见用作领、护军各十年。'世祖即位，累迁左将军、特进。"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⑤。

〔译文〕

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朝中官吏全来到杜预家，都坐在连榻上，当时也有裴叔则（楷）。羊稚舒（琇）后到，说："杜元凯（预）竟然让宾客坐在连榻上！"不坐就走了。杜请裴追他回来，羊已走出数里路，停住了马，然后一起回到杜家。

〔注释〕

①杜预拜镇南将军：事在晋武帝咸宁四年。镇南将军，晋将军之号，征伐时所设，不常置。晋欲伐吴，故有此举。

②连榻：榻是古代一种坐具，矮而狭长。可坐数人者称连榻，一人坐者为独榻。独榻待客，有尊敬之意，连榻坐客，有慢待之嫌。

③裴叔则：裴楷字叔则，博学，通《周易》。以盛德居高位。见《言语》19注。

④乃复：竟然。

⑤既而：然后，过后。　　许：处所。

14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①，虞预《晋书》曰："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十余岁能属文，外祖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为安阳令，民生为立祠。累迁侍中、中书监。"和峤为令②。故事：监、令由来共车③。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④。王隐《晋书》曰："勖性佞媚，誉太子，出齐王。当时私议：损国害民，孙、刘之匹也，后世若有良史，当著《佞倖传》。"后公车来⑤，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⑥，然后得去⑦。监、令各给车，自此始。曹嘉之《晋纪》曰："中书监、令常同车入朝，至和峤为令，而荀勖为监，峤意强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此始也。"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时，荀勖作中书监，和峤作中书令。依旧例，中书监、中书令从来是同乘一部车。和峤性情正直，常常痛恨荀勖

的奉承、谄媚。后来官车来了，和峤就登上车，在正中间面向前坐定，不给荀勖留位置。勖还要另找车，然后才得离开。中书监、中书令分别给车，从此开始。

〔注释〕

①中书监：官名。中书省的副职。

②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人。晋武帝时为中书令，后转侍中，甚被器重。

③故事：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　　由来：从来，向来。

④雅正：正派，正直。

⑤公车：官车。

⑥方：还，还要。　　更：重新。

⑦明本原无“后”字，今据宋本补。

15 山公大儿著短帢①，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②。时论乃云胜山公。《晋诸公赞》曰：“山该字伯伦，司徒涛长子也。雅有器识，仕至左卫将军。”

〔译文〕

山公（涛）的大儿子头戴便帽，倚靠在车中。晋武帝（司马炎）想见他，山涛不敢推辞，问儿子，儿子不肯去。当时的舆论就认为其儿胜过山涛。

〔注释〕

①山公：指山涛。见《言语》78注。　　短帢（qià）：曹操创制的一种便帽，以颜色不同区别贵贱。

②儿不肯行：据《晋书·山涛传》，涛有五子：该、淳、允、谟、简。拒见武帝事是山允，不是山该。

16 向雄为河内主簿①，有公事不及雄②，而太守刘淮横怒③，遂与杖遣之④。雄后为黄门郎⑤，刘为侍中⑥，初

不交言⑦。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⑧。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⑨，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汉晋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语》曰："雄有节概，仕至黄门郎、护军将军。"按王隐《孙盛不与故君相闻议》曰："昔在晋初，河内温县领校向雄送御牺牛，不充呈郡⑩，辄随比送洛，直天大热，郡送牛多暍死。台法甚重，太守吴奋召雄与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奋大怒，下雄狱，将大治之。会司隶辟雄都官从事。数年，为黄门侍郎，奋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见。武帝闻之，给雄酒礼，使诣奋解。雄乃奉诏。"此则非刘准也。《晋诸公赞》曰："准字君平，沛国杼秋人。少以清正称，累迁河内太守、侍中、尚书仆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⑪。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⑫，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礼记》曰："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郑玄曰："为兵主来攻伐，故曰戎首也。"

〔**译文**〕

向雄作河内主簿，有件公事与向雄并无关涉，而太守刘准暴怒，便给予杖责并革职遣退了他。向雄后来作了黄门侍郎，刘准任侍中，二人绝不过话。晋武帝（司马炎）听说了这事，就命令向雄恢复与刘准的君臣情谊。向雄无可奈何，去见刘准，拜了拜说："刚才接了皇帝诏命所以来见你，但君臣的情义已断绝，有什么办法！"说完就走了。武帝听说二人仍然不和睦，就生气地问向雄："我让你恢复君臣之好，为什么仍然绝情？"向雄说："古代的君子，任用人依照礼仪，罢免人也依照礼仪。今天的君子，提拔重用人的时

候，恨不得把他抱到膝上，罢免人的时候，简直就想把他推到深渊里。臣对刘河内，不刀兵相见，已经万幸了，怎么能恢复君臣的友好关系呢?”武帝就随他去了。

〔注释〕

①河内：郡名。晋代治所在野王(今河南泌阳县)。　主簿：中央或地方郡县设的属官。

②公事：公家的事务，亦指公事文书。　及：涉及，牵连。

③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刘淮：当作“刘准”。准字君平，《晋书》无传，见于《惠帝纪》、《周玘传》。　横怒：暴怒。

④与杖：给予杖责。　遣：遣送。指罢官，赶走。

⑤黄门郎：官名，即黄门侍郎。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等。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

⑥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职掌傧赞礼仪、护驾陪乘、备应对顾问等。

⑦初不：一点不，全不。

⑧敕：皇帝的命令。　君臣之好：君臣的情谊。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以郡国与主簿的关系，故称君臣。

⑨诣：到……去。　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的礼节。　向：先前，刚才。

⑩不充呈郡：“充”当作“先”。

⑪“古之君子”六句：摘自《礼记·檀弓下》，见刘孝标注。进：进用，提拔。退：斥退，罢职。

⑫刘河内：指刘准，准为河内郡太守。　戎首：发动战争的人。此指挑起争端的人。

17 齐王冏为大司马①，辅政，虞预《晋书》曰：“冏字景治，齐王攸子也。少聪惠，及长，谦约好施。赵王伦篡位，冏起义兵诛伦，拜大司马，加九锡，政皆决之；而恣用群小，不复朝觐，遂为长沙王所诛。”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②。冏设宰会③，召葛旟、《齐王官属名》曰：“旟字虚旟，齐王从事中郎。”《晋阳秋》曰：“齐王起义，转长史。既克赵王伦，与董艾等

专执威权。冏败见诛。"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农人。祖遇,魏侍中。父绥,秘书监。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检。齐王起义,艾为新汲令,赴军,用艾领右将军。王败见诛。"共论时宜④。旟等白冏⑤:"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⑥。"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⑦,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⑧,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⑨。今逼高命⑩,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⑪。此绍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译文〕

齐王冏(司马冏)作大司马,辅佐朝政。嵇绍任侍中,到司马冏那里去请教事情。冏安排官吏们聚会,召集葛旟、董艾等人一起讨论时政要务。葛旟等对司马冏说:"嵇侍中善于弹奏丝竹器乐,您可以让他弹奏。"于是送来乐器。嵇绍推辞不肯接受,司马冏说:"今天大家一起玩乐,你怎么推辞呢?"嵇绍说:"您协理辅佐皇室,下令作事应当合于礼法。我虽然官职卑微,毕竟忝居侍中,演奏乐器是乐官的事情,不能够身着先王制定的官服操伶人乐师的事。现在迫于尊者之命,不敢轻易推辞,应该让我脱掉官服礼帽,穿起便服。这是我的想法。"葛旟等人自觉没趣而退下。

〔注释〕

①大司马:官名。晋置大司马与大将军和丞相共掌朝政。

②嵇绍:字延祖,康子,官至侍中。　诣:到……去。　咨:咨询,请教。

③设宰会:安排官吏们聚会。宰,官吏。

④时宜:时势所宜,指时政。

⑤白:禀告。

⑥丝竹:泛指乐器。

⑦常伯:指侍中、散骑常侍之官。

⑧操丝比竹:指演奏丝竹乐器。　乐官:乐师。

⑨法服：礼法规定的标准服。《孝经·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礼法，不敢僭上偪下。" 伶人：乐人，乐工。

⑩高命：尊贵者发出的命令。

⑪冠冕：品官的礼帽。 袭：穿。 私服：便服。

18 卢志于众坐《世语》曰："志字子通，范阳人，尚书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历成都王长史、卫尉卿、尚书郎。"问陆士衡①："陆逊、陆抗是君何物②？"抗，已见。《吴书》曰："逊字伯言，吴郡人，世为冠族。初领海昌令，号'神君'，累迁丞相。"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于世。累迁吏部郎，尚书选举，先性行而后言才。进司空。珽，咸熙中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书。"士龙失色③，云，别见。既出户④，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⑤。"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⑥！"《孔氏志怪》曰："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猎，见一獐，举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复起，充逐之，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门中一铃下，有唱家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贵人？'即有人提袱新衣迎之。充著，尽可体。便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崔曰：'近得尊府君书，为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即举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见父手迹，便歔欷无辞。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使充就东廊。充至，妇已下车，立席头共拜。为三日毕，还见崔。崔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生男当以相还，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崔送至门，执手零涕，离别之感，无异生人。复致衣一袭，被褥一副。充便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临水戏。忽见一犊车，乍浮乍没。既上岸，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儿共载。充见之，忻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别，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

荣曜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爱恩从此别，断绝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不见二车处。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充诣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者。欻有一老婢问充得碗之由，还报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视之，果是。谓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今视卿碗甚似。得碗本末可得闻不？'充以事对。即诣充家迎儿。儿有崔氏状，又似充貌。姨曰：'我甥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为令器，历数郡二千石，皆著绩。其后生植，为汉尚书。植子毓，为魏司空。冠盖相承至今也。"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译文〕

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中问陆士衡(机)："陆逊、陆杭是你的什么人？"回答说："就好比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士衡弟士龙(陆云)紧张得脸色都变了，走出房门后对哥哥说："何必要这样呢？他或许真的不知道。"士衡正言厉色地说："我们父亲、祖父名扬全国，怎么可能不知道，鬼儿子胆敢如此无礼！"舆论界的人始终不能确定陆机、陆云二者的优劣，谢公(安)据此作了评定。

〔注释〕

①陆士衡：陆机字士衡，吴郡吴人(今苏州)人。仕晋，官平原内史。后率军讨长沙王司马乂，河桥兵败，被成都王司马颖所杀。

②陆逊：字伯言。累世为江东大族。建安末，代吕蒙为都督，破关羽，夺荆州，大败刘备于夷陵，东吴国威大振，以功封侯。后官至丞相。　陆抗：字幼节，陆逊子。历官江陵都督、大司马、荆州牧。　何物：疑问代词。什么，什么人。

③士龙：陆云字士龙，陆机弟。儒雅有俊才，善著述，官至清河内史。失色：因受惊或害怕而改变脸色。

④户：门。

⑤容:或许,可能。

⑥鬼子:骂人的话。　　敢尔:竟敢如此。尔,如此。

19 羊忱性甚贞烈①。赵王伦为相国②,忱为太傅长史③,乃版以参相国军事④。使者卒至⑤,忱深惧豫祸⑥,不暇被马⑦,于是帖骑而避⑧。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长和,一名陶,泰山平阳人。世为冠族。父繇,车骑掾。忱历太傅长史、扬州刺史,迁侍中。永嘉五年,遭乱被害,年五十余。"

〔**译文**〕

羊忱性格非常正直刚烈。赵王伦(司马伦)自立为相国时,羊忱作太傅长史,伦便授与参相国军事之职。传达任命的使者突然来到,羊忱深恐卷入祸事,来不及备马,就跨上了没有鞍勒的马逃避开。使者追他,羊忱善于射箭,箭不断左右开弓向使者发射,使者不敢前进,于是得以脱身。

〔**注释**〕

①贞烈:正直刚烈。

②赵王伦:晋司马伦,封赵王。惠帝永康元年,杀贾后、司空张华等,自为相国,掌朝政。　　相国:宰相。

③长史:魏晋时,丞相、三公、都督府、将军府均设长史,为辅佐官吏。

④版:即版诏、版授。凡王封拜官职,称作版授或版诏。　　参相国军事:官名。简称参军事或参军。

⑤卒:通"猝"。速,突然。

⑥豫:参与。

⑦被马:即备马,装配鞍鞯、缰勒。

⑧帖骑:跨骑不配鞍勒的马。

20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①。

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译文〕

王太尉（衍）不和庾子嵩（敳）结交，庾对王讲话卿来卿去的不停。王说："君不能这样做。"庾说："卿自可以君称我，我仍要以卿称卿，我用我的叫法，卿自用卿的称呼。"

〔注释〕

①卿之不置：称卿不止。卿本为官爵，后用为对人的美称。至魏晋时代，用于同辈时，成为狎昵、不拘礼节之称。不置，不停，不止。

21 阮宣子伐社树①，阮修，已见。《春秋传》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风俗通》曰："《孝经》称社者土也，广博不可备敬，故风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然则社自祀勾龙，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②，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译文〕

阮宣子（修）砍伐社庙的树，有人阻止他，宣子说："如果修建社庙是为了种树，伐了树社神就不存在了；如果种树是为立社庙，伐了树社神就走了。"

〔注释〕

①阮宣子：阮修字宣子，阮籍从子，好《易》理，善清言。性简约、任诞。晋代无神论者。见《文学》18 孝标注。　　社：土地神或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如社庙、社坛、社宫。

②社而为树：建社庙是为了种树。社用为动词。

22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①。或以人死有鬼②，宣子独

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论衡》曰："世谓人死为鬼，非也。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如审鬼者死人精神，人见之，宜从裸袒之形，无为见衣带被服也。何则？衣无精神也。由此言之，见衣服象人，则形体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译文**〕

阮宣子(修)谈论鬼神有无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死后精神变为鬼，宣子唯独认为没有鬼，他说："今看见过鬼的人说，鬼穿着活着时候所穿的衣服，假若人死后精神可变为鬼，衣服难道也可变成鬼吗？"

〔**注释**〕

①阮宣子：即阮修，宣子是其字。东晋名士，无神论者。见《文学》18 孝标注。

②或：有人。　　以：认为。

23 元皇帝既登阼①，以郑后之宠②，欲舍明帝而立简文③。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④，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⑤。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⑥，《中兴书》曰："郑太后字阿春，荥阳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吴氏。时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将纳吴氏。后与吴氏女游后园，有言之于中宗者，纳为夫人，甚宠，生简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⑦。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刁协。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⑧。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⑨；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⑩，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⑪。由此皇储始定⑫。周侯方

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兴书》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并非敬后所生,而谓裒有大成之度,胜于明帝。因从容问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贤?’导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优劣,如此,故当以年。’于是更封裒为琅邪王。”而此与《世说》互异。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为实。且从容讽谏,理或可安,岂有登阶一言,曾无奇说,便为之改计乎?

〔**译文**〕

元皇帝(司马睿)登基后,因为宠爱郑后,想废掉明帝而立简文帝作为皇储。当时参议的人都认为舍长立幼,不仅不合于道理,而且明帝凭他的聪明才智、英明果断,更适宜做储君。周顗、王导诸公都极力恳切相争,唯独刁玄亮一人想尊奉少主来迎合元帝的意旨。元帝便想付诸实施,又怕众位大臣不接受诏命,于是先传唤周侯、王丞相入宫,然后想出示诏告给刁玄亮。周、王已经入宫,刚到殿阶上,元帝已事先派遣传诏阻止上殿并引他们到东厢配殿。周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后退几步下了台阶;丞相拨开传诏,径直到达皇帝御座前,说:“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事召见臣。”元帝默然不语,接着手入怀中取出黄纸诏书撕碎摔在他身上。从此皇储才定了下来。周侯感慨而惭愧地叹道:“我常自认为比茂弘(王导)强,今天才知道不如他呀!”

〔**注释**〕

①元皇帝: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初为安东将军,镇建业。公元317年,王导等拥立为帝。　　登阼:登基,即位做皇帝。

②郑后:小字阿春。建武元年,晋元帝纳为夫人,生简文帝。晋孝武时,追尊为太后。

③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元帝长子,东晋第二主。　　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少子,太和六年,桓温废晋废帝而立简文,在位2年。

④舍长立少:指舍掉长子而立少子为太子皇储。　　非伦:不相类,不合。

⑤储副：储君，皇位继承人。

⑥周、王：指周顗、王导。周、王是辅佐晋元帝之重臣。

⑦刁玄亮：刁协字玄亮，晋元帝近臣。协久在内朝，谙练旧事，中兴制度，多为协所建。官至尚书令。后为王敦所杀。　奉：尊奉，拥戴。　阿：阿谀，奉迎。　旨：意旨，心意。

⑧逆：预先。　传诏：皇帝身边供役使差遣的人。　遏：阻止。

⑨却略：却行，后退。

⑩披拨：排拨开。　御床：御座，皇帝宝座。床，坐具。

⑪黄纸诏：指诏书。古代诏书以黄纸书写。

⑫皇储：同“储副”。皇位继承人。

24 王丞相初在江左①，欲结援吴人②，请婚陆太尉③。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④。杜预《左传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莸，臭草。”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⑤。”玩，已见。

〔译文〕

王丞相（导）刚到江东，想与吴人结交，请求与陆太尉（玩）通婚。陆回答说：“小山包上没有高大的松柏，香草与臭草不可同储一个容器中。玩虽然没有才能，坚决不做乱人伦的先例。”

〔注释〕

①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指东晋辖区。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江东为江左。

②吴人：江左本吴郡之地域，故称江左人氏为吴人。

③陆太尉：指陆玩。吴郡吴人。顾、陆、朱、张是当地大姓豪族。玩官至尚书令、司空。死后赠太尉。

④培塿：小土丘，小山。　薰莸不同器：香草与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之中。薰，香草；莸，臭草。

⑤乱伦：乱人伦。人伦，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指门第不相当而结为婚姻。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士族不和寒门庶族通婚。陆氏是

吴中大姓，看不起北来的王导，故有"义不为乱伦之始"的话。

25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1]，《恢别传》曰："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祖诞，司空。父靓，亦知名，恢少有令问，称为明贤。避难江左，中宗召补主簿，累迁尚书令。"《庾氏谱》曰："庾亮子会，娶恢女，名文彪。"庾会别见。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羊氏谱》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车骑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书郎，娶诸葛恢次女。"亮子被苏峻害[2]，改适江虨[3]。虨，别见。恢儿娶邓攸女。《诸葛氏谱》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荥阳太守。娶河南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4]，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5]。"《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陈郡人。父衡，博士。裒历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及恢亡，遂婚。《谢氏谱》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兴书》曰："石字石奴，历尚书令。聚敛无厌，取讥当世。"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6]：威仪端详，容服光整[7]。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8]！"

〔译文〕

诸葛恢的大女儿嫁给了太尉庾亮的儿子庾会，次女嫁给了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羊楷。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了以后，改嫁江虨。诸葛恢的儿子诸葛衡娶了邓攸的女儿。当时谢尚书（裒）请求娶他的小女儿作儿媳，诸葛恢就说："羊家、邓家是世代有通婚关系的亲戚，江家是我顾念他，庾家是他顾念我，不能再与谢裒的儿子结亲。"等到诸葛恢死后，才成婚。当时王右军（羲之）到谢家去看新媳妇，新妇身上仍然存留诸葛恢的风范：容貌举止端正庄重，仪容服饰光采整饬。王右军叹道："我嫁女时，才能这样啊！"

〔注释〕

①适：女子出嫁。　庾亮儿：指庾会。会字会宗，太尉庾亮长子，娶诸葛

恢女，名文彪。

②亮子被苏峻害：晋明帝崩，庾亮掌朝政，苏峻素疑庾亮欲加害，故以讨亮为名起兵反，攻陷京城。晋成帝咸和六年，庾亮子庾会被杀。

③江彪(bin)：字思玄，陈留(今河南)人。江统子。彪为晋中兴大臣。官至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

④世婚：世代有通婚关系的亲戚。

⑤谢哀儿：指谢石。晋初渡江，世家大族中王、诸葛并称(见《排调》12)，谢氏后起，自谢尚、谢安始盛，诸葛恢看不起谢氏，拒谢哀请婚，反映了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

⑥看新妇：是古礼。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翁姑，众宾皆列观。遗法：遗留的风范。

⑦威仪：容貌举止。　　端详：端正庄重。

⑧遣女：嫁女。　　裁：通"才"。

26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①，周侯、仲智往别②，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③："斯人乃妇女④，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邓粲《晋纪》曰："周谟字叔治，颛次弟也，仕至中护军。嵩字仲智，谟兄也，性狡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义人，为天下无义人所杀，复何所弔？'敦甚衔之，犹取为从事中郎。因事诛嵩。"《晋阳秋》曰："嵩事佛，临刑犹诵经。"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⑤。"阿奴，谟小字。

〔译文〕

周叔治(谟)被任命为晋陵太守，周侯(颛)、仲智(周嵩)去和他告别。叔治因为将要与兄长离别，哭泣不止。仲智生气地说："这个人像个妇女，与人分别，只会哭哭啼啼。"就丢开他走了。周侯独自留下来和他饮酒聊天，临分手流着泪，手抚着他背说："你要好自珍重。"

〔注释〕

①晋陵：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附近地区。

②周侯：指周顗(yǐ)。顗字伯仁，周氏三兄弟，伯仁为长。袭父爵武城侯。仲智：周嵩字仲智，周顗弟，性狷直，官至太守、御史中丞。

③恚：生气，发怒。

④斯：这。

⑤奴：你，昵称。影宋本作"阿奴"。当是。刘孝标注云："阿奴，谟小字。"非是。"阿奴"是晋宋时代常用的一般词语，不是专名。它表示一种亲昵称呼，用于长呼幼、尊呼卑，相当于第二人称。平辈表示亲昵，有时也可称对方为"阿奴"。

27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①，在省内②，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③，营救备亲好之至④，良久小损⑤。虞预《晋书》曰："刁协字玄亮，勃海饶安人。少好学，虽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兴制度，皆禀于协。累迁尚书令。中宗信重之。为王敦所忌，举兵讨之。奔至江南，败死。"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⑦，刁为辟易于户侧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⑨："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⑩，那与佞人刁协有情⑪！"径便出。

〔译文〕

周伯仁(顗)任吏部尚书，在尚书省中，夜间病得很严重。当时刁玄亮作尚书令，急忙营救，照顾很周到，极尽亲近友好之谊，过了很长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第二天早上，通知了伯仁的弟弟仲智，仲智急忙赶来。刚进门，刁玄亮下离坐榻，对着他大哭，述说伯仁昨夜病情危急的情景。仲智用手把他推开，刁惊退到门旁。和兄长伯仁见面后，完全不问病，只是说："你在中朝时，与和长舆(峤)齐名，怎么会与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刁协有交情！"说完径

直出去了。

〔**注释**〕

①周伯仁:周颤(yǐ)字伯仁,历官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后被王敦所杀。　吏部尚书:吏部长官,魏时称选曹尚书。掌官吏的选拔、考核、升调等。

②省:官署。此指尚书省。

③尚书令:尚书省长官。本掌奏章事,魏晋后始掌政事,职位也渐高,为诸尚书之长。

④备:犹"尽"。

⑤小损:稍微减轻。

⑥明旦:第二天早晨。　仲智:周嵩字仲智,周颤弟。性狷直,每以才气凌人。官太守、御史中丞。　狼狈:急速。

⑦批:排开。

⑧辟易:惊退。

⑨前:见面。　直:只。

⑩中朝:晋室南渡后称渡江前的西晋为中朝。　和长舆:和峤字长舆,晋武帝时为中书令,后转侍中,甚被器重,为一代名臣。

⑪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谄佞之人。

28 王含作庐江郡①,贪浊狼籍②。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③:"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④,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⑤,充晏然神意自若⑥。《中兴书》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罗贤俊,辟充为主簿。充知敦有异志,逡巡疏外。及敦称含有惠政,一坐畏敦,击节而已,充独抗之。其时,众人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为东海王文学。"

〔**译文**〕

王含作庐江郡太守,贪赃枉法、声名狼藉。王敦袒护他哥哥,故意当着在座的众人称赞说:"家兄在庐江郡作太守确实很不错,

庐江人士全都称赞他。”当时何充作王敦主簿，也在座，严肃地说：“我就是庐江人，我所听到的反映和您说的不一样。”王敦沉默无言，别人为他担心不安，何充却非常平静，神情坦然自如。

〔注释〕

①王含：字处弘，大将军王敦兄。官至徐州刺史、光禄勋。　庐江郡：晋代郡名。统寻阳、居巢等十县。治所在舒县（今安徽舒城）。

②狼籍：也作“狼藉”。纵横散乱的样子，引申为破败不可收拾。此处指声名败坏。

③王敦：字处仲。晋渡江后，敦与从弟王导同心辅佐晋室，授大将军、督六州军事，掌兵权。

④何充：字次道，晋庐江人。历官会稽内史、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　主簿：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

⑤反侧：不安的样子。

⑥晏然：平静的样子。

29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①！”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②。徐广《晋纪》曰：“顾显字孟著，吴郡人，骠骑荣兄子。少有重名。泰兴中，为骑郎。蚤卒，时为悼惜之。”

〔译文〕

顾孟著（显）曾劝周伯仁（顗）喝酒，伯仁不接受，顾于是转去对房柱劝酒，并对柱子说：“怎么能就以栋梁自居！”周听了很高兴，于是成为情意相投的朋友。

〔注释〕

①讵(jù)：怎么。　作栋梁自遇：自己把自己看作栋梁。遇，对待。

②欣然：高兴的样子。　衿(jīn)契：情意相投的朋友。

30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①，未大醉，帝问：“今名

臣共集,何如尧、舜时②?"周伯仁为仆射③,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④!"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⑤,遂付廷尉令收⑥,因欲杀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为王敦所杀。此说非也。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⑦,罪不足至此。"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在西堂会聚群臣宴饮,尚未大醉之时,明帝问:"今天,贤能而有名望的大臣聚会,和唐尧虞舜时相比,怎么样?"周伯仁(顗)当时为仆射,听了这话便声音严厉地说:"虽然同样是人君,今天又怎么能和那圣明的时代相比呢!"明帝大怒,返回内廷,写了一份手诏,满满一张黄纸,于是交付廷尉,命令收捕他,并想杀掉他。此后数日,又下诏放出周顗,群臣前往探视他,周说:"我早就知道死不了,我的罪不至于达到这地步。"

〔**注释**〕

①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绍为元帝子,东晋第二帝。在位三年,死后谥明皇帝,庙号肃祖。　西堂:东晋皇宫太极殿的西厅。　诸公:群臣。

②尧、舜:唐尧、虞舜,传说中的两个远古帝王。尧舜时代,被视为圣明时代。

③仆射:即尚书省主事官员。魏晋时代,或置左右仆射,或置尚书仆射。

④人主:人君。　圣治:圣明时代。

⑤手诏:皇帝亲自手写而直接颁行的诏书。　黄纸:皇帝文告所专用的黄色纸。

⑥廷尉:掌管刑狱的官。

⑦近知:早就知道。近,原先、当初。　当不死:该不会死。

31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①。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②?处仲狼

抗刚愎③,王平子何在④?"《顗别传》曰:"王敦讨刘隗,时温太真为东宫庶子,在承华门外,与顗相见曰:'大将军此举有在,义无有滥?'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乱,共相推戴数年而为此者乎!处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在?'"《晋阳秋》曰:"王澄为荆州,群贼并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犹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杀之。"《裴子》曰:"平子从荆州下,大将军因欲杀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铁楯、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将军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积饮食,皆不能动。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将军带绝,与力士斗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许而死。"

〔**译文**〕

王大将军(敦)将要起兵顺江而下,当时全说他没有道理这样做。伯仁(周顗)说:"当今的主上不是尧、舜,怎能没有过失?但臣下怎么能举兵而攻打朝廷呢?处仲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王平子(澄)干什么去了?"

〔**注释**〕

①王大将军:指王敦。敦字处仲。当时丹阳尹刘隗当权,与尚书令刁协想抑制豪强跋扈,削弱逐渐威胁中央政权的王敦。于是王敦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反,顺江东下。　缘:缘由。

②安得:怎么能。　称兵:举兵。

③狼抗:狂妄自大。　刚愎:傲慢固执。

④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太尉王衍弟。官从事中郎、荆州刺史。澄素有盛名,在王敦之上,兼勇力过人,为王敦所惧。澄荆州兵败后,为王敦所杀。

32 王敦既下①,住船石头②,欲有废明帝意③。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④。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⑤,甚悉之。"须臾⑥,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⑦?"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

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⑧，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刘谦之《晋纪》曰："敦欲废明帝，言于众曰：'太子子道有亏，温司马昔在东宫，悉其事。'峤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译文**〕

王敦顺江而下，把舰船停靠石头城，他想要废掉晋明帝。当时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聪明，便想以不孝之名废掉他。每次谈到明帝不孝的情状时都说："这是温太真（峤）说的。温曾经是东宫率，以后又作我的司马，很了解太子的这些情况。"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就摆出威严之态，问温说："皇太子作人怎么样？"温峤说："小人无法衡量君子。"王敦声色俱厉，想用威势压迫他顺从自己，又重新问温："太子怎么能称得上优秀呢？"温峤说："是否有广博精深的才力，大概不是我这样见识浅薄的人所能测度的。但他以礼事亲，堪称为孝。"

〔**注释**〕

①王敦：字处仲，为大将军。率兵东下，进逼京城，事在永昌元年。参见本篇31注。　　下：顺江而下。

②住：停。　　石头：即石头城。在京城建康西。因形势险要、地处交通要道，为东晋军事重镇。

③废明帝意：晋明帝司马绍，元帝子，东晋第二主，在位三年。王敦攻入石头，时司马绍为太子，聪明有胆略，为朝野所望，敦忌之，有废太子意。

④温太真：温峤字太真，东晋名臣。晋明帝时为侍中、中书令。

⑤东宫率：皇太子官属，主门卫。晋初，东宫置中卫率，后增置左右前后卫率，是为五卫率。　　司马：军府之职。大将军府、将军府及边镇均设司马，位在长史下，掌兵事。温峤为敦司马，事在明帝即位之后。

⑥须臾：一会儿。

⑦皇太子：指晋明帝。　　何似：如何，怎样。

⑧钩深致远：物在深处，能够取之；物在远方，能招致之。语出《易·系辞

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后用以指人才力、学识广博精深。

33 王大将军既反①，至石头②，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③？"对曰："公戎车犯正④，下官忝率六军⑤，而王师不振⑥，以此负公。"《晋阳秋》曰："王敦既下，六军败绩。颛长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劝颛避难。颛曰：'吾备位大臣，朝廷倾挠，岂可草间求活，投身胡虏邪？'乃与朝士诣敦。敦曰：'近日战有余力不？'对曰：'恨力不足，岂有余邪？'"

〔译文〕

王大将军（敦）造反后，到了石头城，周伯仁（颛）去见他。王对周说："你为什么辜负我？"回答说："您的军队冒犯朝廷，下官惭愧统率六军出战，而王师不能奋举获胜，为此辜负了您。"

〔注释〕

①王大将军既反：王敦反，事在永昌元年。

②石头：即石头城。见本篇 32 注。

③相负：即负我。"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④戎车：兵车，泛指军队。　　正：指朝廷。

⑤下官：郡国内的属吏对其长官及国主的自称。周颛被杜弢所困，曾投奔王敦，故自称下官。　　忝：谦词。辱，表示自己不够格，有辱于人或事。

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国有三军、二军、一军不等。后作军队统称，此处指王师。

⑥振：振作，奋发。不振，指打了败仗。王敦起兵后，晋元帝急召刘隗、戴渊还卫京城，且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为骠骑将军，周颛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尚书右仆射，皆领兵防御王敦。又以右将军周札专守石头城。用陶侃领江州，甘卓领荆州，各率部下兵士攻打王敦后方。可是王敦部队已至建业，前锋攻石头城，周札开门应之，敦因入据石头城。

34 苏峻既至石头①，百僚奔散，王隐《晋书》曰："峻字子高，长广掖人。少有才学，仕郡主簿，举孝廉。值中原乱。招合流旧三千余家，结垒本县，宣示王化，收葬枯骨，远近感其恩义，咸共宗焉。讨王敦有功，封公，迁历阳太守，峻外营将表曰：'鼓自鸣。'峻自斫鼓曰：'我乡里时，有此则空城。'有顷，诏书征峻。峻曰：'台下云我反，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乃作乱。"《晋阳秋》曰："峻率众二万，济自横江，至于蒋山，王师败绩。"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②。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③，古之道也。君性亮直④，必不容于寇雠。何不用随时之宜⑤，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⑥，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⑦。"

〔译文〕

苏峻叛军已经到了石头城，朝廷百官纷纷逃散，只有侍中钟雅独自侍奉在皇帝的身旁。有人对钟雅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您性格坦诚耿直，一定不为贼寇所容。为什么不随机应变，而要坐以待毙呢？"钟雅说："国家丧乱而不能匡正，国君危难不能救援，却各自逃遁以求避祸免灾，我畏惧董狐要手执简策向我走来呀。"

〔注释〕

①"苏峻既至石头"句：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冠军将军、历阳内史苏峻举兵反，攻入都城建康，迁成帝于石头。后被陶侃、温峤等率军击败，峻被杀。　石头：即石头城。

②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备应对顾问的官。　钟雅：字彦胄，东晋颍川长社（今河南）人。官至侍中，苏峻作乱，被杀。

③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是说作战须见机行事，分析形势可则进，难则退。后泛指作事应衡量实力，量力而行。

④亮直：坦诚耿直。

⑤随时之宜：意同"随机应变"、"见机行事"。时，时机。宜，相宜，合适。

⑥匡:匡救,挽救使回到正道。

⑦"董狐将执简而进"句:言史官将记录下大臣们面临危难而逃跑的可耻行为。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以直书不隐,被称为古代良史。这里泛指史官。简:竹简,书写用的竹片。

35 庾公临去①,顾语钟后事②,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③,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④。"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⑤。"《春秋传》曰:"楚庄王围郑,晋使荀林父率师救郑,与楚战于邲,晋师败绩。桓子归,请死,晋平公将许之,士贞子谏而止。后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赏桓子狄臣子室⑥,亦赏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获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

〔译文〕

庾公(亮)临出逃,向钟雅叮咛自己走后之事,把朝中重任完全托付给他。钟雅说:"国家倾覆,谁的责任呢?"庾亮说:"现在的情况,容不得再谈这些了,你将会看到戡定叛乱、克复京师的胜利的。"钟雅说:"看来足下会不亚于荀林父呵。"

〔注释〕

①庾公:指庾亮。晋明帝崩,成帝年幼,亮以帝舅,为中书令,掌朝政。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苏峻反,第二年京城陷落,成帝被迁于石头,百官奔散,庾亮出逃。

②顾语:叮嘱,嘱托。　　钟:钟雅。时为侍中。　　后事:走后之事。

③栋折榱崩:指房屋倒塌。栋,正梁。榱,椽子。比喻国家倾覆。此时苏峻起兵攻入建康,故曰栋折榱崩。

④当:将,将会。　　克复:收复失地。此指平定叛乱收复京师,迎帝还都。

⑤荀林父:春秋时晋国大臣,又称中行桓子。为中军将军,率军救郑,为楚所败。荀林父归,请死,晋平公仍任其为将。后林父果攻灭赤狄,有功于晋。

⑥赏桓子狄臣子室:"子室"影宋本作"千室",是。《左传·宣公十五年》传文亦作"千室","子""千"盖形近而误。

36 苏峻时①,孔群在横塘②,为匡术所逼③。王丞相保存术,《会稽后贤记》曰:"群字敬休,会稽山阴人。祖竺,吴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群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晋阳秋》曰:"匡术为阜陵令,逃亡无行。庾亮征苏峻,术劝峻诛亮,遂与峻同反,后以宛城降。"因众坐戏语④,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⑤。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⑥。《家语》曰:"孔子之宋,匡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战,孔子止之。曰:'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述先王之道,而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弹剑,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罢。"虽阳和布气⑦,鹰化为鸠⑧,至于识者,犹憎其眼。"《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鹰化为鸠。"郑玄曰:"鸠,播谷也。"《夏小正》曰:"鹰则为鸠。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鸠也者,非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故具之。"

〔**译文**〕

苏峻叛乱时,孔群在横塘,遭受到匡术的威逼。匡术投降后王丞相(导)把他保了下来,趁着众人座中谈笑的机会,王导让匡术向孔群敬酒,来化解横塘的怨恨。孔群回答说:"我的德行比不上孔子,我遭遇的困厄却与孔子遇匡人相同。虽然春天和暖的气息充溢,嗜杀之鹰变成播谷之鸠,至于那认识它的人,仍然憎恶它的睛眼。"

〔**注释**〕

①苏峻时:指苏峻叛乱时。见本篇 34 注。

②横塘:地名,在建康(今南京)南。

③匡术:本为阜陵县令,苏峻反,为其腹心将。苏峻迁成帝于石头城,令匡术守宛城(成帝所居的宫城)。后以宛城降,官至司徒中郎。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事,见本篇 38。

④因:趁,借……机会。

⑤憾：仇恨，怨恨。

⑥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孔子至宋，遭到匡人围攻，孔子和子路以礼乐感化，得以解围。厄，困厄、迫害。这里孔群以匡人指匡术。

⑦阳和：春天的暖气。

⑧鹰化为鸠：阴历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古人将每一节气分为三候，每一候都有着与之应时而出的物候。春季惊蛰节气的三候是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这里用"鹰化为鸠"比喻恶人放下屠刀。参考标注。

37 苏子高事平①，《灵鬼志·谣征》曰："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后诸公诛峻，硕犹据石头，溃散而逃，追斩之。"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②。孔坦。乱离之后，百姓彫弊③。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④，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⑤，共奉遗诏⑥。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⑦。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⑧，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⑨！"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按王隐《晋书》："苏峻事平，陶侃欲将坦上，用为豫章大守，坦辞母老不行。台以为吴郡，吴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吴兴内史。"不闻尹京。

〔**译文**〕

苏子高（峻）叛乱平定以后，王（导）、庾（亮）几个人想任命孔廷尉（坦）为丹阳尹。遭受战乱、颠沛流离之后，百姓生计衰败。孔坦慨叹道："当初肃祖（司马绍）临终前，你们诸位亲临御床之侧，都受到先帝的垂爱、器重，一起接受遗诏。我孔坦才疏身贱，不在顾命大臣之列。现在有了艰难，就把微臣摆在前面，如今就好像案子上的烂肉，任人切割罢了！"于是拂衣离去，这几个人也便作罢。

〔**注释**〕

①事平：叛乱平定。

②孔廷尉：孔坦字君平，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春秋》，有文才，

历太子舍人、尚书郎、丞，官至廷尉卿。　丹阳：郡名。晋时治所在建业。晋南渡后，丹阳成为护卫京都的重要地区，设丹阳尹之职。

③乱离：遭逢战乱，逃亡离散。　彫弊：衰败。

④肃祖：晋明帝司马绍，死后庙号肃祖。

⑤御床：御座，皇帝宝座。　眷识：垂爱器重。

⑥遗诏：皇帝临终前的诏命。

⑦顾命：本《尚书》篇名。《尚书·顾命序》："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传："临终之命曰顾命。"疏："言临将死去，回顾而为语也。"后因称天子遗诏为顾命。这里指受遗诏的大臣，即顾命大臣。

⑧微臣：位卑之臣。自谦之词。

⑨俎：肉案，砧板。　脍截：切割、宰割。脍，细切的肉，这里用为动词。

38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孔愉别传》曰："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初辟中宗参军，讨华轶有功，封馀不亭侯。愉少时，尝得一龟，放于馀不溪中，龟中路左顾者数过。及后铸印，而龟左顾，更铸，犹如此。印师以闻，愉悟，取而佩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①。因往与车骑共语②。中丞初不视③，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④。"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⑤！"始得全首领⑥。

〔译文〕

孔车骑（愉）和御史中丞（孔群）同行，在御道，和匡术相逢，他的宾客和随从人员很多。匡术于是停下车和车骑一起说话。中丞根本不看他，只是说道："鹰化为鸠，众鸟仍会憎恶它的眼睛。"匡术大怒，就要杀他。车骑跳下车抱住匡术说："堂弟发疯了，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这才得以保住性命。

〔注释〕

①御道：皇帝车驾经由的道路。《晋书·孔群传》作"于横塘遇之"。盖横塘有御道。　匡术：见本篇 36 注。　宾从：宾客和随从。

②因往与车骑共语:"往"疑当为"住",是停车之意。《晋书·孔群传》作"止与语","止"义与"住"合。

③初不:全不,一点不。

④"鹰化为鸠"二句:见本篇36注。

⑤族弟:称同宗兄弟。　宥:宽恕,原谅。

⑥首领:头领。此指性命。

39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①,有事,王丞相遣收之②。侃曰:"天子富于春秋③,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④,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邓粲《晋纪》曰:"初有谮侃于王敦者,乃以从弟廙代侃为荆州,左迁侃广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闻,大怒。及侃将莅广州,过敦,敦陈兵欲害侃,敦咨议参军梅陶谏敦,乃止,厚礼而遣之。"王隐《晋书》亦同。按二书所叙,则有惠于陶是梅陶,非颐也。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译文**〕

梅颐曾经对陶公(侃)有恩惠。后来梅颐作了豫章太守,犯了事,王丞相(导)派人收捕他。陶侃说:"天子年纪太轻,政令、谋略全是出自权臣,王公既能够拘捕他,我陶公为什么不能放了他!"于是派人在江口把他夺下。梅颐去见陶公,下拜,陶侃阻止了他。梅颐说:"梅仲真的双膝,明日怎可再弯屈呢!"

〔**注释**〕

①豫章太守:豫章郡行政长官。豫章,郡治在南昌。

②有事:指犯事。　收:拘捕。

③富于春秋:指年纪轻。这是一种委婉说法。

④万机:众多事情。指国家政务、政令。　录:逮捕。

40 王丞相作女伎①，施设床席②。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③，王亦不留。《蔡司徒别传》曰："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人。博学有识，避地江左。历左光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薨赠司空。"

〔译文〕

王丞相（导）安排女伎表演，还设置了床榻坐席。蔡公（谟）开始时在座，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就走了，王导也不挽留。

〔注释〕

①作：安置，安排。　　女伎：歌女，舞女。伎同"妓"。

②床席：床榻坐席。

③说：同"悦"。高兴。

41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①。《晋阳秋》曰："庾冰字季坚，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检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迁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成帝初崩②，于是嗣君未定③。何欲立嗣子④，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⑤，嗣子冲幼⑥，乃立康帝。《中兴书》曰："帝讳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⑦，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⑧，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⑨，今不睹盛明之世。"《晋阳秋》曰："初，显宗临崩，庾冰议立长君，何充谓宜奉皇子。争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处外任。及冰出镇武昌，充自京驰还，言于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龙飞，使晋德再隆者，冰之勋也，臣无与焉。'"帝有愧色。

〔译文〕

何次道（充）、庾季坚（冰）二人都是宰相。成帝（司马衍）刚驾崩，当时继位的国君还没有确定。何充想立嫡长子，庾冰和朝廷大臣议论认为境外敌寇力量仍很强大，嫡长子年幼，于是决定立康

帝。康帝登基即位，会见群臣，对何充说："朕今天能够继承晋朝大业，是谁的主意？"何充答道："陛下能登帝位，这是庾冰的功劳，不是我的力量。当时如果用了我的提议，今天就看不到这昌盛修明的时代了。"康帝面有愧色。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官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见本篇28注。　元辅：宰相。以其辅佐皇帝而居大臣首位，故称元辅。

②成帝：指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东晋第三代君主，在位十六年，年号咸和、咸康。

③嗣君：继位的国君。

④嗣子：嫡长子。依封建宗法制度"父死子继"的原则，嫡长子当继承祖业，称嗣子。

⑤朝议：朝廷上的评议、商议。　外寇：东晋偏居江左，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晋成对峙局面。

⑥冲幼：年幼。

⑦登祚：登基即位。

⑧龙飞：指君主即位。《周易·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

⑨微臣：臣子自谦之词。

42 江仆射年少①，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②，而欲敌道戏③，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徐广《晋纪》曰："江虨字思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弈，为中兴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④。"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⑤。"范汪《棋品》曰："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译文**〕

江仆射(彪)少年时,王丞相(导)叫他一起下棋。王的棋艺原比他差两道左右,却想和他对等下棋,试图以此观察他。江没有立即走棋。王说:"你怎么不走?"江说:"恐怕不能这样。"旁边有客人说:"这年轻人的棋艺竟然不错。"王丞相慢慢抬起头说:"这年轻人不只是围棋胜过我。"

〔**注释**〕

①江仆射:指江虨(bīn)。见孝标注。

②手:指下棋的技能、手段。　两道:犹两子。　许:助词,置于数词后表约数。

③敌道戏:对等地下棋。

④不恶:不坏,不错。

⑤见胜:胜我。

43 孔君平疾笃①,庾司空为会稽②,省之③,庾冰。相问讯甚至④,为之流涕。庾既下床⑤,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⑥!"庾闻,回谢之⑦,请其话言。王隐《晋书》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译文**〕

孔君平(坦)病重,庾司空(冰)为会稽内史,前去看望他,关心问候非常周到细致,并为他哭泣。庾下了座榻后,孔坦感慨地说:"大丈夫将终,你不问安定国家的办法,却是作这些缠绵的妇人般的问候!"庾听了,回身道歉,请他留下遗言。

〔**注释**〕

①孔君平:孔坦字君平,官太子舍人,尚书左丞、侍中、廷尉等。　疾笃:病重。笃,深、重。

②庾司空:庾冰字季坚,曾作吴郡、会稽内史。继王导为相,有贤名。死后

赠司空。

③省：探问，拜访。

④问讯：问候。　　甚至：备至。

⑤床：坐榻。

⑥乃：却。　　儿女子：小女子，妇人。

⑦谢：谢罪，道歉。

44 桓大司马诣刘尹[①]，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②]："使君[③]，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④]！"《中兴书》曰："温曾为徐州刺史，沛国属徐州，故呼温使君，斗战者，以温为将也。"桓甚有恨容[⑤]。刘尹，真长，已见。

〔**译文**〕

桓大司马（温）去拜访刘尹（惔），刘躺在床上不起来。桓用弹弓弹刘的枕头，弹丸在床褥当中迸碎。刘生气地起身说："使君，像这样难道就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桓温呈现出满脸的不悦之情。

〔**注释**〕

①桓大司马：指桓温。温官至大司马。　　诣：到……去。　　刘尹：指刘惔。惔曾作丹阳尹。

②作色：生气变了脸色。

③使君：汉晋时对刺史、太守的敬称。桓温曾作徐州、荆州刺史，故称之为使君。

④如馨（xīn）：这样，像这样。

⑤恨容：愤恨的神情。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与前燕战，兵败枋头，常怀雪耻之心。刘惔"斗战求胜"云云，正触其痛处，故有恨容。

45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①]，深公谓曰："黄吻年少[②]，勿为评论宿士[③]。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④]。"《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

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

〔译文〕

后辈年轻人多有议论深公（竺法深）的，深公对他们说："黄口小儿，不要评论老前辈。从前，我曾经和元明二帝（司马睿、司马绍）、王庾（王导、庾亮）二公交往。"

〔注释〕

①后来：后辈。　年少：年轻人。　深公：指东晋名僧竺法深。

②黄吻：雏鸟嘴黄。用以形容人幼稚年轻。

③宿士：老名士，老前辈。

④元明二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和晋明帝司马绍。绍为元帝子，东晋第二主，在位只3年。　周旋：交往，打交道。

46 王中郎年少时[①]，坦之，已见。江虨为仆射，领选[②]，欲拟之为尚书郎[③]。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④]，何得拟我[⑤]！"江闻而止。按《王彪之别传》曰："彪之从伯导谓彪之曰：'选曹举汝为尚书郎，幸可作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译文〕

王中郎（坦之）年轻时，江虨作仆射，兼选官之职，想安排王作尚书郎。有人告诉了王中郎，王说："从过江以来，尚书郎只用第二流人，怎么能打算让我去！"江虨听说了，就取消了这计划。

〔注释〕

①王中郎：指王坦之。坦之字文度，述子，东晋名臣，官至中书令。曾领北中郎将，故称。

②江虨（bīn）：字思玄，晋陈留（今河南）人。江统子。博学知名，为晋中兴大臣。累官至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　仆射：官名。晋尚书省设左右仆射，主省事。　领选：兼任选拔官吏之事。选，指选曹，即吏部。

③尚书郎：尚书省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者称尚书郎。东汉时尚书郎

为要职，晋时尚书诸曹郎，主文书起草，无吏部之权势，而有刀笔之烦，固名士不屑，成为寒素之品。

④正：只。　第二人：第二流的人，指寒素之门的人。晋代极重门第，王坦之是世家子弟，故不愿充此任。

⑤拟：打算（任用）。

47 王述转尚书令①，事行便拜②。文度曰："故应让杜、许③。"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④，恐不可阙⑤。"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⑥。"《述别传》曰："述常以谓人之处世，当先量己而后动，义无虚让。是以应辞便当固执。其贞正不逾，皆此类。"

〔译文〕

王述升任尚书令，任命下达就去受职。其子文度（王坦之）说："本来应该谦让给杜、许。"蓝田说："你认为我能胜任这个职务不？"文度说："怎么不能胜任，但克己让人本来是一种美德，恐怕不可缺少。"蓝田感慨地说："既然认为我能胜任，何必还要去谦让？人家说你能超过我，看来到底不如我。"

〔注释〕

①王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少孤，事母孝，为人真率性急，袭爵蓝田侯。初官宛陵令，后迁扬州刺史、尚书令。《晋书》有传。　转：调任。　尚书令：尚书省长官。

②事行：公文到来。　拜：授官。

③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见本篇46注。　故：本来。　杜、许：不详何人。

④克让：克己让人。

⑤阙：缺，缺少。

⑥定：终究，到底。

48 孙兴公作《庾公诔》①，文多托寄之辞②。绰集载诔文曰："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中纳是，吐诚诲非。虽实不敏，敬佩弦韦。永戢话言，口诵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③。"道恩，庾羲小字。徐广《晋纪》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将军、吴国内史。"

〔译文〕

孙兴公（绰）作《庾公诔》，诔文当中有很多攀附寄托的言词。写成后，拿给庾道恩（羲）看，庾看后，愤慨地送还给他，说："先父和您的关系本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有文才，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等，袭爵长乐侯。　　《庾公诔》：关于庾亮的诔文。

②托寄：攀附寄托。

③先君：称死去的父亲，犹亡父、先父。　　自：本来。

49 王长史求东阳①，抚军不用②。简文。后疾笃③，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④。"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王濛已见。

〔译文〕

王长史（濛）求作东阳太守，抚军（司马昱）不用他。后来王病重，快要死了，抚军哀叹道："我恐怕是对不起仲祖。"于是下令任用他。长史说："人家说会稽王痴，真痴。"

〔注释〕

①王长史：指王濛，濛字仲祖，曾作司徒左长史。善清谈，与刘惔齐名，并称王、刘。　　东阳：东阳郡，治所在长山（今浙江金华）。

②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晋元帝少子，封会稽王，为抚军将军。废帝废，被桓温立为帝。　　用：任用。

③疾笃：病重。

④将：副词。表示委婉语气，犹“恐怕”。也作“将不”、“将无”。　　负：指欠情，对不起。

50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①，后为东曹参军②，《刘氏谱》曰：“简字仲约，南阳人。祖乔，豫州刺史。父挻③，颍川太守。简仕至大司马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④。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⑤？”答曰：“会不能用⑥。”宣武亦无怪色。

〔译文〕

刘简作桓宣武（温）别驾，后又作东曹参军，因为他性情刚直，颇被疏远。曾经听教令，刘简一言都不发。宣武问：“刘东曹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回答说：“我的意见终归不会被采用。”宣武也没有责怪的神情。

〔注释〕

①别驾：官名。晋时州郡设别驾之职总理众务，是刺史的重要佐吏。

②东曹参军：东曹掾属一类的官。晋诸王公及开府位相当于王公者，设东西曹，分科办事，曹有掾属一类官吏，掌府内诸事。

③父挻：影宋本及《晋书·刘乔传》“挻”作挺，是，盖形近而讹。

④记：教命之书。　　都无：全无。

⑤下意：提出或发表意见。

⑥会：必定，终归。

51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①。有相识小人贻其餐②，肴案甚盛③，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④？”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⑤。”孔子称：“唯女子与小

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刘尹之意，盖从此言也。

〔**译文**〕

刘真长（惔）、王仲祖（濛）一起出行，天很晚了还没吃上饭。有个相识的百姓送给他们一餐饭，菜肴很丰盛，真长推辞不吃。仲祖说：“暂且用以充饥，何必坚决推辞呢？”真长说：“凡是百姓小民，全都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注释**〕

①日旰：天晚。

②小人：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士族阶级轻视奴仆、吏役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一概目之为“小人”。　贻：馈赠。

③肴案：菜肴的几案，此指菜肴。

④充虚：充饥。

⑤都：完全。　作缘：来往，打交道。

52 王脩龄尝在东山，甚贫乏①。司州，已见。陶胡奴为乌程令②，胡奴，陶范小字也。《陶侃别传》曰：“范字道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何法盛以为第九子。送一船米遗之③。却不肯取，直答语：“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④，不须陶胡奴米。”

〔**译文**〕

王脩龄（胡之）曾经住在东山，很贫困。陶胡奴（范）作乌程县令，送来一船米给他。王脩龄推辞不肯收，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王脩龄如果饥饿，自然会到谢仁祖（尚）那儿找饭吃，不须要陶胡奴的米。”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曾作郡守、侍中、丹阳尹，后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　东山：在今浙江。晋谢安曾隐居于此。　贫乏：穷困，缺

少财物。

②乌程令：乌程县令。乌程县，晋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

③遗（wèi）：馈赠。

④谢仁祖：谢尚字仁祖，晋豫章太守谢鲲子。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等。王、谢为东晋大族，陶氏出于寒门，故王胡之轻陶范而有此语。

索：求，找。

53 阮光禄阮裕，已见。赴山陵①，至都，不往殷、刘许②，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③。既亦知时流必当逐己④，乃遄疾而去⑤，至方山不相及⑥。《中兴书》曰："裕终日颓然，无所错综，而物自宗之。"刘尹时为会稽⑦，乃叹曰："我入⑧，当泊安石渚下耳⑨，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⑩。"

〔译文〕

阮光禄（裕）奔赴成帝（司马衍）丧事，到了京都，不到殷（浩）、刘（惔）那里去，丧事一结束立刻就返回。众人一起追他。阮也知道这些当代名流一定会追赶自己，就疾速离去，到了方山没有追上。刘尹（惔）当时正要求作会稽郡守，就叹息道："我如果东入会稽，一定停在安石（谢安）那里，不敢再靠近思旷（阮裕）身旁。否则他就能拿木棍打人，没错。"

〔注释〕

①阮光禄：阮裕字思旷，以德业知名。长期居于会稽剡县，有隐遁之志。曾作金紫光禄大夫。　山陵：帝王陵墓，引申指帝王丧事。咸康八年七月，葬成帝于兴平陵。

②至都：到京都建康。　许：处所。

③相与：一起。

④既：沈校本作"阮"。　时流：当代名流。

⑤遄(chuán)疾：疾速，迅速。

⑥方山：山名。在江苏江宁东南，六朝时为交通要道，商旅聚集处。

⑦刘尹时为会稽：为，沈校本作"索"，索求之意。刘惔生平并未作会稽郡太守，或求而未得。

⑧我入：《晋书》"我入"下有"东"字。东指会稽，此言当入东时将如何，是假设之词。

⑨泊：停船，停靠。 安石：谢安字安石，晋名臣。出仕前，曾隐居会稽东山。 渚(zhǔ)：小洲。

⑩杖：刑具。 易：改变。

54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①，酒酣后②，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③？"《温别传》曰："温有豪迈风气也。"

〔译文〕

王长史(濛)、刘真长(惔)和桓公(温)一起到覆舟山游览，酒喝得尽兴后，刘举脚放在桓温脖子上，桓温实在不能忍受，抬手把他的脚拨开。回来以后，王长史对刘说："他难道可以对人发怒施威吗？"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惔。二人友善，并善清谈，时王、刘齐名。 覆舟山：山名。钟山西部，因形如覆舟，故名，在今南京东北。

②酒酣：喝酒尽兴。

③伊：他。 讵(jù)：副词。表示反问。难道，哪里。 形色加人：指对人发怒逞威。魏晋风流，以喜怒不见于形色为上。王、刘清谈名士，桓温是武人，王、刘的言行中流露出对桓的轻视之意。

55 桓公问桓子野①："谢安石料万石必败②，何以不谏③？"子野，桓伊小字也。《续晋阳秋》曰："伊字叔夏，谯国铚人。父景，护

军将军。伊少有才艺，又善声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累迁豫州刺史，赠右将军。”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④。”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⑤，有何严颜难犯！”

〔**译文**〕

桓公（温）问桓子野（伊）：“谢安石（安）预料到万石（谢万）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不规劝？”子野回答说：“当然是因为不好触犯罢了。”桓生气地说：“万石是懦弱无能的平庸之辈，有什么威严的颜面不能触犯！”

〔**注释**〕

①桓公问桓子野：桓公指桓温。此时桓伊为桓温参军，故有此问。

②谢安石：谢安字安石。　万石：谢万字万石，安弟。晋穆帝升平中，受命北征燕国。万为人傲慢，不抚恤士卒，终于寿春大败而回，致使数郡相继失陷，北境不安，后被贬官而死。

③谏：直言规劝。

④故当：当然是。用来加强肯定判断。

⑤挠弱：懦弱无能。

56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①，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②。”《罗府君别传》曰：“含字君章，桂阳枣阳人。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后寓湘境，故为桂阳人。含，临海太守彦曾孙，荥阳太守绥少子也。桓宣武辟为别驾。以官廨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为床，织苇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余。桓公尝谓众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岂唯荆楚而已。’累迁散骑常侍、廷尉、长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挺生。岂非至行之征邪？”

〔**译文**〕

罗君章（含）曾在人家作客，主人让他和在座的客人一起谈

话，罗回答说："相知已经很多了，不烦劳再这样做。"

〔注释〕

①共语：一起谈话。

②相识：相知，相互了解。　　尔：这样。

57 韩康伯病①，拄杖前庭消摇②，韩伯，已见。见诸谢皆富贵③，轰隐交路④，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⑤！"《汉书》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马。"

〔译文〕

韩康伯（伯）病中，拄着手杖在庭堂前消遣，看见谢家各户都富贵，许多车辆往来在道路上，发出轰隐的车声，感叹道："这和王莽当政那个时候的状况有什么两样！"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等，死后赠太常。

②前庭：庭前。　　消摇：通"消遥"。徘徊度步。指漫步散心。

③诸谢：指谢安、谢奕、谢万、谢石等。谢氏自谢尚、谢安始发迹。安为尚书仆射、中书令。谢石、谢玄屡建战功，兄弟叔侄并得荣升，显赫一时。

④轰隐：众车行走的声音。

⑤王莽：字巨君，汉平帝时为大司马，封安汉公。莽以外戚掌权，亲族皆拜官封侯。后王莽竟篡汉，建立新朝。

58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①，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②。王坦之、王述，并已见。既还，蓝田爱念文度③，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④。曰："恶见文度已复痴⑤，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⑥。"桓公曰："吾知

矣，此尊府君不肯耳⑦。"后桓女遂嫁文度儿⑧。《王氏谱》曰："坦之子恺，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兴书》曰："恺字茂仁，历吴国内史、丹阳尹，赠太常。"

〔**译文**〕

王文度（坦之）作桓公（温）长史时，桓为儿子求娶王文度的女儿。王答应向父亲蓝田侯（王述）请示。回家后，蓝田因十分怜爱文度，虽然人已长大，仍然总是抱在自己膝上。王文度于是谈到桓温求娶女儿的事。蓝田大怒，把文度从膝上推下去，说："怎么看见文度竟然痴到这地步，怕驳回桓温的面子。一个兵，怎能把女儿嫁给他！"文度返回报告说："下官家里原先已经为女儿找得婆家。"桓公说："我知道了，这是令尊大人不答应罢了。"后来桓温的女儿嫁给了文度的儿子。

〔**注释**〕

①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坦之为晋名臣，累官侍中、中书令，领北中郎将。晋废帝太和中，曾作大司马桓温长史。　长史：三公、督府、军府中所设属官。

②许：答应。　咨：询问。　蓝田：王述字怀祖，官至尚书令，袭爵蓝田侯。

③爱念：疼爱，喜欢。同义词连用。念亦爱。

④排：拨开，推开。

⑤恶：怎么。　已复：副词。竟然。

⑥下官：属吏对其长官自称下官。后为谦词。

⑦尊府君：尊称对方的父亲。

⑧桓女遂嫁文度儿：东晋时，王、谢是豪门大族，有位望。桓温虽掌兵权，为高官，但属寒门，为士大夫所鄙弃，故王述不愿文度嫁女与桓温儿。但寒门女可嫁士族儿，也是当时门阀制度下的一种风尚。

59 王子敬数岁时①，尝看诸门生樗蒱②，见有胜负，

因曰:“南风不竞③。”《春秋传》曰:“楚伐郑。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曰:“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④。”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⑤,近愧刘真长⑥。”遂拂衣而去⑦。荀、刘已见。

〔**译文**〕

王子敬(献之)几岁的时候,曾经观看几个门生玩樗蒱,看出有胜负,于是说:“南风势弱。”门生们轻视他是小孩,就说:“这小郎也是管中窥豹,经常只看到一个花斑。”子敬瞪起眼说到:“远比比不上荀奉倩(粲),近比愧对刘真长(惔)。”于是拂衣离去。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晋右军将军羲之子,工书画,娶晋公主。官吴兴太守、中书令。

②门生:魏晋六朝时,仕宦者允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则谓之门生。　樗蒱:一种游戏。《通鉴》九十三《晋纪》注:“晋人多好樗蒱,以五木掷之,其采有黑犊,有雉,有卢,得卢者胜。”

③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见孝标注。　竞:强,强劲。

④郎:魏晋时少年的通称,相当于后世的“少爷”。　管中窥豹:从管中看豹。比喻所见狭小,看不到全面。

⑤荀奉倩:荀粲字奉倩,颍川(今河南)人。魏太尉荀彧子,善言玄理,著名于时。

⑥刘真长:刘惔字真长,官至丹阳尹。好老庄,善清言,与王濛、王羲之友善,为晋名士。

⑦拂衣而去:形容生气地离开。　余嘉锡曰:荀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刘惔“为政清整,门无杂宾”。又言“小人都不可与作缘”。“二人之严于择交如此,必不畜门生。即令有之,亦必不与之款洽。献之自悔看门生游戏,且轻易发言,致为所侮,故以荀、刘为愧。”(《世说新语笺疏》335页)

60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①。《羊氏谱》曰："绥字仲彦，太山人。父楷，尚书郎。绥仕至中书侍郎。"后绥为太学博士②，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③。

〔译文〕

谢公(安)听说羊绥很出色，向他传达了让他来见的意思，羊绥始终不肯去。后来羊绥作了太学博士，因为有事情要办而去见了谢公，谢公立即录用为主簿。

〔注释〕

①致意：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人。　诣：到……去。

②太学博士：官名。太学设博士、助教，其员额因时代而异。

③取：录用。

61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①，阮思旷也。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②。"谢曰："推人正自难③。"

〔译文〕

王右军(羲之)和谢公(安)一起到阮公(裕)那里去，到了门口，王对谢说："一定要共同推尊主人。"谢说："推尊别人就是难。"

〔注释〕

①阮公：指阮裕。裕字思旷，以德业知名，精于论难，是东晋名士。

②故当：当然，一定。　主人：指阮裕。

③正自：恰，就是。

62 太极殿始成，徐广《晋纪》曰："孝武宁康二年，尚书令王彪之等启改作新宫。太元三年二月，内外军六千人始营筑，至七月而成。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尚书谢万监视，赐爵关内侯；大匠毛安之关中侯。"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①，谢送版使王题之②，王有不平色，语信云③："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

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④。"王曰："魏祚所以不长⑤。"谢以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谢安与王语次，因及魏时起陵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县凳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安欲以此风动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知其心，乃不复逼之。"

〔译文〕

太极殿刚建成，王子敬（献之）当时作谢公（安）的长史，谢送木简让王题写殿额，王面带不悦之色，对使者说："可以扔到门外边去。"谢安后来见到王子敬，说："请你到殿上去题写如何？从前魏朝韦诞等人也那样做了啊。"王说："魏朝的国祚因此而不能长久。"谢安以为这是名言。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善书法。　　长史：三公所设辅佐官吏。

②版：做匾额用的木板。　　题：书写。

③不平色：不满的神色。　　信：使者，信使。

④魏朝：公元 220 年，魏文帝曹丕废汉称帝，建立魏朝。历五主，共 45 年，至公元 265 年，为晋所灭。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人。有文才，善书法，官至光禄大夫。谢安提起韦诞题陵云阁故事，是想使王献之题殿额。而王认为是污辱了自己，故坚不肯题。

⑤魏祚：魏朝国祚。

63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①，晨往诣江②，江犹在帐中③。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卢奴，江敳小字也。《晋安帝纪》曰："敳字仲凯，济阳人。祖正，散骑常侍。父彪，仆射。并以义正器素，知名当世。敳历位内外，简称。历黄门侍郎、骠骑咨议。"直唤人

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宋书》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远，湘州刺史。"

〔译文〕

王恭想请江卢奴（敳）作长史，清晨前去江家，江还在床帐中未起。王恭坐下，不敢立即说，过了半天才得提及此事。江也不回答，只是唤人拿酒来，他自己喝了一碗，也不给王恭。王恭边笑边说："怎么能独饮？"江说："你也想要吗？"再让斟给王恭。王喝完酒，顺势脱身离去。还没走出门，江感叹道："人能正确地估量自己，确实是困难！"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据《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十五年，王恭为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都督五州军事，故得置长史。　江卢奴：余嘉锡引《山谷内集》注为证，认为当作"江虏奴"，并云："盖以虏奴为小字，取其贱而易长成。犹之陶胡奴及谢家之封、胡、羯、末也。"

②诣：到……去，拜访。

③帐：床帐。

64 孝武问王爽①："卿何如卿兄②？"王答曰："风流秀出③，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④！"《中兴书》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国宝夜开门入，为遗诏。爽为黄门郎，距之曰：'大行晏驾，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斩！'国宝惧，乃止。"

〔译文〕

孝武帝（司马曜）问王爽："你和你哥哥相比，高下如何？"王爽回答说："风韵超群出众，我不如兄恭，至于忠孝又怎么可以让给

别人！”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东晋第九主，在位24年，年号宁康、太元。王爽：字季明，小字睹，王恭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侍中。

②何如：怎么样，与……比怎么样。

③风流秀出：有才华而杰出。

④何：怎。　假：借。这句话意思是忠孝应属于王爽自己。

65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①，太傅醉，呼王为“小子②”。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③；亡姑、亡姊，伉俪二宫④。何小子之有⑤？”《中兴书》曰：“王濛女讳穆之，为哀帝皇后。王蕴女讳法惠，为孝武皇后。”

〔译文〕

王爽和司马太傅（道子）一起喝酒，太傅喝醉了，叫王爽“小子”。王说：“先祖父长史（王濛），和简文皇帝（司马昱）是布衣之交；亡姑、亡姊，是哀帝、孝武两宫皇后。怎么能称小子？”

〔注释〕

①王爽：见本篇64注。　司马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简文帝子，领司徒、扬州刺史，进位太傅。

②小子：对人的蔑称。

③亡祖长史：爽祖父王濛，曾作司徒左长史。　布衣之交：平民朋友。特指官僚贵族未显贵时的结交、友情。

④伉俪：夫妻。用为动词。伉俪二宫，即做两宫皇后。

⑤何小子之有：王爽对司马道子呼其为小子，非常不满，故有此语。

66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①，张玄，已见。建武，王忱也。《晋安帝纪》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后为建武将军。”后遇于范豫章许②，范令二人共语③。范宁，已见。张因正坐敛衽④，王孰视良久，

不对⑤。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⑥，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名盖，即宁妹也，生忱。"乃让王曰⑦："张玄，吴士之秀⑧，亦见遇于时⑨，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⑩。"范驰报张⑪，张便束带造之⑫。遂举觞对语⑬，宾主无愧色。

〔**译文**〕

张玄和王建武（忱）原来不相识，后来在范豫章（宁）那里相遇，范让他们二人一起论谈。张于是正襟端坐，王仔细看了他半天，不交谈。张非常失望，就走了，范极力劝解挽留他，终不肯停步。范是王的舅舅，就批评王说："张玄，是吴地学人中的优秀分子，又是当代很受赏识的人，却让他受到这样的对待，真不可理解。"王笑着说："张祖希如果想相识，本应来见我。"范赶快告诉张玄，张玄就整饰衣冠，束好腰带登门去拜访他。于是二人举杯共饮，一起交谈，宾主均无羞愧之色。

〔**注释**〕

①张玄：即张玄之，字祖希，官为吏部尚书、冠军将军、吴兴太守。见《言语》51。　王建武：指王忱。忱字元达，小字佛大，晋平北将军王坦之之子，有名于时。官至荆州刺史、建武将军。

②范豫章：指范宁。宁字武子，晋范汪子。博学通览，崇重儒学。官至中书郎、豫章太守。见《言语》97。　许：处，处所。

③共语：一起谈论。

④正坐敛衽：形容态度严肃、认真、恭敬。敛衽，提起衣襟表示恭敬。

⑤孰视：仔细看。　不对：不与交谈。

⑥苦：极力，竭力。　譬：晓喻，劝喻。

⑦让：以辞相责。

⑧吴：指吴地。三国孙权曾在江左建立吴国。　士：知识分子。　秀：

杰出人物。

⑨见：被。　　遇：赏识，礼遇。

⑩见诣：拜见我。见，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⑪驰：迅速。

⑫束带：整饰衣冠，束紧腰带，表示恭敬。　　造：到……去，拜访。

⑬觞：古人饮酒的器具。

雅量第六

雅量，意谓胸怀宽阔，气度宏大。自古以来，雅量就是作为美德而为人推崇的。魏晋士大夫崇尚玄远高迈，因此更加看重雅量，并以此作为品题人物的一个重要题目和体现名士风范的重要品性。雅量者其志高远，处世淡泊宁静：蒙辱不愠、临危不惧、视财如土、为政宽仁。其最高境界是视死如归。本篇共42则，具体描述了魏晋名士虚怀若谷、超凡脱俗的行迹。但是，当感情被强烈触动，或极哀或狂喜时，却仍然违情悖理地强作镇定，如顾雍之爱子卒而“神气不变”、谢安见淮上捷报却“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等，也当作雅量赞赏，则不免受到后人矫情镇物强作达的非议。

1 豫章太守顾劭①，环济《吴纪》曰："劭字孝则，吴郡人。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举善以教民，风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②。雍盛集僚属自围棋③，《江表传》曰："雍字元叹，曾就蔡伯喈，伯喈赏异之，以其名与之。"《吴志》曰："雍累迁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拜侯还第，家人不知。为人不饮酒，寡言语。孙权尝曰：'顾侯在坐，令人不乐。'位至丞相。"外启信至④，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⑤，岂可有丧明之责⑥！"《礼记》曰："延陵季子适齐，及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译文**〕

豫章太守顾劭，是顾雍的儿子。顾劭在郡守任上去世了。顾雍正在兴致勃勃地邀集同僚属吏们下棋，吏役禀告信使到，可其中却没有儿子的书信。顾雍虽然神态不变，但心里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用手指甲用力掐着手掌，鲜血流出沾染了坐垫。直至宾客散去以后，才叹息道："我即使没有如延陵季子那样旷达知命的高深修养，岂可招致像子夏丧明毁形的指责！"于是开豁情怀，驱散哀痛，面容安然自若。

〔**注释**〕

①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县（今南昌）。　　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②劭在郡卒：《三国志·吴书·顾劭传》云："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在郡五年，卒官。"则劭死时当是三十二岁。

③自：正，正在。本篇15："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自"亦正在义。

④外：男仆，吏役。外指男仆，内指女仆。《方正》18刘注引《孔氏志怪》："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使充就东廊。……敕外严车送客。"又《豪爽》13："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外"均此义。

⑤延陵之高：延陵，指春秋时吴国季札，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据《礼记·檀弓下》载，季子长子死，敛以时服，葬之以礼，并云："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被誉为是能"达死生之命"者。顾雍认为自己不能忘情，做不到像季子那样旷达知命。

⑥丧明之责：《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往吊，深责之。《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礼记·檀弓下》："丧不虑居，毁不危身。"因丧亲而危身灭性是大不孝，故曾子认为子夏丧明是有罪的。顾雍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做到如季子般忘情，也不能像子夏那样因丧子而毁伤身体，受到人们的指责。

2 嵇中散临刑东市①，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②。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③，吾靳固不与④，《广陵散》于今绝矣！"《晋阳秋》曰："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太学生三千人上书⑤，请以为师，不许。文

王亦寻悔焉⑥。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

〔译文〕

嵇中散(康)在刑场将被处死时,神色不变,索琴弹奏,弹的是《广陵散》。乐曲终了,说:"袁孝尼(准)曾经请求学习这只琴曲,我因珍爱一直没有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绝传了!"太学生三千人上书朝廷,请求拜嵇康为师,朝廷没有许可。嵇康死后不久,晋文王(司马昭)也后悔了。

〔注释〕

①嵇中散:指嵇康。康曾作中散大夫。嵇康因吕安被捕受迁连,遭钟会诬陷被杀,死于魏景元三年(公元263年)。　东市:刑场。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人,后因以东市指刑场。

②《广陵散》:古琴曲名。散,曲类名称,如操、养、序、引之类。

③袁孝尼:袁准字孝尼,陈郡(今河南)人。以儒学知名,官至给事中。

④靳:吝惜。

⑤太学生:朝廷所设置的最高学府的学生称太学生。　上书:向君主陈述意见或反映情况。

⑥文王:指晋文王司马昭。昭仕魏封晋王,死后谥文王。　寻:不久。

3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①,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②。见顾恺之《书赞》。《语林》曰:"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臧荣绪又以为诸葛诞也。

〔译文〕

夏侯太初(玄)曾有一次靠着柱子写信,当时正下大雨,霹雷击坏了他所倚靠的柱子,衣服也烧焦了,然而他的神态却毫无改

变，书写如故。宾客及身边的人全都跌仆摇荡站立不住。

〔注释〕

①夏侯太初：夏侯玄字太初，三国魏征西将军，后以谋反罪被司马氏所杀。《三国志·魏书》有传。　作书：写信。

②左右：指主人身边的人，近侍。　跌荡：跌仆摇荡，立足不稳的样子。

4 王戎七岁①，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②，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③。《名士传》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称也。"

〔译文〕

王戎七岁时，曾和许多小孩子一块儿游玩。看到道路边的李树果实累累，压弯了树枝，孩子们争先恐后，跑上去摘李子，只有王戎不动。别人问他，回答说："树在道边却果实累累，这一定是苦李。"摘来一尝，果然是苦的。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官至司徒。因平吴有功，封安丰侯。戎为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谓"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

②竞：争先恐后。　走：跑。

③信然：果然，确实如此。

5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①。王戎七岁②，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③，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④，戎湛然不动⑤，了无恐色。《竹林七贤论》曰："明帝自阁上望见，使人问戎姓名，而异之。"

〔译文〕

魏明帝让人拔断老虎爪牙，在宣武场上表演人虎相搏之戏，

任凭百姓观看。王戎当时七岁,也前去观看。虎趁机会攀着栏杆大吼,吼声震动大地,看的人没有不惊退仆倒的,王戎很沉着,站立不动,一点也没有恐惧的表现。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字元仲,三国魏第二代君主,在位十馀年,死后谥为明皇帝。　宣武场:魏都城中讲武之所。《洛阳伽蓝记》卷五禅虚寺:"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　断虎爪牙:断其伤人利器。　纵百姓观之:《水经注》卷一六谷水引《竹林七贤论》:"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晋书·王戎传》亦谓"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可知所观乃是一种人虎相搏的表演。

②王戎:见本篇4注。

③承间:趁机会。

④辟(bì)易:惊退。　颠仆:仆倒。

⑤湛然:冷静沉着的样子。

6 王戎为侍中①,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②,戎虽不受,厚报其书。《晋阳秋》曰:"司隶校尉刘毅奏:南郡太守刘肇以布五十疋、杂物遗前豫州刺史王戎,请槛车征付廷尉治罪,除名终身。戎以书未达,不坐。"《竹林七贤论》曰:"戎报肇书,议者佥以为讥。世祖患之,乃发口诏曰:'以戎之为士,义岂怀私?'议者乃息。戎亦不谢。"

〔译文〕

王戎作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送给他筒中细布十丈,王戎虽然没有受礼,却极为诚挚地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注释〕

①王戎:见本篇4注。　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职掌傧赞礼仪、护驾陪乘等,并备应对顾问。

②南郡:郡名,晋治所在江陵(今湖北)。　刘肇:晋南郡太守。生平、事迹不详。　遗(wèi):馈赠。　筒中笺布:一种价格昂贵的细布。　端:二丈为一端。按《晋书·王戎传》作"筒中细布五十端",刘孝标注作"布五十

疋”，所记不同，传闻之异耳。

7 裴叔则被收①，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②。《晋诸公赞》曰：“楷息瓒，取杨骏女，骏诛，以楷婚党，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证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传》曰：“楚王之难，李肇恶楷名重，收将害之。楷神色不变，举动自若。诸人请救得免。”《晋阳秋》曰：“楷与王戎俱加仪同三司。”

〔译文〕

裴叔则（楷）被拘捕，神态不变，举止镇定自若。要来纸笔写信，信写好，搭救的人很多，于是得以免罪。后来官至仪同三司。

〔注释〕

①裴叔则：裴楷字叔则，历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诛杨骏时，楷因子妇为骏女，被收，为人救护得免。事见《晋书·裴楷传》。　收：拘捕。

②仪同三司：官名。官的仪制与三公同。始为一时宠遇，后成为正式官职。

8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①，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②，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③。夷甫都无言④，盥洗毕，牵王丞相臂⑤，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⑥。”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

〔译文〕

王夷甫（衍）曾经嘱托同族人办事，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办。在一个宴席上和那人相遇，于是借机会对他说：“日前嘱托您的事情，怎么没办？”族人大发雷霆，举起食盒摔在他脸上。夷甫一句话没说，洗完手脸，拉着王丞相（导）胳膊，和他同乘一车离去。在车

中照着镜子，对王丞相说："你看我的眼光，竟在牛背之上。"

〔注释〕

①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官至太尉。 属(zhǔ)：同"嘱"。嘱托。

②饮燕：即饮讌。燕通讌，通宴。

③樏：一种食盒，有底有盖，盘中有隔。

④都：完全。

⑤王丞相：指王导。历元帝、明帝、成帝数朝，为丞相。导与衍为同宗兄弟。

⑥出牛背上：牛背为着鞭之处，眼光出于牛背上，意指不计较挨打受辱之类的小事。

9 裴遐在周馥所①，馥设主人②。邓粲《晋纪》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刘准为镇东将军，镇寿阳。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与人围棋③。馥司马行酒④，遐正戏，不时为饮⑤，司马恚，因曳遐坠地⑥。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⑦！"一作"暗故当耳"，一作"真是斗将故耳"。

〔译文〕

裴遐在镇东将军周馥那里，周馥作东道请客。遐和别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巡行酌酒劝饮，裴遐只顾下棋，未及时饮酒，司马生气了，就把裴遐从坐榻上拽下摔在地上。裴遐回到坐榻，举止如常，脸色毫无变化，照旧下棋。过后王夷甫(衍)问裴遐："当时怎么能脸色不变呢？"回答说："只是光线暗看不出罢了。"

〔注释〕

①裴遐：字叔道，河东闻喜(今山西)人。善言玄理，性谦和。官至司空掾、散骑侍郎。见《晋书·裴秀传》。

②设主人：作东道主请客。

③围棋：下棋。

④司马：军府佐吏，掌兵事，位在长史下。　　行酒：巡行酌酒劝饮。
⑤不时：不及时。
⑥恚(huì)：怒。　　曳(yè)：同"拽"。
⑦直：只不过。

10 刘庆孙在太傅府[①]，于时人士多为所构[②]，唯庾子嵩纵心事外[③]，无迹可间[④]。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⑤]，冀其有吝[⑥]，于此可乘。《晋阳秋》曰："刘舆字庆孙，中山人。有豪侠才算，善交结，为范阳王虓所昵。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为长史。"《八王故事》曰："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长子。少尚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归。累迁司空、太傅。"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⑦]，以头就穿取[⑧]。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⑨]，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译文〕

刘庆孙(舆)在太傅府任职，当时有名望的人士大多被他构陷，唯有庾子嵩(敳)一向超然世事之外，没有什么行迹可以钻空子。后来因为他秉性节俭而家中富有，就劝说太傅(司马越)令他借支千万金，希望他有所吝啬顾惜，这样就可以乘机构陷。太傅在大庭广众中问庾子嵩，当时庾已经颓然醉倒，头巾掉落在几案上，把头伸向头巾去取戴，慢慢地回答说："下官家确实约有两三千万，随便您取用。"于是刘才服贴了。后来有人向庾谈起此事，庾说："可以说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注释〕

①刘庆孙：即刘舆。与弟刘琨齐名。历官中书郎、颍川太守。后依附东海王越，为其谋主。

②人士：指有名望的人。　构：构陷。设谋陷害，使人获罪。

③庾子嵩：庾敳字子嵩。恢廓有度量，好老、庄，官至豫州长史。永嘉中被石勒所杀。

④间(jiàn)：离间。

⑤说(shuì)：劝说。　太傅：指东海王司马越。　换：借支，借贷。《搜神记》卷一〇："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此子也。"《宋书·何承天传》："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例中"换"均借支义，而非交换。

⑥冀：希望。

⑦颓然：无神无力的样子。　帻(zé)：巾帻，包头巾。　几：几案。

⑧就：靠近。

⑨下官：谦词。属吏对其长官及国主自称下官。　故：确实。　娑：三。盖古吴语。余疏引刘盼遂语曰："两娑千万者，两三千万也。娑以声借作三。……《世说》多录当日方言，此亦一斑。"

11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①，景声恶欲取之②，卒不能回③。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④。"《晋诸公赞》曰："邈字景声，河东闻喜人。少有通才，从兄頠器赏之。每与清言，终日达曙。自谓理构多如，辄每谢之，然未能出也。历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监东海王军事。少为文士，而经事为将，虽非其才，而以罕重称也。"

〔译文〕

王夷甫(衍)与裴景声(邈)志向爱好不同，景声厌烦王总想起用他，且始终不能使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到王那里破口大骂，想让王和自己对骂，从而让他和自己同受社会的指责。可是王并不因此动怒，慢腾腾地说："白眼儿终于发作了！"

〔注释〕

①王夷甫与裴景声：王衍字夷甫，晋太尉。据《晋书·裴秀传》："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而裴邈有"清才"之称。

②恶(wù):厌恶。　　取:任用。

③卒:终,始终。　　回:扭转方向,改变。

④白眼儿:因发怒而瞪大眼睛,使眼白很突出,这里指瞪着白眼的裴景声。儿,人。

12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①,不与相知②。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③?”王便卿裴④,裴曰:“自可全君雅志⑤。”裴頠,已见。

〔译文〕

王夷甫(衍)大裴成公(頠)四岁,和他不知心。当时大家集聚在一起,都是一时名士,有人对王说:“裴令的声望不必挂在心上!”王于是就用“卿”来称呼裴頠。裴说:“完全可以满足您的雅趣。”

〔注释〕

①裴成公:指裴頠。頠字逸民,司空裴秀子。博学,善言名理。官至尚书仆射。《晋书》有传。

②相知:知心,知己。

③令望:美好的名声。此指声望高。　　何足:那里值得,不必。

④卿:“卿”本为官爵,后用为对人的美称。至南北朝时,转为上对下、长对幼之称,用于同辈之间,则成为狎昵、不礼貌的行为。

⑤雅志:高雅的志趣。

13 有往来者云①:“庾公有东下意②。”或谓王公:“可潜稍严③,以备不虞④。”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⑤。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⑥,《丹阳记》曰:“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诸王所居。”何所稍严!”《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

〔**译文**〕

有往来京城的人士说："庾公(亮)有顺江东下的意思。"有人对王公(导)说："可以暗中略作戒备，以防备不测。"王公说："我和元规虽然都是皇帝的大臣，心中不忘布衣交情。如果他要来，我改换民服直接回乌衣巷去，有什么可戒备的！"

〔**注释**〕

①往来者：指来往于京城和武昌的人。

②庾公：指庾亮。陶侃薨，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有黜王导意，郗鉴劝止。　　东下：顺江东下。

③稍严：略作戒备。

④不虞：没有意料到的事。

⑤布衣之好：贫贱之交，指未做官时的交情。布衣，借指平民。

⑥角巾：古代男子戴的方巾，为隐居者的冠饰。　　乌衣：指乌衣巷。晋时建康街巷名，在朱雀桥南，是东晋豪门世族聚集之所。"角巾径还乌衣"，指弃官当百姓。

14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①，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②，无为知人几案间事③。"

〔**译文**〕

王丞相(导)的主簿要检查丞相府办公衙署，王公对主簿说："想要和主簿商量一下，不要干预人家案牍间的事情。"

〔**注释**〕

①主簿：丞相府属官，负责文书簿籍。　　检校：查核，检查。　　帐下：古代将帅设帐办公，帐下犹言帐中，幕府中。此指帐下办公人员，幕僚。

②周旋：交往，交涉，打交道。

③无为：不要，不必。　　几案间事：指案卷文牍之类的事情。

15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①，并恒自经营②。同是

一累，而未判其得失③。《祖约别传》曰："约字士少，范阳遒人。累迁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镇寿阳。与苏峻反，峻败，约投石勒。约本幽州冠族，宾客填门。勒登高望见车骑，大惊。又使占夺乡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恶之，遂诛约。"《晋阳秋》曰："阮孚字遥集，陈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调，而无俊异。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广州刺史。"人有诣祖④，见料视财物⑤，客至，屏当未尽⑥，余两小簏⑦，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⑧。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⑨，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⑩！"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⑪。《孚别传》曰："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

〔译文〕

祖士少(约)爱财，阮遥集(孚)爱木屐，都是经常亲自料理。同样是一种嗜好之累，但人们还未能判断二者的优劣得失。有人去拜访祖士少，看见他正在料理查看自己的财物，客人到了，收拾未完，剩下两个小竹箱来不及收，就放在背后，斜着身体遮掩着它们，神情中还有点不放心的样子。有人去拜访阮遥集，看见他正在吹火给木屐打蜡，阮于是感慨地说："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神色闲适舒畅。由此二人高下才得见分晓。

〔注释〕

①屐(jī)：木屐，底上有齿的木鞋。

②恒自：经常。

③判：分辨，判明。

④诣(yè)：到……去。

⑤料视：料理，查看。

⑥屏当：收拾，料理。

⑦簏(lù)：竹箱。

⑧平：舒展，平和。

⑨自：正在。见本篇1注。　吹火：以口吹气，使火加旺。　蜡屐：给屐打蜡。蜡，用如动词，打蜡。

⑩著：穿。　量：通"緉"、"两"。量词。用于鞋子，犹"双"。

⑪于是胜负始分："好财""好屐"，虽"同是一累"，但阮孚显得超脱旷达，不为物所拘，这正是晋人所推崇的，故时论认为阮胜于祖。

16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①，尔时已被遇②，游宴集聚，略无不同③。《晋百官名》曰："许璪字思文，义兴阳羡人。"《许世谱》曰："璪祖艳，字子良，永兴长。父裴，字季显，乌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尝夜至丞相许戏④，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⑤。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⑥。许上床便咍台大鼾⑦。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顾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顾荣曰："此吾家骐骥也，必兴吾宗！"仕至尚书令。五子：治、隗、淳、履之⑧。

〔译文〕

许侍中（璪）、顾司空（和）一起作丞相（王导）从事，二人当时已很受赏识，游乐宴饮会聚宾朋，绝无不同的待遇。一次夜间到丞相那里戏乐，两人欢畅至极，丞相就让他们进自己的床帐睡觉。顾直至清晨辗转不能成眠，许上床就鼾声大作。丞相看着众宾客说："这里也是不易睡觉的地方。"

〔注释〕

①丞相从事：丞相府属官。三公和州郡均设从事。据《晋书》载，王导为扬州刺史，召顾和、许璪为从事。参见本篇22。

②被遇：被赏识，受到优待。

③略无：毫无。

④许：处所。

⑤帐：床帐。

⑥快孰：指睡得很踏实很熟。孰通"熟"。

⑦咍（hāi）台：睡觉时呼吸的声音。

⑧五子：徐震堮云："案《吴郡顾氏谱》，尚有第五子壑民，注阙。"

17 庾太尉风仪伟长①，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②，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③，此儿神色恬然④，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⑥。《庾氏谱》曰："会字会宗，太尉亮长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阿恭，会小字也。

〔译文〕

庾太尉（亮）风度仪表壮美优秀，举止端庄稳重，当时人都以为他装假。庾亮有个大儿子刚几岁，端庄持重的气质，便是那个样子，人们知道这是天性。温太真（峤）有一次隐藏在幔帐后面恐吓他，这孩子神情恬静安然，并且慢慢跪下说："君侯为什么这样？"评论的人认为他不比庾亮差。在苏峻叛乱时遇害。有人说："看见阿恭，知道元规不是装假。"

〔注释〕

①庾太尉：指庾亮。亮字元规，死后追赠太尉。　　风仪：风度仪表。　　伟长：壮美优秀。伟，壮美特异。长，善，优。《晋书·庾亮传》："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老庄，风格峻整，动由礼节。"

②雅重：端庄持重。

③温太真：温峤字太真。　　怛（dá）：恐吓，吓唬。

④恬然：安闲的样子。

⑤君侯：古时称列侯为君侯。后转为对尊贵者的敬称。

⑥苏峻：字子高。晋明帝崩，庾亮执政，欲夺其兵权，峻于咸和二年（公元327年）举兵反，攻入都城建康。

18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①，按庾亮《启参佐名》，裒时直为参军，不掌记室也。名字已显而位微②，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③，送故吏数人④，投钱唐亭住⑤。《钱唐县记》

曰："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⑥，未详。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⑦。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⑧？"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⑨，《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𫗦不？姓何等⑩？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⑪，令于是大遽⑫，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⑬，更宰杀为馔具⑭，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译文〕

褚公（裒）从章安令升任太尉记室参军，早已大名鼎鼎而地位卑微，认识他的人不多。褚公从章安出行至建康，搭乘商船，和几个相送的属吏到钱唐亭投宿。当时吴兴人沈充任县令，正要送客人过浙江，客人到了，亭吏便把褚公赶出移到牛棚里去。潮水上来了，沈县令起身散步，问："牛棚里是什么人？"亭吏说："昨天有一个伧父来亭中寄宿，有尊贵客人到，暂且把他转移过去。"县令已有几分醉意，就远远地问道："伧父想吃饼吗？姓什么？可以一起谈谈。"褚于是举手施礼答道："河南褚季野。"远近早就听说过褚公大名，县令于是非常惊慌，又不敢移动他，就在牛屋下呈递名片拜访褚公，重新宰杀禽畜备办菜肴，在褚公面前鞭挞亭吏，想借此谢罪道歉。褚公和他饮宴，言语神色没有什么异常，那样子好像没觉察到什么一样。县令一直把褚公送到县界。

〔注释〕

①褚公：指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晋康献皇后父。持重少言，有盛名于时。　章安令：章安县令。章安，县名，晋属临海郡，在今浙江省。太尉记室参军：太尉府记室参军。太尉为三公之一，记室参军为其属官，掌表

章文书等。

②显：显赫。　　微：卑微。

③估客：贩货的行商。

④送故：送别原任长官。长官去职，属吏远送，这是魏晋风气。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⑤钱唐亭：供旅客停留食宿的公舍叫亭。因在钱唐县，故称钱唐亭。"唐"亦作"塘"。

⑥吴兴：郡名。治所在乌程（今浙江）。　　沈充：字士居，为钱唐令。谄事王敦，迁吴国内史。王敦反，为其谋主，兵败被杀。

⑦客出：客到。　　亭吏：掌管驿亭的小吏。　　牛屋：牛棚。

⑧何物：什么，什么人。

⑨伧父：六朝时南人称北方男子为伧。伧父犹北方佬，有轻贱之意。寄：寄宿，借宿。

⑩何等：什么。

⑪承：闻，听说。

⑫遽：惊慌。

⑬修刺：指写名帖，作通报姓名之用。刺，名帖，相当于后代的名片。

⑭馔具：饭食，酒食。

19 郗太傅在京口①，遣门生与王丞相书②，求女婿。丞相语郗信③："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④，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⑤，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⑥！"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⑦。《王氏谱》曰："逸少，羲之小字⑧。羲之妻太傅郗鉴女，名璿，字子房。"

〔**译文**〕

郗太傅（鉴）在京口时，派遣门生送信给王丞相（导），要在他家找个女婿。丞相对郗公的信使说："您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门生回去报告郗说："王家的几个少爷也都值得赞美，听说我去选

婿，都很庄重拘谨，只有一个少年在东床上袒腹而卧，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一样。”郗公说：“只是这个好！”打听查问，原来是逸少（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注释〕

①郗太傅：郗鉴字道徽，仕晋，历惠帝、元帝、明帝、成帝数朝，封县公，官司空、太尉等。　京口：古城名，今江苏镇江。

②门生：投靠世族的门客。

③信：信使，使者。

④郎：对少年的通称。

⑤东床：此指东厢房之床。由此出典，“东床”、“东床客”、“东床袒腹”、“东床之选”等遂成为“佳婿”的代名词。　坦：通“袒”。

⑥正：只，只是。

⑦因嫁女与焉：羲之妻，即后文之郗夫人。参见《贤媛》25。按郗公择婿，独赏逸少真率拔俗，晋人风气，于此可见。

⑧逸少羲之小字：徐震堮云：“逸少乃羲之字，‘小’字衍。羲之小字阿菟，见《琅邪王氏谱》。”

20 过江初①，拜官舆饰供馔②。羊曼拜丹阳尹③，客来蚤者④，并得佳设⑤，日晏渐罄⑥，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曼别传》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阳平太守。曼颓纵宏任，饮酒诞节，与陈留阮放等号‘兖州八达’。累迁丹阳尹，为苏峻所害。”羊固拜临海⑦，竟日皆美供⑧，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⑨。《明帝东宫僚属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车骑长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时。避乱渡江，累迁黄门侍郎，褒其清俭，赠大鸿胪。”

〔译文〕

晋室渡江之初，封官的人要大办宴席。羊曼被任命丹阳尹，客人早来的，都得到了精美的饮食，天晚了，菜肴渐渐用完了，不再

有精美的食品，依客人到来的早晚而别，不管身份的贵贱。羊固任命为临海郡太守，从早到晚全是精美的肴馔，即使晚到者，也能得到丰盛的酒食。当时舆论认为羊固的丰盛华美，不如羊曼的真诚坦率。

〔注释〕

①过江：指晋室南渡，建都建康。

②拜官：授官。　舆饰供馔：大办宴席。舆，众，多。饰，整治。通“饬”。

③丹阳：郡名，治所在建业。

④蚤：通“早”。

⑤设：饮馔，饮食。

⑥晏：迟，晚。　罄：尽，空。

⑦临海：郡名，治所章安县（今浙江临海县）。

⑧供：饭食，酒食。

⑨不如曼之真率：晋人以真率为尚。真是真实自然，率为率直坦诚，不做作，不伪饰。在晋人看来，物质丰华，不如情之真率。

21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①，谓伯仁曰②：“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③！”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④，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⑤！”《孙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车，四曰火军，五曰火队。凡军必知五火之变，故以火攻者，明也。”

〔译文〕

周仲智（嵩）喝醉了酒，瞪着眼睛转过脸，对其兄伯仁（周𫖮）说：“您的才华不如我，却凭空在社会上大获盛名！”一会儿，举起燃着的蜡烛向伯仁扔去，伯仁笑着说：“阿奴用火攻，实属下策啊。”

〔注释〕

①周仲智：周嵩字仲智，伯仁弟。性狷直，每以才气陵人。官太守、御史中

丞等。　瞋(chēn)目:瞪眼。

②伯仁:周颢字伯仁。少有盛名,为士人所宗。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敦所杀。

③横:无缘无故,凭空。

④须臾:一会儿。

⑤阿奴:表示亲昵的称呼,用于长呼幼、尊呼卑,相当于第二人称代词。

22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①,月旦当朝②,未入顷,停车州门外③。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语林》曰:"周侯饮酒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和觅虱,夷然不动④。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⑤。"《中兴书》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译文**〕

顾和刚担任扬州刺史从事,初一这天应当朝会,没进去的时候,停车在州衙门外。周侯(颢)去拜访丞相(王导),从顾和的车旁经过,顾和正在找虱子,泰然自若,没有动弹。周已然过去,又返回来,指着顾和的胸部说:"这里边有什么?"顾和照样捉虱子,慢悠悠地回答说:"这里边最是个难揣测的地方。"周侯进来以后,对丞相说:"你的州吏当中有一个可作宰相的人才。"

〔**注释**〕

①顾和:字君孝,顾荣族子。少有才名,为王导所赏识,官至尚书令。为扬州从事,见本篇 16。　从事:即从事史,州郡属官。

②月旦:农历每月初一。　朝:指朝会。月旦朝会为古代惯例。

③顷:时,时候。　州门:州府之门。

④夷然:泰然自若的样子。

⑤令仆:尚书令和仆射。泛指宰辅。

23 庾太尉与苏峻战①，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②。《晋阳秋》曰："苏峻作逆，诏亮都督征讨。战于建阳门外，王师败绩。亮于陈携三弟奔温峤。"乱兵相剥掠，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③。亮不动容④，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⑤！"众乃安。

〔译文〕

庾太尉（亮）与苏峻作战，败阵，率领手下十多人乘小船向西奔逃。乱兵剥夺抢掠，船上的人射箭，误中舵工，舵工应弦倒下，全船的人都大惊失色而四散。庾亮不动声色，慢慢地说："这等射技怎么能够让他射中贼兵！"众人才安定下来。

〔注释〕

①庾太尉与苏峻战：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历阳苏峻举兵反，次年进逼京城建康，执政庾亮，督师与战，晋师败绩。

②左右：身边的人。

③举：全。　　咸：都。　　失色：因震惊而变了脸色。

④容：面容，表情。

⑤手：技艺。此指射技。

24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①。妇母阮，是刘万安妻②，《刘氏谱》曰："刘绥妻，陈留阮蕃女，字幼娥。"绥，别见。与女上安陵城楼上③。俄顷，翼归④，策良马，盛舆卫⑤。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⑥？"妇告翼，《庾氏谱》曰："翼娶高平刘绥女，字女静。"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⑦，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译文〕

庾小征西（翼）一次外出未归。他岳母阮氏，是刘万安（绥）的

妻子，和女儿一起登上安陵城楼。一会儿，庾翼归来，驾驭着良马，舆从护卫人等甚众。阮氏对女儿说："听说庾郎善骑马，我能不能看看？"妇人告诉了庾翼，庾翼就在道路上排开了扈从仪仗跨马盘旋，刚转了两圈，就从马上掉下摔在地上，他却神态自若，一幅无所谓的样子。

〔注释〕

①庾小征西：指庾翼。翼为征西将军，其兄亮也为征西将军，故称翼为小征西。

②刘万安：刘绥字万安，晋高平人。官骠骑长史。

③安陵：晋代县名，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④俄顷：一会儿。

⑤策：驾驭。　　舆卫：舆从护卫。

⑥庾郎：称庾翼。郎为汉以后对少年的通称。　　何由：如何，怎样。

⑦卤簿：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出行目的不同，仪式亦各别。自汉以后亦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　　盘马：跨马盘旋。

25 宣武桓温。与简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载①，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②，卤簿中惊扰③。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④。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⑤。"《续晋阳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镇。尝与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鸣角鼓噪，部伍并惊驰。温阳骇异，晞大震，帝举止自若，音颜无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温服惮也。"

〔译文〕

宣武（桓温）和简文帝（司马昱）、太宰（司马晞）同乘一辆车，桓暗中让人在车舆前后敲鼓呐喊，仪仗队当中惊慌骚动起来。太宰惶恐惊惧，请求下车；回头看简文帝，他端庄严肃、安静闲适。宣武对人说："朝廷中仍然还有这样贤良的人才。"

〔**注释**〕

①宣武：指桓温。温死后谥宣武。　　太宰：指武陵王司马晞。晞在晋穆帝时官太宰，有武干。为桓温所忌，简文即位，奏徙新安。

②舆：车厢，泛指车。

③卤簿：见本篇 24 注。

④穆然：端庄严肃的样子。　　清恬：安静闲适。

⑤故复：仍然，还。按《晋书·简文帝纪》载此事云："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版桥……"所载与《世说》和刘注同。

26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①，《劭荟别传》曰："劭字敬伦，丞相导第五子。清贵简素，研味玄赜，大司马桓温称为'凤雏'。累迁尚书仆射、吴国内史。荟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誉，夷泰无竞。仕至镇军将军。"正值收庾希家②。《中兴书》曰："希字始彦，司空冰长子。累迁徐、兖二州刺史。希兄弟贵盛，恒温忌之，讽免希官。遂奔于暨阳。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及温诛希弟柔、倩，闻希难③，逃于海陵，后还京口聚众，事败，为温所诛。"荟不自安，逡巡欲去④；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⑤，得不定，乃出⑥。论者以劭为优。

〔**译文**〕

王劭、王荟一起去拜访桓宣武（温），正赶上抄收庾希家。王荟心中不安，徘徊不定想离去；王劭却坚持坐在那里不动，等到抄收的使者回来，知无牵涉，才走出来。评论此事的人认为王劭优于王荟。

〔**注释**〕

①王劭、王荟：丞相王导子。

②收：拘捕。

③闻希难：《晋书·庾冰传》作"希闻难"，是。

④逡巡（qūnxún）：有所顾虑而绯徊。

⑤信：使者。

⑥得不定：知己无牵及。得，得知、闻知。定犹及，牵及也。

27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①，条牒既定，其夜同宿②。《续晋阳秋》曰："超谓温雄武，当乐推之运，遂深自委结，温亦深相器重，故潜谋密计，莫不预焉。"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③，掷疏示之④，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⑤，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⑥。""帐"，一作"帷"。

〔译文〕

桓宣武（温）和郗超商议除去一批朝廷大臣，名单商定好了，那一夜二人共卧同宿。第二天早晨起来，叫谢安、王坦之进见，把条陈扔给他们看，郗超还在床帐内未起。谢安看了一句话没说，王坦之把条陈扔了回去，说："多。"宣武拿起笔想删除，郗超不自觉地偷偷从帐子里和宣武说话。谢安含笑说："郗生可以说是入幕宾客了。"

〔注释〕

①桓宣武：指桓温。为大司马，掌朝政。　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司空郗愔子。为桓温谋主，权重一时。　芟夷：铲除，除去。

②条牒：授官的簿录、名单。

③谢安、王坦之：简文帝初立，谢为侍中，王为左卫将军，是朝廷重臣。

④疏：条陈，指上文的"条牒"。后专指呈给皇帝的书面陈述。

⑤都：完全。

⑥入幕宾：幕宾，幕府宾客。入幕宾在这里是双关语。后因称参与机密的幕僚为入幕宾。

28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①，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②。《中

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3],便唱使还[4]。太傅神情方王[5],吟啸不言[6]。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7]。既风转急[8],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9]。公徐云:“如此将无归?”[10]众人即承响而回[11]。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12]。

〔**译文**〕

谢太傅(安)隐居东山时,和孙兴公(绰)等人乘船出海游玩。突然风起浪涌,孙、王等人神色惊慌,高喊着返回。太傅的兴致正浓,吟啸不语。船夫因为谢公神情闲适愉悦,仍然向前划去。不久,风更大,浪更猛,众人全都喧嚣起来,坐不住了。谢公才慢腾腾地说:“要是这样,是不是就回去?”众人立刻响应而返回了。于此审视他的器量,完全可以镇安朝廷内外。

〔**注释**〕

①盘桓:逗留。此指隐居东山事。　　东山:山名,在会稽上虞县。谢安出仕前,曾隐居东山。

②孙兴公诸人,指孙绰、王羲之、许询等人。　　泛海:泛舟海上。

③遽:惊慌。

④唱:高呼,高叫。

⑤方:正。　　王:通“旺”。旺盛。

⑥吟啸:动唇有曲,撮口发声。晋代文人视为名士风度、文人逸态。详见《言语》40注。

⑦舟人:船夫。　　貌闲意说:神情闲适、愉悦。说,通“悦”。

⑧既:不久。　　转:更,更加。

⑨喧动:喧嚷,叫嚷。

⑩将无:莫非。表示委婉语气。

⑪承响:听到话语。承,听闻。

⑫镇安:安定。　　朝野:朝廷与民间。指朝廷内外。

29 桓公伏甲设馔①，广延朝士②，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③。《晋安帝纪》曰："简文晏驾，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大怒，以为黜其权，谢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侧，在位望者，战栗失色。"或云自此欲杀王、谢。王甚遽④，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⑤。"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⑥，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⑦，讽"浩浩洪流"⑧。桓惮其旷远⑨，乃趣解兵⑩。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敩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温止新亭，大陈兵卫；呼安及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厝，倒执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举动不异于常，举目遍历温左右卫士，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于是矜庄之心顿尽，命却左右，促燕行觞，笑语移日。"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⑪。

〔**译文**〕

桓公（温）埋伏下甲兵，摆好宴席，遍请朝中官吏，趁此机会想杀掉谢安、王坦之。王非常惊慌，问谢道："应当作什么打算？"谢神情毫无改变，对文度说："晋朝的存亡，就在这一次行动了。"两人一起前往。王的恐惧心理，愈益显露在神态上。谢安的沉着、从容不迫，更加见之于举止，仰望台阶疾走入席，还仿效洛阳书生重濁的声调，咏颂嵇康"浩浩洪流"的诗句。桓温畏惧他旷达高远的气度，于是急忙撤走了甲兵。王、谢本来齐名，从此才分辨出二人高低。

〔**注释**〕

①伏甲：埋伏甲兵。　　设馔：安排宴席。

②延：请。

③欲诛谢安、王坦之：谢为侍中、王为左卫将军，是简文帝倚重的大臣。

桓温欲倾晋室，故欲先诛除大臣。

④遽：惊慌。

⑤晋祚：指晋朝政权。

⑥宽容：沉着、从容不迫的神态。

⑦方：仍然，还。　洛生咏：洛阳书生吟咏时声音重浊，后来的名士亦仿效其咏，不像，就用手掩鼻而吟。谢安有鼻疾，语重浊，善作洛生咏。

⑧讽：背诵。　浩浩洪流：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⑨惮：怕。　旷远：指心胸旷达高远。

⑩趣(cù)：通"促"。急忙。

⑪判：分辨。

30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①，日旰未得前②。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③？"超得宠桓温，专杀生之威。

〔译文〕

谢太傅(安)和王文度(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天色已晚还未能进见。王就想离去，谢说："不能为保全性命隐忍一会儿？"

〔注释〕

①诣：到……去，拜访。　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为大司马桓温谋臣，权重一时。参见本篇27。

②旰(gàn)：晚。　前：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曰："前非仅谓趋前，而有会见之意。……日旰未得前，谓未得见超也。"

③俄顷：一会儿。

31 支道林还东①，《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还就岩穴。"时贤并送于征虏亭②。《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以为名。"蔡子叔前至③，坐近林公；《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

军长史。"谢万石后来④,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⑤,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⑥。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⑦。"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⑧。"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译文**〕

支道林(遁)东还会稽,当时的名流、贤达都去征虏亭送行。蔡子叔(系)先到,座位靠近林公;谢万石(万)后来,座位稍微远一些。蔡暂时起身离开了一下,谢就移到了他的位置上。蔡回来,看到谢占据了他的位置,于是连座褥一起把谢举起来摔在地上,自己又坐了回去。谢万的帽子和包头巾都倾斜脱落了,于是慢慢爬起来,抖抖衣服归座,神态很平静,没有瞋怒沮丧的表现。坐好后,对蔡说:"你是个怪人,险些碰伤我的脸。"蔡回答:"我本来就没考虑你的脸会如何!"这以后两人都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道人、林法师、支公、林公。还东:回到会稽去。东晋侨姓高门多在会稽一带广治田宅产业,常在此流连享乐。由于会稽一带处于建康之东,故时人常以东指称会稽。

②征虏亭:亭名,在建康石头坞,传说是征虏将军谢安所建,后成为送别之所。

③前至:先到。

④谢万石:谢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简文为相,召为抚军从事中郎,后作豫州刺史。

⑤冠帻(zé):帽子和包头巾。

⑥瞋沮:瞋怒沮丧。瞋,恼怒。

⑦殆:差点儿,几乎。

⑧作计:打算,考虑。

32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①，《安和上传》曰："释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卫，年十二作沙门。神性聪敏，而貌至陋，佛图澄甚重之。值石氏乱，于陆浑山木食修学，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阳。以佛法东流，经籍错谬，更为条章，标序篇目，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无疾卒。"饷米千斛②，修书累纸③，意寄殷勤④。道安答直云⑤："损米⑥，愈觉有待之为烦⑦。"

〔译文〕

郗嘉宾(超)钦佩崇敬道安和尚的道德声望，送给他一千斛米，写了一封好几页纸的长信，表达了恳切殷勤的情意。道安回答只说道："让你破费这许多米，更感到人身必有所依赖的烦恼。"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晋书·郗超传》谓超父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又与沙门支遁相知。　道安：东晋高僧，曾师于佛图澄。晋孝武时，避乱襄阳，后入长安。一生讲学译经，以道自任，艰苦卓绝，鸠摩罗什谓是东方圣人。孙绰《名德沙门题目》赞曰："飞声汧陇，驰名淮海。"　德问：道德声望。

②饷(xiǎng)：馈赠。　斛(hú)：量器名。古代十斗为一斛。

③修书：写信。　累纸：许多张纸。

④意寄：表达的情意。　殷勤：诚恳亲切。

⑤直：只，只是。

⑥损：减损，破费。书札套语。

⑦有待：佛教指人身。人需要依靠物质才能生活，故称有待。

33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①；《晋百官名》曰："谢奉字弘道，会稽山阴人。"《谢氏谱》曰："奉祖端，散骑常侍。父凤，丞相主簿。奉历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②。相遇破冈③，既当远别④，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

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5]，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6]，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7]。"

〔译文〕

谢安南（奉）被罢免了吏部尚书职务，东归故里山阴；谢太傅（安）赴任桓公（温）司马，到京都去。两人在破冈渎相遇，既然将要远别，于是逗留三天一起长谈。太傅想安慰他的丢官，安南却总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虽然途中连宿两夜，竟然没有谈到这件事。太傅深为遗憾自己的心意没有表达出来，对同船的人说："谢奉确实是个很不一般的人。"

〔注释〕

①谢安南：指谢奉。奉曾作安南将军。　　吏部尚书：吏部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官吏的选拔、考绩、升调等。　　还东：指免官后回会稽山阴。见本篇31注。

②谢太傅赴桓公司马：本书《排调》26："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晋书·谢安传》亦载出任桓温司马事。　　司马：军府属官，掌管兵事，位在长史下。　　出西：到京都去。

③破冈：即破冈渎。水渠名，在建康东，三国时开凿。

④当：将。

⑤信宿：连宿两夜。

⑥恨：遗憾。　　在心：本心，心意。

⑦故：确实。副词，表示确认事实，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34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1]，戴既无吝色[2]，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3]。《晋安帝纪》曰："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为刘真长所知。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屡辞征命，遂著高尚之称。"

〔译文〕

戴公(逵)从会稽来,谢太傅(安)去看他。谢原本看不起戴,见了面,只和他谈论弹琴书法事,戴竟然没有不乐意的神色,而且论琴书的意趣愈发精妙。谢一下子知道了他的器量。

〔注释〕

①但与论琴书:《晋书·戴逵传》谓逵"能鼓琴,工书画"。但,只。

②既:竟然。　吝色:为难不愿意的神色。

③悠然:一下子,很快地。

35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①,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②。客问淮上利害③,答曰:"小儿辈大破贼④。"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续晋阳秋》曰:"初,苻坚南寇,京师大震。谢安无惧色,方命驾出墅,与兄子玄围棋。夜还乃处分,少日皆办。破贼又无喜容。其高量如此。"《谢车骑传》曰:"氐贼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朝廷遣诸军距之,凡八万。坚进屯寿阳。玄为前锋都督,与从弟琰等选精锐决战,射伤坚,俘获数万计,得伪辇及云母车,宝器山积,锦罽万端,牛、马、驴、骡、驼十万头匹。"

〔译文〕

谢公(安)和人下棋,一会儿,谢玄从淮上派的信使到了,看完了信,谢默不作声,慢慢转向棋局。客人问淮上战事胜负如何,回答说:"小孩子们大败贼兵。"神色举动,和平常没有两样。

〔注释〕

①俄而:一会儿。　谢玄:字幼度,小字遏,谢奕子。曾率晋军大败苻坚于淝水,封康乐公。　淮上:指淮水一带。　信:信使。

②向局:转向棋局。

③淮上利害:淮水之上的胜负。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大举南侵,企图灭晋,布阵淮河、淝水之间。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派遣其弟谢石、侄谢玄征讨,于淝水大败苻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④小儿辈大破贼:《晋书》本传于此句后云:"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36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①],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②],不惶取屐[③];《晋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兴书》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荦不羁,欲为傲达。仕至黄门侍郎。"子敬神色恬然[④],徐唤左右扶凭而出[⑤],不异平常。《续晋阳秋》曰:"献之虽不脩常贯,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⑥]。

〔译文〕

王子猷(徽之)和王子敬(献之)曾同在一间房子里坐着,房上忽然着起火来,子猷惊慌地跑出去躲避,连木屐都来不及穿;子敬神态安然,不慌不忙地呼唤身旁的侍从搀扶着走出来,不异于平常。世人以此判定二王精神气宇的高下。

〔注释〕

①王子猷、子敬:右军将军王羲之二子。献之有才而位高,徽之曾云:"吾才位不如弟。"《品藻》74"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条,谢安谓"小者(指子敬)最胜"。

②遽:惊慌。

③不惶:同"不遑"。来不及。　　屐(jī):木屐,底上有齿的木底鞋。

④恬然:安闲的样子。

⑤扶凭:扶侍,搀扶。

⑥神宇:精神气宇。

37 苻坚游魂近境[①],坚,别见。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②]。"

〔译文〕

苻坚的侵扰活动,已迫近东晋边境,谢太傅(安)对子敬(王献

之)说:“应该擒住他们的当权人物,了结这里的忧患。”

〔注释〕

①苻坚:前秦君主,在位二十余年,与东晋对峙,有灭晋统一之志。太元五年(公元380年),坚大举攻晋,与东晋军队战于淝水,大败而回。此后秦国势日弱,坚为姚苌所杀。　游魂:似鬼魂游动不定。形容敌人的侵扰活动。

③将:动词。“捉拿”之义。　当轴:指掌握权力的重要人物。　了:了结,解决。

38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①,王珉、谢玄,并已见。小奴,王荟小字也。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②。”谢曰:“可尔。”谢玄曾为徐州,故云使君。僧弥勃然起,作色曰③:“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④,何敢诪张⑤!”玄叔父安,曾为吴兴,玄少时从之游,故珉云然。谢徐抚掌而笑曰⑥:“卫军,僧弥殊不肃省⑦,乃侵陵上国也⑧!”

〔译文〕

王僧弥(珉)、谢车骑(玄)一起聚在王小奴(荟)那里,僧弥举杯向谢劝酒道:“敬使君一杯。”谢说:“应该如此。”僧弥突然立起身,变了脸色,说道:“你本来是吴兴溪流中垂钓的碣石罢了,怎敢如此狂妄!”谢慢慢拍着手笑着说:“卫军(王荟),僧弥甚不敬慎自省,竟然侵犯欺凌中原诸侯国!”

〔注释〕

①王僧弥: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晋中领军王洽子,丞相王导孙。少有才艺,善行书,与兄珣并有时名。官至侍中、中书令。　谢车骑:谢玄字幼度,小字羯。曾率军大败苻坚于淝水,死后赠车骑将军。　王小奴:王荟字敬文,小字小奴,晋丞相王导子。官至会稽内史、镇军将军。

②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谢玄曾为刺使,故称使君。　觞:盛酒的杯子。

③勃然：突然。　　作色：变了脸色。

④汝：你。　　故：本来。　　吴兴：郡名，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县）。　　钓碣：便于垂钓的石头。谢玄喜好钓鱼，他小字羯，与碣同音，故此为双关语。

⑤诪张：猖狂放肆。

⑥抚掌：拍手。

⑦卫军：指王荟。荟死后赠卫军将军。　　殊：颇，甚。　　肃省：敬慎自省。谢玄于此直呼王珉小字，以示回击。

⑧侵陵：侵犯欺凌。　　上国：春秋时称中原诸侯国为上国。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谢玄曾为兖州，故称上国。余嘉锡云："珉先斥玄小字，故玄以此报之，不必更论长幼也。然珉语近于丑诋，想见声色俱厉，而玄出之以游戏，固足称为雅量。"（《笺疏》377 页）

39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①，既承藉有美誉②，公甚敬其人地③，为一府之望④。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⑤，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⑥，左右皆宕仆⑦，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续晋阳秋》曰："珣初辟大司马掾，桓温至重之，常称：'王掾必为黑头公，未易才也'。"

〔**译文**〕

王东亭（珣）作桓宣武（温）主簿，既承借父祖名位又享有很好的声誉，桓公非常敬重他的才能和门第，成为整个幕府所敬仰的人物。起初，他拜见告退有失礼仪，却神情自若，座上宾客就贬斥耻笑他，桓公说："不是这样，观察他的神情风貌，一定很不一般，我将试试他。"后来趁初一朝会在衙署门前等候的时候，桓公从里边跑马出来照直冲向他，旁边的人全都东倒西仆，而王却没有动。

声价由此而大为提高,都说:"他是作三公宰辅的人才。"

〔注释〕

①王东亭:指王珣,王导的孙子。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　主簿:官名。古代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等。

②承藉:继承前代事业并以为凭借。

③人地:人的才能和门第。

④府:官署的通称。　望:仰望、崇敬的人。

⑤月朝:每月初一日下属对长官的朝拜。　阁下:办公衙署前。

⑥突:冲。

⑦宕仆:因站立不稳而倒下。

40 太元末①,长星见②,孝武心甚恶之③。徐广《晋纪》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④。"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闻长星也。且汉文八年,有长星出东方。文颖注曰:"长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长十丈,或二三丈,无常也。"此星见,多为兵革事。此后十六年,文帝乃崩。盖知长星非关天子,《世说》虚也。夜,华林园中饮酒⑤,举杯属星云⑥:"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译文〕

太元末年,彗星出现,孝武帝(司马曜)心中非常担心。入夜,在华林园中饮酒,举起酒杯遥望彗星劝请道:"长星,请你喝一杯酒,自古以来何曾有过万岁天子!"

〔注释〕

①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公元376—396年。

②长星:彗星。古人认为,长星出现为不吉之兆。　见(xiàn):现,出现。

③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东晋第九主,在位24年,年号宁康、太元。孝武担心出现废立之事,故而饮酒感怀。

④历须女至央星:余嘉锡谓"须女"当作"女须",徐震堮谓"央星"当作"哭星"。

⑤华林园：宫苑名。本吴旧宫苑，晋渡江后，仿洛阳园名修葺而成。

⑥属（zhǔ）：劝请。

41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①，是束皙慢戏之流②，《文士传》曰："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自东海避难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为束氏。皙博学多识，问无不对。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校果然。曾为《饼赋》诸文，文甚俳谑。三十九岁卒，元城为之废市。"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③："适见新文，甚可观④。"便于手巾函中出之⑤。王读，殷笑之不自胜⑥；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⑦。殷怅然自失⑧。

〔**译文**〕

殷荆州（仲堪）有所识见，就作了一篇赋，属于束皙轻慢诙谐惹人发笑那类的作品。殷自认为很有才华，对王恭说："刚刚见到一篇新作，很值得一看。"于是从手巾袋中拿出来。王恭读赋，殷自己却已笑得撑不住；王读完，既没有笑，也不谈好坏，只是用如意在文稿上来回熨贴而已。殷帐然若失。

〔**注释**〕

①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曾作荆州刺史。能清言，善著文，为一时名士。

②慢戏：轻慢诙谐。

③王恭：字孝伯，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后被司马道子所杀。恭性抗直，恃才傲物，然于殷赋，意不赞同，而能含蓄不言，故《世说》视为雅量。

④适：刚，刚才。　　文：六朝人以韵文为文，散文为笔。赋归属韵文类，故称之为文。　　可观：值得一看。

⑤手巾函：即手巾袋。古人用来放置手巾或文稿一类东西的袋子。

⑥笑之不自胜：笑得不能自止。

⑦如意：器物名。古制长三尺许，今者短一些，柄端作手指形或心字形，

有骨角、竹木、玉石、铜铁制。古人用以指划、搔痒。六朝人清谈时亦好持之。帖:通"贴"。熨贴,是说用如意抚平文稿。

⑧怅然自失:心中怅惘像失掉了什么。怅然,迷惘的样子。

42 羊绥第二子孚①,少有俊才②,与谢益寿相好③。益寿,谢混小字也。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④,王睹已见。齐,王熙小字也。《中兴书》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阳公主,太子洗马,早卒。"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⑤,欲使羊去。羊了不眄⑥,唯脚委几上⑦,咏瞩自若⑧。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⑨,还与羊谈赏⑩,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⑪,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⑫。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⑬,直云⑭:"向者不得从命⑮,中国尚虚⑯。"二王是孝伯两弟。

〔**译文**〕

羊绥的次子羊孚,年轻时就有卓越的才智,和谢益寿(混)很要好。一次,早晨到谢那里去,没有吃饭。一会儿,王齐(熙)、王睹(爽)来了,这以前他们互相不认识,二王向席间看了看,有不高兴的神色,想让羊孚离开。羊孚完全不予理睬,只是把脚放在几案上,慢声长吟歌咏,四处张望,无拘无束。谢和二王寒暄叙礼几句以后,又来和羊孚谈论起来,二王方才领悟到他不一般,于是参加进来一起谈。一会儿,菜饭摆上了,二王全顾不得自己吃,一味不停地劝羊孚饮食。羊孚不大答理他们,只是大量进食,吃完便告退。于是他们一再挽留,羊孚坚决要走,只说:"刚才,您二位想让我离去,没有从命的原因是腹中空虚。"二王是孝伯(王恭)的两个弟弟。

〔**注释**〕

①羊绥：字仲彦，泰山人。仕晋为太学博士、太傅主簿、中书侍郎，早亡。孚字子道，羊绥第二子，是桓玄心腹。

②俊才：卓越的才智。

③谢益寿：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谢琰子，谢安孙，妻晋公主。历官中书令、中领军、尚书仆射。

④俄而：一会儿。　王齐、王睹：王恭二弟。王熙字叔和，小字齐，官太子洗马。王爽字季明，小字睹，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侍中。

⑤说：通“悦”。高兴。

⑥了不：一点不，完全不。　眄(miǎn)：斜视。

⑦委：放置。　几：几案。

⑧咏：慢声长吟歌咏。　瞩：望，视。

⑨寒温：寒暄。

⑩谈赏：谈论品评。魏晋时，士人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谈玄。

⑪须臾：一会儿。　食下：摆下饭菜。

⑫属(zhǔ)：劝请。指劝酒劝菜。

⑬义：坚决。

⑭直：通“只”。只是。

⑮向者：刚才。

⑯中国尚虚：腹中还空虚，肚子还饿着。以中国比喻腹心。

识 鉴 第 七

识鉴，意谓对世事的见地和鉴别人材的能力。自曹操主张任人唯才始，考察人材的观点发生变化。继之，老庄玄学兴盛、佛教传播，士大夫阶层更加重视人的精神、悟性，以至于整个魏晋时代，形成崇拜天才、颖悟、神鉴的社会风气。而直接体现人物天才、聪颖、神悟的识鉴水平，自然成为品评人物的一个重要视点。本篇28则，从这些故事中，可以具体了解认识魏晋士大夫长于人伦之鉴的预见力，见微知著、卓识远见、审时度势、料事如神的洞察力，和在关键时刻急流勇退、避祸全身的机智决断。从他们对人、对事、对时局清醒的认识、深邃的见地，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影子。

1 曹公少时见乔玄①，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②，拨而理之，非君乎③！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④。恨吾老矣⑤，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⑥。"《续汉书》曰："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少治《礼》及《严氏春秋》，累迁尚书令。玄严明有才略，长于知人。初，魏武帝为诸生，未知名也，玄甚异之。"《魏书》曰："玄见太祖曰：'吾见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语》曰："玄谓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孙盛《杂语》曰："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世说》所言谬矣。

〔**译文**〕

曹公（操）年轻时去拜见乔玄，乔玄对他说："天下正处于动乱之中，各路英雄似虎相争，能够治理乱世的人，非君莫属呵！然而您实在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遗憾的是我老了，看不见您富贵的那天，我要把子孙托付给您了。"

〔**注释**〕

①曹公：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人。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操雄据中原，统一北方，与孙权、刘备成三分之势。

②天下：国家。　方：正。　群雄：指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后形成的各政治军事集团。

③拨而理之：指治理乱世。拨，治，治理。

④乱世：动乱时代。　治世：安定时代。　奸贼：富于权诈，才足欺世的野心家。

⑤恨：遗憾。

⑥当：将，要。

2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①，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②，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

守险③,足为一方之主。"《魏志》曰:"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适长沙。"

〔**译文**〕

曹公(操)问裴潜:"你从前和刘备一起在荆州,你认为刘备的才能怎么样?"裴潜说:"如果让他据有中原,只能使社会动乱,不能造成安定的局面;如果让他占据边陲,扼守险要之地,完全可以成为一方之主。"

〔**注释**〕

①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人。汉末天下大乱,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备占据西蜀,于建安二十六年称帝建国,改元章武,在位三年。荆州:汉设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主要在今湖南、湖北两省地区。

②居:占据,据有。　　中国:指中原地区。

③乘边守险:占据边疆,守住险要之地。乘,占据、凭藉。

3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①,而嘏终不许②。《魏略》曰:"邓飏字玄茂,南阳宛人,邓禹之后也。少得士名。明帝时,为中书郎,以与李胜等为浮华,被斥。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为人好货,臧艾以父妾与飏,得显官。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富邓玄茂。'何晏选不得人,颇由飏。以党曹爽诛。"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③,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④,虚心于子⑤,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⑥。二贤若穆,则国之休⑦。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史记》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怒,欲辱之。相如每称疾,望见,引车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将军哉?顾秦强赵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于赵。今两虎斗,势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后私雠也。'颇闻谢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⑧,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⑨。何晏、邓飏有为

而躁，博而寡要[10]，外好利而内无关籥[11]，贵同恶异[12]，多言而妒前[13]；多言多衅[14]，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15]，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志，然犹劝嘏结交云。”

〔**译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都要求和傅嘏交往，而傅嘏始终不答应。这几个人就托荀粲前去为他们说合，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代的杰出人士，对于您，他心中没有任何成见，可您却认为不能结交。合和则会成为朋友，不合就会招致怨恨。二位贤人如果能和睦相处，那是国家之大幸。这就是蔺相如宁愿居于廉颇之下的道理。”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大量小、心力劳瘁，只能够应合各种虚名，其实却是所谓能言善辩倾覆国家的人。何晏、邓飏有作为而热中功名仕宦，学识广博而不精专；为人喜好赢利，对己毫不检点约束；重视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好多言多语，而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话说得多，就多事端，嫉妒强者就没有与之亲近的人。以我看，这三位贤者全是败坏德行的人罢了，疏远他们还怕躲不开灾祸，难道可以亲近他们吗?”后来这三个人的下场，果然如他所言。

〔**注释**〕

①何晏：字平叔，三国魏人。妻魏公主，少有才名。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　夏侯玄：字太初，三国魏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州军事。曹爽被诛，玄废黜。后与李丰等谋杀大将军司马师，事泄被杀。　傅嘏：字兰硕，三国魏人。善言义理，好论才性。与何晏等不协，历官河南尹、尚书。

②许：答应。

③荀粲：字奉倩，颍川人。魏太尉荀彧子，善言玄理，知名于时。

④一时：当代。　杰士：俊杰之士，杰出的人。

⑤虚心：心无成见，不自满。

⑥合：合和、和睦、和谐。　好成：结下情谊，成为朋友。

⑦穆：通“睦”。和睦。　休：善，吉。

⑧“志大心劳”二句：《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心劳，内心劳苦。言志向大于才量，难免力不从心，故心必劳苦。

⑨利口覆国：能言善辩，颠覆国家。《论语·阳货》：“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覆，倾败。

⑩有为而躁：有作为而心浮气躁。躁，指气躁，热中功名仕宦。　博而寡要：广博而不精专。

⑪关籥：门闩之类横持门户之木，引申为检点、约束。

⑫贵同恶异：重视与自己意见相同者，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者。

⑬前：指居于前者，比自己强的人。

⑭衅：事端。

⑮罹祸：遭遇灾祸。

4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①。帝欲偃武修文②，亲自临幸③，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④。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⑤，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⑥，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记》曰：“孙武，齐人；吴起，卫人，并善兵法。”《竹林七贤论》曰：“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姚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名士传》曰：“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⑦。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⑧，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闇与之理会⑨”。王夷甫亦叹

云⑩："公闇与道合。"《竹林七贤论》曰："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歘起，皆如涛言。"《名士传》曰："王夷甫推叹涛'晻晻为与道合，其深不可测'。皆此类也。"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在宣武场讲习武事。武帝想停止战备，修明文教，就亲自驾临，招集全体大臣。山涛认为不能够这样。于是与各位尚书谈论起孙武、吴起用兵的主旨，并且进一步进行研讨，在座的人没有不赞叹的，都说："山少傅所论是天下的至理名言。"后来众王侯傲慢奢侈，轻易生发事端，造成祸患。各地寇盗纷纷如蚁聚合，郡国多因毫无准备而不能制服，于是战火越烧越烈，全都正中山涛所言。当时人认为"山涛未学孙、吴，却暗与兵法之理相通"。王夷甫(衍)也赞叹道："公言暗与道相合。"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昭长子。公元 265 年，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为晋第一代君主，死后谥武皇帝。　　宣武场：魏晋都城讲武之所。

②偃武修文：停止战备，修明文教。

③临幸：帝王亲临。

④山公：指山涛。涛字巨源，为竹林七贤之一。历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等。　　谓：认为。　　尔：如此，这样。

⑤尚书：尚书省列曹长官。晋代设吏部、屯田、度支等六曹尚书。　　本意：主旨。

⑥举坐：全座，满座。指所有人。　　咨嗟：赞叹。

⑦诸王骄汰，轻遘祸难：指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晋初，因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并掌握军政大权。晋武帝死后，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八王先后起兵，争夺政权。从永平元年(291 年)至光熙元年(306 年)，经历 16 年。社会大动乱，严重破坏了生产，加剧了阶级和民族矛盾，动摇了西晋统治。

⑧郡国：指天下州郡和王国。

⑨以谓：认为。　　闇：通"暗"。

⑩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好老庄，善谈玄理。屡居要职，官至尚书令、太尉，为西晋名臣。后被石勒虏杀。

5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①，有公事，使行人论②，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③。夷甫时总角④，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⑤，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⑥，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⑦。"《晋阳秋》曰："夷甫父乂，有简书，将免官。夷甫年十七，见所继从舅羊祜，申陈事状，辞甚俊伟。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此人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者，必此人也。'"《汉晋春秋》曰："初，羊祜以军法欲斩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败，不相贵重。天下为之语曰：'二王当朝，世人莫敢称羊公之有德。'"

〔**译文**〕

王夷甫（衍）父亲王乂任平北将军，有公案诉讼，派使者去理论，没有结果。当时夷甫在京城，命令御者驾车送他去见仆射羊祜和尚书山涛。夷甫当时尚未成年，风姿才华英秀出众，语言表达既畅快，事理陈述又充分，山涛很惊异。当他退出去时，山涛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赞叹道："生儿子不应当像王夷甫那样吗？"羊祜说："将来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

〔**注释**〕

①王夷甫：见本篇 4 注。　平北将军：将军之号。汉末所设，魏晋沿置。

②公事：此指公案诉讼之事。　行人：官名，掌朝觐聘问。

③命驾：命令御者驾驭车马。　羊祜：羊祜字叔子，景献羊皇后弟。晋武帝受禅，因有佐命功，进号中军将军。后为尚书仆射、卫将军，出镇荆州，有政绩，人称羊公。　尚书山涛：见本篇 4 注。

④总角：指未成年时。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⑤叙致：陈述表达。　　事加有理：诉讼之事的理由又充分。加，又。

⑥辍：止，停。

⑦"乱天下者"二句：《轻诋》11 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务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尚。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6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①，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②。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晋阳秋》曰："潘滔字阳仲，荥阳人，太常尼从子也。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汉晋春秋》曰："初，王夷甫言东海王越，转王敦为扬州。潘滔初为太傅长史，言于太傅曰：'王处仲蜂目已露，豺声未发。今树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贼之也。'"《晋阳秋》曰："敦为太子舍人，与滔同僚，故有此言。"习、孙二说，便小迁异。《春秋传》曰："楚令尹子上谓世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

〔译文〕

潘阳仲（滔）看见少年时代的王敦，评论道："您已经显露出毒蜂一样的目光，只是尚未吼出豺狼一样的声音罢了。将来一定能够吃人，也将会被人所吃。"

〔注释〕

①王敦：字处仲，王导从兄。妻晋武帝女襄城公主。元帝过江，敦与导同心辅佐，官至镇东大将军，督六州军事。既掌兵权，欲胁制朝廷，永昌元年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晋明帝时再次起兵，途中病死。《晋书》有传。

②谓：评论。《晋书·王敦传》："洗马潘滔见敦而目之曰……""谓"与"目"同义。　　蜂目豺声：古人认为，蜂目豺声之人是凶狠残忍的人。《左传·文公元年》："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汉书·王莽传》："有用方术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7 石勒不知书①，《石勒传》曰："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人，匈奴之苗

裔也，雄勇好骑射。晋元康中，流宕山东，与平原茌平人师欢家庸，耳恒闻鼓角鞞铎之音，勒私异之。初，勒乡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长，类铁骑之象；国中生人参②，葩叶甚盛。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貌奇异，有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杰并起，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为左前督。桑败，共推勒为主，攻下州县，都于襄国。后僭正号，死，谥明皇帝。"使人读《汉书》③。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④，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⑤，乃曰："赖有此耳！"邓粲《晋纪》曰："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汉书》曰："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食其劝立六国后，王令趣刻印。张良入谏，以为不可。辍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趣令销印。"

〔**译文**〕

石勒不识字，让别人给他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王刘邦重新扶立六国的后代，刻王侯印玺即将授予他们时，大为吃惊地说："这种作法，必将失败，怎么能由此而得天下！"读到留侯张良谏阻，又说："多亏有张良的劝阻呀！"

〔**注释**〕

①石勒：羯人，十六国时后赵国主。

②国中生人参：《晋书》载记作"园中"。

③《汉书》：东汉班固撰。全书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百篇。记载自刘邦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前 206 年—后 23 年）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④郦食（yì）其（jī）：秦末儒生，陈留高阳（今河南）人。后为刘邦谋士。项羽、刘邦荥阳之战，曾劝刘邦立六国后以削弱楚。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六国：指战国时除秦以外的楚、齐、燕、韩、赵、魏六国。

⑤留侯：指汉代张良。良为汉高祖刘邦谋士，楚汉相争，良辅佐刘邦得天下，因功封留侯。见《史记·留侯世家》。

8 卫玠年五岁①，神衿可爱②。祖太保曰③："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④！"《晋诸公赞》曰："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少以明识清允称，傅嘏极贵重之，谓之甯武子。仕至太保，为楚王玮所害。"《玠别传》曰："玠有虚令之秀，清胜之气，在群伍之中，有异人之望。祖太保见玠五岁，曰：'此儿神爽聪令，与众大异，恐吾年老，不及见尔！'"

〔译文〕

卫玠年五岁时，神情气度很可爱。祖父太保卫瓘说："这孩子与众不同，只是我老了，看不见他长大成人了啊！"

〔注释〕

①卫玠：字叔宝，小字虎，晋河东安邑（今山西）人。美姿容，好言玄理。官拜太子洗马。《晋书》有传。

②神衿：神情气度。衿，胸怀。

③太保：指卫瓘。

④顾：只是，不过。

9 刘越石云①："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②。"虞预《晋书》曰："华轶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孙也。累迁江州刺史，倾心下士，甚得士欢心。以不从元皇命见诛。"《汉晋春秋》曰："刘琨知轶必败，谓其自取之也。"

〔译文〕

刘越石（琨）说："华彦夏（轶）识鉴能力不足，坚强果敢有余。"

〔注释〕

①刘越石：刘琨字越石。西晋亡后，率军在河北抗击石勒、刘曜，志复中原。

②识能：识鉴能力。　　强果：坚强果敢。

10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①，在洛，见秋风起②，因思

吴中菰菜羹、鲈鱼脍③，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④？"遂命驾便归⑤。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⑥。《文士传》曰："张翰字季鹰。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大司马齐王冏辟为东曹掾。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艰，哀毁过礼。自以年宿，不营当世，以疾终于家。"

〔**译文**〕

张季鹰（翰）被任命为齐王（司马冏）的东曹掾，住在洛阳，看见秋风吹起，于是思念起家乡吴地的菰菜羹、鲈鱼脍，说道："人生最可宝贵的是能顺心快意罢了，怎么能旅居为官于数千里之外来求取功名爵禄呢？"于是命令御者驾车马就回归故里了。不久，齐王冏失败，当时人都认为他能发现事情的苗头。

〔**注释**〕

①齐王：指司马冏。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废晋惠帝自立。齐王冏与成都王颖联兵讨伦，帝复位，冏专权辅政，又被长沙王乂攻杀。　　东曹掾：大司马府属官。

②洛：洛阳。西晋都城。

③吴中：指吴郡（今江苏）地区。　　菰菜羹：一说为"莼菜羹"。吴中莼菜羹很有名。菰，茭白。　　鲈鱼脍：吴中名菜。脍，细切的鱼肉。

④羁宦。旅居为官。　　要（yāo）：求取。

⑤命驾：命令御者驾驭车马。

⑥俄而：不久。　　见机：看到事物的苗头。机（機）通"幾"。这则故事不仅表现了张翰审时度势的才华、急流勇退的决断，还反映了魏晋时期士大夫不以功名为怀，追求自然真率的生活趣味。

11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①，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

下②。《中兴书》曰："恢避难过江，与颍川荀道明、陈留蔡道明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时人为之语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为临沂令③，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④。"《语林》曰："丞相拜司空，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当复著此。'"

〔译文〕

诸葛道明（恢）刚过江东来，自称道明，名位亚居王导、庾亮之下。起先作临沂令，丞相（王导）对他说："明府将会作黑头公。"

〔注释〕

①诸葛道明：诸葛恢字道明。晋元帝渡江后，为会稽太守，明帝时官至尚书令。《晋书》有传。　江左：江东，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指东晋辖区。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以西为右。

②王、庾：指王导、庾亮。王、庾辅佐元、明诸帝，先后掌朝中大权，是东晋中兴名臣。

③临沂：县名。旧治在今山东费县东。

④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牧尹皆称府君或明府君，省称明府。　当：将，将会。　黑头公：指头发未白而位登三公的人。

12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①，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②。"《晋诸公赞》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东海王越辟为掾，后行陈留太守，大行威罚，为坞人所害。"

〔译文〕

王平子（澄）一贯不赏识其侄眉子（王玄），说："志向大于他的才量，终归会死在纷乱中割据势力的城寨里。"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　知：交好，赏识。

②坞：战乱中割据势力所建的城寨。《通鉴》八七《晋纪》："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自为坞主。"注："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

13 王大将军始下[①]，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②]。乘中鸣云露车径前[③]，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④]。"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⑤]。"既而忘之，以为南郡[⑥]。《晋百官名》曰："朗字世彦，弘农人。"《杨氏谱》曰："朗祖嚣，典军校尉。父准，冀州刺史。"王隐《晋书》曰："朗有器识才量，善能当世。仕至雍州刺史。"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⑦]；帝寻崩，得免[⑧]。后兼三公[⑨]，署数十人为官属[⑩]。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⑩]。于时称其知人。

〔译文〕

王大将军（敦）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杨朗极力劝谏而王不听，于是就尽心竭力帮助王。他乘坐着中鸣云露车一直来到王面前，说道："听我的鼓声，一次进攻即获胜。"王当时握着他的手说："大事告成，将任命你为荆州刺史。"过后就忘了这个许诺，让他作了南郡太守。王敦失败后，明帝（司马绍）拘捕了杨朗，想杀掉他；不久明帝驾崩，杨朗得免一死。后来他职兼三公曹郎，任用数十人作他的属吏。这许多人当时都没有名气，后来全受到赏识宠遇。当时人们都夸他了解爱重人才。

〔注释〕

①王大将军始下：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反，进军石头城。下，指王敦顺江而下攻打建康。

②苦谏：极力劝阻。苦，极力。　　致力：尽力。

③中鸣云露车：古代打仗时用的一种指挥车。车上有望楼，并置金鼓，以指挥进退。　　径前：径直前来相见。

④下官：谦词。属吏对其长官及国主自称下官。

⑤克：成功，制胜。　　相用：用你。"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⑥南郡：郡名。西晋治所在江陵（今湖北）。

⑦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元帝子，在位 3 年。　　收：拘捕。

⑧寻：不久。　　崩：皇帝死曰崩。

⑨后兼三公：余嘉锡引李慈铭云：“三公下当有一曹字。三公曹郎主典选。”又引程炎震云：“盖以他尚书摄职，故云兼也。”

⑩署：任用。

⑪知遇：被赏识宠遇。

14 周伯仁母①，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②，尔家有相③，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④：“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闇⑤，好乘人之弊⑥，此非自全之道⑦；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⑧；唯阿奴碌碌⑨，当在阿母目下耳。”郭粲《晋纪》曰：“阿奴，嵩之弟周谟也。”三周，并已见。

〔**译文**〕

周伯仁（颉）母亲，在冬至这一天拿出酒来赏给三个儿子，说：“我本以为过江后会没有落脚之处，你们家有福相，你们几个人都一个个在我跟前，还有什么忧愁呢？”周嵩起身，直身而跪流着泪说：“不像阿母说的那样。伯仁做人志向远大而才能不足，名望高而见识不明，好乘人危难，这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嵩禀性狂妄自大，也不被世俗所容；只有小弟平庸，将来会留在阿母眼前罢了。”

〔**注释**〕

①周伯仁母：即汝南李氏女，名络秀，为晋安东将军周浚妻，生颉、嵩、谟。见《贤媛》18。

②度江：西晋灭亡，晋室东迁，渡过长江建都建康，王公贵族等跟随渡江避难。

③有相：有吉祥之相，有福相。

④周嵩：字仲智，兄颉死后，也被王敦所杀。　　长跪：直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两膝据地，臀部坐在足跟上。起，指臀部离开足跟，抬起上身的动作。跪则伸直腰股，以示庄重、礼貌。

⑤阍：暗弱不明。

⑥弊：危难。

⑦此非自全之道：顗为人方直，阍于识鉴，后被王敦所杀。

⑧狼抗：狂妄自大。

⑨阿奴：对年幼者的爱称。此称嵩弟谟。　　碌碌：平庸无能。据《晋书·周谟传》："谟历少府、丹扬尹、侍中、中护军，封平西侯。"知碌碌指其为人、气节耳。

15 王大将军既亡[①]，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②]；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③]。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④]，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晋阳秋》曰："应字安期，含子也。敦无子，养为嗣，以为武卫将军，用为副贰，伏诛。"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⑤]，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厄，必兴愍恻[⑥]。《王彬别传》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览，父正，并有名德。彬爽气出侪类，有雅正之韵。与元帝姨兄弟，佐佑皇业，累迁侍中。从兄敦下石头，害周伯仁。彬与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恸。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惨容而问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复何为者哉！'彬曰：'伯仁清誉之士，有何罪？'因数敦曰：'抗旌犯上，杀戮忠良。'音辞慷慨，与泪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为之惧，命彬曰：'拜谢。'彬曰：'有足疾。比来见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颈疾？'以亲故，不害之。累迁江州刺史、左仆射，赠卫将军。"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⑦]！"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传》曰："舒字处明，琅邪人。祖览，知名。父会，御史。舒器业简素，有文武干。中宗用为北中郎将、荆州刺史、尚书仆射，出为会稽太守。以父名会，累表自陈。讨苏峻有功，封彭泽侯，赠车骑大将军。"彬闻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郦寄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译文〕

王大将军(敦)败亡以后,王应想投奔世儒,世儒作江州刺史;王含想投奔王舒,王舒作荆州刺史。王含对王应说:"大将军平时与江州的关系怎么样,你却想投靠他?"王应说:"正是因为关系不好才应该去他那儿。江州在别人强盛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作到的。等看到人家衰败危难,一定会产生怜悯同情之心。荆州遵守成法,怎么可能违法冒险救我们呢!"王含不听从这一意见,于是两人一起投奔王舒,王舒果然将王含、王应父子沉于江中。王彬听说王应将要来投奔,秘密准备好船只等待他。最后竟没有来,深感遗憾。

〔注释〕

①王大将军:指王敦。晋明帝时,王敦以诛奸臣为名,第二次起兵反,途中病死,众溃亡。

②江州:郡名,治所在豫章(今南昌市),东晋治所在寻阳(今湖北黄梅县)、柴桑(今江西九江市)等处。

③王含:字处弘,大将军王敦兄、王应父。官至徐州刺史、光禄勋。后与王敦谋反,兵败被杀。　荆州:州郡名。东晋时治所在江陵(今湖北)。

④云何:如何,怎么样。

⑤同异:偏义复词。此偏指异。

⑥衰厄:衰败危难。　愍恻:怜悯同情。

⑦守文:遵守礼法。　作意表行事:不按成法办事。意表,意外。

16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①,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②,罢豫章③,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④,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⑤?"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⑥,又欣嘉之见赏。《嘉别传》曰:"嘉字万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

吴司空。祖父揖，晋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嘉部庐陵从事。下都还，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待还当问从事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语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太傅褚裒有器识，亮正旦大会，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久之，指嘉曰：'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之。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僚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嘉喜酣畅，愈多不乱。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而卒。"

〔**译文**〕

武昌人孟嘉作庾太尉(亮)的江州从事，已颇有名气。褚太傅(裒)有鉴别评定人的特长，免豫章太守，回归途中路过武昌，问庾说："听说孟从事人才优秀，今天在这里吗？"庾公说："你自已找找看。"褚顾盼许久，指着孟嘉说："这位先生有点特殊，莫非就是他？"庾大笑道："是的。"当时，人们既赞叹褚裒的识鉴深秘，又欣喜孟嘉能被赏识。

〔**注释**〕

①武昌：郡名，治所在武昌县(今湖北)。　庾太尉：指庾亮。据《晋书·庾亮传》和《通鉴·晋纪》，晋成帝咸和九年，庾亮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　州从事：州府所设属官。

②褚太傅：褚裒字季野。官至江、兖二州刺史，甚得时誉，死后赠侍中、太傅。　知人：了解、认识人。

③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

④眄睐(miǎnlài)：顾盼。

⑤得无：该不会，莫非。

⑥默识：用思深秘、暗中识人的能力。

17 戴安道年十馀岁①，在瓦官寺画②。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③，《续晋阳秋》曰："逵善图画，穷巧丹青也。"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④！"

〔译文〕

戴安道（逵）年纪十多岁时，在瓦官寺画画。王长史（濛）看见了，说："这孩子不仅善于画画，也终将获得名望。遗憾的是我老了，看不见他兴盛的时候了！"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晋书》本传谓逵"少博学，好谈论，善著文，能鼓琴，工书画，其馀巧艺靡不毕综。"曾师事范宣，后隐居不仕。参见《巧艺》6。

②瓦官寺：佛寺名。在建康，晋哀帝敕建。

③非徒：不只，不仅。

④恨：遗憾。

18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①，殊有确然之志②。《中兴书》曰："浩栖迟积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③，当如苍生何④？"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译文〕

王仲祖（濛）、谢仁祖（尚）、刘真长（惔）一起到丹阳殷扬州（浩）隐居的墓地去看望他，殷颇有隐居下去的坚定意志。回来后，王、谢诸人相互谈论道："渊源不出仕，将如何面对百姓？"深深地为此担忧叹息。刘真长说："你们几人真担忧渊源不出仕吗？"

〔注释〕

①王仲祖：指王濛。濛字仲祖，历官中书郎、司徒左长史。　谢仁祖：指谢尚。尚字仁祖，历官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刘真长：指刘惔。惔字真长，官至丹阳尹。三人为东晋名士，王、刘尤善清谈，是清谈领袖。　丹阳：郡

名，晋时治所在建业（今南京）。　殷扬州：指殷浩。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人。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年轻时名声已显，长期在祖先墓地隐居。出仕后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朝权，与桓温齐名。后为中军将军，督师北伐，兵败被黜。

②殊：很，颇。　确然：坚定的样子。

③起：出仕，举用。

④如……何：把……怎么样。《排调》26："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用法与此同。　苍生：百姓，众生。

19 小庾临终①，自表以子园客为代②。园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谱》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兴书》曰："爰之有父翼风，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虑其不从命③，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④。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⑤。"《陶侃别传》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未薨，敬豫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惮之。议者欲以授桓温，时简文辅政，然之。刘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复制。愿大王自镇上流，惔请为从军司马。'简文不许。温后果如惔所算也。"

〔**译文**〕

小庾（翼）临终前，亲自上表推荐他儿子园客（庾爰）接替他作荆州刺史。皇帝担心这个人不服从命令，不知派谁合适，于是大家一起商议任用桓温。刘尹（惔）说："派他去，一定能制服西楚，然而这样一来，恐怕就再也不能控制桓温了。"

〔**注释**〕

①小庾：指庾翼。翼与兄庾亮并有名气，人称小庾。兄亮死后，为荆州刺史，镇武昌。

②"自表"句：庾翼临终，上表荐子爰之为辅国将军、荆州刺史，后被桓温

所废，迁于豫章。表，上表给朝廷。

③朝廷：帝王接受朝见和处理政事的地方，因用为天子、帝王的代称。这里指晋穆帝。

④乃共议用桓温：晋穆帝初年，温以徐州刺史迁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

⑤伊：第三人称代词。他。　　西楚：晋时指荆州地区。

20 桓公将伐蜀①，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②，承藉累叶③，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④。观其蒲博⑤，不必得则不为。"《华阳国志》曰："李势字子仁，洛阳临渭人，本巴西宕渠宾人也。其先李特，因晋乱据蜀。特子雄，称号成都。势祖骧，特弟也。骧生寿，寿篡位自立。势即寿子也。晋安西将军伐蜀，势归降，迁之扬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温别传》曰："初，朝廷以蜀处险远，而温众寡少，悬军深入，甚以忧惧。而温直指成都，李势面缚。"《语林》曰："刘尹见桓公每嬉戏必取胜，谓曰：'卿乃尔好利，何不焦头？'及伐蜀，故有此言。"

〔译文〕

桓公（温）将要攻打蜀汉，朝中执政大臣，全都认为李势在蜀的势力由来已久，一代代继承先人的基业以自立已历经几世，而且地形上又占据上游的优势，长江三峡不是轻易可以突破的。只有刘尹（惔）说："他一定能攻下蜀汉。从他在樗蒲的博戏中看出，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不会干。"

〔注释〕

①桓公：指桓温。庾翼死后，晋朝廷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 346 年），桓温率军伐蜀，一举克胜，汉主李势降。

②李势在蜀既久：势为十六国汉第二代国主，在位四年。桓温率晋军伐蜀，一举克胜，李势归降，封归义侯。自李特于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势归降，前后六世，凡数十年。

③承藉：继承前代事业以为凭借。　　累叶：接连几世，数世。

④伊：第三人称代词，他。
⑤蒲博：即摴蒲戏。古代一种赌博游戏。

21 谢公在东山畜妓①，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

〔译文〕

谢公（安）在东山收养女妓，简文帝（司马昱）说："安石一定会出山，既然能够与人同享快乐，就不可能不与人共忧患。"

〔注释〕

①东山：山名，在会稽上虞县。谢安出仕前，曾隐居东山。　畜：养。

22 郗超与谢玄不善①。苻坚将问晋鼎②，既已狼噬梁、岐③，又虎视淮阴矣④。车频《秦书》曰："苻坚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诈称谶文，改曰苻。言已当王，应符命也。坚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诞，背赤色，隐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隶徐正名知人，坚六岁时，尝戏于路，正见而异焉，问曰：'苻郎，此官街，小儿行戏，不畏缚邪？'坚曰：'吏缚有罪，不缚小儿。'正谓左右曰：'此儿有王霸相。'石氏乱，伯父健及父雄西入关，健梦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头为龙骧将军。肩头，坚小字也。健即拜为龙骧，以应神命。后健僭帝号死，子生立，凶暴，群臣杀之而立坚。坚立十五年，遣长乐公丕攻没襄阳。十九年，大兴师伐晋，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乃遣告晋曰：'已为晋君于长安城中建广夏之室，今故大举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时朝议遣玄北讨⑤，人间颇有异同之论⑥。唯超曰："是必济事⑦。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⑧，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⑨。"元功既举⑩，时人咸叹超

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中兴书》曰："于时氐贼强盛，朝议求文武良将可镇靖北方者。卫大将军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书郎郗超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其举。'"

〔译文〕

郗超与谢玄关系不好。苻坚想要灭掉东晋，而且已经如狼一般吞食侵占了梁州、岐山，又虎视眈眈贪婪地注视着淮河以南地区，伺机攫取。当时朝廷决议派遣谢玄北上讨伐苻坚，人们对此颇有不同意见。只有郗超说："这样安排必能成事。我过去曾经和谢玄一起在桓宣武(温)府共事，看他用人全都能使其各尽其才，尽管是很小的事情，也能委派得当的人选。以此推论，或许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人都赞叹郗超的先见之明，又很尊重他不因个人好恶而埋没别人的长处。

〔注释〕

①郗超：曾为大司马桓温谋主，权重一时。　谢玄：谢安兄奕子，有经国才略，曾与郗超共任职桓温府。

②苻坚：前秦君主，有灭晋统一全国之志。　问鼎：《史记·五帝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九鼎是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问鼎是图谋政权之意。问晋鼎即灭掉晋国。

③狼噬：如狼一般吞食。　梁、岐：梁指梁州，古九州之一，辖今四川和陕西西南部地区。岐指岐山，在今陕西。

④淮阴：指淮河以南地区。东晋渡江后，建都建康，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北至淮河流域。

⑤遣玄北讨：派遣谢玄率军北讨苻坚，于淝水大获全胜。

⑥异同：偏义复词。此处偏指异，不同。

⑦济事：成事。

⑧履屐(lüji)之间：比喻小事。履，鞋。屐，底有齿的木鞋。

⑨容：或者，或许。表推测语气。

⑩元功：大功。

23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①，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续晋阳秋》曰："玄识局贞正，有经国之才略。"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②："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③，不得复云为名！"

〔译文〕

韩康伯（伯）与谢玄之间本没有深交，谢玄北征讨伐苻坚以后，街谈巷议都疑虑他不能取胜。康伯说："这个人追求名声，一定能战胜。"谢玄听说了这一评论非常气愤，曾经在众人当中面色严厉地说："大丈夫率领千军万马出生入死，为了事奉君王才奋勇出征，不能还说是为了名声！"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见《德行》47注。　　谢玄：见《雅量》35注。

②常：通"尝"。曾经。

③君亲：指君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

24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①，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②！"期生，褚爽小字也。《续晋阳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孙，秘书监歆之子。太傅谢安见其少时，叹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及长，果俊迈有风气。好老庄之言，当世荣誉，弗之屑也，唯与殷仲堪善。累迁中书郎、义兴太守。女为恭帝皇后。"

〔译文〕

褚期生（爽）年少时，谢公（安）很欣赏他，总是说："褚期生如果不是优秀的人才，我不再品评人物！"

〔注释〕

①知：知遇，欣赏。

②仆：我。谦称。　　相：品评。

25 郗超与傅瑗周旋①。瑗见其二子②，并总发③，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④，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谱》曰："瑗字叔玉，北地灵州人，历护军长史，安城太守。"《宋书》曰："迪字长猷，瑗长子也。位至五兵尚书，赠太常。"丘渊之《文章录》曰："亮字季友，迪弟也，历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诛。"

〔译文〕

郗超和傅瑗交往甚密。傅瑗引见他的两个儿子，二人都在童年，郗超观察了好久，对傅瑗说："小的将来才华名声都优胜，然而保全你家的，最终将是哥哥。"这就是傅亮兄弟二人。

〔注释〕

①郗超：见《言语》59注。　　周旋：往来，交往。

②见（xiàn）：引见。

③总发：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称总角或总发。比喻童年。

④才名：才华名声。　　胜：优胜，超过别人。

26 王恭随父在会稽①，王大自都来拜墓②，恭父蕴、王忱，并已见。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③。"果如其言。忱与恭为王绪所间，终成怨隙。别见。

〔译文〕

王恭跟随父亲王蕴住在会稽，王大（忱）从都城来拜谒陵墓，王恭匆忙到墓地去看望他。二人一贯关系很好，于是十多天才返回。父亲问王恭："为什么去了这么多天？"回答说："和阿大谈话，

连续不断，回不来。”于是王蕴对他说：“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最终会因爱好不同而背离。”果然如他所言。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 会稽：晋代郡国名，治所在山阴。

②王大：王忱小字佛大，人称王大。

③终乖爱好：王恭、王忱终因志向不同而相背离，成了仇家。参见《赏誉》153。乖，背离。

27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①，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②，置郡于沣阴③。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④。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⑤。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⑥，清通于多士之世⑦，官至选曹尚书⑧。《续晋阳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识裁，见，谓其父曰：‘此儿当成卿门户，宜资令学问。’胤就业恭勤，博览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为从事，一岁至治中。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谢公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累迁丹阳尹、护军将军、吏部尚书。”

〔译文〕

车胤的父亲任南平郡功曹，南平郡太守王胡之为躲避司马无忌为父报仇之难，把郡治所设在沣阴。这时车胤十多岁，王胡之每次出行，常常在篱笆中看见他而感到奇异。王对车胤的父亲说：“这孩子将来会享有很高的声名。”后每游乐集会，总是召他参加。胤长大，又被桓宣武（温）知遇，终以高尚的人品和优秀才华显达于人才辈出的时代，官职至选曹尚书。

〔**注释**〕

①南平郡：郡名，西晋置，治所在江安（今湖北公安县）。　功曹：官名。州郡属官。

②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曾作郡守、侍中、丹阳尹，后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　避司马无忌之难：司马无忌字公寿，谯王司马丞子，位至郡守。王敦杀谯王丞，曾假手于王廙。无忌为父报仇，欲攻杀廙子胡之，故王胡之避之。参见《仇隙》3。

③置郡于沣阴：把郡治设在沣阴。沣阴，县名。

④尝：通“常”。

⑤恒：常，总是。　命：召。

⑥知：知遇，赏识。

⑦清通：高尚显达。

⑧选曹尚书：即吏部尚书，魏时称选曹尚书。掌官吏的选拔、考核、升调等。

28 王忱死，西镇未定①，朝贵人人有望②。时殷仲堪在门下③，虽居机要，资名轻小④，人情未以方岳相许⑤。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⑥，遂以殷为荆州⑦。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⑧：“陕西何故未有处分⑨？”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⑩，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任己⑪。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⑫！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⑬。”《晋安帝纪》曰：“孝武深为晏驾后计，擢仲堪代王忱为荆州。仲堪虽有美誉，议者未以方岳相许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议者谓其殆矣。终为桓玄所败。”

〔**译文**〕

王忱死了，荆州的长官人选尚未确定，朝中显贵人人都想得此职位。当时殷仲堪是黄门侍郎，虽然官居机要部门，但资历浅名

声小，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把刺史这一重要官职许给他的。晋孝武皇帝（司马曜）想提拔自己的亲近心腹之人，于是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事情已经定了，诏书还没有发出，王珣问殷仲堪说："荆州的委任为什么还没有确定？"殷仲堪说："已经有人选了。"王珣就一一提出公卿诸人的名字来问，仲堪都说："不是。"王珣自己算计，论才能地位，一定应该委任自己。就又问："是不是我呀？"殷说："也似乎不是。"当夜，诏书出，任命殷仲堪。王珣对他所亲近的人说："哪里有以黄门郎身份而接受如此重任的！仲堪这样被举用，乃是国家灭亡的征兆。"

〔**注释**〕

①王忱：字远达，小字佛大，晋平北将军王坦之子，有名于时。官至荆州刺史、建武将军。　　西镇：指荆州。因在建康西，故称西镇。

②朝贵：朝廷显贵。

③殷仲堪：晋孝武帝时黄门侍郎，后拔为荆州刺史。　　门下：即黄门，后称门下省，皇帝近署。

④机要：重要机关，重要部门。　　资名：资历名声。

⑤人情：人们的思想、情绪。　　方岳：指地方长官，如太守、刺史等。　　相许：即许他。相，表示意义偏指一方。

⑥晋孝武：指晋武帝司马曜，东晋第九主。

⑦荆州：州郡名。东晋时治所在江陵，是长江中游军事重镇。因在建康西，也称西州或陕西。

⑧诏：诏书。　　王珣：见《文学》92注。

⑨陕西：指荆州。　　处分：处置，安排。

⑩公卿：三公九卿。泛指王公大臣。

⑪才地：才能地位。

⑫黄门郎：即黄门侍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官。

⑬举：举用。

赏誉第八

赏誉，指称赏赞誉人物的品性、才情。本篇共156则，比较集中地表现了魏晋人物品题的审美标准和趣味。玄学，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和思想潮流，它决定着魏晋士大夫观察和解释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则、思辨方式和审美观念。体现在人物鉴赏上，那就是看重人的精神、才智，诸如超脱世俗而玄远高迈的精神境界、聪颖的天分和悟性、深邃的玄理造诣、辩给的言辞等等。才性，即人的才能及决定人的才能的内在品质，是赏誉的中心议题和重要标准，这迥异于汉代以德取士的原则。因此，不务实政，"空谈误国"的西晋宰辅王衍得到各种赞誉，并成为时人崇拜的偶像；两次犯上作乱的王敦，生前死后数十年间被目为"可人"。

魏晋士人品题人物用语简约而内涵丰富，甚至只用一两个字，以致于后人常感不易理解。这是对汉代繁琐经学的逆反。品题中又常常用自然界的种种物象来比喻人的精神面貌，将大自然之美与人格美融合起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同时也表现出品题者的才情。有时，在品题中把某些方面有共性的人物相提并论，在对比中去欣赏其个性特点。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被品题人物的形象和审美价值十分鲜明突出，使故事文学色彩浓厚。

1 陈仲举尝叹曰①:“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②。《汝南先贤传》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资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仲举尝叹曰:‘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也。’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③。”《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请干将作剑。干将者,吴人,其妻曰莫邪。干将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阴阳,百神临视,而金铁之精未流,夫妻乃剪发及爪而投之炉中,金铁乃濡,遂成二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阴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以献阖闾,阖闾甚宝重之。”

〔译文〕

陈仲举(蕃)曾经赞叹地说:“像周子居(乘)这样的人,真是治理国家的人才。要是用宝剑来譬喻,那么就是世上的干将。”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人。曾作豫章太守。汉灵帝时,官至太傅。谋除宦官,被杀。见《德行》1注。

②器:人才。

③诸:相当“之于”。

2 世目李元礼①:“谡谡如劲松下风②。”《李氏家传》曰:“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如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译文〕

世人品评李元礼(膺):“就像劲松下的风,强劲清肃。”

〔注释〕

①李元礼:李膺字元礼,东汉颍川(今河南)人。历官河南尹、司隶校尉。汉末名臣,为世人所宗仰。

②谡谡(sùsù):象声词。形容风之清洌强劲。本书《德行》4:“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本传谓其为官“执法不挠,诛举邪臣”,“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这些

可做“谡谡如劲松下风”之注脚。

3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①。”见许子政弱冠之时②，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③。正色忠謇④，则陈仲举之匹⑤；《汝南先贤传》曰：“谢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识人伦，虽郭林宗不及甄之鉴也。见许子将兄弟弱冠时，则曰：‘平舆之渊有二龙。’仕为豫章从事。许虔字子政，平舆人。体尚高洁，雅正宽亮。谢子微见虔兄弟，叹曰：‘若许子政者，干国之器也。’虔弟劭，声未发时，时人以谓不如虔，虔恒抚髀称劭，自以为不及也。释褐，为郡功曹，黜奸废恶，一郡肃然。年三十五卒。”《海内先贤传》曰：“许劭字子将，虔弟也。山峙渊停，行应规表。邵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十岁时，叹曰：‘此乃希世之伟人也。’初，劭拔樊子昭于市肆，出虞承贤于客舍，召李叔才于无闻，擢郭子瑜于小吏。广陵徐孟本来临汝南，闻劭高名，召功曹。时袁绍以公族为濮阳长，弃官还。副车从骑将入郡界，乃叹曰：‘许子将秉持清格，岂可以吾舆服见之邪？’遂单马而归。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于豫章也。”伐恶退不肖⑥，范孟博之风。”张璠《汉纪》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阳人。为功曹，辟公府掾，升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闻滂高名，皆解印绶去。为党事见诛。”

〔**译文**〕

谢子微（甄）见到许子将（劭）兄弟，说：“平舆县这深潭中，有两条龙。”看见许子政（虔）还在年轻时，赞叹道：“像许子政这样的人，有治理国家的才干。他端庄严肃，忠诚正直，与陈仲举（蕃）不相上下；反对邪恶，屏退不才，有范孟博（滂）的作风。”

〔**注释**〕

①平舆：县名。汉晋时属汝南郡，在今河南省境内。

②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尚未壮，称弱冠。后用以称年少者。

③干国：治理国家。　　器：才能，本领。

④正色：端庄严肃的神色。　　忠謇(jiǎn)：忠诚正直。

⑤陈仲举：即陈蕃。见《德行》1 和本篇 1 注。　　匹：匹敌，相当。

⑥不肖：不贤，不才。

4 公孙度目邴原①："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②。"《魏书》曰："度字叔济，襄平人。累迁冀州刺史、辽东太守。"《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东管朱虚人。少孤，数岁时，过书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学者，有亲也。一则愿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中心感伤，故泣耳。'师恻然曰：'苟欲学，不须资也。'于是就业。长则博览洽闻，金玉其行。知世将乱，避地辽东，公孙度厚礼之。中国既宁，欲还乡里，为度禁绝。原密自治严，谓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观其意。皆曰：'乐移。'原旧有捕鱼大船，请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数日，度乃觉。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也。'魏王辟祭酒，累迁五官中郎长史。"

〔**译文**〕

公孙度品评邴原："是所谓云中高飞的白鹤，不是捕燕雀的罗网所能罗致的。"

〔**注释**〕

①邴原：字根矩，三国魏人，少与管宁齐名。黄巾起义，避乱辽东，投公孙度。后归中原，官至五官中郎将长史等。

②罗：用网捕鸟。刘孝标注谓此目乃是邴原逃离时公孙度所言。

5 钟士季目王安丰①："阿戎了了解人意②。"王隐《晋书》曰："戎少清明晓悟。"谓裴公之谈③，经日不竭④。裴頠已见。吏部郎阙⑤，文帝问其人于钟会⑥，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⑦，皆其选也。"于是用裴。按诸书皆云钟会荐裴楷、王戎于晋文王，文王辟以为掾，不闻为吏部郎。

〔译文〕

钟士季(会)品评王安丰(戎):“阿戎聪明伶俐,善解人意。”说裴公(楷)清谈,整天滔滔不绝。吏部郎职位空缺,晋文帝(司马昭)问钟会补缺的人选,钟会说:“裴楷清中通达,王戎简明切要,全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任用了裴楷。

〔注释〕

①钟士季:钟会字士季,魏太傅钟繇子,与兄钟毓有时名。后为魏司徒。见《言语》11、《文学》5注。　目:品评。　王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

②阿戎:称王戎。　了了:聪明伶俐。

③裴公:刘孝标注谓指裴頠,从上下文看,似当指裴楷。

④经日:整天。

⑤吏部郎:主管官吏选拔的官。

⑥文帝:指司马昭。死后谥文王,晋武帝受禅,追尊为文皇帝。

⑦裴楷:字叔则。博学,通《周易》。历官吏部郎等。见《言语》19、《政事》5注。　清通:清中通达。　简要:简明切要。徐震堮引严復《世说新语》眉批云:“清通者,中清而外通也;简要者,知礼法之本而所行者简。二者皆老庄之道。”(《世说新语校笺》11页)　按下文有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与钟会所目同。

6 王濬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①,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②?”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③。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④,冀尔时天下无滞才⑤。”《晋阳秋》曰:“戎为儿童,钟会异之。”

〔译文〕

王濬冲(戎)、裴叔则(楷)二人孩提时去拜访钟士季(会),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后客人问钟说:“刚才那两个孩子怎么样?”钟说:“裴楷清中通达,王戎简明切要。此后二十年,这二位贤人将成为吏部尚书,希望那时国家没有被滞留的人才。”

〔**注释**〕

①王濬冲、裴叔则：即王戎、裴楷。戎字濬冲，楷字叔则。见《德行》16、《言语》19注。　　总角：未成年时。　　诣：到……去，拜访。

②向：刚才。

③清通、简要：见本篇5注。

④吏部尚书：吏部长官，掌官吏的选拔、考核、升调等。

⑤冀：希望。　　尔时：那时。　　滞才：滞留不用的人才。

7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虞预《晋书》曰："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父潜，魏太常。秀有风操，八岁能著文。叔父徽有声名。秀年十余岁，有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大将军辟为掾。父终，推财与兄。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巨鹿公，后累迁左光禄、司空。四十八薨，谥元公，配食宗庙。"

〔**译文**〕

谚语说："后辈领袖有裴秀。"

8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①："肃肃如入廊庙中②，不修敬而人自敬③。"《礼记》曰："周丰谓鲁哀公曰：'宗庙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庙④，琅琅但见礼乐器⑤。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⑥，江廧靡所不有⑦。见山巨源⑧，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玄、会、嘏、涛，并已见上。

〔**译文**〕

裴令公（楷）品评夏侯太初（玄）："恭恭敬敬，好像进入庙堂之中，不需装饰却自然而然地使人肃然起敬。"又有一种说法："如同进入宗庙，只见美好的礼器乐器。看到钟士季（会），如同参观武器库，只看见刀矛剑戟。看到傅兰硕（嘏），汪洋无际无所不有。看到山巨源（涛），如同登山而居高临下，深邃旷远。"

〔**注释**〕

①裴令公：裴楷曾作中书令。　　夏侯太初：夏侯玄字太初，三国魏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后被司马氏所杀。见《方正》6、《识鉴》3注。

②肃肃：恭敬的样子。　　廊庙：廊，殿四周为廊；庙，太庙。都是古代帝王和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后称朝廷为廊庙或庙堂。

③修：装饰，整治。

④宗庙：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

⑤琅琅：美好的样子。　　礼乐器：礼器与乐器。礼器，祭器，如樽、彝、簠、簋、笾、豆之类。乐器，指古代祭祀或宴享时用的钟、鼓、磬等。

⑥傅兰硕：傅嘏字兰硕，三国魏人。善言义理，好论才性，是当时清谈家。

⑦汪廧：通"汪洋"。水势浩大的样子。　　靡：无。

⑧山巨源：山涛字巨源，晋河内怀（今河南）人。好老庄，为竹林七贤之一。见《言语》78、《识鉴》4注。

9 羊公还洛[①]，郭奕为野王令[②]，《晋诸公赞》曰："奕字泰业，太原阳曲人。累世旧族。奕有才望，历雍州刺史、尚书。"羊至界，遣人要之[③]，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④]！"复往羊许，小悉还[⑤]，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⑦]！"

〔**译文**〕

羊公（祜）回洛阳，郭奕任野王县令，羊到了野王县界，郭奕派人把他截住，随后便亲自前往迎接。见面后，郭奕赞叹道："羊叔子哪里一定不如我郭太业！"又前去羊祜住处，一会便回来了，又赞叹道："羊叔子比我强得多呀！"羊已经离开，郭奕送了他一整天，一下子送出几百里路，于是因为擅自出离辖境而被免官。又赞叹道："羊叔子哪里会不如颜渊！"

〔注释〕

①羊公: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人。仕晋,为尚书仆射、卫将军,出镇荆州,有政绩,人称羊公。见《政事》6、《识鉴》5注。

②野王:县名。晋时属河内郡。

③要(yāo):遮留,拦截。

④何必:为什么一定。　减:不如。

⑤许:处所。　小悉:少顷。

⑥弥日:整日。

⑦颜子:指颜回。孔子弟子,春秋时鲁国人,以德行著称。

10 王戎目山巨源①:"如璞玉浑金②,人皆钦其宝③,莫知名其器④。"顾恺之《画赞》曰:"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

〔译文〕

王戎品评山巨源(涛):"如璞玉浑金不好估测其贵重的价值一样,人们都钦羡他人才的珍贵,却估量不出他的才能到底有多大。"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官至司徒,封安丰侯。为竹林七贤之一。　山巨源:即山涛。见《言语》8注。

②璞玉:未经雕琢加工的玉石。　浑金:未经提炼的金矿石。

③钦:钦羡,钦佩。

④名:估量。　器:才能,本领。

11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①,仕至车骑掾,蚤卒②。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谱》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续,汉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历车骑掾,娶乐国祯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悦也③。"祜来哭④,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⑤,乃

叹曰："从兄不亡矣⑥！"

〔译文〕

羊长和（忱）的父亲羊繇与太傅羊祜是同祖兄弟，关系非常好。羊繇任官至车骑掾，年纪很轻就死了。长和兄弟五人，年幼丧父。羊祜来吊丧，看见长和的哀容和举止行动，完全像一个成年人，于是感叹道："堂兄没有死呵！"

〔注释〕

①羊长和：羊忱字长和，泰山南城（今山东）人。晋车骑掾羊繇子。世为冠族，官扬州刺史、侍中。永嘉中，遭乱被杀。见《方正》19注。　　太傅祜：羊祜字叔子，死后赠太傅。　　同堂：同祖的亲属。

②车骑掾：车骑将军的属官。　　蚤：同"早"。

③悦：影宋本作"忱"，是。长和名忱。见《方正》19孝标注。

④哭：吊丧。

⑤宛若：仿佛，好像。

⑥从兄：堂兄。

12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①，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②。"《名士传》曰："咸字仲容，陈留人，籍兄子也。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为散骑侍郎，山涛举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弈见之心醉，不觉叹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涛《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晋阳秋》曰："咸行己多违礼度，涛举以为吏部郎，世祖不许。"《竹林七贤论》曰："山涛之举阮咸，固知上不能用，盖惜旷世之俊，莫识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称其清真寡欲，则迹外之意自见耳。"

〔译文〕

山公（涛）举荐阮咸作吏部郎，品评说："纯洁朴素，少有贪欲，世间万事万物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注释**〕

①阮咸：阮籍侄，官始平太守，为竹林七贤之一。　　吏部郎：主管官吏选拔的官。

②目：品评。　　清真寡欲：纯洁朴素，少有贪欲。

13 王戎目阮文业①："清伦有鉴识②，汉元以来未有此人③。"杜笃《新书》曰："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知人多此类。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终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称泰："自汉元以来，未有林宗之匹。"

〔**译文**〕

王戎品评阮文业（武）："高雅豁达，善于品鉴人物，自汉初以来没有这样的人。"

〔**注释**〕

①王戎：见《德行》16注。　　目：品评。

②清伦：高雅豁达一类人。　　有鉴识：指善于品评人物，见识高。

③汉元：汉建元，犹汉初。

14 武元夏目裴、王曰①："戎尚约，楷清通②。"虞预《晋书》曰："武陔字元夏，沛国竹邑人。父周，魏光禄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器望，乡人诸父未能觉其多少。时同郡刘公荣名知人，尝造周，周见其三子。公荣曰：'君三子皆国士，元夏器量最优，有辅佐之风。力仕宦，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陔至左仆射。"

〔**译文**〕

武元夏（陔）品评裴楷、王戎说："戎杰出简约，楷清中通达。"

15 庾子嵩目和峤①："森森如千丈松②，虽磊砢有节

目③，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④。"《晋诸公赞》曰："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

〔译文〕

庾子嵩（敳）品评和峤："高高耸立如千丈松树，尽管有疙疙瘩瘩的节目，用来建筑大厦，可以做栋梁材。"

〔注释〕

①庾子嵩：庾敳字子嵩，晋侍中庾峻子。好老庄，恢弘有度量。见《文学》15注。　目：品评。　和峤：字长舆，为晋大臣，有盛名。见《德行》17注。

②森森：高耸的样子。

③磊砢：树木多节目的样子。　节目：树木枝干交接之处为节，纹理纠结不顺的地方为目。

④施：用。　栋梁：房屋的正梁。用以比喻能为国家担当重任的人才。

16 王戎云①："太尉神姿高彻②，如瑶林琼树③，自然是风尘外物④。"《名士传》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见夷甫，谓长史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三公，不为我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也。'夜使推墙杀之。"

〔译文〕

王戎说："太尉（王衍）的神情仪态高雅澄彻，如瑶林琼树般高洁，天然生成一个超脱世俗之外的人物。"

〔注释〕

①王戎：见《德行》16注。

②太尉：指王衍。《晋书》本传谓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

③瑶林琼树：比喻人的品格高洁。

④自然：天然。　风尘外物：尘世以外的人。物，人。

17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①，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

墓[2]，略不过叔，叔亦不候[3]。济脱时过[4]，止寒温而已[5]。后聊试问近事[6]，答对甚有音辞[7]，出济意外，济极惋愕[8]；仍与语，转造精微[9]。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10]，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11]。济虽俊爽[12]，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13]："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14]，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邓粲《晋纪》曰："王湛字处冲，太原人。隐德，人莫之知，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唯父昶异焉。昶丧，居墓次。兄子济往省湛，见床头有《周易》，谓湛曰：'叔父用此何为？颇曾看不？'湛笑曰：'体中佳时，脱复看耳。今日当与汝言。'因共谈《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济性好马，而所乘马骏驶，意甚爱之。湛曰：'此虽小驶，然力薄不堪苦。近见督邮马，当胜此，但养不至耳。'济取督邮马，谷食十数日，与湛试之。湛未尝乘马，卒然便驰骋，步骤不异于济，而马不相胜。湛曰：'今直行车路，何以别马胜不，唯当就蚁封耳。'于是就蚁封盘马，果倒踣。其俊识天才乃尔。"既还，浑问济[15]："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16]，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17]。"《晋阳秋》曰："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所优润。见湛叹服其德宇。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之曰：'欲以我处季孟之间乎？'"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任城人。幼孤，为外氏宁家所养。宁氏起宅，相者曰：'当出贵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谓应相也。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迟钝，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不以介意。身

长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着韦衣，入山泽，每猎大获。为后将军钟毓长史。毓与参佐射戏，舒常为坐画筹。后值朋人少，以舒充数。于是发无不中，加博措闲雅，殆尽其妙。毓叹谢之曰：'吾之不足尽卿，如此射矣！'转相国参军。晋王每朝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累迁侍中、司徒。"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译文〕

王汝南（湛）为其生父服丧期满，除了丧服，就住在了墓地。兄子王济每次来拜谒陵墓，从不到叔叔那里去，叔叔也不等他。王济偶或去问候一下，只不过寒暄而已。后来姑且试探着问近来的一些时事，他回答得非常有文彩，颇出王济意外，济甚为怅叹惊愕；于是和他清谈，渐渐达到了精深微妙的境界。王济起先对王汝南毫无子侄的恭敬，听了他的谈论，不觉感到敬畏，从内心到仪态都肃然恭敬起来。于是留下来一起谈论，夜以继日一连几天。王济虽然才识风度高迈，相比之下也自感不如，于是感慨叹息道："我家里有一位当世的名流，三十年来竟然没发现！"王济离去，叔叔送到门口。王济的随从骑手有一匹非常难以驾驭的马，很少有能骑的人。王济随意问叔叔："喜欢骑马吗？"说："也喜欢。"王济又让他骑这匹难骑的马，叔叔骑马的姿势形态非常漂亮，而且挥动马鞭回环自如好像一条带子萦绕，即使是著名骑手也无法超过他。王济更加感叹叔叔深不可测，不只在一方面。回来后，父亲王浑问他："怎么一下子去好几天？"王济说："刚刚得到了一位叔叔。"王浑问他是怎么回事，王济感叹地把以上情况全部讲述出来。王浑说："比我如何？"王济说："是在济以上的人。"晋武帝（司马炎）每次见到王济，就拿王湛来和他调侃，说："你的傻叔死了没有？"济常常无话可答。后来了解叔叔以后，武帝又如先前那样问他，王济说："臣下叔叔不傻。"并称赞他实际上所具有的美德。武帝说："谁

能和他比?"济说:"比山涛差,比魏舒强。"从此扬名,二十八岁才开始做官。

〔**注释**〕

①王汝南:即王湛,晋司空王昶子,司徒王浑弟。性少言语,人以为痴。官汝南内史,人称王汝南。　　除所生服:除掉为亡父服丧的丧服。所生,指生身父母,这里似指其父。

②兄子济:王济字武子,王浑次子。少有才气,好弓马,善清谈,性豪爽,有名于时。官至太仆,死后追赠骠骑将军。

③略不:毫不。与下文"略无"义同。　　过:探望,问候。

④脱时:偶或,偶然。

⑤寒温:寒暄,见面时说客套话。

⑥聊:姑且,暂且。

⑦音辞:言词。

⑧惋愕:怅叹惊愕。

⑨仍:乃,于是。　　转造精微:渐渐达到精深微妙的境地。

⑩懔然:敬畏、危惧的样子。

⑪弥日累夜:一天两夜。泛指整天整夜。

⑫俊爽:才识风度高迈。

⑬喟然:叹息的样子。

⑭回策:挥动马鞭。策,马鞭,　　萦:萦绕,环绕。

⑮浑:王浑,字玄冲。伐吴有功,进爵为公。拜尚书左仆射,迁司徒。

⑯调:调侃。

⑰山涛:字巨源,晋河内怀(今河南)人。好老、庄,为竹林七贤之一。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见《言语》78注。　　魏舒:晋大臣,封剧阳子。晋武帝时,官至司徒。见孝标注。

18 裴仆射①,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②"。《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渊博,赡于论难。"

〔**译文**〕

裴仆射(頠),当时人认为他是"言谈的山林泽薮"。

〔注释〕

①裴仆射：裴頠字逸民，司空裴秀子。博学，善言名理。仕晋，官至尚书左仆射。贾后废，被赵王伦所杀。

②言谈之林薮：比喻善于言谈。林薮，山林水泽聚集之处，比喻事物聚集的地方。

19 张华见褚陶①，语陆平原曰②："君兄弟龙跃云津③，顾彦先凤鸣朝阳④，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褚氏家传》曰："陶字季雅，吴郡钱塘人，褚先生后也。陶聪惠绝伦，年十三，作《鸥鸟》《水碓》二赋，宛陵严仲弼见而奇之，曰：'褚先生复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语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吴归命，世祖补台郎、建忠校尉。司空张华与陶书曰：'二陆龙跃于江、汉，彦先凤鸣于朝阳，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渊岱之宝不匮。'仕至中尉。"

〔译文〕

张华见到褚陶，对陆平原（机）说："您兄弟二人龙跃云津，顾彦先（荣）凤鸣朝阳，我以为东南的人才已尽在此，不料又见到了褚生。"陆说："您没看到不鸣不跃的人罢了！"

〔注释〕

①张华：字茂先，晋范阳方城（今河北）人。官至司空。博学多闻，著《博物志》行于世。见《德行》12 孝标注。

②陆平原：陆机仕晋为平原内史。

③龙跃云津：蛟龙在天河中腾跃。云津，云汉，即天河。比喻才华出众的人腾起。

④顾彦先：顾荣字彦先，吴郡人。仕晋，官尚书郎等。晋元帝镇江东，为军司马。见《德行》25 注。　　凤鸣朝阳：凤凰迎着朝阳鸣叫。《诗经·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比喻贤才遇时而起。

20 有问秀才①:"吴旧姓何如②?"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③;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④;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⑤;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⑥;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⑦;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⑧。秀才,蔡洪也。集载洪与刺史周俊书曰:"一日侍坐,言及吴士,询于刍荛,遂见下问。造次承颜,载辞不举,敕令条列名状,退辄思之。今称疏所知:吴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矫非,清足厉俗,信可结神,才堪干世。仕吴为广州刺史、吴郡太守。吴平,还下邳,闭门自守,不交宾客。诚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也。朱诞字永长,吴郡人。体履清和,黄中通理。吴朝举贤良,累迁议郎。今归在家。诚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也。严隐字仲弼,吴郡人。禀气清纯,思度渊伟。吴朝举贤良,宛陵令。吴平,去职。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也。张畅字威伯,吴郡人。禀性坚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无淄磷之损。岁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陆云别传》曰:"云字士龙,吴大司马抗之第五子,机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伟,口敏能谈,博闻强记。善著述,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托、杨乌之畴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为主簿,俊常叹曰:'陆士龙,当今之颜渊也。"累迁太子舍人、清河内史。为成都王所害。"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⑨,以纸札为良田⑩,以玄默为稼穑⑪,以义理为丰年⑫,以谈论为英华⑬,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⑭,坐谦虚为席荐⑮,张义让为帷幕⑯,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按蔡所论士十六人,无陆机兄弟。又无"凡此诸君"以下,疑益之。

〔译文〕

有人问秀才(蔡洪):"吴地原来的几个望族大姓怎么样?"回答说:"吴府君(展)是贤王之下年高有德的辅弼,圣明时代才智高明、俊秀出众的人才;朱永长(诞),是从政治民有高尚道德的人,

清要职务最有威望的人选；严仲弼（隐），是深远的水泽淤地上鸣叫的仙鹤，山谷中皎皎的白驹；顾彦先（荣），在八种乐器中他是最悠雅的琴瑟，在各种色彩图案中他是最光明显耀的龙章；张威伯（畅），是严冬之中茂盛的松柏，黑夜之中释放出的光芒；陆士衡（机）、陆士龙（云），是空中盘旋的天鹅，等待槌敲的悬鼓。所有这几个人，都是把巨笔当作锄耒，把纸简当作良田，把清静无为当作稼穑，把获取经义名理当作丰收，把谈玄论道作为奇葩，把忠实厚道作为珍玩异宝，把著述文章当作织绵绣，把积累蕴藏五经学问当作储积缯帛，把谦逊自抑作为席垫，把张大礼让作为帷幕，把施行仁义道德作为房舍，把修养道德情操作为宽广的住宅。"

〔**注释**〕

①秀才：指蔡洪。洪字叔开，吴郡人。吴亡入晋，官至松滋令。

②吴：指长江下游地区。三国吴曾在此建国，故称。　旧姓：原来的几户大姓。

③吴府君：指吴展。展字士季，三国吴人，官吴郡太守。吴亡，隐居故里。　老成：年高有德。　俊乂：才智高明俊秀出众的人。

④朱永长：朱诞字永长，三国吴人。　理物：从政治民。　至德：有高尚道德的人。　清选：清要职务。

⑤严仲弼：严隐字仲弼，三国吴人。　九皋之鸣鹤：《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九皋，深远的水潭淤地。鹤鸣九皋比喻人的声名高远。　空谷之白驹：《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空谷，深谷。

⑥顾彦先：顾荣字彦先，吴郡人。仕晋，官尚书郎。见《德行》25注。　八音：古代称钟、磬、琴瑟、箫管、笙竽、埙、鼓、柷敔为八音，即八种乐器。　琴瑟：八音中之弦乐，古称丝。声音悠扬华美。　五色：青黄赤白黑为五色。泛指各种色彩。　龙章：龙形图纹，用于帝王、诸侯礼服，或仪卫军旗等。比喻文采光明显耀。

⑦张威伯：张畅字威伯，吴郡人。　岁寒之茂松：《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比喻在逆境或艰难困苦中保持节操的人。　幽

夜之逸光：黑夜中释放出的光芒。

⑧陆士衡、士龙：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兄弟二人，为晋名士，有文才。　鸿鹄：天鹅。　裴回：通“徘徊”。

⑨鉏耒(chúlěi)：锄。翻土农具。

⑩札：古时书写用的小木简。

⑪玄默：清静无为。　稼穑：耕耘播种收获。泛指农业劳动。

⑫义理：经义名理。

⑬英华：奇葩，指神采之美。《礼记·乐记》：“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⑭蕴：积聚，储藏。　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书，即《易》、《尚书》、《诗经》、《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　缯帛：丝织品的总称。

⑮席荐：草席、草垫。

⑯帷幕：帐幕。

21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①？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②，然不读《老》《庄》③，时闻其咏④，往往与其旨合。”顾恺之《画赞》曰：“涛有而不恃，皆此类也。”

〔译文〕

有人问王夷甫(衍)：“山巨源(涛)的义理怎么样？和谁相当？”王说：“这个人从来不肯以善谈名理自居，然而他不读《老子》、《庄子》，却时常听到他的讽诵，往往与《老》《庄》的意旨相合。”

〔注释〕

①山巨源：山涛字巨源，晋河内怀(今河南)人。好老庄，为“竹林七贤”之一。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　义理：经义名理。

②初不：完全不，从不。　谈：谈玄，清谈名理。

③《老子》：即老子的《道德经》，主张自然无为。今本分上下篇，五千余字。　《庄子》：书名。今存者三十三篇，计《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相传《内篇》为庄子撰，其余为弟子及后来道家所作。主张清静无为，尊崇老子，屏斥儒墨。

④时：时常，常常。　　咏：讽诵。用诗歌讽托事物。

22 洛中雅雅有三嘏①：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②。宏，真长祖也③。《晋诸公赞》曰："粹，沛国人，历侍中、南中郎将。宏历秘书监，光禄大夫。"《晋后略》曰："漠，少以清识为名，与王夷甫友善，并好以人伦为意。故世人许以才智之名。自相国右长史出为襄州刺史，以贵简称。"按《刘氏谱》，刘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铮铮冯惠卿④，名荪，是播子。《晋后略》曰："播字友声，长乐人，位至大宗正。生荪。"《八王故事》曰："荪少以才悟，识当世之宜，蚤历清职，仕至侍中，为长沙王所害。"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⑤，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⑥"。《晋诸公赞》曰："乔字曾伯，河间人。有才学，仕至司隶校尉。顺字曼长，仕至太仆卿。"

〔**译文**〕

洛阳温文娴雅之人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刘宏字终嘏，刘漠字冲嘏，三人是亲兄弟，既是王安丰（戎）的外甥，又是他的女婿。刘宏就是真长（刘惔）的祖父。洛阳名声响亮的冯惠卿，名荪，是冯播的儿子。冯荪与邢乔都是司徒李胤的外孙，和李胤的儿子李顺都很有名气。当时称为"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注释**〕

①雅雅：温文娴雅。此指温文娴雅之人。

②王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

③真长：刘惔字真长。

④铮铮：比喻名声响亮。

⑤李胤：字宣伯，辽东人，官至司徒。

⑥"冯才清"三句：言冯荪方正高洁，李顺明通事理，邢乔道德高尚。冯、邢是表兄弟，都是李的外甥。

23 卫伯玉为尚书令①，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②，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③，常恐微言将绝④，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⑤，曰："此人，人之水镜也⑥，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晋阳秋》曰："尚书令卫瓘见广曰：'昔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王隐《晋书》曰："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

〔**译文**〕

卫伯玉（瓘）任尚书令，看见乐广和洛阳名士谈论义理，很惊奇，说："自从过去那几位清谈家去世以来，常怕精微之言会灭绝，今天竟又从您这里听到了这样的言论！"于是让子弟登门拜访，说："这个人，是人中之水镜，拜会他就会像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注释**〕

①卫伯玉：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人。仕晋，官尚书令、太保。善草书。　　尚书令：尚书之长，始掌奏章等，魏晋后掌朝政。

②乐广：字彦辅，南阳人。善清言，为时所重。官至河南尹、侍中，代王戎为尚书令。是晋之名士。　　中朝：晋南渡以后称渡江前为中朝。

③昔诸人：指何晏、邓飏等诸善谈玄言之士。昔，往昔，从前。　　没：通"殁"，死亡。

④微言：精微之言，指玄言。

⑤造：造访，登门拜访。

⑥水镜：比喻人的明鉴或性格的爽朗如静水、如明镜一般清明。

24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①，笼盖人上，非凡识也②。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③。"或云王戎语④。

《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郑玄曰："作，起也。"

〔译文〕

王太尉（衍）说："看到裴令公（楷）精细明察，高出一般人之上，知其非平庸识见之辈。如果可以死而复活，我将与他为伍。"有人说这是王戎的话。

〔注释〕

①裴令公：指裴楷，曾任中书令。《晋书》本传谓楷"明悟有识量"，"有知人之鉴"，"特精理义"。

②笼盖：高出在上。　　凡识：平庸的见识。

③"若死而可作"二句：此套用《礼记·檀弓下》的句子，文见孝标注。作：起。此指死而复活。　　同归：同归属。此云为伍，作朋友。

④或云：又一说。　　王戎：字濬冲，竹林七贤之一。见《德行》16注。

25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①，未尝不觉我言为烦②。"《晋阳秋》曰："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译文〕

王夷甫（衍）自己感叹："我与乐令（广）谈论，没有一次不觉得我的语言烦琐。"

〔注释〕

①乐令：指乐广，仕至尚书令。广清谈，向有辞约、简至之称：参见《文学》16。

②我言为烦：《晋书·乐广传》："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为烦。"

26 郭子玄有俊才①，能言老庄，庾敳尝称之②，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③！"《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

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其伏理推心，皆此类也。"

〔译文〕

郭子玄（象）有卓越的才智，善于谈讲老庄哲理，庾敳常常称赞他，总是说："郭子玄为什么一定不如庾子嵩！"

〔注释〕

①俊才：卓越的才智。

②庾敳（ái）：字子嵩，晋侍中庾峻子。恢弘有度量，好老、庄。《晋书》本传云："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尝：通"常"。常常。

③每：常常，总是。 减：不如，比……差。

27 王平子目太尉①："阿兄形似道②，而神锋太俊③。"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④。"王隐《晋书》曰："澄通朗好人伦，情无所系。"

〔译文〕

王平子（澄）品评太尉（王衍）："阿兄的形象好似一位僧人，然而神韵气概太俊秀。"太尉回答说："确实不如你疏淡和美。"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官从事中郎、荆州刺史。 目：品评。 太尉：指王衍。衍字夷甫，好老、庄，善谈玄，官至太尉。

②道：僧。魏晋时代称僧人为道人。

③神锋：神韵气概。 俊：俊秀。

④"诚不如卿"句：《晋书·王澄传》谓澄得衍此誉，由是显名。卿，你。第二人称代词。 落落穆穆：疏谈和美的样子。

28 太傅府有三才①：刘庆孙长才②，《晋阳秋》曰："太傅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腻也，近将汙人。'太傅疑而御之。舆乃密视天下兵簿，

诸屯戍及仓库处所，人谷多少，牛马器械，水陆地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对，舆便屈指筹计所发兵仗处所、粮廪运转，事无凝滞。于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阳仲大才③，裴景声清才④。《八王故事》曰："刘舆才长综核，潘滔以博学为名，裴邈强立方正。皆为东海王所昵，俱显一府。故时人称曰：'舆长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译文**〕

东海王太傅（司马越）府有三位人才：刘庆孙（舆）是长才，潘阳仲（滔）是大才，裴景声（邈）是清才。

〔**注释**〕

①太傅：指东海王司马越。越字元超，晋宗室。晋怀帝永嘉中为丞相，领兖州牧。位至司空、太傅。《晋书》有传。

②刘庆孙：刘舆字庆孙，与弟刘琨并有时名。历官中书郎、颍川太守。后依附东海王越，为其谋主。于政务"才长综核"，有长才之誉。

③潘阳仲：潘滔字阳仲，曾作东海王长史。人称有大才。

④裴景声：裴邈字景声，河东闻喜（今山西）人。少有才，善清言。历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清廉方正，誉为清才。

29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①：籍子浑，器量弘旷②；《世语》曰："浑字长成，清虚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绍，清远雅正③；已见。涛子简，疏通高素④；虞预《晋书》曰："简字季伦，平雅有父风，与嵇绍、刘漠等齐名，迁尚书，出为征南将军。"咸子瞻，虚夷有远志⑤，瞻弟孚，爽朗多所遗⑥；《名士传》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兴书》曰："孚风韵疏诞，少有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⑦；《竹林七贤论》曰："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晋诸公赞》曰："洛阳败，纯、悌出奔，为贼所害。"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⑧；《晋诸公赞》

曰:"王绥字万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晋书》曰:"戎子万,有美号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⑨。

〔译文〕

竹林七贤,各人都有才智卓越的儿子:阮籍子浑,器局度量宏大旷达;嵇康子绍,清明高远,极为正直;山涛子简,疏放通达,高雅纯朴;阮咸子瞻,恬淡寡欲,志向远大,阮瞻的弟弟孚,爽朗不拘小节;向秀子纯、悌,都美好善良有名望;王戎子万子,有成大器的风度,但人未成年而早夭;只有刘伶的儿子没有名声。所有这些人,唯独阮瞻最突出可为冠首,嵇绍、山简也被当世所看重。

〔注释〕

①林下诸贤:指"竹林七贤"。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相与友善,常集于竹林之下,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俊才:有卓越才智的人。

②器量:器局度量。　弘旷:宏大旷达。

③康子绍:嵇康子嵇绍,字延祖。官至侍中,晋室乱,为护卫惠帝,被乱兵所杀。　清远:为人高洁,志向远大。　雅正:极为正直。

④疏通:疏放通达。　高素:高雅朴素。

⑤虚夷:恬淡寡欲。

⑥瞻弟孚:阮瞻弟阮孚,字遥集。侍晋元、明、成数帝,官至吏部尚书。　多所遗:指不拘小节、不矜细行的性格。

⑦令淑:美好善良。　有清流:清高而有时望。

⑧大成:成大器。《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苗而不秀:《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是孔子哀叹弟子颜渊早死的话,后用来比喻人未成年而早夭。

⑨见重当世:被当世所重视。见,被。

30 庾子躬有废疾①,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②。"虞预《晋书》曰:"琮字子躬,颍川人,太常峻第二子③,仕至太尉

掾。”

〔译文〕

庾子躬(琮)身体有残疾,其人知名度很高,家在城西,被称为“城西公府”。

〔注释〕

①废疾:残疾。

②城西公府:公府,三公之府。庾子躬曾作太尉掾,称之城西公府,是恭维之词。

③太常峻第二子:《晋书·庾峻传》言峻二子珉、敳,未有琮名。

31 王夷甫语乐令①:“名士无多人②,故当容平子知③。”《王澄别传》曰:“澄风韵迈达,志气不群。从兄戎、兄夷甫名冠当年,四海人士一为澄所题目,则二兄不复措意,云:‘已经平子。’其见重如此,是以名闻益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倾注。澄后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旧游识见者,犹曰:‘当今名士也!’”

〔译文〕

王夷甫(衍)对乐令(广)说:“名士没有多少人,当然应该让平子(王澄)品题赏鉴。”

〔注释〕

①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见《言语》23注。　乐令:指乐广。广曾作尚书令。见《德行》23注。

②名士:魏晋时多以鄙弃礼法、好谈玄理之人为名士。

③故当:晋宋常用语。用来加强肯定判断,相当于“当然”、“肯定”、“当然是”。　容:允许,让。　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有令闻,品评人物,为当时所宗仰。《晋书·王衍传》:“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辄云:‘已经平子矣。’”

32 王太尉云①:“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②,注而不

竭③。"《名士传》曰:"子玄有俊才,能言《庄》、《老》。"

〔译文〕

王太尉(衍)说:"郭子玄(象)言谈议论就像瀑布泻水,滔滔不绝。"

〔注释〕

①王太尉:见《言语》23注。

②郭子玄:郭象字子玄,好《老》《庄》,善清谈,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 悬河:瀑布。 写:即"泻"。倾泻。

③注:灌注,流入。按《北堂书钞》卷九八引《语林》:"王太尉问孙兴公曰:'郭象何如人?'答曰:'其辞清雅,奕奕有馀,吐章陈文,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33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①,一时俊异②。庾文康云③:"见子嵩在其中④,常自神王⑤。"《晋阳秋》曰:"敳为太傅从事中郎。"

〔译文〕

司马太傅(越)府上集聚了许多名士,都是当世俊秀出众之人。庾文康(亮)说:"看到子嵩(庾敳)在这些人当中,常常使人精神振奋。"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东海王司马越。越字元超,晋宗室。晋怀帝永嘉中为丞相,领兖州牧,专擅威权,图谋霸业,位至司空、太傅,封东海王。

②一时:指当世,当时。 俊异:指俊秀出众的人。

③庾文康:庾亮。亮为庾敳从子。

④子嵩:庾敳字子嵩,侍中庾峻子。敳恢弘有度量,好《老》《庄》,官至豫州长史。永嘉中,为石勒所害。

⑤常自:常常。 神王:精神旺盛。王通"旺"。按《晋书》本传谓敳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又云:"时越府多俊异,敳在其中,常自

袖手。”

34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①，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②，雅相知重③。敕世子毗曰④：“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⑤；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⑥。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⑦。”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⑧。《赵吴郡行状》曰：“穆字季子，汲郡人。贞淑平粹，才识清通，历尚书郎、太傅参军。后太傅越与穆及王承、阮瞻、邓攸书曰：‘《礼》，八岁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学，明可以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受者浅，体之所安者深。是以闲习礼度，不如式瞻轨仪；讽味遗言，不如亲承辞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资，未闻道德之风，欲屈诸君时以闲豫，周旋燕诲也。’穆历晋明帝师、冠军将军、吴郡太守，封南乡侯。”袁宏作《名士传》⑨，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译文〕

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用王安期（承）做记室参军，对他极为赏识器重。告诫世子司马毗说：“书本学习的收益微浅，身体力行的成果深刻。熟习礼仪法度，不如亲眼瞻仰仪礼形式。诵读玩味先人遗言，不如亲耳聆听贤士言辞旨趣。王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一定要学习他！”又一种说法是：“王、赵、郑三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一定要学习他们。”所说的是王安期、邓伯道（攸）、赵穆。袁宏作《名士传》，只说王参军。有人说赵家先前还有这个抄本。

〔注释〕

①太傅东海王：指东海王司马越。晋怀帝永嘉元年镇许昌。

②王安期：王承字安期，曾作东海王越记室参军，后作东海太守，封蓝田

侯。 记室参军：诸王、三公、大将军等所设属官，掌表章文书等。

③雅：极，甚。 知重：赏识器重。

④敕：告诫，诫饬。 世子：王侯正妻所生的长子。 毗：司马毗，东海王越子。永嘉五年，越死，毗被石勒所虏。

⑤闲习：熟习，反复演习。 式瞻：瞻。式，发语词。 仪形：礼仪形式。

⑥讽味：诵读玩味。 亲承：亲自聆听。承，闻。 音旨：同“辞旨”。言辞旨趣。

⑦人伦之表：人们的表率。

⑧邓伯道：邓攸字伯道，曾作东海王越记室参军。晋元帝时，官至尚书仆射。

⑨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晋陈郡（今河南）人。善著文，为桓温大司马府记室参军。后为吏部郎、东阳太守。 名士传：据《晋书·袁宏传》载，宏撰《竹林名士传》三卷，盖指此。袁宏《名士传》，中朝名士，只道王安期，不言邓、赵。参见《文学》94注。

35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①，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②，使人忘寒暑。”《晋诸公赞》曰：“玄少希慕简旷。”《八王故事》曰：“玄为陈留太守，或劝玄过江投琅邪王，玄曰：‘王处仲得志于彼，家叔犹不免害，岂能容我？’谓其器宇不容于敦也。”

〔译文〕

庾太尉（亮）年少时被王眉子（玄）所赏识，庾过江后，赞叹王道：“在他的庇护下，使人忘记了寒暑。”

〔注释〕

①庾太尉：指庾亮。亮死后，追赠太尉。 王眉子：王玄字眉子，晋太尉王衍子。少有才气，与卫玠齐名，作陈留太守，为政酷虐。

②庇其宇下：比喻在别人庇护下。宇下，屋檐下。

36 谢幼舆曰①：“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②，嵇延祖弘

雅劭长③，董仲道卓荦有致度④。”王隐《晋书》曰：“董养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不干禄求荣。永嘉中，洛城东北角步广里中地陷，中有二鹅，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问之博识者，不能知。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鹅，苍者胡象，后胡当入洛；白者不能飞，此国讳也。’”谢鲲《元化论序》曰：“陈留董仲道于元康中见惠帝废杨悼后，升太学堂叹曰：‘建此堂也，将何为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斯起。’顾谓谢鲲、阮孚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其所终。”

〔译文〕

谢幼舆(鲲)说：“友人王眉子(玄)清明通脱、简约疏放，嵇延祖(绍)大度儒雅而美好，董仲道(养)卓绝出众有高雅的风度。”

〔注释〕

①谢幼舆：谢鲲字幼舆，晋陈国阳夏人。曾任王敦长史，因功封咸亭侯，官至豫章太守。《晋书》本传谓其“通简有高识”，“神鉴深沈”，为东晋名士。

②王眉子：王玄字眉子。见本篇 35 注。　清通简畅：清明豁达，简约疏放。《晋书》附传谓王玄“少慕简旷”，“有豪气”。

③嵇延祖：嵇绍字延祖，嵇康子，官至侍中。为护卫晋惠帝，为乱兵所杀，被称为晋忠臣。　弘雅劭长：大度儒雅、美好高尚。弘，大。雅，儒雅。劭，美好。

④董仲道：董养字仲道，晋陈留人。淡于荣利，不求仕途。永嘉中，见晋室将乱，离洛入蜀，不知所终。《晋书·隐逸》有传。　卓荦：卓越出众。致度：风度，情趣。

37 王公目太尉①：“岩岩清峙②，壁立千仞③。”顾恺之《夷甫画赞》曰：“夷甫天形环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译文〕

王公(导)品评太尉(王衍)：“高峻秀拔，如巍然屹立的千仞崖

壁。”

〔注释〕

①目:品评。　太尉:指王衍。衍仕晋,官至太尉。王导是王衍族弟,仕东晋,为丞相。

②岩岩:高峻的样子。　峙:挺拔的山峰。

③仞:古代长度单位。仞的长度说法不一。或曰七尺或八尺。

38 庾太尉在洛下①,问讯中郎②,庾敳。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③。”寻温元甫、《晋诸公赞》曰:“温几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历司徒右长史、湘州刺史,卒官。”刘王乔、曹嘉之《晋纪》曰:“刘畴字王乔,彭城人。父讷,司隶校尉。畴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有胡数百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长史。”裴叔则俱至④,酬酢终日⑤。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⑥。“中”一作“平”。

〔译文〕

庾太尉(亮)在洛阳时,去问候庾中郎(敳),中郎挽留他,说:“各位都将来到。”一会儿,温元甫(几)、刘王乔(畴)、裴叔则(楷)都到了,应酬了一整天。庾公(亮)后来依然想念刘、裴的卓越才华,元甫的清婉平和。

〔注释〕

①庾太尉:指庾亮。亮死后追赠太尉。　洛下:指洛阳。西晋都城。

②问讯:问候。指礼节性问安。　中郎:指庾敳。敳曾作司马太傅从事中郎。敳于亮为同宗长辈,故有问候之礼。

③当:将。

④寻:一会儿,不久。　裴叔则: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博学,通《周易》。历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

⑤酬酢:主客互相敬酒,主敬客曰酬,客敬主曰酢。引申为朋友间交往。

⑥忆:回忆,想念。

39 蔡司徒在洛①，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②，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③，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忼慨④。《文士传》曰："云性弘静，怡怡然为士友所宗。机清厉有风格，为乡党所惮。"

〔译文〕

蔡司徒（谟）在洛阳时，看见陆机兄弟住在僚属官舍里，三间瓦房，士龙（陆云）住东头，士衡（陆机）住西头。士龙禀性文弱可爱，士衡身长七尺有余，声音宏亮似钟鸣，言谈多激昂慷慨。

〔注释〕

①蔡司徒：蔡谟字道明，博学多识，官至司徒。《晋书》有传。

②陆机兄弟：指陆机、陆云。陆机字士衡，吴郡吴人。吴丞相陆逊孙，大司马陆抗子。仕晋，官平原内史。陆云字士龙，与兄机齐名，官至清河内史。太康末，二陆自吴入洛。　参佐：僚属，部下。　廨：官舍，官署。

③为人：指性格、禀性等，非专指做人。　文弱：文雅柔弱。

④忼慨：意气风发，激昂慷慨。二陆优劣，参见《方正》18。

40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①，《王氏谱》曰："濛父讷，娶颍川庾琮之女，字三寿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②。"子躬，子嵩兄也。

〔译文〕

王长史（濛）是庾子躬（琮）的外孙，丞相（王导）品评子躬说："钻研玄理深彻，是在我以上的人。"

〔注释〕

①庾子躬：庾琮字子躬，晋太常庾峻子，官至太尉掾。女嫁王讷，生濛。

②入理：指钻研玄理，深入玄理之中。　泓然：深澈。

41 庾太尉目庾中郎①："家从谈谈之许②。"《名士传》曰："敳不为辨析之谈，而举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从谈之祖"，"从"一作"诵"，"许"一作"辞"。

〔译文〕

庾太尉（亮）品评庾中郎（敳）："本家叔父思想达到深邃的境地。"

〔注释〕

①庾中郎：庾敳字子嵩，恢弘有度量，好老庄，官至豫州长史。敳曾作司马太傅从事中郎，故称庾中郎。

②家从：本家叔父。亮为敳的族子。　　谈谈：犹"沉沉"，指思想言论深邃。

42 庾公目中郎①："神气融散，差如得上②。"《晋阳秋》曰："敳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

〔译文〕

庾公（亮）品评中郎（庾敳）："神态气韵豁达闲适，颇为超拔。"

〔注释〕

①中郎：指庾敳。本条和上一条都是庾亮品评庾中郎的；但角度不同。

②差如：颇为。　　得上：能够超拔向上。

43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①，曰："少为王敦所叹②。"虞预《晋书》曰："逖字士稚，范阳遒人。豁荡不修仪检，轻财好施。"《晋阳秋》曰："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为汝南太守，值京师倾覆，率流民数百家南度，行达泗口，安东板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为己任。乃说中宗雪复神州之计，拜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

地，招怀义士。屡摧石虎，虎不敢复窥河南。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会其病卒，先有妖星见豫州分。逖曰：'此必为我也，天未欲灭寇故耳。'赠车骑将军。"

〔译文〕

刘琨称赞祖车骑（逖）是个开朗豪放的人，说："年少时曾被王敦赞赏。"

〔注释〕

①刘琨：字越石，晋愍帝时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元帝过江，琨使温峤劝进，自率军抗击北方外族入侵者，志复中原。后因孤军无援，兵败被杀。《晋书》有传。　祖车骑：祖逖。逖与刘琨俱以雄豪著称。晋室乱，率众南渡，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　朗诣：开朗豪放。诣，通"逸"。

②叹：赞美，赞赏。

44 时人目庾中郎①："善于托大，长于自藏②。"《名士传》曰："敳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敳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

〔译文〕

当时人品评庾中郎（敳）："善于超脱，长于自藏。"

〔注释〕

①目：品评。　庾中郎：庾敳仕晋，曾作司马太傅从事中郎。

②托大：托身于自然无为的玄学大道。即超脱，不为世事所牵。　自藏：藏身，保护自己。《晋书·庾敳传》云："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

45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①，少所推服②。每闻卫玠言③，辄叹息绝倒④。《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译文〕

王平子(澄)超脱世俗,有卓越的才智,当世很少有他所推重佩服的人。但每次听到卫玠的言论,则为之赞叹倾倒。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傲世有才华,官从事中郎、荆州刺史。　迈世:超脱世俗。　俊才:卓越的才智。

②推服:推重佩服。

③卫玠:字叔宝。美姿容,善言名理,著名于时,史称晋中兴名士。官拜太子洗马。

④辄:就,总是。　绝倒:因佩服而倾倒。

46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①:"舒风概简正②,允作雅人③,自多于邃④,王舒,已见。《王邃别传》曰:"邃字处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刚清,以政事称。累迁中领军、尚书左仆射。"舒、邃,并敦从弟。最是臣少所知拔⑤。中间夷甫、澄见语⑥:'卿知处明、茂弘⑦,茂弘已有令名⑧,真副卿清论⑨;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⑩,殊未有得⑪,恐已悔之。'臣慨然曰⑫:'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⑬。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⑭,不知使负实⑮。""使"一作"便"。

〔译文〕

王大将军(敦)给晋元帝(司马睿)上表说:"王舒风度节操简约正直,确实可作正人雅士,自然胜过王邃,特别是臣少所知遇拔举的人。其间夷甫(王衍)、澄(王澄)对我说:'你知遇处明(王舒)、茂弘(王导),茂弘已有美名,完全符合你高明的评论;处明却无论是亲近的人,疏远的人都不了解他。我曾经很重视你的话,可完全无所获,恐怕你已经后悔对他的品评了。'臣感慨地说:'您以我的

品评去检试他。'近来开始有称赞他的人。我认为一般人只是耽心知遇超过他的实际，而未考虑不知遇就会辜负了他的才干。"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晋元帝时掌兵权，为大将军。元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

②舒：王舒字处明，侍御史会子。有文武才，官荆州刺史、尚书仆射。风概：风度气概。　简正：简约正直。

③允：确实。　雅人：正人雅士。

④多：胜过。

⑤最是：尤其是，特别是。　知拔：知遇提拔。

⑥澄：王澄字平子，王衍弟。　见语：语我，对我说。

⑦茂弘：王导字茂弘。东晋丞相。

⑧令名：美名。

⑨副：符合。　清论：高明的议论。指对人的品评。

⑩常：通"尝"。曾经。　以卿言为意：把你的话当回事。指重视你的话。

⑪殊：极，甚。

⑫慨然：感慨的样子。

⑬顷来：不久前，近来。　称：称说，称赞。

⑭言：以为，认为。　正自：只，只是。　患：忧虑，耽心。

⑮负：辜负。

47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①，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②，何可得遗！"邓粲《晋纪》曰："颤为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逆蜀贼，颤狼狈失据，陶侃救之，得免。颤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选陶侃代颤，颤还建康，未即得用也。"

〔译文〕

周侯（颤）在荆州战事中大败回建康后，没有立即再被任命。王丞相（导）在给别人的信中说："高雅之流，宏大之器，怎么能够遗弃呢！"

〔注释〕

①周侯:周顗(yǐ)荆州败绩事,见孝标注。

②雅流:高雅之流。流,辈。　　弘器:宏大之器。喻有大才之人。

48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①,桓廷尉以问周侯②,周侯曰:"可谓卓朗③。"桓公曰:"精神渊著④。"《高坐传》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见和尚,披衿致契。曾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称卓朗。'于是桓始咨嗟,以为标之极似。宣武尝云:'少见和尚,称其精神渊著,当年出伦。'其为名士所叹如此。"

〔译文〕

当世人想品题高坐道人(尸黎密)而未能,桓廷尉(彝)拿来问周侯(顗),周侯说:"可以说是卓越朗明。"桓公(温)说:"精神渊深博大。"

〔注释〕

①题目:评量,品题。　　高坐:即高坐道人,西晋和尚。西域人,原名尸黎密,永嘉中来东土。

②桓廷尉:桓彝字茂伦,晋谯国人。官至散骑常侍,死于苏峻之难,追赠廷尉。

③卓朗:卓越朗明。

④渊著:渊深。

49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①:"其神候似欲可②。"王应也。

〔译文〕

王大将军(敦)称赞他儿子说:"他的精神状态好像还可人心意。"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东晋时掌兵权,为大将军。　　其儿:指王应。本王含子,敦无子,养为嗣。

②神候：精神状态。　似欲：仿佛，好似。同义词连用，欲亦似。　可：称人心、使人满意均曰“可”。《赏誉》86：“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假谲》9：“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

50 卞令目叔向①：“朗朗如百间屋②。”《春秋左氏传》曰：“叔向，羊舌肸也，晋大夫。”

〔译文〕

卞令（壸）品评其叔卞向：“开阔明朗，如同百间宏大的屋宇。”

〔注释〕

①卞令：卞壸字望之，晋明帝、成帝二朝为尚书令，死苏峻之难。　目：品评。　叔向：卞壸叔卞向。事迹不详。《世说》皆为时论，不当收入论古人题材。孝标注不可取。

②朗朗：明朗豁亮。余嘉锡云：“盖言其气度恢宏。”

51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②，相见欣然，谈话弥日③。于时谢鲲为长史④，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⑤，复闻正始之音⑥。阿平若在⑦，当复绝倒⑧。”《玠别传》曰：“玠至武昌见王敦，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译文〕

王敦做大将军，镇守豫章，卫玠躲避战乱，从洛阳到豫章投奔王敦，二人见面非常高兴，交谈了一整天。当时谢鲲是王敦的长史，敦对鲲说：“不想在永嘉之中，又听到了正始之音。阿平（王澄）如果在此，大概又会佩服得倾倒。”

〔注释〕

①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晋怀帝时，为大将军，镇守豫章。见《言语》37

注。　　豫章：郡名，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治所在南昌。

②卫玠：字叔宝，小字虎，晋河东安邑（今山西）人。美姿容，善言玄理。官拜太子洗马。避永嘉之乱，渡江投王敦。　　洛：指西晋都城洛阳。

③弥日：从早到晚，一整天。

④谢鲲：字幼舆，为王敦长史，以功封侯。后为豫章太守，死赠太常。

⑤不意：不料，想不到。　　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3年）。永嘉中，晋宗室内乱，史称八王之乱或永嘉之乱。

⑥正始之音：正始中，王弼、何晏等人推重老庄，开谈玄之风。正始之音指此。

⑦阿平：王澄字平子，推服卫玠。见本篇45注。

⑧当：将，会。表推断的词语。　　绝倒：因佩服而倾倒。参见本篇45。

52 王平子与人书①，称其儿"风气日上②，足散人怀③。"《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别传》曰："微迈上有父风。"

〔译文〕

王平子（澄）在给别人的信中，称赞他儿子"风度气质日渐长进，足可使人开心解怀。"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见《德行》23注。　　书：书信。

②风气：风度气质。

③足散人怀：足以使人开怀。意思是使人散心高兴。

53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①，后进领袖②。言谈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译文〕

胡毋彦国（辅之）口中涌出的美好言辞和见解，就像锯木头时源源不断流出木屑，是后辈中的领袖人物。

〔注释〕

①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嗜酒放达，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为王衍四友，官至湘州刺史。

②后进：后辈，晚辈。

54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①，戴若思之岩岩②，虞预书曰："戴俨字若思，广陵人。才义辩济，有风标锋颖。累迁征西将军，为王敦所害。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卞望之之峰距③。"《卞壶别传》曰："壶字望之，济阴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壶少以贵正见称，累迁御史中丞，权门屏迹。转领军、尚书令，苏峻作乱，率众距战，父子二人，俱死王难。"邓粲《晋纪》曰："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语林》曰："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此言殊有由绪，故聊载之耳。

〔译文〕

王丞相（导）说："刁玄亮（协），明察；戴若思（渊），严峻；卞望之（壶），刚正。"

〔注释〕

①刁玄亮：刁协字玄亮。晋元帝近臣。久在内朝，谙练旧事。官至尚书令。察察：明察的样子。形容人做事精明。

②岩岩：高峻的样子。比喻态度严峻。

③峰距：山岳竦峙高峻的样子。比喻为人严正有锋芒。

55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①，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当不减阮主簿②。"《中兴书》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闻其名，召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纵酒昏酣，不综其事。"

〔译文〕

大将军(王敦)对右军(王羲之)说:"你是王家优秀子弟,大概不会比阮主簿(裕)差。"

〔注释〕

①子弟:子侄。按羲之是王敦族子。

②当:该,会。表推断的词语。　减:差,比……差。　阮主簿:指阮裕。裕字思旷,有德行,曾作王敦主簿。见《品藻》27注。

56 世目周侯①:"嶷如断山②。"《晋阳秋》曰:"颉正情嶷然,虽一时侪类,皆无敢媟近。"

〔译文〕

世人品评周侯(颉):"高峻如断山绝壁。"

〔注释〕

①周侯:指周颉(yǐ)。颉字伯仁,晋安东将军周浚子。为人严正有盛名,为士人所宗附。历官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

②嶷(nì):高峻。　断山:切断的山崖。比喻周颉性格清高刚正。

57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①,至晓不眠。明旦有客②,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译文〕

王丞相(导)招祖约来夜谈,直至天亮不曾睡觉。第二天早晨有客来访,王公未梳头洗脸,又带着些倦容,客人说:"公昨日似乎是失眠了。"王公说:"昨天和士少谈论,竟然让人忘记了疲倦。"

〔注释〕

①祖约:字士少,晋范阳人。永嘉末渡江,代祖逖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后叛投石勒。

②明旦：第二天早晨。

58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①："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②。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③，《世语》曰："淮字始立，弘农华阴人。曾祖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嚣，典军校尉。淮，元康末为冀州刺史。"荀绰《冀州记》曰："淮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规意，消摇卒岁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犹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为军咨议祭酒。府散停家，关东诸侯欲以淮补三事，以示怀贤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时年二十有七矣。"位望殊为陵迟④，卿亦足与之处。"

〔译文〕

王大将军（敦）给丞相（王导）写信，称赞杨朗说："世彦有识鉴能力、有思想情趣，才高善断。完全可以成为治国的人才，而且又是杨準的儿子，他的官位和声望却相当低微，你可以和他交往。"

〔注释〕

①杨朗：字世彦，弘农华阴（今陕西）人。仕晋，官至雍州刺史。

②识器理致：识鉴能力、思想情趣。　才隐明断：才高而善断。

③国器：具有治国才能的人。　杨侯淮：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冀州记》和《晋书·乐广传》，淮当作"準"。

④位望：地位和声望。　殊：极，甚。　陵迟：衰落不振。

59 何次道往丞相许①，丞相以麈尾指坐②，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何充，已见。

〔译文〕

何次道（充）到丞相（王导）那里去，丞相用麈尾指着座位，叫何和他坐在一起，说："来，来，这里是您的座位。"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晋庐江人。官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晋

书·何充传》:"充即王导妻姊之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早历显官。" 许:处,处所。

②麈尾:六朝之际,清谈家手执麈尾以指授而增饰其容仪。形似羽扇。麈是一种大鹿,麈尾摇动可以指挥鹿群的行动方向。"麈尾"取义于此,有领袖清谈之义。

60 丞相治扬州廨舍①,按行而言曰②:"我正为次道治此尔③!"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晋阳秋》曰:"充,导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韵淹济,有文义才情,导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誉,遂历显位。导有副贰已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

〔译文〕

丞相(王导)修治扬州府的官署,一边巡行一边说:"我只是为次道(何充)修治这里罢了!"何充年轻时被王公器重,所以多次发出这种感叹。

〔注释〕

①治:修建。 扬州:郡名,治所在建康。 廨舍:官吏办事及居住的处所。

②按行:巡行。

③正:只,只是。 次道:何充字次道。参见本篇 59 注。

61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①:"刘王乔若过江②,我不独拜公③。"曹嘉之《晋纪》曰:"畴有重名,永嘉中为阎鼎所害。司徒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

〔译文〕

王丞相(导)当了司徒以后感叹道:"刘王乔(畴)如果过江来,我不会独自登此公位。"

〔注释〕

①拜：拜官，授官。　司徒：古代官名。魏晋时司徒为三公之一。据《晋书·王导传》载，明帝即位，导拜司徒。

②刘王乔：刘畴字王乔，晋彭城人。善谈名理，有时名。永嘉中，官至司徒左长史。

③公：指三公。司徒为三公之一。

62 王蓝田为人晚成①，时人乃谓之痴②。《晋阳秋》曰："述体道清粹，简贵静正，怡然自足，不交非类。虽群英纷纷，俊乂交驰，述独蔑然，曾不慕羡。由是名誉久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③。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④："主非尧、舜⑤，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言非圣人，不能无过，意讥赞述之徒。

〔译文〕

王蓝田（述）成名较晚，当时人就认为他痴。王丞相（导）因为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便征召他做属官。众人曾聚集在一起，王公每次发言，众人就争相称赞；王述坐在最后的座位上，说："主君不是尧、舜，怎么能事事都正确呢！"丞相对他的话非常赞赏。

〔注释〕

①王蓝田：指王述。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祖湛，父承，并有名。为人真率性急，袭爵蓝田侯。官至扬州刺史、尚书令。　为人：作人，禀性。　晚成：指出成就、成名较晚。

②谓：认为。

③东海：指王承。承曾作东海太守。　辟：征召。　掾：属官。

④末坐：位次靠后的座位，下席。

⑤主：指王导。导为长官，述为属官，故称其为主。

63 世目杨朗沈审经断①，蔡司徒云②："若使中朝不乱③，杨氏作公方未已④。"谢公云："朗是大才⑤。"《八王故事》曰："杨淮有六子⑥，曰乔、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论者以谓悉有台辅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叹曰：'中朝不乱，诸杨作公未已也！'"

〔译文〕

世人品评杨朗深沉审慎，善于分析判断，蔡司徒（谟）说："假使中朝不发生动乱，杨家出任三公的人将会接连不断。"谢公（安）说："杨朗是大才。"

〔注释〕

①杨朗：字世彦，弘农华阴（今陕西）人。晋雍州刺史。参见本篇58注。　沈审：深沉审慎。　经断：善于判断。经，长，擅长。

②蔡司徒：指蔡谟。谟仕晋，官至司徒。见《赏誉》39注。

③若使：假设连词。假使。　中朝：晋南渡后称渡江前的西晋为中朝。

④公：指三公。魏晋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方：将。

⑤大才：才能极高的人。

⑥杨淮：当作"杨准"。见本篇58注。

64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①，庾公琮字子躬。所谓"灼然玉举②"。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刘氏谱》曰："绥字万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绥历骠骑长史。"

〔译文〕

刘万安（绥）就是刘道真（宝）的侄子，庾公（琮）所说的"灼然科的优秀人选"。又说："在千人中也显眼，百人中也显眼。"

〔注释〕

①道真：刘宝字道真。为扶风王骏从事中郎，迁吏部郎。性嗜酒，善歌啸。从子：侄儿。伯父叔父为从父，故称侄为从子。

②灼然：晋科举之名。《晋书·温峤传》："后举秀才、灼然。"　玉举：美好的人选。玉，喻美好。

65 庾公为护军[1]，属桓廷尉觅一佳吏[2]，乃经年[3]。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4]，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5]。"《徐江州本事》曰："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为舆县令，谯国桓彝有人伦鉴识，尝去职无事，至广陵寻亲旧，遇风，停浦中累日，在船忧邑，上岸消摇，见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访之，云：'舆县廨也，令姓徐名宁。'彝既独行，思逢悟赏，聊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数夕，与宁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问所在，彝即叙之。累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

〔译文〕

庾公（亮）为护军将军，委托桓廷尉（彝）寻找一个好的吏部郎，竟过了一年没找到。桓后来遇见徐宁并很欣赏他，于是就推荐给庾公，说："人所应具有的，他不一定有，人所应没有的，他不一定没有，真是海岱地区的高洁之士。"

〔注释〕

①护军：护军将军的省称。晋明帝太宁中，庾亮为护军将军。

②属：通"嘱"。嘱托。　桓廷尉：指桓彝。彝字茂伦，官至散骑常侍。死于苏峻之难，追赠廷尉。　佳吏：优秀官吏。此指好的吏部郎。

③乃：竟，竟然。

④知：知遇，欣赏。

⑤海岱：指东海郡与泰山一带地区，古为青徐二州。　清士：高洁之士。

66 桓茂伦云[1]："褚季野皮里阳秋[2]。"谓其裁中也[3]。《晋阳秋》曰："裒简穆有器识，故为彝所目也。"

〔译文〕

桓茂伦(彝)说:"褚季野(裒)是皮里春秋。"意思是说他口无臧否而内心有褒贬裁定。

〔注释〕

①桓茂伦:桓彝字茂伦。死后追赠廷尉。见本篇 65 注。

②褚季野:褚裒字季野,晋康献皇后父。持重少言,颇有盛名。死后赠太傅。　皮里阳秋:阳秋即"春秋",因晋简文帝司马昱之母郑太后名阿春,故晋人避讳,改春为"阳"。孔子修《春秋》意含褒贬,故这里用"春秋"以示"批评"。皮里春秋意思是对人对事心中有中肯的评论,但不说出来。

③裁中:指心中有裁断、分析。

67 何次道尝送东人①,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②,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③。"《晋阳秋》曰:"宁字建宁,长乐人,贾氏孽子也。初自结于王应、诸葛瑶。应败,浮游吴、会,吴人咸侮辱之。闻京师乱,驰出,投苏峻,峻甚昵之,以为谋主。及峻闻义军起,自姑孰屯于石头,是宁之计。峻败,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译文〕

何次道(充)曾经去送来自会稽的客人,远远望去,看见贾宁在后面一辆车子中,说:"这个人如不死,最终会成为王侯的坐上贵客。"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晋庐江人。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死后赠司空。见《方正》28 注。　东人:指东边来的人。东指会稽、吴郡一带。东晋偏安江左,侨姓高门多在会稽一带广治田宅产业,常在此流连享乐。因会稽处于建康之东,故当时人常以东指会稽。

②轮:指车子。

③诸侯:封建社会里对中央政权所分封各国国君的统称。后亦指地方大吏。　上客:尊贵的客人。

68 杜弘治墓崩①，哀容不称②。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③。"《晋阳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预，父锡，有誉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阳丞，蚤卒。成帝纳乂女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译文〕

杜弘治（乂）家墓坏了，面容不甚悲哀。庾公（亮）环顾四座客人说："弘治瘦弱到了极点，不能够致哀。"又说："弘治可以哭，但不可以太哀痛。"

〔注释〕

①墓崩：墓坏了。

②不称：不相称。指杜乂的表情不够悲伤。

③羸（léi）：瘦弱，疲病。　　致哀：过分哀痛。

69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①，穉恭为荒年谷②。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③。"谓亮有廊庙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译文〕

世人称许庾文康（亮）为丰收之年的玉石，穉恭（庾翼）为欠收之年的稻谷。庾家的评论说："是文康称许穉恭为荒年的稻谷，庾长仁（统）是丰年的玉石。"

〔注释〕

①庾文康：指庾亮。亮死后谥文康。　　丰年玉：比喻太平之世的治国人才。

②穉恭：庾翼字穉恭，庾亮弟。晋康帝时为征西将军，欲率师北伐，未果而卒。　　荒年谷：比喻乱世时期的匡辅之才。

③庾长仁：庾统字长仁，小字赤玉，晋卫将军怿子。少有佳名，官至寻阳太守。

70 世目杜弘治标鲜①,季野穆少②。《江左名士传》曰:"乂清标令上也。"

〔译文〕

世人品评杜弘治(乂)风采华美,褚季野(裒)肃穆少言语。

〔注释〕

①杜弘治:杜乂字弘治。《晋书》本传曰:"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　标鲜:风采华美,仪表光鲜。

②季野:褚裒字季野。《晋书》本传曰:"裒少有简贵之风,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桓彝目之曰"皮里阳秋",谢安称其"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晋阳秋》亦曰裒有"冲默之称"。　穆少:肃穆少言语。

71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①,盛德之风②,可乐咏也。《语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标鲜,甚清令,初若熙怡,容无韵,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译文〕

有人品评杜弘治(乂)风仪出众,清秀美好,盛德风范,可以歌咏。

〔注释〕

①清令:清秀美好。

②盛德:大德。

72 庾公云:"逸少国举①。"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②。"倪,庾倩小字也。徐广《晋纪》曰:"倩字少彦,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长史。桓温以其宗强,使下邳王晃诬与谋反而诛之。"

〔译文〕

庾公(亮)说:“逸少(王羲之)是国中所推重的人。”所以侄子庾倪(倩)为他作碑文写道:“拔萃国举。”

〔注释〕

①逸少:王羲之字逸少,晋丞相王导从子。工书法,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国举:国中所推重的人。

②拔萃国举:才能出众,国人所仰。

73 庾稺恭与桓温书称①:“刘道生日夕在事②,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③,且足作友,正实良器④,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⑤。”《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译文〕

庾稺恭(翼)给桓温写信说:“刘道生(恢)日夜在职事上,无论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很畅快,胸怀仁义、通达快乐的特点很突出,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朋友,确实是优秀人才,推荐他给您是为了共同度过艰难困苦。”

〔注释〕

①庾稺恭:庾翼字稺恭。见《言语》53注。　　桓温:见《言语》101注。

②日夕:日夜,整天。　　在事:在职事。

③义怀:胸怀仁义。　　通乐:通达快乐。

④良器:优秀人才。

⑤推:推举。　　艰不(pi):艰难困苦。不,否,闭塞不通,命运不好。

74 王蓝田拜扬州①,主簿请讳②,教云③:“亡祖、先君,名播海内④,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⑤。《礼记》曰:“妇人

之讳不出门。"余无所讳。"

〔译文〕

王蓝田(述)作了扬州刺史,主簿请教家讳,告谕说:"亡祖、先父,名扬天下,远近皆知;妇人之讳不出家门。其余没有什么避讳。"

〔注释〕

①王蓝田:指王述。述字怀祖,晋太原人。为人真率性急,官扬州刺史、尚书令,袭爵蓝田侯。　　拜:授官。拜扬州,指授扬州刺史之职。

②主簿:负责文书、印鉴的属官。见《政事》17注。　　请讳:请教家讳。封建礼法要求对长辈、尊者的名字必须避讳。晋人最重家讳,长官就任,僚属必先请讳,以防无意中触犯。

③教:上对下的告谕。

④亡祖、先君:故去的祖父、父亲。王述祖湛,晋汝南内史;父承,东海太守。皆有名于当世。　　名播海内:名扬天下。言名声很大。

⑤内讳:指妇女的名字,妇人之讳。《礼记·曲礼上》:"妇讳不出门。"

75 萧中郎,孙承公妇父①,刘尹在抚军坐②,时拟为太常③。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④?自此以还,无所不堪⑤。"《晋百官名》曰:"萧轮字祖周,乐安人。"刘谦之《晋纪》曰:"轮有才学,善《三礼》,历常侍、国子博士。"

〔译文〕

萧中郎(轮)是孙承公(统)妻子的父亲,刘尹(惔)在抚军大将军(司马昱)家做客,当时商议让萧作太常卿。刘尹说:"萧祖周不知是否立刻就可以作三公?三公以下,没有他不能胜任的。"

〔注释〕

①萧中郎:指萧轮。轮字祖周。　　孙承公:孙统字承公。放任不羁,善为文,性好山水,为政不留心细务,官馀姚令。

②抚军:指抚军大将军司马昱,即晋简文帝。

③太常：官名，指太常卿。

④三公：魏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⑤以还：以下。　　堪：胜任。

76 谢太傅未冠[①]，始出西[②]，诣王长史，清言良久[③]。去后，苟子问曰[④]：王濛、子脩并已见。"向客何如尊[⑤]？"长史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⑥]。"

〔译文〕

谢太傅（安）尚未成年，刚到建康，拜访王长史（濛），清谈了很长时间。离去以后，苟子（王脩）问道："刚才这位客人和父亲相比怎么样？"长史说："刚才这位客人侃侃而谈，言语雄辩，气势咄咄逼人。"

〔注释〕

①谢太傅：指谢安。见《文学》24注。　　未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行冠礼，未冠即未成年。

②出西：到京城去。谢安未出仕时寓居会稽，自会稽入都，是由东到西。

③诣：到……去，拜访。　　王长史：指王濛。濛曾作司徒左长史，东晋名士。　　清言：清谈，谈玄。

④苟子：王脩小字苟子，濛子。

⑤向：刚才。　　何如：与……比，怎么样？　　尊：称呼父亲。

⑥亹亹（wěi）：侃侃而谈、言语不绝的样子。　　为来：为时，指清言时。"来"有时义。

77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①]。"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②]，当与天下共推之。"《续晋阳秋》曰："初，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

〔译文〕

王右军(羲之)对刘尹(惔)说:"我们要一起推举安石(谢安)。"刘尹说:"假若安石决心东山隐居,应当与全国人一起推举他。"

〔注释〕

①故当:用来加强肯定判断,相当于"当然"、"肯定"。 推:推举,举荐。

②东山志立:确立东山隐居的志向。谢安曾在会稽上虞县隐居多年。后以东山志喻隐居的志向。

78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①。徐广《晋纪》曰:"述贞审,真意不显。"

〔译文〕

谢公(安)称许蓝田(王述)去掉表皮全部是真率爽直。

〔注释〕

①蓝田:指王述。述字怀祖,为人真率性急。初官宛陵令,后迁扬州刺史、尚书令,袭爵蓝田侯。 掇皮皆真:极言王述真率爽直,不虚伪,无矫情的特点。掇皮,去掉皮。《晋书·王述传》云:"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

79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①,望之云:"可儿!可儿②!"孙绰《与庾亮笺》曰:"王敦可人之目,数十年间也。"

〔译文〕

桓温出行,从王敦墓旁经过,望着陵墓说:"可意的人!可意的人!"

〔注释〕

①桓温:见《言语》101注。 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妻晋武帝女襄城公主。元帝过江,敦与从弟导同心辅佐,授镇东大将军。既握兵权,欲胁制

朝廷。永昌元年起兵反，攻陷石头，自为丞相。后病死。

②可儿：即“可人”。使人满意的人，能干的人。儿通“人”。王敦生时世有“可人”的品评。

80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①：“逸少清贵人②，吾于之甚至③，一时无所后④。”《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译文〕

殷中军（浩）评论王右军（羲之）说：“逸少是清高尊贵的人，我待他极为优厚周到，当时事事敬他为先，从无慢待过。”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浩字渊源，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朝权，与桓温齐名。后为中军将军，督师北伐，兵败被黜。　道：评论。　王右军：指王羲之。羲之字逸少。

②清贵：清高尊贵。

③于之：待他。《吕氏春秋·不侵》：“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注：“于，犹厚也。”此“于之”指厚待羲之。

④一时：当时。　无所后：意为事事把他摆在前面，从无慢待失礼。

81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①，处长亦胜人②。《晋阳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译文〕

王仲祖（濛）称赞殷渊源（浩）非但以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他对待自己长处的态度也胜过别人。

〔注释〕

①殷渊源：殷浩字渊源。见《政事》22注。

②处长：对待自己的长处。指殷浩不傲物凌人。

82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①，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

写而见②;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③。"徐广《晋纪》曰:"浩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其美誉。"

〔译文〕

王司州(胡之)和殷中军(浩)清谈,感叹道:"我胸中所有,早已经倾泻而尽;殷浩的阵势如浩瀚之水,众多水源无法测量。"

〔注释〕

①王司州:指王胡之。胡之字脩龄,曾作司州刺史。　语:清谈。

②府奥:胸中所有。　蚤:通"早"。　倾写:倾泻。写同"泻"。

③陈势:即"阵势"。　浩汗:同"浩瀚"。水势广大辽阔。　此条写王胡之盛赞殷浩玄学渊博,善谈玄理。

83 王长史谓林公①:"真长可谓金玉满堂②。"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③?"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谓吉人之辞寡,非择言而出也。

〔译文〕

王长史(濛)对林公(支遁)说:"真长(刘惔)可以说是才学富实,如金玉满堂。"林公说:"才学富实,谈话时又为什么捡选言词?"王说:"不是捡选言词,只是他言语本来寡少罢了。"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支法师或林公。

②真长:刘惔字真长。官至丹阳尹。性简贵,好老庄,善于清言,与王濛相友善。东晋名士,王、刘并称。　金玉满堂:富有金玉,极言财富多。比喻才学富实。《老子・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③简选:选择。本篇116:"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84 王长史道江道群①:"人可应有,乃不必有②,人可应无,己必无③。"《中兴书》曰:"江灌字道群,陈留人,仆射彪从弟也。

有才器，与从兄逌名相亚。仕尚书中护军。”

〔译文〕

王长史（濛）评论江道群（灌）：“人所应该有的，却不一定有，人所应该没有的，他一定没有。”

〔注释〕

①道：评论。

②可：通“所”。下“可”同。　　乃：却。

③己：用为第三人称，犹“他”。

85 会稽孔沈、魏颛、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①，于时之杰②。沈、存、颛、奉，并别见。《虞氏谱》曰：“球字和琳，会稽余姚人。祖授，吴广州刺史。父基，右军司马。球仕至黄门侍郎。”孙兴公目之曰③：“沈为孔家金，颛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④，谢为弘道伏⑤。”长、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谢奉字也。言虞氏宗长琳之才，谢氏伏弘道之美也。

〔译文〕

会稽郡孔沈、魏颛、虞球、虞存、谢奉都是这四个家族的俊才，当代的英杰。孙兴公（绰）品评他们说：“沈是孔家的黄金，颛是魏家的宝玉，虞家尊崇道长（虞存）及和琳（虞球），谢家佩服弘道。”

〔注释〕

①会稽：即会稽郡。东晋时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孔沈：字德度，晋会稽山阴人。辟琅琊王文学，不就。　　魏颛：字长齐，晋会稽人。官至山阴令　　虞存：字道长，晋会稽山阴人，历官卫军长史、尚书吏部郎。　　谢奉：字弘道，晋会稽山阴人。历官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　　俊：优秀出众的人。

②于时：当时。

③孙兴公：孙绰字兴公，长于文学，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袭爵长乐侯。　　目：品评。

④宗：尊崇。

⑤伏：通"服"。佩服。

86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①，谈竟俱载去②。刘谓王曰："渊源真可③。"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中兴书》曰："浩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

〔译文〕

王仲祖（濛）和刘真长（惔）到殷中军（浩）那里去清谈，谈完一起乘车离开。刘对王说："渊源（殷浩）确实可人意。"王说："你已陷入他的迷雾之中了。"

〔注释〕

①王仲祖：王濛字仲祖。　刘真长：刘惔字真长。王、刘是东晋清谈名士，当时的领袖人物。　造：登门拜访。　殷中军：指殷浩。在东晋，殷浩也是清谈大将，然于王、刘，则稍逊之。

②俱载：一起乘车。

③可：可人意。

87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①。"《濛别传》曰："濛之交物，虚己纳善，恕而后行，希见其喜愠之色，凡与一面，莫不敬而爱之。然少孤，事诸母甚谨，笃义穆族，不修小洁，以清贫见称。"

〔译文〕

刘尹（惔）常常称赞王长史（濛）说："性情极其通达而且自然有节制。"

〔注释〕

①《晋书·王濛传》："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每云：'刘君知我，胜我自知。'"

88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①”，叹林公“器朗神俊②”，《支遁别传》曰：“遁任心独往，风期高亮。”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③”，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④”。《刘尹别传》曰：“惔既令望，姻娅帝室，故屡居达官。然性不偶俗，心淡荣利，虽身登显列，而每挹降，闲静自守而已。”

〔译文〕

王右军（羲之）评论谢万石（万）“在游于方外者之中，都称得上挺拔英迈”。称赞林公（支遁）“胸怀宽广开朗，天资杰出”。评论祖士少（约）“气派骨相独具，恐怕一辈子不会再见到像他这样的人”。评论刘真长（惔）“身登显位而能闲静自守，像高大的树木其冠耸入云霄，其枝叶却不扶疏分披。”

〔注释〕

①王右军：指王羲之。羲之字逸少，曾作右军将军。　谢万石：谢万字万石，晋太傅谢安弟。简文为相时，曾作抚军从事中郎、豫州刺史。　林泽：本隐居之地，此喻指隐居之人或心游方外之人。　遒上：挺拔英迈。

②林公：指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　器朗：胸怀宽广开朗。　神俊：天资杰出。

③祖士少：祖约字士少。永嘉中过江，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镇寿阳。后与苏峻反，兵败投石勒。　风领毛骨：指骨相气派不凡。

④刘真长：刘惔字真长，晋沛国人。尚晋公主，官至丹阳尹。性简贵，好老、庄，善清言，与王羲之等友善。　标云柯：高耸云端。指树枝高入云，言树高大。比喻身登显位。　扶疏：枝叶分披的样子。不扶疏，比喻在高位而自抑降，闲静自守。

89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①”，谢仁祖云②：“庾赤玉胸中无宿物③。”赤玉，庾统小字。《中兴书》曰：“统字长仁，颍川人，卫将军怿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寻阳太守。”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品评庾赤玉(统)"办理事情减省率直"。谢仁祖(尚)说:"庾赤玉胸中没有隔夜的东西。"

〔注释〕

①省率:减省率直。　治除:办理事情。

②谢仁祖:谢尚字仁祖,晋豫章太守谢鲲子。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③宿物:隔夜的东西,积存的东西。

90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①:"康伯少自标置②,居然是出群器③;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续晋阳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为舅殷浩所称。"

〔译文〕

殷中军(浩)评论韩太常(伯)说:"康伯很少标榜宣扬自己,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开口说话发表议论时,往往颇有意味情趣。"

〔注释〕

①殷中军:指殷浩。韩伯舅父。　韩太常:指韩伯。韩伯字康伯,晋颍川长社人。善言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死后赠太常。

②标置:标举品格名目,排定地位身分。

③居然:显然。　器:人才。

91 简文道王怀祖①:"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②。"《晋阳秋》曰:"述少贫约,箪瓢陋巷,不求闻达。由是为有识所重。"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评论王怀祖(述):"才能既不优秀,对于功名

利禄又不淡漠，只以他的真诚坦率这一点点，就足以抵得别人的许许多多。”

〔注释〕

①王怀祖：王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祖湛，父承，并有名。述为人真率性急，袭爵蓝田侯。官至扬州刺史、尚书令。

②直：只。　真率：真诚坦率。

92 林公谓王右军云①：“长史作数百语②，无非德音，如恨不苦③。”苦，谓穷人以辞。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④。”

〔译文〕

林公（支遁）对王右军（羲之）说：“长史（王濛）谈了数百句话，全部是美善之言，只遗憾的是不能使人理屈辞穷。”王说：“长史本来不想使人难堪。”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

②长史：指王濛。濛曾作司徒左长史。

③德音：善言。　如：转折连词。只是。　恨：遗憾。　苦：用为使动，使人苦，指陷人于困境。

④自：原本，本来。　物：人。

93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①，成殊不易②。”《中兴书》曰：“万才器俊秀，善自炫燿，故致有时誉；兼善属文，能谈论，时人称之。”

〔译文〕

殷中军（浩）给人写信，说道：“谢万的文辞义理越来越遒劲，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注释〕

①谢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有才器,善属文,故有时誉。晋穆帝时,受命率军北征,大败而还,被贬官而死。　　转:越来越,更加。

②成:通"诚"。实在,诚然。

94 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①。"徐广《晋纪》曰:"江惇字思悛,陈留人,仆射彪弟也。性笃学,手不释书,博览坟典,儒道兼综。征聘无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译文〕

王长史(濛)说:"江思悛(惇)胸怀中所通晓的学问,不仅仅是儒家经典。"

〔注释〕

①不翅:不只,不仅。　　儒域:儒学领域。

95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①,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②?"刘曰:"才情过于所闻③。"《许氏谱》曰:"玄度母,华轶女也。"按询集,询出都迎姊,于路赋诗。《续晋阳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缪矣。

〔译文〕

许玄度(询)送母亲刚到京都不久,有人问刘尹(惔):"玄度的才华究竟和所传闻的情况相符不?"刘说:"他的才情超过所传闻的情况。"

〔注释〕

①许玄度: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有才藻,善作五言诗。征为司徒掾,不就,隐居不仕。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为东晋名流高士。　　出都:入都,进入京都。"出"有至到义。

②定:究竟,到底。

③才情:才华,才思。是魏晋品藻人物的重点之一。

96 阮光禄云①："王家有三年少②：右军、安期、长豫③。"阮裕、王悦、安期王应并已见。

〔译文〕

阮光禄(裕)说："王家有三位年轻人：右军(王羲之)、安期(王应)、长豫(王悦)。"

〔注释〕

①阮光禄：阮裕字思旷，隐居会稽剡山，朝廷曾征为金紫光禄大夫。

②王家：东晋望族。王导、王敦，是有名将相。　年少：年轻人。

③右军：指右军将军王羲之。　安期：指王敦嗣子王应。应字安期，官武卫将军。　长豫：指王导长子王悦，悦字长豫，官至中书侍郎。三人是王家优秀子弟。

97 谢公道豫章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②。"《江左名士传》曰："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邻家有女，尝往挑之，女方织，以梭投折其两齿。既归，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译文〕

谢公(安)评论豫章(谢鲲)："如果遇逢竹林七贤，一定会挽着手臂入林同游。"

〔注释〕

①豫章：指谢鲲。鲲官至豫章太守。

②七贤：指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相与友善，常宴集竹林之下。　必自：一定。自，副词词尾。

98 王长史叹林公①："寻微之功，不减辅嗣②。"《支遁别传》曰："遁神心警悟，清识玄远。尝至京师，王仲祖称其造微之功，不异王弼。"

〔译文〕

王长史(濛)赞叹林公(支遁):“探寻玄学义理的功夫,不比王辅嗣(弼)差。”

〔注释〕

①林公:指支遁。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

②寻微:指在玄学上探寻精微深奥的义理。　辅嗣:王弼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人。好老庄,与何晏倡导玄学,开谈玄风气。

99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①,于时朝野以拟管、葛②。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③。《续晋阳秋》曰:“时穆帝幼冲,母后临朝,简文亲贤民望,任登宰辅。桓温有平蜀、洛之勋,擅强西陕。帝自料文弱,无以抗之。陈郡殷浩素有盛名,时论比之管、葛,故征浩为扬州。温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译文〕

殷渊源(浩)在墓地隐居将近十年,当时朝廷内外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用他是否出仕来估量江左东晋王朝的兴亡。

〔注释〕

①殷渊源:殷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人。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在墓所隐居几将十年。东晋朝廷,为抑制桓温日渐增大的势力,建元初任用浩为扬州刺史。参见《政事》22注。　几(jī):将近。

②朝野:朝廷内外。　拟:比作。　管、葛:管仲、诸葛亮。管仲是春秋时齐国贤相,辅齐桓公成霸业。诸葛亮是三国蜀相。

③起:出仕。　卜:占卜。此指预测、估量。　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此指东晋王朝。

100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①。《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

〔译文〕

殷中军(浩)称道王右军(羲之)"识鉴高明,尊贵显要"。

〔注释〕

①清鉴贵要:地位尊贵显要,有高明的鉴赏能力。

101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①。《续晋阳秋》曰:"初,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桓温在西蕃,钦其盛名,讽朝廷请为司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年四十,起家应务也。"桓诣谢②,值谢梳头,遽取衣帻③。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④。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⑤?"

〔译文〕

谢太傅(安)作了桓公(温)司马。桓公去拜访谢,谢正在梳头,匆忙拿衣服头巾穿戴。桓公说:"何需烦劳这样!"于是放下衣帻谈论起来,直到天黑。离开后,桓公对身旁的人说:"可曾看到过像这样的人吗?"

〔注释〕

①谢太傅:指谢安。晋穆帝升平三年,谢安始出仕,为桓温司马。 司马:官名。魏晋时司马为军府之职,位在长史之下,掌兵事。

②诣:到……去。拜访。

③值:正当。 帻:包头巾。古代男子包裹发髻的头巾。

④暝:天黑,日暮。

⑤颇曾:可曾。

102 谢公作宣武司马①,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②。伏滔《大司马僚属名》曰:"悦字悦子,下邳人。历大司马参军、左卫将军。"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

用之③,曰:"昔安石在东山④,搢绅敦逼,恐不豫人事⑤。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⑥?"

〔译文〕

谢公(安)作宣武(桓温)司马,嘱托田曹中郎赵悦子安置他数十个门生。悦子把这情况告诉了宣武,宣武说:"暂且用一半。"赵不久全都录用了,说:"过去安石隐居在东山,士大夫敦促,唯恐他不参预人世之事。何况现在他亲自从乡里选拔人,反而违逆他不成?"

〔注释〕

①谢公:指谢安。作桓温司马事,见本篇101注。　宣武:指桓温。宣武是其死后谥号。

②属(zhǔ):通"嘱"。嘱托。　门生:投靠世族的门客。　田曹中郎:官名。即田曹从事中郎,掌农政的官吏。

③俄而:不久。　悉:全,全部。

④东山:谢安出仕前隐居东山。在今浙江省上虞县东部。

⑤搢绅:插笏于带间。绅,大带。古时仕宦者垂绅搢笏,因称士大夫为搢绅。　敦逼:敦促。

⑥乡选:就乡里选拔人才。

103 桓宣武表云①:"谢尚神怀挺率②,少致民誉。"温集载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时绥定。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神怀挺率,少致人誉。是以入赞百揆,出蕃方司。宜进据洛阳,抚宁黎庶。谓可本官都督司州诸军事。"

〔译文〕

桓宣武(温)上表奏道:"谢尚思想襟怀率易挺达,年轻时就已有声誉。"

〔注释〕

①桓宣武:指桓温。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北伐平洛,上表荐谢尚镇洛

阳。

②谢尚：字仁祖，晋豫章太守谢鲲子。神怀挺特，聪悟绝伦，少有令名。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神怀挺率：思想襟怀率易挺达。

104 世目谢尚为“令达”①。阮遥集云②：“清畅似达③。”或云：“尚自然令上④。”《晋阳秋》曰：“尚率易挺达，招悟令上也。”

〔译文〕

世人品评谢尚为“美善通达”。阮遥集（孚）说：“清明晓畅，近似通达。”有人说：“谢尚自然天成，美好卓越。”

〔注释〕

①谢尚：见本篇103注。　　令达：美好通达。

②阮遥集：阮孚字遥集，晋陈留（今河南）人。阮咸次子。任诞不拘，有时名。官至广州刺史。

③清畅：清明晓畅。

④自然：自然天成，天生。　　令上：美好卓越。

105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温时在姑孰。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译文〕

桓大司马（温）生病，谢公（安）前往探望，从东门进入。桓公远远望见叹息道：“我门中好久看不见这样的人了！”

106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①。王恬，已见。《文字志》曰：“恬识理明贵，为后进冠冕也。”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品评敬豫（王恬）为“开朗快乐”。

〔注释〕

①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在位二年，年号咸安。　敬豫：王恬字敬豫，小字螭虎。晋丞相王导子。多技艺，善隶书、围棋。历官中书郎、魏郡太守、会稽内史。《晋书》传谓恬"性傲诞，不拘礼法"。见《德行》29注。　朗豫：开朗快乐。

107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①，共游白石山②，卫君长在坐。《卫氏谱》曰："永字君长，成阳人，位至左军长史。"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③，倾倒处亦不近④。"孙遂沐浴此言⑤。

〔译文〕

孙兴公（绰）作庾公（亮）参军，一起漫游白石山，卫君长（永）也在其中。孙说："这位先生神情完全不关涉山水，却能写诗文。"庾公说："卫永的风度韵味虽然不如你们几个人，令人倾倒佩服之处也不浅。"孙信服此言并沉浸在这句话的哲理中。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有文才。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等，袭爵长乐侯。　参军：军府和王国中所设属官。《晋书·孙绰传》："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补章安令。"

②白石山：山名。在今江苏省。《景定建康志》："白石山在溧水县北二十里，高一十丈，周回十一里。"

③风韵：风度韵致。

④倾倒处：令人倾倒的地方。　近：浅。

⑤沐浴：服膺。

108 王右军目陈玄伯①："垒块有正骨②。"陈泰，已见。

〔译文〕

王右军（羲之）品评陈玄伯（泰）："孤傲不群，刚直有正气。"

〔注释〕

①目：品评。 陈玄伯：陈泰字玄伯，魏司空陈群子。官雍州刺史、尚书仆射，高贵乡公之难，曾力主杀贾充以安天下。参见《方正》8。

②垒块：孤傲的样子。 正骨：正气。

109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①。"《濛别传》曰："濛与沛国刘惔齐名，时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赏也。"

〔译文〕

王长史（濛）说："刘尹（惔）了解我，胜过我对自己的认识。"

〔注释〕

①王濛与刘惔友好、相知。本篇87"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晋书·王濛传》："濛每云：'刘君知我，胜我自知。'"

110 王、刘听林公讲①，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②。"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钎后王、何人也③。"《高逸沙门传》曰："王濛恒寻遁，遇祇洹寺中讲，正在高坐上。每举麈尾，常领数百言，而精理俱畅，预坐百余人皆结舌注耳。濛云：'听讲众僧，向高坐者，是钵钎后王、何人也。'"

〔译文〕

王濛、刘惔听林公（支遁）讲经，王对刘说："刚才在讲台高坐的人，确实是个厉害的人。"又继续听讲，王又说："原本是如来传法后，佛门中王弼、何晏之流的人呵。"

〔注释〕

①林公：指支遁。遁字道林，东晋僧人。

②向：刚才。 故：确实。 物：人。

③自：原来，本来。 钵钎后：钵盂，是佛门传法之器。钵盂后犹言如来传法之后的佛界之中。 王、何：指王弼、何晏。三国魏人，好老庄，倡导玄

学，竞尚清谈，并称王、何。　按王濛称赞支公善言玄理，见本篇98。

111 许玄度言①："《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②，刘尹其人③；'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④，简文其人⑤。"嵇叔夜《琴赋》也。刘惔真长，丹阳尹。

〔译文〕

许玄度(询)说："《琴赋》中所谓'不是极精通的人，不能和他一起剖析义理'，刘尹(惔)是这样的人；'不是深沉的人，不能和他一起安闲居处'，简文帝(司马昱)是这样的人。"

〔注释〕

①许玄度：许询字玄度，有才藻，善为五言诗。简文帝称："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征为司徒掾，不就，隐居不仕。

②《琴赋》：嵇康所作。

③刘尹其人：刘惔善清谈，精于义理。

④渊静：深沉。　闲止：闲居。

⑤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晋书》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112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①，《魏氏谱》曰："隐字安时，会稽上虞人，历义兴太守、御史中丞。弟逷，黄门郎。"总角诣谢奉②，奉与语，大说之③，曰："大宗虽衰，魏氏已复有人④。"

〔译文〕

魏隐兄弟年轻时就很有学识，未成年时去拜访谢奉，谢奉与他们谈话，非常喜欢他们，说："大宗虽然衰落，但魏家已经又有继承人了。"

〔注释〕

①魏隐兄弟：指魏隐、魏逷。　学义：学识，知识。

②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诣：

到……去。拜访。 谢奉：字弘道，晋会稽山阴人。历官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

③说：通“悦”。高兴，喜欢。

④大宗：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其它为小宗。

113 简文云①：“渊源语不超诣简至②，然经纶思寻处③，故有局陈④。”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说：“渊源（殷浩）的言论虽不高超卓越，也不甚简要精到，然而在思路的安排上，确实阵势严整。”

〔注释〕

①简文：指晋简文帝。《晋书》称其“尤善玄言”。 渊源：殷浩字渊源。好老庄，善言玄理，官至中军将军。

②超诣：高超卓越。 简至：简要精到。

③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缕叫经，编丝成绳叫纶，统称经纶。引申为对思想、观点的整理安排。

④故：确实。 局陈：即“局阵”。棋局兵阵。言人论谈布置有法，犹如棋局兵阵。

114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①，车频《秦书》曰：“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王领军供养之②。《中兴书》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导第三子。累迁吴郡内史，为士民所怀。征拜中领军，寻加中书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与周旋行来③，往名胜许，辄与俱④；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门题目》曰：“法汰高亮开达。”孙绰为汰赞曰：“凄风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事外萧洒，神内恢廓。实从前起，名随后跃。”《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⑤，烈宗诏曰：‘法汰师

丧逝，哀痛伤怀，可赠钱十万。'”

〔译文〕

起初，竺法汰刚从北边来，没有名气，王领军(洽)供养他。王常常与他亲密往来，到社会名流那里去，总是和他一起前往；找不到法汰，就停下车不走。于是竺法汰名声大振。

〔注释〕

①法汰：即竺法汰，晋僧人。渡江后为丞相王导子洽所礼遇，名显于时。

②供养：佛教称供献神佛或设饭食招待僧人为“供养”。

③周旋：亲密往来。　行来：往来，交往。

④名胜：名流，著名人士。　许：处，处所。

⑤法汰以十二卒：“十二”下脱“年”字。《高僧传》：“以晋太元十二年卒。”

115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①，道渊源识致安处②，足副时谈③。

〔译文〕

王长史(濛)给大司马(桓温)写信，称道渊源(殷浩)的识见情趣，安逸闲适，完全符合时人的评论。

〔注释〕

①大司马：指桓温。晋哀帝隆和初年，官大司马。

②渊源：殷浩字渊源。此盖为隐居墓所、未为扬州刺史之时。

③副：符合。　时谈：时人的评论。

116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①。”孙绰为惔诔叙曰：“神犹渊镜，言必珠玉。”

〔译文〕

谢公(安)说：“刘尹(惔)的言论严谨周密。”

〔注释〕

①刘尹：刘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东晋清谈名士。　　审细：周密严谨。

117 桓公语嘉宾①："阿源有德有言②，向使作令仆③，足以仪刑百揆④，朝廷用违其才耳⑤！"嘉宾，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译文〕

桓公（温）对嘉宾（郗超）说："阿源（殷浩）有德行有口才，假使作尚书令或仆射，完全可以成为百官的模范，朝廷用以为军旅之任，和他的才干相违背啊！"

〔注释〕

①嘉宾：郗超字嘉宾，桓温谋主。

②阿源：指殷浩。浩字渊源，名或字加"阿"相称，有亲昵意味。

③向使：假使。　　令仆：尚书令与仆射的合称。

④仪刑：同"仪型"。模式，典范。　　百揆：百官。

⑤朝廷用违其才耳：晋穆帝永和中，任用殷浩为中军将军，统师北伐，结果大败而回，浩也被废黜。用违其才，盖指此事。

118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①，回复其言，亦乃无过②。"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对嘉宾（郗超）说："刘尹（惔）谈论到结尾处语意常小有不同，回味他的话，也竟然无不妥。"

〔注释〕

①刘尹：《晋书·刘惔传》云："惔雅善言理，简文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

②回复：回味。　　乃：竟，竟然。

119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①，《会稽记》曰："亭在山阴，临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达②。林公既非所关③，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④。"

〔译文〕

孙兴公（绰）、许玄度（询）同在白楼亭，一起评论以往的名流贤达。林公（支遁）完全没有介入，听完，说："二位贤人确实有才华。"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见《言语》84注。　许玄度：许询字玄度，高阳人。有才藻，善作五言诗。见《言语》69注。　白楼亭：亭名，在会稽山阴县。

②商略：品评，评论。　名达：名流贤达。

③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人称林公。

④故自：确实，真是。　才情：才华。是魏晋品藻人物的重要方面。

120 王右军道东阳①："我家阿林，章清太出②。""林"应为"临"。《王氏谱》曰："临之字仲产，琅邪人，仆射彪之子，仕至东阳太守。"

〔译文〕

王右军（羲之）称道东阳（王临之）："我家阿临，彰明高洁，十分突出。"

〔注释〕

①东阳：指王临之。临之曾作东阳太守。

②阿林：应作"阿临"。指王临之。临之是羲之同宗晚辈，故言"我家阿林"。　章清：彰明高洁。章，章明，显露。　太出：很突出，很杰出。

121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①。

〔译文〕

王长史（濛）给刘尹（惔）写信，称赞渊源（殷浩）遇到事情经常

能平和处之。

〔注释〕

①触事:遇事,办事。　长:通"常"。　易:平易,平和。

122 谢中郎云①:"王脩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②。"《王氏谱》曰:"耆之字脩载,琅邪人,荆州刺史廙第三子。历中书郎、鄱阳太守、给事中。"

〔译文〕

谢中郎(万)说:"王脩载(耆之)放荡不羁的性情,是出自家风。"

〔注释〕

①谢中郎:指谢万。万字万石,晋太傅谢安弟,曾作抚军从事中郎。

②乐托:行为不拘小节,放荡不羁。　门风:家风。

123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①。"《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称。"

〔译文〕

林公(支遁)说:"王敬仁(脩)是绝顶聪明的人。"

〔注释〕

①王敬仁: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王濛子。工书法,官著作郎、琅邪王文学。　超悟:绝顶聪明。

124 刘尹先推谢镇西①,谢后雅重刘②,曰:"昔尝北面③。"按谢尚年长于惔,神颖夙彰。而曰北面于刘,非可信。

〔译文〕

刘尹(惔)先是推崇谢镇西(尚),谢后来很尊重刘,说:"过去曾经师事于刘。"

〔注释〕

①谢镇西:指谢尚。尚字仁祖,晋豫章太守谢鲲子。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②雅重:极为推重。

③北面:古代称臣于人称北面,也是学生敬师之礼。谢尚虽长于刘惔,而声望远非可比。

125 谢太傅称王脩龄曰①:"司州可与林泽游②。"《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与谢安相善也。"

〔译文〕

谢太傅(安)称赞王脩龄(胡之)说:"司州,可以与他作林泽游处。"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曾作郡守、侍中、丹阳尹,后为中郎将、司州刺史。

②林泽:山林水泽。山水胜境,是隐者所居。胡之不问世事,以高尚为怀,故可与林泽游,即可以作超脱世俗的方外之友。

126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①,后来出人郗嘉宾②。"《续晋阳秋》曰:"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检,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语曰:'大才槃槃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宾。'"其语小异,故详录焉。

〔译文〕

谚语说:"扬州独一无二王文度(坦之),后起之秀郗嘉宾(超)。"

〔注释〕

①扬州:州名,三国吴置。晋代治所在建康(今南京)。　独步:独一无二,一时无两。常用以比喻杰出的人才。　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

坦之为东晋名臣，累官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

②出人：杰出的人。　　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少有才气，善谈论，精于义理，交游士林，颇有时誉，是东晋名士。

127 人问王长史江虨兄弟群从①。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②。"虨及弟淳、从灌，并有德行，知名于世。

〔译文〕

有人问王长史（濛）江虨兄弟、众位子侄的情形。王回答说："江氏诸人全都能够自立于世。"

〔注释〕

①江虨兄弟：指江虨（bīn）、江惇等。江虨字思玄，江统子。博学知名，为东晋中兴大臣。积官至尚书仆射、护军将军。　　群从：诸子侄辈。

②足自：完全能够。

128 谢太傅道安北①："见之乃不使人厌②，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续晋阳秋》曰："谢安初携幼稚同好，养志海滨，襟情超畅，允好声律，然抑之以礼，在哀能至。弟万之丧，不听丝竹者将十年。及辅政，而修室第园馆，丽车服，虽期功之惨，不废妓乐，王坦之因苦谏焉。"按谢公盖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尔。

〔译文〕

谢太傅（安）评论安北将军（王坦之）："见到他并不使人生厌，但他出门走后，也不会让人思念。"

〔注释〕

①安北：指王坦之。坦之死后追赠安北将军。

②乃：并。

129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①。"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

性简，好达玄言也。"

〔译文〕

谢公(安)说："司州(王胡之)谈玄一进入佳境，可全面取胜，遍解疑难。"

〔注释〕

①司州：指王胡之。胡之字脩龄，性简约，好玄言，曾任司州刺史。 造胜：进入胜境。指探究玄理。

130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①，使人欲倾家酿。"充饮酒能温克。

〔译文〕

刘尹(惔)说："看见何次道(充)喝酒，使人想把家酿美酒全部倾倒出来。"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晋庐江人。历官会稽内史、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侍中。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晋书·何充传》谓"充能饮酒，雅为刘惔所贵。"

131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①。"修龄，王胡之小字也。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别传》曰："胡之治身清约，以风操自居。"

〔译文〕

谢太傅(安)对真长(刘惔)说："阿龄(王胡之)对于这件事确实好像太过分了。"刘说："他也是名士中具有高尚节操的人。"

〔注释〕

①阿龄：指王胡之。胡之字脩龄。官至丹阳尹、司州刺史。见《识鉴》27注。 故欲：确实好像。欲，好像。

132 王子猷说①："世目士少为朗②，我家亦以为彻朗③。"《晋诸公赞》曰："祖约少有清称。"

〔译文〕

王子猷（徽之）说："世人品评士少（祖约）爽朗，我也认为是极其爽朗。"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之子。有才气，放诞不羁，官至黄门侍郎。

②士少：祖约字士少，晋范阳人。永嘉末过江，祖逖死，代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参见本篇 57。

③我家：徐震堮曰："我家，我也，犹以君家为君，此家为此人。"

133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王濛别传》曰："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商略古贤显默之际，辞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译文〕

谢公（安）说："长史（王濛）言语不很多，却堪称赋有善言。"

134 谢镇西道敬仁①："文学镞镞②，无能不新③。"《语林》曰："敬仁有异才，时贤皆重之。王右军在郡，迎敬仁，叔仁辄同车，常恶其迟，后以马迎敬仁。虽复风雨，亦不以车也。"

〔译文〕

谢镇西（尚）评论敬仁（王脩）："文学博才出众，各方面他都能有所发明、创建新意。"

〔注释〕

①谢镇西：指谢尚。尚曾作镇西将军。　敬仁：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

王濛子。工书法，官著作郎、琅邪王文学。

②文学：官名。汉代于州郡及王国置文学，或称文学掾、文学史。　　铄铄：杰出的样子。

③能：而。连词。　　新：更新，创新。

135 刘尹道江道群①："不能言而能不言②。"江灌，已见。

〔译文〕

刘尹(惔)称道江道群(灌)："不擅长讲话而擅长不讲话。"

〔注释〕

①江道群：江灌字道群，陈留人，晋仆射江虨从弟。官至尚书、中护军。

②能：擅长。

136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①，使人不得住②，亦终日忘疲。"《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少有风尚，才器率举，有秀悟之称。"

〔译文〕

林公(支遁)说："遇见司州(王胡之)，他言谈机敏聪悟，使人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且终日忘记疲劳。"

〔注释〕

①司州：指王胡之。胡之曾作司州刺史。见《言语》81注。　　警悟：机敏聪慧。

②住：停，止。指王胡之谈锋引人入胜，牵着人随他的思路走。

137 世称苟子秀出①，阿兴清和②。苟子，已见。阿兴，王蕴小字。

〔译文〕

世人称道苟子(王脩)优秀出众，阿兴(王蕴)清静平和。

〔注释〕

①荀子：王恂字敬仁，小字荀子。长史王濛子。见《文学》83 注。　秀出：超群出众。

②阿兴：王蕴字叔仁，小字阿兴，长史王濛子，王恂弟。历官太守、刺史、尚书仆射、丹阳尹。　清和：清静和平。

138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①。""柯"一作"朾"②，又作"仃"，又作"打"。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说："刘尹（惔）外表虽似懞懂，心中却有实理。"

〔注释〕

①刘尹：指刘惔。惔曾作丹阳尹。　茗柯：徐震堮云："柯一作朾，是也。茗朾犹言茗艼、酩酊，再转为瞢腾、懞懂。谓真长虽外若懞懂，而中有实理也。《晋书》：'孙兴谏之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即其应物无心，外似懞懂之证。"

②柯一作朾：柯原误作"打"，据影宋本改。

139 谢胡儿作著作郎①，尝作《王堪传》，《晋诸公赞》曰："堪字世胄，东平寿张人。少以高亮义正称。为尚书左丞，有准绳操。为石勒所害，赠太尉。"不谙堪是何似人②，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③。堪，烈之子。《晋诸公赞》曰："烈字阳秀，蚤知名魏朝，为治书御史。"阮千里姨兄弟④，潘安仁中外⑤，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⑥。是许允婿⑦。"岳集曰："堪为成都王军司马，岳送至北邙别，作诗曰：'微微发肤，受之父母。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亲伊姑，我父唯舅。'"

〔译文〕

谢胡儿(朗)担任著作郎,曾经作《王堪传》,不了解王堪是怎样的人,询问谢公(安)。谢公回答说:"世胄(王堪)也很受朝廷赏识。堪,王烈的儿子,阮千里(瞻)的姨表兄弟,潘安仁(岳)姑表兄弟。安仁诗句中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他是许允的女婿。"

〔注释〕

①谢胡儿: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谢据长子,太傅谢安侄。善言玄理,有文才,名亚谢玄。官至东阳太守。　　著作郎:官名。掌编修国史。

②谙:熟悉。　　何似:怎样。

③被遇:受赏识、重用。指受朝廷赏识。

④阮千里:阮瞻字千里,晋陈留人。阮咸子。清虚寡欲,不惊荣辱,官至太子舍人。

⑤潘安仁:潘岳字安仁,官至给事黄门郎。有才名,善诗文。与石崇等谄事贾谧,被杀。　　中外:中指舅父子女,为内兄弟;外指姑母子女,为外兄弟。

⑥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潘岳诗《赠王胄》中的两句。意思是你的母亲是我的姑姑,我的父亲是你舅舅。

⑦许允:字士宗,魏明帝时为吏部郎,后为晋景王司马师所杀。

140 谢太傅重邓仆射①,常言②:"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③。"《晋阳秋》曰:"邓攸既弃子,遂无复继嗣,为有识伤惜。"

〔译文〕

谢太傅(安)很敬重邓仆射(攸),曾经说:"天地没有良知,竟让伯道没有子嗣。"

〔注释〕

①邓仆射:指邓攸。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永嘉末,为石勒所俘。后逃归,晋元帝以为吴郡太守、护军将军,官至尚书左仆射。

②常:通"尝"。曾经。

③使伯道无儿:邓攸路中弃子事,见本书《德行》28。

141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①。”《中兴书》曰:“洽于公子中最知名,与颍川荀羡俱有美称。”

〔译文〕

谢公(安)给王右军(羲之)写信说:“敬和(王洽)有很好的安身立命的资本。”

〔注释〕

①敬和:王洽字敬和,于丞相王导诸子中最知名。历官司徒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穆帝时加中书令,不受而卒。 栖托:安身,寄托。

142 吴四姓旧目云①:“张文,朱武,陆忠,顾厚②。”《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译文〕

吴郡著名的四大家族原来被品评为:“张家文,朱家武,陆家忠,顾家厚。”

〔注释〕

①吴四姓: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在三国时期,四姓非常兴盛。 旧目:从前的品评。

②“张文、朱武”四句:张指张昭之族,多出文人,以文才闻名。朱指朱桓之族,代出武官,以武功闻名。陆指陆逊之族,以忠诚君主著称。顾指顾雍之族,以敦厚著称。

143 谢公语王孝伯①:“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②。”按述虽简而性不宽裕,投火怒蝇,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虚相褒饰,则《世说》谬设斯语也。

〔译文〕

谢公(安)对王孝伯(恭)说:“你家蓝田(王述),通体无常人俗

事。"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

②蓝田：指王述。述字怀祖，王承子。为人真率性急，官扬州刺史、尚书令，袭爵蓝田侯。是王恭同族先辈。　举体：通体，整个身体。举，全。

144 许掾尝诣简文①，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②。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③，辞寄清婉，有逾平日④。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⑤，不觉造膝，共叉手语⑥，达于将旦。既而曰⑦："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⑧。"《续晋阳秋》曰："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

〔译文〕

许掾（询）曾经去拜访简文帝（司马昱）。那一夜，风静月明，于是一起在曲室中清谈。吟咏胸襟情怀，最是许询的特长，这天言辞清丽婉约，更超过平日。简文虽然与之一贯交好，此次相遇更加赞叹不已，不自主地移近许掾膝前，兴奋得相互拱手交谈，直谈到天将亮。事后简文帝说："玄度的才华，确实不易多得。"

〔注释〕

①许掾：指许询。询字玄度，高阳人。有才藻，善作五言诗。征为司徒掾，不就，隐居不仕。与谢安、王羲之等友善，是东晋名士。　诣：到……去，拜访。

②共：一起。　曲室：深邃的密室，幽深隐密的地方。

③襟情：襟怀。　偏：更，最。

④清婉：清丽婉约。

⑤契素：一贯交好，一向投合。　咨嗟：赞叹。

⑥造膝：到膝前。表示亲近。　叉手：拱手。拱手而言，表示敬意欢情。

⑦既而：事情过后。

⑧才情：才华。　　故：确实。　　许：句末语气词。

145 殷允出西①，郗超与袁虎书云②："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③，勿以开美求之④。"《中兴书》曰："允字子思，陈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谦退，有儒者之风。历吏部尚书。"世目袁为"开美"⑤，故子敬诗曰⑥："袁生开美度⑦。"

〔译文〕

殷允到京城去，郗超给袁虎（宏）写信说："子思寻求好朋友，我将你介绍给他，请不要以'开美'来要求他。"世人品评袁虎为"开美"，所以子敬（王献之）的诗道："袁生开美度。"

〔注释〕

①出西：到西部去。指到京城。

②郗超：小字嘉宾，晋司空郗愔子。善谈论，精义理，交游士林。曾作桓温谋主，是东晋名士。　　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文章绝美，有超群之才。曾作桓温大司马府记室参军，官至东阳太守。

③托：托付，委托。　　足下：对同辈的敬称。

④开美：开朗美好。

⑤目：品评。

⑥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子。

⑦开美度：开美的气度。

146 谢车骑问谢公①："真长性至峭②，何足乃重③？"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④，尚使人不能已⑤。"《语林》曰："羊骈因酒醉，抚谢左军谓太傅曰：'此家讵复后镇西？'太傅曰：'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

〔译文〕

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刘惔）的性格极严厉苛刻，哪里值得如此敬重他？"回答说："是你没有看见他罢了。看见子敬（王献之），尚且让我丢不开呢！"

〔注释〕

①谢车骑：指谢玄。谢安兄谢奕子，曾率晋军大败苻坚于淝水，死后赠车骑将军。

②真长：刘惔字真长。性简贵，好老、庄，善清言，为东晋名士。与王濛、谢安等友善。　峭：严厉苛刻。

③何足：哪里值得。　乃：如此，这样。

④阿：我。

⑤不能已：丢不开。指使人钦敬。已，止。

147 谢公领中书监①，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②。王后至，坐促③，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④。王、谢不通事，别见。王神意闲畅⑤。谢公倾目⑥。还谓刘夫人曰⑦："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⑧，按王珣小字法护，而此言阿瓜，未为可解，傥小名有两耳。虽不相关，正自使人不能已已⑨。"

〔译文〕

谢公（安）兼任中书监，王东亭（珣）有公事，应该一同上朝。王后到，座位狭窄。王、谢虽然有隔阂，太傅（谢安）依然收敛双膝腾出地方让他坐下。王神情安闲舒畅。谢公倾目注视。回家后对刘夫人说："刚才看见阿瓜，确实不易多得，仅管不相交往，真是让人不能割舍。"

〔注释〕

①"谢公"句：谢安领中书监，盖在晋孝武时。《晋书·谢安传》："时帝始亲万机，进安中书监。"

②王东亭：指王珣。珣字元琳，小字法护，又名阿瓜。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　　上省：到省台。

③坐：同“座”。　　促：窄狭。

④王、谢虽不通：指王、谢二家不交往，有隔阂。《晋书·王珣传》：“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

⑤神意：神态。　　闲畅：闲适舒畅。

⑥倾目：侧目而视，注视。

⑦刘夫人：谢安妻，沛国刘耽女，兄为刘真长。

⑧向：刚才。　　故自：确实。

⑨关：关涉。　　正自：真是，确实。　　已已：犹“止矣”。全句言王珣风采出众，使安钦羡不能自止。《晋书·王珣传》：“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

148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①。”谢曰：“身不萧洒②，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③。”《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也。”

〔译文〕

王子敬（献之）对谢公（安）说：“您确实惬意洒脱。”谢说：“我并不洒脱，您称道我说我最得意，我只不过风神和谐舒畅。”

〔注释〕

①故：确实。　　萧洒：豁达不拘谨，惬意洒脱。

②身：自称之词。我。

③正自：只。　　调畅：和谐舒畅。

149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①，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②，其复愔愔竟夕③。”

〔**译文**〕

谢车骑(玄)初次见到王文度(坦之),说:“见到文度,虽然是无意中偶然相遇,他仍然终日和悦待人。”

〔**注释**〕

①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坦之为东晋名臣,累官侍中、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死后赠安北将军。

②萧洒:偶然,无意地。

③愔愔:和悦安闲的样子。　　竟夕:终日,整天。

150 范豫章谓王荆州①:范宁、王忱,并已见。“卿风流俊望②,真后来之秀③。”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译文**〕

范豫章(宁)对王荆州(忱)说:“你杰出而有才华,俊逸而名声不凡,真是后起之秀。”王说:“没有您这样的舅舅,怎么可能有我这样的外甥。”

〔**注释**〕

①范豫章:范宁字武子,晋范汪子。博学崇儒,官至中书郎、豫章太守。王荆州:指王忱。忱字元达,小字佛大,晋平北将军坦之子,有名于时。官至荆州刺史、建武将军。忱母是范宁的妹妹,故与范有甥舅之称。

②风流:杰出而有才华。　　俊望,俊逸而有名声。

③后来之秀:后辈中的优秀人才。

151 子敬与子猷书①,道:“兄伯萧索寡会②,遇酒则酣畅忘反③,乃自可矜④。”

〔**译文**〕

王子敬(献之)给其兄子猷(徽之)写信,说:“兄长性疏淡,不合流俗,遇到酒就开怀畅饮而沉醉忘返,确实可贵。”

〔注释〕

①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子敬兄。

②兄伯：兄长。　萧索寡会：落落寡合，疏淡不合流俗。王徽之性放荡，卓荦不羁，为官不理政。参《简傲》11。

③酣畅：尽情饮酒。　反：即“返”。

④乃自：确实。　可矜：值得骄傲，可贵。

152 张天锡世雄凉州①，以力弱诣京师②，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③。天锡，已见。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④。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⑤，未详。言容鄙陋，无可观听⑥。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⑦。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⑧。《续晋阳秋》曰：“珉风情秀发，才辞富赡。”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⑨，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⑩。又谙人物氏族中来⑪，皆有证据。天锡讶服⑫。

〔译文〕

张天锡世代雄据凉州，因为势力衰弱而来到京都，虽然是远方异域之人，却也是边疆地区的杰出人物。听说帝京多人才，敬慕至极。还在江渚停泊的时候，司马著作曾前去拜访他，言语仪容鄙陋，不值得听也不值得看。天锡心中很后悔前来，认为在遥远的地方可以自安。王弥（珉）有卓越的才智、美好的声誉，当时听说了就去拜访他。到了以后，天锡看他风度神采清秀美好，言谈流畅，说古谈今，无不通晓。又熟知名士望族内中的关系，而且全都是有根有据。天锡惊讶叹服。

〔注释〕

①张天锡：字纯嘏，小字独活。世据凉州，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太元初，被苻坚所攻，降坚。淝水之战，坚败，又降晋。见《言语》99。　世雄：世代称雄。　凉州：古指今甘肃、宁夏和青海地区。

②诣:到……来。

③远方殊类:远方异族人。　桀:通“杰”。杰出的人。

④皇京:帝京,即指京都建康。　钦羡弥至:极其敬慕。

⑤“犹在”二句:渚(zhǔ),小洲。住,停泊。言过江后尚停留在洲渚。司马著作,不详何人。

⑥言容:言语仪容。

⑦遐外:边远之地。指凉州。

⑧王弥: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王洽子,王导孙。少有才艺,善行书,与兄王珣齐名。　俊才:卓越的才智。　造:拜访。

⑨风神:风度神采。　清令:清秀美好。

⑩贯悉:通晓。

⑪人物氏族:指名士风流及门阀望族。　中来:“来”为“表”之讹。

⑫讶服:惊讶敬佩。

153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①,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②,《晋安帝纪》曰:“初,忱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谐睦,吾徒得戮力明时,复何忧哉?’忱以为然。而虑弗见令③,乃令袁悦具言之。悦每欲间恭,乃于王坐责让恭曰:‘卿何妄生同异,疑误朝野!’其言切厉。恭虽惋怅,谓忱为构己也。忱虽心不负恭,而无以自亮。于是情好大离,而怨隙成矣。”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④。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⑤,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⑥。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⑦。”

〔译文〕

王恭起初与王建武(忱)很有感情,后来遭到袁悦的离间,于是造成矛盾。然而每到情感被触发,依旧有思念王忱的时候。恭曾经服药后行散来到京口射堂,当时正是清晨,露水闪光,梧桐树新叶初发。王恭品评王忱,说:“王大确实清朗明净。”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　王建武：指王忱。忱字元达，小字佛大。晋平北将军坦之子，官至荆州刺史、建武将军。王忱是王恭同族长辈。

②袁悦：字元礼，晋阳夏人。有宠于会稽王司马道子，后被诛。　间(jiàn)：离间。　疑隙：怀疑嫌隙。

③而虑弗见令："令"，影宋本作"用"。

④兴会：情感被触发。　故：仍然，依旧。

⑤行散：服药后散步以发散药力。详见《言语》14"五石散"注。　京口：古城名。在今江苏镇江。东晋都建康，京口在建康北，为军事重镇，京城门户。　射堂：公卿士大夫司射博戏的场所。

⑥"于时"二句：于时，当时。引，发。王恭是触景生情，于是有下文"濯濯"之品评。

⑦故自：确实。　濯濯：清朗明净。《容止》39："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154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①："孝伯亭亭直上②，阿大罗罗清疏③。"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诞放。

〔译文〕

司马太傅(道子)为王恭、王忱品评道："孝伯(王恭)孤高正直品德高尚，阿大(王忱)开朗通达高洁疏放。"

〔注释〕

①司马太傅：指会稽王司马道子。道子为晋简文帝子，领司徒、扬州刺史，进位太傅。　二王：指王恭、王忱。二王齐名友善。

②亭亭：耸立挺拔的样子。　直上：挺直向上。言恭性抗直有节操。

③罗罗：疏阔放诞的样子。　清疏：高洁疏放。

155 王恭有清辞简旨①，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②。《中兴书》曰："恭虽才不多，而清辩过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

意，不觉为烦。

〔译文〕

王恭有清丽的言辞简约的旨意，善于叙谈，而读书不多，谈话内容多有重复。有人说，王恭谈论常有新意，不觉得烦复。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东晋名士，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清辞简旨：清丽的言辞，简约的旨意。

②颇：多，甚。

156 殷仲堪丧后①，桓玄问仲文②："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③？"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④。"《续晋阳秋》曰："仲堪，仲文之从兄也，少有美誉。"

〔译文〕

殷仲堪死后，桓玄问殷仲文："你家仲堪，究竟是怎样的人？"仲文回答说："虽然不能光华照彻一世，但足以映照九泉。"

〔注释〕

①"殷仲堪丧"句：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桓玄攻占荆州，杀荆州刺史殷仲堪。

②"桓玄问仲文"句：桓玄杀殷仲堪后，迫使朝廷使都督八州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仲文是玄姊夫，玄将为乱，为其腹心。

③定：究竟。　何似：怎样。

④休明：光华照彻。此指德行美好。　一世：三十年为一世，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也叫一世，父子一辈叫一世，一生也叫一世。此指一个时代。九泉：地下深处。

品藻第九

品藻，品评人物、鉴别流品。流品的鉴别是魏晋人物品题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同样是品评审视人的才智、风格、气质、风度，《赏誉》篇以赞赏延誉为主，《品藻》则重在月旦人物，冷静地审视人物的才华品性、言谈举止，分辨其流品、判定其高下。此风源于汉末清议，即乡党品评人物的德才察举孝廉，以供朝廷选官。此后，在魏晋士人中间相沿成风，只是品评人物的视点，越发重视精神、才性。本篇故事通常是在相关相似人物的类比中鉴别流品或评论其长短高下；或是对一个人的优缺点作分析，全面地品评个性的正反两面；自我品藻者均颇有自知之明，又深知人，更是切中要害。在这些故事中，不仅被品题者的才性优劣、流品高低各得其所，而且品题者品鉴人物的能力和水平也得以表现，充分反映了当时重视人伦之鉴的时尚，是魏晋“月旦评”的真实写照。本篇共 88 则，是仅次于赏誉、言语、文学的大门类。

1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①，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②。蔡伯喈《续汉书》曰："蔡伯喈，陈留圉人。通达有俊才，博学善属文，伎艺术数无不精综。仕至左中郎将，为王允所诛。"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③。"张璠《汉纪》曰："时人为之语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仲举遂在"三君"之下，谢沈《汉书》曰："三君者，一时之所贵也。窦武、刘淑、陈蕃，少有高操，海内尊而称之，故得因以为目。"元礼居"八俊"之上④。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绲、朱寓、魏朗、刘佑、杜楷、赵典为八俊。"《英雄记》曰："先是张俭等相与作衣冠纠弹，弹中人相调，言：'我弹中诚有八俊、八乂，犹古之八元、八凯也。'"谢沈书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纬》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壮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

〔译文〕

汝南陈仲举（蕃），颍川李元礼（膺），人们一起谈论他们的功德，不能确定其高下。蔡伯喈（邕）评论道："陈仲举敢于违逆上司，李元礼严于统摄部下；违逆上司难，威摄下级容易。"于是陈仲举被列于"三君"之下，李元礼位居"八俊"之上。

〔注释〕

①汝南：郡名。东汉时治所在平舆（今河南）。　陈仲举：即陈蕃。汝南平舆人。汉桓帝时任尚书，因忠直忤权贵，出为豫章太守。汉灵帝时，与大将军窦武等谋除宦官，事泄被杀。参见《德行》1注。　颍川：郡名。治所在许昌。　李元礼：即李膺，汉末名臣，见《德行》4注。

②"二人共论"句：清人李慈铭考证，认为"二人"当为"士人"，似是。孝标注"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云云，与文义合，可以佐证。

③强于：敢于，在……方面强。　犯上：触犯上司。　摄下：威摄部下。

④三君、八俊：是当时社会对所景仰崇敬的人物给予的评价和称号，此亦一时风气。从孝标注看，"三君"之誉则高于"八俊"。

2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①。《蜀志》曰："周瑜领南郡，士元为功曹。瑜卒，士元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还西，并会阊门，与士元言。"见陆绩、《文士传》曰："绩字公纪。幼有俊朗才数，博学多通。庞士元年长于绩，共为交友。仕至郁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顾劭、全琮②，环济《吴纪》曰："琮字子黄，吴郡钱塘人。有德行义概，为大司马。"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③，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④。"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⑤。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⑥。"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蒋济《万机论》曰："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难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七十，退能守静，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幼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插齿牙，树颊颏，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敌。'"

〔**译文**〕

庞士元（统）到吴地去，吴人全都把他当作朋友。见到陆绩、顾劭、全琮，对他们品评道："陆子是所谓驽马，有长足远行的本领；顾子是所谓驽牛，可以载负重物到达远方。"有人问："按照你的评论，陆绩强于顾劭啦？"说："驽马即使跑得很快，也只能运载一人而已。驽牛一日走一百里，所能运载的岂只一人呢？"吴人无话反驳。"全子追求声名，和汝南的樊子昭一样。"

〔**注释**〕

①庞士元：庞统字士元，号凤雏，汉末襄阳人。扶佐刘备入川，占据西蜀。进围雒县时，中流矢而死，谥靖侯。　吴：指吴郡（今江苏一带）。　友之：指与庞统交朋友。

②顾劭：字孝则，吴相顾雍子。少有佳名。为豫章太守，留心下士，有政绩。陆、顾、全，都是东吴名士。

③驽马：低能的马。此与"千里马"相对而言。　逸足：快足，跑得快。

④驽牛:走得慢的牛。

⑤精速:甚速。指跑得很快。

⑥难:诘难。

3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①,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②?"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③;《吴志》曰:"劭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事,往来相见,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论王霸之余策④,览倚伏之要害⑤,吾似有一日之长⑥。"劭亦安其言⑦。《吴录》曰:"劭安其言,更亲之。"

〔译文〕

顾劭曾经和庞士元(统)夜谈,问道:"听说您以善于知人闻名,我和您相比较,谁更强一些?"庞说:"造就化育社会风尚,与时代起落沉浮,我不如您;讨论王霸事业的各种策略,观察祸福的契机关节,我似乎稍微强一点。"顾劭也信服他的话。

〔注释〕

①顾劭、庞士元:见本篇 2 注。　宿语:夜里交谈。

②知人:鉴别、品评人。　足下:对同辈的敬称。　愈:胜过。　孰:谁。

③陶冶:造就化育。　世俗:社会风尚。　浮沉:随波逐流。指追随世俗。

④王霸:王业与霸业。指以仁政或武力建立政权,统治一方的事业。

⑤倚伏:原作"倚仗",据影宋本改。按倚伏,指祸福。《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此为缩略语。

⑥一日之长:比别人稍强一些。

⑦安:满意、妥当。

4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吴书》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

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诸葛，因为氏。瑾少以至孝称，累迁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诞字公休，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亟用之，后有当不，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谋逆伏诛。”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①。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②；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③。《吴书》曰：“瑾避乱渡江，大皇帝取为长史，遣使蜀，但与弟亮公会相见，反无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时人服其弘量。”

〔译文〕

诸葛瑾和弟弟诸葛亮、堂弟诸葛诞，都有很高的名望，各自在一个国家。当时，人们认为蜀国得到其中的龙，吴国得到其中的虎，魏国得到其中的狗。诸葛诞在魏国，和夏侯玄齐名；诸葛瑾在吴国，吴国朝廷上下都佩服他宏大的器量。

〔注释〕

①狗：余嘉锡云：“太公《六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知古人之视犬，仅下龙、虎一等。”

②夏侯玄：字太初，三国魏人。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州军事，后被司马氏废黜。

③弘量：宏大的器量。比喻人有大才。

5 司马文王问武陔①：“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②？”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③；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④。”《魏志》曰：“陔与泰善，故文王问之。”

〔译文〕

司马文王（昭）问武陔：“陈玄伯（泰）和他的父亲司空（陈群）相比怎么样？”武陔说：“通达雅正，博学畅达，能够把搞好国家的风气教化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方面子不如父；精明干练、简要精到，

建功立业方面，子胜过父。”

〔注释〕

①司马文王：指司马昭。仕魏，历魏武、文、明、高贵乡公四朝，率军伐吴灭蜀，掌魏朝权，位至相国，封晋王，死后谥文。 武陔：字元夏，魏卫尉武冈之子，少与二弟并知名，与颍川陈泰友善。仕晋，官至左仆射、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②陈玄伯：陈泰字玄伯，魏陈群子。官尚书、雍州刺史。高贵乡公之难，力主杀贾充以安天下。 司空：指陈群。群字长文，魏明帝时，官至司空。

③通雅博畅：通达雅正、博学通晓。 声教：声威教化。

④明练简至：精明干练、简要精到。 立功立事：古人有三立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言立功立事，是灵活说法，泛指建立功业。

6 正始中①，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②：荀淑方陈寔③，荀靖方陈谌④，《逸士传》：“靖字叔慈，颍川人。有俊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号‘八龙’。隐身修学，动止合礼。弟爽，亦有才学，显名当世。或问汝南许章：‘爽与靖孰贤？’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终，时人惜之，号玄行先生。”荀爽方陈纪⑤，荀彧方陈群⑥，《典略》曰：“彧字文若，颍川人。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彧为人英伟，折节待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间，不以私欲挠意。年五十薨，谥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赠太尉。”荀顗方陈泰⑦。《晋诸公赞》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礼立德，思义温雅，加深识国体，累迁光禄大夫。晋受禅，封临淮公。典朝仪，刊正国士，为一代之制。转太尉，为台辅，德望清重，留心礼教。卒谥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⑧，裴楷方王夷甫⑨，裴康方王绥⑩，《晋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晋诸公赞》曰：“康有弘量，历太子左率。”裴绰方王澄⑪，《王朝目录》曰：“绰字仲舒，楷弟也。名亚于楷，历中书、黄门侍郎。”裴瓒方王敦⑫，《晋诸公赞》曰：“瓒字国

宝,楷之子。才气爽俊,终中书郎。”裴遐方王导⑬,裴頠方王戎⑭,裴邈方王玄⑮。

〔译文〕

正始年间,把有名望的人相互比附而评论,用五荀比五陈:荀淑比陈寔,荀靖比陈谌,荀爽比陈纪,荀彧比陈群,荀顗比陈泰。又东晋人士用八裴比八王: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夷甫,裴康比王绥,裴绰比王澄,裴瓒比王敦,裴遐比王导,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

〔注释〕

①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在位年号(公元240—249年)。

②方:比。

③荀淑:字季和,东汉颍川(今河南)人。博学,为时贤所宗仰。官当涂长、朗陵侯相。有子八人,时称八龙。 陈寔:字仲弓,汉末颍川人。有德行。为太丘长,人称陈太丘。死后谥文范先生。二子纪、谌,也有名。

④陈谌:字季方,颍川人。东汉太丘长陈寔子。兄纪也有德行,父子三人,并有高名,时号三君。

⑤荀爽:字慈明,一名谞,东汉颍川人。荀淑子。以著述为事,时称大儒。汉献帝时,官至司空。 陈纪:字元方,颍川人。东汉太丘长陈寔子。有德行,以孝著称。董卓用为侍中,忤意,出为平原相。建安初,拜为大鸿胪。

⑥陈群:字长文,颍川人。祖父寔,父纪,叔谌,皆有盛名,始为曹操属官,魏文帝曹丕即位,官尚书令,封侯。魏明帝时为司空。

⑦陈泰:字玄伯,颍川人,魏司空陈群子。仕魏,官至侍中、左仆射。与司马师、司马昭、武陔友善。

⑧裴徽:字文季,河东闻喜(今山西)人。裴潜弟,仕魏为冀州刺史。 王祥:字休徵,魏末晋初人。性至孝,官至太保,封爵为公。

⑨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裴徽子。博学,通《周易》。历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参见《言语》19注。 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今山东)人。平北将军王乂子。好老、庄,善谈玄言,有盛名当世。屡居要职,官至尚书令、太尉。参见《言语》33注。

⑩王绥:字彦猷,太原人,晋王愉子。少有时名。官至中书令、荆州刺史。

⑪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官从事中郎、荆州刺史，封南乡侯。

⑫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东晋初，为大将军，以兵挟制朝廷，兴废立之事。后以谋反未遂，病死。参见《言语》37注。

⑬裴遐：字叔道，河东闻喜人，长水校尉裴绰子。善言玄理，性谦和。官司空掾、散骑侍郎。　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历晋元、明、成三朝，为丞相，封侯、公，是东晋中兴名臣。

⑭裴頠(wěi)：字逸民，河东闻喜人，司空裴秀子。博学，善言名理。仕晋，官至尚书左仆射。贾后废，为赵王伦所杀。　王戎：字濬冲。历官荆州刺史、尚书仆射、司徒。因平吴有功，封安丰侯。参见《德行》16注。

⑮裴邈：字景声，河东闻喜人。少有才，善清言。历官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　王玄：字眉子，晋太尉王衍子。少有才气，与卫玠齐名。作陈留太守，为政酷虐，为人所杀。

7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①，俱总角为成器②。淮与裴頠、乐广友善③，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④，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⑤。"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⑥，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⑦。"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⑧，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⑨。荀绰《冀州记》曰："乔字国彦，爽朗有远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贵识。并为后出之俊，为裴頠、乐广所重。"《晋诸公赞》曰："乔似淮而疏，皆为二千石，髦为石勒所害。"

〔译文〕

冀州刺史杨淮的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在未成年之时就已经成才。杨淮和裴頠、乐广是要好的朋友，打发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頠性格大度正直，喜爱杨乔有高雅的风韵，对杨淮说："杨乔将会赶得上你，杨髦稍微差一些。"乐广性情高洁淳朴，喜爱杨髦有精神操守，对杨淮说："杨乔自然可以赶上你，然而杨髦会更优

秀杰出。”杨准笑道:“我两个儿子的优劣,就是裴、乐二人的优劣。”评论的人评定:认为杨乔虽然风韵高雅,而精神操守不足,乐广的话是得当的,但两人都是后辈中优秀出众的人物。

〔注释〕

①冀州:州名。晋代治所在房子(今河北)。　刺史:州长官,掌州军政大权。　杨淮:当作“杨准”。字始立,弘农华阴人,主簿杨修孙。晋惠帝元康末,为冀州刺史。

②总角:喻未成年。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成器:比喻有作为的人。

③裴頠:见《品藻》6注。　乐广:字彦辅,南阳人。善清言,为时所重。官至侍中、河南尹,代王戎为尚书令。

④弘方:大度正直。　高韵:高雅的气质。

⑤当:将要,将会。　卿: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或“您”。此处是平辈相称。　小减:稍差。小,稍微。

⑥清淳:高洁淳朴。　神检:精神操守。

⑦精出:优秀出众,出类拔众。

⑧检不匝:《晋书·乐广传》作“而神检不足”。匝,周遍、周全。

⑨后出之俊:犹后起之秀。俊,才智出众的人。

8 刘令言始入洛,《刘氏谱》曰:“纳字令言,彭城丛亭人。祖瑾,乐安长。父龇,魏洛阳令。纳历司隶校尉。”见诸名士而叹曰①:“王夷甫太解明②,乐彦辅我所敬③,张茂先我所不解④,周弘武巧于用短⑤,王隐《晋书》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宁少府。父隆,州从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于用长。”《晋诸公赞》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

〔译文〕

刘令言(纳)刚到洛阳时,看到诸名士而赞叹道:“王夷甫(衍)

极精明，乐彦辅(广)是我敬佩的人，张茂先(华)是我不能理解的人，周弘武(恢)善于巧用他的短处，杜方叔(育)不善于运用他的长处。”

〔注释〕

①叹：赞美。

②王夷甫：见《言语》33注。　　解明：精明。

③乐彦辅：见《德行》23注。

④张茂先：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官至司空。博学多闻，有《博物志》行于世。

⑤周弘武：晋武帝时任常侍。后与石崇、潘岳、陆机、左思等人党附贾谧，时称二十四友。

9 王夷甫云①："闾丘冲荀绰《兖州记》曰："冲字宾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冲清平有鉴识，博学有文义。累迁太傅长史，虽不能立功盖世，然闻义不惑，当世莅事，务于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经诰，饰以文采，未尝有滞。性尤通达，不矜不假。好音乐，侍婢在侧，不释弦管。出入乘四望车，居之甚夷，不能亏损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论者不以为侈，不以为僭，至于白首，而清明令望不渝于始。为光禄勋。京邑未溃，乘车出，为贼所害，时人皆痛惜之。"优于满奋、郝隆②。《晋诸公赞》曰："隆字弘始，高平人。为人通亮清识，为吏部郎、扬州刺史。齐王冏起义，隆应檄稽留，为参军王邃所杀。"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兖州记》曰："于时高平人士偶盛，满奋、郝隆达在冲前，名位已显，而刘宝、王夷甫犹以冲之虚贵足先二人。"

〔译文〕

王夷甫(衍)说："闾丘冲比满奋、郝隆更优秀。这三个人都是才智很高的人，闾丘冲最先显贵。"

〔注释〕

①王夷甫：见《言语》33注。

②满奋：字武秋，高平人，官至尚书令、司隶校尉。

10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①，《江左名士传》曰："承言理辩物，但明其旨要，不为辞费，有识伏其约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龙门，见而雅重之，以比南阳乐广。"故王中郎作碑云②："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③。"

〔译文〕

王夷甫（衍）以王东海（承）比乐令（广），所以王中郎（坦之）为他写碑文道："当时品评，他和乐广是一对儿。"

〔注释〕

①王夷甫：见《言语》33注。　王东海：王承字安期，晋太原人。曾作东海太守。孝标注谓其言理"约而能通"，故以比乐广。广析理，辞约而旨达。见《文学》16。

②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蓝田侯王述子，曾任中郎将、司州刺史。王承是其祖父。

③标榜：品评。　俪：双对，成对的。

11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①。《晋阳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称，而轻薄无行。兄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常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敳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丧敦败，敳世誉如初。"

〔译文〕

庾中郎（敳）和王平子（澄）如鸿雁比并齐飞。

〔注释〕

①庾中郎：庾敳字子嵩，庾峻子。曾作司马太傅从事中郎。　王平子：王澄字平子，王衍弟。官从事中郎，荆州刺史。　雁行：雁即鸿雁，在天空列阵齐飞。比喻二人并列齐一，不分高下。

12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①，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②。敦性强梁，自少及长。季伦斩妓，曾无异色。若斯傲狠，岂惮于周颢乎？此言不然也。后度江左，不能复尔③，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沈约《晋书》曰："周颢，王敦素惮之，见辄面热，虽复腊月，亦扇面不休。其惮如此。"

〔译文〕

王大将军（敦）在西晋时，见到周侯（颢），就不停地用扇子遮挡面孔。后来渡江来到江东，不再这样做了，王敦感叹道："不知是我前进了，还是伯仁后退了？"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字处仲，官至大将军。　西朝：指晋室南渡以前的西晋王朝。因那时都洛阳，在建康西，故称西朝。

②周侯：指周颢。颢（yǔ）字伯仁，官至荆州刺史、尚书仆射。　不得住：不能停。

③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即今江苏省一带。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故称江东为江左。　复尔：再这样。尔，如此、这样。

13 会稽虞骙①，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②，其人有才理胜望③。《虞光禄传》曰："骙字思行，会稽余姚人，虞繇曾孙，右光禄潭兄子也。虽机干不及潭，而至行过之。历吏部郎、吴兴守，征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王丞相尝谓骙曰④："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⑤，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愉已见。《会稽后贤记》曰："潭字世康，山阴人，吴司徒固曾孙也。沈婉有雅望，少与孔愉齐名。仕至光禄大夫。"《晋阳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张伟康俱著名，时谓'会稽三康'。伟康名茂，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曰：'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兽也，取其音狩，故为大郡；然象以齿丧身。'后为吴郡，果为沈充所杀。"兼之者其在卿乎？"骙未达而丧⑥。《虞光禄传》曰："骙未登台鼎，时论称屈。"

〔译文〕

会稽虞騑，在元帝时和桓宣武（温）父是同僚，这个人有才华，善义理，名望高。王丞相（导）曾经对虞騑说："孔愉有作三公的才华却没有作三公的声望，丁潭有作三公的声望却没有作三公的才华，二者兼而有之的人，大概就是你了吧？"虞騑尚未显达就死了。

〔注释〕

①会稽：郡名。东晋时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②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元皇，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同侠，不可解。《晋书·虞騑传》："与谯国桓彝俱为吏部郎，情好甚笃。"彝，桓温父。徐震堮云："疑'侠'乃'僚'之坏字，而'桓宣武'下又脱去'父'字耳。"

③才理：才华义理。　胜望：很高的声望。

④王丞相：王导字茂弘。历元、明、成三朝，为丞相，封始兴郡公，是东晋名臣。

⑤孔愉：字敬康，晋会稽山阴人。早年不仕，后出为参军，官至尚书左仆射。死后赠车骑将军。　公：指三公。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⑥达：显贵。

14 明帝问周伯仁①："卿自谓何如郗鉴②？"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③。"复问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国士门风④。"邓粲《晋纪》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称之。"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伯仁（顗）："和郗鉴相比，你自认为如何？"周说："郗鉴比我好像有造诣。"又问郗鉴，郗说："周顗比我有国士风度。"

〔注释〕

①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元帝子，东晋第二主。周伯仁：周顗字伯仁，晋安东将军周浚子。为人刚直，为士人所宗。历官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等。

②谓：认为。　何如：和……相比如何。　郗鉴：字道徽，高平人。仕

晋，历惠、元、明、成数朝，封县公，官至司空、太尉。

③方：比，比拟，比方。　　功夫：造诣。

④国士：国中才德出众的人。　　门风：流派的风气，气派。

15 王大将军下①，庾公问："闻卿有四友，何者是②？"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③。《八王故事》曰："胡毋辅之少有雅俗鉴识，与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为四友。"今故答也④。阿平故当最劣⑤。"庾曰："似未肯劣⑥。"庾公又问："何者居其右⑦？"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⑧，公乃止。敦自谓右者在己也。

〔译文〕

王大将军（敦）到建康，庾公（亮）问："听说你有四个朋友，哪些人是？"回答说："你家的中郎（庾敳）、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毋彦国（辅之）。阿平当然是最差的一个。"庾公说："似乎未必差。"庾公又问："哪个人位居第一？"王敦说："自然有人。"又问："哪一个是？"王敦说："呵！那自然有公论。"旁边的人踩庾亮的脚，庾亮才停止不再追问下去。

〔注释〕

①王大将军下：指王敦自武昌到东晋都城建康。武昌在上游，从上游到下游称下。

②四友：周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公适、散宜生为四友，孔子以颜回、子贡、子张、子路为四友。后代帝王将相多效仿，以结交四友为尚。

③君家中郎：指庾敳。敳字子嵩，庾峻子。曾作司马太傅从事中郎。　　我家太尉：指王衍。衍官至尚书令、太尉。　　阿平：指王澄。澄字平子，王衍弟。官至荆州刺史。　　胡毋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晋泰山人。嗜酒放达，不拘小节，与王敦等为友，官湘州刺史。

④《晋书·胡毋辅之传》："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号为四友。"

⑤故当：当然是。

⑥未肯：未必。

⑦右：上。古以右为上为尊。

⑧蹑(niè)：踩。蹑公，指踩庾亮的脚。

16 人问丞相①："周侯何如和峤②？"答曰："长舆嵯嵲③。"虞预《晋书》曰："峤厚自封植，巍然不群。"

〔译文〕

有人问丞相(王导)："周侯(顗)与和峤相比较怎么样？"回答说："长舆(和峤)高峻不群。"

〔注释〕

①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为人忠直，特立不群。晋武帝时官中书令，转侍中，甚被器重。

②嵯嵲(cuōniè)：山高峻的样子。引申指人出众超群。

17 明帝问谢鲲①："君自谓何如庾亮②？"答曰："端委庙堂③，使百僚准则④，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⑤。"《晋阳秋》曰："鲲随王敦下，入朝见太子于东宫，语及夕。太子从容问鲲曰：'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孰愈？'对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纵意丘壑，自谓过之。'"邓粲《晋纪》曰："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故邻家之女，折其两齿，世为谣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故时以庾亮方焉。"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谢鲲："你自己认为和庾亮比怎么样？"回答说："穿朝服登庙堂，作为典范，使百官效仿，我不如亮；退隐山林，纵意丘壑，自认为比他强。"

〔注释〕

①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时为王敦长史，看出敦有野心，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然临难却敢于对王敦从容讽议。见《规箴》12。

②自谓：自认为。　何如：与……相比怎么样。　庾亮：字元规。晋明帝时，为中书令，掌朝权，是晋明帝庾皇后兄。

③端委庙堂：穿上朝服在朝廷执政。端委，端正宽舒的朝服。此用为动词，指穿上朝服。庙堂，朝廷。

④使百僚准则：使百官学习效仿。准则，典范、表率。这里用为动词。

⑤一丘一壑：丘壑是隐士居住的地方。这里指退隐山林、纵意丘壑之情。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追慕虚静，以隐遁不仕为上。

18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①，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②，敞比温忠武③。议郎、祭酒者也④。《王氏谱》曰："颖字茂英，位至议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袭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译文〕

王丞相（导）的两个弟弟没有过江，一个名叫王颖，一个名叫王敞。当时舆论以王颖比邓伯道（攸），以王敞比温忠武（峤）。就是议郎、祭酒二人。

〔注释〕

①过江：渡长江到江东东晋辖区。

②邓伯道：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晋元帝时为吴郡太守、护军将军，官至尚书仆射。

③温忠武：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县人。晋明帝时，官侍中、中书令。与庾亮等讨平王敦。又与陶侃等平苏峻之乱，拜骠骑将军，封郡公，死后谥忠武。

④议郎、祭酒：即指王颖、王敞。《晋书·王导传》："二弟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

19 明帝问周侯①："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②？"周曰：

“陛下不须牵𫖮比③。”按𫖮死弥年,明帝乃即位。《世说》此言妄矣。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侯(𫖮):“品评议论的人把你与郗鉴匹比,怎么样?”周说:“陛下不该拉𫖮出来去比附。”

〔注释〕

①明帝:晋明帝司马绍,元帝子,东晋第二主。　　周侯:周𫖮(yǐ)字伯仁,官至尚书左仆射。𫖮性忠直抗上,答言可见。

②郗鉴:字道徽,高平人。仕晋,历惠、元、明、成数朝,封县公,官至司空、太尉。　　云何:怎么样。

③不须:不应该。

20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①,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②。”《晋诸公赞》曰:“夷甫性矜峻,少为同志所推。”

〔译文〕

王丞相(导)说:“近来评论界以我比量安期(王承)、千里(阮瞻),我也推重这两人;只是应该共同推重太尉(王衍),此君出类拔萃。”

〔注释〕

①顷下:时下,近来。余嘉锡云:“《御览》四四七引《郭子》,‘顷下’作‘洛下’,‘亦推此二人’作‘我亦不推此二人’,皆于义为长。”　　安期:王承字安期,官至东海太守。　　千里:阮瞻字千里,阮咸子。清虚寡欲,不惊荣辱,官至太子舍人。

②特秀:出类拔萃。

21 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①,后属谢镇西②。镇西问祎:“我何如王③?”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④。”镇

西妖冶故也⑤。未详宋袆。

〔译文〕

宋袆曾经是王大将军(敦)侍妾,后来归属谢镇西(尚)。镇西问宋袆:"我和王敦比怎么样?"回答说:"王敦与使君比,好像田舍儿与贵人啊。"因为镇西仪容非常美丽的缘故。

〔注释〕

①宋袆:刘盼遂引宋吴淑《笛赋》注:"石崇婢绿珠弟子名宋袆,国色,善笛。后入宫,帝疾笃,出宋袆。帝曰:'谁欲得者?'阮遥集曰:'愿以赐臣。'即与之。"

②谢镇西:谢尚字仁祖,谢鲲子。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③何如:比……怎么样。

④田舍:即田舍儿,乡下人。

⑤妖冶:艳丽。

22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①;从容廊庙,臣不如亮②。"按诸书皆以谢鲲比亮,不闻周顗。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伯仁(顗):"和庾元规(亮)相比,你自己认为怎么样?"回答说:"消闲飘逸于世俗之外,庾亮不如我;斡旋于庙堂之上,我不如庾亮。"

〔注释〕

①萧条方外:指退隐山林,过隐居生活。萧条,闲逸。方外,世俗之外。

②从容廊庙:在朝廷从政。从容,盘桓、逗留。廊庙,朝廷。

23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①,庾公问丞相②:"蓝田何似③?"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④,然旷淡处故当不如

尔⑤。”王述狷隘故也。

〔译文〕

王丞相(导)征召王蓝田(述)为属掾,庾公(亮)问丞相:“蓝田怎么样?”王说:“率真孤傲、简约高贵,不比其父祖减色;然而心胸开朗、淡于名利方面肯定不如他们了。”

〔注释〕

①辟:征召。　王蓝田:王述字怀祖,官至扬州刺史、尚书令,袭爵蓝田侯。　掾:官署属员。《晋书·王述传》:“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

②庾公:成帝初年,亮以帝舅,掌朝政。

③何似:怎样。

④真独简贵:率真孤傲,简约高贵。　减:差,比……差。　父祖:王述父承,祖湛,均有高名。

⑤旷淡:开朗淡泊。　故当不如:当然赶不上。故当,确实、当然。按《赏誉》91:“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与王导品评一致。

24 卞望之云①:“郗公体中有三反②:方于事上,好下佞己③,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④,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按太尉刘寔论王肃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性嗜荣贵,不求苟合;治身不秽,尤惜财物。王、郗志性傥亦同乎?

〔译文〕

卞望之(壸)说:“郗公(鉴)身上有三种矛盾对立的现象:侍奉君主端方正直坚持原则,却喜欢下级对自己阿谀奉承,矛盾之一;修身养性廉洁正派,却大肆计较利害得失,矛盾之二;自己好读书,却忌恨别人有学问,矛盾之三。”

〔注释〕

①卞望之:卞壸字望之,晋明帝、成帝二朝为尚书令,死于苏峻之难。见

《赏誉》84 注。

②郗公：郗鉴字道徽，高平人。历晋惠帝、元帝、明帝、成帝数朝，官至司空、太尉。　反：对立相反的东西。

③方：端方正直。　佞：谄谀。

④清贞：廉洁正派。　计校：算计。指为个人得失考虑。

25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①。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②，温常失色。《温氏谱序》曰："晋大夫郤至封于温，子孙因氏，居太原祁县，为郡著姓。"

〔译文〕

世人评论温太真（峤）是江北过江来的第二流人物中的高才。当时名流一起评品人物，每当第一流人物品评将尽时，温常常惊恐变色。

〔注释〕

①温太真：温峤字太真，晋太原祁人。原为刘琨谋主，渡江后官至侍中、中书令。与庾亮等讨平王敦，又与陶侃等平苏峻乱，拜骠骑将军，封郡公，死后谥忠武。

②名辈：名流。　之间：之时。间，时。

26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①。"与何次道语②，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③。"前篇及诸书皆云王公重何充，谓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轻诋。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谢故邪？

〔译文〕

王丞相（导）说："见到谢仁祖（尚），常常令人精神振奋。"与何次道（充）谈论，只是举起手指着地面说："正是这样。"

〔注释〕

①谢仁祖：谢尚字仁祖，美容仪。　恒：常。　得上：意为精神振奋，使人向上。余嘉锡云："此言见谢尚之风度，令人意气超拔。"

②何次道：何充字次道，庐江人。王导颇器重他，认为可代己为相。见《赏誉》59、60两节。

③"唯举手指地"二句：徐震堮曰："指地，以喻其识解凡下也。"正自，正是。尔馨，这样。按王导盖褒奖何充为政之才干，而贬抑其析理之平庸。

27 何次道为宰相①，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晋阳秋》曰："充所昵庸杂，以此损名。"阮思旷慨然曰②："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③！"《语林》曰："阮光禄闻何次道为宰相，叹曰：'我当何处生活？'"此则阮未许何为鼎辅。二说便相符也。

〔译文〕

何次道（充）作宰相，有人讥笑他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阮思旷（裕）感慨地说："次道自然不至于如此。但是以布衣之身，越居宰相之位，可遗憾的只是这一条罢了！"

〔注释〕

①"何次道为宰相"：永和中，庾冰、庾翼相继而逝，何充官侍中、录尚书事，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

②阮思旷：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以德业知名，精于论难，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③布衣：平民的代称。　　超：越，超越。　　恨：遗憾。

28 王右军少时①，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②！"刘绥，已见。

〔译文〕

王右军（羲之）年轻时，丞相（王导）说："逸少哪里不如万安（刘绥）呀！"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王导从子，官右军将军。

②何缘：反诘副词。哪里，岂。　　减：不如。　　万安：刘绥字万安，晋高平人。著作郎刘斌子。官骠骑长史。见《赏誉》64注。

29 郗司空家有伧奴①，知及文章，事事有意②。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郗愔别传》曰："愔字方回，高平金乡人，太宰鉴长子也。渊靖纯素，无执无竞，简私昵，罕交游。历会稽内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③，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④。"

〔译文〕

郗司空（鉴）家有个北方奴仆，通晓文章，办事处处用心留意。王右军（羲之）向刘尹（惔）称赞他，刘问："和方回（郗愔）比怎么样？"王说："这只是小人而办事有心罢了！怎么能就与方回相比？"刘曰："如果比不上方回，仍然是一般的奴仆罢了。"

〔注释〕

①伧奴：鄙贱的奴仆。南北朝时，南人鄙视北人，称北人为伧。

②有意：有心思，有意向。

③正：只。　　意向：心思，意图。

④故：仍然。

30 时人道阮思旷①，骨气不及右军②，简秀不如真长③，韶润不如仲祖④，思致不如渊源⑤，而兼有诸人之美。《中兴书》曰："裕以人不须广学，正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颓然无所修综，而物自宗之。"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阮思旷（裕），风骨正气不如右军（王羲之），简

约秀出不如真长（刘惔），美好温润不如仲祖（王濛），思想意趣不如渊源（殷浩），却兼有诸人的长处。

〔注释〕

①道：评论，评说。　阮思旷：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以德行、论难知名。参见本篇27注。

②骨气：风骨正气。　右军：指王羲之。宋明帝《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③简秀：简约俊秀。　真长：刘惔字真长。《刘尹别传》谓真长"屡居达官"，"心淡荣利"，"虽身登显列，而每挹降，闲静自守而已。"《赏誉》146谓"真长性至峭"。

④韶润：美好温润。　仲祖：王濛字仲祖。《语林》曰："王仲祖有好仪形。"《王濛别传》曰："濛性和畅，能清言。"

⑤思致：思想意趣。　渊源：殷浩字渊源。徐广《晋纪》曰："浩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其美誉。"《中兴书》曰："浩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

31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①，嵇叔夜俊伤其道②。"理本真率，巧则乖其致；道唯虚淡，俊则违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说："何平叔（晏）机巧而伤害了他贵无的义理，嵇叔夜（康）俊逸不群则有损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宗旨。"

〔注释〕

①何平叔巧累于理：何晏字平叔，三国魏人，美姿容、喜修饰。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淡，开魏晋风气。后党附曹爽，擅权专政，作威作福。与曹爽阴谋反逆，被司马懿所杀。著有《道德论》《无为论》。其义理核心是"贵无论"，认为宇宙"以无为本"。　巧：机巧、巧佞。　累：伤害。　理：指他所主张的玄理"贵无论"。

②嵇叔夜俊伤其道：嵇康字叔夜，三国魏人。少有俊才、丰神俊逸，旷迈不群，不修名誉，博洽多闻，好老、庄，恬静无欲，善谈玄理，是当时的清谈领

袖，竹林七贤之一。山涛为选官，举康自代，康遂与书绝交（参《容止》5）。佞臣钟会相访，待之非礼，终为钟所谗陷，被司马昭所杀（参《简傲》3）。著有《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琴赋》等，嵇康把唐虞之世"君道自然"的政治树立为最高理想，在《养生论》中描绘了一个把名教与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至人典范。　俊：俊逸不群。　道：政治主张，思想体系。指他所持的玄理，越名教而任自然。

32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①，其失孰多。《晋阳秋》曰："齐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肃，清和平允，亲贤下士，仁惠好施。能属文，善尺牍。初荀勖、冯统为武帝亲幸，攸恶勖之佞，勖惧攸或嗣立，必诛己，且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从容曰：'陛下万年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归国，必举朝谓之不可，若然，则臣言徵矣。"侍中冯统又曰："陛下必欲建诸侯，成五等，宜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帝从之。于是下诏使攸之国，攸闻勖、统间己，忧忿不知所为。入辞出，欧血薨。帝哭之恸，冯统侍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殒，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多谓立惠帝为重。桓温曰②："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③，有何不可？"武帝兆祸乱，覆神州，在斯而已。舆隶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俊乎！此言非也。

〔译文〕

当时人都在议论晋武帝（司马炎）遣齐王（司马攸）回国与立惠帝（司马衷）为嗣，二者哪个过失严重。大多数人认为立惠帝过失更重。桓温说："不对，让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弟弟接替家族的祭祀，有什么不可以？"

〔注释〕

①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公元 265 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年号泰始，为西晋第一主。　出齐王：齐王司马攸，司马昭子，晋武帝之

弟，有时望。武帝疑忌之，遣归封国。　惠帝：晋惠帝司马衷，晋武帝司马炎子，泰始三年立为太子，太熙元年即皇帝位。在位十七年，昏庸无能，政治黑暗，皇后贾氏专政，酿成八王之乱。

②桓温：字元子，谯国人。妻晋宣帝女。历官琅邪内史、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隆和初年，为大司马，专朝政。废海西，立简文帝，权倾朝野。

③使子继父业：指立惠帝为太子事。　弟承家祀：指遣齐王攸归封国事。

33 人问殷渊源①："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②，云何③？"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④。"遐与浩并能清言。

〔译文〕

有人问殷渊源（浩）："当世王公，把你比裴叔道（遐），为什么？"殷说："当然是因为我们识见都能通精微难解之处。"

〔注释〕

①殷渊源：殷浩字渊源。能清言，东晋名士。

②裴叔道：裴遐字叔道，河东闻喜人，长水校尉裴绰子。善言玄理，性谦和。官司空掾、散骑侍郎。

③云何：为什么。

④故当：当然，自然是。　识通暗处：裴遐、殷浩，并能清言，且是玄理高手，故浩有此自诩之语。暗处，玄理中的隐晦精微之处。

34 抚军问殷浩①："卿定何如裴逸民②？"良久答曰："故当胜耳③。"

〔译文〕

抚军将军（司马昱）问殷浩："你和裴逸民（頠）相比究竟如何？"过了很久浩回答道："当然比他强啦。"

〔注释〕

①抚军问殷浩：抚军，指晋简文帝司马昱。简文曾作抚军大将军。《中兴

书》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寻薨，太宗以抚军辅政，征浩为扬州，从民誉也。"事情盖在殷浩任扬州刺史时。

②定：到底，究竟。　裴逸民：裴颜字逸民，裴秀子。博学，善名理，官至尚书左仆射。

③故当胜：殷浩是东晋名士，清谈大家，自言胜裴逸民，亦非溢美之言。

35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①。桓问殷："卿何如我②？"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③。"

〔译文〕

桓公（温）年轻时与殷侯（浩）齐名，常常有争高低之心。桓问殷："你比我怎么样？"殷说："我和我应酬已久，宁肯仍作我自己。"

〔注释〕

①"桓公"二句：桓温与殷浩是东晋文武重臣。《晋书·殷浩传》曰："温既以雄豪自许，每轻浩，浩不之惮也。"

②何如：比……如何。

③周旋：交往，应酬。　我与我周旋久：《晋书》本传作"我与君周旋久"。

36 抚军问孙兴公①："刘真长何如②？"曰："清蔚简令③。""王仲祖何如④？"曰："温润恬和⑤。"徐广《晋纪》曰："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桓温何如⑥？"曰："高爽迈出⑦。""谢仁祖何如⑧？"曰："清易令达⑨。""阮思旷何如⑩？"曰："弘润通长⑪。""袁羊何如⑫？"曰："洮洮清便⑬。""殷洪远何如⑭？"曰："远有致思⑮。""卿自谓何如⑯？"曰："下官才能所经⑰，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⑱，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⑲，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⑳，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㉑，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译文〕

抚军将军(司马昱)问孙兴公(绰):"刘真长(惔)怎么样?"说:"清淳有文采,简约美好。""王仲祖(濛)怎么样?"说:"温和仁慈,恬淡闲适。""桓温怎么样?"说:"高傲豪爽,超群出众。""谢仁祖(尚)怎么样?"说:"高洁平易,美好通达。""阮思旷(裕)怎么样?"说:"大度宽和,淹通兼善。""袁羊(乔)怎么样?"说:"滔滔不绝善谈论。""殷洪远(融)怎么样?"说:"旷远有深邃的思想。""你自认为如何?"说:"下官才能特长,全不如各位贤达;至于斟酌时世事态,把握时局形势,也大多赶不上他们。然而不才时时寄托情怀于玄理,尽情诵咏《老子》、《庄子》,超脱世俗有高远的寄托,不以时务萦怀,自认为此种心境是谁也比不了的。"

〔注释〕

①抚军:晋简文帝司马昱,曾作抚军将军。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有文才,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袭爵长乐侯。

②刘真长:刘惔字真长,性简贵,善清言,官至丹阳尹。见《言语》66注。

③清蔚简令:清淳有文采,简约美好。

④王仲祖:王濛字仲祖,官中书郎、司徒左长史。善清谈,与刘惔齐名。

⑤温润恬和:温和仁慈,恬淡闲适。

⑥桓温:字元子,官至大司马。见《言语》101注。

⑦高爽迈出:高傲豪爽,超群出众。

⑧谢仁祖:谢尚字仁祖。见《赏誉》103注。

⑨清易令达:高洁平易,美好通达。

⑩阮思旷:阮裕字思旷,以德业知名,精于论难,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见本篇30。

⑪弘润通长:大度宽和,淹通兼善。

⑫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历官尚书郎、江夏相。见《言语》90注。

⑬洮洮(táotáo):通"滔滔"。话多的样子。　　清便:善清谈,有口才。

⑭殷洪远:殷融字洪远,陈郡人。善清言,仕晋为吏部尚书、太常卿。

⑮远有致思:旷远有深邃的思想。

⑯自谓：自己认为。

⑰下官：自称的谦词。多用于属官对长官。　经：长，擅长。　悉：皆。

⑱“斟酌”二句：指考虑当世政治、把握时局。斟酌，考虑衡量。时宜，时势所宜。笼罩，洞察把握。

⑲不才：对自己的谦称。

⑳玄胜：指玄学义理。　老、庄：指《老子》《庄子》二书。是玄学的思想基础，清谈的主要内容。见《文学》55、62。

㉑萧条：闲逸超脱。　经怀：萦怀。

37 桓大司马下都①，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②？"《桓温别传》曰："兴宁九年，以温克复旧京，肃静华夏，进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大司马，加黄钺，使入参朝政。"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③。"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译文〕

桓大司马（温）顺江而下到都城建康，问真长（刘惔）说："听说会稽王（司马昱）谈玄有极大的长进，是这样吗？"刘说："进步极大，然而仍然是第二流中的人罢了。"桓说："第一流的又是谁呢？"刘说："正是我们这些人啊！"

〔注释〕

①桓大司马：桓温官至大司马，专朝政。　下都：到京都建康。建康位于长江下游，顺江而下至建康，故曰下都。

②会稽王：晋简文帝司马昱曾封会稽王。喜欢清谈，刘惔、王濛等是其座上常客。

③故：仍然。

38 殷侯既废①，桓公语诸人曰②："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③，我弃去，己辄取之④，故当出我下。"《续晋阳秋》曰：

"简文辅政，引殷浩为扬州，欲以抗桓，桓素轻浩，未之惮也。"

〔译文〕

殷侯（浩）因兵败而被废黜，桓公（温）对人说："小时候和渊源一起骑竹马，我丢弃之后，他就捡起来，本来就在我之下。"

〔注释〕

①殷侯既废：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殷浩以中军将军督师北伐，征许洛，兵屡败，永和十年被废为庶人，徙东阳。

②桓公：桓温素忌浩掌兵权，故力主废浩。　　语诸人：即"语之于人"。对别人说。

③骑竹马：孩提游戏，以竹竿为马跨而骑之。

④己辄取之：他总是取来。己，用为第三人称，相当于"他"。之，指代"竹马"。

39 人问抚军①："殷浩谈竟何如②？"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③。"

〔译文〕

有人问抚军大将军（司马昱）："殷浩谈玄究竟如何？"回答说："不能取胜于人，尚可令宾客欢欣畅快。"

〔注释〕

①抚军：晋简文帝司马昱是风流皇帝，也善清谈。

②殷浩：字渊源，善言玄理。见《政事》22注。　　竟：究竟，到底。

③差可：尚可，大体上能。　　献酬：饮酒中相酬劝，此指令大家尽兴、欢畅。

40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①，安南，谢奉也，已见。《谢氏谱》曰："奉弟聘，字弘远，历侍中、廷尉卿。"学义不及孔岩②，《中兴书》曰："岩字彭祖，会稽山阴人。父倹，黄门侍郎。岩有才学，历丹阳尹、尚书、西阳侯，在朝多所匡正。为吴兴太守，大得民和。后卒于家。"居然自

胜③。"言奉任天真也。

〔译文〕

晋简文帝(司马昱)说:"谢安南(奉)清雅美好的风采不如他弟弟(谢聘),才学义理赶不上孔岩,但显然仍有胜过别人之处。"

〔注释〕

①谢安南:谢奉字弘道,晋会稽山阴人。历官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　　清令:风姿清雅美好。

②学义:才学义理。

③居然:显然。

41 未废海西公时①,王元琳问桓元子②:"箕子、比干迹异心同③,不审明公孰是孰非④?"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⑤。"《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译文〕

没有废黜海西公(司马奕)时,王元琳(珣)问桓元子(温):"箕子、比干所表现的行迹不同而心意相同,不知道您更赞成谁的做法?"桓说:"如果同样称为仁人,我宁愿做管仲。"

〔注释〕

①废海西公:司马奕字延龄,晋成帝子。兴宁三年立为帝,是为晋废帝。太和六年,被大司马桓温废黜,为海西县公,简称海西公。

②王元琳:王珣字元琳,王洽子,王导孙,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　　桓元子:桓温字元子,以大司马专朝政,废海西,立简文帝,权倾朝野。

③箕子:商纣王时贤人。纣暴虐,箕子谏不听,披发佯狂为人奴。　　比干:殷末大臣。殷纣王淫乱,比干强谏,被剖心而死。与微子、箕子被称为殷之三仁。　　迹:行迹。

④不审:不知。　　明公:对权贵长官的尊称。此处尊称桓温。　　孰是

孰非：赞同谁不赞同谁。孰，谁。是、非，此处用为动词。认为是，认为非。

⑤仁称不异：同样可以称为仁。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齐国人。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42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①，桓护军亦在坐②，桓伊，已见。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③。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④？"桓答曰："弘治肤清⑤，卫虎奔奔神令⑥。"王、刘善其言。虎，卫玠小字。《玠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问：'杜弘治可方卫洗马不？'谢曰：'安得比！其间可容数人。'"《江左名士传》曰："刘真长曰：'吾请评之。弘治肤清，叔宝神清。'论者谓为知言。"

〔**译文**〕

刘丹阳（惔）、王长史（濛）在瓦官寺聚会，桓护军（伊）也在座，大家一起评论西晋和江东的人物。有人问："杜弘治（乂）与卫虎（玠）相比如何？"桓回答说："弘治仪容秀美清丽，卫虎精神焕发、神意美好。"王、刘二人都认为他的评论好。

〔**注释**〕

①刘丹阳：刘惔曾为丹阳尹。　　王长史：王濛曾作司徒左长史。　　瓦官寺：佛寺名。晋哀帝兴宁二年敕建，初名慧方寺，寺有瓦官阁。　　集：会集，聚会。

②桓护军：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善音律，官江州刺史、护军将军。

③商略：品评，评论。　　西朝：指西晋王朝。　　江左：江东。指东晋王朝。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西为右。

④杜弘治：杜乂字弘治，杜预孙。美姿容，有盛名。袭爵当阳侯，官丹阳丞。　　何如：与……比如何。　　卫虎：卫玠小字虎，美姿容，好言玄理。

⑤肤清：仪容美好清丽。肤，指外在仪容。

⑥奔奔：通"奕奕"。指神采焕发。　　神令：神意美好。神，意识和精神。令，美好。

43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1]，但有都长[2]。"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马相如传》曰："闲雅甚都。"《语林》曰："刘真长与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条达清长。'"

〔译文〕

刘尹（惔）手抚王长史（濛）背说："阿奴与丞相（王导）相比，确实姿容美好。"

〔注释〕

①阿奴：相当于第二人称代词，是长者对幼者的亲昵之称，有时也用于同辈。孝标注误。

②但有：还是有，确实有。　　都长：美善。

44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1]。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2]。"类秀之任率也。

〔译文〕

刘尹（惔）、王长史（濛）一起闲坐，长史酒兴正浓时起身跳舞。刘尹说："你今天的样子，不亚于当年的向子期（秀）。"

〔注释〕

①酒酣：酒兴正浓。

②阿奴：见本篇43注。　　减：比……差。　　向子期：向秀字子期，晋河内怀人。与嵇康、吕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为人任率，好老、庄。注《庄子》，与郭象齐名。

45 桓公问孔西阳[1]："安石何如仲文[2]？"西阳，即孔岩也。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3]，其处故乃胜也[4]。"

〔译文〕

桓公（温）问孔西阳（岩）："安石（谢安）比仲文（殷仲文）怎么

样？”孔想了想没有回答，却反问桓公：“你认为怎么样？”回答说：“安石显然不可欺凌轻践，他自处之道确实是胜过别人啊。”

〔注释〕

①孔西阳：孔岩，晋废帝太和中，官至吴兴太守，封西阳侯。见本篇40注。

②安石：谢安字。安风神秀彻，善清言，喜游宴，少负重名，隐居会稽，屡辟不起。年逾四十，桓温请为司马。简文帝死，温欲加害于谢安和王坦之而篡晋，然惮安之雅正，温谋败（见《雅量》29）。孝武年幼即位，安以尚书仆射领吏部，总中书事，一心辅晋。苻坚南侵，加安征讨大都督，遣侄谢玄等大败敌于肥水，以总统功，拜太保。寻以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政，出镇步丘以避之。病卒，赠太傅。　仲文：殷仲文，桓温女婿。有才藻，美容貌。始为会稽王司马道子赏识，累迁新安太守。仲文与桓玄虽为姻亲而素不交密，及闻玄平京师便弃郡投焉。玄甚器重之，使总领诏命，以为侍中，领左卫将军。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及玄败，投朝廷，为镇军长史，转尚书，左迁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后以谋反伏诛。参《言语》106，《黜免》8、9。

③居然：显然。　陵践：陵通“凌”。欺凌轻践。

④处：指处世。　故：确实。　胜：优胜，胜过别人。

46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①，遏、胡儿并在坐②。公问李弘度曰③：“卿家平阳何如乐令④？”《晋诸公赞》曰：“李重字茂重⑤，江夏钟武人。少以清尚见称，历吏部郎、平阳太守。”于是李潸然流涕曰⑥：“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⑦。《晋阳秋》曰：“赵王伦篡位，乐广与满奋、崔随进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⑧，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⑨。”《晋诸公赞》曰：“赵王为相国，取重为左司马。重以伦将篡，辞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复自治，至于笃甚，扶曳受拜，数日卒，时人惜之。赠散骑常侍。”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⑩。”

〔译文〕

谢公（安）与当时的名人贤达一起谈论评说时人时事，谢遏（玄）、胡儿（谢朗）都在座。谢公问李弘度（充）道："你家平阳（李重）和乐令（广）相比怎么样？"当时李潸然泪下，说道："赵王（司马伦）叛逆篡位，乐令亲自持授皇帝玺印。过世的伯父为人正直，耻于处身乱朝之中，竟至服毒自杀，恐怕难以相比。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并非偏爱亲人的说法。"谢公对胡儿说："有识见的人果然让人满意。"

〔注释〕

①赏说：谈论评说。

②遏、胡儿：指谢玄、谢朗。玄字幼度，小字遏，安兄谢奕子。朗字长度，小字胡儿，安兄谢据子。

③李弘度：李充字弘度，晋江夏（今湖北）人。官至大著作、中书郎。

④平阳：李重江夏人，弘度从父，晋惠帝时官至平阳太守。　何如：与……比怎么样。　乐令：乐广字彦辅，南阳人。善清言，官至河南尹、尚书令。

⑤李重字茂重：影宋本作"茂曾"，与《晋书》本传同，当从。

⑥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

⑦赵王篡逆：司马伦字子彝，宣王司马懿子，咸宁中封赵王。永康元年，废贾后，杀大臣，自称相国、大都督，永宁元年篡位称帝，同年被齐王冏讨灭。　玺绶：古代印玺上系有彩色组绶，称玺绶。此代指印玺。

⑧雅正：正直。雅亦正的意思。　仰药：服毒药自杀。《晋书·李重传》云："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

⑨自：本来。　私：爱。

⑩不异人意：同人意，中人意。人，我。

47 王脩龄问王长史[①]："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②]？"长史未答，脩龄曰："临川誉贵[③]。"长史曰："宛陵

未为不贵。"《中兴书》曰:"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王述从骠骑功曹出为宛陵令。述之为宛陵,多脩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丞相王导使人谓之曰:'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后屡临州郡,无所造作,世始叹服之。"

〔译文〕

王脩龄(胡之)问王长史(濛):"我家临川(王羲之),和你家宛陵(王述)相比怎么样?"长史没有回答,王脩龄说:"临川声誉尊贵。"长史说:"宛陵未必不尊贵。"

〔注释〕

①王脩龄: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曾作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

②临川:王羲之字逸少,王导从子,曾作临川太守,故称。羲之是胡之同祖兄弟。　宛陵:王述字怀祖,王承子,曾为宛陵令。述是长史同族长辈。

③誉贵:声誉显贵。羲之出自丞相之门,又有才气,故早有重名。阮裕称羲之、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庾亮称羲之"清贵有鉴裁"。

48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①,时苟子年十三②,倚床边听③。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④?"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⑤,往辄破的胜我⑥。"《刘惔别传》曰:"惔有俊才,其谈咏虚胜,理会所归,王濛略同,而叙致过之,其词当也。"

〔译文〕

刘尹(惔)到王长史(濛)那里去清谈,当时苟子(王修)十三岁,倚靠在坐榻边听。刘尹走后,苟子问父亲说:"刘尹谈玄和您比怎么样?"长史说:"优美的辞令他不如我,一往而射中靶子他胜过我。"

〔注释〕

①刘尹、王长史:刘惔和王濛,二人都善清谈,当时王、刘并称。　许:处,处所。　清言:清谈,谈玄。

②苟子：王修小字苟子，王濛之子。

③床：坐具，榻。

④尊：敬称对方，相当于“您”。此指父亲。

⑤韶音令辞：生动的语言，优美的辞令。《晋书·王濛传》云：“谢安亦常称美濛云：‘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

⑥破的：射中箭靶。此指说话切中旨要。

49 谢万寿春败后[①]，简文问郗超[②]：“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③]？”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④]。”《中兴书》曰：“万之为豫州，氐、羌暴掠司、豫，鲜卑屯结并、冀。万既受方任，自率众入颍，以援洛阳。万矜豪傲物，失士众之心。北中郎郗昙以疾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向还南，遂自溃乱，狼狈单归。太宗责之，废为庶人。”

〔译文〕

谢万在寿春大败之后，简文帝（司马昱）问郗超：“谢万本来该败，为什么竟那样大失士卒之心？”郗超说：“他把那轻率任性的行为表现，当作是大智大勇。”

〔注释〕

①谢万寿春败后：晋穆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谢万受命率军北征，结果在寿春大败而归，晋相继丧失大片土地，万被贬黜。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简文为相，曾任抚军从事中郎，后为豫州刺史。寿春，县名，晋属淮南郡，治所即今安徽寿县。

②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穆帝时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朝政。郗超：字景兴，为桓温谋主。

③那得乃尔失士卒情：为什么竟那样失掉士卒之心。据《晋书·谢万传》载：“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对将帅傲慢无礼，使诸将痛恨他，造成晋军大败。那得，为什么。乃，竟然。尔，这样、那样。

④“伊以率任之性”二句：意为谢万致败，是因为把轻率任性的行为，当作辨别大智大勇的表现。伊，他。率任，轻率任性。

50 刘尹谓谢仁祖曰①:"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②。"谓许玄度曰③:"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④。"二人皆受而不恨⑤。《尚书大传》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耳,是非御侮邪?'"

〔译文〕

刘尹(惔)对谢仁祖(尚)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与我更加亲近。"对许玄度(询)说:"自从我有了仲由,听不到恶言恶语。"这两个人都欣然接受而没有不满意。

〔注释〕

①刘尹:刘惔曾任丹阳尹,与谢尚、许询等,都是东晋名士。 谢仁祖:谢尚字仁祖,谢鲲子。官至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②"自吾有四友"二句:据王先谦考证,"四友"当为"回也"之误。回,指颜回,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称。此处刘尹以颜回比谢尚。

③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善作五言诗,东晋名士。

④"自吾有由"二句:由,指仲由,即子路,孔子弟子,有勇力。此以仲由比许询。 恶言,无礼中伤一类的话。

⑤"二人"句:谓谢尚、许询二人对刘惔的话没有异议,表示接受。恨,遗憾,不满意。按颜回、仲由是孔子弟子,刘尹以师辈自居,以回、由比谢尚、许询,似为戏谑之言。

51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①,比羊叔子②。羊祜德高一世,才经夷险;渊源蒸烛之曜,岂喻日月之明也。

〔译文〕

世人品评殷中军(浩)"思辩能力深彻明达",把他和羊叔子(祜)相提并论。

〔注释〕

①殷中军：即殷浩。浩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官至中军将军。思纬淹通：思想深彻明达。

②羊叔子：羊祜字叔子，晋景献羊皇后弟。官至尚书仆射、卫将军。镇守荆州，有政绩，人称羊公。 按羊祜德望高，有才略，然于清言析理，不如殷浩之名气。孝标褒贬，未为公允。

52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①。桓公停欲言②，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译文〕

有人问桓公（温）谢安石（安）、王坦之二人优劣高低。桓温沉吟正想要说，中间又改了主意，说道："你爱传别人的话，不能对你说。"

〔注释〕

①谢安石、王坦之：谢安石，即谢安。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二人都是东晋名臣。简文帝时，谢为侍中，王为左卫将军，是简文所倚靠的重臣。简文死后，谢、王又尽忠匡辅晋孝武帝，为桓温所忌恨。参见《雅量》29。 桓公：桓温，官大司马，掌朝权，威震内外。

②停：副词。正。汉魏六朝常语。

53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①："我何如苟子②？"《大司马官属名》曰："刘奭字文时，彭城人。"《刘氏谱》曰："奭祖昶，彭城内史。父济，临海令。奭历车骑咨议、长沙相、散骑常侍。"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苟子，然会名处多③。"王笑曰："痴。"

〔译文〕

王中郎（坦之）曾经问刘长沙（奭）说："我比苟子（王修）怎么样？"刘回答说："你的才华自然比不过苟子，然而融会名理方面要

强。"王中郎笑道："真呆。"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曾作从事中郎。　刘长沙：即刘奭，曾作长沙相。

②何如：与……比怎么样。　苟子：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长史王濛子。

③"卿才"二句：乃当，自然是。会名处，领会名理、能融会贯通的地方。

54 支道林问孙兴公①："君何如许掾②？"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③；一吟一咏，许将北面④。"

〔译文〕

支道林（遁）问孙兴公（绰）："你比许掾（询）如何？"孙说："高尚的情操，超逸的旨趣，弟子早已佩服；吟咏诗文，许必将拜我为师。"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有才华，善作诗文。

②许掾：许询字玄度，被征为司徒左掾，不就。善清言，一生隐居不仕。

③高情远致：高尚的情操，超逸的旨趣。此指隐逸之情。　弟子：学生。此用于自称，表示谦恭。　蚤：通"早"。　服膺：佩服。

④一吟一咏：指创作诗文。　许将北面：许将尊我为师。北面，面向北行礼，古代敬师之礼。《文学》85："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赏誉》144："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知许询非不善吟咏者，孙绰自诩之情，溢于言表。

55 王右军问许玄度①："卿自言何如安石②？"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③！"《中兴书》曰："万器量不及安石，虽居藩任，安在私门之时，名称居万上也。"

〔译文〕

王右军(羲之)问许玄度(询):"你个人认为阿万(谢万)与安石(谢安)相比怎么样?"许没有回答,王接着说:"安石确实更杰出,阿万将怒目相争吧!"

〔注释〕

①王右军问许玄度:王羲之、许询、谢安、谢万等都是东晋名流,又相与友善,故有此品评。

②"卿自言"句:据下文"安石""阿万"二语及孝标注,疑"自言"下脱"阿万"二字。安石,谢安字。

③故:确实,当然。　相为雄:相比更杰出。影宋本"为"作"与"。阿万:指谢万,字万石,谢安弟。才能、器量不及安石。　裂眼:怒目而视,瞪眼。

56 刘尹云:"人言江虨田舍①,江乃自田宅屯②。"谓能多出有也。

〔译文〕

刘尹(惔)说:"人们说江虨是田舍翁,江虨确实是亲自耕种宅田的。"

〔注释〕

①江虨(bīn):字思玄,晋陈留(今河南)人,江统子。博学知名,为东晋中兴大臣。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见《方正》42注。　田舍:田舍儿,田舍翁。此言江虨有田舍翁作风。

②田:用为动词。耕种。

57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①。"绍是石崇姊夫②,苏则孙,愉子也。石崇《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

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魏书》曰："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刚直疾恶，常慕汲黯之为人，仕至侍中，河东相。"《晋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则次子。"山涛《启事》曰："愉忠义有智意。"位至光禄大夫。

〔译文〕

谢公（安）说："金谷游宴的众贤之中，苏绍最优秀。"苏绍是石崇的姐夫，苏则的孙子，苏愉儿子。

〔注释〕

①金谷：又称金谷涧，在今河南洛阳西北。晋代石崇曾筑园于此。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石崇邀集当世名流苏绍等三十人在金谷游宴赋诗。

②绍是石崇姊夫：《三国志·魏书·苏则传》注云："石崇妻，绍之女兄也。"与此异。石崇，字季伦，有才气，性奢豪，曾与贵戚王恺等以奢靡相夸尚，官至荆州刺史。

58 刘尹目庾中郎①："虽言不愔愔似道②，突兀差可以拟道③。"《名士传》曰："敳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

〔译文〕

刘尹（惔）品评庾中郎（敳）："虽然谈论不能深深地与道相合，独特的思辩却差不多与道相似。"

〔注释〕

①庾中郎：庾敳（ái）字子嵩，庾峻子。见《文学》15注。

②愔愔（yīnyīn）：幽深的样子。　道：思想，学说。此指道家思想，玄学。

③突兀：特殊，奇特。　差：略，尚。　拟：类似；相比。《文学》15："庾

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可证刘惔此评不误。

59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①，《中兴书》曰："孙统字承公，太原人。善属文，时人谓其有祖楚风。仕至余姚令。"润于林道②。"《陈逵别传》曰："逵字林道，颍川许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禄大夫。逵少有干，以清敏立名。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领梁、淮南二郡太守。"

〔**译文**〕

孙承公（统）云："谢公（安）比无奕（谢奕）清高，比林道（陈逵）仁慈。"

〔**注释**〕

①清：高洁，清逸。《晋书·谢安传》："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无奕：谢奕字无奕，谢安兄。官至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见《德行》33注。

②润：仁慈宽厚。

60 或问林公①："司州何如二谢②？"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③。"《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好谈谐，善属文辞，为当世所重。"

〔**译文**〕

有人问林公（支遁）："王司州（胡之）与二谢相比如何？"林公说："当然是上攀谢安，下提谢万。"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人称林公。

②司州：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官至西中郎将、司州刺史。见《言语》81注。　二谢：指谢安、谢万。

③故当：当然是。　攀安提万：意谓王胡之的才能不及谢安，强于谢万。攀，攀缘。提，提携。

61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①。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②；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③。宋明帝《文章志》曰："绰博涉经史，长于属文，与许询俱有负俗之谈。询卒不降志，而绰婴纶世务焉。"《续晋阳秋》曰："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

〔译文〕

孙兴公（绰）、许玄度（询）都是当时的名士。有人看重许氏高洁的情操，就鄙薄孙氏污秽的行径；有人喜爱孙氏的才华词藻，而不看重许氏的注重修养。

〔注释〕

①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有文才，东晋名士。官至散骑常侍，袭爵长乐侯。许玄度：许询字玄度，有才藻，善作五言诗，征为司徒掾，不就，隐居不仕。　一时：当时，当代。

②高情：高洁的情操。

③才藻：才华词藻。

62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①，而缠绵纶至②。又曰："右军诣嘉宾③。"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④。"谢公以嘉宾言为得。凡彻、诣者，盖深核之名也。谢不彻，王亦不诣。谢、王于理，相与为朋俦也。

〔译文〕

郗嘉宾（超）评论谢公（安）谈论玄理虽然不深刻透彻，但思想周详细密而有条理。又有人说："右军（王羲之）比嘉宾深刻。"嘉宾听后说："不能说深刻，只能说是同等罢了。"谢公认为嘉宾的说法得当。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郗愔子。善谈论，精义理，交游士林。官中书郎、司徒左长史。　道：品评，评论。　造膝：促膝。"造膝交谈"之省。引

申为谈论，议论。此指谈玄、清谈而言。

②缠绵：周详细密。　　绝至：指思想极有条理。

③诣：指造诣深。

④政：通"正"。只。　　朋：朋比，同等。

63 庾道季云①："思理伦和，吾愧康伯②；志力强正，吾愧文度③。自此以还，吾皆百之④。"庾龢，已见。

〔译文〕

庾道季（龢）说："思辨能力的条理逻辑，我不如康伯（韩伯）；志向毅力刚强正直，我不如文度（王坦之）。除此以外，我全比他们强百倍。"

〔注释〕

①庾道季：庾龢字道季，晋太尉庾亮子。善清谈，官至丹阳尹、兼中领军。《晋书·韩伯传》："颍川庾龢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伯及王坦之。"

②思理：思辨能力。　　伦和：有条理逻辑。　　康伯：韩伯字康伯，善言玄理，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晋书》谓其"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

③志力：志向毅力。　　强正：刚强正直。　　文度：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东晋名臣，官至侍中、中书令。

④以还：以下，以外。

64 王僧恩轻林公①，蓝田曰②："勿学汝兄③，汝兄自不如伊④。"僧恩，王祎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祎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寻阳公主。仕至中书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与桓温称之。赠散骑常侍。"

〔译文〕

王僧恩（祎之）轻视林公（支遁），蓝田（王述）说："不要学你哥哥，你哥哥本来不如他。"

〔**注释**〕

①王僧恩轻林公：王祎之受其兄坦之影响，故轻林公。　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人称林公。

②蓝田：王述爵蓝田侯。二子，坦之、祎之。

③勿学汝兄：不要学你哥哥。兄指王坦之。按坦之志力强正，崇尚刑名之学，反对时俗放荡、不敦儒教，著《废庄论》，与支道林不合睦。见《轻诋》21“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条和《晋书·王坦之传》。

④汝兄自不如伊：谓王坦之德望才能赶不上支道林。自，本来。伊，他。指林公。

65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①？”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②，知之者无取其体③。”言其有才而无德也。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问孙兴公（绰）：“袁羊（乔）怎么样？”回答说：“不了解他的人不会违弃他的才华，了解他的人看不上他的德行。”

〔**注释**〕

①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晋陈郡（今河南）人。官尚书郎、江夏相。从桓温平蜀，有功，封湘西伯。　何似：怎样。

②负：违弃。

③无取：不取，看不上。　体：指德行。二句言袁羊有才而德不足。

66 蔡叔子云①：“韩康伯虽无骨干②，然亦肤立③。”

〔**译文**〕

蔡子叔（系）说：“韩康伯（伯）虽然肥胖得似无骨胳支撑，然而看上去还挺立。”

〔**注释**〕

①蔡叔子：当作“蔡子叔”。蔡系字子叔，晋司徒蔡谟子，官至抚军长史。

②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等。《轻诋》28："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刘注引《语林》："韩康伯似肉鸭。"均言韩伯肥胖。

③然亦肤立：意谓韩康伯外观形象尚挺立，并非肥胖臃肿得不像样子。肤，指外观形象。

67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①："林公谈何如嵇公②？"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③。"《支遁传》曰："遁神悟机发，风期所得，自然超迈也。"又问："殷何如支④？"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⑤；然亹亹论辩，恐□欲制支⑥。"

〔译文〕

郗嘉宾（超）问谢太傅（安）说："林公（支遁）清谈比嵇公（康）怎么样？"谢说："嵇公不停脚地跑，才能够脱身罢了。"又问："殷浩比支遁怎么样？"谢说："恰好有超尘拔俗之论时，支才胜过殷浩；然而论理言辞雄辩，恐怕殷浩似可以胜过支遁。"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谈：谈玄，清谈。

③勤著脚：不断举足，努力奋进。裁，通"才"。去，脱身。指应付论辩。二句言，若谈玄论辩嵇康不是支道林对手。

④殷：指殷浩。《晋书》本传言其"尤善玄言"，"为风流谈论者所宗"。

⑤正尔：恰好。　超拔：超尘拔俗。此指超乎尘缘进入佛理。

⑥亹亹（wěiwěi）：言语雄辩的样子。　恐□欲制支：余嘉锡据清人程炎震《笺证》，认为"此处□必是殷字"。或误成口字，非。　欲：似。　制：战胜。

68 庾道季云①："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②，懔懔恒如有生气③；《史记》曰："廉颇者，赵良将也，以勇气闻诸侯。蔺相如

者，赵人也。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请以十五城易之。赵遣相如送璧，秦受之，无还城意。相如请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曰：'王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秦王谢之。后秦王使赵王鼓瑟，相如请秦王击筑。赵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颇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镇东将军司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书郎。"李志《晋百官名》曰："志字温祖，江夏钟武人。"《李氏谱》曰："志祖重，散骑常侍。父藉，纯阳令。志仕至员外常侍、南康相。"虽见在④，厌厌如九泉下人⑤。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⑥，但恐狐狸猯狢啖尽⑦。"言人皆如曹、李质鲁淳悫，则天下无奸民，可结绳致治。然才智无闻，功迹俱灭，身尽于狐狸，无擅世之名也。

〔译文〕

庾道季（龢）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以前的古人，但其懔然严正的形象好像还活着；曹蜍、李志虽然活着，却气息奄奄如同九泉下的死人。人如果都是这样，就可以用最原始最简单的结绳的方法治理，但是恐怕会被狐狸、野猪、狢子等各种野兽吃光了。"

〔注释〕

①庾道季：庾龢字道季。见《言语》79注。

②廉颇、蔺相如：战国时赵之将相，有大功，是赵国名臣。参见孝标注。

③懔懔：严正的样子。　　恒：常，久。

④见在：现在还活着。

⑤厌厌：同"奄奄"。气息微弱的样子。　　九泉：地下，人死后埋葬的地方。

⑥结绳而治：上古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比喻最原始最简单的治理方法。

⑦猯(tuān)：猪獾。　　狢(hé)：狢子。一种像狐狸的野兽。　　啖(dàn)：吃。

69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①，谢公问孙僧奴：僧奴，孙腾

小字也。《晋百官名》曰："腾字伯海，太原人。"《中兴书》曰："腾，统子也，博学，历中庶子、廷尉。""君家道卫君长云何②？"孙曰："云是世业人③。"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④。"于时以比殷洪远⑤。

〔译文〕

卫君长（永）是萧祖周（轮）的妻兄，谢公（安）问孙僧奴（腾）："你说卫君长怎么样？"孙说："据说是办实事、干事业的人。"谢公说："太不对了，卫本是个精于义理的人。"当时拿他和殷洪远（融）相比。

〔注释〕

①卫君长：卫永字君长，晋成阳人。官至左军长史。　萧祖周：萧轮字祖周，晋乐安人。善《三礼》。官散骑常侍、太常博士。　妇兄：妻子的哥哥。

②君家：犹"君"。用于尊称对方。相当于"您"。　云何：怎样。

③世业人：办实事、干事业的人。

④殊不尔：甚不是这样。殊，甚、很。　理义人：长于玄学义理的人。

⑤殷洪远：殷融字洪远，陈郡人。善清言，官吏部尚书、太常卿。见《文学》74"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条。

70 王子敬问谢公①："林公何如庾公②？"谢殊不受③，答曰："先辈初无论④，庾公自足没林公⑤。"《殷羡言行》曰："时有人称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举宗本槌人。'"

〔译文〕

王子敬（献之）问谢公（安）："林公（支遁）比庾公（亮）怎么样？"谢安很不愿发表评论，回答道："先辈从来就没有议论过，庾公本来足以盖过林公。"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见《德行》39注。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

③殊不受：很不愿接受提问，发表意见。

④初无：一点也没有，从未有。

⑤自：原本，本来。　没：淹没。指盖过别人。按谈玄析理，谓庾亮胜过支遁，似非真心之言。本篇67"郗嘉宾问谢太傅"条，谢安对林公谈玄颇为推崇可知。

71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①，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②。"《魏氏春秋》曰："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

〔译文〕

谢遏（玄）等人一起评论"竹林七贤"的优劣高下，谢公（安）说："先辈们从来不褒贬'竹林七贤'。"

〔注释〕

①谢遏：谢玄小字遏，谢安兄奕子。　"竹林"：指竹林七贤。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相与友善，常集于竹林之下，时称"竹林七贤"。

②初不：从来不，一点不。　臧贬：褒贬，评论优劣、高低。

72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①，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②。"《续晋阳秋》曰："坦之雅贵有识量，风格峻整。"

〔译文〕

有人用王中郎（坦之）比车骑（谢玄），车骑听到后说："他勤奋而成就卓著。"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蓝田侯王述子，少有盛名。又历显官，与谢安共辅晋室，为东晋名臣。　车骑：谢玄字幼度，小字遏，有战功，封康乐公。死后赠

车骑将军。

②伊：他。　窟窟：勤奋的样子。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谓"窟窟"当作"掘掘"或"搰搰"，用力的样子。

73 谢太傅谓王孝伯①："刘尹亦奇自知②，然不言胜长史③。"

〔译文〕

谢太傅（安）对王孝伯（恭）说："刘尹（惔）也深知自己的才性，然而不说胜过王长史（濛）。"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王蕴子，长史王濛孙。官至中书令等。

②刘尹：刘惔曾作丹阳尹，故称。　奇：极。刘"雅善言理"，为时辈所推崇。

③长史：王濛字仲祖，曾作司徒左长史。善清谈，与刘惔齐名，并称王、刘。

74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①，子猷、子重多说俗事，《王氏谱》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历秘书监、侍中、尚书、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②。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③？"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④？"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⑤。推此知之。"

〔译文〕

王黄门兄弟三人一起去拜访谢公（安），子猷（徽之）和子重（操之）说了许多寻常俗事，王子敬（献之）只是略作寒暄而已。离开以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公："刚才三位贤士，哪一个更突出？"谢公说："小的最强。"客人说："根据什么知道他更突出呢？"谢公说：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按照这一道理推论知道的。”

〔注释〕

①王黄门兄弟三人:指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三人均羲之子。徽之字子猷,有才器,放诞不羁,官至黄门侍郎。操之字子重,官豫章太守。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 诣:到……去,拜访。

②寒温:寒暄。见面说客套话。

③向:刚才。 愈:超越,更强。

④何以:以何,根据什么。

⑤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引自《周易·系辞下》。 吉人:善人,贤人。 躁人:浮躁的人。

75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①。”答曰:“固当不同②。”公曰:“外人论殊不尔③。”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帝志》曰:“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译文〕

谢公(安)问王子敬(献之):“你的书法比令尊如何?”回答说:“本来就不相同。”谢公说:“外人的评论完全不是这样。”王说:“外人怎么能知道!”

〔注释〕

①“君书”句:问子敬书法比其父亲王羲之怎么样。书,书法。君家尊,你父亲。按王羲之父子均善书法。《晋书》本传谓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谓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

②固:本来。 当:该当。

③殊不尔:颇不这样。殊,表示程度,甚,很。尔,这样。献之颇有自诩之意。

76 王孝伯问谢太傅①:"林公何如长史②?"太傅曰:"长史韶兴③。"问:"何如刘尹④?"谢曰:"噫,刘尹秀⑤。"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⑥。"

〔**译文**〕

王孝伯(恭)问谢太傅(安):"林公(支遁)比长史(王濛)怎么样?"太傅说:"长史有美好的意趣。"问:"比刘尹(惔)怎样?"谢说:"呵,刘尹俊秀杰出。"王说:"若如您所言,林公不如这两个人吗?"谢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王长史是其祖父。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谢安对林公品评见本篇67、70。　长史:王濛字仲祖,曾任司徒左长史。

③韶兴:美好的意趣。

④刘尹:刘惔字真长,曾作丹阳尹。

⑤秀:秀拔,俊秀杰出。本篇84有"长史虚,刘尹秀"评语。

⑥身:我。

77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①。"《续晋阳秋》曰:"献之文义并非所长,而能撮其胜会,故擅名一时,为风流之冠也。"

〔**译文**〕

有人问太傅(谢安):"子敬(王献之)能够和先辈中哪一位相比?"谢安说:"阿敬就近撮取了王(濛)、刘(惔)的风格。"

〔**注释**〕

①撮:撮取。　王、刘:王濛、刘惔,二人均以善清谈著称,是东晋名流。

标：标格，风度。

78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①。"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②。"言濛质而惔文也。

〔译文〕

谢公（安）对孝伯（王恭）说："您祖父与刘尹（惔）相比，本来应该能够齐名并驾。"孝伯说："做到刘尹那样并非不能够，只是不去那样做。"

〔注释〕

①君祖比刘尹：指王濛比刘惔。王、刘并称，均善清谈。王濛生蕴，蕴生恭。　故：本来。　逮：追及，赶上。

②直：通"只"。二句言，王质刘文，各领风骚，不必拟学。

79 袁彦伯为吏部郎①，子敬与郗嘉宾书曰②："彦伯已入③，殊足顿兴往之气④。故知捶挞自难为人⑤，冀小却当复差耳⑥。"

〔译文〕

袁彦伯（宏）作了吏部郎，子敬（王献之）给郗嘉宾（超）写信说："彦伯已经入朝就任吏部郎，此职特别能够摧挫他一往无前的锐气。本来就知道受了杖责确实难以做人，希望往后将减少杖刑啊。"

〔注释〕

①袁彦伯：袁宏字彦伯，小字虎。善著文。官吏部郎、东阳太守。　吏部郎：掌官吏选拔的官。

②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为桓温腹心，职在中书。　书：书信。

③彦伯已入：指袁宏已入朝为官。

④"殊足"句：谓郎官之职对袁宏不利，会摧挫他一往无前的锐气。

殊足：特别能够。　　顿：顿挫，摧挫。　　兴往之气：一往无前的锐气，豪迈之气。

⑤“故知”句：意谓早就知道郎官有过，要受杖责，使人难堪。　捶挞：指杖刑。　　自：确实。　按晋时虽重郎官人选，但仍保持汉魏以来郎官有过受杖责的旧例，故王献之写信给郗超，请他关照袁宏。

⑥“冀小却”句：谓希望今后减少对郎官的杖责。　　冀：希望。　　小却：稍后，往后。　　当复：将。复为词缀，不为义。　　差：减。

80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①，子敬赏“井丹高洁”②。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③’。”嵇康《高士传》曰：“丹字大春，扶风郿人。博学高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未尝书刺谒一人。北宫五王更请莫能致，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设麦饭葱菜，以观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来相过，何谓如此！’乃出盛馔。侯起，左右进辇，丹笑曰：‘闻桀、纣驾人车，此所谓人车者邪？’侯即去辇。越骑梁松贵震朝廷，请交丹，丹不肯见。后丹得时疾，松自将医视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吊之。时宾客满廷，丹裘褐不完，入门，坐者皆悚望其颜色。丹四向长揖，前与松语。客主礼毕后，长揖径坐，莫得与语，不肯为吏，径出，后遂隐遁。”其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披褐长揖，义陵群萃。”“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说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著犊鼻裈，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常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家。”其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译文〕

王子猷（徽之）、王子敬（献之）兄弟一起欣赏《高士传》所写的人及赞语，子敬欣赏“井丹高洁”。子猷则说：“不如‘长卿慢世’。”

〔注释〕

①王子猷、子敬兄弟：指王徽之、王献之。徽之字子猷，献之字子敬，羲之二子。　《高士传》：嵇康著《圣贤高士传》的简称。书中所写人物，自混沌至于管宁，凡119人。今仅存52传5赞。传文简练，有文彩。

②井丹高洁：《圣贤高士传》中《井丹传》后的赞语。高洁，是说井丹性格高洁。井丹，字大春，东汉隐士。通五经，善谈论，性清高，隐居不仕，以寿终。《后汉书》有传。

③长卿慢世：《圣贤高士传》中《司马相如传》后的赞语。慢世，指司马相如玩世不恭，越礼自放。长卿，司马相如字。相如为汉蜀郡成都人。初为郎，为官不慕高爵。善著文，有《子虚》《上林》等赋传世。《史记》《汉书》有传。

81 有人问袁侍中《袁氏谱》曰："恪之字元祖，陈郡阳夏人。祖王孙，司徒从事中郎。父纶，临汝令。恪之仕黄门侍郎。义熙初，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①？"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②；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③。"故殷作诔云④："荆门昼掩，闲庭晏然⑤。"

〔译文〕

有人问袁侍中(恪之)说："殷仲堪与韩康伯(伯)相比怎样？"回答说："对于玄学义理的心得，高下优劣并没有分别；然而门庭萧条冷落，显然有名士风度，殷仲堪不如韩康伯。"所以殷仲堪作诔文说："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注释〕

①殷仲堪：能清言，善著文。为晋孝武帝所重用，自黄门郎拔为荆州刺史。谈理与韩康伯齐名。　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玄理，官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等。

②理义：玄学义理。　乃复：竟然。

③门庭萧寂：门前庭院萧索寂静。形容无客人往来。　居然：显然。　名士风流：名士的风度、气韵。名士，指魏晋时代尚玄学、鄙礼法、放达潇洒

的文人。

④诔:哀悼死者之文。

⑤荆门昼掩,闲庭晏然:柴门大白天关闭着,闲适的庭院悠然安逸。形容淡于荣利,不求闻达的孤寂生活。

82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①?"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②,嘉宾故自上③。"谓超拔也。

〔译文〕

王子敬(献之)问谢公(安):"嘉宾(郗超)比道季(庾龢)怎么样?"回答说:"道季诚然善于撮取群言,聪明有悟性,嘉宾确实更杰出。"

〔注释〕

①道季:庾龢字道季,庾亮子,率直聪悟,善清谈。《晋书》谓其"名重一时,少所推服"。

②诚复:确实,诚然。 钞撮:撮取,摄取。 清悟:聪明敏捷。

③故自:确实。 上:杰出。言其自然超拔,高于庾龢的抄撮清悟。《续晋阳秋》曰:"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检。"故时谚有云:"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

83 王珣疾①,临困,问王武冈曰②:《中兴书》曰:"谧字雅远,丞相导孙,车骑劭子。有才器,袭爵武冈侯,位至司徒。""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③?"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④。"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⑤!"领军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过坦之而无年,故致此论。

〔译文〕

王珣病了,临危,问王武冈(谧)说:"当世评论拿我家领军(王洽)比谁?"武冈说:"世人把他和王北中郎(坦之)相提并论。"东亭

(王珣)转过身面壁而卧,叹息道:"人本来不可以短寿!"

〔注释〕

①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又名阿瓜。王洽子,王导孙。以才学、文章知名。官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封东亭侯。

②王武冈:指王谧。与王珣是堂兄弟。

③我家领军:我父亲领军将军。领军,指王洽,王珣父,官拜领军将军。

④王北中郎:指王坦之。坦之曾兼任北中郎将之职。

⑤"人固"句:王珣叹其父短寿,名德只能与王坦之相比。　固:本来。无年:短寿,早亡。

84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①。又曰:"长史虚②,刘尹秀③,谢公融④。"谓条畅也。

〔译文〕

王孝伯(恭)评论谢公(安)厚重深沉。又说:"长史(王濛)清虚,刘尹(惔)秀拔,谢公融通畅达。"

〔注释〕

①道:品评,评论。　浓:浓厚,浓重。指人作风性格厚重深沉。

②长史虚:王濛清虚。《晋书》本传谓其"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③刘尹秀:刘惔秀拔杰出。本篇76谢安品刘惔,亦谓"刘尹秀"。

④谢公融:谢安融通。融,圆融、融通。禅宗强调"圆融无碍",借以品谢。

85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①?"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②。"不言若羲之,而言胜胡之。

〔译文〕

王孝伯(恭)问谢公(安):"林公(支遁)和右军(王羲之)相比如何?"谢公说:"右军比林公强。林公在王司州(胡之)之上,也高贵深彻。"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　何如：与……相比如何。

②司州：王胡之字脩龄，王廙子。官西中郎将、司州刺史。与羲之为堂兄弟。　前：上。　贵彻：高贵深彻。

86 桓玄为太傅①，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②，问王桢之曰③："我何如卿第七叔④？"《王氏谱》曰："桢之字公干，琅邪人，徽之子。历侍中、大司马长史。"第七叔，献之也。于时宾客为之咽气⑤。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⑥。"一坐欢然⑦。

〔译文〕

桓玄作了太傅之后，大会宾客，朝廷大臣全部到齐，刚刚入席坐定，桓玄问王桢之说："我比你的七叔献之如何？"当时，宾客们都为他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王桢之慢慢回答说："亡叔是当代楷模，您是千载英豪。"满座的人听了无不欢欣喜悦。

〔注释〕

①桓玄：大司马桓温子，封南郡公。晋安帝时为太傅，掌朝权。　太傅：官名。三公之一。

②裁：通"才"。刚刚。　竟：毕，完。

③王桢之：字公干，小字思道，晋黄门侍郎徽之子。官侍中，大司马长史。

④何如：比……如何？　第七叔：指王献之。献之是羲之第七子，徽之弟，桢之叔。按桓玄酷爱书法，毕生景仰，唯在二王，常以王献之自比，故有此问。

⑤咽气：塞气，屏住呼吸。言气氛紧张。

⑥标：楷模。　英：英豪。　按桢之所答，机智敏捷，不卑不亢，既表达了他的评价，又很得体。

⑦一坐：满坐。

87 桓玄问刘太常曰①："我何如谢太傅？"《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②？"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③。"《庄子》曰："楂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

〔译文〕

桓玄问刘太常（瑾）说："我和谢太傅（安）相比怎样？"刘瑾回答说："您高明，太傅深沉。"又说："和贤舅子敬（王献之）相比怎么样？"回答说："楂梨橘柚，味道不同，各有其美。"

〔注释〕

①"桓玄问"句：桓玄灭杨佺期、殷仲堪、元显后，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又自封为太傅，有禅晋之意。此问正显其威势。

②贤舅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刘瑾母为羲之女，故瑾称子敬为舅。参见本篇 86 注。

③楂（zhā）梨橘柚：几种水果，味道不同，皆可于口。《庄子·天运》："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楂，山楂。

88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①。《中兴书》曰："谦字敬祖，冲第三子，尚书仆射、中军将军。"《晋安帝纪》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时②，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③，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④！"

〔译文〕

原来把桓谦和殷仲文相提并论。桓玄当权时，殷仲文从外面走进来，桓玄在厅堂中远远看见他，对同坐的人说："我家中军哪能比得上他呢！"

〔注释〕

①旧：原本。　　桓谦：字敬祖，桓冲子。为桓玄所倚重，官尚书左仆射、

中军将军。　　殷仲文：有才藻，善著文。妻为桓玄姊。玄当政，助玄篡逆，官至侍中、尚书。

②桓玄时：晋安帝时，桓玄为太傅，当权掌朝政。

③庭：厅堂。

④我家中军：指桓谦。谦为桓玄从兄。　　那得：怎么能够。

规 箴 第 十

规箴，意谓劝诫规谏。劝人之过，谏君之失，要产生成效，所要求于人的不仅仅是正直、真诚、勇敢，更强调人的聪明智慧和言辞巧妙。本篇中发生在君臣、上下级、师徒、夫妇、亲友之间的27则故事，或直言进谏，或婉言规劝，或引喻告诫，无不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在魏晋政治黑暗、政权不稳定的情况下，臣对君、下属对权臣的谏诤则更需要有过人的胆略和巧妙的方法、无懈可击的辞令。卫瓘谏晋武帝立嗣事、谢鲲谏阻王敦谋逆、王忱讽谏弄臣王绪及王国宝当心牢狱之苦等，读之令人胆战心惊，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智勇和辞令。

1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①，帝欲申宪②，乳母求救东方朔③。《汉书》曰："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朔别传》曰："朔，南阳步广里人。"《列仙传》曰："朔是楚人，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郎中。宣帝初，弃官而去，共谓岁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④，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⑤。"乳母既至，朔亦侍侧⑥，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⑦！"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⑧，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⑨。《史记·滑稽传》曰："汉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后号大乳母。其子孙从奴横暴长安中，当道夺人衣物，有司请徙乳母于边，奏可。乳母入辞。帝所幸倡郭舍人，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乳母乃先见，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辞，勿去，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乳母活邪！尚何还顾邪？'于是人主怜之，诏止毋徙，罚谴者。"

〔译文〕

汉武帝的乳母曾经在宫外犯了罪，武帝要依法处置，乳母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这不是靠唇舌相争的事，你一定想得到救助的话，就在将要离去时，只是频频回头看皇帝，千万不要说话，这样或许会有些微的希望罢了。"乳母到了朝廷上，东方朔也陪侍在皇帝身边，乘机对她说："你好痴啊！皇帝岂能还记着你哺乳时的恩情呢！"武帝虽然才能雄武，心性刚狠，也深有依恋之情，于是悲伤地怜悯起她来，立即下令赦免了她的罪。"

〔注释〕

①汉武帝：汉第五代皇帝，名彻，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为西汉发展的鼎盛时期。

②申宪：申之以法，以法处置。

③东方朔：汉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性恢谐滑稽，善文辞。作品有《答客难》等。《史记》有传。

④尔必望济者：你一定希望得到救助的话。济，救助。

⑤万一：万分之一，指些微、一点点。 冀：希望。

⑥侍侧：陪侍在侧。

⑦忆：记得，记住。

⑧才雄心忍：才能雄武，心性刚狠。雄，指出众。心忍，心地残忍、心肠刚硬。

⑨凄然：悲伤的样子。 愍(mǐn)：哀怜。

2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①，因问帝②："幽、厉之君何以亡③？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⑤："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⑥。"

《汉书》曰："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尤好钟律，知音声，以孝廉为郎。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及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将以为贤邪？'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贤而理，任不肖而乱，自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蚤纳贤，何为卒任不肖以至亡？'于是上曰：'乱亡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悟，安得乱亡之君？'房曰：'齐桓、二世何不以幽、厉疑之，而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盗贼不禁，刑人满市'云云，问上曰：'今治也？乱也？'上曰：'然愈于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曰：'今为乱者谁？'房曰：'上所亲与图事帷幄中者。'房指谓石显及充宗。显等乃建言：宜试房以郡守。遂以房为东郡。显发其私事，坐弃市。"

〔**译文**〕

京房和汉元帝一起论谈，趁便问元帝："西周幽、厉二君为什么败亡？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回答说："他任用的人不忠诚。"京房说："知道不忠诚还任用他，为什么呢？"说："亡国之君都以为他的

臣下是贤德之臣，哪里是知道不忠还任用他们？”京房跪拜道：“只怕我们今天对古人的评论，也如同后人对今天的评论。”

〔**注释**〕

①京房：字君明，西汉今文经学家，汉元帝时官魏郡太守。参见孝标注。汉元帝：汉第八代皇帝，名奭，宣帝子。为政重用儒者，北和匈奴，在位十六年。

②因：趁机，趁便。

③幽、厉之君：指周幽王、周厉王。厉王暴虐，为国人放逐。幽王荒淫，被西部犬戎所杀。　何以：以何，因为什么。

④各贤其臣：各以其臣为贤。

⑤稽首：古代的跪拜礼。

⑥将恐：恐怕、只怕。将，表示委婉语气。

3 陈元方遭父丧①，哭泣哀恸，躯体骨立②，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③。郭林宗吊而见之④，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⑤，如何当丧，锦被蒙上⑥？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⑦？’《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夫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吾不取也⑧。”奋衣而去⑨。自后宾客绝百所日⑩。“所”一作“许”。

〔**译文**〕

陈元方(纪)父亲去世，哭泣悲伤，身体消瘦得只剩骨架支撑，他母亲哀怜他，私下把锦被给他盖上。郭林宗(太)吊丧时看见了，对他说：“你是天下俊杰，四方八面的人士都以你为榜样，怎么能在居丧之时，覆盖锦被呢？孔子说：‘穿锦绣彩衣，吃糯稻精粮，在你能安心吗？’我很不赞成这样。”振衣离去。此后宾客断绝百余天。

〔注释〕

①陈元方：陈纪字元方，东汉太丘长陈寔子。有德行，以孝著称。建安初，拜大鸿胪。

②躯体骨立：形容身体消瘦得只剩骨架支撑的样子。

③愍(mǐn)：哀怜。　窃：私下里。

④郭林宗：郭太字林宗，博通经典，善谈论，是汉末名士。太常曾以有道征，人称郭有道。

⑤四方是则：各方面的人以为准则。

⑥当丧：居丧之时。

⑦衣：穿。　锦：锦衣，锦绣彩衣。　稻：古代指糯稻。　这三句出于《论语·阳货》。

⑧取：赞同。

⑨奋衣：振衣，以示愤怒不满。

⑩百所日：百余天。所，通"许"。

4 孙休好射雉①，至其时，则晨去夕反②，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③！"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④，朕所以好之⑤。"环济《吴纪》曰："休字子烈，吴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孙琳废少主，迎休立之。锐意典籍，欲毕览百家之事。颇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时舍书。崩，谥景皇帝。"《条列吴事》曰："休在位烝烝，无有遗事，唯射雉可讥。"

〔译文〕

吴嗣主孙休爱好射雉，到射猎那天，就早晨出去晚上返回，群臣没有不劝阻的："这是小东西，哪里值得这样沉溺！"孙休说："雉虽然是小飞禽，守志不渝比人还强，因此我喜爱它。"

〔注释〕

①雉：鸟名，鹑鸡类。性耿介，为人所获，则屈折其颈，闭气而死。汉人避吕后讳，称雉为野鸡，遂流传至今。按汉魏以来，流行射雉。射雉有雉场和雉场用具，以驯养的媒雉招引野雉，射者隐于翳（雉场用具）后以窥伺，待雉来

射取。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一日曾射雉获63头,曹丕、孙权、孙休均好射雉。至晋诸帝,亦多有此好。晋潘岳《射雉赋》,对射雉的过程、场面有具体详尽的描写,可资参考。

②反:即"返"。返回。

③耽:沉溺,过分爱好。

④耿介:正直,守志不渝。

⑤朕:帝王自称。

5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①:"卿一宗在朝有几人②?"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③。"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④,臣何敢言盛。"《吴录》曰:"凯字敬风,吴人,丞相逊族子。忠鲠有大节,笃志好学,初为建忠校尉,虽有军事,手不释卷。累迁左丞相。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胜,不敢加诛也。"

〔译文〕

孙皓问丞相陆凯说:"你陆氏宗族在朝为官的有几个人?"陆凯说:"两人为丞相,五人为大夫,十余人做将军。"孙皓说:"好兴盛呀!"陆凯说:"君主贤德臣下忠诚,国家就兴盛;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家庭就兴盛。如今政事荒废、百姓疲弊,覆亡的危险令人恐惧,臣怎么敢说兴盛。"

〔注释〕

①孙皓:字元宗,三国吴孙权孙。孙亮死后,立为吴主,在位十七年。晋灭吴,降晋,封归命侯。　　丞相陆凯:吴末帝孙皓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凯为左丞相。凯忠直敢言,故有此谏。《三国志》有传。

②宗:宗族,同出于一个祖先的人。

③二相:指陆逊、陆凯。吴赤乌七年,陆逊代顾雍为相。孙皓时,陆凯为左丞相。　　五侯:指陆胤等人。　　将军十余人:指陆抗等人。

④覆亡是惧:唯恐国家覆亡。是,助词。在句中起提前宾语的作用,以示

强调。

6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①，云："不知位至三公不②？"卦成，辂称引古义③，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④。"《辂别传》曰："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声发徐州。冀州刺史裴徽举秀才，谓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彻，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曰：'若九事皆至义，不足劳思。若阴阳者，精之久矣。'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皆明。何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也。'时邓尚书在，曰：'此君善《易》，而语初不论《易》中辞义，何邪？'辂答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尚书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闻君非徒善论《易》，至于分蓍思爻，亦为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顷梦青蝇数十来鼻头上，驱之不去，有何意故？'辂曰：'鸱鸮，天下贱鸟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则怀我好音。况辂心过草木，注情葵藿，敢不尽忠！唯察之尔。昔元、凯之相重华，宣慈惠和，仁义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然后据鼎足而登金铉，调阴阳而济兆民。此履道之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霆，望云赴景，万里驰风；而怀德者少，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变化虽相生，极则有害；虚满虽相受，溢则有竭。圣人见阴阳之性，明存亡之理，损益以为衰，抑进以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大壮》。谦则裒多益寡，大壮则非礼不履。伏愿君侯上寻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则三公可决，青蝇可驱。'邓曰：'此老生之常谈。'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也。'"晏曰："知几其神乎⑤，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⑥，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唯馨'⑦。《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⑧！'"《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

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

〔译文〕

何晏、邓飏让管辂算卦，说："不知我们的职位可达三公不？"卦成，管辂引用古人故事，深深地劝戒他们。邓飏说："这都是老生常谈。"何晏说："观察把握事情变化的征兆，那是很神妙的，古人认为很难；交情不厚而吐露真诚，今人认为很难。今天与您头次会面，您尽行二难之道，可以说是'圣明之德远播馨香'。《诗经》不是说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释〕

①何晏：字平叔，三国魏人。好老、庄，与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党附曹爽，被司马懿所杀。　　邓飏：字玄茂，三国魏人。为人浮华、好财货，因党附曹爽，被杀。　　令管辂作卦：管辂通《周易》，善占卜，官至少府丞。

②位至三公：官位到达三公之职。三公，魏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③称引古义：引述古义。古义，指古代的人及过去的事。

④老生之常谈：老书生常常讲的话，没有什么新意。比喻寻常老话。

⑤知几：了解事物变化的征兆。几(jī)，事物发展的征候、预兆。

⑥交疏吐诚：交情不厚，吐露真诚。吐诚，即指上文管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的话。

⑦明德唯馨：引自《尚书·君陈》。意思是圣明之德芳香清醇。

⑧"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二句：《诗经·小雅·隰桑》中的诗句。意思是心中牢记，永不忘怀。

7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①，必有传后意②，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③，卫瓘在侧④，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⑤："此坐可惜！"帝虽悟，

因笑曰："公醉邪？"《晋阳秋》曰："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官属大会，令左右赍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使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大说，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妃由是怨瓘，后遂诛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完全不觉悟太子的愚钝，有一定要传位给他的意愿，诸名臣多献直言相劝。武帝曾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旁边，想申述自己想法，于是装作醉态，跪在武帝面前，用手抚着坐榻说："这座位可惜！"武帝虽然领悟了，却顺势笑着说："你醉了吗？"

〔注释〕

①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公元 265 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都洛阳，年号泰始。在位 26 年，死后谥武皇帝，庙号世祖。　太子：指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

②传后：传授后事。此指传帝位。

③陵云台：楼台名。魏明帝时所建，在都城洛阳，今不存。参见《巧艺》2。

④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仕晋，官尚书令、太保。晋惠帝时，为贾后和楚王玮所陷，被杀。

⑤床：坐榻。

8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①，《晋诸公赞》曰："郭豫字太宁，太原人。仕至相国参军，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②，干豫人事③。夷甫患之而不能禁④。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⑤，京

都大侠⑥，《晋百官名》曰："阳字景祖，高平人，武帝时为幽州刺史。"《语林》曰："阳性游侠，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与别，常填门，遂死于几下，故惧之。"犹汉之楼护，《汉书·游侠传》曰："护字君卿，齐人。学经传，甚得名誉。母死，送葬车三千两。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⑦，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⑧"郭氏小为之损⑨。

〔译文〕

王夷甫（衍）的妻子是郭泰宁（豫）的女儿，才能低劣却性格刚烈，搜刮财富永无满足，爱干预别人的事。夷甫对此很忧虑，又不能约束她。当时她的同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都有名的侠客，如同汉代的楼护，郭氏惧怕他。夷甫屡次劝谏郭氏，并且说："不但我说你这样做不对，李阳也认为你不对。"郭氏才稍微有所收敛。

〔注释〕

①王夷甫妇：王衍字夷甫，官至太尉。《晋书·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

②聚敛无厌：积聚搜求财货，贪得无厌。厌，满足。

③干豫：同"干预"。参预干涉。

④患之：忧虑此事。

⑤幽州：汉十三刺史部之一，晋州治在涿县。　　刺史：魏晋时州的长官，掌州军政大权。

⑥京都大侠：京城里有名的侠客。

⑦骤：反复，屡次。　　谏：劝阻。

⑧谓：认为。

⑨小损：稍减。

9 王夷甫雅尚玄远①，常嫉其妇贪浊②，口未尝言"钱"字。《晋阳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时有假贷者，皆与焚券，未尝谋货

利之事。"王隐《晋书》曰:"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③,呼婢曰:"举却阿堵物④!"

〔译文〕

王夷甫(衍)崇尚玄虚超脱,常常厌恶他妻子的贪婪污秽,口中从不说"钱"字。妻子想试试他,令侍婢用钱环绕床边,让他不能走路。夷甫早晨起床,看见钱妨碍行走,就呼唤侍婢说:"拿开这些东西!"

〔注释〕

①王夷甫雅尚玄远:《晋书·王衍传》谓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玄远,玄妙高远。指超越世俗的境界。

②嫉:恨,厌恶。 贪浊:贪婪污浊。指聚敛无厌事,见本篇8。

③阂(hé):阻碍。

④举却:拿开,拿去。 阿堵物:这个东西。后成为钱的代称。

10 王平子年十四五①,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②,令婢路上儋粪③。平子谏之,并言不可④。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⑤,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⑥。"《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乐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将与杖⑦。平子饶力⑧,争得脱,逾窗而走⑨。

〔译文〕

王平子(澄)十四五岁时,看到王夷甫(衍)妻郭氏贪婪,让婢女在路上担粪。平子劝阻他,并论说不能如此的道理。郭氏大发雷霆,对平子说:"当初老夫人临终时,把你托付给我,不是把我托付给你。"突然抓住平子后衣襟,要打棍子。平子有力气,争脱出来,跳窗逃跑了。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王衍弟。官至荆州刺史。

②王夷甫妻郭氏：王衍妇为郭泰宁女，贪浊性刚。见本篇8。

③儋：通"担"。

④谏：劝阻。

⑤夫人：指王澄母，郭氏婆母。

⑥小郎：丈夫之弟称小郎，今称小叔子。　嘱：托付。　新妇：已婚妇女自称。

⑦衣裾：后衣襟。又一说衣袖。　与杖：打棍子。

⑧饶力：有力气。饶，多。

⑨逾：越过。　走：逃跑。

11 元帝过江犹好酒①，王茂弘与帝有旧②，常流涕谏，帝许之③，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④。邓粲《晋纪》曰："上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王导深以谏。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过江之后仍然喜好饮酒，王茂弘（导）和元帝是老朋友，常常流着眼泪劝说，元帝答应了他，命令畅饮一通，从此就戒掉。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公元317年，王导等拥立睿为帝，建都建康，年号建武。　过江：指西晋王朝东渡长江，以建康为都，建立东晋。

②王茂弘：王导字茂弘，官至丞相。见《品藻》6注。　有旧：有老交情，是老朋友。

③许：答应。

④酌酒一酣：痛饮，畅饮。酣，酒兴浓，酒喝得痛快。

12 谢鲲为豫章太守①，从大将军下至石头②。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③！"鲲曰："何为其然④？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⑤。"《鲲别传》曰："鲲之讽切雅正，皆此类也。"敦又称疾不朝⑥，鲲谕敦曰⑦："近者明公之举⑧，虽欲大存社稷⑨，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⑩。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⑪。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⑫，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⑬。"时人以为名言。《晋阳秋》曰："鲲为豫章太守，王敦将肆逆，以鲲有时望，逼与俱行。既克京邑，将旋武昌，鲲曰：'不就朝觐，鲲惧天下私议也。'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不虞之虑。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何损于时！'遂不朝而去。"

〔译文〕

谢鲲作豫章太守，跟随大将军（王敦）叛逆队伍顺流而下，来到石头城。王敦对谢鲲说："我不能再做那辅佐王室的盛德之事了！"谢鲲说："怎么能这样说呢？只要从今以后，日复一日忘却过去的事情，使君臣释去前嫌就行了。"王敦又借口有病不上朝，谢鲲劝谕王敦说："最近您的举动，虽然是想拯救国家，但四海之内，人们确实还不能理解。如果能朝见天子，使群臣放下心来，万民才能心悦诚服。依仗在人民中的威望而顺从大众的意愿，尽力谦冲退让以侍奉主上，像这样，您的功勋就会和匡正天下的管仲一样，名传千古。"当时人认为谢鲲的话是至理名言。

〔注释〕

①谢鲲为豫章太守：谢鲲字幼舆，晋阳夏（今河南）人。曾为王敦长史，后出为豫章太守。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太守，郡行政长官。

②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王敦以诛刘隗为

名，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谢鲲被逼与敦俱下。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是当时军事重镇。

③“余不得”句：言将为反叛朝廷之事。盛德，大德。

④何为其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何为，为什么。

⑤“但使自今已后”二句：《晋书·谢鲲传》作“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通鉴·晋纪十四》胡注：“言日复一日，浸忘前事，则君臣猜嫌之迹日去耳。”

⑥称疾不朝：指称病不朝见皇帝。不朝，不上朝。

⑦谕：劝告，劝喻。

⑧近者：近来，最近。　明公：尊称有官职、有地位的人。此指王敦。

⑨大存社稷：努力保卫国家。存，保存，拯救。社稷，国家。

⑩“四海之内”二句：大意是全国上下，不能理解。实怀未达，指心中不能理解。

⑪“若能”三句：劝王敦臣服朝廷，使群臣放心、百姓信服。　释然：指放心。　万物：万民。

⑫“仗民望”二句：劝王敦顺从民意，虚心奉主。　冲退：谦虚退让。

⑬“如斯”二句：言这样做勋同管仲，名传千载。　如斯：如此，像这样。　勋侔一匡：功勋和管仲一样。侔（móu），相等、等同。　一匡：指辅佐王室、匡正天下、建立霸业的大功劳。《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

13 元皇帝时①，廷尉张闿葛洪《富民塘颂》曰：“闿字敬绪，丹阳人，张昭孙也。”《中兴书》曰：“闿，晋陵内史，甚有威德，转至廷尉卿。”在小市居②，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③，诣州府诉，不得理④；遂至挝登闻鼓，犹不被判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⑥，连名诣贺诉。《贺循别传》曰：“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本性庆，高祖纯避汉帝讳，改为贺氏。父劭，吴中书令，以忠正见害。循少婴家祸，流放荒裔，吴平乃还。秉节高举，元帝为安东王，循为吴国内史。”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⑦。”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⑧，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⑨。”张

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10]，贺出见辞之[11]，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12]。"张愧谢曰[13]："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毁坏。"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时，廷尉卿张闿在小市居住，私自建造都中里门，晚上很早就关闭，早晨很晚才开门，老百姓厌恨它，到州府去申诉，不予审理，竟至敲击登闻鼓，仍然不予审理。听说贺司空（循）出巡，到了破冈，百姓连名到贺司空那里申诉。贺说："我授任作礼官，管不着这事。"百姓们磕头说："如果府君也不管，就无处申诉了。"贺没说话，命令："暂且回去，见到张廷尉将替大家提及此事。"张听说了，立即拆毁了都门，亲自到方山迎接贺，贺把百姓的诉词拿出给他看，说："这件事不一定关系到我，只因为与你是通家世交，为你惋惜。"张惭愧地谢罪说："小人有这件事，开始没有立即知罪，如今早已拆毁了。"

〔注释〕

①元皇帝：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公元317年被王导等拥立为帝，在位6年。

②廷尉：掌管刑狱的官。　张闿：字敬绪，丹阳人。官晋陵内史。因平苏峻乱有功，封宜阳伯，转廷尉卿。《晋书・贺循传》载："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晚开。"

③都门：都中里门。　蚤：通"早"。　群小：众小人。此指百姓。　患：厌恨。

④诣：到……去。　州府：州郡官府。　不得理：得不到审理。

⑤挝（zhuā）：敲击。　登闻鼓：为了听取谏议和冤情，设于官署、朝堂外的鼓，允许击鼓以使上官听闻，通下情。登闻鼓始于魏晋时代。

⑥贺司空：指贺循。晋元帝时官至太常卿，死后赠司空。　破冈：即破冈渎，水渠名，在建康句容县南。

⑦"身被征作礼官"二句：言我被征为礼官，不管这种事。此为推托之言。

身：我。　　礼官：指太常卿之职。

⑧府君：汉魏时代对太守或其他官吏的尊称。

⑨当为及之：将为你们提及此事。当，将。

⑩自至方山迎贺：亲自到方山迎接贺循。方山，地名。在江苏江宁县东南。六朝时为交通要道、商旅聚集之处。

⑪出见辞之：唐写本作"出辞见之"。意思是把百姓的诉辞拿出给他看。

⑫见关：关我。关系到我；与我有关。　　但：只。　　门情：通家世交。清李慈铭云："贺循祖贺齐，为吴将军，与阖祖张昭交善，故云门情。"

⑬谢：谢罪。

14 郗太尉晚节好谈①，既雅非所经②，而甚矜之③。《中兴书》曰："鉴少好学博览，虽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综。"后朝觐④，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⑤，每见必欲苦相规诫⑥。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⑦，故命驾，诣丞相⑧，丞相翘须厉色⑨，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⑩。"意满口重，辞殊不流⑪。王公摄其次⑫，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⑬，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衿而出⑭，不得一言。

〔译文〕

郗太尉（鉴）晚年喜好谈论，完全不是他平素所擅长，却很以此自负。后来进京朝见皇帝，因为王丞相（导）晚年做了不少可遗憾的事情，每次见到他必定想极力规劝告诫。王公知道他的用心，总是把话头引开。临到要返回镇戍的处所时，特意命令御者驾驶车马，去拜访丞相，丞相撅起胡须绷着脸，郗刚坐到座榻上就说："即将分别，一定要说一说我所见到的事情。"气盛语重，言辞很不流畅。王公乘其语涩停顿的时候，说："再次会面不知其期，也想畅述心怀。希望你不要再谈了！"郗鉴气得瞪大了眼睛，脸色阴沉矜持地出来了，想说的话一句没说出来。

〔**注释**〕

①郗太尉：郗鉴字道徽，高平人。官至司空、太尉。

②既雅非所经：全不是他平素所擅长的。既，全，完全。雅，素来，平素。经，长，擅长。

③而甚矜之：却很自负，认为自己善谈。而，表示转折，犹“却”。矜(jīn)，矜夸自负。

④朝觐：朝见皇帝。

⑤末年：指为相晚年。　　多可恨：多使人遗憾。谓做的事使人不满意。

⑥苦：极力，竭力。

⑦还镇：返回镇戍之所。时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

⑧故：特意。　　诣：到……去，拜访。

⑨丞相翘须厉色：言丞相撅着胡须绷着脸。形容极严厉的面容。唐写本无“丞相”二字，则“翘须厉色”者乃是郗鉴。

⑩“方当”二句：将要分别，一定要说说我的意见。此为郗鉴所言。方当，将要。乖别，离别。其，用为第一称，犹“我”。

⑪意满口重：气盛语重。意，意气。口，言语及口气。　　不流：不流畅。

⑫摄其次：抓住他说话停顿的时机。摄，摄取，抓住。次，指说话停顿时。

⑬后面未期：下次晤面不知什么时候。面，用为动词，会面。　　尽所怀：畅谈胸怀。

⑭瞋(chēn)：生气发怒。　　冰衿：唐本作“冰矜”，是。冰矜：脸色阴沉、矜持的样子。

15 王丞相为扬州①，遣八部从事之职②，顾和时为下传还③，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④，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⑤，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⑥？”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⑦。

〔**译文**〕

王丞相(导)作扬州刺史，派遣所统八郡部从事到郡督察。顾

和当时作按察官员下郡回来，同时被召见，各部从事分别报告各处郡守的长短优劣，唯独轮到顾和一句话没有。王问顾和："你听说了什么？"回答说："明公作宰相，宁可让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听取传闻，作为明察之政呢？"丞相赞叹称善，各位从事也自感有所不足。

〔注释〕

①王丞相为扬州：王导为扬州刺史。扬州，州名。三国吴置。晋代治所在建康（今南京）。

②八部从事：扬州统丹阳、会稽等八郡，每郡各设部从事一人，为刺史属官，代表刺史，督察所属之郡。　之职：到职。

③顾和：字君孝，顾荣族子。少有才名，为王导所赏识，官至尚书令，死后赠司空。　下传：按察下属的官吏。

④二千石：汉代郎将、郡守俸禄军级都是二千石。后因称郎将、郡守和知府为二千石。

⑤明公：对权贵长官的尊称。　作辅：为宰相。辅，宰辅。王导以辅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

⑥"宁使"三句：顾和认为，宁肯宽宏一些，不为苛察之政。网漏吞舟，指网漏吞舟之鱼。比喻法网宽大，巨奸大恶可以逃脱。风闻，传闻。察察之政，苛察之政。察察，精察明辨。多指苛察细微之事。

⑦咨嗟：赞叹。　自视缺然：自己感到欠缺，不如人。

16 苏峻东征沈充[1]，《晋阳秋》曰："充字士居，吴兴人。少好兵，谄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为车骑将军，领吴国内史。明帝伐王敦，充率众就王含。谓其妻曰："男儿不建豹尾，不复归矣！"敦死，充将吴儒斩首于京都。"请吏部郎陆迈与俱[2]。陆碑曰："迈字功高，吴郡人。器识清敏，风检澄峻，累迁振威太守、尚书吏部郎。"将至吴[3]，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4]。陆知其意[5]，谓峻曰："吴治平未久，必将有乱[6]；若为乱阶，请从我家始[7]。"峻遂止。

〔译文〕

苏峻东征沈充，请吏部郎陆迈与他一同前往。即将到达吴县，苏峻密令左右，让进入吴县阊门时放火以示威。陆迈了解到他的意图，对苏峻说："吴地安定太平不久，这样做一定会有祸乱；如果要制造骚乱的借口，请从我家开始。"苏峻于是放弃了放火的打算。

〔注释〕

①苏峻东征沈充：苏峻字子高，晋元帝时因讨王敦有功，官拜历阳内史。后庾亮执政，欲夺其兵权，遂举兵反。东征沈充事，在明帝太宁二年。沈充助王敦为逆，庾亮督苏峻军讨平之。

②吏部郎：主管官吏选拔的官员。

③将至吴：沈充在吴地起兵响应王敦，故至吴讨之。吴，指吴郡吴县(今苏州)地区。

④"密敕左右"二句：放火示威，为激民愤。　敕：命令。　阊门：吴县城门名，即今苏州城西门。象天门之有阊阖，故名阊门。

⑤陆知其意：知苏峻有反意。

⑥"吴治平未久"二句：天纪四年(公元 280 年)孙皓降晋，吴国灭亡，至晋明帝太宁初，时约四十年。

⑦"若为乱阶"二句：如果要找借口制造骚乱，就请从我家开始。陆迈是吴郡人，反对放火示威以激民愤的行为，道破了苏峻意图，故"峻遂止"。乱阶：祸乱来由。

17 陆玩拜司空①，《玩别传》曰："是时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薨殂，朝野忧惧。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辞让不获，乃叹息谓朋友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也。'时人以为知言。"有人诣之②，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③："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④。"玩笑曰："戢卿良箴⑤。"

〔译文〕

陆玩任命为司空，有人去拜访他，向他索要美酒，拿到后，就起身将酒倾洒在房子梁柱旁边的地上，祷告道："当今缺乏良材，把你当做柱石用，可不要倾覆人家的栋梁。"陆玩笑着说："我记住你的规劝良言。"

〔注释〕

①陆玩拜司空：玩字士瑶，吴郡吴人。晋成帝咸康六年，陆玩拜侍中、司空。司空，官名。魏晋为三公之一。

②诣：到……去，拜访。

③祝：以言告神祈福。

④柱石：房柱下的基石。常以喻担当国家重任的人。谓其如柱支梁，如石承柱。　栋梁：房屋的大梁。

⑤戢：收藏，引申为记住。　箴：规谏，告诫。

18 小庾在荆州①，公朝大会②，问诸僚佐曰③："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④？"翼别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辈，岂应狂狷如此哉！时若有斯言，亦传闻者之谬矣。"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⑤："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⑥。"

〔译文〕

小庾（翼）在荆州任上时，一次官署大聚会，庾问众位同僚属吏说："我想做汉高祖、魏武帝，怎么样？"在座的人都没有回答。长史江虨说："希望明公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不希望您做汉高祖、魏武帝。"

〔注释〕

①小庾在荆州：指庾翼任荆州刺史时。小庾，指庾翼。翼与兄亮并有名，人称小庾。东晋时，荆州治所在江陵（今湖北）。

②公朝：古代官吏在朝廷的治事之所。此指官署。

③僚佐：同僚及辅佐之属官。

④汉高:指汉高祖刘邦。灭秦,建立汉王朝,是西汉开国皇帝。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以武力统一中国北方。

⑤长史:丞相、三公、督府、军府所设辅佐官吏。 江彪(bīn):字思玄,江统子。博学知名,为东晋中兴大臣。当时任庾翼的长史。

⑥明公:对权贵长官的尊称。 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二人先后为春秋时诸侯国盟主,称雄一时。

19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①,《含别传》曰:"刺史庾亮初命含为部从事,桓温临州,转参军。"谢镇西作江夏②,往检校之③。《中兴书》曰:"尚为建武将军、江夏相。"罗既至,初不问郡事④,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⑤?"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⑥。"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译文〕

罗君章(含)作桓宣武(温)的部从事,谢镇西(尚)作江夏相,前去检查他。罗到后,完全不问郡中的事情,直接到谢那里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公问:"有什么事吗?"君章说:"不知道您认为谢尚是什么样的人?"桓公说:"仁祖是比我辈强的人。"君章说:"哪里有比您强的人却做坏事的,所以我什么也没问。"桓公认为他的想法很新奇,但也没有责备他。

〔注释〕

①罗君章:罗含字君章。曾作庾亮部从事,桓温征西参军。《晋书》有传。 桓宣武:指桓温,此时为荆州刺史。 从事:部从事,郡所设属官。

②谢镇西作江夏:谢尚作江夏相。谢尚字仁祖,谢鲲子。曾作镇西将军。江夏,郡名,属荆州刺史管辖,晋时治所在安陆(今湖北)。

③检校:查核,检查。指代表刺史去检查下属。

④初不:一点不,完全不。

⑤不审:不知。 谓:认为。 何似:怎样。

⑥我许：我侪，我辈。

20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①，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②。孔岩诫之曰③："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④，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⑤，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译文〕

王右军(羲之)和王敬仁(修)、许玄度(询)都很友好。二人死后，右军对他们评论变得苛刻起来。孔岩劝告他说："明府过去与王、许交往甚密，很有感情，等他们逝世之后，却不能够慎终于初好，这是我所不赞成的。"右军听后感到很惭愧。

〔注释〕

①善：友好。

②更：改变，变更。　　克：通"刻"。苛刻。此指贬损王、许。

③孔岩：字彭祖，会稽山阴人。历官丹阳尹、吴兴太守，封西阳侯。

④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牧尹皆称府君或明府君，简称明府。王羲之曾经作会稽内史，孔岩是山阴人，是羲之部民，故称之为明府，而自称民。周旋：交往，往来。

⑤逝没：逝世。没通"殁"。　　慎终：谨慎到最后，同开始一样。

21 谢中郎在寿春败①，临奔走，犹求玉帖镫②。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③。尔日犹云④："当今岂须烦此！"按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邪？《世说》此言，迂谬已甚。

〔译文〕

谢中郎(万)在寿春战败，临逃跑，还要找玉饰马镫。太傅(谢安)也在军中，前后未曾有一句批评的话，这天仍然只说："眼前哪里还需要为此事烦劳！"

〔**注释**〕

①谢中郎在寿春败:谢中郎,指谢万。晋穆帝升平中,谢万受命北征,于寿春大败而回。寿春,晋属淮南郡,治所即今安徽寿县。

②"临奔走"二句:言战败逃跑时,谢万还要玉马镫。玉帖镫,供骑马时踏脚的用具,有玉饰。

③太傅:指谢安。孝标注谓"太傅在军"云云为谬语。按此为小说家据传闻记事,不必顶真。　初无:从无,一点没有。　损益之言:进善抑恶之言,指批评或规劝的话。

④尔日:这一天。

22 王大语东亭①:"卿乃复论成不恶②,那得与僧弥戏③!"《续晋阳秋》曰:"珉有俊才,与兄珣并有名,声出珣右。故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

〔**译文**〕

王大(忱)对东亭(王珣)说:"社会对你的品评确实不差,怎么能够和僧弥(王珉)戏言!"

〔**注释**〕

①王大语东亭:王忱对王珣说。王忱小字佛大,晋安北将军王坦之子。王珣小字法护,洽子,晋丞相王导孙,封东亭侯。

②"卿乃复"句:社会对你的品评确实不差。　乃复:确实。　论成:犹"定评"。指品评已有定论。清李慈铭曰:"论成者,谓时人'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之语。珣劣于珉,世论成也。"　不恶:不坏。

③"那得"句:劝王珣不要与弟王珉挑逗。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王珣弟。　戏:戏言。

23 殷觊病困①,看人政见半面②。殷荆州兴晋阳之甲③,《春秋公羊传》曰:"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侧之恶人。"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⑤,正忧汝患耳⑥!"《晋安帝纪》曰:"殷仲堪举兵,觊弗与

同，且以己居小任，唯当守局而已。晋阳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觊辄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遂以忧卒。"

〔译文〕

殷觊病重之时，看人只能看见半边脸。殷荆州（仲堪）要以清君侧的名义兴师，前去与殷觊辞别，落下泪来，嘱付他好好将养病。殷觊答道："我的病自然会好起来，我只忧虑你的祸患啊。"

〔注释〕

①殷觊（jì）：又作殷颢（yǔ）。字伯通，小字阿巢，与从弟仲堪并知名。官中书郎、南蛮校尉。

②政见半面：只见半面。政，通"正"。只。余嘉锡《寒食散考》曰："此即皇甫谧所谓服药失节度，则目瞑无所见。《医心方》卷二十二引《释慧义》云：'散发后热气冲目，漠漠无所见。'"

③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此时为荆州刺史。　　兴晋阳之甲：兴清君侧之师。甲，甲兵。典出《春秋公羊传》。引文见孝标注。"清君侧"，常被心怀不轨之人作为叛逆的借口。

④属：通"嘱"。嘱咐。　　消息：将息，调养。

⑤差：即"瘥"。病愈。

⑥正：只。　　汝患：你的祸患。指殷仲堪图谋不轨，祸在灭门。据《晋书・殷仲堪传》载，仲堪起兵应王恭，后被桓玄击败追杀。

24 远公在庐山中①，《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东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长与吴芮助汉定天下，野王亡军中，汉八年，封俗鄡阳男，食邑兹部，印曰'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谓庐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亲睹神灵，乃封俗为大明公，四时秩祭焉。"远法师《庐山记》曰："山在江州寻阳郡，左挟彭泽，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于仙人，而共游其岭，遂托室崖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为神仙之庐而命焉。"法师《游山记》曰："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虽老，

讲论不辍②。弟子中或有堕者③，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④，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⑤，词色甚苦⑥。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译文〕

远公（慧远）在庐山中，尽管老了，讲论经书从不停止。弟子中有怠惰的，远公说："我年岁大了，仿佛桑榆之光，不会有太久的光亮；但愿年轻人如朝阳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亮。"拿着经书登上座榻，吟诵响亮流畅，言词神态很尽力。高足弟子，对他都更加肃然敬重。

〔注释〕

①远公：指慧远和尚。俗姓贾，雁门楼烦人，世为冠族。青年出家，拜道安为师。南渡后，隐居庐山，世称远公。　　庐山：也称匡庐，在今江西九江市南。

②辍：止，停。

③堕：通"惰"。怠惰。

④桑榆之光：太阳将落，余晖照射在桑树、榆树之上。比喻人的垂暮之年。

⑤讽诵：吟诵。　　朗畅：响亮流畅。

⑥词色：言词神态。　　苦：尽力，竭力。

25 桓南郡好猎①，每田狩，车骑甚盛②，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③，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④。或行陈不整，麏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⑤。桓道恭，玄之族也⑥，《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⑦。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⑧，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⑨。"玄自此小

差⑩。"

〔译文〕

桓南郡(玄)喜好打猎,每次出猎,车马众多,五六十里路当中,旗帜遮天盖地,驰骋骏马,追击猎物如飞一般,左右翼两支队伍所指之处,不避山陵沟壑。有时队列不齐整,獐子野兔奔腾逃逸,僚属没有不被捆缚问罪的。桓道恭是桓玄的同族,当时作贼曹参军,很有直言的胆量。他常常随身携带绛色绵绳,缠在腰上,桓玄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回答说:"您打猎时爱捆绑人,早晚会捆绑我,我的手受不了粗麻绳芒刺之苦。"桓玄此后威焰稍减。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字敬道,大司马桓温子,袭封南郡公。

②田狩:打猎。

③隰(xí):低湿的地方。指猎场,原野。

④双甄(zhēn):又称"两甄"。列阵左右两翼。甄,鸟飞的样子,作为阵名,取其象形。　　陵壑:山陵沟壑。

⑤行陈:即"行阵"。队列行阵。　　麏(jūn):獐子。　　腾逸:逃跑,逃脱。　　参佐:僚属。

⑥桓道恭:玄从祖,官淮南太守、江夏相。因助桓玄谋逆,义熙初被杀。

⑦贼曹参军:王府或军府中掌管盗贼之事的属官。

⑧绛:绛红,大红。

⑨会当:必然要,终归要。　　手不能堪芒:言如被捆绑,手受不了粗麻绳上的芒刺,所以自带绵绳。芒,芒刺。这是一种近乎戏言的规劝,委婉而幽默。

⑩小差:稍减。

26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①,并上下权要②。《王氏谱》曰:"绪字仲业,太原人。祖延。父乂,抚军。"《晋安帝纪》曰:"绪为会稽王从事中郎,以佞邪亲幸。王珣、王恭恶国宝与绪乱政,与殷仲堪克期同举,内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斩绪以说诸侯。国宝,平北将军坦之第三子。太傅谢安,国

宝妇父也，恶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辅政，迁中书令，有妾数百。从弟绪，有宠于王，深为其说，国宝权动内外。王珣、王恭、殷仲堪为孝武所待，不为相王所眄。恭抗表讨之，车胤又争之，会稽王既不能拒诸侯兵，遂委罪国宝，付廷尉赐死。"王大不平其如此③，乃谓绪曰："汝为此欻欻④，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⑤？"《史记》曰："有上书告汉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叹曰：'吾尝将百万之军，安知狱吏之为贵也！'"

〔**译文**〕

王绪、王国宝相互勾结，一起玩弄权势，干预朝政，王大（忱）痛恨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对王绪说："你为权力地位这样轻举妄动，为所欲为，竟然就不顾及狱吏的尊贵吗？"

〔**注释**〕

①王绪、王国宝：晋安帝隆安初年，二王有宠于会稽王司马道子，掌握军政大权，干预朝政，致使王恭、殷仲堪等以诛佞为名，举兵指向朝廷。　　相为唇齿：关系密切，相互依赖。此指相互勾结做坏事。

②上下权要：玩弄权柄，扰乱国政。上下，唐写本作"弄"，是。按"卡"是"弄"字的异体，诸刊本误分为二字。

③王大：王忱，坦之子，小字佛大。官至荆州刺史、建武将军。

④欻欻（xūxū）：轻忽。此指轻举妄动的行为。

⑤曾不虑：竟不顾忌。曾，竟。　　狱吏之为贵：指入狱受狱吏折磨之苦。据《史记》载，汉文帝时丞相周勃被人诬告谋反入狱，倍受狱吏折磨。出狱后，有此感叹。参见孝标注。

27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①，谢混曰②："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③；《韩诗外传》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请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处于棠下而听讼焉。诗人见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④，更不保五亩之宅⑤？"玄惭而止。

〔**译文**〕

桓玄想用谢太傅(安)的家宅作军营,谢混说:“周召公的仁德,还能惠及甘棠树;而文靖的德行,竟然保不住五亩之宅?”桓玄惭愧地放弃了这个计划。

〔**注释**〕

①桓玄:大司马桓温子,袭封南郡公。晋安帝时掌朝政。　以谢太傅宅为营:谢太傅,指谢安。安卒于晋孝武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至安帝时已死十馀年,以其宅为军营,盖在此时。

②谢混:谢琰子,谢安孙。历官中书令、中领军、尚书仆射。

③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周召公在朝,有关官吏要为他营造房屋。召伯说:“以一身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就在甘棠树下办公。《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就是赞美召公、感念召公的诗篇。

④文靖:谢安谥号。

⑤更:竟然,却。　五亩之宅:即住宅。古代井田制,一夫所受之宅为五亩。

捷悟第十一

捷悟，指思辨敏捷、领悟迅速。这本是人类共同企羡的优良品性。然而，在社会的审美观念上产生明显倾斜的恐怕以魏晋为最。魏晋士大夫谈玄析理、讲经参禅都极讲求悟性。捷悟，是悟性的高超境界，必然倍受重视人的精神才性、崇拜天才的魏晋士大夫的赏识。另外，这也与魏晋政治背景不无关系。在这几百年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尖锐激烈，政权更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士大夫游宦于官场，常罹不虞之祸。只有那些善于审时度势，能以超人的捷悟，通权达变，及时远离祸事者，才能“游刃有余”。入选本门的虽只有七则故事，却很典型，很有代表性。

1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①,时作相国门②,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③,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④。杨见,即令坏之,既竟⑤,曰:"'门'中'活','阔'字⑥,王正嫌门大也⑦。"《文士传》曰:"杨脩字德祖,弘农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学思干。魏武为丞相,辟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对数纸,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连答之。'已而风吹纸次乱,守者不别而遂错误。公怒,推问,脩惭惧。然以所白甚有理,终亦是脩。后为武帝所诛。"

〔译文〕

杨德祖(脩)作魏武帝(曹操)的主簿,当时正修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开始架椽子,魏武亲自出来观看施工情况,让人在门上题了个"活"字,就离开了。杨脩看到,立即下令将门拆毁了,拆完,说:"'门'中'活',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

〔注释〕

①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杨德祖,杨脩。魏武,指曹操。曹操为丞相,杨脩为其主簿。主簿,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的属官,负责文书、印鉴等。魏晋时渐为幕府中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

②相国门:指相国府门。相国,春秋战国时各国大都设相,称相国,为百官之长。秦及汉初,其位高于丞相。后为宰相的尊称。此指丞相。建安中,曹操为丞相。

③构:通"构"。建造。　　榱桷(cuījué):椽子,放在檩上架屋瓦的木条。

④题门:在门上题写。题,题写。

⑤竟:完毕。

⑥门中活,阔字:"门"字和"活"字可以合成"阔"字。用拆合汉字达意,是一种修辞手段。

⑦王正嫌门大:王,指曹操。操封魏王。

2 人饷魏武一杯酪①,魏武啖少许②,盖头上题"合"

字以示众，众莫能解③。次至杨脩④，脩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译文〕

有人送给魏武帝(曹操)一杯奶酪，魏武吃了一点，在盖子上题了个"合"字给众人看，没有人能理解。轮到杨脩，他拿来就吃，说："公是教我们每人吃一口，还疑虑什么？"

〔注释〕

①饷：馈赠。　　酪：乳酪。在当时是贵重食品。《言语》26："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排调》10："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均可见之。

②啖(dàn)：吃。　　少许：一点儿。

③示众：给众人看。　　莫能：没有人能够。

④次：依次。

3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①，杨脩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②，魏武谓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别记所知③。脩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④：所谓'绝妙好辞'也⑤。"魏武亦记之，与脩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⑥。"《会稽典录》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⑦，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脩未尝过江也。《异苑》曰："陈留蔡邕避

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译文**〕

魏武帝（曹操）曾经从曹娥碑前经过，杨脩跟随左右。看到碑背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魏武帝对杨脩说："理解它的意思吗？"回答说："理解。"魏武帝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走出了三十里路，魏武帝才说："我已经得到解答了。"让杨脩另外记下他自己的理解。杨脩写道："黄绢，有颜色的丝，色丝组成'绝'字；幼妇，年少的女子，少女组成'妙'字；外孙，女儿之子，女子组成'好'字；齑臼，承受辛辣之物的器皿，受辛合成'辤（辞）'字：连起来就是'绝妙好辞'。"魏武帝也写下了八字的含意，和杨脩的理解相同，于是感叹道："我的才华不如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注释**〕

①曹娥碑：曹娥的墓碑。东汉上虞长度尚所立，邯郸淳撰文。碑文记述孝女曹娥，为寻找被水淹死的父亲尸体，投江而死的事迹。碑在会稽，已不存。按魏武、杨脩未尝过江，何能见碑。所记盖传闻之言。

②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是"绝妙好辞"的隐语。齑臼（jījù），捣齑用的器具。齑，姜蒜或韭菜末儿。

③别：另外。

④于字为辞："受""辛"合成"辤"字，是"辭（辞）"的异体字。用拆字、合字这种方式巧妙地表达一些意思，是古代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文人玩的一种文字游戏。前文"门中活"（"阔"字）、"人一口"（"合"字），后文吕安题"鳳"（"凡鳥"二字），皆是。

⑤绝妙好辞：极为佳妙的文辞。后成为赞美好文章的成语。

⑥觉：通"较"。差，相差。

⑦乃投瓜于江："瓜"，影宋本作"爪"。《后汉书》及《水经注》并作"衣"，当是。

4 魏武征袁本初①，治装②，余有数十斛竹片③，咸长数寸④，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⑤，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⑥。应声答之，与帝心同⑦。众伏其辩悟⑧。

〔译文〕

魏武帝（曹操）征伐袁本初（绍），整治装备，剩下数十斛竹片，都只几寸长，大家说派不上用场，正要下令烧掉。太祖（曹操）考虑怎样运用起它们，认为可以做竹质的盾牌，却没有说出来。赶快让人去问主簿杨德祖（脩）。杨应声回答他，和魏武心里想的相同。众人佩服他的敏慧颖悟。

〔注释〕

①魏武征袁本初：魏武，指曹操。操死后追尊为魏武帝，庙号太祖。袁本初，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人。袁家四世三公，是大官僚贵族。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绍拥兵讨董卓、破公孙瓒，据有河北数州之地，与曹操争雄。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曹操率军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大败绍，袁氏亡。

②治装：整治装备。

③余：剩余，剩下。　斛（hú）：古代一种量器。

④咸：都。

⑤谓：认为。　椑楯（pídùn）：椭圆形盾牌。椑，椭圆形。楯，通"盾"，盾牌。

⑥驰：疾速。

⑦应声答之：对方话音刚落便回答。形容不加思索，思路敏捷。

⑧伏：通"服"。佩服。　辩悟：敏慧颖悟。

5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①，明帝自出中堂②。温峤为丹阳尹③，帝令断大桁，故未断④，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

惧⑤。按《晋阳秋》、邓《纪》皆云：敦将至，峤烧朱雀桥以阻其兵。而云"未断大桁致帝怒"，大为讹谬。一本云："帝自劝峤入"，一本作"唤饮，帝怒"，此则近也。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⑥。王导须臾至⑦，徒跣下地⑧，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⑨。"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⑩。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⑪。

〔译文〕

王敦带领部队将要到达大桁浮桥，晋明帝（司马绍）亲自来到中堂。温峤任丹阳尹，明帝曾命令拆掉浮桥，却依旧没有拆，明帝瞪着眼睛大发雷霆，身边的人没有不恐惧的。召令各位公卿前来，温峤到，没有谢罪，只要酒肉。王导一会儿来了，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颜显露神威，竟然使温峤没有机会谢罪。"温峤于是下拜谢罪，明帝才消除怒气。众公卿都赞叹王导机敏聪悟，善于言词。

〔注释〕

①"王敦引军"句：王敦既握强兵，以钱凤、沈充为谋主，欲胁制朝廷。永昌元年，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晋明帝太宁初，再次起兵。此则所记，盖第二次起兵事。　垂至：将至。　大桁（háng）：即大航，浮桥名。在建康朱雀门外，又名朱雀桁。

②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　自出：亲自到。出，到。　中堂：京城屯军之所，在建康宣阳门外。

③温峤为丹阳尹：《通鉴》系此事于明帝太宁二年。温峤，字太真，晋明帝时官至中书令。与庾亮等讨平王敦，有功。丹阳尹，丹阳郡行政长官。晋南渡后，丹阳成为护卫京都的重要地区。

④故：仍然，依旧。

⑤瞋（chēn）目：瞪眼。　悚（sǒng）惧：恐惧害怕。

⑥不谢：不谢罪。　酒炙：酒肉。

⑦王导：字茂弘，琅邪人。渡江后，辅佐晋室，志图恢复。历元、明、成三朝，为丞相，是东晋中兴名臣。　须臾：一会儿。

⑧徒跣（xiǎn）：光脚。

⑨天威在颜：指皇上发怒。　不容：没有机会。　得：得以，能够。

⑩帝乃释然：皇上怒气才消除了。乃，才。释然，指怒气消除。

⑪机悟：机警聪悟。

6 郗司空在北府①，桓宣武恶其居兵权②。《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郗于事机素暗③，遣笺诣桓④，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⑤。世子嘉宾出行⑥，于道上闻信至⑦，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⑧，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⑨。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⑩。《晋阳秋》曰："大司马将讨慕容暐，表求申劝平北将军愔及袁真等严办。愔以羸疾求退，诏大司马领愔所任。"按《中兴书》，愔辞此行，温责其不从，转授会稽。《世说》为谬。

〔译文〕

郗司空（愔）任北府督将，镇守在京口，桓宣武（温）忌恨他掌握兵权。郗对于世事的机宜一贯比较糊涂，派人送信给桓宣武，说正想共同辅佐朝廷，收复中原国土。嫡长子嘉宾（郗超）外出，在路上听说信使到了，急忙取出信笺，看罢，撕得粉碎，于是返回代父亲重新写信，陈述自己年老多病，不能胜任繁重的职务，想乞求一个闲散去处养老。宣武收到信非常高兴，立即下令升任郗公都督五郡军事，并任会稽郡太守。

〔注释〕

①郗司空：指郗愔。官至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死后赠司空。　北府：是东晋的一个军备建制。治所从广陵移至京口。因京口（今江苏镇江）是军府所在，故也指京口。据《通鉴·晋纪》载，太和二年九月，郗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

②桓宣武：指桓温。　恶：憎恨，讨厌。　居：掌握。　按大司马桓

温，心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而郗愔忠于晋室，又掌握着朝廷的主要兵权，温心忌之，欲罢其北府。

③郗于事机素暗：据《晋书·郗愔传》载，愔奉道教，"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故"虽居藩镇，非其好也"。　事机：指世事的机宜、机谋。　素：平素，一贯。　暗：胡涂，愚暗。

④遣笺：送信。　诣：到……去。

⑤"方欲"二句：意谓正要辅佐朝廷，收复中原失地。　方欲：正要，正想。　共奖：一起辅助。　王室：帝王之家，朝廷。泛指国家。　修复园陵：修复帝王陵墓。园陵，帝王陵墓。东晋偏安江左，中原被胡人占领。西晋帝王陵墓在洛阳，修复园陵意指收复中原。

⑥世子：诸侯的嫡长子。　嘉宾：郗超小字嘉宾。愔三子，超最知名。

⑦信：信使。

⑧更：重新。

⑨"自陈老病"三句：按郗超党于桓温，为其谋主，深知桓氏所欲，故为其父设此词。不堪人间，不能胜任世间繁重职务。　闲地：指闲散职位。自养：自己养老。

⑩转：调换官职。此指升任。　督五郡：《晋书·郗愔传》谓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　会稽：郡名。东晋时曾改为会稽国。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7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①，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②。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③，石头，桓逷小字。《中兴书》曰："逷字伯道，温长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④，诸人莫之解⑤。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⑥，向诸人皆似从官⑦，唯东亭奕奕在前⑧，其悟捷如此⑨。

〔**译文**〕

王东亭（珣）作宣武（桓温）主簿，曾经在春天和石头（桓熙）兄弟骑马到郊外去。当时同游的贤俊名流都并马而行，一起前进，只有东亭一人常常跑在前面，和众人相距几十步远，大家都不解是

什么缘故。石头兄弟几人已经累了，一会儿便坐进车里，刚才并辔而行的几个人全像是侍从一样，只有东亭神采奕奕地走在前面。他就是这样聪明机敏。

〔注释〕

①王东亭：指王珣。珣以才学、文章知名，官至中书令，封东亭侯。《晋书·王珣传》云："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

主簿：官名。见本篇1注。

②春月：春季。　石头兄弟：桓熙字伯道，小字石头，桓温长子，官至豫州刺史。桓温六子，唯熙、玄知名。　出郊：到郊外去。

③时彦：当时的俊杰名流。　连镳俱进：并马一起前进。镳，马嚼子露在马嘴外的部分。

④觉(jiào)：通"较"。差，相差。

⑤莫之解：即"莫解之"，没有人理解他这样做的用意。

⑥俄而：一会儿，不久。　舆：车。

⑦向诸人："向"原作"回"，唐写本、影宋本作"向"，据改。向，刚才。

⑧奕奕：精神饱满的样子。

⑨悟捷：聪明机敏。

夙惠第十二

夙惠即早慧。本篇共七则故事，收录的都是有关儿童聪慧的故事。魏晋重才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曹操唯才是举，任人唯才，人物的才性受到空前的重视；二是玄学义理奥妙精深，只有具备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剖玄析理以至精微。人的智慧和思辨能力与自然秉赋的天分是分不开的。于是崇拜天才几乎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可以说魏晋是我国天才论达到顶峰的时代。天才必早慧，所以魏晋人特别关注小儿的聪明智慧。除本篇外，在言语、政事、排调等门中都有关于早富智慧、聪明伶俐的少年才子的记载。

1 宾客诣陈太丘宿①，太丘使元方、季方炊②。客与太丘论议③，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④，炊忘著箄，饭落釜中⑤。太丘问："炊何不馏⑥？"元方、季方长跪曰⑦："大人与客语⑧，乃俱窃听，炊忘著箄，饭今成糜⑨。"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⑩？"对曰："仿佛志之⑪。"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⑫。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⑬！"

〔译文〕

有客人到陈太丘（寔）家住宿，太丘派元方（陈纪）、季方（陈谌）烧火做饭。客人与太丘谈论玄理，两个人烧着火，都丢下去偷听，蒸饭忘了放竹箄，米饭全掉落在锅里。太丘问："为什么不蒸饭？"元方、季方跪在地下说："父亲和客人谈玄，我们就一起偷听，蒸饭忘了放竹箄，米饭如今变成粥了。"太丘说："你还记得什么不？"回答说："大略还记得。"两个孩子一起说，又相互补充修正，所说的话没有遗漏。太丘说："既是这样，只要有粥就可以了，何必非要饭呢！"

〔注释〕

①诣：到……去。　　陈太丘：指陈寔。字仲弓，汉末颍川人，曾任太丘长。见《德行》6注。

②元方、季方：陈寔二子。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二人并有时名。　　炊：烧火做饭。

③论议：谈论玄理。

④进火：烧火。　　委：丢弃。指丢下烧火事。

⑤著箄：放竹箄。箄，蒸饭器具，使米不漏至锅底水中。　　釜：锅。

⑥馏：蒸饭。

⑦长跪：直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坐时两膝据地以臀部著足跟。跪则伸直腰股，以示庄重。

⑧大人:对长辈的尊称。此指父亲。
⑨糜:粥。
⑩颇有:可有,是否有。 识(zhì):记住。
⑪仿佛:大略。 志:记住。
⑫更相:互相。 易夺:补充修正。易,修整。夺,失误、遗漏。
⑬但:只。

2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①,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②。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③。《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其时秦宜禄阿鳔亦随母在宫④,并宠如子。常谓晏为假子也。"

〔译文〕

何晏七岁时,聪明得神奇,魏武帝(曹操)很赏识他、喜爱他,因何晏的母亲在宫里,魏武想收他做儿子。何晏就在地上画一方框,自己站在当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说:"这是何家的房屋。"魏武知道后,立即送他回去。

〔注释〕

①何晏:字平叔,官至尚书。与王弼等倡导玄学,崇尚清谈,开魏晋风气。明惠:聪明。惠,同"慧"。

②因晏在宫内:据《太平御览》卷385引作"晏母在宫内"。按晏少丧父,曹操纳晏母尹氏。晏小时养于魏宫。

③遣还:唐写本"还"后有"外"字。意为遣送回外家。外,指外祖父、外祖母。

④"其时秦宜禄阿鳔"句:《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注引《魏略》作"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

3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①。有人从长安来,元帝

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②。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③。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④？"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⑤，居然可知⑥。"元帝异之⑦。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⑧。"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年仅几岁，坐在元帝(司马睿)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询问洛阳的情况，不觉潸然泪下。明帝问因为什么事竟然至于落泪，元帝就把国土沦丧王室东渡的不幸全都告诉了他。随即问明帝："你认为长安和太阳哪里远？"回答说："太阳远。只听说人从长安来，没听说人从日边来，显而易见。"元帝认为他很不一般。第二天，召集群臣宴会，把明帝的看法告诉了大家，又重新问他，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脸色变了，说："你为什么改变昨天的话呢？"回答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注释**〕

①晋明帝：指元帝子司马绍，东晋第二主，在位3年。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年被王导等拥立为帝，都建康，为东晋。

②洛下：洛阳，西晋都城。　潸然流涕：哭泣。潸然，流泪的样子。涕，泪。

③东渡：西晋灭亡，晋王室过江，于江东建康建都。意：缘故。

④谓：认为。　何如：和……比怎样。

⑤不闻人从日边来：此句之上《太平御览》引刘昭《幼童传》有"只闻人从长安来"七字，于义为长。

⑥居然：显然，昭然。

⑦异：诧异。

⑧"举目见日"二句：此处以日喻元帝。意思是举目即可见光耀无比之人

君，却看不到长安。

4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①。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②，《顾恺之家传》曰："敷字祖根，吴郡吴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床边戏③，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④。瞑于灯下⑤，二儿共叙客主之言⑥，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⑦："不意衰宗复生此宝⑧！"

〔译文〕

司空顾和与当时贤达名流一起清谈。张玄之、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及孙子，年龄都是七岁，在坐榻边玩耍，当时听着大人的谈话，神态都像并不在意。晚上在灯下，两个孩子一起复述客主双方的言论，完全没有遗漏。顾公离开座席提着他们的耳朵说："没想到衰败的宗族又出了这宝贝！"

〔注释〕

①司空顾和：和字君孝，顾荣族子。为丞相王导所赏识，官至尚书令。死后赠司空。司空，官名。魏晋为三公之一。　　清言：清谈，谈玄。

②张玄之：即张玄，字祖希，官至冠军将军、吴兴太守。见《言语》51。　　中外孙：孙子和外孙。儿子所生为中，女儿所生为外。　　年并七岁：《言语》51 谓"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与此异。

③床：坐具。

④相属：专注。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不相属，不注意于清言者。

⑤瞑：通"暝"。夜晚。

⑥客主：指清谈的客方和主方。

⑦越席：离开座位。

⑧不意：想不到。

5 韩康伯数岁①，家酷贫②，至大寒，止得襦③。母殷

夫人自成之[④]，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⑤]。"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⑥]。

〔译文〕

韩康伯(伯)几岁的时候，家里十分贫困，已至大寒节令，只穿了件短袄。母亲殷夫人亲自缝制，让康伯拿着熨斗，对康伯说："暂且穿短袄，过不久就做夹裤。"儿子说："已经够了，不需要夹裤了。"母亲问他为什么，回答说："火在熨斗中而熨柄也热，现在既然穿上短袄，下身也应当暖和，所以不需要了。"母亲听了很诧异，知道他将是有治国才能的人。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言玄理，官至丹阳尹、吏部尚书，死后赠太常。

②酷：甚，很。

③至大寒：到隆冬季节。大寒，二十四节气之一，是我国最冷的时候。

襦(rú)：短衣、短袄，服于单衫之外。

④殷夫人：豫章太守殷羡女，康伯母。

⑤寻：不久。　　复裈(kūn)：夹裤。

⑥国器：有治国才能的人。

6 晋孝武年十二[①]，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②]，但著单练衫五六层[③]，夜则累茵褥[④]，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⑤]，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⑥]。"帝曰："昼动夜静[⑦]。"《老子》曰："躁胜寒，静胜热。"此言夜静寒，宜重肃也。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⑧]。"简文帝善言理也。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十二岁时，正当冬天，白日不穿夹衣，只穿五六层绢制单衫，夜晚则铺盖几床被褥。谢公（安）劝告说："应该让圣体有规律，陛下白天过冷，夜晚过热，恐怕不是养生之道。"武帝说："昼动则热，夜静则寒。"谢公出来，赞叹说："皇上论理不比先帝差。"

〔**注释**〕

①晋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东晋第九主。

②复衣：有衣里可套棉絮的衣服。

③但：只。　著：穿。　单练衫：单衫。练，熟绢。

④累：重叠。　茵褥：褥子。

⑤圣体：称帝王的身体。　有常：有规律。

⑥摄养：养生，保护身体。　术：道，办法。

⑦昼动夜静：意思是白日活动则热，应穿着单薄；夜晚静息则寒，应铺盖厚重。

⑧上：皇上。　减：比……差。　先帝：指简文帝，孝武为简文子。

7 桓宣武薨①，桓南郡年五岁②，服始除③，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④，《桓冲别传》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迁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⑤。"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⑥。"灵宝，玄小字也。鞠爱过于所生⑦。

〔**译文**〕

桓宣武（温）死时，桓南郡（玄）只五岁，丧服刚除，桓车骑（冲）和参加丧事的文武官员道别，于是指着他们对南郡说："这些全是你家原来的官员将佐。"南郡听了悲痛地哭起来，使旁边的人无不悲伤。车骑常常自己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灵宝成人后，应当把这

个座位还给他。”抚养喜爱他胜过自己的亲生。

〔**注释**〕

①桓宣武薨：据史书载，晋孝武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大司马桓温死。薨，诸侯死。

②桓南郡：指桓玄。桓温少子，时年五岁，袭封南郡公。

③服除：服丧期满，脱去丧服。

④桓车骑：指桓冲。桓温弟，官至车骑将军。 送故：州郡长官离任、升迁或死亡，僚属吏佐多送资财或随迁转或送丧归里，谓之送故。温死，冲代温居任，为扬、豫二州刺史，故旧属有送故之举。

⑤故吏佐：旧僚属，旧部下。

⑥“灵宝成人”二句：桓冲是桓玄叔父，桓温死，因玄年幼，代为居任，故有此语。

⑦鞠爱：抚养疼爱。

豪爽第十三

豪爽，指性情豪迈爽朗，气魄宏大。魏晋名士追求个性发展的无拘无束和自然率真，因此豪爽成了人们所欣赏的品性之一，也成了品题人物的标准。但在政治黑暗、形势复杂、动辄得咎的魏晋时代，尽可以放浪形骸狂饮纵欲，也可以蔑视礼法任诞放达，但真正做到豪爽是要有大“本钱”的。简文帝司马昱尽管身登至尊之位，却被大将军桓温挟持，以至郁抑而早终；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虽位至三公，也不得不常常装糊涂；阮籍靠大醉六十日才回避了晋室的求婚。只有手握军政实权，有恃无恐横行于世者，才偶尔表现出豪爽的气派。本篇共 13 则，其主人公都是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之士，如王敦、桓温、桓玄、庾翼、祖逖等。而两次率重兵进逼建康、胁迫朝廷的王敦成了本篇的主角。

1 王大将军年少时①，旧有田舍名②，语音亦楚③。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④，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⑤。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⑥，举坐叹其雄爽⑦。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俄而一槌小异，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应侍侧，曰：'不然。此是回飒柎。'使视之，云：'船人入夹口。'应知鼓，又善于敦也。"

〔译文〕

王大将军（敦）年轻时，原本就有乡下佬之称，说话口音也很重。晋武帝（司马炎）召集当时贤达一起谈论歌舞艺术。每人都有不少见解，只有王完全没有涉及过，神色很难看。自己说会打鼓，武帝命令拿鼓给他。王从座位上摔袖站起，挥臂扬槌，奋力擂击，音节和谐疾速，神情豪迈激昂，旁若无人，四座无不赞叹他的雄武豪爽。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见《言语》37 注。

②田舍：犹田舍儿。言为乡巴佬。

③语音亦楚：说话是楚地方音，不雅正。

④伎艺：歌舞艺术。

⑤都无：完全没有。　关：关涉，涉及。　意色：神色。　殊恶：特别不好。

⑥谐捷：和谐急速。　豪上：豪迈激昂。

⑦举坐：满座，全体在座者。　叹：称赞。

2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①。尝荒恣于色②，体为之弊③，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④。"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⑤，任其所之⑥。时

人叹焉。邓粲《晋纪》曰:"敦性简脱,口不言财,其存尚如此。"

〔译文〕

王处仲(敦),当世人给予高尚的品评。他曾经耽乐恣肆于女色,身体为此而衰弱,身边的人规劝他,处仲说:"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办啦。"于是打开后楼内室,打发了所有的几十个婢妾上路,随便他们到哪里去,当时人为此而赞叹他。

〔注释〕

①目:品评。

②荒恣:耽乐放纵。

③体为之弊:身体因此受到损坏。之,指荒恣于色。弊,疲弊,损坏。

④乃:却,竟。

⑤后阁:内室。　　出路:上路。

⑥所之:所往。之,到……去。

3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①,学通《左氏》②。《晋阳秋》曰:"敦少称高率通朗,有鉴裁。"

〔译文〕

王大将军(敦)品评自己为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学业上精通《春秋左氏传》。

〔注释〕

①王大将军:王敦自视甚高,于此可见。

②学通:精通。　《左氏》:即《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著。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

4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①"。魏武帝乐府诗。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②。

〔译文〕

王处仲（敦）每次饮酒后，就诵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用如意敲打唾壶为节，唾壶口竟被敲成一个个缺口。

〔注释〕

①“老骥伏枥”四句：引自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诗的大意是：老马虽在马厩中，却志在驰骋千里；壮士虽然到了暮年，雄心壮志不减。骥，骏马。枥，马厩。烈士，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壮心，雄心。不已，不止。

②如意：器物名。古时持以指划。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又有柄端作心字形者。以骨、角、玉、铁、铜、竹、木等制成。长短古今不同，或三尺或一二尺。　唾壶：痰盂。敬胤注：“一本又于此卷后复出一段云：‘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乐府曰云云，以如意打玉唾壶，唾壶尽缺。’”《晋书·王敦传》云：“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可见王敦所击为玉质唾壶，以玉振之声助其诵。

5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①。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②，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阳记》曰：“西池，孙登所创，《吴史》所称西苑也，明帝修复之耳。”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想修建水池台榭，元帝（司马睿）不允许。明帝当时是太子，喜欢养勇士，让这些人一夜之间修池，到天亮时就修成了。就是今天的太子西池。

〔注释〕

①晋明帝：指司马绍。元帝子，东晋第二主。　起池台：修建池台。元帝：即晋元帝司马睿，东晋开国主。

②太子：天子、国君的嫡长子，嗣君称太子。

6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①，处分树置②，先遣参军告朝

廷③，讽旨时贤④。祖车骑尚未镇寿春⑤，瞋目厉声语使人曰⑥："卿语阿黑⑦：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⑧，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⑨。"王闻之而止。

〔译文〕

王大将军(敦)起初想下京都，去重新安排设置的官职，先派遣参军告诉朝廷，并且向当世贤达暗示自己的意图。祖车骑(逖)当时还没有去镇守寿春，瞪着眼睛以严厉的声音对派来的人说："你告诉阿黑：怎敢放肆无礼！叫他收起脸乖乖回去，稍有耽搁，我就率领三千兵甲用长矛戳他的脚，让他退回。"王听说后停止了行动。

〔注释〕

①王大将军：指王敦。敦拥强兵，有左右朝廷的野心，故欲下都处分树置。　　下都：到京都。下，顺江而下，建康在长江下游。

②处分树置："处"上唐写本有"更"字。重新安排设置，指政府部门官职的设置安排。处分，处置、安排。树置，设置、建立。

③参军：官名，军府中的重要佐僚。

④讽旨：委婉地传达旨意，暗示意图。

⑤祖车骑：指祖逖。逖死后赠车骑将军。元帝时，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北击石勒。太兴二年(公元319年)，退守淮南，镇寿春。寿春(今安徽寿县)是淮南郡治所。

⑥瞋目：瞪眼。

⑦卿：你。

⑧摄面：收起脸面。意思是让他收拢起张牙舞爪的样子，放规矩、老实点。

⑨将：率领。　　槊：古代兵器，似长矛，此用为动词，用长矛戳。　　上：指溯江而上。时王敦在武昌镇守。故到建康来称"下都"，回武昌去称"上"。

7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①，文康时，权重未在已②；

及季坚作相[3]，忌兵畏祸，与稺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4]。倾荆、汉之力[5]，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6]，《汉晋春秋》曰："翼风仪美劭，才能丰赡，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其意气如此。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初，翼辄发所部奴及车马万数，率大军入沔，将谋伐狄，遂次于襄阳。"《翼别传》曰："翼为荆州，雅有大志，每以门地威重，兄弟宠授，不陈力竭诚，何以报国。虽蜀阻险塞，胡负凶力，然皆无道酷虐，易可乘灭。当此时，不能扫除二寇以复王业，非丈夫也。于是征役三州，悉其帑实，成众五万，兼率荒附，治戎大举，直指魏、赵，军次襄阳，耀威汉北也。"大会参佐[7]，陈其旌甲[8]，亲援弧矢曰[9]："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10]。徒众属目，其气十倍[11]。

〔译文〕

庾稺恭（翼）早就有收复中原的抱负，文康（庾亮）当政时，大权不在自己手中；等到季坚（庾冰）作丞相，他忌讳战争、畏惧兵祸，和稺恭的观点主张抵触了许久之后，才同意进行北伐。庾稺恭调集荆州、汉水一带全部兵力，出动所有船只战车，屯兵于襄阳。召僚属部下们集会，部陈旌旗兵甲，亲自拉弓射箭，说："我此次行动，就像这箭一样。"于是三发三中。部众注目，群情振奋，士气大增。

〔注释〕

①庾稺恭：庾翼字稺恭，庾亮弟。亮死后，授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代亮镇武昌。　中原之志：收复中原的志向。《晋书·庾翼传》："翼雅有大志，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辞色。"

②文康时：指庾亮当政时。晋明帝死，成帝年幼，亮以帝舅，掌朝政。死后谥文康。

③及季坚作相：季坚，庾冰字。苏峻乱后，庾冰继兄亮为相。

④历同异者久之：经过长时间的意见不一致。同异，偏义复词。此指异，不同。　　乃果行：才得以行动。指收复中原的决定。

⑤荆汉：指荆州、汉水一带地区。

⑥师次于襄阳：师，军队。次，驻扎。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受命率晋军北伐，屯军襄阳。

⑦参佐：僚属，部下。

⑧陈其旌甲：指摆开军队的阵势。陈，陈列。旌甲，旌旗甲兵。

⑨亲援弧矢：亲自拉弓放箭。援，拉。弧矢，弓箭。

⑩三起三叠：三发三中。起，发。叠，击鼓。徐震堮云："凡军中阅射，中的则以击鼓为号。"

⑪属目：注目，贯注。

8 桓宣武平蜀①，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②，巴、蜀搢绅莫不来萃③。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④，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⑤。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⑥："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⑦！"《中兴书》曰："馥，周抚孙也，字湛隐，有将略，曾作敦掾。"

〔译文〕

桓宣武（温）平定蜀地后，聚集僚属在李势的宫殿里摆酒宴饮，巴、蜀的士大夫没有不来聚会的。桓一贯有英雄的情怀、豪爽的气概，再加上那天语调昂扬，才华横溢，论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靠才。他的仪态洒脱，赢得在坐所有人的赞叹赏识。散会后，众人还在回味他的话，当时寻阳周馥说："遗憾的是你们这些人没有见过王大将军（敦）！"

〔注释〕

①桓宣武平蜀：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率晋军伐蜀，三年，汉李势降。

②参僚：僚属。　　李势：十六国汉第二代主，在位四年，降晋后，封归义

侯。李特于晋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势降晋，前后据蜀共46年。

③巴、蜀：巴郡和蜀郡。巴蜀连称，泛指今四川地区。　搢绅：插笏于大带。搢，插。绅，大带。古时仕宦者垂绅搢笏，因称士大夫为搢绅。　萃：聚集。

④音调：语调。　英发：才华勃发外露。

⑤磊落：形容仪态俊伟、洒脱。　叹赏：赞美赏识。

⑥寻阳周馥：见孝标注。按《世说》中有二周馥。另有汝南周馥，参见《雅量》9注。寻阳，晋郡名，治所在九江。

⑦恨：遗憾。　王大将军：指王敦。敦素以雄爽著称。

9 桓公读《高士传》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②，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③！"皇甫谧《高士传》曰："陈仲子字子终，齐人。兄戴，相齐，食禄万钟。仲子以兄禄为不义，乃适楚，居於陵。曾乏粮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实，三咽而后能视。身自织屦，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尝归省母，有馈其兄生鹅者，仲子嚬颇曰：'恶用此鶃鶃为哉！'后母杀鹅，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门，哇而吐之。楚王闻其名，聘以为相，乃夫妇逃去，为人灌园。"

〔**译文**〕

桓公（温）读《高士传》，读到於陵陈仲子传时，便把书扔下，说："谁能够如此刻薄地对待自己！"

〔**注释**〕

①《高士传》：晋皇甫谧撰。记载古代高隐之士的生平事迹。原书已佚，今存辑本。

②於陵仲子：战国时齐人，一生隐居不仕。事迹见孝标注。

③溪刻：苛刻，刻薄。

10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①，《豁别传》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迁荆州刺史，赠司空。"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②，

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③。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④，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⑤。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⑥。河朔后以其名断疟⑦。《中兴书》曰："石虔有才干，有史学，累有战功，仕至豫州刺史，赠后军将军。"

〔**译文**〕

桓石虔是司空桓豁的庶出长子，小名镇恶，十七八岁了，还没被承认身份地位，而年幼的仆役已经称呼他为镇恶郎了。他曾经住在宣武（桓温）的书斋里。跟随桓温出征，枋头之战，车骑将军桓冲陷入敌阵，身边没有人能前去救他出来。宣武对石虔说："你叔叔落入敌人手中，你知道不？"石虔听说后，勇气奋发，让朱辟做副手，跨上马在数万敌兵之中驰骋，没有人能抵挡他，径直救出桓冲，返回阵地，全军将士无不赞叹佩服。黄河以北的人后来就用他的名字驱赶疟鬼。

〔**注释**〕

①桓石虔：桓豁子，桓温侄。史称其矫捷绝伦，有勇力。官至豫州刺史。司空豁：桓豁，桓温弟。官至荆州刺史，死后赠司空。　　长庶：庶出长子。庶，非正妻所生。

②举：庶生子被正式承认身份地位。

③童隶：幼年仆役。　　郎：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

④从征枋（fāng）头：废帝太和四年（公元 369 年），桓温率军北征，战于枋头，大败。枋头，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浚县西南。

⑤车骑冲：桓冲，大司马桓温弟，官至车骑将军。桓冲、桓石虔均随温出征，参加了枋头之战。　　没陈：没入敌阵。"陈"通"阵"。

⑥三军：指全军。　　叹服：赞美佩服。

⑦河朔：黄河以北。河，特指黄河。　　断疟：断绝疟鬼。古人认为疟疾是疟鬼在作祟，除病必驱疟鬼。石虔勇武过人，声威大震，可以把疟鬼吓跑。

11 陈林道在西岸①，《晋阳秋》曰："逵为西中郎将，领淮南太守，戍历阳。"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②。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③，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④："孙伯符志业不遂⑤！"《吴录》曰："长沙桓王讳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风气，年十九而袭业，众号孙郎。平定江东，为许贡客射破其面，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岂可复立功乎？'乃谓张昭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绶，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卿不如我；任贤使能，各尽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语毕而薨，年二十有六。"于是竟坐不得谈⑥。

〔译文〕

陈林道（逵）镇守在长江北岸，京城众人一起邀请他到牛渚山聚会。陈的玄理谈得非常之好，大家想和他一起谈玄析理，陈用如意拄着面颊，眼望鸡笼山叹息道："孙伯符（策）立志做的事业没有实现！"于是直到散会也没能够谈成。

〔注释〕

①陈林道在西岸：指陈逵为淮南太守，戍守历阳（今安徽和县）。在西岸，即指在长江北岸。

②都下：京都，京城。东晋都城是建康。　　要，通"邀"。邀请；相约。　牛渚：即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山脚突入长江部分叫采石矶。

③"陈理既佳"二句：言陈逵善谈玄理，众人想和他一起谈玄论辩。　言折："折"，唐写本作"析"，是。"析"即"析"字。言析，谈玄析理。

④如意：器物名。见本篇4注。　　鸡笼山：山名，在建康（今南京）西北，因形状像鸡笼，故名鸡笼山。

⑤孙伯符：孙策字伯符，孙权兄，东吴开国建立基业者。　　不遂：不成功，没有实现。陈逵怀古言志，抒发了收复中原、建功立业的豪情。

⑥竟坐：终坐。指到聚会结束。

12 王司州在谢公坐①，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

兮载云旗②”,《离骚·九歌·少司命》之辞③。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④。”

〔**译文**〕

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家的座席间,朗诵“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对别人说:“每当这时,觉得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注释**〕

①王司州:指王胡之。胡之字修龄,王廙子,官至司州刺史。

②“入不言兮”两句: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少司命》是楚人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神主宰少年儿童的命运。“入不言”两句是该辞第三章的头两句,后两句是“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一章的意思是:进来不说话出去不辞别,乘着旋风以云为旗。不要悲伤生别离,不要欢喜新相知。　　回风:旋风。　　云旗:以云为旗。

③此以《离骚》泛指《楚辞》,全书均类此。

④“当尔时”二句:言歌咏之时进入了诗歌所描述的超然境界,故觉得一坐无人。

13 桓玄西下①,入石头②,外白司马梁王奔叛③,《续晋阳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兴书》曰:“初,桓玄篡位,国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寻阳,义旗既兴,归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诛。”玄时事形已济④,在平乘上笳鼓并作⑤,直高咏云⑥:“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⑦?”阮籍《咏怀诗》也。

〔**译文**〕

桓玄从西边顺流而下,进入石头城,役吏报告说司马梁王(珍之)逃跑了。桓玄当时举兵灭晋大势已定,他正在平乘大船上,笳鼓乐器齐奏,听了报告,他只高声朗诵道:“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注释**〕

①桓玄西下:桓玄平荆、雍后,自为荆江二州刺史。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率军自江陵东下,攻入建康。二年,废晋称帝,国号楚。

②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

③外白:役吏报告。外,男仆、吏役。　　司马梁王:即司马珍之。珍之为晋宗室,封梁王。　　奔叛:逃亡,逃跑。

④事形:事态,形势。　　济:成。

⑤平乘:大船的名字。舰船之一。　　笳鼓:两种乐器。笳,古代管乐器。鼓,打击乐器。

⑥直:只。

⑦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出自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之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是一篇借吟咏古事而慨叹时政的作品。诗中的梁王指战国时的魏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当年魏王宴乐时吹奏的音乐,于今仍余音尚存,而宴乐的主人梁王在哪里呢?桓玄借该诗中的梁王以讽司马梁王,情景确实也相仿相通。

容止第十四

容止，指人的容貌举止。魏晋时代，士大夫特别讲究仪容仪表和举止风度，而且蔚然而成社会风气。甚至妇女竟公然连手赏慕美男子，奚落丑男人。魏晋士人赞赏祖士少“有旄仗下形”和桓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英”的将帅风度。但被品评更多的似乎是女性化的柔弱、白皙。当时的容止品鉴并非只是简单地表面化地评价美貌，而是特别注重人的内在美的表现，即风姿神韵的超凡脱俗。人的内在美是以人的智慧、品格、才华为基础的。这恰恰是和魏晋人物品题重精神、重才性这一总的原则相一致，故有王恬“有美形”，“恨才不称”的品评。魏晋人在品鉴人物的风姿神韵时，常用大自然之美来作比喻和形容，用语优美而又生动，让人以自己的智慧才情去想象和品味一个个与自然之韵味息息相通的、超凡脱俗的容止。

1 魏武将见匈奴使①，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②，《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使崔季珪代③，帝自捉刀立床头④。既毕，令间谍问曰⑤："魏王何如⑥？"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⑦，《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译文**〕

魏武帝（曹操）将要接见匈奴的使者，自以为形貌丑陋，不足以威镇远方的异族人，就让崔季珪（琰）代替他，武帝亲自握着刀站在坐榻旁边。接见完毕，让秘探问他说："魏王怎么样？"匈奴的使者回答说："魏王美好的仪容不寻常，然而坐榻旁边持刀的人，才是英雄呢。"魏武帝听了，派人追杀了这个使者。

〔**注释**〕

①魏武将见匈奴使：魏武，指曹操。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一年，操进爵为魏王，七月，匈奴来朝。同年，崔琰被杀。《世说》所记是否即此时事，亦未可知。

②以：认为。　形陋：形体丑陋。　雄远国：称雄远国。雄，用为动词，称雄、威镇之义。

③崔季珪：即崔琰。汉末清河人。始事大将军袁绍，后为曹操谋臣，官至中尉。《三国志》本传谓其仪容威重，朝士瞻望。

④床：坐榻。

⑤间谍：侦探。

⑥魏王：指曹操。操封魏王在建安中。

⑦雅望：美好的容仪。　望：外貌；仪表。　非常：不寻常。

2 何平叔美姿仪①，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②，正夏月，与热汤饼③。既啖④，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

然⑤。《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⑥，行步顾影。"按此言，则晏之妖丽本姿外饰；且晏养自宫中，与帝相长，岂复疑其形姿，待验而明也？

〔译文〕

何平叔(晏)的相貌容仪很美好，脸非常白。魏明帝(曹叡)怀疑他擦了粉。正当夏季，给他吃热汤面食。吃完，大汗淋漓，他用红色的公服擦脸，面色变得更洁白明亮。

〔注释〕

①何平叔：何晏字平叔。见《夙惠》2注。　　姿仪：相貌容仪。

②魏明帝疑其傅粉：魏明帝，《御览》卷二一引《语林》作"魏文帝"。按何晏母尹氏，为曹操夫人。晏自幼生长宫省，与文帝曹丕同时。傅粉，搽粉。汉魏时贵族公子也多施粉。

③汤饼：热汤面。束皙《饼赋》："充虚解战，汤饼为最。"

④啖：吃。

⑤转：更加。　　皎然：洁白明亮的样子。

⑥动静粉帛不去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作"粉白不去手"。"帛"、"白"二字古通用。

3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①，时人谓"蒹葭倚玉树②"。《魏志》曰："玄为黄门侍郎，与毛曾并坐，玄甚耻之，曾说形于色③。明帝恨之，左迁玄为羽林监。"

〔译文〕

魏明帝(曹叡)让毛皇后的弟弟毛曾和夏侯玄坐在一起，当时人认为是"蒹葭倚玉树"。

〔注释〕

①魏明帝：曹叡字元仲，三国魏第二代君主，文帝曹丕子。娶河内毛嘉女，立为皇后。《魏志·后妃传》讥讽说："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　　毛曾：魏明帝毛后弟，毛嘉子，官驸马都尉、散骑侍郎。因出身寒门，颇为豪门贵族所轻视。　　夏侯玄：字太初，魏征西将军。曹氏、夏侯氏是魏

朝宗室和外戚，门第显赫，故玄耻与毛曾并坐。

②蒹葭：常见水草，比喻微贱的人。蒹，荻。葭，芦苇。　　玉树：传说中的仙树，比喻姿容美好、才能出众的人。　　蒹葭倚玉树：谓不相称。

③曾说形于色：杨勇《校笺》据《魏志·夏侯玄传》改“曾”为“不”。

4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①，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②。《魏略》曰：“李丰字安国，卫尉李义子也。识别人物，海内注意。明帝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以安国对之。是时丰为黄门郎，改名宣。上问安国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丰对。上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任至中书令，为晋王所诛。”

〔**译文**〕

当时的人品评夏侯太初（玄）“光明磊落，好像日月投入他的怀中”，品评李安国（丰）“委靡不振，好像一座玉山将要崩塌”。

〔**注释**〕

①目：品评。　　夏侯太初：即夏侯玄。《魏志》谓其“格量弘济”。　　朗朗：磊落坦荡的样子。

②李安国：即李丰。官至中书令。曹爽被杀后，与夏侯玄等谋诛大将军司马师，事泄被杀。　　颓唐：委靡懒散的样子。

5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①，风姿特秀②。《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③。”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④。”山公曰⑤：“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⑥；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⑦。”

〔**译文**〕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度神采秀美出众。看到的人赞叹他说：

"风姿潇洒，仪态严正，爽朗明快，清高俊逸。"有人说："就像松林中嗖嗖作响的风一样潇洒，清高又舒缓绵长。"山公(涛)说："嵇叔夜的样子，高峻如孤松昂然独立；他醉酒时，倾颓的样子，就像一座玉山将要崩塌。"

〔**注释**〕

①嵇康：字叔夜，好《老》《庄》，善言玄理，能著文，为竹林七贤主要人物。仕魏为中散大夫，后遭钟会诬陷，被司马昭所杀。

②风姿：风采，风度神采。

③萧萧肃肃：形容人风姿潇洒严正。　清举：清高俊逸。

④肃肃如松下风：言嵇康如松树间嗖嗖作响的风。肃肃，风声。　高而徐引：高远而舒缓绵长。喻人风姿仪态潇洒高雅。

⑤山公：指山涛。与嵇康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后从政，官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

⑥"嵇叔夜之为人也"二句：言嵇康形貌伟岸，如高大的松树昂然独立。为人：指人的形貌特征。　岩岩：高峻的样子。

⑦"其醉也"二句：言嵇康醉酒之态也非常美好。　傀(guī)俄：倾倒的样子。

6 裴令公目王安丰①："眼烂烂如岩下电②。"王戎形状短小，而目甚清炤，视日不眩。

〔**译文**〕

裴令公(楷)品评王安丰(戎)："眼睛明亮闪烁，像山崖下的闪电。"

〔**注释**〕

①裴令公：指裴楷。楷字叔则，以清通著称，官至中书令。与王戎齐名。目：品评。　王安丰：指王戎。戎字濬冲，以简要著称，官至司徒，封安丰侯。

②烂烂：光明的样子。　岩下：山崖下。

7 潘岳妙有姿容①，好神情②。《岳别传》曰："岳姿容甚美，风

仪闲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③，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④。左太冲绝丑⑤，《续文章志》曰：“思貌丑顇，不持仪饰。”亦复效岳游遨⑥，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⑦，委顿而返⑧。《语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二说不同。

〔译文〕

潘岳天生丽质，仪态优雅，神采动人。年轻时携带弹弓走在洛阳街道上，女人遇到他，没有不拉起手来一起围住看的。左太冲(思)极丑，也仿效潘岳的样子去游逛，于是一群女人一齐向他乱唾，他只好狼狈地返回。

〔注释〕

①潘岳：字安仁，晋荥阳人。少有才名，善为文，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与石崇等谄事贾谧，后被中书令孙秀所杀。

②神情：精神意态，神采。

③洛阳：西晋都城。

④连手：拉起手来。　萦：围绕。

⑤左太冲：左思字太冲，貌丑，口讷，善著文。　绝丑：极丑。绝，极。

⑥游遨：嬉游。

⑦妪：女人通称。

⑧委顿：疲乏狼狈。

8 王夷甫容貌整丽①，妙于谈玄②，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③。

〔译文〕

王夷甫(衍)容貌端庄漂亮，善于谈玄，平时手里总拿着白玉柄麈尾，手和白玉柄一样洁白，完全没有区别。

〔注释〕

①王夷甫：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好《老》《庄》，善谈玄言。屡居要职，官至尚书令、太尉。《晋书》有传。

②谈玄：谈论玄学，辩析名理。玄学，指老庄之学。

③麈尾：六朝人谈玄手持麈尾以助谈，后相习成俗，遂成为名士雅器，即使不谈玄也常手里拿着麈尾。详见《言语》52注。

9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①，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②。《八王故事》曰："岳与湛著契，故好同游。"

〔译文〕

潘安仁（岳）、夏侯湛都有漂亮的仪容，二人喜欢同游并行，当时人说他们是"连璧"。

〔注释〕

①潘安仁：潘岳。见本篇7注。 夏侯湛：字孝若，魏征西将军夏侯渊曾孙。善为文，与潘岳友善，官至中书侍郎。

②连璧：双璧，两块玉璧并列。璧，扁圆形中心有孔的玉饰，也泛指一般的玉。潘、夏二人于时均有玉人之称。

10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①，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②，精神挺动③，体中故小恶④。"《名士传》曰："楷病困，诏遣黄门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属夷甫云：'竟未相识。'夷甫还，亦叹其神俊。"

〔译文〕

裴令公（楷）有美好的容貌仪态，一次有病，很重，晋惠帝（司马衷）派王夷甫（衍）前去探望。裴正面向墙壁而卧，听说皇帝的使者到，勉强回转身来看他。王夷甫出来，对人说："他双眼闪烁像山

崖下的闪电，精神恍忽，身体确实有点小病。”

〔注释〕

①王使：皇帝的使者，帝王派来的人。

②岩下电：山崖下的闪电。按本篇6：“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③挺动：晃动。此言精神恍忽。

④小恶：小不适。指小病。

11 有人语王戎曰①：“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②。”答曰：“君未见其父耳③。”康已见上。

〔译文〕

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绍）昂然挺拔有如鹤立鸡群。”回答说：“您没见过他父亲呵。”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官至司徒，封安丰侯。戎与嵇康均为竹林七贤中人物。

②嵇延祖：嵇绍字延祖，嵇康子。康被杀后，绍仕晋，官至侍中。晋室乱，绍为护卫晋惠帝，被乱兵所杀。见《德行》43注。　卓卓：超然特立的样子。　野鹤之在鸡群：野鹤立在鸡群之中，比喻人的仪表才能超群脱俗。

③君未见其父耳：绍父嵇康风姿特秀，时人多称之。见本篇5。

12 裴令公有俊容仪①，脱冠冕②，粗服乱头皆好③，时人以为“玉人④”。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译文〕

裴令公（楷）有俊美的容貌仪表，即使是脱掉端庄的礼帽，穿粗质服装，蓬乱着头发也都很美，当时人说他是“玉人”。见到他的人说：“看见裴叔则，就像在玉山上行走，光彩照人。”

〔**注释**〕

①裴令公：指裴楷。见本篇6注。

②冠冕：指帝王、诸侯、士大夫的礼帽。

③粗服乱头：穿粗质服装，蓬乱着头发。指对仪容不作任何修饰。

④玉人：玉石雕琢的人，美丽晶莹洁白。

13 刘伶身长六尺①，貌甚丑顇②，而悠悠忽忽③，土木形骸④。梁祚《魏国统》曰："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

〔**译文**〕

刘伶身长只有六尺，容貌相当丑陋难看，然而他飘忽自在，酒醉迷离，形体如土木般质朴无华。

〔**注释**〕

①刘伶：字伯伦，沛国人。好饮酒，放情肆志，不拘礼法。与阮籍、嵇康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作建威参军，作品有《酒德颂》。

②丑顇(cuì)：丑陋。"顇"同悴。

③悠悠忽忽：飘忽自在、酒醉迷离的样子。悠悠，飘忽无定。忽忽，不经意的样子。

④土木形骸：使形体如土木般自然质朴，形容人不加修饰，不受约束，畅然自得之状。

14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①，俊爽有风姿②。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③。"《玠别传》曰："骠骑王济，玠之舅也。尝与同游，语人曰：'昨日吾与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侧，朗然来照人。'"

〔**译文**〕

骠骑将军王武子（济）是卫玠的舅父，他才华出众，性格豪爽，很有风度姿容。见到卫玠，总是感叹地说："光彩夺目的珠玉在我

身旁，就感到自己形貌丑陋。”

〔注释〕

①骠骑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司徒王浑子。少有才华，善清谈，性豪放，是当世名士。官至太仆，死后赠骠骑将军。　卫玠：字叔宝，姿容美好，善言玄理，官拜太子洗马。

②俊爽：才华出众，性格豪爽。　风姿：风度姿容。

③“珠玉在侧”二句：言仪容美好的人在身边，感到自己形貌丑陋。后有成语“自惭形秽”。

15 有人诣王太尉①，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②。往别屋，见季胤、平子③。石崇《金谷诗叙》曰：“王诩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谱》曰：“诩，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④。”

〔译文〕

有人去拜访王太尉(衍)，遇到安丰(王戎)、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都在座。到另外的房间去，看到了季胤(王诩)、平子(王澄)。回去后，对别人说：“今日之行，触目皆是琦丽的珠宝美玉。”

〔注释〕

①诣：到……去，拜访。

②“遇安丰”句：言遇到王戎、王敦、王导都在坐。　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

③见季胤、平子：言看到王诩、王澄。　季胤：即王衍弟王诩。　平子：王澄字，王衍弟，官至荆州刺史。

④琳琅珠玉：美玉珍宝。比喻王氏诸兄弟仪容美好，风采照人。后有成语“琳琅满目”。

16 王丞相见卫洗马①，曰：“居然有羸形②，虽复终日调畅③，若不堪罗绮④。”《玠别传》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赋》曰：

"始徐进而羸形,似不胜乎罗绮。"

〔译文〕

王丞相(导)看到卫洗马(玠),说:"显然是病弱之躯。尽管整天和谐舒畅,也好像是承受不住罗绮衣衫。"

〔注释〕

①卫洗马:指卫玠。玠官拜太子洗马。瘦弱多病,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②居然:显然。　　羸形:病弱之躯。

③虽复:尽管。　　调畅:和谐舒畅。

④不堪:承受不住。　　罗绮:质地轻软的丝织品。罗绮衣衫,质地轻软,仍不胜其重,极言身体病弱。

17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①,似珠玉在瓦石间②。

〔译文〕

王大将军(敦)称赞王太尉(衍)身处众人之中,好似耀眼的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

〔注释〕

①太尉:指王衍。王敦从兄。《晋书》本传谓其"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本篇8云:"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均言衍姿容美好。

②"似珠玉"句:王敦以珠玉瓦石之比,赞美王衍才貌出众。

18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①,腰带十围②,颓然自放③。

〔译文〕

庾子嵩(敳)身长不满七尺,腰带却有十围之粗,虽然矮而胖,却松弛、自然、舒放。

〔注释〕

①庾子嵩:庾敳字子嵩,侍中庾峻子。敳好老、庄,恢廓有度量,官至豫州刺史。《晋书》有传。

②围：计度圆周的量词。一围大约是五寸。腰带十围，极言其腰腹粗大。

③颓然：松弛的样子。　　自放：自然舒放。

19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①，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②。玠先有羸疾③，体不堪劳④，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玠别传》曰："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则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岂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诸书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译文〕

卫玠从豫章来到都城建康，人们久闻他美名，前来观看的人像堵围墙。卫玠本来就体弱多病，经不住如此的劳累，终于酿成大病死掉了。当时的人说卫玠被看死了。

〔注释〕

①卫玠：见本篇14注。　　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县(今南昌)。　　下都：指建康，东晋都城。西晋都洛阳，处中原之地，故称建康为下都。《晋书·卫玠传》记玠下建康之由云："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国之忠臣，求向建邺。"

②堵墙：墙壁。比喻人多而密集。

③羸疾：瘦弱多病。《晋书》本传谓玠"多病体羸"。

④不堪：受不住。

20 周伯仁道桓茂伦①："嵚崎历落②，可笑人③。"或云谢幼舆言④。

〔译文〕

周伯仁(颉)称赞桓茂伦(彝)："奇崛不群，潇洒磊落，是个了不起的人。"有人说此语出自谢幼舆(鲲)之口。

〔注释〕

①周伯仁：周顗字伯仁，官至尚书仆射。　道：评说，评论。　桓茂伦：桓彝字茂伦，大司马桓温父。有识鉴，善拔人取士。晋明帝时，官至散骑常侍。苏峻乱，被害，追赠廷尉。

②嵚崎：山高峻的样子，形容人奇崛不群。　历落：犹磊落。

③可笑人：了不起的人，非常之人。

④谢幼舆：谢鲲字幼舆，放达不拘，善清言，有识度，与桓彝、阮孚等友善。

21 周侯说王长史父①：《王氏谱》曰："讷字文开，太原人。祖默，尚书。父祐，散骑常侍。讷始过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伟②，雅怀有概③，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④。"

〔译文〕

周侯（顗）评论王长史（濛）的父亲（王讷）："身材魁梧、相貌俊美，又有高雅的情怀、非凡的气度。珍视并发扬光大自身这些优越条件和优秀品性，可以成就诸多事情。"

〔注释〕

①周侯：指周顗。顗封武城侯。　说：评论。　王长史父：指王讷。王长史，王濛。濛官司徒左长史。

②形貌：形体外貌。　伟：壮美，魁梧俊美。

③雅怀：高雅的情怀。　概：风度节操。

④诸许物：诸多事情。许，表示约略之数。物，事情。

22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①："此人有旄仗下形②。"

〔译文〕

祖士少（约）见到卫君长（永）说："这个人有持旄节镇守一方的将帅风度。"

〔注释〕

①祖士少：祖约字士少，官至平西将军、豫州刺史。见《雅量》15 注。卫君长：卫永字君长，曾作温峤左军长史。庾亮称卫风韵虽不及孙绰等，“倾倒处亦不近”（《赏誉》107）。谢安谓其为“理义人”（《品藻》69）。

②旄仗：即“旄节”。使臣持此作为信物，镇守一方的军政长官也拥有旄节。

23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①，《晋阳秋》曰：“苏峻自姑孰至于石头，逼迁天子。峻以仓屋为宫，使人守卫。”《灵鬼志·谣征》曰：“明帝末，有谣歌：‘侧侧力，放马出山侧，大马死，小马饿。’后峻迁帝于石头，御膳不具。”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②。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③。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④，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⑤。”徐广《晋纪》曰：“肃祖遗诏，庾亮、王导辅幼主，而进大臣官，陶侃、祖约不在其列。侃、约疑亮寝遗诏也。”《中兴书》曰：“初庾亮欲征苏峻，卞壸不许；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故峻得作乱京邑也。”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⑥。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⑦，卿但见之⑧，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⑨，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⑩，爱重顿至⑪。

〔译文〕

苏峻逼迫年幼的成帝迁至石头，朝廷倾覆，温忠武（峤）和庾文康（亮）投奔陶公（侃）求救。陶公说：“肃祖遗诏顾命大臣中没提到我。况且苏峻作乱，嫌隙是由庾亮等几人造成的，杀死他们兄弟，也不足以向国人谢罪。”当时庾亮就在温峤的船后舱，听到这话，忧愁恐怖毫无办法。另一天，温劝庾去见陶公，庾犹豫不敢前往。温说：“溪狗我熟悉他，你只管去见他，一定没事。”庾文康的风

度神采，使陶公一见便改变了态度，畅谈宴饮了一整天，一下子就喜欢器重上他了。

〔注释〕

①"石头事故"二句：指苏峻作乱，京师倾覆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历阳太守苏峻以诛庾亮为名，举兵反，攻陷都城建康，自掌朝政，并迁晋成帝于石头城。后被陶侃、温峤等率军讨灭。

②温忠武：指温峤。忠武是其谥号。时温峤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镇武昌。　庾文康：指庾亮。亮时为相，苏峻乱起，京师倾覆，亮携诸庾南奔温峤。　投陶公求救：温峤、庾亮向陶侃求救兵。据《晋书》载，陶侃时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位重兵强，温、庾等共推侃为盟主，同讨苏峻。

③肃祖顾命不见及：《晋书·陶侃传》云："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肃祖，晋明帝庙号。顾命，帝王临终遗命。取自《尚书·顾命》。其序曰："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传云："临终之命曰顾命。"

④苏峻作乱，衅由诸庾：晋明帝死后，成帝年幼，庾亮以帝舅之亲辅政，掌朝中大权。《晋书·庾亮传》载："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历阳太守苏峻，招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祸乱，征为大司农。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峻遂与祖约举兵反。"衅，罪责。诸庾，指庾亮等庾姓众人。

⑤诛：杀。　谢：谢罪。

⑥忧怖：担忧害怕。

⑦溪狗：即"傒狗"。南朝士人呼江西人为"傒"，有轻侮之意。陶侃是豫章人，故温峤如此呼之。

⑧但：只管，尽管。

⑨风姿神貌：风度姿容、精神面貌。

⑩竟日：终日。

⑪顿：立时，一下子。

24 庾太尉在武昌①，秋夜气佳景清②，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③，音调始遒④，闻函道中有屐声甚

厉⑤,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⑦,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⑧"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⑨,竟坐甚得任乐⑩。后王逸少下⑪,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⑫。"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⑬。"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

〔译文〕

庾太尉(亮)镇守武昌,一个天气晴朗景色清丽的秋夜,佐吏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吟诗,正当兴浓音调渐入高亢时,听到楼梯上有急促的木屐声,一定是庾公。一会儿,他率领十几个侍从走来。众人想起身回避。公慢慢地说:"诸位请暂且留步,老夫对于此事兴致也不浅。"于是就靠着坐榻和众人讽咏戏谑,直到最后,大家毫无拘束地尽情欢乐。后来王逸少(羲之)从武昌顺江到京城,对丞相(王导)谈及此事,丞相说:"那时,元规的风度不得不稍有减损。"右军回答说:"但是胸中高雅的情趣还是存在的。"

〔注释〕

①庾太尉在武昌: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庾亮为征西将军、江荆豫三州刺史,镇守武昌。庾太尉,即庾亮。武昌,郡名。

②气佳景清:天气晴朗,景色清丽。

③使吏:影宋本作"佐吏",《晋书·庾亮传》与宋本同。佐吏,军府中的参佐僚属。　殷浩:字渊源,官至中军将军。时浩在武昌,为庾亮军府长史。　王胡之:字修龄,官至西中郎将、司州刺史。胡之时为庾亮记室参军。　理咏:调理韵律,吟咏诗歌。

④音调始遒:声调渐高昂。遒(qiú),刚劲。指声调高昂。

⑤函道:楼梯。　屐声:木鞋的声音。屐(jī),底有齿的木鞋。　厉:疾速。指声音急促。

⑥俄而:一会儿。　左右:身边的人。

⑦少住:稍作停留。少,稍。住,停。

⑧老子：汉晋人自称老子，犹如后世人自称老夫，是自谦之词。　于此处：对于此事。指吟诗之事。

⑨据：靠，坐。　胡床：由胡地传入的一种轻便坐具。　咏谑：吟咏戏谑。谑(nüè)，戏言，开玩笑。

⑩竟坐：终坐。　任乐：无拘束地尽情欢乐。

⑪王逸少：指王羲之。丞相王导从子，曾作征西将军庾亮参军、长史，右军将军。　下：顺流而下。武昌在建康的上流。

⑫元规：庾亮字。　风范：风度规范。　小颓：稍有败损。

⑬丘壑独存：言隐逸丘壑、超脱之情仍然存在。丘壑，山水林谷，是隐居、游乐之所。此指闲逸、超脱的胸怀情趣。独，仍然。

25 王敬豫有美形①，问讯王公②。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③。"又云④："敬豫事事似王公。"《语林》曰："谢公云：'小时在殿廷会见丞相，便觉清风来拂人。'"

〔译文〕

王敬豫(恬)有美好的姿容，去看望父亲王公(导)。王公用手拍他的肩膀说："阿奴，遗憾的是你才华与美貌不相称。"又有人说："敬豫处处都像王公。"

〔注释〕

①王敬豫：王恬字敬豫，王导次子。多技艺，善隶书，官至会稽内史。

②问讯：问候，问安。

③阿奴：年长者对年幼者亲昵称呼。此处是父称子。　恨：遗憾。称(chèn)：相称，相当。

④又云：盖有误。下句当是别人的品评，不当为王导又云。

26 王右军见杜弘治①，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②，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标令上，为后来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粗

可得方诸卫玠。'"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③，蔡公曰④："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⑤。"

〔译文〕

王右军（羲之）见到杜弘治（乂），赞叹道："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真是一位神仙。"当时有人称赞王长史（濛）的姿容，蔡公（谟）说："遗憾各位没见过杜弘治阿！"

〔注释〕

①杜弘治：杜乂字弘治，京兆人，镇南将军杜预孙，官丹阳丞。《晋书·杜乂传》谓乂"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

②面如凝脂：形容人的脸白净光洁润泽。凝脂，凝冻的油脂，柔滑洁白。眼如点漆：形容人的眼睛又黑又亮。

③王长史：指王濛。《晋书》本传谓濛"美姿容"。

④蔡公：指蔡谟。字道明，陈留人，晋康帝时官至司徒。

⑤恨：遗憾。

27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①，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②。宋明帝《文章志》曰："温为温峤所赏，故名温。"《吴志》曰："孙权字仲谋，策弟也。汉使者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并有才秀明达，皆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晋阳秋》曰："宣王天姿杰迈，有英雄之略。"

〔译文〕

刘尹（惔）评论桓公（温），鬓毛像反猬皮，双眉像紫石棱，本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类人。

〔注释〕

①刘尹：指刘惔。惔曾作丹阳尹。　桓公：指桓温。　"鬓如"两句：《晋书·桓温传》："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记载与此有异。猬，刺猬。刺猬的鬃毛，刚硬并四向竖起。紫石，紫石英。棱，棱角。

二句言桓温鬓毛稠密而四向竖起，双眉浓重而刚健，状貌非凡。

②自：本来。　　孙仲谋、司马宣王：孙权、司马懿。二人形貌不常，又有雄才大略。

28 王敬伦风姿似父①。作侍中，加授桓公②，公服从大门入③。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风毛④。"大奴，王劭也，已见。《中兴书》曰："劭美姿容，持仪操也。"

〔译文〕

王敬伦（劭）的风度仪表很像他父亲王导，特加授桓公（温）侍中之职，王身着公服从大门进入。桓公远远看着他说："大奴确实有其父的遗风。"

〔注释〕

①王敬伦：王劭字敬伦，丞相王导子，官至尚书仆射。《晋书·王劭传》谓"劭美姿容，有风操，虽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堕替之容。"

②"作侍中"句：按此处疑有误。王劭累迁尚书仆射，未曾为侍中。桓温于永和八年以太尉加授侍中。故"作侍中"当是桓温事。

③公服：官吏穿的礼服。

④固自：确实。　　风毛：先人的风采。有风毛，即前云风姿似父。余嘉锡云："《金楼子·杂记篇上》曰：'世人相与呼父为凤毛。'据其所言，是南朝人通称人子才似其父者为凤毛。"

29 林公道王长史①："敛衿作一来②，何其轩轩韶举③！"《语林》曰："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译文〕

林公（支遁）称赞王长史（濛）："看他敛衿作态，举止是何等的轩昂美好。"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时称林公。遁与当世名流王濛、刘惔等过往密切。见《政事》18和本篇31。　道：评论，品评。　王长史：王濛字仲祖，官司徒左长史。《晋书·王濛传》："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

②敛衿：提起衣襟。表示恭敬、严肃。　作一：做一个动作。这里未指明是什么动作。作一来，作某一动作时。来，时。

③何其：多么。　轩轩：仪态轩昂，气宇不凡。　韶举：美好的举止。

30 时人目王右军①："飘如游云，矫若惊龙。"②

〔译文〕

当时人品评王右军（羲之）："似浮云一样飘逸，像惊龙一样矫健。"

〔注释〕

①目：品评。

②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云："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与此称容止异。

31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①。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②："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语林》曰："诸人尝要阮光禄共诣林公，阮曰：'欲闻其言，恶见其面。'"此则林公之形，信当丑异。

〔译文〕

一次王长史（濛）生病，无论亲疏一律不接待。林公（支遁）来了，守门人急忙禀告他说："一个怪人在门前，不敢不启禀。"王笑着说："这一定是林公。"

〔注释〕

①亲疏不通：指断绝一切来往。亲疏，亲近与疏远的人。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名僧，人称林公。　遽：急忙。　启：禀告、报告。

32 或以方谢仁祖①，不乃重者②，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③，企脚北窗下弹琵琶④，故自有天际真人想⑤。"《晋阳秋》曰："尚善音乐。"《裴子》云："丞相尝曰：'坚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际想。'"坚石，尚小名。

〔译文〕

有人议论谢仁祖（尚），有不大尊重的意思，桓大司马（温）说："诸君不要轻视仁祖，他在北窗下踮着脚弹奏琵琶，确实有天际真人的情怀。"

〔注释〕

①"或以"句：余嘉锡曰："有比人为谢尚者，其意乃轻之。若曰：'某不过谢尚之流耳。'"或，有人。方，比、比拟。　谢仁祖：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谢鲲子，官至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颇得桓温赏识。

②乃：甚。

③轻道：看不起，轻视。道，评论。

④企脚：踮起脚跟。　北窗：指寝室或堂屋北面的窗户。

⑤故自：确实。　天际：天边。　真人：道教称所谓修真得道者为真人。　想：心境，情怀。

33 王长史为中书郎①，往敬和许②。敬和，王洽，已见。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③，著公服④，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⑤！"

〔译文〕

王长史（濛）任中书郎时，到敬和（王洽）那里去。当时地上有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省，身着公服，敬和远远望见，赞

叹道:“这不像是凡世中的人!”

〔注释〕

①中书郎:官名,即中书侍郎,是中书监令的副职。

②敬和:王洽字敬和,丞相王导子,曾作中书郎等。　许:处所,地方。

③尚书:尚书省。

④公服:官吏的礼服。

⑤世中:人世中,凡界中。按王濛姿容美好,见《晋书》本传。

34 简文作相王时①,与谢公共诣桓宣武②。王珣先在内③,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④,可住帐里⑤。”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⑥?”王曰:“相王作辅⑦,自然湛若神君⑧。《续晋阳秋》曰:“帝美风姿,举止端详。”公亦万夫之望⑨,不然,仆射何得自没⑩?”仆射,谢安。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作相王时,和谢公(安)一起去拜访桓宣武(温)。王珣先已在那里,桓对王说:“你常想见相王,可以躲到幔帐里面。”两位客人离去后,桓对王说:“究竟怎么样?”王说:“相王作为辅弼大臣,确实清明澄彻有若神君。公也为万民所敬仰,不然,仆射(谢安)怎么会自己甘心居人之后呢?”

〔注释〕

①相王:宰相而封王称相王。太和元年,简文以会稽王进位丞相,录尚书事。

②诣:到……去,拜访。　桓宣武:指桓温。时温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

③王珣:中领军洽子,丞相王导孙。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时为桓温主簿。颇被器重。

④尝:通“常”。

⑤住:停,停留。　帐:帐幔、帷幕。

⑥定：究竟，到底。

⑦辅：辅弼，辅相。

⑧湛：澄清明澈的样子。

⑨万夫：犹“万民”。　　望：敬仰，仰望。

⑩仆射：指谢安。安时为侍中，后作尚书仆射。　　自没：自己甘心居人之后。

35 海西时①，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②，轩轩如朝霞举③。

〔译文〕

海西公（司马奕）在位时，众公卿每次上朝，朝廷上总是暗然无光，唯有会稽王（司马昱）来到，仪态轩昂好似朝霞升起。

〔注释〕

①海西：即海西公司马奕。哀帝死，被立为帝，在位五年，被大司马桓温废为海西县公，史称晋废帝。

②会稽王：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昱封会稽王，辅朝政。

③轩轩：仪态轩昂、气概不凡的样子。　　举：升起。

36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①，复无乃高唱②，但恭坐捻鼻顾睐③，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④。

〔译文〕

谢车骑（玄）说谢公（安）到街市上去，并无需那么宣传，只要端端正正坐着，手轻捻鼻子，眼环视左右，就自然让人感到他那隐逸山泽的仪态风度。

〔注释〕

①谢车骑：指谢玄，官至车骑将军。谢安侄儿。　　道：评论。　　肆：市集贸易的地方。

②乃：那样。　　高唱：高声吆喝。

③但：只。　　顾睐：环顾。顾，回视。睐，旁视。

④寝处山泽：栖止山林川泽，指隐居。谢安隐居东山多年，年四十馀才出仕。　　仪：仪态风度。

37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①。"孙兴公见林公②，"棱棱露其爽③"。

〔译文〕

谢公（安）说："看林公（支遁）的双眼深沉冷峻又黑又亮。"孙兴公（绰）见到林公，说他的眼睛"威严中露出豪爽的神气"。

〔注释〕

①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遁善言而形丑，故时人"欲闻其言，恶见其面"。（见本篇 31 条标注）　　黯黯（ànàn）：幽黑的样子。言林公眼神深沉冷峻。黯黯明黑，形容双眼黑亮而有神。

②孙兴公：孙绰字兴公。遁与谢安、孙绰交往甚密。

③棱棱：威严的样子。　　爽：豪爽，爽朗。

38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①，欲住亭中宿②。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③，都无相避意④。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⑤，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⑥，一时退匿⑦。长仁，已见。一说是庾亮。

〔译文〕

庾长仁（统）和几个弟弟进入吴地，想在客舍中住宿。几个弟弟先进去了，看见满屋的平民百姓，完全没有回避的意思。长仁说："我去看一下。"于是手扶拐杖带了一个下人，刚一进门，在场客人看到他的风度仪态，一下子全都退让躲开了。

〔注释〕

①庾长仁：庾统字长仁，小字赤玉。少有佳名，官至寻阳太守。《晋书・庾

统传》云年二十九卒，未言有诸弟。据孝标注，似是庾亮事。

②住：停，停留。 亭：供旅客停留食宿的公舍、客舍。

③群小：众小人，指百姓。

④都无：全无。

⑤策杖：扶着手杖。 将：携带。 小儿：小人，即下人、佣人。

⑥神姿：风度仪态。

⑦一时：一下子，顿时。 匿(nì)：藏匿，躲避。

39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①，云："濯濯如春月柳②。"

〔译文〕

有赞美王恭身姿容貌美好的人，说："明净清新如春天新绿的柳树。"

〔注释〕

①王恭：字孝伯，官至中书令。性方直，有操守，后被执政司马道子所杀。《晋书·王恭传》谓"恭美姿仪，人多爱悦"。 形：形貌。身形容貌。 茂：美好。

②濯濯：明净清新的样子。 春月：春季，春天。

自新第十五

自新，指自觉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论语·学而》云："过则勿惮改。"又《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改过自新一向为我国传统道德所重视。古文献中有关浪子回头的记载还有《孟子·万章上》："晋人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汉书·王烈传》"有盗牛者为主得之"而"怀耻恶之心"，在王烈激励下改过迁善，路不拾遗。历史上流传广的自新故事，当属本篇周处、戴渊这两则。他们洗心向善后都做出了一番事业。《晋书》有二人本传。大约载入我国正史，并为之立传的自新人物也只此二人。周处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京剧《除三害》），所以流传更为广泛。

1 周处年少时①,凶强侠气②,为乡里所患③,《处别传》曰:"处字子隐,吴郡阳羡人。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不治细行。"《晋阳秋》曰:"处轻果薄行,州郡所弃。"又义兴水中有蛟④,山中有邅迹一作"白额"。虎⑤,并皆暴犯百姓⑥,义兴人谓为"三横"⑦,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⑧,实冀三横唯余其一⑨。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⑩。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⑪,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义兴有邪足虎,溪渚长桥有苍蛟,并大啖人,郭西周,时谓郡中三害。"周即处也。乃自吴寻二陆⑫,平原不在,正见清河⑬,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⑭,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⑮,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⑯?"处遂改励⑰,终为忠臣孝子。《晋阳秋》曰:"处仕晋为御史中丞,多所弹纠。氐人齐万年反,乃令处距万年。伏波孙秀欲表处母老,处曰:'忠孝之道,何当得两全?'乃进战,斩首万计,弦绝矢尽,左右劝退。处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战而没。"

〔**译文**〕

周处年轻时,凶暴强横,任性使气,为家乡人所畏惧,加上义兴水中有蛟龙,山中有邪足猛虎出没,一起残害百姓。义兴人称之为"三横",而周处为害最甚。有人劝说周处杀虎斩蛟,实际上是希望三横中只留下一个。周处就刺杀了老虎,又跳入水中搏击蛟龙,蛟龙时而浮在水面,时而沉没水中,漂游了几十里远,周处始终和它扭在一起,经过三天三夜,同乡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相互庆贺。周处却终于杀死蛟龙从水里出来了,听说乡亲们相互庆贺,才知道自己是人心中的祸患,有自己悔改的愿望。于是到吴郡去

找陆氏兄弟，陆平原(机)不在，只见到清河(陆云)，把全部情形都告诉了他，并且说："想自我修身改错，只是已光阴虚度，恐怕最终会无所成就。"清河说："古人重视朝闻夕死，何况您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而且一个人最怕的是不能立志，又何必担心美名不能传扬呢？"周处于是改过励志，终于成为忠臣孝子。

〔注释〕

①周处：字子隐，西晋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传处少时，横行乡里，人们把他和蛟龙、猛虎喻为三害。后处杀虎、斩蛟，发愤改过，终成吴国将吏。晋平吴后，任新平、广汉等郡太守。做御史中丞时，纠劾不避权贵，受到贵戚权臣排挤。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氐人齐万年反，晋派周处等去镇压，战死。

②凶强侠气：凶恶强悍、横行霸道。

③乡里：所居之乡，家乡。亦指家乡的人。

④义兴：郡名。晋时治所在阳羡县。　蛟：蛟龙。古人认为是龙类动物，并加以神化。实际上即后代说的鳄鱼。

⑤邅(zhān)迹虎：邪足虎。

⑥暴犯：糟蹋侵犯。

⑦三横(hèng)：犹言"三害"。横，横暴，恃强妄为。这里已作名词用，指横暴的人或动物。

⑧或：有人。　说(shuì)：劝说。

⑨冀：希望。　唯：只。

⑩谓：以为。　更相：互相。

⑪人情：人心。

⑫自吴：影宋本作"入吴"。吴，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机字士衡，吴郡吴县人，归晋后官至平原内史。弟云，字士龙，在晋官至清河内史。二人俱以文学著称，人称二陆。

⑬正：只。

⑭蹉跎(cuōtuó)：失时，虚度光阴。

⑮朝闻夕死：《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得知真理，晚上死去都可以。

⑯令名：美名。　　彰：彰显，传扬。
⑰改励：改正过错，努力上进。

2 戴渊少时①，游侠不治行检②，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③。陆机赴假还洛④，辎重甚盛⑤，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⑥，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⑦，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⑧？"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⑨，机弥重之，定交⑩，作笔荐焉⑪。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骥騄；耀质廊庙，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列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伦即辟渊。"过江，仕至征西将军⑫。

〔译文〕

戴渊年轻时，义气行侠，不修治操行，曾经在长江、淮河一带攻击劫掠客商。陆机休完假回洛阳去，携带的财物很多，戴渊指使一些青少年抢劫。戴渊在河岸上，靠着座榻指挥手下这些人，全都安排得当。戴渊原本就神姿秀出，尽管处置的是抢劫这种事，神气仍很不寻常。陆机在船仓上远远地对他说："你的才能如此不凡，还当强盗吗？"戴渊就哭了，丢掉剑归附了陆机。他言辞慷慨很不一般，陆机更加器重他，结为好友，给他写了推荐信。渡江以后，官至征西将军。

〔注释〕

①戴渊：字若思，晋广陵（今扬州）人。年轻时行侠打劫，不修操守。过江后，辅佐元帝，官至征西将军。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大将军王敦起兵反，

攻陷石头城，杀戮大臣，周𫖮、戴渊被害。《晋书》有传。

②游侠：古代指轻生重义，敢于反抗、敢于救人于危难、敢于打家劫舍的人。亦指侠义的行为。　　行检：品行操守。

③商旅：行商，客商。

④赴假：销假赴任。陶渊明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其"赴假"亦是此义。

⑤辎重：出行者携载的行李物品等。

⑥据：靠，坐。　　胡床：古代由胡地传入的一种轻便坐具，交椅、坐榻之类。　　指麾：指挥。

⑦既：本，本来。　　峰颖：比喻人的才干、风度、仪态等杰出，不同一般。

⑧亦复：亦。复为词缀，不为义。　　作劫：当强盗。

⑨辞厉：言词慷慨激烈。

⑩定交：结为朋友。

⑪作笔荐焉：写推荐书推荐他。《晋书·戴若思传》载，陆机修书向赵王伦荐举戴渊。

⑫征西将军：武官名。晋将军名号有东西南北四征将军。

企羡第十六

企羡，举踵仰慕之意。本篇与赏誉都是颂扬别人的德望、才情。其不同点在于，赏誉大多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对人物进行欣赏、延誉；企羡则是表现主观的追求和崇拜。本篇的6则故事，虽然记述的都是名士个体的企望仰慕行为，但从这些被企羡的人物和事件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人物审美的仪范、名士精神境界上追求的目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审美心理和思想趣味。

1 王丞相拜司空①，桓廷尉作两髻②，葛裙策杖③，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④，阿龙故自超⑤。"阿龙，丞相小字。不觉至台门⑥。

〔译文〕

王丞相（导）就任司空时，桓廷尉（彝）头上扎着两个发髻，身着葛布衣裙，手中扶杖，在路边观看，赞叹道："人们说阿龙卓越，阿龙确实卓越。"不知不觉跟着走到了台门。

〔注释〕

①王丞相：指王导。《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七月，王导为司空。　司空：官名。汉代是掌水土之事的最高行政长官。魏晋时为三公之一。

②桓廷尉：指桓彝。彝字茂伦，死后追赠廷尉。彝是一代名士，尤以识鉴高明、善于品评人物著称，时人比为许劭、郭泰。

③葛裙：以葛布制成的衣裙。裙，下裳。　策杖：扶杖。

④阿龙：王导小名赤龙。称名前加"阿"，是当时习惯，如阿平、阿大、阿万、阿戎等。　超：高超，卓越。

⑤故自：确实。

⑥台门：晋宋间朝廷禁省为台，禁城为台城，禁城门为台门。

2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①。羊曼曰②："人久以此许卿③，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④，但欲尔时不可得耳⑤！""欲"一作"叹"。

〔译文〕

王丞相（导）过江之后，自己说起昔日在洛水边，多次与裴成公（頠）、阮千里（瞻）各位贤达一起谈玄论道。羊曼说："人们早就以此赞许你，何必再重复呢？"王导说："并不是说我要自我标榜，

只是想念当日的时光不可再得罢了！”

〔注释〕

①裴成公：指裴頠（wěi）。封钜鹿公，死后谥成。西晋名士，善清谈，时人誉为“言谈之林薮”（《晋书》本传），著《崇有论》。　阮千里：阮瞻字千里，“竹林七贤”阮咸之子。善谈名理，有人问他老庄与儒教异同，他回答“将无同”，因得辟用，有“三语掾”美称。为人清虚寡欲，不惊荣辱，官至太子舍人。　道：指道学，即老庄学说。

②羊曼：字延祖，泰山人。与温峤、庾亮等为晋中兴名士，官至丹阳尹。

③许：赞许。

④亦：并。

⑤但：只，只是。

3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①，又以己敌石崇②，甚有欣色。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译文〕

王右军（羲之）得知有人以《兰亭集序》比《金谷诗序》，又把自己和石崇相匹敌，流露出非常欣喜的神色。

〔注释〕

①《兰亭集序》：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三月三日（祓禊日，古人于该日临水祓除，宴饮游玩。）王羲之与谢安等 41 人燕集会稽山阴的兰亭，各赋诗咏怀，事后汇集成册，王羲之为之序，记叙了当时燕集盛况，并即事抒情。文笔清新疏朗，情韵绵邈，当时人比之石崇《金谷诗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又称《临河序》。　方：比附，与……相比。　《金谷诗序》：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石崇、苏绍等 30 人于石崇别庐河南金谷涧为

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昼夜游宴，琴瑟笙筑，饮酒赋诗。集诗成册，石崇为之序，就是有名的《金谷诗序》。

②敌：匹敌。　　石崇：字季伦，善诗文。曾作荆州刺史、太仆、征虏将军等官。家中豪富，与贵戚王恺等以奢靡相夸尚，在洛阳河南县置金谷园。又与潘岳、陆机等，谄事贾后、贾谧，号二十四友。后被赵王伦所杀。

4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①，后取殷浩为长史②，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③，王自启求住，曰④："下官希见盛德⑤，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⑥。"

〔译文〕

王司州（胡之）先作了庾公（亮）的记室参军，后来又录用殷浩作长史，殷浩刚到任，庾公要派遣王出使京都建康，王自己启禀请求留下，说："下官很少见到大德之人，渊源刚到，还贪恋与他亲近几天。"

〔注释〕

①王司州：指王胡之。胡之曾作司州刺史。　　庾公：指庾亮。苏峻乱后，庾亮为征西将军，镇守武昌。　　记室参军：诸王、三公、大将军等所设属官，掌表章文书等。

②取：录用。　　殷浩：字渊源。少有名气，好《老子》、《周易》，善言玄理，为当时清谈者所宗仰。官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　　长史：丞相、三公、将军、都督府所设辅佐官吏。

③下都：指东晋都城建业，今南京。与晋上都洛阳相对而言。

④启：启禀。　　住：留下。

⑤下官：谦词。属吏对其长官及国主的自称。　　希：同"稀"。少。　　盛德：大德之人。尊称有德望的人。

⑥周旋：亲密往来。

5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①，大喜。

〔译文〕

郗嘉宾(超)得知有人把自己比作苻坚,非常高兴。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晋司空郗愔子。精于义理,善清谈,为时人所推重。超有谋略,为大司马桓温谋主,助温图霸业,权重一时。官至中书郎、司徒左长史。　　苻坚:十六国时前秦君主,在位二十馀年,与东晋对峙,有灭晋统一全国之志。据《晋书》载,坚少时聪敏过人,博学有才艺,有经世济民的大志。

6 孟昶未达时①,家在京口②。《晋安帝纪》曰:"昶字彦达,平昌人。父馥,中护军。昶矜严有志局,少为王恭所知,豫义旗之勋,迁丹阳尹。卢循既下,昶虑事不济,仰药而死。"尝见王恭乘高舆③,被鹤氅裘④。于时微雪⑤,昶于篱间窥之⑥,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译文〕

孟昶尚未显达时,家住在京口。曾经看见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舆,身披鹤氅裘。当时下着小雪,孟昶在篱笆后看他,赞叹道:"这真是神仙中的人物!"

〔注释〕

①孟昶:官至尚书仆射。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率军攻石头,官军大败,昶惧而自杀。　　达:显达,显贵。

②京口:今江苏镇江。东晋都建康(南京),京口是军事重镇,京都门户。

③王恭:字孝伯,小字阿宁。官至中书令。据《晋书》载,恭美姿仪,人多爱悦。　　舆:肩舆,轿。

④被:通"披"。　　鹤氅裘:用鸟羽制作的外套。

⑤于时:当时。

⑥篱间:篱笆后。间,表示处所,犹"后"。

伤逝第十七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论，是魏晋玄谈的品目之一。正始名士何晏持“圣人无情”论，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与之辩难，认为圣人有与常人相同的五情。但圣人生而知之，智慧天赋，与天地合德，与“道”周始，故能以情从理，不为情所制，即所谓“圣人忘情”(本篇 4 王戎语)。王弼之后，“圣人有情”说经向秀、郭象《庄子》注进一步得到发展，对魏晋名士影响很大。重情、钟情也成为名士风流，亦如王戎所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意指悲悼亡人。此篇共 19 则，生动感人地记述了魏晋名士溺于真情，不拘礼法地哭吊死者，甚至痛悼亡故以至灭性的故事，读之令人怦然心动。我国封建社会丧仪礼法繁缛隆重，魏晋名士蔑视虚伪的礼教，尊崇真率，行为任诞。这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风度在本篇中表现得很真切。

1 王仲宣好驴鸣[①]。《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曾祖龚，父畅，皆为汉三公。粲至长安，见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吾不及也。吾家书籍尽当与之。'避乱荆州，依刘表，以粲貌寝通脱，不甚重之。太祖以从征吴，道中卒。"既葬，文帝临其丧[②]，顾语同游曰[③]："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④]。按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说其母。人之所好，傥亦同之。

〔译文〕

王仲宣（粲）喜欢驴叫。后来下葬时，魏文帝（曹丕）亲临他的葬礼，回头对同行的人说："王喜欢驴叫，可以每人学一声来送他。"赴丧的客人全都学了一声驴叫。

〔注释〕

①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先依荆州刘表，未受重用，后归附曹操，为幕僚，官至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随军征吴，次年病死于道中。　　好驴鸣：魏晋文人多以歌啸为行气修炼的养生术，力求气之拉长盛壮。而且吟啸也最足以表现文人的风度逸态。吟啸之声或若鸾凤之音，或若高抑之蝉、巫峡之猿，等等。好驴鸣盖亦此类。

②文帝：指魏文帝曹丕。丕好文学，有才艺，建安七子多是曹氏父子幕僚。　　丧：指丧礼。

③同游：指同行的人。

④赴客：送葬的客人。

2 王濬冲为尚书令[①]，著公服[②]，乘轺车[③]，经黄公酒垆下过[④]。韦昭《汉书注》曰："垆，酒肆也；以土为堕，四边高似垆也。"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⑤]。竹林之游[⑥]，亦预其末[⑦]。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⑧]，便为时所羁绁[⑨]。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⑩]。"《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

事者为之耳!'"

〔译文〕

王濬冲(戎)作尚书令时,身穿公服,乘坐着轺车,从黄公酒肆前经过,回头对后面车上的客人说:"我从前曾和嵇叔夜(康)、阮嗣宗(籍)一起在这酒肆畅饮。竹林同游,我也列于末位。自从嵇生早夭、阮公亡故以来,便被时务所羁绊。今天看这酒肆虽近在眼前,往事邈远却像隔着山河。"

〔注释〕

①王濬冲:王戎字濬冲,曾作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官至司徒。为竹林七贤之一。然戎在文学上无成就,政治上投靠司马氏,为人所轻。

②著(zhuó):穿。 公服:官吏的礼服。

③轺车:一马所驾的轻便车。

④酒垆:酒肆,酒店。垆,放酒瓮的土台,四面隆起,一面高,形似锻炉。

⑤嵇叔夜: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主要人物。 阮嗣宗:阮籍字嗣宗。竹林七贤主要人物。

⑥竹林之游:阮籍、嵇康、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相与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时人号为"竹林七贤"。

⑦预:参预。 末:末位。王戎在七贤中年纪最小,名列末位。

⑧嵇生夭:嵇康因遭钟会诬陷,被司马昭所杀,时年三十九。 阮公亡:阮籍死于景元四年,时年五十四。

⑨羁绁(jīxiè):马笼头和缰绳。喻羁绊,束缚。

⑩邈(miǎo):遥远。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①,唯雅敬王武子②。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③:"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④,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语林》曰:"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既作驴鸣,宾

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

〔译文〕

孙子荆(楚)因为自己有才气，很少推崇佩服别人，唯独极敬重王武子(济)。武子死的时候，名士们没有不到场的。子荆后到，在遗体面前悲切痛哭，宾客没有不落泪的。哭完，面对灵床说："你常常喜欢我学驴子的叫声，现在我学给你听。"声音模仿得很逼真，宾客们全笑了。孙子荆抬起头说："竟然让你们这些人活着，让这个人死掉！"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晋太原人。有才气，善为文，是西晋名士。楚为人孤傲不群，唯与同郡王济友善。

②雅敬：极敬佩。雅，极、甚。　　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太原人。有才华，善清谈，好弓马，性极奢豪。又娶晋室公主，名位显赫。

③灵床：停放尸体的床。

④体：模仿。

4 王戎丧儿万子①，山简往省之②，王悲不自胜③。简曰："孩抱中物④，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⑤，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隐《晋书》曰："戎子绥，欲取裴遁女。绥既蚤亡，戎过伤痛，不许人求之，遂至老无敢取者。"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吊之。

〔译文〕

王戎死了儿子万子(王绥)，山简前去探望他，王戎悲哀得不能自制。山简说："怀抱的幼儿，何至于悲伤到这地步！"王戎说："修炼到极高境界的人对世俗之情超然处之，淡然若忘；最下等的人谈不到什么情感。感情最聚集、最专注者，恰恰是我们这类人。"山简服膺他的言论，转而为他悲痛。

〔注释〕

①王戎：见本篇2注。　　万子：王绥字，王戎之子。

②山简：字季伦，山涛之子。曾镇守襄阳，常饮酒高阳池，倒载醉归。

③不自胜：不能自我控制。

④孩抱中物：已会笑还要人抱的幼儿。泛指年幼的孩子。据《晋书·王戎传》载，万子死时已年十九，言孩抱中物，也是极言其年纪小。

⑤圣人忘情：圣人能忘掉喜怒哀乐等世俗之情。指圣人能超脱，不为世俗之情所扰。圣人忘情或圣人无情，是魏晋士人常常谈论的题目。圣人，修炼到极高境界的人。

5 有人哭和长舆曰①："峨峨若千丈松崩②！"

〔译文〕

有人痛悼和长舆（峤）道："高峻特立、峨然不群，像千丈松柏倒落下来！"

〔注释〕

①哭：哭吊，吊丧。　　和长舆：和峤字长舆，为晋大臣，有盛名。晋武帝时官中书令，转侍中，甚被器重。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卒。

②峨峨（é'é）：高峻特立的样子。《赏誉》15"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故于朝中峨然不群"。《品藻》16孝标注引虞预《晋书》"峤厚自封植，嶷然不群。"

6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①，谢鲲哭之②，感动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许徵墓东。玠之薨，谢幼舆发哀于武昌，感恸不自胜。人问：'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栋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③，丞相王公教曰④："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⑤，海内所瞻⑥，可修薄祭⑦，以敦旧好⑧。"《玠别传》曰："玠咸和中改迁于江宁。丞相王公教曰：'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旧好。'"

〔**译文**〕

卫洗马（玠）于永嘉六年亡故，谢鲲哭吊他，感动了过路行人。咸和年中，丞相王公（导）作教告谕说："卫洗马应当改葬。这位先生是风流名士，海内人士敬仰他，可以设菲薄的祭奠，以加深往日的情谊。"

〔**注释**〕

①卫洗马：指卫玠。玠曾作太子洗马。　以：于，在。　永嘉六年：公元 312 年。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年号。

②谢鲲：字幼舆，好《老》《易》，放达不拘，淡于荣利。曾作王敦长史。《卫玠别传》曰："玠颖识通达，天韵标令，陈郡谢幼舆敬以亚父之礼。"

③咸和：东晋成帝司马衍年号（公元 326—334 年）。

④教：诸侯言曰教。凡上对下的告谕、批示、命令均曰教。

⑤风流：杰出而有才华。

⑥瞻：敬仰，仰慕。

⑦修：施行，设置。　薄祭：菲薄的祭奠，是对死者的谦词。

⑧敦：笃厚，加深。

7 顾彦先平生好琴①，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②。张季鹰往哭之③，不胜其恸④，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⑤？"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⑥。

〔**译文**〕

顾彦先（荣）在世时喜欢弹琴，当他死后，家里人常把琴放在灵床上。张季鹰（翰）去吊丧，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于是径直奔上灵床，弹起琴来，几只曲子弹奏完毕，手抚摸着琴说："顾彦先，你还能欣赏这些曲子吗？"接着又大声痛哭起来，哭完，没有握孝子的手就走了出去。

〔**注释**〕

①顾彦先:顾荣字彦先。东吴丞相顾雍孙,归晋后,官尚书郎等。　平生:平素。指在世时。

②灵床:停放尸体的床,也指为悼念死者而虚设的座位。

③张季鹰:张翰字季鹰,性旷放不羁,时人以比阮籍,称为"江东步兵"。与顾荣同乡,相友善。　哭:哭丧,吊丧。

④恸:极其悲痛。

⑤颇:用于疑问句,表示疑问语气,犹"是否"、"可"等。

⑥不执孝子手:依丧礼,凡吊者皆须执主人之手以示慰问。张季鹰痛悼死者而不执孝子手,径上灵床鼓琴,皆违背常礼。然而这正是魏晋之际,一些名士不拘礼法,纵情任性的风度。　孝子:子居父母之丧称孝子。

8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①。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②,既寡,将改适③,亮子会,会妻文彪,并已见上。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④,故其宜也⑤。感念亡儿⑥,若在初没⑦。"

〔**译文**〕

庾亮的儿子在苏峻叛乱中遇害。诸葛道明(恢)女儿是庾亮的儿媳,守寡后,将要改嫁。诸葛给庾亮的信中提及此事。庾亮回答说:"令爱年纪尚轻,本来应该这样。然而在我的感情上,觉得亡儿仿佛刚刚离去。"

〔**注释**〕

①庾亮儿:指庾会。会字会宗,小字阿恭。苏峻作乱,攻陷京城,遇害。按《晋书》作庾彬,考其事迹,当是一人。　苏峻难:苏峻任历阳内史,庾亮执政,欲夺其兵权,峻于咸和二年举兵反,攻入建康,迁晋成帝于石头。后被陶侃、温峤等率军击败。

②诸葛道明女:指诸葛文彪,诸葛恢长女。初嫁庾亮儿,后改嫁。参见《方正》25。

③适:女子出嫁。

④贤女:令爱。尊称对方的女儿。

⑤故：本，确实。　　宜：适宜，应该的。
⑥感念：因触动感情而思念。
⑦没：通“殁”。死亡。

9 庾文康亡[1]，何扬州临葬云[2]：“埋玉树著土中[3]，使人情何能已已[4]！”《搜神记》曰：“初，庾亮病，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许赛车下牛，从来未解，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灵鬼志·谣徵》曰：“文康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旐车。’后连徵不入，寻薨，下都葬焉。”

〔译文〕

庾文康（亮）死了，何扬州（充）去参加葬礼，说：“把玉树埋在黄土中，让人心怎么能平静得下来！”

〔注释〕

①庾文康：指庾亮。亮于咸康六年（公元340年）病逝，死后谥文康。
②何扬州：指何充。充曾作扬州刺史。
③玉树：比喻姿貌秀美、才华出众的人。
④人情：人心。　　已已：休止。第二个“已”是句末语气词。

10 王长史病笃[1]，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2]，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3]！”及亡，刘尹临殡[4]，以犀柄麈尾著柩中[5]，因恸绝[6]。《濛别传》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译文〕

王长史（濛）病重，在灯下躺着，手中转动着麈尾看来看去，叹息道：“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活不到四十岁！”死后，刘尹（惔）去参加殡殓，把犀柄麈尾放入灵柩之中，随即极度悲痛地昏倒了。

〔注释〕

①病笃：病重。

②麈尾：清谈雅器。魏晋清流讲学论道或谈玄时多执麈尾以助谈锋。形似羽扇，上圆下平，附以长毫毛。麈是一种大鹿，麈尾摇动可以指挥鹿群的行动方向。"麈尾"即取义于此，有领袖清谈之义。后相习成俗，遂成为名士雅器，即使不谈玄也常手持麈尾。华贵的麈尾极受重视，如王衍的白玉柄麈尾、王濛这犀牛角柄的麈尾都很名贵。

③曾：竟，竟然。

④刘尹：指刘惔。刘是王好友，二人均善清谈，齐名于时。　　殡：殡殓，丧葬礼仪之一。即给死人穿着入棺，停置灵柩。

⑤柩：已装尸体的棺材。

⑥恸：极度悲痛。　　绝：昏绝。

11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①，精神賈丧②，风味转坠③。《支遁传》曰："法虔，道林同学也。俊朗有理义，遁甚重之。"常谓人曰④："昔匠石废斤于郢人⑤，《庄子》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运斤斫之，垩尽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辍弦于钟子⑥，《韩诗外传》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之。以为在者，无足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⑦，良不虚也。冥契既逝⑧，发言莫赏，中心蕴结⑨，余其亡矣⑩！"却后一年⑪，支遂殒⑫。

〔译文〕

支道林（遁）在法虔死之后，精神颓废沮丧，风采大减。曾经对人说："从前匠人石因郢人而废置斧斤，牙生因钟子期死而毁琴绝弦，推己及人，才知确实不是虚言。知音者既然逝去，发言而无人能鉴赏，心中情思郁结，我将要死了！"过后一年，支道林便死去了。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与同学法虔友善，均有义理。

②霣丧：坠落丧失。此指精神颓废消沉。

③风味：风度，风采。　　转：渐。

④常：通“尝”。曾经。

⑤匠石废斤于郢人：典出《庄子·徐无鬼》。郢人涂石膏于鼻尖，薄如蝇翼，名叫石的匠人用斧将石膏砍去而鼻不伤，郢人一动不动，面不改色。匠石的技艺因郢人而得以显扬。斤，斧头。郢，地名，春秋时楚国国都。

⑥牙生：俞伯牙。　　钟子：钟子期。伯牙善琴，子期为其知音，钟子期死，伯牙毁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　　辍：停止。

⑦推己外求：《高僧传》作“推己求人”。意思是根据自己去推想别人。

⑧冥契：指相互投合、默契的人，知音者。

⑨中心：心中。　　蕴结：情思郁结。

⑩其：将，将要。

⑪却后：过后。

⑫殒(yǔn)：死。

12 郗嘉宾丧①，左右白郗公②：“郎丧③。”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④。”公往临殡，一恸几绝⑤。《中兴书》曰：“超年四十二，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时俊义。及死之日，贵贱为诔者四十余人。”《续晋阳秋》曰：“超党戴桓氏，为其谋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小书箱付门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伤愍为毙。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则呈此箱。’愔后果恸悼成疾，门生乃如超旨，则与桓温往反密计。愔见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后不复哭。”

〔**译文**〕

郗嘉宾(超)死了，身边人禀告郗公(愔)：“少爷死了。”郗公听了并没有悲哭，只是对身边人说：“殡殓时可以告诉我。”郗公去亲临殡殓，大哭一场，几乎昏绝。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郗愔子。晋孝武太元二年卒，年42岁，先父而亡。

②左右：身边人。　白：告白，禀告。　郗公：指郗愔。据《晋书》载，郗超党附桓温，为其谋主，有不臣之举，而愔忠于晋室。

③郎：魏晋时称少主为郎，相当于后世的“少爷”。

④殡：殡殓。给死者穿着入棺，停置灵柩。

⑤恸：痛哭，极度悲痛。　绝：昏绝。

13 戴公见林法师墓①，《支遁传》曰：“遁，太和元年终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远②，而拱木已积③。冀神理绵绵④，不与气运俱尽耳⑤！”王珣《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其为时贤所惜如此。

〔译文〕

戴公（逵）去拜谒林法师（支遁）墓，说：“美言高论还响在耳边，而墓地的树木已成林了。但愿他的精神绵延不断，不要和寿命一起结束吧！”

〔注释〕

①戴公：指戴逵。逵字安道，东晋名士。性高洁，一生隐居不仕。　林法师：支遁字道林，人称林法师。东晋名僧。

②德音：对别人言辞的敬称。

③拱木：坟墓上的树木。

④冀：希望。　神理：指人的精神意志。　绵绵：连续不断的样子。

⑤气运：年寿，寿数。

14 王子敬与羊绥善①。绥清淳简贵②，为中书郎③，少亡。绥已见。王深相痛悼④，语东亭云⑤：“是国家可惜

人!"

〔译文〕

王子敬(献之)和羊绥很要好。羊绥高洁淳朴、简约清高,作中书侍郎,年纪轻轻就死了。王子敬深为悲痛感伤,对东亭(王珣)说:"他是国家值得惋惜的人!"

〔注释〕

①羊绥:字仲彦,晋羊楷子,官至中书侍郎。参见《方正》60注。

②清淳:高洁淳朴。　　简贵:简约清高。

③中书郎:官名。即中书侍郎。是中书监、令的副职。

④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相痛悼,即痛悼之。

⑤东亭:即东亭侯王珣,珣是王洽子,丞相王导孙,与王献之是同族兄弟。

15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①]。《中兴书》曰:"珣兄弟皆婿谢氏,以猜嫌离婚。太傅既与珣绝婚,又离妻[②],由是二族遂成仇衅。"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③],诣子敬[④],道欲哭谢公[⑤]。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法护,珣小字。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⑥],曰:"官平生在时[⑦],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⑧]。末婢,谢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开率有大度,为孙恩所害,赠侍中、司空。

〔译文〕

王东亭(珣)与谢公(安)互相仇视。王东亭在会稽听说谢公死了,就赴京都,拜访子敬(王献之),说想去哭祭谢公。子敬本来躺着,听了他的话,立时惊起,说:"这正是我对法护的希望。"王东亭于是前往哭吊。督帅刁约不允许他进前,说:"大人平素在时,没见过这位客人。"王东亭也不与他搭话,径直向前吊丧,非常悲痛,完

后没有握末婢的手就退了出来。

〔注释〕

①王东亭：指王珣，小字法护。　交恶：相互结仇。王、谢结怨，见孝标注。

②又离妻：《晋书·王珣传》作“又离珉妻”，当是，此脱“珉”字。

③东：东晋都建康(南京)，以会稽、吴郡为东。　出都：到京都，至京都。出，至、到的意思。

④诣：到……去，拜谒，访问。　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珣族弟。

⑤哭：吊丧，哭吊。

⑥督帅：府中总管。　刁约：谢安府中属吏，事迹不详。　不听：不允许。听，听任。

⑦官：对君主、尊长的敬称。

⑧不执末婢手：依据丧礼，吊客应与主人握手。末婢，谢安少子，王珣既吊，当执孝子手。参见本篇7。

16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①，而子敬先亡。献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②？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③。便索舆来奔丧④，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⑤，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⑥，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⑦。月余亦卒。《幽明录》曰：“泰元中，有一师从远来，莫知所出。云：‘人命应终，有生乐代者⑧，则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复不过少时。’人闻此，咸怪其虚诞。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属纩。子猷谓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师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贤弟命既应终，君侯算亦当尽，复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笃，恒禁来往。闻亡，便抚心悲惋，都不得一声，背即溃裂。推师之言，信而有实。”

〔译文〕

王子猷(徽之)、子敬(献之)都病得很沉重，而子敬先亡故了。

子猷问身边的人："为什么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这是他已经死了！"说话时一点不悲伤。接着要了一辆车子奔丧而来，没哭一声。子敬平素喜欢弹琴，于是径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琴弦已经不协调了，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子敬，人和琴一起亡故了！"随即因极度悲痛而昏绝了很长时间。一个多月以后他也死了。

〔注释〕

①王子猷、子敬：王徽之、王献之兄弟，羲之二子。　　病笃：病重。笃，深重。

②都：完全。常和"不"连用，表示"一点不"的意思。下文"都不哭"意同。

③了：完全。通常用于否定句中。

④索：要。　　舆：车子。　　奔丧：从外地赶回服丧。

⑤灵床：停置尸体的床，或指为悼念死者而虚设的座位。

⑥既：已经。　　不调：不调谐。指琴音不协调。

⑦恸：极度悲痛。　　绝：昏绝，昏倒。

⑧有生乐代者：《晋书·王徽之传》作"有生人乐代者"，此脱"人"字。

17 孝武山陵夕[①]，王孝伯入临[②]，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③]，便自有黍离之哀[④]！"《中兴书》曰："烈宗丧，会稽王道子执政，宠幸王国宝，委以机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叹。"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驾崩时，王孝伯(恭)入都哭吊，告诉他的几个弟弟说："尽管椽子是新的，却使人感到有黍离之悲！"

〔注释〕

①孝武：指晋武帝司马曜。　　山陵夕：驾崩时。山陵，本指帝王陵墓，用为动词，指帝王死丧。夕，时。

②王孝伯：王恭。　　入：指入都。据《晋书》载，王恭当时正以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镇江)。　　临：哭吊。

③榱桷(cuijué):椽子。常用以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此指会稽王司马道子等。　　惟:句中语气词,有加强肯定判断的作用。

④便自:却。副词,表示转折。　　黍离:《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说,西周亡后,周大夫从故宫宗庙经过,看到那里长满了禾黍,彷徨不忍离去,于是作此诗。后用为哀伤亡国之辞。司马道子、王国宝掌权,使国家潜伏危机,王孝伯的悲叹由此而发。

18 羊孚年三十一卒①,桓玄与羊欣书曰②:"贤从情所信寄③,暴疾而殒④。孚,已见。《宋书》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怀静默,秉操无竞,美姿容,善笑言,长于草隶。"《羊氏谱》曰:"孚即欣从祖(兄)⑤。"祝予之叹⑥,如何可言!"《公羊传》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断也;天将亡夫子耳。"

〔译文〕

羊孚三十一岁上死了,桓玄给羊欣写信说:"贤堂兄是我感情上的寄托,暴病身亡。天将亡我的悲叹,语言怎么能表达得了!"

〔注释〕

①羊孚:字子道,羊绥子,曾作兖州别驾、太尉记室参军,是桓玄心腹。

②桓玄:桓温子,晋安帝时掌朝政。　　羊欣:字敬元,羊不疑子,在晋安帝时曾作新安太守、中散大夫,与羊孚为再从兄弟。

③贤从:指贤从兄。贤是敬词。　　信寄:信赖寄托。

④殒:殒殁,死亡。

⑤孚即欣从祖:据徐震堮考证,羊孚与羊欣为再从兄弟。"从祖"下当脱"兄"字。

⑥祝予:断我,亡我。用为悼念后辈死亡之词。典出《公羊传》孔子对子路的哀惋。见孝标注。

19 桓玄当篡位①,语卞鞠云②:卞范,已见。"昔羊子道

恒禁吾此意③。今腹心丧羊孚④，爪牙失索元⑤，《索氏谱》曰："元字天保，敦煌人。父绪，散骑常侍。元历征虏将军、历阳太守。"《幽明录》曰："元在历阳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为神所降，来与元相闻，许为治护。元性刚直，以为妖惑，收以付狱，戮之于市中。女临死曰：'却后十七日，当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匆匆作此诋突⑥，讵允天心⑦？"

〔译文〕

桓玄即将篡位，对卞鞠说："过去羊子道（孚）一直禁锢我的这个意念。现在亲信中失去了羊孚，武臣中失去了索元，却匆忙造反举事，怎能符合天意？"

〔注释〕

①桓玄当篡位：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 403 年），桓玄废晋称帝，国号楚，年号永始，第二年被刘裕等率军讨灭。　　当：将，将要。

②卞鞠：即卞范之，少与桓玄交游，玄辅政，用为丹阳尹。与殷仲文共助玄篡位，为玄腹心。

③羊子道：羊孚字子道。桓玄心腹。

④腹心：心腹之人，亲信。

⑤爪牙：鸟兽用爪和牙攻击或防卫，引申指武臣或助手、亲信。

⑥诋突：抵触，冒犯。作诋突，指犯上作乱之事。

⑦讵（jù）：哪里，怎能。　　允：合乎。　　天心：天意。

栖逸第十八

栖逸，隐居赋闲之意。本篇共十七则故事，集中记载了魏晋时期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魏晋时期希心隐逸形成风气，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司马氏统治集团腐败、黑暗，相互倾轧杀伐；朝廷中乡愿充斥，世路艰难。遁入山林则成为士大夫逃避仕途风险的最好出路。嵇康被害和他临终的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就是典型的反证。另外，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思潮，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始之风掀起了谈玄热潮，士人崇尚老庄、追慕虚静、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生苦短，道教的修炼得道，羽化成仙的诱惑；佛教兴盛，老庄玄言与佛教玄言互相渗透，道学佛教均寄情山水，以丘壑喻方外，超世高情成为士人企慕的精神世界；嵇、阮诸人的林下之游成了魏晋士人游于方外的榜样。这一切，都促使名士们清高傲世，旷达任放，以隐遁不仕为上。

此风确实造就了一些终身不仕、甘于寂寞的知名隐士。但当时一些名士隐居，却并非如巢父、许由、务光那样离群而独居岩穴，甚至筑巢树上。他们享受着士族一样的生活，甚至有人为之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他们还与名士们频繁往来，谈玄论道。而且不见得隐居就真的不求名达。何准说："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确实有借隐逸沽名钓誉以求进身的。此风在东晋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即使出仕为官，也大多心慕隐逸，崇尚无为、超然物外。品

评人物以“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为高，以轻忽职守、飘逸方外为上。即使在皇帝位上，也“为政务在清静”（见简文帝故事）。可见栖逸之风在魏晋波及之广，影响之深。

1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①。苏门山中②，忽有真人③，樵伐者咸共传说④。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⑤。籍商略终古⑥，上陈黄、农玄寂之道⑦，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⑧，仡然不应⑨。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⑩，彼犹如前，凝瞩不转⑪。籍因对之长啸。良久⑫，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⑬，闻上嗜然有声⑭，如数部鼓吹⑮，林谷传响⑯，顾看，乃向人啸也⑰。《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竹林七贤论》曰："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译文〕

阮步兵（籍）啸咏声闻数百步远。苏门山中，忽然来了一位真人，砍柴的人全都传说他的事。阮籍前往观看，看见那人抱膝在岩石边坐着，阮籍登上山岭走近他，展足屈膝坐在他对面。籍品评古往今来的事理，上论述黄帝、神农清静无为之道，下研讨夏商周三代仁政大德之美来请教他，他不理不睬不予回答。籍又谈论儒家有为之教及道家栖神导气的方术来观察他，他仍然和刚才一样，凝神不动。阮籍于是对着他长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笑道："可以再啸。"阮籍又啸。心意抒尽，走下山去，当走到半山腰时，听到上面发出悠扬的声音，如同几部乐队在演奏，山谷中发出了回响，回头看，正是刚才那人在吟啸。

〔**注释**〕

①阮步兵:指阮籍。籍曾作步兵校尉。　　啸:亦称“歌啸”、“吟啸”、“长啸”、“讽啸”等。西晋成公绥《啸赋》中说,啸法为“激于舌端,动唇有曲,发口成音”,啸“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晋代啸咏极为盛行,神仙家将其作为行气修炼的养气术,以求气之拉长盛壮;汉魏六朝的文人名士亦多好之,以致被视为文人逸态、名士风度,有悠然独往的超逸之情。阮籍、王徽之等均善啸者。

②苏门山:太行山支脉,又名苏岭、百门山,在今河南辉县。

③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得道的人。

④樵伐者:樵夫,打柴的人。　　咸:都,全。

⑤箕踞:伸两足屈膝而坐,状若簸箕。为傲慢不敬或随意不经之态。

⑥商略:品评,评论。本书《赏誉》119:“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品藻》42:“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　　终古:往古。

⑦黄、农:黄帝轩辕氏和炎帝神农氏。老庄学派认为是无为而治的典范,是他们理想的寄托。　　玄寂之道:道家指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的理论。

⑧考:考究,研讨。　　三代:指夏、商、周。　　盛德之美:仁政大德的清明政治。

⑨仡(yì)然:昂着头,不理不睬、一副超然的样子。

⑩有为之教:指儒家理论。儒家主张入世、有为。　　栖神导气之术:道家保其根本、养其元神、导引胎息的方术。后成为道教修炼功课。

⑪凝瞩:凝视。瞩,视、望。

⑫良久:很久。

⑬半岭许:半山腰处。许,处、地方。

⑭啾(qiú)然:声音悠长的样子。

⑮鼓吹:用鼓钲箫笳乐器演奏的乐曲名,本为军中之乐,后被广为运用。此指乐队演奏。

⑯林谷传响:山林溪谷发出回声。传响,回声。

⑰向人:刚才那人。

2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①,遇道士孙登②,遂与之游③。

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魏氏春秋》曰："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东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

〔**译文**〕

嵇康遨游于汲郡山中，遇到道士孙登，于是跟他学习。嵇康临走，孙登说："您才华确实是很高了，但保全自身的本领不足。"

〔**注释**〕

①嵇康：字叔夜。好《老》《庄》，善谈玄理，是竹林七贤主要人物。仕魏为中散大夫，后遭钟会诬陷，被司马氏所杀。　　汲郡：西晋郡名，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

②道士：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人。　孙登：字公和，魏末道士，隐居汲郡山中，事迹不详。

③游：游学；求学。

3 山公将去选曹①，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②。《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

〔译文〕

山公（涛）将要离开吏部之职，想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便给他写了一封信绝交。

〔注释〕

①选曹：主选拔官吏的官署，特指吏部。山涛曾作吏部侍郎。

②康与书告绝：嵇康对司马氏始终有戒心，故不愿出仕。《昭明文选》卷四三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

4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①，清贞有远操②，而少羸病③，不肯婚宦④。居在临海⑤，住兄侍中墓下⑥。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⑦，故辟为府掾⑧。廞得笺命⑨，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⑩。"《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钟武人。祖康⑪，秦州刺史。父重，平阳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学，善草隶，与兄式齐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弹琴，读诵不辍。河间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后避难，随兄南渡，司徒王导复辟之。廞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尝为二府辟，故号李公府也。式字景则，廞长兄也，思理儒隐，有平素之誉。渡江，累迁临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译文〕

李廞是李茂曾（重）第五个儿子，为人清廉正派，有高尚的情操，却年纪轻轻就瘦弱多病，不肯婚配做官。家在临海郡，住在哥哥李侍中墓地。已经有了很高的名声，王丞相（导）想招聘他，给予礼遇，就征召为府掾。李廞得到授官的文书，笑着说："茂弘竟然把官爵送给别人。"

〔注释〕

①茂曾：李重字，官至平阳太守。

②清贞：清正，即廉洁正派。　　远操：高尚的志趣、情操。

③羸病：瘦弱多病。

④婚宦：结婚与出仕做官。六朝习用语。《宋书·明帝纪》："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陷异域，悉使婚宦。"《颜氏家训·教子篇》："年登婚宦，暴慢日滋。"

⑤居在：居亦在的意思。　临海：晋代治所在章安县(今浙江临海县东南)。

⑥侍中：指李廞兄李式，此以官名称人。式渡江后，官至侍中。

⑦王丞相：指王导，字茂弘。　招礼：招聘礼遇。指招聘做官以礼相待。

⑧辟：征召。　府掾(yuàn)：掾是官署属员，丞相府、太尉府等均有府掾。

⑨笺命：即"板命"。晋代授官有板，板上书授官之辞。

⑩乃复：竟然。　假：借，给予。"以一爵假人"语本《左传·成公二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丞相却"以爵假人"。

⑪祖康：据徐震堮考证，当作"祖秉"，"康"乃"秉"之误。按《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秉字玄胄，官至秦州刺史。秉子重，字茂曾，官平阳太守。

5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①，而骠骑劝之令仕②，答曰："予第五之名③，何必减骠骑④！"《中兴书》曰："何准字幼道，卢江灊人，骠骑将军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无所就。充位居宰相，权倾人主，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世事。于时名德皆称之。年四十七卒。有女为穆帝皇后。赠光禄大夫，子恢让不受。"

〔**译文**〕

何骠骑(充)的弟弟何准因为有高雅情致而隐居，何骠骑却劝他做官，何准回答说："我老五的名望，不见得就比骠骑将军差！"

〔**注释**〕

①何骠骑弟：指何准。准字幼道，卢江人，骠骑将军何充弟，一生不仕，笃信佛教，女为晋穆帝皇后。　高情：高雅的情致。　避世：指隐居。

②仕：做官。

③予第五之名：准为何充五弟。

④何必：哪里一定。　减：比……差。

6 阮光禄在东山①，萧然无事②，常内足于怀。《阮裕别传》曰："裕居会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③，《老子》曰："宠辱若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虽古之沈冥④，何以过此！"《扬子》曰："蜀庄沈冥。"李轨注曰："沈冥，犹玄寂，泯然无迹之貌。"

〔**译文**〕

阮光禄（裕）在东山，冷落凄清无所事事，心中却常常感到很满足。有人就此来问王右军（羲之），右军说："这位先生几乎不惊宠辱，即使是古代守道无为的隐士，也不过如此！"

〔**注释**〕

①阮光禄：指阮裕。朝廷曾授以金紫光禄大夫，此以官称。　东山：指会稽剡山。阮裕曾长期隐居于此。

②萧然：冷落凄清的样子。

③近：接近，几乎。　不惊宠辱：不被宠辱得失所惊扰。宠辱皆忘为老庄哲学推崇的思想境界。亦用以形容淡于荣利的高尚人品。

④沈冥：即"沉冥"，犹"玄寂"，指"守道无为"、隐居避世的人。

7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①，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②。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③。自称孔郎，游散名山④。《孔愉别传》曰："永嘉大乱，愉入临海山中，不求闻达，中宗命为参军。"百姓谓有道术⑤，为生立庙⑥，今犹有孔郎庙。

〔**译文**〕

孔车骑（愉）年轻时有退隐的志向，四十多岁，才应安东将军（司马睿）之召出仕为官。未做官时，他常常独处啸歌，告诫自己要谨慎。自称孔郎，漫游名山。百姓认为他有道术，就为他立了生祠，至今还有孔郎庙在。

〔注释〕

①孔车骑：指孔愉。愉死后赠车骑将军。早年在会稽新安山中，读书躬耕，隐居不仕。　　嘉遁：合乎正道、合于时宜的避世退隐。

②安东：指晋元帝司马睿。永嘉中，元帝始以安东将军镇扬土，命愉为参军。

③仕宦：作官。

④游散：游历，漫游。

⑤谓：以为，认为。　　道术：方术。道教、神仙家养生成仙之术。

⑥生立庙：立生祠，为活着的人建庙。

8 南阳刘驎之①，高率善史传②，隐于阳岐③。于时苻坚临江④，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订谟之益⑤，征为长史⑥，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⑦。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⑧，比至上明亦尽⑨。一见冲，因陈无用⑩，翛然而退⑪。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⑫，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⑬，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间所安⑭。邓粲《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葅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斥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

〔译文〕

南阳刘驎之，高尚率真，长于史传学问，隐居在阳岐村。当时苻坚南侵到了长江沿岸，荆州刺史桓冲将要竭尽全力实施宏图大计，就征召刘驎之为长史，派了人、船去迎接他，馈赠其为丰厚。驎

之听了召命就登上了船，所赠一律不接受，一路上拿来送给了穷苦人，到了上明也就全给完了。一见到桓冲，就陈说自己没有才能，一幅自然超脱的样子告退离去。住在阳岐村多年，衣食常常与村里人共同享用，遇到自己短缺不足时，村里人也这样待他。乡里人深感和他相处非常安适。

〔注释〕

①南阳：郡名，晋时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遗民，南阳人。清虚寡欲，好游山泽。隐居阳岐，终身不仕。

②高率：高尚率真。　　善史传：长于史传学问。

③隐：隐居。　　阳岐：即阳岐村。村临江，距荆州二百里。

④苻坚：前秦君主，与东晋对峙，有灭晋统一全国之志。

⑤荆州：州郡名。东晋时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刺史：州郡长官，掌军政大权。　　桓冲：桓温弟。有武干，历镇江州、徐州、荆州等地，官至车骑将军。　　尽讦(xū)谟之益：竭力实施渡江筑城御敌的巨大谋划。讦谟，大的谋划。苻坚南侵，将攻打荆州，桓冲为荆州刺史，他率众渡江，在江南上明筑城，迁州治于此。

⑥长史：魏晋时，丞相、三公、都督府、将军府等所设的辅佐官吏。

⑦赠贶(kuàng)：赠送，赠与。

⑧饷：馈赠。　　缘道：沿路。　　乞：给，与。　　穷乏：指生活困难、缺少财物的人。

⑨比至：及至，等到。　　上明：东晋时曾是荆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松滋县西。

⑩无用：没有才能。用，才能、才干。

⑪翛(xiāo)然：自然超脱的样子。

⑫有无：偏指"有"。

⑬匮乏：短缺不足。

⑭乡闾：所居之乡。此指乡里之人。　　安：安适，满足。

9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①，共隐于寻阳②。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③，周遂仕④。翟秉志弥固。

其后周诣翟⑤,翟不与语。《晋阳秋》曰:"翟汤字道渊,南阳人,汉方进之后也。笃行在素,义让廉洁,馈赠一无所受。值乱多寇,闻汤名德,皆不敢犯。"《寻阳记》曰:"初庾亮临江州,闻翟汤之风,束带蹑屐而诣焉。亮礼甚恭,汤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称其能言,表荐之,征国子博士,不赴。主簿张玄曰:'此君卧龙,不可动也。'终于家。"

〔**译文**〕

南阳翟道渊(汤)与汝南周子南(邵)年轻时是好朋友,一起在寻阳隐居。庾太尉(亮)以当代政事劝说周子南,周于是做了官。翟则守志更坚。后来周子南去拜访翟道渊,翟不和他说话。

〔**注释**〕

①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　翟道渊:翟汤字道渊,东晋隐士。有德行,为当世所称。　汝南:郡名,东晋治所在悬瓠城(今河南汝南)。　周子南:周卲字子南,少与翟汤为友,共隐于寻阳。后为庾亮所举,官至西阳太守。

②隐:隐居。　寻阳:县名,故址在今九江市西。

③庾太尉:指庾亮。苏峻乱後,亮领荆、江、豫三州刺史。

④仕:做官。

⑤诣:到……去,拜访。

10 孟万年及弟少孤①,居武昌阳新县②。万年游宦③,有盛名当世④。少孤未尝出京邑⑤,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⑥:"兄病笃。"狼狈至都⑦,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⑧,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袁宏《孟处士铭》曰:"处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吴司空孟宗后也,少而希古,布衣疏食,栖迟蓬荜之下,绝人间之事,亲族慕其孝。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⑨,称疾不至。相府历年虚位,而淡然无闷,卒不降志。时人奇之。"

〔**译文**〕

孟万年(嘉)和弟弟少孤(孟陋),家居武昌阳新县。万年出外

做官，在当代很有名气。少孤没有到过京城，有名望的人想看看他，就派信使向少孤报告说："哥哥病重。"少孤急速赶到京城，当时的贤达之人，凡是见到他的，没有不赞叹器重的，便互相说道："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注释〕

①孟万年：孟嘉字万年，江夏人。曾祖父孟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因家于此。　少孤：孟陋字少孤，嘉弟。为人高洁，博学多通，一生隐居不仕，为当世所重。

②武昌：郡名。　阳新县：属武昌郡，旧治在今湖北阳新县境内。

③游宦：外出作官。

④盛名：名声大。

⑤出京邑：到京城。出，至、到的意思。《世说》中还有"出西""出都"等用法，"出"都是至、到义。说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⑥信：信使，使者。

⑦狼狈：急速，迅速。

⑧嗟重：赞叹器重。

⑨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当为"大将军会稽王辟之"，"命"为衍文。

11 康僧渊在豫章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②，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③，清流激于堂宇④。乃闲居研讲⑤，希心理味⑥。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⑦，风流转佳⑧，加已处之怡然⑨，亦有以自得⑩，声名乃兴⑪。后不堪，遂出。僧渊，已见。

〔译文〕

康僧渊在豫章，离城郭数十里的地方建造了一所精舍，依山傍水，环廊下庭院中繁茂的花草树木错落有致；清流激荡，水声闻于堂前檐下。于是他在此处独居，研究讲习佛经，潜心体会玩味。庾公(亮)等人常去看望他。见他灵活变通的议论谈吐之间，仪表

风度更为美好，加之他对这种生活感到恬然快慰，颇有自得，于是名声大振。后来终于耐不住寂寞，就出山了。

〔**注释**〕

①康僧渊：晋僧，本西域人，成帝时南渡。精于佛理，曾在豫章立寺讲经，著名于时。　　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县（今南昌市）。

②郭：外城为郭，内城叫城。　　精舍：僧人道士修炼讲经居住的处所。

③芳林：花草树木。　　轩庭：指堂前有长廊围绕的庭院。

④堂宇：阶上室外为厅堂，宇指屋檐。

⑤闲居：避人独居。　　研讲：研究讲习。

⑥希心：仰慕之心。此指诚心、潜心。　　理味：体会玩味。

⑦运用吐纳：灵活变通的谈吐议论。

⑧风流：仪表风度。　　转：更，愈。

⑨己：用为第三人称，犹他。本书《言语》94："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贵可贵？'"《品藻》38："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其中"己"均用为第三人称。　　怡然：愉悦的样子。

⑩亦有以自得：颇有以自得。亦，颇。

⑪声名：名声。　　兴：兴盛，兴旺。此指名声大振。

12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①，《续晋阳秋》曰："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国子博士征，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②。《戴氏谱》曰："逯字安丘③，谯国人。祖硕，父绥，有名位。逯以武勇显，有功，封广陵侯，仕至大司农。"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④？"戴曰："下官不堪其忧⑤，家弟不改其乐。"

〔**译文**〕

戴安道（逵）隐居东山，激励节操，而他的哥哥却想做官建立事功。谢太傅（安）说："你们兄弟的志向行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戴逯说："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忧愁，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

乐趣。"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能鼓琴，工书画，隐居会稽剡山，不仕而终。厉操：激励节操。此指隐居。　　东山：指会稽剡山。

②其兄：指戴逯。　　式遏：典出《诗经·大雅·民劳》："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亡。"本指使恶人不得作虐为恶，此指做官建立事功。式，句首助词。

③逯字安丘：《晋书·谢安传》"逯"作"逯"，是。按逯即遁字。

④志业：志向行迹。　　殊：不同。

⑤下官：谦词。多用于自称。

13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①，每致四方诸侯之遗②。或谓许曰③："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④。"许曰："筐篚苞苴⑤，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⑥。"郑玄《礼记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苇，或以茅。"此言许由尚致尧帝之让，筐篚之遗，岂非轻邪？

〔译文〕

许玄度（询）隐居在永兴县南的深山岩穴中，经常有各地官员馈赠食物。有人对许玄度说："曾经听说箕山人许由似乎不是这样的。"许玄度说："竹筐草包之赠，当然是要比天子之位轻得多啦。"

〔注释〕

①许玄度：许询字玄度，东晋名士，隐居不仕，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　　隐：隐居。　　永兴：县名，晋属会稽郡。

②每：常常。　　四方诸侯：指各地官员。　　遗（wèi）：馈赠。

③或：有人。

④箕山人：指许由。相传尧时许由隐居箕山。尧将天下让于许由，不受。尔：这样。

⑤筐篚：竹筐。方为筐，圆为篚。　　苞苴（jū）：用来裹鱼肉的草包。

⑥故当：当然。　　天下之宝：天子之位。

14 范宣未尝入公门①，韩康伯与同载②，遂诱俱入郡③，范便于车后趋下④。《续晋阳秋》曰："宣少尚隐遁，家于豫章，以清洁自立。"

〔译文〕

范宣从来没有进过官署大门，韩康伯（伯）和他同乘一辆车，于是引诱他一起进入郡守府邸，范宣就从车后面跑下去了。

〔注释〕

①范宣：东晋儒者，一生以讲论为业，躬耕不仕。　　公门：官府之门。

②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善玄理，曾作豫章太守。

③郡：指郡守府邸，郡衙。

④趋：跑，疾走。

15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①，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②，为戴公起宅③，甚精整。戴始往旧居④，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⑤。"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⑥，故不果遗⑦。约，琼小字。

〔译文〕

郗超每次听说有人想崇尚高远而辞官隐居时，就为他准备百万钱财，并给他建造住房。在剡县，曾为戴公（逵）建了住宅，非常精致齐整。戴公开始去住时，给亲近的人写信说："最近到了剡县，像进入了官邸。"郗超为傅约也备办了百万钱财，傅约隐居之事延误未成，所以才没有送。

〔注释〕

①郗超：晋司空郗愔子。曾任桓温参军，为温谋主，权重一时。本人信佛，与沙门支遁为友。《晋书·郗超传》云："性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　　高尚：崇尚高远，不出仕当官。语出《周易·蛊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高尚"为"不事王侯"的代

称。　　隐退：辞官隐居。

②剡(shàn)：县名。县有剡山。

③戴公：指戴逵。东晋处士，隐居剡山。

④始往旧居：《太平御览》五一〇作"始往居"。"旧"字疑为衍文。

⑤如官舍：《太平御览》五一〇"如"后有"入"字，当是。

⑥差(cī)互：蹉跎不遂。

⑦遗(wèi)：馈赠。

16 许掾好游山水①，而体便登陟②。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③，实有济胜之具④。"

〔译文〕

许掾(询)喜欢游览山水，而身体又便于攀登。当时人说："许掾不只是有美好的情致，实在还有实现胜情的体魄。"

〔注释〕

①许掾：指许询。询曾征为司徒掾。

②登陟：攀登。陟，登。

③非徒：不只。　　胜情：美好的情致。

④济胜之具：实现胜情的条件。指有游览胜景的健康身体。济，成。

17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①，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②，可以累心处都尽③。尚书，郗恢也，别见。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谢敷字庆绪，会稽人。崇信释氏。初入太平山中，十余年，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以母老，还南山若邪中。内史郗愔表荐之，征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处士星，占云：'以处士当之。'时戴逵居剡，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先敷著名，时人忧之，俄而敷死。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译文〕

郗尚书(恢)与谢居士(敷)很要好，常常称赞谢庆绪见识虽然

不能超越别人，但能够把世俗烦恼完全摒弃。

〔**注释**〕

①郗尚书：指郗恢。恢字道胤，小字阿乞，郗昙子，官至雍州刺史、尚书。　谢居士：指谢敷。敷字庆绪，信奉佛教，终生隐居不仕，时称谢居士。　善：友善，交好。　居士：居家修道、在家奉佛的人。

②识见：见识，见地。　绝：超绝，超越。

③累心处：指世情烦恼。　都：完全。

贤媛第十九

这一门中描写了魏晋时期优秀妇女的形象，赞美她们临危不惧、母仪风范、相夫教子、耿直刚正的德行；赞美她们智慧贤能、审时度势、识鉴人物、析理断物的能力；赞美她们思辨敏捷、言辞辩给的才情。作者所注重的不仅是女性妍姿丽质，更多的是内在的品德和才性，远远超出了封建礼教要求于妇女的德言容功四德。这里品评妇女的标准与德行四门及识鉴、赏誉、捷悟等门中极力褒奖的士大夫的品德一无二致。本篇有 32 则之多，从中可见作者对妇女的赞许之情及魏晋时代妇女的风采。

1 陈婴者，东阳人①，少修德行，著称乡党②。秦末大乱③，东阳人欲奉婴为主④，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⑤，一旦富贵⑥，不祥。不如以兵属人⑦，事成少受其利⑧，不成祸有所归。"《史记》曰："婴故东阳令史，居县，素信，为长者。东阳人欲立长，乃请婴；婴母谏之，乃以兵属项梁，梁以婴为上柱国。"

〔译文〕

陈婴是东阳人，从小修养德行，在乡里很有名望。秦末天下大乱，东阳人造反，想推举陈婴为领袖，他母亲说："不能答应。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年轻时起就贫贱受穷，一下子富贵起来，不祥！不如把兵权交给别人：事情成功，可稍得其利；事情失败，祸主有所归属。"

〔注释〕

①陈婴：东阳人，为县令史。秦末起兵，为项梁将，封上柱国。项羽死后，归汉，封侯。《史记·项羽本纪》载其事迹。　　东阳：秦时县名，在淮水南。

②乡党：乡里。

③秦末大乱：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推翻秦王朝统治的农民战争。

④主：主宰者，领袖。

⑤见：受，遭受。

⑥一旦：一朝，一下子。

⑦属：托付，交给。

⑧少：稍，稍微。

2 汉元帝宫人既多①，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②。其中常者，皆行货赂③。王明君姿容甚丽④，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⑤，求美女于汉帝，

帝以明君充行⑥。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汉书·匈奴传》曰："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明君赐之。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形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单于大说，献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石季伦曰："'昭'以触文帝讳，故改为'明'。"

〔译文〕

汉元帝后宫人数太多，就让画工图画她们的形貌，想要叫人时，就翻阅画像召见她们。那相貌平平的，都向画工行贿。王昭君身姿容貌非常美丽，立志不苟且向画工求情，画工就丑化她的形象。后来匈奴来和亲，向汉帝请求美女，汉元帝就让昭君充数前往。召见之后，元帝就舍不得她了。但是名字已经送去了，不想中途更改，昭君于是走了。

〔注释〕

①汉元帝：即刘奭，宣帝子，汉第八代皇帝。在位16年，为政重用儒者，北和匈奴。　　宫人：宫女。　　既：已经，……之后。

②披：翻开；打开。

③中常：平常。　　货赂：以资财贿赂。

④王明君：即王昭君。晋人因避司马昭讳，改王明君。昭君名嫱(qiáng)，汉元帝时宫人。西汉对北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昭君出嫁匈奴，促进了汉朝与北部民族的睦邻关系。

⑤匈奴：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一个民族，也称胡。　　和：指和亲。汉和匈奴结成婚姻关系，以确保睦邻友好。

⑥充行：充数前往。汉代和亲政策，名义上是公主下嫁，实际上多以其他

女子充当公主出行。

3 汉成帝幸赵飞燕①，飞燕谗班婕妤祝诅②，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③。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④；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汉书·外戚传》曰："成帝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河阳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帝微行过主，见而说之，召入宫，大得幸，立为后。班婕妤者，雁门人。成帝初选入宫，大得幸，立为婕妤。帝游后庭，尝欲与同辇，婕妤辞之。赵飞燕谮许皇后及婕妤，婕妤对有辞致，上怜之，赐黄金百斤。飞燕娇妒，婕妤恐见危中，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葬园中。"

〔**译文**〕

汉成帝宠幸赵飞燕，飞燕诬告班婕妤向鬼神诅咒她，于是考询审问，班婕妤供辞说："我听说死生是命运决定的，富贵要凭天意的安排，做善事尚且不能受到保佑，作恶又想指望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邪恶巧佞之人的诅咒；如果鬼神没有感知，诅咒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不做这种事。"

〔**注释**〕

①汉成帝：即刘骜。元帝子，西汉第九代皇帝。为政平庸，耽于酒色，外戚专权，国政日衰。　幸：宠幸。　赵飞燕：本长安宫女，善歌舞，号飞燕。后被汉成帝所宠幸，立为皇后。《汉书》有传。

②谗：诬告。　班婕妤：汉成帝宠姬，名不详，后遭赵飞燕忌谗，失宠。婕妤(jiéyú)，又作倢伃，宫中女官名，帝王妃嫔的称号。　祝诅：诉于鬼神使降祸于憎恶的人。

③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语出《论语·颜渊》。

④邪佞：指奸邪巧言善辩的人。

4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①。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②。"因不复前而叹曰③："狗鼠不食汝余④，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⑤。《魏书》曰："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以汉延熹三年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纳于谯。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

〔**译文**〕

魏武帝（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把武帝的宫女全部召来侍奉自己。文帝病重后，卞后来探病。太后进门后，看到值班侍奉的人都是从前武帝所宠爱过的。太后问："什么时候来的？"说："正在为武帝招魂时过来的。"于是太后不与相见，并叹息道："狗鼠都看不起你，本来早就该死的了。"到文帝死时，卞后竟然没有去哭吊。

〔**注释**〕

①卞后：即卞太后。魏武帝后，文帝曹丕之母。　　看疾：探视病人。

②伏魄：伏，通"复"。复魄，即招魂。古代迷信，谓人刚死时魂魄离体未久，可持死者衣裙登高，北面呼其魂魄归来。

③前：相见。

④狗鼠不食汝余：古代俗语。连狗鼠都看不起你，比喻被贱视、唾弃。

⑤山陵：帝王陵墓。引申指帝王死。　　临：哭吊。

5 赵母嫁女①，女临去，敕之曰②："慎勿为好③！"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④！"《列女传》曰：'赵姬者，桐乡令东郡虞韪妻，颍川赵氏女也。才敏多览。韪既没，大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省。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作《列女传解》，号赵母注，赋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

可为，而况不善乎?'"景献羊皇后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

〔译文〕

赵母嫁女儿，女儿临将离去，告诫她说："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说："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坏事呢?"

〔注释〕

①赵母：三国吴人，桐乡令虞韪妻。韪死，孙权诏入宫，称赵姬。有文才，作《列女传解》。

②敕：告诫。

③慎勿为好：意思是千万不要做好事，立善名，以防他人生嫉妒之心。

④其况：同"岂况"，转折连词。常与前句中"尚"呼应，构成转折语气。

6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①，《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阳人。少与清河崔赞俱发名于冀州。仕至领军将军。"《陈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真守道，动以礼让，仕魏至卫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奇丑②。交礼竟，允无复入理③，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④，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⑤。《魏略》曰："范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农，为宣王所诛。"妇云："无忧⑥，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⑦，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⑧。许因谓曰："妇有四德⑨，卿有其几?"《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⑩。然士有百行⑪，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译文〕

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共)的女儿,阮德如(侃)的妹妹,相貌极为丑陋。行过交拜礼后,许允没有进洞房的意思,家里人为此很忧虑。正好这时许允来了客人,妇人让婢女看是谁,回来,答道:“是桓公子。”桓公子,就是桓范。妇人说:“不必担忧了,桓公子一定会劝他进来。”桓范果然对许允说:“阮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有其缘故,你应该用心体察。”许允便回身进入房内,一见到妻子,立即想出去。妇人料定他此一去便没有再进来的可能,就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许允于是对她说:“妇人应该有四德,你有其中几德?”妇人回答:“新妇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罢了。然而男子应有许多好的德行,你有几条?”许允说:“全都有。”妇人说:“各种品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全部具备呢?”许允面有羞愧之色,从此敬重她。

〔注释〕

①许允:字士宗,魏明帝时为吏部郎,官至领军将军,后被司马师所杀。《三国志·魏书》有传。　阮卫尉:指阮共。官至卫尉卿。　德如:阮共子,名侃字德如。官至河内太守。

②奇:极;甚。

③交礼:结婚时举行的交拜礼。

④会:正巧,恰好。

⑤桓郎:指桓范。郎是对青年男子的美称,犹“公子”。　桓范:字元则,三国魏沛郡(治所在今江苏沛县)人,官至大司农,后以谋反罪被司马懿所杀。

⑥无:通“毋”。不要。

⑦故当:当然,肯定。意:缘故。

⑧裾(jū):衣襟。

⑨四德:妇人四德指品德、言语、容仪、女功,是封建礼教。

⑩新妇:用法很多,可以指新媳妇,可以泛指已婚妇女,也可以用于夫称

妻。这里是妇人自称，相当于“我”。　　唯：只，只是。

⑪士：男人，男子。　　百行：各种品行。百泛指多。

7 许允为吏部郎①，多用其乡里②，魏明帝遣虎贲收之③。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④，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⑤，允对曰：“‘举尔所知’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⑦，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⑧，云：“勿忧，寻还⑨。”作粟粥待。顷之⑩，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为吏部，选迁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将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不可以情求。’允颔之而入。帝怒诘之，允对曰：‘某郡太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后，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视之，乃释然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

〔译文〕

许允作了吏部郎，选用了许多他的同乡，魏明帝（曹叡）派遣武士来拘捕他。他的妻子出来告诫许允说：“贤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争取他改变成命，不能用人情去哀求。”到了朝廷上，明帝审问他，许允回答说：“‘举尔所知’，是选人的原则，我的同乡人，正是我所了解的人。陛下查核，这些人称职与否，如果不称职，我愿领罪。”查核后，各个官职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就释放了他。许允的衣服破败，明帝下诏赐与新衣。当初许允被捕时，全家人号哭，阮新妇神态自若，说：“不必担忧，马上就会回来。”做好了小米粥等着他。一会儿，许允到了。

〔注释〕

①许允：见本篇6注。　　吏部郎：官名，是吏部中的副职，仅次于吏部尚书，主管官吏选拔。

②乡里：同乡的人。

③魏明帝：即曹叡，三国魏第二代君主。　虎贲：武士。　收：拘捕。

④明主：圣明的君主。　夺：争取，迫使改变。

⑤核问：核实考问。

⑥举尔所知：举荐你所了解的人。语出《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⑦检校：查核，检查。

⑧阮新妇：指许允妻，阮共女。已见本节6。新妇，泛称已婚妇女，这是魏晋时的习惯。

⑨寻：随即，不久。

⑩顷之：不一会儿，不大工夫。

8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①，门生走入告其妇②。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③。"《魏志》曰："初，领军与夏侯玄、李丰亲善。有诈作尺一诏书，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无何，有人天未明乘马以诏版付允门吏，曰：'有诏。'因便驱走，允投书烧之，不以关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丰被收，允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允回遑不定，中道还取绔。大将军闻而怪之，曰：'我自收李丰，士大夫何为匆匆乎？'会镇北将军刘静卒，以允代静。大将军与允书曰：'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此所谓著绣昼行也。'会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钱谷乞诸俳及其官属，减死徙边，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为镇北，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晋诸公赞》曰："允有正情，与文帝不平，遂幽杀之。"《妇人集》载阮氏与允书，陈允祸患所起，辞甚酸怆。文多不录。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④。"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⑤，若才流及父，当收⑥。儿以咨母⑦，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⑧，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⑨；又可少问朝事⑩。"儿从之。会

反，以状对，卒免。《世语》曰："允二子，奇字子态，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晋诸公赞》曰："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礼学儒博，加有才识，为幽州刺史。"

〔**译文**〕

许允被晋景王（司马师）杀死，门生跑来告诉他的妻子。妇人正在织布，神色毫无改变，说："早知会这样的。"门人想藏起他的儿子，妇人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搬到墓地去住，景王派钟会去观察他的儿子，若才智流品和他父亲相当，就该抓起来。儿子请教母亲，母亲说："你们虽然都很好，但才能器局并不突出，坦率地同他说话，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必很悲哀，钟会不哭了你们就止住哭声；还可以稍微问点朝中的事。"儿子听从了她的话。钟会回去，把这些情况回复了景王，终于得以幸免。

〔**注释**〕

①许允为晋景王所诛：许允被杀，《通鉴》系于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年）。此时正是司马氏夺权斗争激烈时期，曹氏重臣曹爽、夏侯玄、李丰等相继被杀。许允与夏侯、李关系密切，故司马师也借故贬杀。晋景王：司马师字子元，司马懿子，为魏大将军，与弟昭共专朝政。晋国初建，追尊为景王。

②门生：六朝时仕宦之人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谓之门生。

③蚤：通"早"。

④豫：关涉。

⑤钟会：字士季，仕魏，官至司徒，后因谋反被杀。

⑥才流：才智流品。　　收：拘捕。

⑦咨：咨询。

⑧才具：才华，才干。

⑨会止便止：余嘉锡云："会盖假吊问之名以来，故必涕泣。会止儿亦止，以示不知其父得祸之酷。"（《笺疏》677页）

⑩又可少问朝事：余嘉锡云："又令儿少问及朝廷之事者，阳为愚不晓

事，不知会之侦己，无所疑惧也。”（同上） 少：稍。

9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①。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②！"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③，而令妇人比踪英杰④！"《魏氏春秋》曰："王广字公渊，王陵子也⑤。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魏志》曰："广有志尚学行。陵诛，并死。"臣谓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

〔译文〕

王公渊（广）娶诸葛诞女为妻。进入内室，刚开始交谈，王对妻子说："新妇神色低下，一点也不像你父亲公休！"妻子说："大丈夫不能学你父亲彦云（王凌），却让妇人向英杰看齐！"

〔注释〕

①王公渊：王广字公渊，王凌子，三国魏名士，因拥戴曹氏政权，父子均被司马懿所杀。 诸葛诞：诸葛诞字公休，三国魏人。官至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

②殊：颇，甚。副词，表示程度。

③仿佛：效仿，学习。 彦云：王凌字彦云，三国魏人。历官司空、太尉、征东将军，封南乡侯。谋废齐王芳以兴曹氏，被司马懿所杀。

④比踪：与……并列，向……看齐。

⑤王陵子也："陵"当作"凌"，下同。《三国志·魏书》有传。

10 王经少贫苦①，仕至二千石②，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③，助魏，不忠于晋，被收④。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⑤，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世语》曰："经字彦伟，清河人。高贵乡公之难，王沈、王业驰告文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后诛经及其母。"《晋诸公赞》曰：

"沈、业将出，呼经，不从，曰：'吾子行矣！'"《汉晋春秋》曰："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经谏曰：'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听。后杀经并及其母。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宝《晋纪》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按傅畅、干宝所记，则是经实忠贞于魏，而《世语》既谓其正直，复云因沈、业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⑥。

〔**译文**〕

王经小时生活贫苦，后来作官至两千石，母亲对他说："你本是贫寒人家的孩子，官位达两千石，可以到此为止了！"王经没有听从。作了尚书，辅助魏室而不效忠于晋，被逮捕。他流着泪辞别母亲说："不听从母亲的告诫，以至有今日！"母亲完全没有悲伤的表情，对他说："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当尽忠。有孝有忠，辜负了我什么呢？"

〔**注释**〕

①王经：字彦纬，三国魏人，官至尚书。不满司马氏专权擅政，忠于曹魏，后死于高贵乡公之难，母也被杀。

②二千石：汉魏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的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后因称郎将、郡守和知府为二千石。

③尚书：官名。尚书省列曹长官。如吏部尚书、度支尚书等。

④收：逮捕。

⑤敕：告诫，诫饬。

⑥正直：直，为值班。值班有正直、次直之分。正直，陪侍皇帝，不离左右。次直，随从护驾。

11 山公与嵇、阮一面①，契若金兰②。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③，唯

此二生耳④。”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⑤；意欲窥之⑥，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⑦。夜穿墉以视之⑧，达旦忘反⑨。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⑩，正当以识度相友耳⑪。”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⑫。”《晋阳秋》曰：“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王隐《晋书》曰：“韩氏有才识，涛未仕时，戏之曰：‘忍寒，我当作三公，不知卿堪为夫人不耳！’”

〔**译文**〕

山公（涛）与嵇康、阮籍只见一面，就成了情意相投的朋友。山涛妻韩氏感觉山公与此二人不同于一般的交情，问山公，公说：“我当今可以认作朋友的，只有这两个人罢了。”妻子说：“僖负羁的妻子也曾亲自观察狐偃、赵衰；我想看看他们，可以吗？”有一天，两个人来了，妻子劝山公留他们住下，准备了酒肉。夜里穿透墙壁看他们，直至天亮竟忘了回去。公进内室说：“二人如何？”妻子说：“你的才华比他们差得远，只应凭见识器度和他们结交罢了。”山公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器度好。”

〔**注释**〕

①山公：指山涛。竹林七贤之一。　　嵇、阮：嵇康、阮籍。竹林七贤主要人物。

②契若金兰：比喻情意相投，非常要好。《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契，投合。

③当年：现在，当今。

④生：称读书人。

⑤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负羁，即僖负羁，春秋时曹国大夫。狐，狐偃；赵，赵衰。二人是晋公子重耳从者，后为晋国大夫。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曹君无理，欲观其骈胁。僖负羁之妻曰：“吾观

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理，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于是善待重耳，送饮食璧玉。

⑥窥(kuī)：从洞孔或隐蔽的地方看。

⑦具：备办。

⑧穿墉(yōng)：穿透墙壁。

⑨反：通"返"。

⑩才致：才思，才华。　　殊：极，甚。

⑪正当：只应。正，只。

⑫"伊辈"句：伊辈，他们。度，器量、器度。《晋书·山涛传》谓涛"少有器量，介然不群"。

12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①，虞预《晋书》曰："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魏司空昶子。仕至司徒。"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②，有兵家子有俊才③，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谱》曰："钟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孙。"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④，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⑤，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⑥，不有长年⑦，不得申其才用⑧。观其形骨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译文〕

王浑妻钟氏生的女儿美好贤淑，武子(王济)要给妹妹找一个好对象而没有找着，有个兵家之子，有卓越的才智，武子想把妹妹嫁给他，就禀告了母亲，母亲说："确实是有才的人，他的门第可以搁置不论，然而要让我看看他。"武子就让这兵家子杂处于一群地位较低的人当中，让母亲在帷幕中观察他。过后母亲对武子说：

“穿这样的衣服如此模样的人，是你所选中的人不是?”武子说：“是的。”母亲说：“此人才能足以使他出类拔萃，然而他的门第寒微，没有较长的寿命，难得伸展他的才能。看他的身体和骨相，一定不会长寿，不能同他结婚。”武子依从了母亲。数年后，那兵家子果然死了。

〔**注释**〕

①钟氏：名琰之(《晋书》作“字琰”)，太傅钟繇曾孙，黄门郎徽女。聪敏贤淑，读书识礼，有母仪风范。　令淑：德行美好贤雅。

②武子：王济字武子，王浑次子，东晋名士。　求简：寻找挑选。　美对：好对象。

③兵家：魏晋时兵士出身称兵家。　俊才：卓越的才智。

④地：门第。　遗：弃置不考虑。

⑤群小：众小儿。小，指普通百姓或地位较低的人。

⑥地寒：门第寒微。

⑦长年：长寿。年，寿数。

⑧才用：才能。

⑨形骨：形貌骨相。

13 贾充前妇①，是李丰女②。丰被诛，离婚徙边③。《妇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叔文。丰诛，徙乐浪。”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④，《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⑤。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晋诸公赞》曰：“世祖践阼，李氏赦还。而齐献王妃欲令充遣郭氏，而纳其母。充不许，为李氏筑宅而不往来。充母柳氏将亡，充问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⑥，卿往不如不去。”《充别传》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⑦。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⑧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⑨?”按《晋诸公

赞》曰:"世祖以李丰得罪晋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无离绝之理,乃下诏敕断,不得往还。"而王隐《晋书》亦云:"充既与李绝婚,更取城阳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锢解,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责充曰:'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辄使人寻充。诏许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诏,以谦让不敢当盛礼。"《晋赞》既云:"世祖下诏,不遣李还。"而王隐《晋书》及《充别传》并言:诏听置立左右夫人,充惮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孰是。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且郭槐强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皆为虚也。

〔译文〕

贾充前妻是李丰的女儿,李丰被杀,李氏离婚发配边疆。后来赦免得以归还。贾充早已娶了郭配的女儿。武帝(司马炎)特别允许他立左右两位夫人。李氏另住在外,不肯回贾充家。郭氏对贾充说,想前去探望李氏,贾充说:"她刚直耿介有才气,你去不如不去。"郭氏严妆盛服整饬仪态,带了许多侍从婢女前往。到了以后,进得门来,李氏起身迎接,郭氏不自主地两腿打弯,就跪了下去拜了又拜。回来后,告诉了贾充。贾充说:"告诉你什么来着?"

〔注释〕

①贾充:字公闾,魏末晋初人。佐助司马昭执朝政,杀高贵乡公,废魏立晋,充均参预,为晋元勋。官至尚书令。

②李丰:字安国,三国魏人,官至中书令。因忠于曹魏,被司马师所杀。女,名抶。孝标注作"婉",误。

③徙边:把犯罪的人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劳役。

④郭配:字南仲,三国魏人,车骑将军郭淮弟,官至城阳太守。其女名玉璜,后封广城君,谥宣。

⑤特:特别,特地。　　听:任凭,听任。

⑥刚介:刚直耿介。

⑦盛威仪:使容颜举止端庄高雅。　　将:率领,带领。

⑧脚:指腿。　　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的礼节。

⑨何物：什么。疑问词。用于问人或事物。《方正》18："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何物"用于问人。这里"与卿道何物"，是用于问事物。

14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①。李氏女，齐献王妃②；郭氏女，惠帝后③。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④。贾后废⑤，李氏乃祔葬⑥，遂定。《晋诸公赞》曰："李氏有才德，世称《李夫人训》者。生女合⑦，亦才明，即齐王妃。"《妇人集》曰："李氏至乐浪，遗二女《典式》八篇⑧。"王隐《晋书》曰："贾后字南风，为赵王所诛。"

〔**译文**〕

贾充的妻子李氏作《女训》流行于当世。李氏的女儿，是齐献王（司马攸）妃；郭氏的女儿，是晋惠帝（司马衷）后。贾充死后，李氏、郭氏的女儿都想让自己的母亲与贾充合葬，多年悬而未决。贾后被废黜，李氏和贾充合葬才最后定下来。

〔**注释**〕

①贾充：见本篇13注。　李氏：即李丰女，名婉字叔文。　《女训》：即《女诫》讲妇女三从四德封建伦理一类的书。

②齐献王：即齐王司马攸，死后谥献。攸字大猷，司马昭子，晋武帝弟。因权位日盛，遭武帝疑忌，被贬斥，忧惧而死。

③郭氏：即郭配女，名槐，一曰名玉璜，封广城君。见《晋书·贾充传》。

④经年：多年。

⑤贾后：贾充女，名南风，晋惠帝后。与贾谧等专朝政十馀年，后被赵王伦所废。

⑥祔葬：合葬。

⑦生女合：《晋书·贾充传》作"生女荃"。

⑧《典式》：据《初学记》四和《玉烛宝典》一引《世说》，均作"李夫人《典戒》"，"式"字疑误。

15 王汝南少无婚①,自求郝普女。《郝氏谱》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阳太守。"司空以其痴②,会无婚处③,任其意,便许之。《魏氏志》曰④:"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⑤,遂为王氏母仪⑥。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⑦,以此知之。"《汝南别传》曰:"襄城郝仲将,门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尝见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明英迈,母仪冠族。其通识余裕皆此类。"

〔**译文**〕

王汝南(湛)年轻未婚,自己提出要娶郝普的女儿。其父司空(王昶)认为他痴傻,正好又没有婚配对象,随他意愿,就答应了他。婚后,郝女果然有美丽姿容,贤淑的德操,生育王东海(承),终于成了王氏家族良母的仪范。有人问汝南:"根据什么识别她的?"说:"我曾经看见她在井上打水,举止形貌不失规矩,从不举目直视,凭这知道她贤淑善良。"

〔**注释**〕

①王汝南:即王湛。湛字处冲,王昶子。性少言语,人以为痴,官至汝南内史。

②司空:指王湛父王昶,昶为魏司空。

③会无婚处:恰无婚配对象。会,恰巧、正好。婚处,婚配对象。《世说》中屡见。如"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方正》)。"那得至今未有婚处"(《假谲》)。"婚处"一词,均指婚配对象。

④魏氏志:王先谦谓"氏"字衍。

⑤东海:指王承。承字安期,官东海太守。

⑥母仪:良母的仪范。

⑦忤观:逆视,举目直视。"未尝忤观",是指此女从不举目直视,而总是低眉顺眼,一副温顺、遵守妇道的表情。

16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①，《王氏谱》曰："夫人，黄门侍郎钟琰女②。"亦有俊才女德③。《妇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诗赋颂诔行于世。"钟、郝为娣姒④，雅相亲重⑤：钟不以贵陵郝⑥，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⑦，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⑧。

〔**译文**〕

王司徒（浑）的妻子是钟家的女儿，太傅（钟繇）的曾孙女，又有卓越的才智和女子的贤德。钟氏和郝氏是妯娌，相互之间既很亲近又很尊重：钟氏不因自己身世高贵在郝氏面前以势压人，郝氏也不因自己身世微贱在钟氏面前低声下气。东海（王承）家中以郝夫人法度为准则，京陵（王浑）家中以钟夫人的礼法为规范。

〔**注释**〕

①王司徒：指王浑。浑字玄冲，魏司空王昶子，官至司徒。　钟氏女：指黄门郎钟徽女，名琰之（《晋书》作名琰），太傅钟繇曾孙女。

②黄门侍郎钟琰女：据《晋书·列女传》，王浑妻钟氏，字琰，魏太傅钟繇曾孙。父徽，黄门郎。疑此有误。

③亦：又。　俊才女德：卓越的才智，女子的德操。

④钟郝为娣姒：钟指京陵侯王浑妻钟夫人，郝指东海父王湛妻郝夫人。王湛，浑弟。娣姒：妯娌，兄弟的妻子之间的称谓。

⑤雅：颇，甚。

⑥陵：通"凌"。欺侮。

⑦东海：指王承。王湛子，郝夫人所生，官东海太守。　则：效法，以……为准则。

⑧京陵：指京陵侯王浑。　范：规范，作榜样。

17 李平阳，秦州子①，李重，已见。《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②，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③，于时以比王夷甫④。孙

秀初欲立威权⑤，咸云："乐令民望⑥，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⑦。"《晋诸公赞》曰："孙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晋阳秋》曰："伦篡位，秀为中书令，事皆决于秀。为齐王所诛。"遂逼重自裁⑧。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⑨，出髻中疏示重⑩，重看之色动⑪。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⑫，出则自裁。按诸书皆云：重知赵王伦作乱，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书乃言自裁，甚乖谬。且伦、秀凶虐，动加诛夷，欲立威权，自当显戮，何当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⑬。

〔**译文**〕

李平阳（重）是秦州（李秉）的儿子，中原地区的名士，当时人们把他比附王夷甫（衍）。孙秀最初想确立自己的权威，大家都说："乐令（广）是民之所望，不能杀；不如李重的人，又不值得杀。"于是逼李重自杀。当时，李重在家里，有人跑着从大门进来，拿出发髻中的条子给李重看，李重一看，脸色就变了。入内宅拿给女儿看，女儿只叫道："完了！"李重明白她的意思，从家里出来后自杀了。这女子见解很高明，李重有事常询问她。

〔**注释**〕

①李平阳：即李重。字茂曾，江夏人，李秉子，官至平阳太守。参见《品藻》46孝标注。　　秦州：指李秉。秉字玄胄，江夏人。在曹魏为官，任秦州刺史。

②康字玄胄：据《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康"当作"秉"。

③中夏：指中原地区。

④王夷甫：王衍字夷甫，西晋名臣。官至尚书令、太尉。

⑤孙秀：字俊忠，琅邪人。晋赵王司马伦篡位，秀任为中书令，专朝政，杀石崇、欧阳建、潘岳等人，伦败被杀。

⑥乐令：指乐广。广字彦辅，善清言，东晋名士，官至尚书令。
⑦减：不如，不及。　　不足：不值得。
⑧自裁：自杀。
⑨走：跑。
⑩疏：条陈。
⑪色动：脸色变了。
⑫了：明了，明白。
⑬每：常常。　　咨：询问，咨询。

18 周浚作安东时①，行猎，值暴雨②，过汝南李氏③。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④，闻外有贵人⑤，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⑥，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⑦。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⑧，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⑨。"父兄从之。《八王故事》曰："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⑩。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吴，自御史中丞出为扬州刺史。元康初，加安东将军。"遂生伯仁兄弟⑪。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⑫，门户计耳⑬。按《周氏谱》，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为妾，妾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⑭，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⑮。

〔译文〕

周浚作安东将军时，出外打猎，赶上下暴雨，就去拜访汝南李氏。李家很富足，可男子都不在家。有个女儿名叫络秀，听说外面来了贵客，就和一个婢女在内宅宰杀猪羊，备办了数十人的饮食。样样做得很精细，却听不见什么声音。暗中窥视，只见一女子，容貌不一般。周浚于是请求娶为妾，李氏父兄都不答应。络秀说："门

第衰败，何必怜惜一个女子！如果与贵族连姻，将来或许大有益处。”父兄顺从了她。于是生了伯仁(周顗)兄弟。络秀对伯仁等人说：“我降身相从给你家作妾的原因，是为家世门第考虑罢了，你们如果不与我家作亲戚的话，我也不吝惜余生！”伯仁等全依从母命。从此李家在社会上得到了正当的礼遇。

〔注释〕

①周浚：字开林，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人。晋武帝时任侍中，后代王浑都督扬州诸军事，加安东将军之号。　　安东：即指安东将军。

②值：遇，碰上。

③过：过访、拜访。　　汝南：郡名，晋时治所在悬瓠城(今河南汝南)。

④络秀：汝南李伯宗女，字络秀，晋安东将军周浚妻，生顗、嵩、谟。

⑤贵人：指公卿大夫或显贵之人。

⑥觇(chān)：窥视。

⑦非常：非同寻常，不一般。

⑧门户：门第。　　殄瘁(tiǎncuì)：《诗经·大雅·瞻卬》：“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毛传：“殄，尽。瘁，病也。”郑笺：“贤人皆言奔亡，则天下邦国将尽困穷。”此指衰败。

⑨或：或许，也许。

⑩汝南安城人：据《晋书·周浚传》和《地理志》，“安城”当作“安成”。

⑪伯仁：周顗字伯仁，周浚子，有盛名，官至尚书左仆射。

⑫屈节：降身相从。

⑬计：谋划，考虑。

⑭亲亲：亲戚。

⑮方幅：截木为方，裁帛为幅，皆整齐有度。意指形体方整。引申为正当。　齿遇：得到任用，受到礼遇。

19 陶公少有大志①，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②。同郡范逵素知名③，举孝廉④，逵，未详。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⑤，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

外留客，吾自为计⑥。"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⑦，一作"髢"。卖得数斛米⑧。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⑨。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⑩。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⑪。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⑫。"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⑬，大获美誉。《晋阳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时大雪，侃家无草，湛彻所卧荐剉给，阴断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章顾荣或责羊晫曰：'君奈何与小人同舆？'晫曰：'此寒俊也。'"王隐《晋书》曰："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译文〕

陶公（侃）年轻时胸怀大志，而家庭极其贫困，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同郡的范逵一向很有名气，被选举为孝廉，投宿陶侃家。当时多日冰天雪地，陶侃家中一无所有，而范逵的马匹和随从仆人很多。侃母湛氏对侃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下客人，我自己想办法。"湛氏发长垂地，剪下作成两副假发，卖掉换得几斛米。把房子的几根柱子，全剖割一半做柴禾，铡碎几个草垫作为马料。傍晚，摆设了精美的饮食，随从们全不缺乏什么。范逵既感叹他的才华和口才，又深深地感谢他的厚意。第二天早晨离去时，陶侃追随相送不止，走出将近一百里的样子。范逵说："送出已很远了，您应当回去了。"侃仍然不返回。逵说："您可以回去了，到洛阳后，我将为你美言。"陶侃才返回。范逵到了洛阳，就向羊晫、顾荣等人称赞

他，于是获得了美誉。

〔注释〕

①陶公：即陶侃。字士衡（《晋书》本传作士行），晋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人。官至荆州刺史。成帝初，苏峻反，建康失守，侃起兵平乱，因功封长沙郡公。

②湛氏：陶侃母，豫章新淦（今江西清江县）人，贤能有智慧。

③范逵：鄱阳孝廉，与陶侃为友。

④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孝子；廉，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初，命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孝廉。历代因之，州举秀才，郡举孝廉。隋唐后改制。

⑤室如悬磬：屋子里空无所有。形容家境贫寒。磬：古代石制乐器，悬挂在架子上敲击。

⑥但：只管。　　自为计：自己想办法。

⑦委地：下垂至地。　　髲（bì）：假发。

⑧斛（hú）：容器名，也作容量单位，古以十斗为一斛。

⑨剉（cuò）：铡碎。　　荐：卧席，草垫。

⑩愧：感谢。

⑪且：将近。　　许：表示约数的词。

⑫当：将，将要。　　相为：为你。相，表示偏指一方。

⑬顾荣：字彦先，三国吴顾雍孙。在吴为黄门郎，归晋后，官尚书郎等。晋元帝镇江东时，荣曾作军司马，死后追赠骠骑将军。

20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①，尝以坩鲊饷母②。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③："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④。"《侃别传》曰："母湛氏，贤明有法训。侃在武昌，与佐吏从容饮燕，常有饮限。或劝犹可少进，侃凄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亲见约，故不敢逾限。'及侃丁母忧，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异。知非常人，遣随视之；但见双鹤冲天而去。"《幽明录》曰："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按吴司徒孟宗为雷池监，以鲊饷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后人因孟假为此说。

〔译文〕

陶公(侃)年轻时作管理鱼梁的小官,曾经用陶罐装着腌制的鱼送给母亲。母亲把鱼罐加封交给派来的人,回了封信责备陶侃说:"你作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不只对我毫无益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虑啊。"

〔注释〕

①鱼梁:一种捕鱼设置。以土石断水流,留缺口,用鱼可进不可出的竹笱承之,鱼则顺水流入笱中。

②坩(gān):一种盛物的陶器。　鲝(zhǎ):经加工制作便于贮藏的鱼食品,如腌鱼、糟鱼之类。宋本作"鲊(zhǎ)",与鲝意同。　饷(xiǎng):馈赠。

③反书:回信。反,通"返"。

④乃:却。

21 桓宣武平蜀①,以李势妹为妾②,甚有宠③,常著斋后④。主始不知⑤,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⑥,肤色玉曜⑦,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妒记》曰:"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译文〕

桓宣武(温)平定蜀汉后,把李势的妹妹收为妾,非常宠爱她,常常把她安置在书斋后面。公主开始不知道,听说后,带了几十名婢女拔出刀去杀她。正逢李在梳头,长长的头发垂落下来铺到地面上,肤色如玉石般洁白润泽。她毫不动容,慢慢地说:"国破家

亡，并无心到这里来，今天如能杀死我，才是我内心的愿望。”公主惭愧地退了出去。

〔**注释**〕

①桓宣武平蜀：桓宣武即桓温，蜀指蜀汉。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征西大将军桓温率晋军伐蜀，蜀兵大败，汉主李势降，蜀平。

②李势：字子仁，十六国汉第二代主，在位四年，晋穆帝永和三年被晋桓温所灭，降晋，封归义侯。自晋惠帝太安元年李特起兵，至李势归晋，李氏据蜀，前后六世，共46年。

③有宠：受到宠爱。

④著：放置，安置。

⑤主：公主的简称。温妇为明帝女南康长公主。

⑥值：碰上，赶上。　委：下垂，坠落。　藉：铺，垫。

⑦玉曜：如玉石般光洁润泽。

22 庾玉台，希之弟也①。希诛，将戮玉台。希，已见。玉台，庾友小字。《庾氏谱》曰：“友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历中书郎、东阳太守。”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②，《庾氏谱》曰：“友字弘之，长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进③。阍禁不内④，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⑤！”因突入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⑦，当复能作贼不⑧？”宣武笑曰：“婿故自急⑨。”遂原玉台一门⑩。《中兴书》曰：“桓温杀庾希弟倩，希闻难而逃。希弟友当伏诛，子妇桓氏女请温，得宥。”

〔**译文**〕

庾玉台(友)是庾希的弟弟。希被诛后，将要杀玉台。玉台的儿媳妇，是宣武(桓温)弟桓豁的女儿，赤着脚跑来要求进去。守门人不让进，女子厉声说：“是哪个小人！我伯父家门，不让我进！”于是冲了进去，号哭着请求道：“庾玉台行动常要依靠别人帮助，腿比

别人都短三寸，还能够造反吗？"宣武笑着说："女婿确实危急了。"于是就赦免玉台一家。

〔注释〕

①庾玉台：即庾友。庾冰第三子。　希：庾希，字始彦，庾冰长子，官至徐兖二州刺史。《中兴书》云："希兄弟贵盛，桓温忌之。"参见《雅量》26孝标注。

②宣武：指桓温。温死后谥宣武，称桓宣武或宣武公。　桓豁：字朗子，温弟。晋太元初，官至征西大将军。女嫁玉台长子庾宣。

③徒跣：赤足步行。

④阍(hūn)：守门人。　内：即"纳"古字。

⑤听：凭任，听任。

⑥突入：冲入。

⑦因：凭借，借助。　脚：腿。

⑧当复：将会。　作贼：造反。

⑨婿：女婿。　故自：确实，的确。若杀庾友，则其子庾宣亦当从坐，故曰"婿故自急"。

⑩原：原宥，宽赦。

23 谢公夫人帏诸婢①，使在前作伎②，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③，夫人云："恐伤盛德④。"刘夫人已见。

〔译文〕

谢公(安)刘夫人把众婢女围在帷帐之中，叫她们在帐前歌舞，让太傅看了一会儿就放下帷帐。太傅要求再打开，夫人说："恐怕会损害您的大德。"

〔注释〕

①谢公夫人：即谢安刘夫人，晋陵太守刘耽女，刘真长之妹。　帏：帐。此用为动词，指用帷帐围。

②作伎：唱歌跳舞。伎，歌女、舞女。

③索：要，要求。

④盛德:大德。

24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①,浴后,妇故送新衣与②。《桓氏谱》曰:"冲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③,传语云④:"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译文〕

桓车骑(冲)不喜欢穿新衣服,洗浴后,妻子特意送新衣服给他。车骑大怒,让赶快拿走。妻子再次拿回来,传话给他说:"衣服不经新,怎么能成为旧的呢?"桓公哈哈大笑,穿了起来。

〔注释〕

①桓车骑:即桓冲。冲字幼子,桓温弟,官至车骑将军。 著(zhuó):穿。

②故:故意,特意。

③更:又,再。

④传语:转告,传话。

25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①:司空,愔。已见。《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鉴少子。性韵方质,和正沈简。累迁丹阳尹、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②;二谢:安、万。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③。"

〔译文〕

王右军(羲之)郗夫人对她的两个弟弟司空(郗愔)和中郎(郗昙)说:"王家见二谢来到,倾筐倒庋尽其所有;见你们来,平平淡淡罢了,你们可以不必再去了。"

〔注释〕

①郗夫人:王羲之妻,太尉郗鉴女。名璿,字子房,参见《雅量》19。 司空、中郎:司空指郗愔,中郎指郗昙,郗鉴之子。

②二谢：即谢安、谢万。王珣兄弟，皆娶谢氏女。王、谢二族，政治关系密切，又连姻为亲。　倾筐倒庋(guǐ)：比喻尽其所有或彻底倒出。此指盛情款待。庋，搁置器物的木板或架子。

③汝辈：你们。　尔：通"耳"。罢了。

26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①，大薄凝之②。既还谢家，意大不说③。太傅慰释之曰④："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⑤，汝何以恨乃尔⑥？"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⑦；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⑧。封胡，谢韶小字。遏末，谢渊小字。韶字穆度，万子，车骑司马。渊字叔度，奕第二子，义兴太守。时人称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谓朗，遏谓玄，末谓韶，郎玄渊。一作胡谓渊，遏谓玄，末谓韶也。不意天壤之中⑨，乃有王郎⑩！"

〔**译文**〕

王凝之谢夫人嫁到王家去以后，很看不起凝之。回到谢家后，心情很不愉快。太傅(谢安)安慰她说："王郎是逸少(王羲之)的儿子，人材也很不错，你为什么这么不满意？"回答说："我谢氏一门，叔父中，则有阿大(谢尚)、中郎(谢据)这等人物，众多的堂兄堂弟中，则有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这等人物。想不到天地之间，竟有这么个王郎！"

〔**注释**〕

①王凝之：字叔平，王羲之次子，曾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等官。　谢夫人：即谢道韫。晋安西将军谢奕女，聪慧有文才，嫁王凝之为妻。

②薄：轻视，看不起。

③意：心意，心情。　说(yuè)：通"悦"。高兴。

④太傅：即谢安，谢道韫叔父。

⑤郎：对青年男子的美称。　人身：人材。　不恶：不坏，不差。

⑥恨：遗憾。　乃尔：如此，这样。

⑦门：家族，门第。　阿大、中郎：阿大，指谢尚，谢安从兄；中郎，指谢

据，谢安次兄。

⑧封、胡、遏、末：封，谢韶的小字。韶字穆度，官至车骑司马。胡，谢朗的小字。朗字长度，官至东阳太守。遏，《晋书》作"羯"，谢玄的小字。玄字幼度，死后赠车骑将军。末，谢渊的小字。渊字叔度，官至义兴太守。

⑨不意：没想到。　　天壤之中：天地之间。

⑩乃：竟。

27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①。卞鞠见几恶②，欲易之。鞠，卞范之，母之外孙也。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译文〕

韩康伯(伯)母亲凭倚的古几案坏了。外孙卞鞠看几案已坏，想换掉它。回答说："我如果不倚凭这一个，你怎么能见到古物？"

〔注释〕

①韩康伯：韩伯字康伯，晋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曾任豫章太守、丹阳尹等官。　　隐：倚，靠着。　　几：几案。古代设于座席旁边的小桌子，以便凭依。

②卞鞠：即卞范之。少与桓玄为友，玄辅政，为丹阳尹。与殷仲文共助玄篡位，为玄心腹。玄败后被杀。　　恶：恶劣，不好。

28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①："汝何以都不复进②？夫人，玄之妹③。为是尘务经心④，天分有限⑤？"

〔译文〕

王江州(凝之)夫人对谢遏(玄)说："你为什么一点不长进？是因为世事烦心，还是天资有限？"

〔注释〕

①王江州夫人：即王凝之谢夫人。凝之曾任江州刺史，故称王江州。夫人即谢道韫，谢玄姊。　　谢遏：谢玄字幼度，小字遏，谢奕子。曾率东晋军队大

败苻坚于淝水，死后赠车骑将军。

②都：全，完全。表示程度的副词。

③玄之妹："妹"当为"姊"。

④为是：表示选择的连词。相当于"还是"。　尘务：世间俗事。　经心：烦心。

⑤天分：天资。

29 郗嘉宾丧①，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郗氏谱》曰："超娶汝南周闵女，名马头。"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②？"《毛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郑玄注曰："穴谓圹中墟也。"

〔译文〕

郗嘉宾（超）死了，其妻的兄弟们想把妹妹接回娘家，她始终不肯回去，说："活着纵然不能再与郗郎同居一室，死后难道不合葬一个墓穴？"

〔注释〕

①郗嘉宾：即郗超。超字景兴，小字嘉宾，晋司空郗愔子。为桓温谋主，权重一时。据《晋书·郗超传》载，超死时年四十二，无子。

②"生纵不得"二句：《诗经·王风·大车》："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这是一首描写妻子对被迫与之离异的丈夫发誓，决不改嫁的诗篇。谷，活着。异室，不得同居一室。同穴，合葬一个墓穴。夫妻离异，不得同居，但男不另娶，女不改嫁，死后仍得合葬。郗妻以此表示自己矢志于郗超。

30 谢遏绝重其姊①。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②。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③，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④，故有林下风气⑤；顾家妇清心玉映⑥，自是闺房之秀⑦。"

〔译文〕

谢遏(玄)极敬重他姐姐。张玄常称赞他妹妹,想和她匹敌。有个济尼姑,同时往来于张、谢两家,有人问这二人的优劣,回答说:"王夫人神情洒脱,确实有竹林名士的风度气韵;顾家媳妇心地纯洁,如美玉生辉,当然是闺房中的杰出者。"

〔注释〕

①谢遏:即谢玄。其姐即王凝之夫人谢道韫。　　绝:极。

②张玄:即张玄之。字祖希,官至吴兴太守。　　敌:匹敌。

③游:往来,交往。

④王夫人:即王凝之夫人谢道韫。　　散朗:洒脱。

⑤故:确实。　　林下风气:竹林名士的风度气质。一个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不凡。

⑥顾家妇:即张玄妹,嫁于顾氏。　　清心玉映:心地纯洁,如美玉生辉。形容纯洁美好。

⑦闺房之秀:妇女中的优秀人物、杰出人物。闺房,女子内室。借指妇女。

31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①,《宋书》曰:"惠字令明,琅邪人。历吏部尚书,赠太常卿。"问:"眼耳未觉恶不②?"《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③;至于眼耳,关于神明④,那可便与人隔!"

〔译文〕

王尚书惠曾经去看望王右军(羲之)夫人,问:"视力听力没有感觉衰退吗?"回答说:"发白齿落,属于躯壳的问题;至于眼睛耳朵,关涉着人的精神,怎能丧失视听,从而与人事隔绝开呢?"

〔注释〕

①王尚书惠: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入宋,官吏部尚书。《宋书》有传。王羲之是其从祖。　　王右军夫人:王羲之娶郗鉴女,夫人即郗夫人。

②恶:差。此指视听衰退。

③形骸：形体，躯壳。

④神明：人的精神。

32 韩康伯母殷①，随孙绘之之衡阳②，《韩氏谱》曰："绘之字季伦。父康伯，太常卿。绘之仕至衡阳太守。"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③。卞鞠是其外孙④，时来问讯⑤。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⑥。"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⑦。《续晋阳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马温之孙。父济，给事中。叔父玄，篡逆见诛，亮聚众于长沙，自号湘州刺使，杀太宰甄恭、衡阳前太守韩绘之等十余人，为刘毅军人郭珍斩之。"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⑧。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译文〕

韩康伯（伯）的母亲殷氏，随同孙子韩绘之到衡阳任上，在阖庐洲中遇到桓南郡（玄）。卞鞠是殷氏外孙，时常来问候。殷对鞠说："我不死，则会看到这小子父子两代作叛贼！"住在衡阳数年后，绘之在桓景真（亮）叛乱中被杀害了。殷氏抚着他的尸体哭着说："你父亲当年免去豫章太守时，征书早晨到达，傍晚就动身走了。你离开郡守之职数年，却为别人之事而不能脱身，以至于遭此大难，还说什么呢？"

〔注释〕

①韩康伯：即韩伯。见本篇 27 注。康伯母殷氏，即晋豫章太守殷羡女。

②绘之：韩绘之字季伦，韩伯子，官至衡阳太守。在桓景真叛乱中被杀害。　衡阳：即衡阳郡，三国吴设，晋代沿置，治所在湘乡。　之：往。

③阖庐洲：长江中小洲名。　桓南郡：即桓玄。大司马桓温子，袭封南郡公。曾任义兴太守。安帝时掌朝政，迫使晋帝禅位，建国号楚。后被刘裕讨灭。

④卞鞠：即卞范之，是殷氏外孙。桓玄心腹。见本篇27注。

⑤问讯：问候。

⑥竖：竖子，小子。　二世：指桓温、桓玄父子二世。　作贼：造反。桓氏父子不忠于晋室。

⑦桓景真之难：指桓玄篡逆被杀后，其侄桓亮在长沙聚众反，杀衡阳太守韩绘之等人。参见孝标注。

⑧征书：征召的文书。

术解第二十

《后汉书·伏无忌传》注:“术,谓医、方、卜、筮。”古代把占卜算卦、相面看风水、相马,以及医药、音乐等方面的技能统称为方术。术解,即通晓方术,善解疑难。古代的方术,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科学或准科学,有些则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当时,通晓方术被看作是有特殊的才能。郭璞、阮咸、王济、殷浩等都是玄学家、大名士,有的善占卜,有的解音律,有的会相马,有的精医道。甚至连处于至尊地位的晋明帝也“解占冢宅”,竟微服私访,要和郭璞比高低。本篇共11则,对这些都作了生动的描写。

1 荀勖善解音声①，时论谓之“闇解”②，遂调律吕，正雅乐③。每至正会④，殿庭作乐，自调宫商⑤，无不谐韵。阮咸妙赏⑥，时谓“神解”⑦。每公会作乐⑧，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⑨，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⑩。后有一田父耕于野⑪，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⑫。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⑬，皆觉短一黍⑭，于是伏阮神识⑮。《晋后略》曰：“钟律之器，自周之末废，而汉成、哀之间，诸儒修而治之。至后汉末，复隳矣。魏氏使协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礼，徒依于时丝管之声、时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礼度。于是世祖命中书监荀勖依典制定钟律。既铸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数枚，比之不差。又诸郡舍仓库，或有汉时故钟，以律命之，皆不叩而应，声音韵合，又皆俱成。”《晋诸公赞》曰：“律成，散骑侍郎阮咸谓‘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勖性自矜，乃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而病卒。后得地中古铜尺，校度勖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无能正者。”干宝《晋纪》曰：“荀勖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校大乐，本音不和⑯。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而夔据之，是以失韵。乃依《周礼》积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铭。遂以为式，用之郊庙。”

〔**译文**〕

荀勖很懂音乐声律，时人认为他是“闇解”。于是由他调节乐律，校正郊庙朝会正乐。每至元旦朝会，宫廷奏乐，他都亲自调节音律，无不谐调韵合。阮咸极善于鉴赏音乐，时人认为他是“神解”。每次公务集会奏乐，他心里总感到音律不谐调。既然没有一句肯定荀勖的话，勖心里忌恨他，就把阮外放，去作始平太守。后来有一农夫在田野里耕作，挖出一把周代的玉尺，正是天下的标

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来校正自己整治调理的钟鼓金石丝竹各种乐器，都比它短一黍米，于是才佩服阮咸对音乐的妙赏神识。

〔注释〕

①荀勖(xù)：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仕魏为安阳令，从事中郎。入晋后为中书监、侍中、领著作。因善解音律，又掌乐事。　　音声：音乐声律。

②闇(àn)解：深解；精通。闇，深。

③律吕：乐律的统称。古代乐律阴阳各六，合十二律。阳六曰律，为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曰吕，为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合称律吕。　　雅乐：用于郊庙朝会的正乐。

④正(zhēng)会：皇帝元旦朝会群臣称正会或元会。

⑤调宫商：即以六律调谐乐器的五音。《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宫商，即宫、商、角、徵(zhǐ)、羽，古代的五音。

⑥阮咸：字仲容，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籍兄子。妙解音律，行为放达，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

⑦神解：通过神灵感应而领悟理解。一种自然天成的通透理解。

⑧公会：因公事而集会。

⑨直：认为正确。

⑩出：放外任，出任地方官。　　始平：西晋郡名，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⑪田父：农夫。

⑫便：正，恰。　　正尺：标准尺。

⑬校：校正。　　钟鼓金石丝竹：泛指各种乐器。

⑭觉短：差短。觉通"校"，差。　　一黍：指一黍的长度。即一粒米那么长。古代度量衡定制以黍为准。长度即取黍的中等子粒，以一个纵黍为一分，百黍即一尺。

⑮伏：通"服"。佩服。　　神识：神妙的见识。

⑯本音不和：当作"八音不和"。

2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①，谓在坐人曰②：

“此是劳薪炊也③。”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④。

〔译文〕

荀勖曾经在晋武帝（司马炎）席间以竹笋下饭，对在座的人说：“这笋是用劳薪烧制的。”在座的人不信，秘密派人去问，确实用的旧车轮。

〔注释〕

①荀勖（xù）：见本篇1注。　晋武帝：即司马炎。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公元265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

②坐：通“座”。

③劳薪：以车轴、车轮为薪。因其运转不息，故曰劳薪。《北史·王劭传》：“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轴。”

④车脚：车轮。

3 人有相羊祜父墓①，后应出受命君②。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③。”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录》曰：“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

〔译文〕

有人相羊祜父亲的墓地，说今后羊家将会出现受命之君。祜厌恶他的话，就挖断墓后的土石以破坏它的态势。占相人站立观察，说：“仍然要出个断臂三公。”不久祜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臂膊，官位果然至三公。

〔注释〕

①相：占相。此指看风水。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属山东）人。司马师妻弟。晋武帝受禅，祜有佐命功，后又建平吴之策，官平南大将军。《晋

书》有传。

②应出：将出。应，将。下"犹应出折臂三公"，"应出"亦同。　受命君：即受命君主。封建统治者常宣传君主是受命于天。

③三公：辅助君主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魏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4 王武子善解马性①。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②，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③。《语林》曰："武子性爱马，亦甚别之。故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译文〕

王武子（济）很懂得马性。曾经骑乘一匹马，披挂着有连钱花纹的障泥，前方有水，过了好半天，马无论如何不肯过去。王说："这一定是舍不得障泥。"让人给解掉，就一下子渡过去了。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晋司徒王浑子。《晋书》本传说他"好弓马"，善解马性，"有马癖"。官至太仆。

②著（zhuó）：披挂，佩戴。　连钱：钱文相连的花饰。　障泥：即"马鞯"。垂于马腹两侧，用以遮挡尘土的马具。

③径：径直，一下子。

5 陈述为大将军掾①，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②，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③，如其所言。《陈氏谱》曰："述字嗣祖，颍川许昌人。有美名。"

〔译文〕

陈述作大将军（王敦）的掾属，很受爱重。他死时，郭璞前去吊丧，哭声甚为悲感，接着大喊道："嗣祖，怎么知道这不是福气呢！"

不久，大将军叛乱，应了他所说的话。

〔注释〕

①掾(yuàn)：官署属员。

②郭璞：字景纯，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好经术，博学有才，并通阴阳历算、占卜之术。避乱江左，为著作佐郎。后作王敦记室参军，敦兵败后被杀。曾注《尔雅》《方言》，传于世。

③俄而：不久。　大将军作乱：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晋明帝时，再次起兵，途中病亡。

6 晋明帝解占冢宅①，闻郭璞为人葬②，帝微服往看③，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④？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⑤。"帝问："为是出天子邪⑥？"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青乌子《相冢书》曰⑦："葬龙之角，暴富贵，后当灭门。"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会看墓地风水，听说郭璞给人看阴宅安葬，帝微服前去观看。看后询问主人："为什么埋在龙角上？这样的葬法将会招致灭族的！"主人说："郭璞说这是葬在龙耳上，不出三年，就会招来天子。"帝问："意思是家中会出个天子吗？"回答说："不是家中出天子，是能招来天子相问罢了。"

〔注释〕

①晋明帝：即司马绍。绍字道畿，晋元帝子，东晋第二主。　占冢宅：即相墓地风水以判断吉凶。

②郭璞：见本篇5注。

③微服：为隐瞒身份而更换平民服装。

④葬龙角：看阴宅的理论认为墓地的整体好比一条龙，把灵柩葬在龙的鼻子或额头上，将大吉大利；埋在龙角或龙眼上就会有灭门灭族之灾。

⑤当：将，将会。　　致：招至，招来。

⑥为：通“谓”。为是，说的是。

⑦青乌子《相冢书》：影宋本作“青乌子”。徐震堮云：“青乌先生，相传为彭祖弟子，有《葬经》，故世称相风水为青乌术。”

7 郭景纯过江①，居于暨阳②，墓去水不盈百步③。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④。”《璞别传》曰：“璞少好经术，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内将乱，璞投策叹曰：‘黔黎将同异类矣。’便结亲昵十余家南渡江，居于暨阳。”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⑤，垒垒三坟，唯母与昆⑥。”

〔**译文**〕

郭景纯（璞）渡江后，住在暨阳，选择的墓地离水边不足百步。当时人认为靠水太近，景纯说：“不久会变为陆地。”如今沙土沉积，离墓地几十里全成为桑田了。他的诗中写道：“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注释**〕

①郭景纯：即郭璞。见本篇5注。　　过江：渡过长江。指西晋灭亡，晋王室东渡，于建康重建政权，是为东晋。当时，王公贵族及百姓也大量随之过江。

②暨阳：晋代县名，属毗陵郡。旧治在今江苏江阴县。

③去：距。　　盈：满，足。

④将当：将要，将会。当，将。

⑤“北阜”二句：大意是：北山高峻陡峭，大海波涛滚滚。阜，土山。烈烈，形容山高峻的样子。混混，波涛滚滚的样子。

⑥“垒垒”二句：大意是：那相连堆叠的三座坟墓，埋葬着哥哥和母亲。垒垒：堆积重叠的样子。　　唯：是。　　昆：哥哥。

8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①。卦成，郭意色甚恶②，

云："公有震厄③。"王问："有可消伏理不④？"郭曰："命驾西出数里⑤，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⑥。王隐《晋书》曰："璞消灾转祸，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将军云⑦："君乃复委罪于树木⑧！"

〔译文〕

王丞相（导）让郭璞试着占卜一卦。卦算成，郭神色很难看，说："公有雷震之灾！"王问："有没有可以消除的办法？"郭说："命令御者驾车到西方数里之处，取一棵柏树，截成和公身高一样长，放在床上常睡的地方，灾难可以消除掉。"王按他的话作了，数日内，果然雷击柏树劈得粉碎。子侄们全都向他道贺。大将军（王敦）说："您竟然把罪孽推给了树木！"

〔注释〕

①郭璞：见本篇5注。　　作一卦：卜一卦。卦，最初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卜卦是依《周易》中八卦进行。

②意色：神色。　　恶：不好。

③震厄：震灾。震，八卦之一，雷之象。厄，灾难。

④消伏：消除。

⑤命驾：命令御者驾车马。　　西出：到西边。

⑥称庆：因高兴而互相道贺。

⑦大将军：指王敦。丞相王导从兄，官至大将军。

⑧乃复：竟然。

9 桓公有主簿①，善别酒，有酒则令先尝②，好者谓"青州从事"③，恶者谓"平原督邮"④。青州有齐郡⑤，平原有鬲县⑥；"从事"言到脐⑦，"督邮"言在鬲上住⑧。

〔**译文**〕

桓公(温)有个主簿,善于鉴别酒,有酒就让他先品尝,好的称作“青州从事”,差的称作“平原督邮”。青州有个齐郡,平原有个鬲县;“从事”的意思是说酒劲到了肚脐,“督邮”的意思是说酒劲只到膈上就停住了。

〔**注释**〕

①主簿:古代中央或地方郡县设的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等。

②别:鉴别。　　尝:品尝。

③青州从事:喻指美酒。

④恶者:差的,不好的。　　平原督邮:喻指劣酒。

⑤青州:汉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临淄,晋治所在东阳。后东晋又于广陵侨置青州。　　齐郡:晋代郡名,属青州,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⑥平原:郡国名。西汉置郡,治所在平原(今县西南)。东汉、魏晋或为郡,或为国。　　鬲县:晋属平原国,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北部。

⑦从事言到脐:从事,即从事史,官名。青州从事可以管下属齐郡事,故言“到齐”,“齐”、“脐”谐音。

⑧督邮言在鬲上住:督邮,管巡察的官。平原郡督邮可以巡察下属鬲县,故言“鬲上住”,“鬲”“膈”谐音。　　住:停住,停留。

10 郗愔信道甚精勤①,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②,往迎之。既来便脉③,云:“君侯所患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⑤。”合一剂汤与之⑥。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⑦,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⑧。《晋书》曰:“法开善医术。尝行,莫投主人,妻产而儿积日不坠。法开曰:‘此易治耳。’杀一肥羊,食十余脔而针之。须臾儿下,羊膋裹儿出。其精妙如此。”

〔**译文**〕

郗愔信奉道教,非常虔诚勤奋。常常闹肚子疼痛的病,许多医

生都治不好。听说于法开很有名气，就去接他。于法开来后就给他诊脉，说："您的病，只是事道修行过分造成的。"配了一剂汤药给他。一吃下去就大泻，泻出了几段纸，像拳头大小，剖开一看，竟然是原先吞服的符箓。

〔注释〕

①郗愔：字方回，晋太宰郗鉴子，官会稽内史，死后赠官侍中、司空。《太平御览》卷66引《太平经》："郗愔性尚道法，密自遵行。" 道：道教。精勤：虔诚勤奋。

②于法开：东晋僧人。始以学问义理著称，后隐于剡县，兼行医术。

③既来：来后。 脉：诊脉。

④君侯：古代称列侯为君侯。秦汉后多以列侯为丞相，故亦称丞相为君侯。以后转为对尊贵者的敬称。

⑤止是：只是。 精进：南北朝时宗教信徒习用语，佛、道俱用。源于梵文Virya的意译，亦译为"勤"。指按教义，在修善断恶、去染转净的修行过程中，不懈怠地努力。这是求得正果的必要条件。

⑥合：配。 汤：指汤药。

⑦一服即大下：一吃下去就大泻。服，食，特指吃药。下，腹泻。 数段许：大约几段。许，用在数量词后，表示约数。

⑧符：即"符箓"，也称"符字"、"墨字"、"丹书"。为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道教认为可用它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祛病延年"。

11 殷中军妙解经脉①，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②，忽叩头流血③。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④，若蒙官一脉⑤，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⑥。"浩感其至性⑦，遂令舁来⑧，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⑨。

〔译文〕

殷中军（浩）精通人体经络脉理，中年后全荒废不用了。有一

个常在身边役使的人，忽然跪下叩头以至流出血来。殷浩问他缘故，说："有个关系人命的事，始终不便说出。"追问了半天，才说："小人的母亲年近百岁，生病已很久，如能承蒙您给诊诊脉，就有活下来的可能。事后，让我去死也毫无遗憾。"浩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就让他抬来，给病人诊脉处方开药。刚吃了一剂药就痊愈了。从此殷浩把他所有的医药方书全烧了。

〔**注释**〕

①殷中军：即殷浩。浩字渊源，东晋名臣。曾掌朝权，与桓温齐名。官至中军将军。　经脉：中医学术语，指人体的经络血脉，亦简称经。中医认为，经脉关系人之健康。

②给使：指供差遣的人。

③叩头：以头叩地，是最敬重的礼节。

④抱疾来久：生病时间已很久。来，时间。

⑤官：门下或属官称府主。这里是给使称殷浩。伤逝15："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是督帅称谢安。

⑥讫：完毕，终了。

⑦至性：孝心。

⑧舁(yí)：抬。

⑨经方：古代医药方书的统称。

巧艺第二十一

《后汉书·伏无忌传》:“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世说新语》将术艺辟为术解、巧艺两个门类,来分别记述有关的故事。巧艺共 14 则,记述了魏晋人士在绘画、书法、棋艺、建筑等方面的精巧的技艺。如顾恺之、戴逵善画,韦诞、羊忱善书,魏文帝弹棋高妙,陵云台构造精巧,都写得生动有致。魏晋鉴赏人物重精神、重才情。在此风影响下,产生了顾恺之“以形写神”,重视“传神得意”的绘画理论与实践,反映了魏晋时代绘画艺术的重大发展和变革。魏晋书法、绘画方面的成就,在我国书画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1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①。傅玄《弹棋赋叙》曰:“汉成帝好蹴踘,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今观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则弹棋之戏其来久矣。且《梁冀传》云:“冀善弹棋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谬矣。文帝于此戏特妙②,用手巾角拂之③,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④,低头拂棋,妙逾于帝。《典论》帝自叙曰:“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少工有二焉,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⑤。”《博物志》曰:“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葛巾角撇棋也。”

〔译文〕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金钗玉梳在妆奁上玩的游戏。文帝(曹丕)对这个游戏特精通,他能用手巾角去拂撇,没有打不中的。有个客人自己说他水平高,文帝让他玩。客人低下头用头上戴的葛巾角,来拂棋,比文帝玩得更绝妙。

〔注释〕

①弹棋:古代一种游戏,已失传。是否始自魏宫妆奁戏也无确考。　妆奁:女子梳妆所用的镜匣之类。

②文帝:指魏文帝曹丕。

③手巾:擦手揩脸之巾,古人系于腰际,亦有服饰作用。　拂:撇,拨。

④葛巾:用葛布制成的头巾,尊卑共服。

⑤“昔京师少工有二焉”二句:《魏志·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作“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文字与此异。按《后汉书·马援传》载其孙朗封合乡侯,故此马合乡侯当指朗或朗之子孙。“二焉”为“马”字之误。

2 陵云台楼观精巧①,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②。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

之理。魏明帝登台③,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④。《洛阳宫殿簿》曰:“陵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译文**〕

陵云台楼观建造得很精巧,先把所用木料的分量称量平均,然后才建造,于是没有些微轻重高低不均衡的差误。楼台虽然高峻,常常随风摇动,却绝无倾倒的可能。魏明帝(曹叡)登台,害怕它摇来摇去的危势,另外用长大的木料支撑它,楼很快就倒塌了。评论者认为这是重心偏斜的原故。

〔**注释**〕

①陵云台:三国魏时楼台名,在洛阳城内,据云是魏文帝所建。　楼观(guàn):楼台。

②锱铢:喻轻微细小。　负揭:犹言高低轻重。负,亏、欠。揭,高、举。

③魏明帝:即曹叡。字元仲,文帝曹丕子,魏第二代君主,在位十馀年,死后谥明皇帝。

④轻重力:即重心。

3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①,欲安榜②,使仲将登梯题之③。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④。《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卫恒《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

〔**译文**〕

韦仲将(诞)善于书法。魏明帝(曹叡)建造宫殿,想安置匾额,让仲将登上梯子去题字。下来后,鬓发皆白,于是告诫儿孙不要学习书法。

〔**注释**〕

①魏明帝起殿：魏明帝，即曹叡。见本篇2注。起：建造。《水经注·谷水》："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

②榜：匾额。

③题：书写。

④敕：告诫，诫饬。

4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①，二人情好不协②。荀有宝剑，可直百万③，常在母钟夫人许④。《孔氏志怪》曰："勖以宝剑付妻。"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⑤，仍窃去不还⑥。《世语》曰："会善学人书。伐蜀之役，于剑阁要邓艾章表，皆约其言，令词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⑦，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⑧，衣冠状貌如平生⑨。二钟入门⑩，便大感恸，宅遂空废。《孔氏志怪》曰："于时咸谓勖之报会，过于所失数十倍。彼此书画，巧妙之极。"

〔**译文**〕

钟会是荀济北（勖）的堂舅，两人感情不和。荀有宝剑，价值百万钱，常放在母亲钟夫人那里。钟会善于书法，摹仿荀的笔迹，写信给荀母索取宝剑，于是窃取到手便不归还。荀勖知道是钟所为却没办法要回，就琢磨报复的办法。后来钟氏兄弟用上千万钱盖起一座宅子，刚建成，很精致漂亮，还没搬进去住。荀极擅长绘画，于是潜入钟家新宅在门堂画了一幅太傅钟繇的肖像，衣冠容貌和活着时一模一样。二钟一进门，便十分感伤悲痛，这所宅子于是就空闲荒废了。

〔注释〕

①钟会:字士季,魏太傅钟繇少子,与兄毓并有时名。在魏官至司徒,后因谋反被杀。　荀济北:即荀勖(xù)。勖仕晋封济北郡公。　从舅:堂舅。

②情好:感情,情谊。

③直:即“值”字。价值。

④钟夫人:荀肸妻,魏太傅钟繇从女,荀勖母。　许:处,处所。

⑤作书:写信。

⑥仍:就,于是。

⑦勖:《太平御览》作“深”。

⑧潜:暗中,偷偷。　门堂:门侧之堂。　太傅:即钟繇。三国魏人,侍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官至太傅。

⑨平生:往昔。特指生前活着时候。

⑩二钟:指钟会、钟毓弟兄二人。

5 羊长和博学工书,《文字志》曰:“忱性能草书,亦善行隶,有称于一时。”能骑射,善围棋①。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蓺莫逮②。

〔译文〕

羊长和(忱)学识广博擅长书法,善于骑马射箭,长于围棋。诸位羊氏后人大都懂书法,而射箭、弈棋等其它技艺都赶不上他。

〔注释〕

①羊长和:羊忱字长和,晋泰山南城(今属山东)人,车骑掾繇子。官至扬州刺史、侍中。永嘉中,遭乱被杀。　工书:擅长书法。

②奕:通“弈”。围棋。　蓺:即“艺”。技艺。

6 戴安道就范宣学①,《中兴书》曰:“逵不远千里往豫章诣范宣,宣见逵异之,以兄女妻焉。”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②。戴乃画

《南都赋图》③，范看毕咨嗟④，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译文〕

戴安道（逵）到范宣那里拜师求学，看范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范读书也跟着读书，范抄书也跟着抄书。唯独对好画画这一点，范认为没用，不应该在这方面劳神。戴就画了一幅《南都赋图》，范宣看后赞叹不已，认为大有益处，才开始重视画画。

〔注释〕

①戴安道：戴逵字安道，晋谯国（今属安徽）人。博学善著文，能弹琴，擅长书法绘画。曾师事术士范宣，后隐居会稽剡山，不仕而终。　范宣：字宣子，晋陈留（今属河南）人。当时名士，以博学著称。躬耕不仕，平生以讲论为业。

②劳思：劳神，费心思。

③南都赋图：《南都赋》，东汉张衡作。南都，指南阳郡，治所在宛（今河南南阳市）。因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南阳，宛在洛阳之南，故称南都。《南都赋图》，以这篇汉赋的内容和意境为题材所作的画。

④咨嗟：赞叹。

7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①，有苍生来所无②。"《续晋阳秋》曰："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绝者，深所珍惜，悉糊题其前。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复。恺之见封题如初，而画并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译文〕

谢太傅（安）说："顾长康（恺之）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晋无锡人。博学有才气，尤善绘画。谢安等人很器重他。曾作桓温、殷仲堪参军，后官至散骑常侍。他善画人物、肖像，兼善山水、禽兽。传世的论画著作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

篇。

②苍生：指人类。

8 戴道安中年画行像甚精妙①。庾道季看之，语戴云②："神明太俗③，由卿世情未尽④。"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⑤。"《列仙传》曰："务光，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汤将伐桀，谋于光，光曰：'非吾事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不知其它。'汤克天下，让于光。光曰：'吾闻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让我乎？负石自沉于卢水。"

〔译文〕

戴道安（逵）中年以后画佛像极为熟练绝妙。庾道季（龢）看了，对戴说："佛像神韵过于世俗，是因为你的世俗之情未尽的缘故。"戴说："只有务光大概能免去你这个批评。"

〔注释〕

①戴道安：即戴逵。见本篇6注。　　行像：佛像。

②庾道季：即庾龢。龢字道季，晋太尉庾亮子。善清谈，官至丹阳尹、中领军。

③神明：指人的精神气韵。

④世情：世俗的七情六欲，凡人的情感欲望。

⑤务光：夏朝时的隐士。传说汤伐桀，曾以天下让务光，光认为当世无道，负石自沉于卢水，被后人视为贤者。参见孝标注。　　当：大概。

9 顾长康画裴叔则①，颊上益三毛②。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③，正此是其识具④。"看画者寻之⑤，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⑥，殊胜未安时⑦。恺之历画古贤，皆为之赞也。

〔译文〕

顾长康(恺之)画裴叔则(楷)肖像,在颊上添了三撇胡须。人问他是何缘故,顾说:"裴楷俊逸高迈,有见识才具。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他的才华识见。"看画的人玩味这画像,确实觉得增加了三撇胡须凭添了神采气韵,比未画三撇胡须时强多了。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晋代画家。他主张"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画裴楷,颊上益三毛,正是顾恺之绘画理论的体现。见本篇7注。　裴叔则: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历官吏部郎、河南尹、中书令等,以清通著称。

②颊(jiá)上益三毛:后人以"颊上添毫"喻文章润饰得神。颊,脸颊。益,添加。

③俊朗:才识或风度高迈俊逸。　识具:识见才具。

④正:只,只有。

⑤寻:探求,玩味。

⑥定:确实。　神明:人的精神、气韵。

⑦殊:极,甚。

10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①,支公以围棋为手谈②。《博物志》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语林》曰:"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

〔译文〕

王中郎(坦之)认为围棋是坐隐,支公(遁)认为围棋是手谈。

〔注释〕

①王中郎:即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为晋名臣,官至中书令。曾领北中郎将之职。　以:认为。　围棋:此艺由来久远。相传尧造围棋,唯古今数目不同。　坐隐:坐下来隐语。隐语,指不直述本意而借它辞暗示的话。此指不用语言而以围棋无声地交谈。与下"手谈"语异而义同。

②支公:即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人称支公或林公。　手谈:以手交

谈。后成为围棋的代称。《颜氏家训·杂艺》:“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11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①,《续晋阳秋》曰:“恺之图写特妙。”欲图殷荆州②,殷曰:“我形恶,不烦耳③。”顾曰:“明府正为眼尔④。仲堪眇目故也。但明点童子⑤,飞白拂其上⑥,使如轻云之蔽日。”“日”,一作“月”。

〔译文〕

顾长康(恺之)喜欢画人物的肖像,想画殷荆州(浩),殷说:“我的形像不好,不烦劳了罢。”顾曰:“您只是为了眼睛的缘故罢了。只要清楚地点画出瞳子,然后以飞白拂掠其上,就会使眼睛如轻云蔽日一般。”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见本篇7注。　写:描摹。　人形:人的形貌。

②图:画。　殷荆州:即殷浩。浩曾作荆州刺史。浩目眇,见孝标注,参《排调》61。

③恶:劣,不好。

④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牧尹皆称府君或明府君,省称明府。　正:只,只是。

⑤但:只要。　点:点画。　童:通“瞳”。瞳孔,瞳人。

⑥飞白:汉字书法的一种,笔画露白,似干枯之笔所写。东汉蔡邕始用此法,汉魏宫廷多用此体。此指用飞白笔法作画。

12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①。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②。’此子宜置丘壑中③。”

〔译文〕

顾长康(恺之)把谢幼舆(鲲)画在岩石之中。人问他为什么这

样画，顾说："谢说：'纵意丘壑之情，自认为超过庾亮。'应该把这位先生放在深山幽谷中。"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见本篇7注。　谢幼舆：谢鲲字幼舆，晋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为王敦长史，后作豫章太守，死后赠太常。

②"一丘一壑"二句：意为隐居不仕，放情山水，超过别人。《品藻》17：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参《品藻》17注①⑤。

③此子宜置丘壑中：画谢幼舆在岩石里和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一样，都体现了顾恺之"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它不拘于生活细节的真实，不单纯追求形似，而是以丰富的想象、活跃的联想，得妙于神。

13 顾长康画人①，或数年不点目精②。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③，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④，正在阿堵中⑤。"

〔译文〕

顾长康（恺之）画人像，有时几年不点上眼睛的瞳人。人问他为什么，顾说："四肢的美丑，本于画的奥妙所在无甚紧要，画像的传神之笔，只在这里面。"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见本篇7注。

②目精：指目中瞳孔。

③妍蚩（yánchī）：美丑。

④写照：即"写真"。画人物肖像画。

⑤正：只。　阿堵：这，这个。

14 顾长康道①："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②"

〔译文〕

顾长康(恺之)谈道:“画‘手挥五弦”的动作容易,画‘目送归鸿’的神意难。”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见本篇 7 注。

②“手挥”、“目送”句:顾恺之曾为嵇康《送秀才入军诗》作画。诗中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句。顾恺之作画重视传神得意,认为传神之笔主要在眼睛。目送归鸿意在象外,故难于将此神意描绘出来。顾氏的绘画理论在我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宠礼第二十二

宠礼，宠幸礼遇之意。本篇共 6 则，都是东晋故事。东晋王朝在士族的拥戴下建国江东。皇权软弱，士族力量强大。江北士族大批东渡，原本斗争激烈的士族集团间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要稳固江南政权，必须消除士族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纷争，笼络权臣和士大夫。各级统治者为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样要延揽人才，笼络人心。于是宠幸和礼遇就成了魏晋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之一。这里没有什么原则、道理可言，只要于安定局势有利，就是可行的。所以王导曾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政事》15）

1 元帝正会①，引王丞相登御床②，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③。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④，臣下何以瞻仰！"《中兴书》曰："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坐，固辞然后止。"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元旦朝会群臣，拉王丞相（导）一起登御座，王公坚决推辞，中宗更是极力拉他。王公说："假如太阳与万物同辉，让臣子们瞻仰什么！"

〔注释〕

①正会：皇帝元旦朝会群臣曰正会，也称元会。

②引：牵，拉。　王丞相：指王导。导与元帝素亲善，帝为安东将军镇建康，王导与从兄王敦倾心拥戴，经营江左，为东晋建国奠定基础，故元帝登位而有此举。　御床：御座，皇帝宝座。

③中宗：晋元帝庙号。　弥：更加。

④使：连词。假使。

2 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①，袁宏、伏滔相次而至②。莅名③，府中复有袁参军④，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⑤。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⑥，复何所疑？"

〔译文〕

桓宣武（温）曾经请僚属到官署里住宿，袁宏、伏滔先后到达。点名时，府中还有个袁参军，彦伯（袁宏）对此有怀疑，让传教再去问一问。传教说："参军，就是袁、伏之袁，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注释〕

①桓宣武：即桓温。温曾任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死后谥宣武。　参佐：僚属，部下。

②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晋陈郡（今属河南）人。善著文。初为桓温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吏部郎、东阳太守。　伏滔：字玄度，始为桓温大司马参

军。平淮南，因功封县侯。太元中，领著作郎，掌国史，迁游击将军。　相次：一个接一个，先后。

③莅名：意即点名，核校到临者的名字。莅，到。

④参军：官名。晋宋时代，军府和王国皆置参军，为重要佐僚。

⑤传教：郡吏，传达教令的小吏。　更质：再问一下。质，问，质询。

⑥袁伏：《晋书·袁宏传》："与伏滔在温府，府中呼为'袁伏'，宏心耻之。每叹曰：'公之厚恩，未优国士；而与滔比肩，何辱之甚！'"

3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①，为大司马所眷拔②。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③。超为人多髯④，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⑤："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续晋阳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并为温所昵。"

〔译文〕

王珣和郗超都有特出的才能，受到大司马（桓温）的爱重提拔。王珣作了主簿，郗超作了记室参军。郗超胡须很多，王珣个子矮小，当时荆州人给他们编了顺口溜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注释〕

①"王珣"句：王珣字元琳，以文章、才学知名，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郗超，小字嘉宾，善清谈，精义理。二人均曾作桓温僚属。

②大司马：指桓温。　眷拔：爱重提拔。

③主簿：古代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印鉴等。记室参军：军府、督府中掌文书的属官。

④为人：相貌，长相。　髯：两颊上生的胡须。

⑤于时：当时。　荆州：东晋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治所在江陵（在今湖北）。庾翼亡故，桓温代为荆州刺史，镇守西藩。

4 许玄度停都一月①，刘尹无日不往②，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③，我成轻薄京尹④。"《语林》曰："玄度出都，真长九日十一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译文〕

许玄度（询）在京城住了一个月，刘尹（惔）没有一天不去看他，于是感叹说："你再有段时间不走，我就成了不务正业的京兆尹了。"

〔注释〕

①许玄度：指许询。询字玄度，高阳人。东晋名士，与支遁、谢安、王羲之等友善。　都：京都，指建康。

②刘尹：指刘惔。字真长，晋沛国人，官至丹阳尹。

③少时：短时间。

④轻薄：轻浮放荡。　京尹：即"京兆尹"，首都所在地区的行政长官。

5 孝武在西堂会①，伏滔预坐②。还，下车呼其儿，儿即系也③。丘渊之《文章录》曰："系字敬鲁，仕至光禄大夫。"语之曰："百人高会④，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⑤。为人作父如此⑥，何如？"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耀）在西堂集会，伏滔在坐。回来后，下车就叫他的儿子，对他说："百人聚集的大会上，皇帝坐下任何话都没说，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确实难得。作人作父亲能达到如此地步，怎么样？"

〔注释〕

①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耀。东晋第九主，在位24年。　西堂：宫殿的西厢。

②伏滔：见本篇2注。　预坐：在坐。

③儿即系也：据《晋书》本传载，伏滔子系之。

④高会：大会。

⑤故：确实。

⑥为人作父：指在社会上作人及在家为父。

6 卞范之为丹阳尹①。羊孚南州暂还②，往卞许，云："下官疾动③，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④。卞回坐倾睐⑤，移晨达莫⑥。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⑦，卿莫负我！"丘渊之《文章录》曰："范之字敬祖，济阴冤句人。祖嵎，下邳太守。父循，尚书郎。桓玄辅政，范之迁丹阳尹。玄败，伏诛。"

〔译文〕

卞范之（鞠）任丹阳尹。羊孚自南州临时回京，到卞范之那里去，说："下官的病发作了，坐不住。"卞就掀开帐子拂拭褥子，羊孚径直上了大床，钻进被子靠着枕头。卞扭着身坐着，侧着脸看，从早到晚。羊临走，卞对他说："我把头等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

〔注释〕

①卞范之：即卞鞠。字敬祖，晋济阴人。少与桓玄为友，玄将篡晋，以卞为丹阳尹。后与殷仲文共助玄僭位，为玄心腹。玄败后被杀。

②羊孚：字子道，泰山人。官太学博士、兖州别驾、太尉记室参军。为桓玄腹心，早亡。　南州：指姑熟。

③下官：用于自称的谦词。　疾动：疾病发作。动，发作。动用以指疾病发作，多见于古代文献。如"且风大动，举体急痛。"（王羲之《杂帖》）"高祖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宋书·武帝纪上》）

④径：径直。　须：依赖；倚靠。

⑤回坐：指扭着身坐。　倾睐：偏侧旁视。羊孚躺在床上，卞范之扭身坐在床边，必然得偏侧旁视着羊孚。

⑥移晨达莫:从早到晚。莫,即“暮”。

⑦第一理:指头等重要的事理。按此时桓玄将篡晋室,羊孚为玄腹心,故下有此语。

任诞第二十三

任诞为任性放纵之意。魏晋名士"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始于竹林七贤。嵇阮不满于司马氏篡位，又目睹统治集团的阴险残忍、倾轧杀伐。因此蔑视他们标榜的名教和礼法之士的虚伪，崇尚老庄玄理，向往虚静淳朴、天真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继而将老庄自然无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纵酒放达、诋毁礼法、傲视权贵、愤世嫉俗，开魏晋名士旷达任诞之风气。

任诞之风在两晋愈演愈烈，是与玄学成为学术主流分不开的。源于老庄、以无为本的玄学崇尚自然，宅心玄远，精神上不累于物，强调个性自由，这就必然要求挣脱礼法名教的束缚。此外，门阀士族集团的激烈斗争使士大夫心中产生出厌世情绪是又一重要原因。士人为逃避政治斗争，以玄虚无为、寄心希夷为良策，把老庄的虚静蜕变为旷达纵诞。于是各种不合礼法、不合情理的怪诞行径均被认作慢世任诞的高洁之举。

任诞行为离不开酒。酒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本篇54则中以饮酒、醉酒、论酒为内容的竟多达近30则。魏晋名士把饮酒与得"道"相联系，认为醉酒可以使人超脱荣辱和生死，净化人的精神，物我两忘。即酒可以使"形神相亲"，"远离自己"，"引人著胜地"。另外，醉酒不醒也是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隐身远祸的手段。

1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①，康年少亚之②。预此契者③，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④。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⑤，故世谓"竹林七贤"⑥。《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

〔译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的年龄相仿，嵇康稍小一些。参预这一聚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这七人常常在竹林下聚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注释〕

①陈留阮籍：籍字嗣宗，三国魏陈留（今属河南）人。与嵇康齐名，人称嵇阮。好老、庄，任性放达，不拘礼教。曾作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能为文，有《咏怀诗》八十馀首。　谯国嵇康：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属安徽）人。好老、庄，善谈玄理，能为文。仕魏为中散大夫，后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害。　河内山涛：涛字巨源，河内怀（今属河南）人。始与竹林诸贤游，后为官，作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司徒等。　相比（bì）：相仿，接近。

②康年少亚之：三人中，嵇康最小，山涛最大。亚，次于，小于。

③预：参与。　契：聚会，约会。

④沛国刘伶：伶字伯伦，沛国（今属安徽）人。好饮酒，放情肆志，不拘礼法。曾作建威参军。作品有《酒德颂》等。　陈留阮咸：咸字仲容，陈留（今属河南）人，阮籍兄子。行为放达，不拘礼法。嗜酒，妙解音律。曾作散骑侍郎、始平太守。　河内向秀：秀字子期，河内怀（今属河南）人。好老、庄之学，注《庄子》，与郭象齐名。　琅邪王戎：戎字濬冲，琅邪（今属山东）人。始与竹林诸贤游，后为官，至司徒。因平吴有功，封安丰县侯。

⑤肆意：尽情，任意。　酣畅：尽情饮酒，开怀畅饮。

⑥竹林七贤：七贤不满于现实，不拘礼法，放情山水，常宴集竹林下纵酒酣畅。后山涛、王戎都归附司马氏，做了大官。文学成就，唯嵇康、阮籍影响最大，是正始体的代表作家。

2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①，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②，《晋诸公赞》曰："何曾字颖考，陈郡阳夏人。父夔，魏太仆。曾以高雅称，加性仁孝。累迁司隶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惮之。仕晋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③，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④。"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⑥。"籍饮啖不辍⑦，神色自若。干宝《晋纪》曰："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复言之于太祖，籍饮啖不辍。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

〔译文〕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席间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说："明公正在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在重丧之时公然在您的席间饮酒食肉，应当把他放逐到边远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因居丧过哀已经如此消瘦疲惫，你不能同我一样忧虑他，是什么道理？况且居丧之时有病患而饮酒吃肉，本来是符合丧礼仪制的。"阮籍吃喝不停，神色镇定自如。

〔注释〕

①阮籍：见本篇1注。　坐：即"座"。

②司隶：即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及京师近郡治安的官。　何曾：字颖考，魏末晋初人，官司隶校尉。晋初官侍中、太保，后进太傅。据《晋书·何曾传》，曾为司马氏死党。

③重丧：指父母丧事。

④正：端正。　风教：风俗教化。

⑤毁顿：因居丧过哀而损害了身体。

⑥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礼记·曲礼》："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

⑦啖（dàn）：吃。 辍（chuò）：停。

3 刘伶病酒①，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②，涕泣谏曰③："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④，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⑤。便可具酒肉⑥。"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⑦，一饮一斛⑧，五斗解酲⑨。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⑩。见《竹林七贤论》。

〔译文〕

刘伶醉酒身体不适，口渴得厉害，向妻子要酒，妻子倒掉酒，毁坏了酒器，哭着劝道："您饮酒太过度，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戒酒！"刘伶说："很好。我不能自己禁戒，只有祷告鬼神祈求帮助，发誓戒掉它才行。现在就去备办酒肉。"妻子说："尊命照办。"妻子将酒肉供奉在神像前，请刘伶告神发誓。刘伶跪着祈祷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去病。妇人之言，万不能听！"接着拿起酒肉吃喝起来，醉倒如泥。

〔注释〕

①刘伶：见本篇1注。《晋书·刘伶传》："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②捐：弃，丢掉。

③谏：劝说。

④摄生：养生。

⑤祝：以言告神祈福，祷告。

⑥便：即，即刻。 具：备办，准备。

⑦以酒为名：以酒为命。名，命。
⑧斛：古代量器名。十斗为一斛。
⑨酲（chéng）：酒病。
⑩隗（wěi）然：醉倒的样子。

4 刘公荣与人饮酒①，杂秽非类②。人或讥之③，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刘氏谱》曰："昶字公荣，沛国人。"《晋阳秋》曰："昶为人通达，仕至兖州刺史。"

〔**译文**〕

刘公荣（昶）和别人喝酒，对方各色各样什么人都有。有人讥笑他，他回答说："比公荣强的人不能不与他喝，不如公荣的人也不能不和他喝，是公荣同类的人又不能不和他喝。所以整天一起喝酒而大醉。"

〔**注释**〕

①刘公荣：刘昶字公荣，晋沛国（今属安徽）人。为人放达，性好酒，时称有人伦之鉴。官至兖州刺史。
②杂秽：混杂。
③或：有的。

5 步兵校尉缺①，厨中有贮酒数百斛②，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③。《文士传》曰："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说，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竹林七贤论》又云："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此好事者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刘伶太始中犹在。

〔**译文**〕

步兵校尉的职位空缺，厨营中贮有几百斛酒，阮籍就要求去做步兵校尉。

〔**注释**〕

①步兵校尉：官名，汉设五校尉之一。魏晋沿置，领宿卫营兵，下置司马等。

②厨：厨房。此指厨营。厨营贮酒为犒军而用。　斛：量器名。

③阮籍：见本篇1注。《晋书·阮籍传》："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6 刘伶恒纵酒放达①，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②，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③？"邓粲《晋纪》曰："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裈衣，诸君自不当入我裈中，又何恶乎？'其自在若是。"

〔**译文**〕

刘伶经常纵情狂饮，放任不羁，有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地呆在屋里。有人看见了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作为房屋，以屋室作为衣裤，各位先生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

〔**注释**〕

①刘伶：见本篇1注。　恒：常。　放达：纵放旷达，不拘礼法。

②栋宇：栋指屋之正中，宇指屋之四垂。此泛指房屋。

③裈(kūn)：裤子。

7 阮籍嫂尝还家①，籍见与别。或讥之，《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②！"

〔**译文**〕

阮籍的嫂子一次回娘家，阮籍去见她与她道别。有人讥笑他，

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立的吗？"

〔**注释**〕

①阮籍：见本篇1注。《晋书·阮籍传》："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②礼：礼制，礼法。

8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①。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②，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③，伺察，终无他意④。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译文**〕

阮公（籍）邻居的妇人很有姿色，在酒店卖酒。阮与王安丰（戎）经常到妇人那里饮酒，阮喝醉了，就躺在那妇人身旁睡觉。她丈夫起初颇为怀疑他，细心观察后，发现他始终没有别的意图。

〔**注释**〕

①当垆酤酒：在酒肆卖酒。垆，安放酒坛的土墩。酤(gū)，卖。

②王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　　从妇：到妇人那里。

③殊：极，甚。

④伺察终无他意：《晋书·阮籍传》载此事云："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9 阮籍当葬母①，蒸一肥豚②，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③："穷矣④！"都得一号⑤，因吐血，废顿良久⑥。邓粲《晋纪》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

〔**译文**〕

阮籍将安葬母亲，蒸了一只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去诀

别，只说了声“穷矣！”总共就这一声号叫，随即口吐鲜血，昏厥了很长时间。

〔注释〕

①阮籍：见本篇1注。　　当：将要。

②豚：小猪。

③临：到，去。　　直：通“只”。

④穷矣：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孝子唤奈何、唤穷，疑为洛阳及其附近风俗；盖父母之丧，孝子循例要唤‘穷’也。”

⑤都：总共。

⑥废顿：昏厥，昏倒。

10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①，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②，皆纱罗锦绮③。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④。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⑤。”《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裈也。”

〔译文〕

阮仲容（咸）和叔叔阮步兵（籍）住在道南，其他阮氏住在道北；路北的阮家全都很富足，路南的阮家贫穷。七月七日这天，路北阮家大晒衣物，全是华丽的丝织品。仲容用竹竿挑起粗布围裙晒在庭院中。有人看见觉得奇怪，他回答说：“不能免除俗习，姑且以此应景罢了。”

〔注释〕

①阮仲容：即阮咸。咸字仲容。阮籍兄子。见本篇1注。　　步兵：即阮籍。籍曾作步兵校尉。

②七月七日：古代民俗于此日晒晾衣服、书籍，不生虫。

③纱罗锦绮（qǐ）：皆华丽的丝织品。

④大布：粗布。　　犊鼻裈：即围裙，形如犊鼻。　　中庭：庭中。
⑤聊复：姑且。

11 阮步兵籍也丧母①，裴令公楷也往吊之②。阮方醉，散发坐床③，箕踞不哭④。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⑤。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⑥。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⑦。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⑧。"时人叹为两得其中⑨。《名士传》曰："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戴逵论之曰："若裴公之致吊⑩，欲冥外以护内，有达意也，有弘防也。"

〔**译文**〕

阮步兵（籍）的母亲去世了，裴令公（楷）前去吊唁。阮刚喝醉了酒，披散着头发在坐榻上展足箕踞而坐，也不哭。裴到了，他下了坐榻到地上来。裴令公哭，吊唁完毕就离开了。有人问裴："凡是去吊丧，主人哭，客才依礼而哭。阮既然不哭，您干什么哭？"裴说："阮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崇尚礼制。我们是世俗之中的人，所以按礼仪的规矩行事。"当时的人赞叹他们二人各得其理中。

〔**注释**〕

①阮步兵：即阮籍。曾作步兵校尉，故称。
②裴令公：即裴楷。楷字叔则，官至中书令。
③方：刚刚，正。　　床：坐具。
④箕踞：屁股着地，伸两足而坐，状若簸箕。箕踞为傲慢不敬或随意不经之态。这里是说阮籍蹲坐在坐榻上。
⑤吊喭："喭"同"唁"。哀悼死者称吊，安慰死者家属称唁。
⑥为礼：行礼。
⑦方外：世俗之外。　　崇：崇尚，尊崇。
⑧仪轨：礼仪制度，仪礼规矩。　　自居：自处，要求自己。

⑨中：事理得当曰中。

⑩若裴公之致吊："致"原误作"制"，据影宋本改。

12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①，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②。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译文〕

阮氏家族的人全都能喝酒，仲容（阮咸）到同族人那里一起聚会，不用通常使用的酒杯斟酒喝，而用大瓮盛酒，大家围坐瓮边面对面大喝。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径直凑到酒瓮跟前，于是就一同喝起来。

〔注释〕

①仲容：阮咸字仲容。见本篇1注。　宗人：同族人。　间：同"间"。表示处所，犹"处"、"那里"。　集：聚会。

②相向：面对面。

13 阮浑长成①，风气韵度似父②，亦欲作达③。步兵曰④："仲容已预之⑤，卿不得复尔！"《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译文〕

阮浑长大成人，风度气质很像他父亲，也想以放任旷达自居。其父步兵（阮籍）说："仲容（阮咸）已参预其中，你不能再这样！"

〔注释〕

①阮浑:字长成,阮籍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拘小节。晋武帝太康中,官太子中庶子。

②风气韵度:风度气质。

③作达:以旷达自居,学作放达。即学竹林七贤,纵情恣意,放浪形骸,不以世事为怀。

④步兵:即阮籍。籍曾作步兵校尉。

⑤仲容:阮咸字仲容。阮籍兄子。　　预之:参与其中。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

14 裴成公妇,王戎女①。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②。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③,了无异色④。《裴氏家传》曰:"頠取戎长女。"

〔译文〕

裴成公(頠)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王戎清晨到裴成公那里去,不通报一声就径直进来相见。裴成公从床南边下来,女儿从床北边下来,宾客与主人双方面对面,毫无不自在的表情。

〔注释〕

①裴成公:即裴頠(wěi)。西晋名士,善清谈,兼通儒玄,时人称"言谈之林薮",著《崇有论》。官至尚书左仆射,死后谥曰成。　　王戎:字濬冲,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尚书左仆射、司徒,封安丰侯。见本篇1注。

②许:处,处所。　　通:通报。　　径前:径直进来相见。前,见。

③相对:面对面。　　作宾主:作宾客和主人。

④了无:一点没有。了,完全。　　异色:不正常,不自在的表情。

15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①。及居母丧,姑当远移②,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③。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④,累骑而返⑤,曰:"人种不可失⑥!"即遥集之母

也⑦。《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阮孚别传》曰："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译文**〕

阮仲容(咸)先已宠幸姑家的鲜卑族婢女。为母亲服丧时，姑母将要离开阮家到远方去，起初说将留下这婢女，出发后，到底还是把她带走了。仲容借了客人的驴，穿着丧服，亲自去追她，然后两个人同骑一头驴返回。说："人种不可丢失！"这婢女就是遥集(阮孚)的母亲。

〔**注释**〕

①阮仲容：阮咸字仲容。见本篇1注。　　幸：宠幸。　　鲜卑：古代民族名，东胡的一支。

②当：将，将要。

③定：终究，终于，到底。

④重服：最重的丧服，父母丧所穿的丧服。

⑤累骑：两人共乘一骑。

⑥人种：指此女已怀孕。

⑦遥集：阮孚字遥集，阮咸次子。

16 任恺既失权势①，不复自检括②。或谓和峤曰③："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拉㩧自欲坏④，非一木所能支⑤。"《晋诸公赞》曰："恺字元裒，乐安博昌人。有雅识国干，万机大小多综之。与贾充不平，充乃启恺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恺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译文**〕

任恺失去权势后，纵酒耽乐不再约束自己。有人对和峤说："你为什么坐视元裒败落而不相救？"和峤说："元裒就像北夏门断

裂必然要毁坏，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得住的。”

〔**注释**〕

①任恺：字元裒（póu），乐安博昌（今属山东）人。有经国才干，官侍中，总门下枢要，后被贾充所间，夺官，不得志而死。

②不复自检括：不再约束自己。检括：约束自己。《晋书》本传曰：“恺既失职，乃纵酒耽乐，极滋味以自奉养。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

③或：有人。　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今属河南）人。晋武帝时官中书令，转侍中。峤与任恺善。

④北夏门：即大夏门，洛阳城门之一。因其在北城，故称北夏门。　拉㩧：盖为崩塌断裂之意。

⑤非一木所能支：城门将毁，非一木所能支撑，本是常理。和峤与任恺亲善，晋武帝所素知，如出面相救，将更为帝所疑，于事终无补益。

17 刘道真少时①，常渔草泽②，善歌啸③，闻者莫不留连④。有一老妪⑤，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⑥。道真食豚尽，了不谢⑦。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⑧。后为吏部郎⑨，妪儿为小令史⑩，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⑪。于是赍牛酒诣道真⑫，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刘宝，已见。

〔**译文**〕

刘道真（宝）年轻时，经常在荒野水泽中捕鱼，他善于啸咏，听到的人无不住足欣赏，舍不得离去。有一位老妇人，看他不是寻常之人，又非常喜欢他的啸咏，就杀了小猪送给他吃。道真把小猪吃完了，全不道谢。老妇看他还没饱，就又送上一只小猪。他吃了一半剩下一半，就还给了老妇。后来他任吏部郎，老妇的儿子是小令史，道真就越级提拔他。他不知是什么缘故，就问母亲，母亲把前

事告诉了他。于是他拉着牛带着酒去拜访道真，道真说："走罢，走罢！不用再报答我。"

〔注释〕

①刘道真：刘宝字道真，晋高平人。为扶风王骏从事中郎，迁吏部郎。性嗜酒，善歌啸。

②渔：捕鱼。　草泽：水草丛杂之处。

③歌啸：亦称"啸咏"。晋朝文士啸咏之习甚盛，被视为文人雅士风流逸态。见《栖逸》1注。

④留连：舍不得离去。

⑤老妪：老妇人。

⑥豚：小猪。　进：奉上，送给。

⑦了不：完全不，一点不。了，完全。

⑧乃：于是。

⑨吏部郎：吏部的属官。

⑩小令史：掌文书的小吏。

⑪超用：越级任用，越级提拔。　所由：何由。

⑫赍(jī)：携带。　诣：到……去，拜访。

18 阮宣子常步行①，以百钱挂杖头②，至酒店，便独酣畅③，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④。《名士传》曰："脩性简任⑤。"

〔译文〕

阮宣子(脩)经常徒步外出，把百钱挂在手杖顶端，走到酒店，就独自开怀畅饮，即使是当世的权贵名流，也不肯去拜访。

〔注释〕

①阮宣子：阮脩字宣子，阮籍从子，晋名士。善清言，任诞不修人事。

②杖：手杖，拐杖。

③酣畅：开怀畅饮，饮酒尽兴。

④贵盛：权贵显达。　诣：到……去，拜访。

⑤脩性简任："任"原误作"仕"，据影宋本、王先谦本改。

19 山季伦为荆州①，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②，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③。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④，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⑤？"高阳池在襄阳。彊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襄阳记》曰："汉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处也。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

〔译文〕

山季伦（简）任荆州刺史时，经常出去纵情畅饮，人们为他作歌唱道："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葛彊是山季伦的爱将，并州人氏。

〔注释〕

①山季伦：山简字季伦，山涛子。历官荆州刺史、征南将军等。《晋书·山简传》载："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

②"山公"二句：大意是：山简经常去高阳池游乐、饮酒。　径造：径直前去。高阳池：池在襄阳。本汉侍中习郁所修养鱼池，是游乐之所。晋山简镇襄阳，常到此饮酒，呼之为高阳池，意即酒池。　高阳，酒徒代名词。

③"日莫"二句：大意是：日落时倒卧车中归来，早已酩酊大醉，无所知觉。　日莫：即日暮。　茗艼：即酩酊，大醉的样子。

④"复能乘骏马"二句：大意是：酒力稍解，又骑骏马，倒戴着白接篱帽，仍是一副醉态。　倒著：倒转来戴着。著，戴。　接篱：古代男人戴的一种帽子。

⑤"举手"二句：大意是：挥手问爱将葛彊：我比你这并州人怎样？　葛彊：山简手下爱将，并州人。　并州：地名，约相当于今山西地区。

20 张季鹰纵任不拘①，时人号为"江东步兵②"。或谓

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③,独不为身后名邪④?"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⑤!"《文士传》曰:"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

〔译文〕

张季鹰(翰)纵情放任不拘仪礼,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虽然可以纵情享乐一时,难道就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回答说:"让我有身后的好名声,不如此刻有一杯酒!"

〔注释〕

①张季鹰: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性旷放不羁,时人以比阮籍,称为"江东步兵"。为晋大司马齐王冏东曹掾,见晋室祸乱将起,乃辞官归隐。　　纵任不拘:纵情放任,不拘礼仪。

②江东步兵:江东的阮籍。阮籍,三国魏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对司马氏集团不满,于是纵酒谈玄、蔑视礼教、放浪形骸。与嵇康等并称"竹林七贤"。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③乃可:虽然能够。　　纵适:纵意享乐。

④独:难道。　　身后:死后。

⑤即时:当时,此时。

21 毕茂世云①:"一手持蟹螯②,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③,便足了一生。"《晋中兴书》曰:"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瓮侧,取醉而去。温峤素知爱卓,请为平南长史,卒。"

〔译文〕

毕茂世(卓)说:"一手拿蟹腿,一手举酒杯,游在酒池中,足可了此生。"

〔注释〕

①毕茂世:毕卓字茂世,晋新蔡(今属河南)人。性放达,好酒。官吏部郎。

过江后为平南长史。

②蟹螯：螃蟹的第一对足，已变形为取食物及御敌的工具，形似钳类。

③拍浮：即游泳。

22 贺司空入洛赴命①，为太孙舍人②，经吴阊门③，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④，先在金阊亭⑤，闻弦甚清⑥，下船就贺⑦，因共语⑧，便大相知说⑨。问贺："卿欲何之⑩？"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⑪。"张曰："吾亦有事北京⑫，因路寄载⑬。"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⑭，家追问乃知。

〔译文〕

贺司空（循）到洛阳去接受任命，作太子舍人，路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翰）本来不认识他，先在金阊亭中，听琴声甚为清新，就下船来访贺，继而一起谈论起来，便对贺大为赏识爱悦。问贺："你要到哪里去？"贺说："到洛阳赴命，正走在路上。"张说："我也有事去洛阳，沿路搭船同行。"于是与贺一同起程，根本就没报告家中，家里追问，才知道。

〔注释〕

①贺司空：指贺循。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常卿，死后赠司空。　洛：洛阳。西晋都城。　赴命：接受任命。

②太孙舍人：《晋书·贺循传》作太子舍人，当是。太子舍人，皇太子属官。

③吴阊门：古代吴县（今苏州）城门名。即今苏州西门，像天门之有阊阖，故名阊门。

④张季鹰：即张翰。见本篇20注。

⑤金阊亭：亭名。在古吴县（今苏州）阊门外。因位置在城西，又靠近阊门，故名金阊。金，五行之一，代表西方。

⑥弦：弦音，琴声。　清：清新。

⑦就：靠近，到……去。

⑧共语：一同谈话。

⑨知说(yuè)：赏识爱悦。“说”通“悦”。

⑩何之：之何，到哪里。

⑪正尔：正好。尔，词缀。　　进路：走在路上。

⑫北京：指京城洛阳。此二人皆吴地人氏，故称北方的京城为北京。

⑬因路：沿路。　　寄载：搭乘。

⑭初不：完全不，一点不。

23 祖车骑过江时①，公私俭薄②，无好服玩③。王、庾诸公共就祖④，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⑤。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⑥。”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⑦，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⑧。《晋阳秋》曰：“逖性通济，不拘小节。又宾从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兄弟。永嘉中，流民以万数，扬土大饥。宾客攻剽，逖辄拥护全卫。谈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调。”

〔**译文**〕

祖车骑(逖)刚过江时，公库私府都不丰裕，没有讲究的服饰玩物。王导、庾亮等人一起到祖车骑那里去，忽然看见皮毛长袍一大摞，到处摆满了珍贵的装饰品。王导等人很奇怪而问他，祖说：“昨夜到南塘去了一趟。”祖当时常派勇健青年公开抢劫，负责的官员也容忍而不追究。

〔**注释**〕

①祖车骑：即祖逖。逖字士雅，范阳(今属河北)人。晋室南渡后，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晋元帝时为豫州刺史，自募军北伐，收复黄河以南地区。死后赠车骑将军。

②公私俭薄：公库私府都不丰裕。

③服玩：服饰玩物。

④王、庾诸公：指王导、庾亮等东晋掌权大臣。　　就：靠近，到……去。

⑤珍饰：珍贵饰品。　盈列：摆满。

⑥南塘：地名。在东晋都城建康秦淮河南岸。　一出：去一遭，到一趟。

⑦恒自：常常，总是。"自"为词缀。　健儿：勇健青年，壮士。　鼓行：古代行军，击鼓则进，鸣金则退。因称行进为鼓行。此处指公开进行。　劫钞：抢劫。钞，同"抄"。

⑧在事之人：当事的人，负责官员。

24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①，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②？不见酒家覆瓿布③，日月糜烂④？"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⑤？"群尝书与亲旧⑥："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⑦，不了麴糵事⑧。"群，已见上。

〔译文〕

鸿胪卿孔群好喝酒，王丞相(导)对他说："你为什么总是喝酒呢？没看见酒店盖酒坛的布，年长日久就烂掉吗？"孔群说："不是这样。没看见用酒糟腌的肉才更经久不坏吗？"孔群曾经给亲朋故友写信说："今年田里收获了七百斛高粱，不够酿酒用的。"

〔注释〕

①鸿胪卿：官名。掌朝贺庆吊等礼仪。　孔群：字敬林，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嗜酒，志尚不群。曾任鸿胪卿、御史中丞等职。

②何为：为何，为什么。　恒：常，总是。

③瓿(bù)：古代一种瓦器。此指陶制盛酒器。

④日月：意为"经日月"，即年长日久。

⑤不尔：不是这样。尔，这样。　糟肉：用酒或酒糟腌制的肉。　乃：却，反而。　堪久：耐久，经久。

⑥书与：写信给……。"书"用为动词。　亲旧：亲朋故旧。

⑦斛：古代量器。十斗为一斛。　秫米：高粱。

⑧了：了结，解决。　麴糵(qūniè)：酒母，即酿酒用的发酵物。这里指酿酒。

25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①。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②！"

〔译文〕

有人讥笑周仆射（顗）和亲友言笑戏乐污秽不雅，有失检点节制。周说："我好比万里长江，怎能不千里而一曲呢！"

〔注释〕

①周仆射：即周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今属河南）人。东晋名士，为人方直。官至尚书左仆射。　言戏：言谈戏乐。　秽杂：污秽不雅。　检节：检点节制。

②千里一曲：古代传说黄河全长九千里，自昆仑山发源，每千里一曲，经九曲而流入渤海。此处用以比喻人不拘小节，作风上有小毛病。

26 温太真位未高时①，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②，与辄不竞③。尝一过大输物④，戏屈，无因得反⑤。与庾亮善⑥，于舫中大唤亮曰⑦："卿可赎我？"庾即送直⑧，然后得还。经此数四⑨。《中兴书》曰："峤有俊朗之目，而不拘细行。"

〔译文〕

温太真（峤）官位尚不高时，屡次和扬州、淮中的客商摴蒱赌博，只要玩总赢不了。曾有一次下了大赌注，玩输了，没办法脱身返回。他和庾亮关系好，在船中大声喊庾亮道："你能赎我吗？"庾亮立即送去赎金，然后才得以回还。这类情况有过好几次。

〔注释〕

①温太真：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东晋名臣。官至中书令、骠骑将军。

②扬州：州名。晋代治所在建康。　淮中：淮河一带。　估客：贩货

的行商。　　摴蒲(chūpú):古代一种赌博游戏,晋代颇为盛行。今已失传。

③不竞:不能得胜,输掉。

④一过:指一局、一场。　　输物:献纳财物,此指所下赌注。

⑤戏屈:玩输。　　无因:无办法。　　反:即"返"。

⑥庾亮:字元规,东晋名臣。晋成帝初年,为中书令,掌朝政。

⑦舫:有舱室的船。

⑧直:即"值"。此指赎金。

⑨数四:多次,好几次。是当时表示约数的习惯用法。

27 温公喜慢语①,卞令礼法自居②。《卞壸别传》曰:"壸正色立朝,百僚严惮,贵游子弟莫不祗肃。"至庾公许③,大相剖击④,温发口鄙秽⑤,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重其达也。

〔译文〕

温公(峤)喜欢不严肃地随便讲话,卞令(壸)以言行谨守礼法自处。到庾公(亮)那里,卞对温激烈地揭发批评,温开口尽是粗语脏话,庾公慢腾腾地说:"太真终日没有粗俗的语言。"

〔注释〕

①温公:指温峤。字太真,封郡公。见本篇26注。　　慢语:轻忽不庄重地说话。

②卞令:指卞壸。字望之,官至尚书令。《晋书》本传谓其"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参见《简傲》7。　　礼法:礼仪法度。

③许:处,处所。

④剖击:揭发辩论批评。

⑤发口:开口。

28 周伯仁风德雅重①,深达危乱②。过江积年,恒大饮酒③,尝经三日不醒④。时人谓之"三日仆射⑤"。《晋阳

秋》曰："初，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屡次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谓风德之衰也。'"《语林》曰："伯仁正有姊丧三日醉，姑丧二日醉⑥。大损资望。每醉，诸公常共屯守。"

〔译文〕

周伯仁(顗)作风品德正派厚重，深明当时危乱的形势。过江多年，总是大肆饮酒，曾经一连三日醉酒不醒。当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

〔注释〕

①周伯仁：周顗字伯仁，官至尚书左仆射。　风德：作风品德。　雅重：正派厚重。

②深达：深明。　危乱：指危急动乱的形势。

③过江：渡过长江。晋室南渡，曾有大批官僚士族集团南迁。　积年：多年。　恒：总是，常。

④三日不醒：《太平御览》四九七："周伯仁过江恒醉，止其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也。"《南史·陈暄传》："与兄子秀书曰：'昔闻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此句中"不"字疑衍。

⑤三日仆射：后成为只饮酒不做事的宰相的典故。

⑥姊丧三日醉，姑丧二日醉：二"醉"字疑当作"醒"。

29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①，温公甚善之②。每率尔提酒脯就卫③，箕踞相对弥日④。卫往温许亦尔⑤。卫永，已见。

〔译文〕

卫君长(永)作温公(峤)长史，温公对他特别亲近。经常随随便便提着酒和干肉到卫君长那里去，两个人面对面蹲坐饮酒，一喝一整天。卫君长到温公那里去也是这样。

〔注释〕

①卫君长：卫永字君长，晋成阳(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长史。　温公：指温峤。　长史：魏晋时，丞相、三公、都督府、将军府都设长史，为辅佐

官吏。

②善：亲善，友好。

③每：经常。　率尔：轻率。此指随便不拘礼节。　脯：干肉。

④箕踞：蹲坐。古人席地而跪坐，将臀部置于脚跟上。箕踞，则臀部着地，伸两足而坐，状若簸箕，为傲慢不敬或随意不经之态。　弥日：整天。

⑤许：处，处所。　尔：这样。

30 苏峻乱，诸庾逃散①。庾冰时为吴郡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③，籧篨覆之④。时峻赏募觅冰⑤，属所在搜检甚急⑥。卒舍船市渚⑦，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⑧："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⑨，谓卒狂醉，都不复疑⑩。自送过淛江⑪，寄山阴魏家⑫，得免。《中兴书》曰："冰为吴郡，苏峻作逆，遣军伐冰，冰弃郡奔会稽。"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⑬，不愿名器⑭。少苦执鞭⑮，恒患不得快饮酒⑯；使其酒足馀年，毕矣⑰。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⑱。

〔译文〕

苏峻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作乱，庾氏诸兄弟全逃散了。庾冰当时作吴郡内史，只身奔逃。属官和百姓全都逃走了，只有一个郡府的差役独自一人用小船载着庾冰逃出钱塘江口，用粗制芦席遮盖着他。当时苏峻悬赏捉拿庾冰，命令到处搜索，十分急迫。差役离开船到小洲上买东西，就喝醉了酒。回来，挥舞着船桨对着小船说："哪里去找庾吴郡，这里面就是！"庾冰大为恐慌，却不敢动。监察的人见船小，地方狭窄，认为差役是发酒风，完全没有怀疑。送

过浙江之后，寄居在会稽山阴魏家，得以脱险。苏峻叛乱平息后，庾冰想报答差役，依他的愿望满足他。差役说："我出身地位低贱，不愿作官。从小苦于供人役使，一直遗憾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酒；假使能让我余生有足够的酒喝，就满足了。没有其它什么需求。"庾冰为他造起了宽大的房舍，买了奴婢，让他家中有成百斛的酒，直至他去世。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差役不仅有智谋，而且又通达人生根蒂。

〔注释〕

①苏峻乱：晋成帝咸和二年，苏峻以诛执政庾亮为名起兵反，攻入建康，后被陶侃等击败。　诸庾：庾亮等庾家诸兄弟。庾亮在建康与苏峻大战，败，率弟南奔。

②庾冰：字季坚，亮弟。曾作吴郡、会稽内史，继王导为相。死后赠官侍中、司空。　为吴郡：做吴郡内史。

③郡卒：郡府差役。　钱塘口：即钱塘江口。

④籧篨(qū chú)：用芦苇或竹篾编的粗席。

⑤赏募觅冰：悬赏捉拿庾冰。募，搜捕。

⑥属：通"嘱"。叮嘱，命令。　所在：各处，到处。

⑦市渚：到小洲上买东西。市，买。渚，水中小洲。

⑧棹：船桨。

⑨监司：监察的人，搜捕的人。

⑩都不：完全不，一点不。

⑪自：副词，表已然。　淛江：即浙江。

⑫山阴：县名，在会稽山北，即今浙江绍兴。

⑬厮下：指地位卑微、低贱的仆役。

⑭名器："名"指爵位，等级称号。"器"指车服仪制。

⑮执鞭：喻供人驱使。

⑯恒：总是，常。

⑰使其：使我。"其"用为第一人称代词。　余年：后半生。　毕矣：满足了。

⑱达生：《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意为达生者

不务分外之物。后以达生为不受世务牵累，参悟人生根蒂。

31 殷洪乔作豫章郡①，《殷氏谱》曰："羡字洪乔，陈郡人，父识，镇东司马。羡仕至豫章太守。"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②。既至石头③，悉掷水中，因祝曰④："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⑤！"

〔**译文**〕

殷洪乔（羡）就任豫章太守，临走，京都人托他捎带一百来封信。到了石头城，他把信全都投到了江水中，于是祷告说："沉没的尽管沉没，漂浮的尽管漂浮，殷洪乔不能作送信的邮差！"

〔**注释**〕

①殷洪乔：殷羡字洪乔，中军将军殷浩之父。仕晋，官至豫章太守、光禄勋。　作豫章郡：任豫章郡太守。豫章郡，今江西省。

②都下：京城。　因附：趁便捎带。　百许：一百上下。许，放在数词之后表示约数。　函：量词。用于书信。　书：信。

③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势险要，为东晋军事重镇。

④祝：祷告，以言告神祈福。

⑤致书邮：送信的邮差。

32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①，《王濛别传》曰："丞相王导辟名士时贤，协赞中兴，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为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②。《晋阳秋》曰："尚性通任，善音乐。"《语林》曰："谢镇西酒后，于槃案间为洛市肆工《鸲鹆舞》，甚佳。"王公熟视③，谓客曰："使人思安丰④。"戎性通任，尚类之。

〔**译文**〕

王长史（濛）和谢仁祖（尚）同是王公（导）的掾属，长史说："谢

掾会跳奇特的舞蹈。"谢仁祖就跳了起来，神情意志很悠闲。王公仔细地观看，对客人说："让人想起安丰（王戎）。"

〔注释〕

①王长史：指王濛。曾作司徒左长史。　谢仁祖：谢尚字仁祖，谢鲲子。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掾：官署属员。

②暇：悠闲。

③熟视：仔细看。

④安丰：指王戎。戎封安丰侯。王戎、谢尚都有"通任"之称，故王导有此言。

33 王、刘共在杭南①，酣宴于桓子野家②。伊，已见。谢镇西往尚书墓还③，葬后三日反哭④。诸人欲要之⑤，初遣一信⑥，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⑦。裁得脱帻⑧，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⑨。尚书谢裒，尚叔也，已见。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轻率，不拘细行。兄葬后往墓还。王濛、刘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问惔曰：'计仁祖正当不为异同耳？'惔曰：'仁祖韵中自应来。'乃遣要之。尚初辞，然已无归意；及再请，即回轩焉。其率如此。"

〔译文〕

王濛、刘惔都住在朱雀桥南乌衣巷，一起到桓子野（伊）家畅饮。谢镇西（尚）到谢尚书（裒）的墓地去回来，这是葬后三日奉神主回祖庙。诸位想邀他来饮酒，先派去一人相请，还没答应，但已经把车停了下来；再一次去邀请，就掉转了车头。几个人在门外迎接他，拉着手臂下了车。匆匆忙忙才脱掉帽子，戴着发巾就喝起酒来。直至宴席中间，才发觉没有脱去丧服。

〔注释〕

①王、刘：东晋王濛、刘惔齐名，相友善，皆善于清谈，时人称王、刘。

杭南：杭通“航”。指东晋都城建康的朱雀航，王、谢诸名族所居乌衣巷，距朱雀航不远。杭南，即王、谢诸族所居之地。

②桓子野：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善音乐，官至护军将军。

③谢镇西：指谢尚。字仁祖，官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尚书：此指谢裒(póu)，谢尚从父。曾作吏部尚书。

④反哭：古代丧礼，埋葬后，丧主要奉神主返于庙而哭。灵柩由庙里抬出安葬，复神主于庙，故曰反哭。《礼记·檀弓下》：“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

⑤要(yāo)：通“邀”。邀请。

⑥信：使者。

⑦把臂：握着人的手臂，以示亲切。

⑧裁得：才得以，才来得及。裁，通“才”。　帻(zé)：巾帻，发巾。疑“帻”“帽”误倒。

⑨乃：才。　衰(cuī)：丧服。

34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①，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②，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③，《袁氏家传》曰：“耽字彦道，陈郡阳夏人，魏中郎令涣曾孙也④。魁梧爽朗，高风振迈。少倜傥不羁，有异才，士人多归之。仕至司徒从事中郎。”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⑤，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⑥。遂变服，怀布帽⑦，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蓺名⑧，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⑨？”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⑩，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耽在艰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唤。’即脱其衰，共出门去。觉头上有布帽，掷去，著小帽。既戏，袁形势呼袒，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顷刻失数百万也。”

〔**译文**〕

桓宣武(温)年轻时家境贫困，赌博输了许多钱，债主催逼很

急。他想来想去，想不出自救的办法。陈郡的袁耽杰出豪迈，多才多艺，宣武想向他求救。袁耽当时正居丧，恐怕有所犹豫，就试探着把事情告诉了他，话音刚落，袁随口便应允了，毫无疑惑顾惜。于是换掉了丧服，怀揣布帽，跟着桓温去和债主博戏。袁耽一向就有技艺高超的名气，债主来到赌局前，说："你当然不可能是袁彦道了？"于是一起玩。十万钱一局，一直增到一百万的大数目，投掷赌具大声喊叫，旁若无人，从怀中掏出布帽投向对方说："你究竟认识袁彦道不？"

〔**注释**〕

①桓宣武：指桓温。东晋大司马，死后谥宣武。　　戏：博戏。晋代盛行樗蒱赌博。

②自振：自救。

③陈郡：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　　袁耽：字彦道，陈郡阳夏人。为王导参军，因平苏峻有功，官历阳太守，后至从事中郎。　　俊迈多能：杰出豪迈，多才多艺。

④魏中郎令涣曾孙也："中郎令"当作郎中令。《三国志·魏书·袁涣传》："魏国初建，为郎中令。"

⑤居艰：居丧，在服丧期中。　　疑：迟疑，犹豫。

⑥应声：随声。　　许：许诺。答应。　　略无：毫无，一点没有。　　嫌：疑惑。　　吝：顾惜。

⑦变服：指更换掉丧服。

⑧素：一向，素来。　　蓺名：技艺高超的名声。"蓺"同"艺"。

⑨故当：当然。　　不办：不能，不会。

⑩马：樗蒱之马。赌博时投掷，以决输赢。　　绝叫：大声喊叫。绝，副词，表示程度，犹极，甚。

35 王光禄云①："酒正使人人自远②。"光禄，王蕴也。《续晋阳秋》曰："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略少醒日。"

〔译文〕

王光禄(蕴)说:"酒恰能使人人远离自己。"

〔注释〕

①王光禄:指王蕴。字叔仁,小字阿兴,晋司徒王濛子。作吴兴、晋陵二郡太守,有政绩。后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军将军、会稽内史。死后追赠左光禄大夫。

②自远:自己忘掉自己。

36 刘尹云①:"孙承公狂士②,每至一处,赏翫累日③,或回至半路却返④。"《中兴书》曰:"承公少诞任不羁。家于会稽,性好山水。及求鄞县,遗心细务,纵意游肆,名阜胜川,靡不历览。"

〔译文〕

刘尹(惔)说:"孙承公(统)是个狂放之士,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观赏游玩好多天,有时走上归途,半路上又返回去。"

〔注释〕

①刘尹:指刘惔。字真长,官至丹阳尹。

②孙承公:孙统字承公,晋名士孙楚孙。过江后,家于会稽。放任不羁,性好山水。曾作鄞令、馀姚令。

③翫:同"玩"。　累日:多日。

④或:有时。　却返:退回。却,退。

37 袁彦道有二妹①:一适殷渊源②,一适谢仁祖③。《袁氏谱》曰:"躭大妹名女皇,适殷浩;小妹名女正,适谢尚。"语桓宣武云④:"恨不更有一人配卿⑤!"

〔译文〕

袁彦道(躭)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殷渊源(浩),一个嫁给谢仁祖(尚)。他对桓宣武(温)说:"遗憾不能再有一个妹妹许配给

你！”

〔注释〕

①袁彦道：即袁耽。见本篇 34 注。

②适：女子出嫁。 殷渊源：殷浩字渊源，官至中军将军。

③谢仁祖：谢尚字仁祖，官至镇西将军。

④桓宣武：指桓温。东晋大司马，死后谥宣武。

⑤恨：遗憾。 配：许配。 按袁耽言此，不合君子之风，有失礼仪，实际上是为了讨好桓温。作者置于《任诞》，是认为袁耽言行任放不羁。

38 桓车骑在荆州①，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②，路经阳岐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③，云：“有鱼欲寄作脍④。”张乃维舟而纳之⑤，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⑥。《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已见。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⑦。刘既知张衔命⑧，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⑨？”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⑩。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⑪，观君船上当有脍具⑫，是故来耳⑬。”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⑭。为设酒，殊不清旨⑮，张高其人⑯，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⑰，云：“今正伐荻⑱，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译文〕

桓车骑（冲）做荆州刺史时，张玄任侍中，派他去江陵，沿路经过阳岐村。一会儿见一个人手里拿着半小笼活鱼，径直过来要上船，说：“我有鱼想拜托帮我加工成鱼脍。”张玄就拴上船让他上来，问他姓氏字号，自称是刘遗民（驎之）。张玄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非常高兴地接待他。刘知道张受有使命后，问：“谢安、王文度（坦之）都好吗？”张玄很想和他攀谈，刘遗民完全没有停留的意

思。送上鱼脍后，就要走，说："刚才捕到了这些鱼，看您的船上大概是有加工成脍的用具，所以前来罢了。"于是就走了。张又追到刘遗民家里。刘给他摆了酒，酒不很清净纯正，张崇仰他这个人，不得已而喝了。正在一起对饮，刘便首先起身，说："今天正在割苇荻，不能耽搁太久。"张也没办法挽留他。

〔**注释**〕

①桓车骑：指桓冲。字幼子，大将军桓温弟。曾作荆州刺史，官至车骑将军。　在荆州：作荆州刺史。荆州治所在江陵。

②张玄：又作张玄之。字祖希，官至冠军将军、吴兴太守。　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掌宾赞礼仪、护驾陪乘，并备应对顾问。　江陵：晋时为荆州治所，在今湖北省。

③俄：一会儿。　生鱼：活鱼。　造：到。

④寄：委托。　脍：细切的鱼肉。

⑤维舟：系船。　纳：收纳。

⑥刘遗民：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隐于阳歧，桓冲欲聘为长史，不受。遗民盖此人。

⑦素：素来，一向。　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相忻待，即忻待之。忻：同"欣"。喜悦。

⑧衔命：受有使命。

⑨谢安、王文度：即谢安、王坦之。二人为东晋名臣，晋简文、孝武时，辅佐晋室，执掌朝政。

⑩了无：一点没有，完全没有。了，完全。

⑪向：刚才。

⑫当有：会有。

⑬是故：故此，因此。

⑭乃：于是。

⑮殊：很，极。　清旨：清醇，清净纯正。

⑯高其人：高尚其人，崇仰他这个人。

⑰方共：正在一起。　便：却。

⑱伐荻：砍割苇荻。荻(dí)，形状像芦苇的一种草，茎可编席箔。

39 王子猷诣郗雍州①，《中兴书》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昙，北中郎将。恢长八尺，美须髯，风神魁梧，烈宗器之，以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为雍州刺史。"雍州在内，见有毾㲪②，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还家③。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④。"《庄子》曰："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无忤色⑤。

〔译文〕

王子猷（徽之）去拜访郗雍州（恢），雍州在内室，王看见有彩色花纹的细毛毯，说："阿乞那里得来的这东西！"就让身旁随从送回家去。郗出来找这毛毯，王子猷说："刚才有大力士背上它跑了。"郗恢并无不悦的神色。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东晋名士。有才器，放诞不羁，官至黄门侍郎。　诣：拜访。　郗雍州：指郗恢。字道胤，高平人。官至雍州刺史。

②毾㲪：同"毾㲪"（tà dēng），彩文细毛毯。

③左右：身边的人。

④向：刚才。

⑤忤色：抵触的神色。

40 谢安始出西，戏①，失车牛，便杖策步归②。道逢刘尹③，语曰："安石将无伤④？"谢乃同载而归。

〔译文〕

谢安初到建康，出去游玩，丢了车和驾车的牛，就拄着手杖步行而归。路上遇到刘尹（惔），刘对谢说："安石大概没有受伤吧？"谢安于是与他同车归来。

〔**注释**〕

①谢安：字安石，东晋名臣，官至尚书仆射，死后赠官太傅。 出西：指入都，到建康去。

②杖策：扶杖。策，手杖。

③刘尹：指刘惔。字真长，曾任丹阳尹。

④将无：六朝习语。表示揣度或委婉语气，相当于“莫非”“恐怕”“大概”。也作“将不”。

41 襄阳罗友有大韵[①]，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②]，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③]，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④]。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⑤]，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⑥]，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⑦]。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⑧]。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⑨]，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⑩]。”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⑪]，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⑫]，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⑬]，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⑭]。”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⑮]，处之怡然，不异胜达[⑯]。在益州[⑰]，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⑱]，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⑲]。《晋阳秋》曰：“友字宅仁，襄阳人。少好学，不持节检。性嗜酒，当其所遇，不择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余食，虽复营署垆肆，不以为羞。桓温常责之云：‘君太不逮。须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复无。’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后在温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

温为席起别，友至尤晚。问之，友答曰：'民性饮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回还以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虽笑其滑稽，而心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宏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说。薨于益州。"

〔**译文**〕

襄阳罗友极有气派，年轻时人们都认为他呆傻。曾经察知有人家祭神，想讨得饭吃，去得太早了，门还没开。主人出门迎神看见他，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呆在这里，回答说："听说你今天设祭，想求一顿饭吃而已。"于是藏身在门边，等天亮后得到食物就走了，毫无惭愧的表情。他生性记忆力极强：跟随桓宣武（温）平定蜀汉以后，巡行蜀帝宫阙殿宇台榭，对于那里内外道路的宽窄、种植果树竹木的多少，全都记在心里。后来宣武在溧洲与简文帝（司马昱）集会，罗友也在其中。一起谈论起李蜀帝宫的情况，都有所遗忘，罗友全都清清楚楚一项一项地说出来，竟无错漏之处。宣武用蜀宫阙簿册检验，全和他说得一样，在坐的人都赞叹佩服。谢公（安）说："罗友绝不比魏阳元（舒）差。"后来他作了广州刺史，即将到镇赴任，荆州刺史桓豁对他说，让他晚上来住，罗回答说："小民已有约会在先，主人家贫，或许有酒肴的破费，对我很有旧情。请允许我改日拜访。"征西将军桓豁暗中派人侦察，到傍晚，竟是到刺史的门生、一个主办文书的佐吏家去，在那里，他那怡悦的样子，不异于在与名流贤达相处。在益州时对儿子说："我有五百人的餐具。"家里人非常惊讶，他从来清廉，却突然有这么多餐具，一定是指那二百五十件套的黑色食盒。

〔**注释**〕

①襄阳：郡名。治所在襄阳县（今湖北襄樊市）。　罗友：字宅仁，晋襄

阳人。嗜酒,放达。被大司马桓温所器重,官至襄阳太守、广益二州刺史。韵:风度,气质。

②伺(sì):探察,侦察。 祠:祭祀。

③迎神:迎接神。依风俗于天亮之前出门相迎。

④了无:一点没有。了,完全。 怍容:惭愧的表情。

⑤为人:指人的品性特征。 记功:记忆力。 桓宣武平蜀: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率晋军伐蜀,次年蜀汉降。

⑥按行:巡行。 城阙:帝王宫阙。 观宇:台榭殿宇。 道陌:道路,街道。

⑦漂洲:当作"溧洲"。长江中小洲名,也作洌洲。 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时简文为会稽王。 集:集会,聚集。 预焉:参与其中。

⑧名列:按名一一说出。 曾无:竟无。

⑨城阙簿:帝王宫阙的簿册。 如其言:和他说的一样。

⑩讵(jù):哪里,怎么。 减:比……差。 魏阳元:魏舒字阳元,任城人。晋武帝时,官至司徒。

⑪当:将。 之:到。

⑫刺史桓豁:字朗子,桓温弟,代温为荆州刺史。晋太元初,官至征西大将军,开府。死后赠司空。 莫:即"暮"。傍晚,晚上。

⑬民:自称。对官长或国主自称民,表示谦卑。罗友襄阳人,属荆州地界,桓豁为荆州刺史,故友自称民。 前期:前约。

⑭见与甚有旧:对我很有旧情。见与,犹"与我"。 奉命:遵从命令。是客套话,此指赴约。

⑮征西:指桓豁。豁为征西大将军。 乃:竟然,竟。 荆州:指荆州刺史桓豁。 门下:门客、属吏。 书佐:管文书的佐吏。

⑯处之:身处其中。 怡然:态度情绪怡悦的样子。 胜达:名流贤达之人。

⑰益州:州名。即今四川和部分云、贵地区。罗友曾作益州刺史。

⑱由来:从来。 清:清廉。

⑲沓(tà):量词。食盒一具为一沓。犹今之言套。 乌樏(lěi):黑漆食盒。樏,食盒。形扁,有底有盖中有隔,可供二人食。《玉篇》:"扁榼谓之樏。"

42 桓子野每闻清歌①，辄唤“奈何②！”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③。”

〔译文〕

桓子野（伊）每逢听到挽歌，就喊“奈何！”谢公（安）听说后，说：“子野可算得一往情深！”

〔注释〕

①桓子野：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官至护军将军。善音乐，尤善挽歌。清歌：挽歌。

②奈何：感叹之词。赞美、悲叹均可言“奈何”，是当时的习语，不是“怎么办”“怎么处置”的意思。又，《古今乐录》：“奈何，曲调之遗音！”一人唱众人以“奈何”相和。

③可谓：可说是，可算得。　一往有深情：始终有深厚的感情。一往，自始至终，一直。后有成语“一往情深”。

43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①；《晋东宫官名》曰：“湛字处度，高平人。”《张氏谱》曰：“湛祖嶷，正员郎。父旷，镇军司马。湛仕至中书郎。”时袁山松出游②，每好令左右作挽歌③。山松别见。《续晋阳秋》曰：“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今云“挽歌”，未详。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裴启《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云云。”

〔译文〕

张湛喜好在房前种植松树柏树；当时袁山松出外游玩，常常喜好让身边的人唱挽歌。当时人说“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注释〕

①张湛：字处度，小字骥，晋高平（今属山西）人。官至中书郎。有《列子

注》八卷。　　斋前种松柏：古人皆于房舍前后植桑种柳，而墓地才种植松柏。故人们说“张屋下陈尸”。

②袁山松：陈郡阳夏（今属河南）人，官至吴郡太守。

③挽歌：古人送葬，执绋挽丧车而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故人们说他“道上行殡”。

44 罗友作荆州从事①，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②，车骑王洽，别见。友进，坐良久，辞出③，宣武曰：“卿向欲咨事④，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⑤，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⑥，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⑦。”了无惭色⑧。

〔**译文**〕

罗友任荆州从事时，一次桓宣武（温）为王车骑（洽）聚会饯行，罗友进来，坐了很长时间，告辞而出，宣武说：“你刚才有事情要问，怎么这就走了呢？”回答说：“我听说白羊肉鲜美，有生以来从未吃过，所以冒昧求见罢了，没什么事情可问。现在已经吃饱，不须再呆下去。”完全没有愧容。

〔**注释**〕

①罗友：见本篇41注。　　荆州从事：即荆州从事史，从事是魏晋时州郡所设属官。

②桓宣武：指桓温。当时为荆州刺史。　　王车骑：指王洽。字敬和，丞相王导子。车骑将军盖其死后赠官，故称王车骑。　　集别：聚会饯行。

③良久：很久。　　辞出：告辞出来。

④向：刚才。　　咨事：询问事情。

⑤白羊：吴地所产的一种羊，白色。《尔雅·释畜》“牡羒”注“谓吴羊白羝”。《义疏》：“羝，牡羊也，吴羊，白色羊也。”

⑥冒：冒昧，冒失。　　求前：要求会见。前，见，见面。

⑦不复：不。复为语缀，不为义。　　驻：停留。

⑧了无：一点没有。了，完全。

45 张驎酒后①，挽歌甚凄苦②。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③，何乃顿尔至致④？"驎，张湛小字也。《谯子法训》云："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尸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为之也。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传》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其将公孙夏命歌《虞殡》。"杜预曰："《虞殡》，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箫乐丧。"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然谯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

〔**译文**〕

张驎（湛）饮酒后，唱挽歌唱得很悲伤痛苦。桓车骑（冲）说："你不是田横的门人，为什么骤然悲伤到这地步？"

〔**注释**〕

①张驎：即张湛。驎是其小字。见本篇43注。

②挽歌：古人送葬，执绋挽丧车而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　凄苦：悲伤痛苦。

③田横：秦末人。韩信破齐，横自立为齐王，率领五百人逃往海岛。后刘邦称帝，统一天下，横羞为汉臣，自杀。其从者作挽歌以寄哀。　门人：门下义从，弟子。

④顿尔：骤然，突然。

46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①，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②，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中兴书》曰："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颇过度，时人钦其才，秽其行也。"

〔译文〕

王子猷(徽之)曾经暂借别人的空宅院居住,随即命人种竹子。有人问:"暂时住一住何必如此烦劳?"王啸咏很久,直指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之子。有才器,为人放诞不羁,官至黄门侍郎。　寄:寄居。

②啸咏:也称"歌啸"、"吟啸"、"讽啸"、"长啸"等。六朝文士善啸,并视作文人逸态。其方法则激于舌端,动唇有曲,发口而音清。据《封氏闻见记》引唐孙广《啸旨》,啸有十五章,其四曰高柳蝉啸:"华林修竹之下,特宜为之。"王徽之喜竹善啸,《晋书》本传载:"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

47 王子猷居山阴①,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②。咏左思《招隐》诗③,《中兴书》曰:"徽之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居山阴也。"左诗曰:"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④,丹葩曜阳林。"忽忆戴安道⑤。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⑥。经宿方至⑦,造门不前而返⑧。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译文〕

王子猷(徽之)住在山阴,一天夜里下起大雪,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人斟酒,环视四周,皎然洁白。于是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思念起戴安道(逵)。当时戴在剡县,当即就乘上小船连夜到他那里去。船行一夜才到达,到了门前却不进去相见,又返回山阴。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王说:"我本是乘兴而行,兴尽

则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注释〕

①王子猷：见本篇39、46注。　山阴：县名。在会稽山北，晋时属会稽郡。

②彷徨：徘徊。

③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晋代文学家，作品有《三都赋》、《咏史诗》、《招隐诗》等。　《招隐诗》：共两首，描写隐士生活。

④白雪停阴冈：《文选·招隐》作“白云”。

⑤忆：思念，想念。　戴安道：戴逵字安道，晋谯国（今属安徽）人。博学，工书画，隐居不仕。

⑥剡（shàn）：县名，晋属会稽郡，在今浙江嵊县。　就之：到他那里去。

⑦经宿：经过一夜。　方：才。

⑧造门不前：到达门前不进去见面。前，见面，会见。前文“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前”均见义。

48 王卫军云①：“酒正自引人著胜地②。”王荟，已见。

〔译文〕

王卫军（荟）说：“酒确实把人带到美妙的境地。”

〔注释〕

①王卫军：王荟字敬文，晋丞相王导子。官至会稽内史、镇军将军，死后追赠卫军将军。

②正自：的确，确实。“自”为词缀。　引人著胜地：把人带到美妙的境地。著，着，到。这句话与本篇35“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的旨趣是一致的。醉酒也是魏晋名士逃避现实，隐身远祸的手段。成语“引人入胜”即源于此，后常用以形容风景或文艺作品非常吸引人。

49 王子猷出都①，尚在渚下②。旧闻桓子野善吹笛③，《续晋阳秋》曰：“左将军桓伊善音乐。孝武饮燕，谢安侍坐。帝命伊吹

笛，伊神色无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请进之。'帝赏其放率，听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抚筝而歌怨诗，因以为谏也。"而不相识④。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⑤，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⑥，即便回下车⑦，踞胡床⑧，为作三调。弄毕⑨，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译文**〕

王子猷（徽之）到京都，船还停在青溪渚。先前就听说桓子野（伊）擅长吹笛，却不认识他。正逢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里，客人中有认识他的人，说这就是桓子野，王就派人去向他传话说："听说您擅长吹奏笛子，可否为我吹一吹。"桓子野当时已身贵位显，久闻王子猷大名，立即就转身下车，坐在胡床上，为王吹奏了三只曲子。演奏完，就上车走了。客主二人未曾说一句话。

〔**注释**〕

①王子猷：即王徽之。见本篇39注。　出都：赴京都，到京都去。出，到、至。

②渚：此指青溪渚。东晋时建康东南青溪上的码头，是都城漕运要道。

③桓子野：即桓伊。见本篇33注。

④而：却。　相识："相"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偏指一方，犹"识之"，即认识他。

⑤相闻：通消息，传话。

⑥贵显：地位显贵。　素：一向，素来。

⑦回下车：转身下车。晋时车制皆于车后上下，故曰"回下车"。《栖逸》14："韩康伯与同载，遂诱（范宣）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⑧踞：靠，倚。　胡床：古代由胡地传入的一种轻便坐具，交椅、坐榻之类。

⑨弄：演奏乐器。

50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①,《玄别传》曰:"玄初拜太子洗马。时朝廷以温有不臣之迹,故抑玄为素官。"船泊荻渚②,王大服散后已小醉③,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④!"《晋安帝纪》曰:"玄哀乐过人,每欢戚之发,未尝不至呜咽。"王叹曰:"灵宝故自达⑤!"灵宝,玄小字也。《异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儿生有奇耀,宜字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复言为'神灵宝',犹复用三,既难重前,却减'神'一字,名曰灵宝。"《语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时。其达而不拘皆此类。"

〔**译文**〕

桓南郡(玄)被任命为太子洗马,赴任途中,船停泊在荻渚,王大(忱)服散后已有些醉意,前去看望桓南郡。桓为他摆酒,王不能饮冷酒,一次次地对身边人指示"温酒来",桓于是呜咽悲泣。王大见此状就想走,桓用手巾擦去眼泪,然后对王大说:"犯了我的家讳,不干你的事!"王大赞叹道:"灵宝真是旷达!"

〔**注释**〕

①桓南郡:指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大司马桓温子。袭爵南郡公。官太子洗马、义兴太守。后篡晋自立,国号楚,被刘裕讨灭。　太子洗马:东宫太子属官。职如谒者、祕书郎,掌图籍,太子出行则为前驱、导威仪。

②荻渚:地名。故址在今湖北江陵。

③王大:即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晋平北将军坦之子,官至荆州刺史。散:即"寒食散",也称"五石散"。配剂中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等五种物质。服散风气始自何晏、裴秀,盛行于魏晋之世。服后身体发热,须漫步行走以散发药性,称为行散,又不能饮冷酒,冷酒不利散发药性。

④家讳:父祖的名讳。晋代尤重家讳。"温"字为桓玄父之讳。　预:干

预,关涉。

⑤故自:确实。　　达:旷达。

51 王孝伯问王大[①]:"阮籍何如司马相如[②]?"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③],故须酒浇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译文〕

王孝伯(恭)问王大(忱):"阮籍与司马相如相比如何?"王大说:"阮籍胸中郁结如垒块,因此必须用酒来浇它。"

〔注释〕

①王孝伯: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秘书丞、中书令等,后被司马道子所杀。　　王大:即王忱。见本篇50注。

②阮籍:籍字嗣宗,三国魏陈留(今属河南)人。与嵇康齐名,人称嵇阮,竹林七贤之一。好老、庄,任性放达,不拘礼教。《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口吃而善著书,尤长于辞赋。《汉书》本传载:"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高士传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托疾避官,蔑此卿相。"

③胸中垒块:比喻胸中郁结不舒。这里是说此二人皆不与世事,越礼自放。唯阮籍嗜酒,酣饮为常。

52 王佛大叹言[①]:"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②]。"《晋安帝纪》曰:"忱少慕达,好酒,在荆州转甚,一饮或至连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辄经日,自号'上顿'。世喭以大饮为'上顿',起自忱也。"

〔译文〕

王佛大(忱)感叹道:"三天不喝酒,就感到形体与精神不相亲密。"

〔注释〕

①王佛大:王忱小字佛大。见本篇 50 注。《晋书·王忱传》:“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

②“三日不饮酒”二句:饮酒之风自汉末始成,至竹林名士,酒几乎成了他们离不开的东西,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魏晋名士终日酣畅,不问世事,不只是为追求享乐,而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保全。酒可以使人“悠悠忽忽”进入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忽忘形骸,求得一种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即所谓形神相亲。本篇 48:王卫军云:“酒正自使引人著胜地。”与此意相同。

53 王孝伯言①:“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②,痛饮酒,熟读《离骚》③,便可称名士。”

〔译文〕

王孝伯(恭)说:“名士不一定要有杰出的才华,只要能经常闲着无事,尽兴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作名士。”

〔注释〕

①王孝伯:即王恭。见本篇 51 注。 魏晋名士情况相当复杂,王孝伯讲的名士,只是其中一端,不能代表名士的全部,也不是名士的主要方面。

②但使:只要。

③《离骚》:屈原代表作。楚国内忧外患,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54 王长史登茅山①,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②!”《王氏谱》曰:“廞字伯舆,琅邪人。父荟,卫将军。廞历司徒长史。”周祗《隆安记》曰:“初,王恭将唱义,使喻三吴。廞居丧,拔以为吴国内史。国宝既死,恭罢兵,令廞反丧服。廞大怒,即日据吴都以叛。恭使司马刘牢之讨廞。廞败,不知所在。”

〔**译文**〕

王长史(廞)登上茅山,非常悲痛地哭着说:“琅邪王伯舆,最终将为感情而死!”

〔**注释**〕

①茅山:山名。也称三茅山,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

②“琅邪王伯舆”二句:王廞始应王恭之命起兵三吴,又愤王恭中止而率兵伐恭,终被王恭所杀。

简傲第二十四

简傲，即轻贱他人而自傲之意。魏晋政权交替之际，嵇康等士人蔑视司马氏及其追随者，公然对他们倨傲不恭。司马氏为笼络士人，给予暂时的容忍。其后，以慢世任诞为清高的魏晋风度逐渐形成，简傲不敬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崇尚老庄玄学、追慕旷达、不拘礼法者傲慢自放；门阀制度下，贵族子弟们则因门第优越而凌人傲物；以玩忽职守为飘逸方外者为官不问政事，标榜超凡脱俗而目空一切；甚至于有些趋炎附势、自命清高者，也故作姿态怠慢于人。问题在于，简傲的行为居然大多能被士人接受并给予尊重，即使是像桓温、桓冲、谢安这样权倾一时的权贵或大名士，均给予理解，不以为怪，可见当时慢世风气之盛。

1 晋文王功德盛大①，坐席严敬，拟于王者②，《汉晋春秋》曰："文王进爵为王，司徒何曾与朝臣皆尽礼，唯王祥长揖不拜。"唯阮籍在坐③，箕踞啸歌④，酣放自若⑤。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功劳大德望高，坐席间人们都非常严肃庄重，好像在君王面前一样。只有阮籍在座中，随便地展足而坐，啸咏歌吟，纵酒狂放，泰然自若。

〔**注释**〕

①晋文王：指司马昭。昭于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封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进爵为晋王，死后谥文王。功德：功业德行。

②拟：比，比拟。

③阮籍：字嗣宗，三国魏人，为竹林七贤之一。为人放达，不拘礼教。见《任诞》1注。

④箕踞：臀部着地或着床，伸两足而坐，状若簸箕。为傲慢不敬或随意自在之态。　啸歌：也称"歌啸"、"吟啸"、"长啸"等。魏晋文人啸咏之习甚盛，被视为文人逸态、名士风度。或在深山幽谷之间、或在茂林幽竹之下、登高临远之际。但于大庭广众之下尊者面前放声长啸，则是傲然无礼、任诞放肆的行为。参见《栖逸》1注。

⑤酣放：纵酒狂放。按魏晋士人多以任诞为达，司马氏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对他们蔑视礼法的行为，也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态度。本条所述，即是一例。

2 王戎弱冠诣阮籍①，时刘公荣在坐②，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③，公荣遂不得一杯④，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⑤。"《晋阳秋》曰："戎年

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顷，辄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濬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濬冲曰[⑥]：'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唯公荣者，可不与酒。'"《竹林七贤论》曰："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刘公荣通士，性尤好酒。籍与戎酬酢终日，而公荣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为物论所先皆此类。"

〔**译文**〕

王戎年轻时，去拜访阮籍，当时刘公荣（昶）在座，阮对王说："正好有两斗好酒，应该和你共饮。那公荣，不得参预。"二人你来我往举杯敬酒，公荣终未喝到一杯，然而言语谈笑，三人并无不同。有人问这件事，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不得不和他喝酒；不如公荣的，不能不和他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和他喝酒。"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晋琅邪（今属山东）人。竹林七贤之一。后官至司徒，封安丰侯。见《任诞》1注。　弱冠：初行冠礼的年少之人。古代男子二十岁成人，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弱冠。　诣：到……去，拜访。　阮籍：见本篇1注。

②刘公荣：刘昶字公荣，晋沛国（今属安徽）人。为人通达，性好酒。当时人称他有知人的识鉴。官至兖州刺史。

③交觞：轮流不停地举杯。觞，饮酒器。　酬酢（zuò）：宾主相互敬酒。

④遂：终。

⑤"阮答曰"数句：《任诞》4刘公荣不择酒友，曾有类似之言，此处阮籍拿来回敬于他。似有简傲、排调双关意思。

⑥濬冲曰：徐震堮云："味前后问答之辞，此数语当属阮籍，'濬冲曰'三字疑衍文。"

3 钟士季精有才理[①]，先不识嵇康[②]，钟要于时贤俊之士[③]，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④]，向子期为佐鼓排[⑤]。

康扬槌不辍⑥，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文士传》曰："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⑦，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

〔译文〕

钟士季(会)极有才思，起先不认识嵇康，钟邀请当时才德出众的名流，一起去探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子期(秀)作助手鼓风吹火。嵇康不停地举槌锻铁，旁若无人，过了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钟士季起身准备离去，嵇康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见到了什么而去？"钟士季说："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见到了所见到的而去。"

〔注释〕

①钟士季：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属河南)人，魏太傅钟繇少子，与兄毓并有名气。博学，善名理。仕魏，官司隶校尉。景元中，与邓艾平蜀，官至司徒，后以谋反罪被杀。　精：极，甚。表示程度的副词。　才理：才思。

②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属安徽)人。好老、庄，善谈玄理，为竹林七贤主要人物。官中散大夫，后遭钟会诬陷，被司马氏所杀。

③要：通"邀"。　贤俊之士：德才出众之士，指当时的社会名流。

④锻：锻铁，打铁。

⑤向子期：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属河南)人，好老、庄之学，注《庄子》，与郭象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鼓排：鼓风吹火。排，本字当作"鞴(bèi)"一种皮制鼓风吹火的工具，相当于今日锻铁时所用的风箱。

⑥辍(chuò)：停止。

⑦有人就锻者："就"原作"说"。据影宋本改。

4 嵇康与吕安善①，每一相思，千里命驾②。《晋阳秋》曰："安字中悌，东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干宝《晋纪》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则率尔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③，不入，《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干宝《晋纪》曰："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顾。独坐车中，康母就设酒食。求康儿共语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④。故作"鳳"字，凡鸟也⑤。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

〔**译文**〕

嵇康和吕安很要好，每当想念的时候，不顾千里之遥，便命人驾车前往。吕安后来拜访嵇康，正赶上嵇康不在家，嵇喜出门接待他，吕安不进门，在门上题了个"鳳"字就离开了。嵇喜未察觉他的用意，还为此很高兴。吕安所以题写"鳳"字，是讽刺嵇喜是"凡鸟"庸才。

〔**注释**〕

①嵇康：见本篇3注。　吕安：字仲悌。晋东平（今属山东）人。与嵇康、山涛、向秀友善，后为司马氏所杀。

②千里命驾：不顾千里之遥，命人驾车前往。后来成为形容友情深厚，不辞路遥造访好友的成语。

③喜：指嵇喜，嵇康兄。《晋书·嵇康传》谓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并作数郡刺史。　延：接待。

④欣：喜欢，高兴。

⑤鳳字，凡鸟也：繁体"鳳"字，义符为"鸟"，声符为"凡"。《说文解字》："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这里吕安以"凡鸟"讽刺嵇喜是庸才，后"题鳳""题凡鸟"成为讽刺人平庸无才的典故。

5 陆士衡初入洛①,咨张公所宜诣②,刘道真是其一③。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④。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⑤,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⑥,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⑦。

〔译文〕

陆士衡(机)刚到洛阳,向张公(华)请教应该拜访的人,刘道真(宝)是其中之一。陆就前去拜见,刘还在服丧期内。他禀性贪酒,叙礼后,其它的话一句没有,只问:"东吴有长把葫芦,你带种子来了吗?"陆氏兄弟非常失望,很后悔去访他。

〔注释〕

①陆士衡:陆机字士衡,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三国吴丞相陆逊孙,大司马陆抗子。归晋,官平原内史。　洛:洛阳。西晋都城。

②咨:咨询,请教。　张公:指张华。《晋书·陆机传》载,太康末,陆机兄弟入洛,拜访太常张华,受到器重。　诣:到……去,拜访。

③刘道真:刘宝字道真,晋高平(今属山东)人。为扶风王骏从事中郎,后迁吏部郎。性嗜酒,善歌啸。

④哀制:为父母致丧的礼制。

⑤初无:一点没有,完全没有。

⑥东吴:三国吴地处江东,故又称东吴。后用来指江东地区。　长柄壶卢:长把葫芦。葫芦是装酒的好器皿,尤其方便于随身携带,以颈长为佳,既好持拿又不易泼洒。壶卢,即葫芦。

⑦殊:很,甚。

6 王平子出为荆州①,《晋阳秋》曰:"惠帝时,太尉王夷甫言于选者,以弟澄为荆州刺史,从弟敦为青州刺史。澄、敦俱诣太尉辞,太尉谓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②。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③,便复

脱去。得鹊子还下弄④，神色自若，傍若无人⑤。邓粲《晋纪》曰："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译文〕

王平子(澄)出任荆州刺史，王太尉(衍)以及当世名流去送行的挤满道路。当时庭院里有棵大树，树上有喜鹊窝，平子脱掉衣服头巾，径直爬上树去取小喜鹊，贴身的内衣挂碍树枝，就又脱掉了。掏到小喜鹊爬下树来玩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晋太尉王衍弟，官荆州刺史。　　出：出任地方官。　　为荆州：做荆州刺史。

②王太尉：指王衍。衍字夷甫，西晋名臣，官至太尉。　　倾路：指挤满道路。

③凉衣：贴身单衣。　　拘阂(hé)：挂碍。阂，阻隔。

④弄：玩弄。

⑤傍若无人：即"旁若无人"。

7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①，恒偃卧其侧②；见卞令③，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④。"《高坐传》曰："王公曾诣和上，和上解带偃伏，悟言神解。见尚书令卞望之，便敛衿饰容，时叹皆得其所。"

〔译文〕

高坐道人在丞相(王导)的座席之间，总是在他身旁仰面而卧；见到卞令(壸)，就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那是讲礼法的人。"

〔注释〕

①高坐道人：晋时和尚，西域人，原名尸黎密，永嘉中来东土。

②恒：总是。　　偃卧：仰面而卧。

③卞令：指卞壸。字望之，晋明帝、成帝二朝为尚书令。

④彼是礼法人：任诞27："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孝标注引《卞壸别传》曰："壸正色立朝，百僚严惮，贵游子弟莫不祗肃。"

8 桓宣武作徐州①，时谢奕为晋陵②，《中兴书》曰："奕自吏部郎出为晋陵太守。"先粗经虚怀③，而乃无异常。及桓迁荆州④，将西之间，意气甚笃⑤，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⑥，虎子，谢据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见。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⑦，必与晋陵俱西矣⑧。"俄而引奕为司马⑨。奕既上，犹推布衣交⑩。在温坐，岸帻啸咏⑪，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⑫。"遂用酒转无朝夕礼⑬，桓舍入内⑭，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⑮。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⑯！"

〔译文〕

桓宣武（温）作徐州刺史，谢奕当时是晋陵太守，起初不过一起随便谈谈略叙心怀，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等到桓宣武徙官荆州刺史，即将西去之时，情意特别深厚，谢奕对此没产生疑问。只有谢虎子（据）之妻王氏明白了他的意图，常说："桓荆州用意很不一般，一定是让晋陵一起到荆州去的了。"不久，推荐谢奕作了司马。谢奕上任后，仍然以贫贱的布衣之交相待。在桓温的座席间，简率不拘、推巾露额、逸然啸咏，与过去没区别。宣武常说："这是我方外司马。"竟至因醉酒发展到不顾常礼，桓温离开他进入内宅，谢奕就跟随着进去。后来一到谢奕喝醉酒，桓温就到公主那里去躲避他。公主说："您要是没有狂司马，我怎么能见到他！"

〔注释〕

①桓宣武：指桓温。历官琅邪内史、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以大司马专朝政。妻为南康公主。作徐州：作徐州刺史。

②谢奕：谢安兄，与桓温善，曾作晋陵太守，后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为晋陵：作晋陵郡（今江苏无锡一带）太守。

③粗：略，大致。　经：经营。此指表述、述说。　虚怀：即心怀。虚，心。陶潜《乞食》诗："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

④迁：徙官，调任。

⑤之间：之时。间，时。　意气：情意，恩意。　笃：厚，深。

⑥谢虎子：谢据小字虎子，谢奕弟。妻王氏，太康王韬女，名绥，生谢朗。见《文学》39。　悟：领悟，明白。　旨：意图。

⑦桓荆州：桓温。以官职称。

⑧晋陵：指谢奕。以官职称。

⑨俄而：不久。　引：引荐，推举。　司马：军府、州郡中掌兵事的官。

⑩推布衣交：以布衣之交相待。布衣交，贫贱之交。

⑪岸帻(zé)：帻是包头巾，本应覆盖额头，推起头巾露出额头叫作岸帻。形容衣着简率不拘。　啸咏：亦即"啸歌""长啸"等。动唇鼓舌运气发声，魏晋时代被视为文人悠然独往的逸态。详见本篇1注。

⑫方外司马：超脱世俗的司马。方外，世俗之外。

⑬无朝夕礼：没有早晚的礼仪，指一般常礼。

⑭内：内宅。

⑮主：公主。桓温妻子为元帝之女南康长公主。　许：处，处所。

⑯何由：怎么，如何。

9 谢万在兄前①，欲起索便器②。于时阮思旷在坐③，曰："新出门户④，笃而无礼！"

〔译文〕

谢万在他的兄长面前，想起身找便器。当时阮思旷(裕)在座，说："不过一个新兴的门户，如此无礼！"

〔注释〕

①谢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简文帝作相时，曾作抚军从事中郎、豫州刺史。晋穆帝升平中，受命北征，于寿春大败而回。

②索：找，要。　便器：盛小便的器具，便壶之类。

③于时：当时。　阮思旷：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为东晋名士。长期隐居于会稽剡县，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④新出门户:新兴的门户。谢氏在晋以前,门户不盛,至谢衡为晋国子祭酒,经谢鲲、谢尚而后兴。时人不以谢氏为第一流门阀,至谢万时,仍被称为新出门户。

10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①。《谢氏谱》曰:"万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尝著白纶巾②,肩舆径至扬州听事③,见王,直言曰④:"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⑤。"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⑥。"《述别传》曰:"述少真独退静,人未尝知。故有晚令之言。"

〔译文〕

谢中郎(万)是王蓝田(述)女婿。曾经戴着白色纶巾,乘坐肩舆一直来到扬州府的大厅,见到王蓝田,只说道:"人们说君侯痴,君侯确实痴。"蓝田说:"并非没有这种评论,只不过就是迟得美名而已。"

〔注释〕

①谢中郎:指谢万。万曾作抚军从事中郎。谢万妻是蓝田侯王述女。　王蓝田:指王述。述字怀祖,爵蓝田侯,官至尚书令。

②著:戴。六朝时穿、戴都说"著"。　纶巾:古时用粗丝编织的头巾,又名诸葛巾。

③肩舆:用人力扛抬的代步工具,犹如后代的轿子。自天子至平民,都可乘坐。　扬州:州名。三国吴置。晋代治所在建康。这里指扬州治所署衙。王述曾任扬州刺史。　听事:厅堂。指官府治事之所,后也指私宅大厅。

④直:只,只是。

⑤君侯:对尊者的敬称。　信自:确实,诚然。

⑥但:只,只是。　晚令:迟得美名。指成名晚。王述年轻时,不求闻达,少为人知,后得王导赏识提拔,三十岁以后,才渐知名,故有晚令之言。

11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①。桓问曰:"卿何署②?"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③。"《中兴

书》曰："桓冲引徽之为参军，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④，何由知其数？"《论语》曰："厩焚，孔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贵人贱畜，故不问也。"又问："马比死多少⑤？"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⑥！'"《论语》曰："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马融注曰："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

〔译文〕

王子猷（徽之）任桓车骑（冲）的骑兵参军。桓问道："你在哪个官署任职？"回答说："不知道是什么官署，时常见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桓又问："官府中有多少匹马？"回答说："'不问马'，怎么能知道马的数目？"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第五子。为人放诞不羁，官至黄门侍郎。　　桓车骑：指桓冲。大司马桓温弟，官至车骑将军。　　骑兵参军：官名。军府节镇置骑兵参军，掌马匹喂养、供给等。

②署：官署，衙门。

③马曹：掌管马匹的官署。只有骑曹，没有马曹。马曹是王徽之戏言。

④不问马：语出《论语·乡党》，马厩失火，孔子只问有没有伤人，没有问及马。王徽之故意断章取义。

⑤比：近来。

⑥未知生，焉知死：语出《论语·先进》。

12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①，过吴郡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③，恬，已见，时为吴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④，意不足尔⑤。"万犹苦要⑥，太傅坚不回⑦，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⑧，亦不坐，仍据胡床⑨，在中庭晒头⑩，

神气傲迈⑪,了无相酬对意⑫。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⑬,安曰:“阿螭不作尔⑭。”王恬小字螭虎。

〔译文〕

谢公(安)曾经和谢万一起到都城建康去,经过吴郡时,阿万想一起到王恬那里去聚一聚,太傅说:“恐怕他不一定招待你,我看不值得这样做。”谢万仍然极力邀他,太傅坚决不改变主意,万于是独自去了。坐了不久,王恬就进门到里面去了,谢显出很高兴的神色,以为将热情地招待自己。过了很长时间,却是洗了头披散着头发出来了,也不在席间落坐,就坐在胡床上,在庭院中晒晾头发,神气傲慢凌人,完全没有招待应酬他的意思。谢万于是就回来了,还没到船边,迎面大声呼喊太傅,谢安说:“阿螭不做作而虚以应酬罢了。”

〔注释〕

①谢公:指晋太傅谢安。　谢万:字万石,谢安弟。见本篇9注。　出西:到都城建康去。出,到……去。东晋都建康,以会稽为东,二谢居会稽,故以入都为出西。

②吴郡:郡名。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

③萃:聚集。　王恬:字敬豫,小字螭虎,丞相王导子。历官中书郎、魏郡太守、会稽内史。　许:处。

④伊:第三人称代词。他。　不必:不一定。　酬:主答客曰酬,这里是招待酒食的意思。

⑤意:认为。　不足:不值。　尔:这样。

⑥苦:竭力,极力。　要:通“邀”。

⑦回:改变。

⑧沐:洗头。

⑨仍:就,便。　据:倚,坐。　胡床:古代从胡地传入的一种轻便坐具,交椅、坐榻之类。

⑩中庭:即庭中。

⑪傲迈:高傲凌人。

⑫了无相酬对意：完全没有招待应酬他的意思。了无，完全没有。谢氏本非世族，自谢衡为国子祭酒，经鲲、尚而后兴。参见本节9。江左王谢齐名，乃在谢安立功名之后。即使在王谢并称之时，王氏豪门贵游子弟自视又高于谢氏。

⑬逆：迎，迎面。

⑭阿螭：即王恬。　不作：不做作。谢安认为，王恬的傲慢态度，是王氏自高的自然真实的表现，没有虚以应酬。

13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①。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②。"初不答③，直高视④，以手版拄颊云⑤："西山朝来，致有爽气⑥。"

〔**译文**〕

王子猷（徽之）任桓车骑（冲）的参军。桓对王说："你在本官府为时已久，近期将照顾提拔你。"王根本不回答，只把眼睛望着高处，用手版拄着面颊说："西山的早晨，送来清爽的气息。"

〔**注释**〕

①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见本篇11注。

②府：官府，官署。　比当：近期将。比，近期。　相料理：照顾提拔你。料理，照顾，安排。相，表示动作偏指一方。

③初不：全不，根本不。

④直：只。

⑤手版：即"笏"。古代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所执，记事以备忘。

⑥朝来：早上，早晨。"来"犹"时"。　致：送到，引来。　此则足见王氏子弟以门阀傲世，轻慢无礼的骄态。然而这迈往不屑之气，简傲不群之仪，却为魏晋士族文人所仰重。

14 谢万北征①，常以啸咏自高②，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③，乃俱行，从容谓万曰④："汝

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⑤。"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⑥："诸君皆是劲卒⑦！"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⑧，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⑨。"故幸而得免。万败事已见上。

〔译文〕

谢万北征前燕时，常常以啸咏显示自己高贵，从不体恤众将士。谢公（安）很器重爱护谢万，心里却明白他一定失败，就和他一起出征，乘方便的时候对谢万说："你作为元帅，应该经常叫诸位将领来宴会，从而使大家悦服。"谢万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召集各位将领，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用如意指着四座说："诸位都是精壮的兵士！"众将领非常愤恨他。谢公想多施恩宠信任，从部队主帅以下的大小将领，没有不亲自去看望的，诚恳地表示谦恭的歉意。等到谢万兵败后，军中人士就想杀掉他。又说"应当看隐士的面子"。因而万幸免一死。

〔注释〕

①谢万北征：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 358 年），谢万从吴兴太守升为西中郎将、督四州军事、豫州刺史，受命北征前燕。升平三年，于寿春大败而回，废为庶人。

②啸咏：又称"吟啸"、"歌啸"等。源于古代，后来成为道士养气修炼法门，以求气之拉长壮盛。动辱鼓舌发口而音清。魏晋文人名士皆好之，并视为文人逸态之表现。详《栖逸》1 注。

③而：却。　　审：明白，清楚。

④从容：由形容说话舒缓、不慌不忙，引申为选择恰当的谈话时机，犹如"找适当的机会"、"乘方便的时候"。

⑤说（yuè）：通"悦"。悦服。《尔雅·释诂上》："悦，服也。"郭璞注："喜而服从。"

⑥直：只。　　如意：器物名。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柄端有手

指形，心字形，云形等，有骨、角、竹、木、玉、铜、铁等不同材料制成。古代如意较长，约三尺许，持以指划。近代较短，仅供玩赏。

⑦劲卒：精壮的兵士。《通鉴》一〇〇《晋纪》注："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既为将矣，而称之为卒，所以益恨也。"

⑧队主：某兵种的长官。　身：亲自。　造：造访，拜访。

⑨当为隐士：应当为了隐士缘故。意即今所言"看在隐士面上"。隐士，指谢安，当时他尚未出仕，隐居会稽。

15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①，蹑履问讯②，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③，皆著高屐，仪容轻慢④。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⑤："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愔子超，有盛名，且获宠于桓温，故为超敬愔。

〔译文〕

王子敬（献之）兄弟去见舅父郗公（愔），足登履而恭谨问候，很注重做外甥的礼仪。等嘉宾（郗超）死后，去见郗公时全穿着高齿木屐，神态傲慢。让他们坐，都说："有事没功夫坐。"走后，郗公感慨道："假使嘉宾不死，鼠辈哪敢这样！"

〔注释〕

①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子，是郗愔外甥。　郗公：指郗愔。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等，修黄老之术，有隐居之志。后官会稽内史，仕至徐兖二州刺史、都督徐兖青幽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桓温恶其居兵权。从子超之计，解职，还为会稽内史，终老会稽。

②蹑履：穿着鞋子。在严肃郑重的场合，必须着履，表示恭敬。　问讯：问候。

③嘉宾：即郗超，郗愔子。善清谈，精玄理，为一时名士。曾为大司马桓温谋主，甚得信任，权重一时。郗超先于父郗愔而死。

④高屐(jī)：高齿屐，一种木底鞋，六朝纨绔子弟喜着高齿屐，属便装，在外出或见长辈时，着屐则显得轻慢无礼。　仪容：神态，态度。

⑤"郗公慨然曰"二句：郗超有盛名，又有宠于桓温，所以王氏兄弟因超

而敬愔，嘉宾一死，他们就以门第势位傲人，对郗愔不恭了。

16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①，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②，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③。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④，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⑤。遂直欲出门⑥。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⑦。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译文〕

王子猷（徽之）曾经外出路过吴地，看到一位士大夫家有大片上好的竹林，主人已经知道子猷将会来赏竹，就洒扫庭除准备酒食，在大厅中坐等。王乘肩舆径直来到竹林下，讽啸很久，主人已很失望，可仍然希望还会转来通问。王竟然只想直接出门去。主人实在不能忍受，就让手下人关门，不让他出去。王反而因主人忿而挡驾之举而赏识他，于是留坐，尽情欢乐而去。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喜竹，闻有好竹必前往，且每至竹下必啸咏。参见《任诞》46。　吴中：指东晋的吴郡地区。

②当往：将往。当，将、将会。

③施设：营办饮食。　设：菜肴；酒食。　听事：厅堂，大厅。

④肩舆：人力扛抬的代步工具，犹如后代的轿子。　造：到，去。　讽啸：也称“啸歌”、“吟啸”、“长啸”等。其法为激于舌端，动唇有曲，发口而音清。魏晋文人名士皆好之，且视之为文人逸态之表现。

⑤冀：希望。　当：将。　通：通问，交谈。

⑥遂：竟然。

⑦不堪：不能忍受。　不听：不让。听，听凭、任意。

17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①，闻顾辟疆《顾氏谱》曰：“辟疆，吴

郡人，历郡功曹、平北参军。”有名园②，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③，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④。顾勃然不堪曰⑤：“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⑥。”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⑦，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⑧。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⑨。

〔译文〕

王子敬（献之）从会稽出来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家有一座有名的园林，本来并不认识主人，就径直到他家去了。碰上顾辟疆正在宴请宾客朋友畅饮，而王子敬参观游览完毕之后，对园林的优劣指点评说，旁若无人。顾辟疆气愤得无法忍受，说：“在主人面前自高自傲，是非礼的行为；以身份高贵而盛气凌人，是无道义的行为。无礼无道的人，是不足挂齿的粗人罢了。”于是把他身边的随从赶出门去。王独自坐在轿子上，四面顾盼，等了很长时间随从们不来侍候。然后顾才命人把他送到门外，王却是一幅安适自得毫不在乎的样子。

〔注释〕

①王子敬：即王献之。见本篇15注。　会稽：郡国名。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吴：指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

②名园：有名的园林。顾辟疆在苏州营造的辟疆园是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

③值：遇上，碰到。　燕：同“宴”。

④指麾：即“指挥”。指点评说的意思。

⑤勃然：气愤的样子。　不堪：不能忍受。

⑥不足齿：不足论，不值一提。　伧：鄙野不文。当时南方人称北方人为伧，有轻视鄙薄之意。王氏为琅邪人，齐鲁属北方。

⑦舆：即肩舆，犹后代的轿子。

⑧移时:过了很长时间。

⑨怡然:和悦的样子。　不屑:不介意,不在乎。

排调第二十五

排调，即戏谑、调笑。魏晋人重才性，不仅表现在庄重的谈玄论理中，在相互的嘲戏调笑之中，也经常显示出人的才华、学识和机敏、幽默。排调篇收录故事竟有 65 则之多。有的信手拈来经典名句或历史典故，巧妙化用，给人以才华横溢之感，如第 3、6、41、45 则；有些幽默则运用高超的修辞手法，左右逢源，其机敏睿智，令人拍案叫绝，如第 6、18、21、29、30、32、50 则；有的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如第 4、24 则；有的则简直像在摆文学擂台，强中更有强中手，嘲戏双方一展才华，各领风骚，如第 1、3、9、61 则。许多故事看似在嘲戏，实则在斗智慧、斗才学、斗捷悟、斗思辨、斗哲理，读来兴味盎然，妙趣横生。

1 诸葛瑾为豫州①，遣别驾到台②，瑾已见。语云："小儿知谈③，卿可与语。"连往诣恪④，《江表传》曰："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仕吴至太傅。为孙峻所害。"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⑤，环济《吴纪》曰："张昭字子布，忠正有才义，仕吴，为辅吴将军。"别驾唤恪："咄咄郎君⑥！"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⑦。"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⑧。"于是一坐大笑。"

〔**译文**〕

诸葛瑾作豫州牧时，派遣别驾从事入朝，并对他说："我儿子很善谈，你可去和他聊聊。"别驾接连去拜访诸葛恪，恪不见他。后来在张辅吴(昭)家中相遇，别驾呼唤恪为："咄咄郎君！"恪趁机嘲讽他说："豫州乱了，还咄咄什么！"回答道："君明臣贤，没听说那里乱。"恪说："过去唐尧在上，尚有那不服控制的四个部族首领。"回答道："不只有四个凶人，也还有个不肖的丹朱。"这时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

〔**注释**〕

①诸葛瑾：字子瑜，三国吴人，官至大将军、豫州牧。　　豫州：州名。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县)。

②别驾：官名。州刺史重要佐吏。　　台：晋宋称朝廷禁省为台。到台，即入朝。

③知谈：健谈，善谈。

④连往诣恪：意思是入朝后接连去拜访诸葛恪。

⑤张辅吴：即张昭。昭字子布，仕吴，为辅吴将军。

⑥咄咄：感叹的声音。"咄咄郎君"犹言"好一个郎君！"　　郎君：汉制，官职二千石以上者得任其子为郎，后来门生故吏称其长官或师门子弟为

郎君。

⑦唐尧：古帝名，帝喾之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号陶唐氏。以其子丹朱不肖，传位于舜。　　四凶：四个凶人。指不服从舜控制的四个部族的首领：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皆被舜流放。

⑧丹朱：帝尧之子，有不肖之名。

2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①，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②。比出③，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④，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⑤。"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⑥！"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⑦？"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⑧，亦一时之懿士⑨。"二陈，骞与泰也。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骞父矫，宣帝讳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译文〕

晋文帝（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车，路过钟会门前喊他同车而行，然后立即疾速驾车弃之而去。等他出来，车已走远。当他到达后，就嘲笑他道："与别人相约同行，为什么如此迟缓？眼看着你在遥遥远处而迟迟不到。"钟会回答说："我矫然出众，懿美充实，何必与你们同群！"文帝又问钟会："皋繇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前不如尧、舜，后不及周公、孔子。只是一代懿德之士。"

〔注释〕

①晋文帝：指司马昭。昭封晋王，死后谥文王。晋武帝受禅建晋，追尊为文皇帝。　　二陈：即陈骞和陈泰。骞字休渊，魏司徒陈矫子。官至大司马。泰字玄伯，陈群子。官至侍中、左仆射。

②钟会：字士季，魏太傅钟繇子。博学，善玄理。官至司徒。　　同载，同"共车"。同乘一车。　　驶：疾速。这里用为使动。　　委：弃，丢下。

③比：等到。

④期：约，约定。

⑤遥遥不至：钟会父亲名繇。"繇""遥"同音，故司马昭用"遥遥"来戏弄

钟会。

⑥矫然懿实，何必同群：矫然，出众的样子。懿实，美好充实。陈骞父名矫，司马昭父名懿，陈泰父名群，祖父名寔（同“实”）。钟会直接将这些人的家讳组词连句来回敬文帝司马昭的调笑。

⑦皋繇：也作“皋陶”、“咎繇”。传说是舜之臣，掌刑狱之事。文帝明用钟家讳再次挑衅调笑。

⑧尧、舜：即唐尧、虞舜，传说是上古贤君。　逮：及，如。　周、孔：周公和孔子。周公，指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武王死后，辅幼主成王。周代礼乐制度，相传均由周公制定。孔子名丘，儒家学派创始人，创办私学聚徒讲学，整理古代经典《诗》《书》《礼》《易》，修《春秋》，被历代统治者奉为至圣先师。

⑨一时：一世，一代。　懿士：有美德的人。钟再次用宣帝讳字还击。

3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①]，在景王坐燕饮[②]。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③]，《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仕至光禄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④]？”对曰：“古之懿士[⑤]。”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⑥]。”孔安国注《论语》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党，助也。君子虽众，不相私助。”

〔译文〕

钟毓任黄门侍郎，机敏警觉，在景王（司马师）那里饮宴。当时陈群的儿子玄伯（陈泰）、武周的儿子元夏（武陔）都在座，他们一起调笑钟毓。景王说：“皋繇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是古代懿美之人。”又回头对玄伯、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注释〕

①钟毓：字稚叔，钟繇长子，钟会兄。曾为黄门侍郎，后历廷尉、青州刺史、都督荆州军事等。　黄门郎：官名。侍从皇帝，传达诏命。　机警：机敏警觉。

②景王：指司马师，司马懿子。晋国建立，追尊为景王。　　坐：通“座”。燕饮：宴饮。燕通“宴”。

③陈群：字长文，魏明帝时官至司空。　　玄伯：陈泰字玄伯，群子。武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今安徽宿县）人。仕魏，官卫尉、光禄大夫。　　元夏：武陔字元夏，周子，官至左仆射，光禄大夫。

④皋繇：传说是舜之臣，掌刑狱之事。钟毓父名繇，景王司马师用钟家讳开玩笑。

⑤古之懿士：钟毓用司马懿之名讳回敬景王的调笑。

⑥周而不比：团结但不结党营私。语出《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里用了元夏的家讳“周”字。　　群而不党：和谐群处而不结党营私。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里用了玄伯的家讳“群”字。钟毓巧妙地引经据典，既笑骂了他们勾结在一起围攻调笑他的行为，又犯了他们的家讳。

4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①，王戎后往②，步兵曰③：“俗物已复来败人意④！”《魏氏春秋》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⑤？”

〔译文〕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畅饮，王戎后到，阮步兵说：“俗物竟然来败坏人的意趣！”王戎笑着说：“你们这样人的意趣也是可以败坏的吗？”

〔注释〕

①嵇、阮、山、刘：即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竹林七贤人物。

②王戎：字濬冲，竹林七贤之一。后作官，至司徒，封安丰侯。

③步兵：指阮籍。籍曾作步兵校尉。

④俗物：俗人。魏晋名士以超脱世俗为高，称别人为俗物，有轻贱意。已复：竟然。

⑤“卿辈”句：王戎的回答用哲学推理，非常巧妙而不失分寸地把“俗物”这顶“帽子”奉还了。意思是，超脱世俗之人的意趣是不可败坏的；卿辈的意

趣既可败坏，自然也是俗物。　卿辈：你们这类人。

5 晋武帝问孙皓①：《吴录》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孙也。景帝崩，皓嗣位，为晋所灭，封归命侯。""闻南人好作《尔汝歌》②，颇能为不③？"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④："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⑤！"帝悔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作《尔汝歌》，你能够作吗？"孙皓正在饮酒，于是举杯向晋武帝劝酒说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武帝后悔如此和他调笑。

〔**注释**〕

①晋武帝：即司马炎。字安世，司马昭长子。公元265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为西晋第一代君主。灭蜀，伐吴，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分裂局面。死后谥武皇帝。　孙皓：三国吴君主，咸宁六年冬，晋武帝大举伐吴，次年孙皓降，封归命侯。

②尔汝歌：魏晋间盛行于南方的民歌。"尔"、"汝"为古代尊长对卑幼的对称代词，平辈之间用之，表示亲昵或不客气。司马炎本想嘲弄孙皓，不想孙竟然真的起而作歌，一句一个"汝"字，反而大大嘲弄了自己。

③颇：疑问副词。在疑问句中，用于动词前，相当于"可"。

④觞：盛酒的器具。　劝：劝酒。

⑤寿万春：寿万年。

6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①，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②，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③；《逸士传》曰："许由为尧所让，其友巢父责之，由乃

过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砺其齿④。"

〔译文〕

孙子荆（楚）年轻时想去隐居，对王武子（济）说"将枕石漱流"，错讲成"漱石枕流"。王说："流水可以枕，石头能够漱吗？"孙说："枕流，是为了要洗耳朵；漱石，是为了要磨砺牙齿。"

〔注释〕

①孙子荆：孙楚字子荆，晋太原人。有才气，善著文，官至冯翊太守。　隐：隐居。

②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善清谈，性奢豪，为当世名士。孙楚孤傲不群，唯与王济友善。　当：将，将要。　枕石漱流：以石为枕，用流水漱口。形容隐居山林的生活。

③洗耳：尧让天下于许由，由遁耕箕山之下；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之滨。

④砺（lì）：磨砺。

7 头责秦子羽云①：子羽，未详。"子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②，温颙，已见。《荀氏谱》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语》曰："寓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晋至尚书。"范阳张华，士卿刘许③，《晋百官名》曰："刘许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骠骑将军。许，惠帝时为宗正卿。"按许与张华同范阳人，故曰士卿，互其辞也。宗正卿或曰士卿。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晋诸公赞》曰："湛字润甫，新野人。以文义达，仕至侍中。诩字思渊，荥阳开封人。为卫尉卿。祖泰，扬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④，或尪陋希言语⑤，或淹伊多姿态⑥，或讙哗少智谞⑦，或口如含胶饴⑧，或头如巾齑杵⑨，《文士传》曰："华为人少威仪，多姿态。"推意此语，则此六句还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胶饴"，则指邹湛，湛辩丽英博，而

有此称,未详。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⑩,攀龙附凤,并登天府⑪。《张敏集》载《头责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时好昵,有太原温长仁颙,颍川荀景伯寓,范阳张茂先华,上卿刘文生许,南阳邹润甫湛,河南郑思渊诩。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亢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以谐谑,实有兴也。”其文曰:“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子为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植发肤,置鼻耳,安眉须,插牙齿。眸子摛光,双颧隆起。每至出入之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崎岖。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不戴,金银不佩,钗以当笄,帢以代帼。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限摧园间,粪壤污黑。岁莫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于形容,我贱子乎意态。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雠,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人宝也,则当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也,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岁流芳。子欲为游说也,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令辞从容。子欲为进趣也,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也,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廓然离欲,志陵云日。子欲为隐遁也,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瀺灂,栖迟神丘,垂饵巨壑。此一介之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于处士,进无望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以受性拘系,不闲礼义。设以天幸,为子所寄,今欲使吾为忠也,即当如伍胥、屈平。欲使吾为信也,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介节邪,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寓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子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

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图，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槛中之熊，深阱之虎，石间饥蟹，窦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无所希也。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

〔译文〕

秦子羽的头颅责怪子羽道："你竟然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宗正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这几位先生，有的口吃，说话没有节奏韵律；有的瘦弱丑陋，很少言语；有的矫揉造作，善弄姿态取悦于人；有的喜欢喧哗，而缺少才智；有的口中像含着胶糖，言语甜蜜；有的尖头小脸，就像冠以巾帻的捣齑杵。然而他们仍凭其文采，能说会道，思想意图表达得审慎有序，从而攀龙附凤，全都到朝廷做了官。

〔注释〕

①头责秦子羽：《头责子羽》是张敏撰写的一篇辛辣讽刺文章。形式上是子羽头颅责备子羽之身，实则讽刺指斥温颙等六人的丑恶行为。

②曾：竟，竟然。　太原温颙：晋初人，事迹不详。《晋书·任恺传》谓颙与张华、向秀、和峤等党附任恺。

③范阳张华：字茂先，官至司空，爵壮武郡公。博学多闻，著《博物志》行于世。　士卿：官名。宗正卿。

④謇吃：口吃。　宫商：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两个音。此以"无宫商"形容人因口吃说话不协调。

⑤尪陋：突胸仰向，形象丑陋。

⑥淹伊：矫揉造作的样子。　多姿态：弄姿作态以媚人。

⑦讙哗：喧哗。　智谞：才智。

⑧胶饴：胶糖。

⑨头如巾齑杵：头小，样子就像冠以巾帻的捣齑杵。齑杵：捣烂韭蒜等用的杵。

⑩意思：思想，意图。　　详序：审慎有序。

⑪攀龙附凤：攀着龙鳞，附着凤翼，想依此立功业或得以高升。比喻攀附帝王，投靠权贵、趋炎附势。　　天府：比喻朝廷。登天府，人朝做官。

8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1]，见武子从庭过[2]，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3]。"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4]，生儿故可不啻如此[5]。"《王氏家谱》曰："沦字太冲，司徒穆侯中子，司徒浑弟也。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用心淡如也。为《老子例略》、《周纪》。年二十余举孝廉，不行，历大将军参军。年二十五卒，大将军为之流涕。"

〔译文〕

王浑和妻子钟氏一起坐着，看见武子（王济）从庭前经过，王浑高兴地对妻子说："生儿子能这样，足以安慰人心。"妻子笑着说："假使新妇能够配给参军（王沦），生了儿子本来可以不只是如此。"

〔注释〕

①王浑：字玄冲，王昶子，袭爵京陵侯。官至尚书仆射、司徒。　　钟氏：王浑妻。名琰之，魏太傅钟繇曾孙女，聪敏贤淑，为母仪风范。

②武子：王济字武子，王浑子。

③人意：人心。

④若使：假使。　　新妇：妇人自称。参军：指王浑弟王沦。

⑤故：本来。　　不啻：不只。

9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1]，俱会张茂先坐[2]。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3]。"荀答曰："日下荀鸣鹤[4]。"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5]，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

骙⑥,定是山鹿野麋⑦,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⑧。《晋百官名》曰:"荀隐字鸣鹤,颍川人。"《荀氏家传》曰:"隐祖昕,乐安太守。父岳,中书郎。隐与陆云在张华坐语,互相反覆,陆连受屈。隐辞皆美丽,张公称善。云世有此书,寻之未得。历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译文**〕

荀鸣鹤(隐)与陆士龙(云)二人不相识,一起在张茂先(华)座上相会。张让二人一起论谈,因为他们都有大才,可以不作寻常的言论。陆士龙举起手说:"云间陆士龙。"荀鸣鹤回答道:"日下荀鸣鹤。"陆士龙说:"青云开后,眼见白雉,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搭上你的箭?"荀答道:"本来以为是威武强壮的云龙,可却是山鹿野麋,兽弱小而弩力强,所以箭发迟缓。"张茂先于是拍手大笑。

〔**注释**〕

①荀鸣鹤:荀隐字鸣鹤,晋颍川(今属河南)人。荀岳子,官太子舍人、司徒掾。　陆士龙:陆云字士龙,吴郡人,三国吴丞相陆逊孙。吴国平,归晋,官至清河内史。善著文,与兄陆机齐名,时称二陆。

②张茂先:张华字茂先,仕晋,官至司空。他对陆氏兄弟很器重。

③云间:华亭古称云间。陆逊封华亭侯,陆氏世居华亭,故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此外,云中龙,尚有清高之意。

④日下:指京都。荀是颍川人,与洛阳相近,故称"日下荀鸣鹤"。

⑤雉:野鸡。此句嘲弄荀不是鹤。

⑥骙骙(kuí　kuí):马强壮的样子。

⑦定:副词。到底,终究。　麋:麋鹿,四不象。此句嘲弄陆不是龙。

⑧抚掌:拍手。

10 陆太尉诣王丞相①,陆玩已见。王公食以酪②。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③,通夜委顿④。民虽吴人⑤,几为伧鬼⑥。"

〔译文〕

陆太尉(阮)去拜访王丞相(导),王公给他吃奶酪。陆回去就病了。第二天给王公写信说:"昨日奶酪稍微吃多了些,通宵困苦不堪。我虽然是吴人,却险些做了北方的死鬼。"

〔注释〕

①陆太尉:指陆玩。字士瑶,吴郡吴人。官至尚书令、司空。死后追赠太尉。　　诣:到……去,拜访。

②食(sì):给……吃。

③小:稍微,略微。

④委顿:困厄,狼狈。

⑤民:用于自称。凡对官长自称民,表示谦卑的意思。

⑥伧鬼:吴地人称北人为伧。食酪是北方人的习惯,故如此说来嘲弄王导这北方人。

11 元帝皇子生①,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②:殷羡,已见。"皇子诞育③,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④。"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⑤!"

〔译文〕

元帝(司马睿)的皇子出世,遍赐群臣。殷洪乔(羡)谢恩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臣无功勋,却多取厚赏。"中宗笑道:"这件事岂能让你有功劳呢!"

〔注释〕

①元帝:指晋元帝司马睿。初为安东将军,镇建业。愍帝死,王导等拥立睿为帝,建立东晋王朝,都建康(今南京)。庙号中宗。

②殷洪乔:殷羡字洪乔,陈郡长平(今河南)人。在晋,官豫章太守、光禄勋。

③诞育:诞生。

④猥(wěi):谦词,表示使对方屈尊。　　赉(lài):赏赐。

⑤勋：功劳。

12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①，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②？"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③？"诸葛恢，已见。

〔译文〕

诸葛令（恢）与王丞相（导）一起争论姓氏排列的先后，王说："为什么不说葛、王，却说王、葛呢？"诸葛令说："比如只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就比马强吗？"

〔注释〕

①诸葛令：诸葛恢字道明，琅邪人。晋南渡，做会稽太守，后官至尚书令。姓族：姓氏。

②葛：诸葛氏原为葛氏，旧居琅邪诸县，后称诸葛氏。参见《品藻》4 孝标注。

③宁：难道。

13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①，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②，曰："何乃渹③？"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④，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译文〕

刘真长（惔）初次见到王丞相（导），当时正值盛暑季节，丞相用腹部熨贴在弹棋盘上，说："怎么这样凉？"刘出来后，有人问见到王公怎么样，刘说："没有见到其他特别，只听到他口讲吴语罢了。"

〔注释〕

①刘真长:刘惔字真长,晋沛国人,官至丹阳尹,是东晋名士。

②熨:贴,压。　弹棋局:弹棋盘,多用玉石制成,中间隆起、平滑。

③渹(chèng):凉。古代吴语。

④云何:怎么样。

14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①,举瑠璃碗谓伯仁曰②:"此碗腹殊空③,谓之宝器,何邪?"以戏周之无能。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④,所以为宝耳。"

〔译文〕

王公(导)与朝中官吏一起饮酒,举起瑠璃碗对伯仁(周颉)说:"此碗腹中空空,说它是宝器,为什么呢?"回答说:"这碗精美,特别清澈,所以成为宝贝。"

〔注释〕

①朝士:朝廷中的官吏。指中央的官吏。

②瑠璃:一种宝石。亦作"琉璃"。　伯仁:周颉(yǔ)字伯仁,晋安东将军周浚子。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敦所杀。

③殊:极,甚。

④英英:俊美,精美。此指晶莹透明之状。　诚:确实,的确。

15 谢幼舆谓周侯曰①:"卿类社树②,远望之,峨峨拂青天③;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④,下聚溷而已⑤。"谓颉好媟渎故。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⑥,何足自称!"

〔译文〕

谢幼舆(鲲)对周侯(颉)说:"你像棵社树,远远望去,高高耸立上拂青天;走近一看,那根部则是群狐寄身之所,下面堆积着污

秽之物罢了。"回答说："枝条拂青天，我不认为高；群狐乱其下，我不认为浊。堆积着的污秽的粪便，是你的东西，哪里值得自夸！"

〔注释〕

①谢幼舆：谢鲲字幼舆，初为王敦长史，后至豫章太守。为人放达不拘，淡于荣辱。《晋书》本传说他"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　周侯：指周颛。颛官至尚书左仆射，封武城侯。居高位，故有社树之喻。然好亵渎朝臣，故有"聚溷"之讥。

②社树：古代立社种树，以为社的标志。社，社庙，祭土神的地方。

③峨峨：高峻，高耸的样子。

④就：到跟前去。　托：寄托。

⑤溷：污秽物、粪便。

⑥秽：粪便。　保：拥有、据有。

16 王长豫幼便和令①，丞相爱恣甚笃②。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③。丞相笑曰："讵得尔④，相与似有瓜葛⑤。"蔡邕曰："瓜葛，疏亲也。"

〔译文〕

王长豫（悦）幼年就温顺乖巧，丞相（王导）喜爱娇惯得厉害。常常一起下围棋，丞相落子之后又要拿起重走，长豫按着他手指不让。丞相笑着说："岂能这样，我与你好像还有点瓜葛吧。"

〔注释〕

①王长豫：王悦字长豫，王导长子。《晋书・王导传》："悦少侍讲东宫，历吴王友、中书侍郎，先导卒。"　和令：温顺美好。

②爱恣：喜爱娇惯。

③举行：落子之后又拿起重走，即悔棋。　不听：不让，不允许。听，任凭。

④讵(jù)：岂。

⑤相与：与你。　瓜葛：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比喻互相牵连，或有亲戚关系。

17 明帝问周伯仁[①]："真长何如人[②]？"答曰："故是千斤犗特[③]。"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牸[④]，有盘辟之好[⑤]。"以戏王也。

〔译文〕

晋明帝（司马绍）问周伯仁（𫖮）："真长（刘惔）是怎样的人？"回答说："本是一头千斤重的犍牛。"王公（导）笑他说的话。伯仁说："不如犄角卷曲的牝牛，有折旋进退皆如乘者之意的优点。"

〔注释〕

①明帝：指晋明帝司马绍，晋元帝子，东晋第二主，在位3年。　周伯仁：即周𫖮。参见本篇14、15注。伯仁所言，虽属戏言，也表现了他好冒犯朝臣、贵胜名流的性格。

②真长：刘惔字真长，东晋名士。　何如：怎样。

③故：本，确实。　犗（jiè）特：阉割过的公牛，力大能任重致远。

④卷角牸：老母牛。牛老则犄角卷曲。牸（zì），牝牛，母牛。

⑤盘辟：盘旋从容的样子。指老母牛力衰而性温，折旋进退皆如人意。王导为东晋元老，在东晋朝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尤其是在南北各士族集团的矛盾中善于周旋、调协。《政事》14载庾亮曾讥导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又15载"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周伯仁因而以"卷角牸有盘辟之好"来调侃他。

18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①]，然容卿辈数百人[②]。"

〔译文〕

王丞相（导）枕在周伯仁（𫖮）的膝上，指着他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回答说："这里面空洞无物，然而可容纳几百个你这样的人。"

〔注释〕

①空洞无物：空旷而无所有。后用为成语，形容人胸襟开阔洒脱或文章、讲话没有内容。

②卿辈：你这类的人。

19 干宝向刘真长《中兴书》曰："宝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吴奋武将军。父莹，丹阳丞。宝少以博学才器著称，历散骑常侍。"叙其《搜神记》①。《孔氏志怪》曰："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②。"《春秋传》曰："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赵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赵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贤大夫也，为法受恶。'"

〔译文〕

干宝向刘真长（惔）介绍他的《搜神记》。刘真长说："你可以算是鬼神的董狐。"

〔注释〕

①干宝：字令升，晋新蔡（今属河南）人。晋元帝置史官，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又撰《搜神记》三十卷，多写鬼神故事，是魏、晋志怪小说代表作品。　叙：叙说。　搜神记：干宝原书已散佚，今天流传的是后人辑本，凡二十卷。

②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载其事迹。因其"书法不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

20 许文思往顾和许①，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②。许琛，已见。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杭

上新衣③，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④？"

〔译文〕

许文思到顾和那里去，顾原在帐中睡觉，许到了，就径直凑到床上枕着角枕一起说话。接着叫顾一起去散步，顾于是让身边的人取衣架上的新衣，替换下穿在身上的衣服。许笑着说："你竟然还有出门专用的衣服吗？"

〔注释〕

①许文思：事迹不详。刘孝标谓是许琛。徐震堮曰："案许琛前未见，《晋书》亦无传，唯《雅量》一六许侍中下注：'许璪字思文。'疑即其人，'琛'或是'璪'之误。" 顾和：字君孝，顾荣族子。少有才名，为王导所赏识，官至尚书令。死后赠官司空。 许：处。

②角枕：用兽角作装饰的枕头。

③杭：同"桁"。衣架。

④乃复：竟然。复，语缀，不为义。 行来衣：出门穿的衣服。

21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①，王丞相每调之②。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管辂别传》曰："鼻者，天中之山。"《相书》曰："鼻之所在，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译文〕

康僧渊眼窝深鼻梁高，王丞相（导）经常以此调笑他。僧渊说："鼻子，是脸上的山岳；眼睛，是脸上的深潭。山不高就没神灵，潭不深就不清澈。"

〔注释〕

①康僧渊：西域僧人，晋成帝时南渡。精于佛理，曾在豫章立寺讲经。参见《文学》47注。

②调：调笑。

22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①，充崇释氏，甚加敬也。阮思旷语之曰②："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勇迈终古③。"终古，往古也。《楚辞》曰："吾不能忍此终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④？"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⑤，不亦大乎？"思旷，裕也。

〔**译文**〕

何次道（充）到瓦官寺顶礼膜拜甚是精勤，阮思旷（裕）对他说："你的志向大于宇宙，勇气超越往古。"何说："你今天为什么忽然推崇起我来？"阮说："我想作个统治几千户的郡守，尚且不能实现；你竟然想成佛，不是很了不起吗？"

〔**注释**〕

①何次道：何充字次道，晋庐江人。历官会稽内史、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辅佐晋穆帝，为一朝宰相。何充信佛事见本篇 51 和《晋书》本传。　瓦官寺：佛寺名，在建康，晋哀帝敕建。初名慧方寺，寺有瓦官阁。　礼拜：致礼于神佛。　勤：精进、精勤。指勤修佛法不懈怠。

②阮思旷：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③迈：超越。　终古：往古，往昔。

④见推：推崇我。

⑤乃：竟然。　佛："佛陀"的简称，意为"觉者"或"智者"。佛教认为佛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会有人成佛，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而精进是求得正果的必要条件。

23 庾征西大举征胡①，即成行，止镇襄阳。《晋阳秋》曰："翼率众入沔，将谋伐狄。既至襄阳，狄尚强，未可决战。会康帝崩，兄冰薨，留长子方之守襄阳，自驰还夏口。"殷豫章与书②，送一折角如意以

调之③。豫章，殷羡。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④。"

〔译文〕

庾征西（翼）大张旗鼓北征胡人，出发后，部队驻扎在襄阳止而不前。殷豫章（羡）给他写了封信，送了一只折角的如意来调笑他。庾复信说："收到给我的东西，虽然是败折之物，我仍然想加以治理而使用。"

〔注释〕

①庾征西：指庾翼。翼曾作征西将军。据《晋书》载：兄亮死后，授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镇武昌。翼常以"灭胡平蜀为己任"。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翼率四万大军北伐，驻军襄阳。后因胡人尚强，康帝又死，未能决战，翼回镇夏口。

②殷豫章：指殷羡。羡字洪乔，官豫章太守。

③如意：器物名，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又有柄端作心字形者，长三尺许，多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制成。古人持以指划，和尚讲经时，记经于其上，以备忘。近代的如意长不过一、二尺，其端多作云形、芝形，因其名吉祥，仅供赏玩而已。折角如意，即边角折损、毁坏的如意。殷羡以折角如意相赠是讽刺庾翼雄心壮志受挫，如意打算不尽如人意。

④败物：损坏了的东西。　　理：治。治玉为理。

24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①。真长见其装束单急②，问："老贼欲持此何作③？"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④？"《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二人说小异，故详载之。

〔译文〕

桓大司马（温）趁大雪天气要去打猎，先到王濛、刘惔等人处探望。真长看他一身戎装，问："老家伙这身打扮要干什么？"桓说：

"我如果不征战,你们这些人又怎么能坐以清谈?"

〔注释〕

①过:探望。　王、刘:指王濛、刘惔。濛字仲祖,惔字真长。二人相友善,并善清谈,时称王、刘。　许:处,处所。

②装束单急:一身戎装打扮。装束,衣着。单急,指戎装。

③老贼:犹言"老家伙",戏称。

④为此:做这个,指戎装征战。　那得:哪能。

25 褚季野问孙盛①:"卿国史何当成②?"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③,何必在蚕室中④!"《汉书》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马迁盛明陵之忠,帝以迁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乃述唐、虞以来至于获麟,为《史记》。"迁《与任安书》曰:"李陵既生降,仆又茸之以蚕室。"苏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时如蚕室。"旧时平阴有蚕室狱。

〔译文〕

褚季野(裒)问孙盛:"你的国史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孙说:"早就应当完成。居公务无闲暇,所以拖到现在。"褚说:"古人'述而不作',何必一定要处于蚕室之中!"

〔注释〕

①褚季野:褚裒(póu)字季野,河南阳翟人,晋康献皇后父。穆帝永和五年,以征北大将军督师北伐,兵败,惭恨而死,赠官太傅。　孙盛:字安国,博学,善言名理。官秘书监、给事中。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②国史:指孙盛所作《晋阳秋》。　何当:何时。

③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思是传述成说而不创立新义。

④何必在蚕室中:司马迁因李陵事入蚕室受腐刑而后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巨帙。此言何必一定要学司马迁那样著史书呢。

26 谢公在东山①，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②，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③。高灵时为中丞④，亦往相祖⑤。先时多少饮酒⑥，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⑦：'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⑧！'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高灵，已见。《妇人集》载桓玄问王凝之妻谢氏曰："太傅东山二十余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无用为心，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

〔译文〕

谢公（安）在东山隐居，朝廷多次征召都不应命。后来出任桓宣武（温）司马，将从新亭出发，朝廷官吏都到那里去送行。高灵（崧）当时任御史中丞，也前去给他饯行。此前已多少喝了些酒，于是倚恃有醉意，开玩笑道："你多次违逆朝廷旨意，高卧东山，众人常常互相说：'安石不肯出山，要怎样对待百姓！'如今该是百姓将如何对待你？"谢安笑而不作答。

〔注释〕

①谢公：谢安是东晋名臣，出仕前，曾长期隐居会稽东山，弟万黜废，始有仕进意。　东山：在会稽上虞县。

②出：出来做官。　桓宣武：指桓温。征西大将军桓温久闻安名，请为司马，迫于权势，安始应命。

③新亭：亭名，故址在今江苏江宁县南，三国吴建。东晋时，是名流朝士宴饮或送别之处。　瞻送：送行。晋宋常语，取远送行人，瞻望弗及意。

④高灵：当为"高郦"。高崧小字郦，晋广陵人，善史传，官至侍中。　中丞：官名。即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

⑤相祖：为他饯行。祖，祭名，祭祀路神以祈一路平安。引申为饯行送别。

⑥多少：少许，稍微。

⑦每：常。

⑧如……何：怎样对待。　苍生：指百姓。

27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①，兄弟已有富贵者②，翕集家门，倾动人物③。刘夫人戏谓安曰④："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⑤："但恐不免耳⑥。"

〔译文〕

当初，谢安在东山做平民时，兄弟当中已经有富贵的，凝聚着整个家族，社会人士亦为之倾倒。刘夫人开玩笑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当这样吗？"谢就捏着鼻子说："只怕不免于如此罢了。"

〔注释〕

①谢安：东晋名臣。出仕前，曾长期隐居会稽东山。　布衣：平民百姓。

②兄弟已有富贵者：谢安兄谢尚、谢奕，弟谢万，均已先后入朝，官高位重，显赫一时。

③翕(xī)集：聚集。此处是凝聚的意思。　家门：家族。　倾动人物：使社会人士倾倒动心。

④刘夫人：谢安妻刘氏，晋陵太守刘耽女，刘真长之妹。

⑤捉鼻：捏着鼻子。谢安少有鼻疾，语音浊重，捏鼻以使语音轻细，在嘻戏中含有鄙夷不屑之意。

⑥但恐不免耳：谢安在东山，有隐居之志。但名声已显，恐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出仕，故有此语。但，只。

28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①，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②。"《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

〔译文〕

支道林(遁)通过别人向深公(竺法深)买岇山，深公回答说："没听说巢父、许由买山隐居的。"

〔注释〕

①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支公、林公或林道人。　因：通

过。　深公：即东晋僧人竺法深。法名道潜，字法深，隐居剡县岬山，誉为弘道法师。　印山："印"为岬之误。岬山在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东。

②巢、由：巢父和许由。相传为尧时的隐士，尧欲让位于二位，皆不受。巢父在树上筑巢而居。许由遁居于箕山之下。

29 王、刘每不重蔡公①。二人尝诣蔡语②，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③？"答曰："身不如夷甫④。"王、刘相目而笑曰⑤："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译文〕

王濛、刘惔常常不尊重蔡公（谟）。二人曾经到蔡那里去聊天，谈了很久，于是问蔡说："您自己说您与夷甫（王衍）相比如何？"回答说："我不如夷甫。"王、刘二人相视而笑说："您什么地方不如他？"回答说："夷甫没有你们这类客人。"

〔注释〕

①王、刘：指王濛、刘真长。东晋清谈名士。　每：常。　蔡公：指蔡谟。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今属河南）人，官至司徒。

②诣：到……去。

③何如……：和……相比，怎么样？　夷甫：指太尉王衍。

④身：第一人称代词。我。

⑤相目：相视。目，用为动词，用眼看。

30 张吴兴年八岁①，亏齿，玄之，已见。先达知其不常②，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③？"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译文〕

张吴兴（玄之）八岁时，门齿掉了，前辈知道他不寻常，故意取笑他说："您口中为什么开个狗洞？"张应声回答说："正是要让你

们这类人从这当中出入。”

〔注释〕

①张吴兴：即张玄之。字祖希，历官吏部尚书、冠军将军、吴兴太守。

②先达：先贤。有德行有学问而又名声显达的前辈。

③狗窦：狗洞。

31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①，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②。”《征西僚属名》曰：“隆字佐活，汲郡人。仕吴至征西参军。”

〔译文〕

郝隆七月七日那天到太阳下仰面而卧，有人问他这是干什么，回答说：“我晒书。”

〔注释〕

①出：到。

②我晒书：古人习俗，于七月七日曝晒经书及衣裳，以防腐败生虫。郝隆见邻人晒书籍，戏称晒自己肚子里经书，意思是他已将书本上的学问念到自己肚子里了。

32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①，后严命屡臻②，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③。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④，中有远志⑤。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本草》曰：“远志一名棘宛，其叶名小草。”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⑥，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⑦，亦极有会⑧。”

〔译文〕

谢公（安）起初有隐居东山的志向，后来皇帝的诏命屡次下达，形势不允许他坚持下去，开始就任桓公（温）司马。这时有人送

给桓公一些草药，其中有远志。桓公拿起来问谢公："这味药又名小草，为什么一种东西有两种称谓？"谢公没有立即回答。当时郝隆在座，应声回答说："这很容易解释。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公显出极为羞愧的神色。桓公看着谢安笑着说："郝参军这个解释不错，也很有意趣。"

〔注释〕

①东山之志：隐居东山的志向。谢安居东山二十馀年，未有出仕意。扬州刺史庾冰、吏部尚书范汪先后授安以官职，均被拒绝。

②严命：严厉的命令。指皇帝诏命。　　臻：至，到达。

③不获已：不得已。　　桓公司马：《通鉴》晋穆帝升平四年："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馀。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卷一〇一，3183 页）

④饷：馈赠。

⑤远志：一种中草药。其根名远志，叶名小草，均可入药。故下文郝隆以"处"，即隐处于地下；及"出"，即生出于地上来解释此一物而二称的道理。"出处"，又间指出仕与隐居。一语双关，用以讥讽谢安。

⑥郝隆：见本篇 31 注。

⑦过：《太平御览》九八九作"通"，是。通，阐述、解释。　　不恶：不坏。

⑧会：胜意，意趣。

33 庾园客诣孙监①，值行②，见齐庄在外③，尚幼，而有神意④。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⑤。"庾大笑曰："诸孙大盛⑥，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⑦。"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⑧。"《孙放别传》曰："放兄弟并秀异，与庾翼子园客同为学生。园客少有佳称，因谈笑嘲放曰：'诸孙于今为盛。''盛'，监君讳也。放即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放应机制胜，时人仰焉。司马景王、陈、钟诸贤相酬，无以逾也。"

〔译文〕

庾园客(爰之)去拜访孙监(盛),正逢他外出不在家,看见齐庄(孙放)在门外,年纪还小,神情意态却不凡。庾园客试探他说:"孙安国在哪里?"立即回答说:"庾稚恭(翼)家。"庾大笑道:"诸位孙氏很兴盛,有这样的儿子。"齐庄又回答说:"不如庾家各位之翼翼。"回家对别人说:"我确实赢了,我能够重复叫那家伙父亲的名字。"

〔注释〕

①庾园客:庾爰之小字园客,晋征西将军庾翼子。晋穆帝永和初,代父为荆州刺史,后被桓温废黜。　诣:到……去,拜访。　孙监:指孙盛。盛字安国,曾作秘书监。参见本篇 25 注。

②值:适逢。　行:出行,外出。

③齐庄:孙放字齐庄,孙盛次子,官至长沙相。

④神意:神情意态。

⑤庾稚恭:庾翼字稚恭,官至征西将军。兄亮为中书令,翼时称小庾。子园客。

⑥诸孙大盛:放父名盛,庾爰之故云"盛"字以戏孙放。

⑦翼翼:蕃盛的样子。翼,园客父名,放故云"翼"字以回敬。

⑧故:确实,的确。　奴:对人的鄙称。

34 范玄平在简文坐①,谈欲屈②,引王长史曰③:"卿助我!"《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颍阳人,左将军略之孙。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记》曰:"项羽为汉兵所围,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译文〕

范玄平(汪)在简文帝(司马昱)座席间,谈玄中要被击败,拉王长史说:"你帮我!"王长史说:"这不是拔山之力所能救助的

事。"

〔注释〕

①范玄平：即范汪。见孝标注。　简文：即晋简文帝司马昱。

②谈：指谈玄。　屈：摧折，受挫。

③引：拉。　王长史：指王濛。当时名士，善清谈。

35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①。三月三日会②，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③。"桓问："娵隅是何物④？"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译文〕

郝隆任桓公（温）南蛮校尉参军。三月三日祓禊宴饮聚会，作诗，作不出者罚酒三升。郝隆开始因作不出受了罚，喝完酒，拿起笔就写了一句道："娵隅跃清池。"桓公问："娵隅是什么？"回答说："蛮人称鱼为娵隅。"桓公说："作诗为什么用蛮语？"郝隆说："千里投奔您来，才得到蛮府参军，怎么能不用蛮语呢！"

〔注释〕

①郝隆：见本篇 31 注。　桓公：指桓温。《晋书·桓温传》载：庾翼卒，以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　南蛮参军：即南蛮校尉府参军。

②三月三日会：三国魏以后，以三月三日为祓禊日。祓禊，是源自上古的礼仪，汉以后有所发展变化。人们来到水边已不仅是举行沐浴祓除的仪式，而是把它当成宴饮游玩的时机，更免不了要赋诗行令，并以"曲水流觞"为乐。会，聚会。

③娵隅（jū　yú）：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称鱼为娵隅。娵或作𩵎。

④何物：疑问词。什么。《方正》18："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雅量》18："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

36 袁羊尝诣刘恢[①]，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②]。"《唐诗》曰："晋献公好攻战，国人多丧。"其诗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袁故嘲之。刘尚晋明帝女[③]，《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主见诗不平[④]，曰："袁羊，古之遗狂[⑤]！"

〔**译文**〕

袁羊（乔）有一次去拜访刘惔，刘惔在内室睡觉还没起床。袁羊写诗戏弄他说："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惔妻是晋明帝女，公主见诗愤慨不满，说："袁羊是古代放荡狂人之后！"

〔**注释**〕

①袁羊：袁乔字彦叔，小字羊，晋陈郡（今属河南）人。官尚书郎、江夏相。 诣：到……去，拜访。 刘恢：当为"刘惔"。"惔""恢"形近而误。据《晋书》载，刘惔尚晋明帝女庐陵公主。

②角枕：用兽骨装饰的枕头。 粲：鲜明。 文茵：华丽的褥子。 锦衾：锦制的被子。 烂：光亮。 长筵：长席。筵，竹席。 袁羊这两句诗由《诗经·唐风·葛生》演化而来。《葛生》是一首悼亡诗，诗中写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描写了主人公怀念亡妻、孤独凄凉的情景。袁羊反其意而用之，来调笑刘惔及公主眠而未起。

③尚：娶帝王之女曰尚。 晋明帝：司马绍，晋元帝子，东晋第二帝。

④主：公主。

⑤狂：指狂人。放荡不羁的人。

37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①]："聊复放一曲[②]。"刘真长笑其语拙[③]，问曰："君欲云那放[④]？"殷曰："榼腊亦放，何必其枪铃邪[⑤]？"殷融，已见。

〔译文〕

殷洪远(融)答孙兴公(绰)的诗道:"聊复放一曲。"刘真长(惔)嘲笑他的语言拙劣,问道:"您想要怎么放?"殷洪远道:"榻腊鼓也可以击节奏乐,何必一定是那金石演奏的音乐呢?"

〔注释〕

①殷洪远:殷融字洪远,陈郡(今河南)人。善清言,曾任吏部尚书、太常卿。　　孙兴公:即孙绰。参见《言语》84 注。

②聊复放一曲:姑且放声高歌一曲。聊复,姑且。放,放歌。

③刘真长:刘惔字真长,东晋名士,善清谈。

④那(nǎ):如何,怎么。

⑤榻腊:揩鼓又名榻腊鼓。榻腊鼓以手指揩之,其声榻腊。"榻"同"榻"。枪铃:指金石乐器乐耳的音乐。余嘉锡曰:"此云'榻腊亦放,何必枪铃'者谓己诗虽不工,亦足以达意,何必雕章绘句,然后为诗?犹之鼓虽无当于五声,亦足以应节,何必金石铿枪,然后为乐也?"

38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①,《晋阳秋》曰:"海西公讳奕,字延龄,成帝子也。兴宁中即位。少同阉人之疾,使宫人与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马温自广陵还姑孰,过京都,以皇太后令,废帝为海西公。"侍中谢公见桓公②,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③?"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④。"

〔译文〕

桓公(温)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后,扶立简文帝,侍中谢公(安)见到桓公,跪拜,桓惊讶地笑着说:"安石,你为什么至于这样?"谢说:"没有君在前跪拜,臣却站在后面的道理。"

〔注释〕

①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太和六年(公元 371 年),大司马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县公,立相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温专朝政,权倾朝野。

②侍中谢公:谢安当时官拜侍中。

③何事：为什么。　尔：这样。

④"未有"两句：作为侍中的谢安对大司马桓温称君，是尊称；自称为臣，是谦词。而君臣也指君主与臣下的关系。谢行跪拜礼并以君臣对称是讽刺桓温废海西立简文有自立为君的篡权阴谋。

39 郗重熙与谢公书①，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②，郗昙、王修，已见。《史记》曰："楚庄王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迎劳楚王。王问鼎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③？"《春秋传》曰："齐桓公伐楚，责苞茅之不贡。"《论语》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孔安国曰："后生，少年。"

〔译文〕

郗重熙（昙）给谢公（安）写信，说："王敬仁（修）听说有一个青年心怀问鼎之意，不知道是桓公（温）的道德衰败，还是后生可畏？"

〔注释〕

①郗重熙：郗昙字重熙，晋太宰郗鉴子。官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参见《贤媛》25注。

②王敬仁：王修字敬仁，小字苟子，王濛子。参见《文学》38注。　年少：少年，年轻人。　问鼎：《左传·宣公三年》载，楚王攻打陆浑之戎，而到达雒水，在周朝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王。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楚王问鼎有取而代之之意。后来则称图谋王位为问鼎。

③为复：选择连词。还是。

40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①，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张苍梧碑》曰："君讳镇，字义远，吴国吴人。忠恕宽明，简正贞粹。泰安中，除苍梧太守，讨王含有功，

封兴道县侯。”凭时年数岁，敛手曰②：“阿翁！讵宜以子戏父③！”

〔译文〕

张苍梧(镇)是张凭的祖父，曾经对张凭的父亲说：“我不如你。”凭父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说，苍梧说：“你有个好儿子。”张凭当时只有几岁，拱手言道：“阿翁！怎么可以用儿子戏弄父亲！”

〔注释〕

①张苍梧：张镇字义远，官至苍梧太守。　张凭：字长宗，晋吴郡人。善言玄理，有“理窟”之称。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②敛手：拱手。

③阿翁：称祖父。　讵(jù)：怎么，哪里。

41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①，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②！”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③。”《小雅》诗也。《毛诗注》曰：“蠢，动也。荆蛮，荆之蛮也。猃狁，北夷也。”习凿齿，襄阳人；孙兴公，太原人。故因《诗》以相戏也。”

〔译文〕

习凿齿与孙兴公(绰)不认识，一同在桓公(温)家做客。桓公对孙兴公说：“可与习参军一起交谈。”孙说：“那愚蠢的蛮荆，胆敢和大邦做对！”习说：“讨伐猃狁，到达太原。”

〔注释〕

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有史才，著《汉晋春秋》一书。桓温任荆州刺史，聘为州从事，官至荥阳太守。后触犯桓温，降职为参军。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晋太原人。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封长乐侯。

②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诗经·小雅·采芑》是描述周宣王时征伐楚国的诗篇，其中有“蠢尔蛮荆，大邦为雠”的诗句。古代楚国又名荆。蛮，对

南方民族的蔑称。大邦，指周国。雠，同"仇"。习凿齿是荆州襄阳人，孙兴公引诗"蠢尔蛮荆"发起进攻。并自命为"大邦"。"仇"又有"仇偶"、"相匹敌的对手"之义。孙引此诗在这里的意思是"你一个愚蠢的荆蛮子，敢作我的对手！"

③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经·小雅·六月》描述周宣王北伐猃狁获胜的史实。其中有"薄伐猃狁，以奏肤公"的诗句。意思是征伐猃狁，以进献大功。孙兴公是太原人，属夷地。习凿齿的回答是："我要狠狠地讨伐你这猃狁人，直捣你老巢太原。"

42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①，形似其舅，桓甚讳之。豹奴，桓嗣小字。《中兴书》曰："嗣字恭祖，车骑将军冲子也。少有清誉，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谱》曰："混字奉正，中军将军恬子。仕至丹阳尹。"宣武云②："不恒相似，时似耳③。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译文〕

桓豹奴（嗣）是王丹阳（混）的外甥，长得很像他的舅舅，桓豹奴很忌讳这个。宣武（桓温）说："不是什么时候都像，是有时像而已。经常像的是外形，有时像的是神情。"桓豹奴更加不高兴。

〔注释〕

①桓豹奴：即桓嗣。见孝标注。　　王丹阳：即王混。混字奉正，王恬子，曾作丹阳尹。

②宣武：即桓温。豹奴伯父。

③恒：长久，经常。

43 王子猷诣谢万①，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②。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③？"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④。《春秋传》曰："唇亡齿寒。"须发何关于神明⑤！"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⑥。"

〔译文〕

王子猷(徽之)去拜访谢万,林公(支道林)先已在座,神情傲慢,眼光很高。王说:“如果林公胡须和头发都很齐全,神情将会比这样强不?”谢说:“唇齿互相依赖,不能有一方偏废。胡须头发与神明有何干系!”林公神色很难看,说:“我七尺之躯,今天交给二位贤人去褒贬了。”

〔注释〕

①王子猷:即王徽之。羲之第五子。　诣:到……去,拜访。　谢万:字万石,太傅谢安弟。

②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支公或林公。　瞻瞩甚高:形容支道林高傲的神态。瞻瞩,瞻望,指人的眼光。

③“若林公须发并全”二句:僧人削发剃须,故王徽之以此调笑林公,以打击他“瞻瞩甚高”的神情。　当复:将。

④唇齿相须:唇齿互相依存。须:依赖,凭借。

⑤神明:指人的精神。

⑥委:托付,交给。

44 郗司空拜北府①,《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王黄门诣郗门拜云②:“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③。”骤咏之不已④。郗仓谓嘉宾曰⑤:“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⑥。”仓,郗融小字也。《郗氏谱》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学,不拜,而蚤终。”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⑦,《蜀志》陈寿评曰:“亮连年动众而无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⑧!”

〔译文〕

郗司空（愔）当年被任命为北府督将，王黄门（徽之）到郗家去拜贺，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不停地诵咏这句话。郗仓（融）对嘉宾（郗超）说："父亲今日拜官，子猷的言语太不恭顺，实在不能容忍。"嘉宾说："这句话是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人家把你父亲比作诸葛武侯，还有什么可说的！"

〔注释〕

①郗司空：郗愔。愔死，赠官司空。《资治通鉴》载：太和二年"以会稽内史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卷一〇一，3207页）拜北府，盖指此事。　北府：东晋的军备建制之一，掌握着朝廷的主要兵权。治所在广陵，后移至京口。

②王黄门：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官至黄门侍郎。　诣：到……去，拜访。　郗门：郗家。

③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句话是《三国志·蜀志》中陈寿对诸葛亮的品评。意思是在随机应变用兵的谋略方面，不是他所擅长的。

④骤咏：反复诵咏。骤，屡次。

⑤嘉宾：郗超小字嘉宾，郗愔子，郗仓兄。

⑥公今日拜：公，郗仓称其父。王子猷是郗愔外甥，舅父拜官，子猷出言不逊，故郗仓有"深不可容"之语。　殊：甚，很。　逊：恭顺，谦逊。

⑦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在蜀国，屡遭贬黜。归晋后，任著作郎。撰《三国志》行于世。　诸葛评：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评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⑧汝家：汝父。　武侯：诸葛亮，三国蜀丞相，死后谥忠武侯。

45 王子猷诣谢公[①]，谢曰："云何七言诗[②]？"《东方朔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也。子猷承问[③]，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④]。"出《离骚》。

〔译文〕

王子猷(徽之)去拜访谢公(安),谢说:"什么是七言诗?"子猷听到提问,回答道:"昂昂若千里之驹,汎汎若水中之凫。"

〔注释〕

①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　诣:到……去,拜访。

②云何:什么,什么是。　七言诗:诗体的一种。每句七字或以七字为主。如七古、七律、七绝。七言之始,或说出于《诗经》、《离骚》,或说出于《柏梁台》诗,说法不一。近人多以为起于汉魏,至六朝而趋于成熟。

③承:听。

④昂昂若千里之驹,汎汎若水中之凫:语出《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汎汎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意思是"宁愿昂扬如千里驹呢?还是做泛游水中的野鸭,随波起伏,以苟且偷生呢?"王子猷巧妙地用《卜居》的诗句回答谢安;既举例以说明了何为七言诗,又以千里驹与水中凫对举来影射谢公出处之不同态势。汎,同"泛"。凫,野鸭。

46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①,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②,既移久,王遂在范后③。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④。"王坦之、范启,已见上。一说是孙绰、习凿齿言。

〔译文〕

王文度(坦之)、范荣期(启)一起被简文帝(司马昱)邀请,范荣期年龄大而职位低,王文度年龄小而职位高。即将谒见,两人相互推让请对方在前面,推让很久之后,王终于走在范的后面。王于是说道:"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说:"淘之汰之,沙砾在后。"

〔注释〕

①王文度:王坦之。见《方正》58注。　范荣期:范启字荣期,晋护军长史范坚子,官至黄门侍郎。《晋书·范汪传》说他"以才义显于当世"。　俱:一起。　要:通"邀"。邀请。

②前：谒见，入见。　　更相：互相。

③移久：很久。　　遂：终于。

④洮：通“淘”，洗。

47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①]，称之于庾公[②]，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③]。既见，坐之独榻上[④]，与语。刘尔日殊不称[⑤]，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⑥]，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⑦]，故称比之。徐广《晋纪》曰：“刘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学，能言理。历中书郎、宣城太守。”

〔**译文**〕

刘遵祖（爰之）年轻时受到殷中军（浩）的赏识，向庾公（亮）称赞荐举他，庾公很高兴，就选用为僚属。见面后，让他坐在尊贵的独榻上，和他谈话。刘遵祖这天的表现很不称意，庾有点失望，于是称他为“羊公鹤”。从前，羊叔子（祜）有一只鹤很善跳舞，曾经向客人称赞它，客人试着让人把它赶来，却耷拉着羽毛不肯跳舞。因此称他为“羊公鹤”以相比附。

〔**注释**〕

①殷中军：殷浩。浩曾作中军将军。见《文学》22注。　　知：赏识。

②称：荐举，推荐。

③忻然：同“欣然”。喜悦的样子。　　取：录用。　　佐：僚属。处于辅助地位的人。

④坐之独榻：让他坐在独榻上。连榻可坐数人，独榻则为一人独坐，是尊贵的席位。

⑤殊：很，甚。　　称：称意，称心。

⑥羊叔子：羊祜字叔子，景王司马师妻弟。晋武帝受禅，有佐命功，官荆州刺史，后为征南大将军，历职三朝。参见《言语》86注。

⑦氃氋（tóngméng）：羽毛松散委顿的样子。

48 魏长齐雅有体量①，而才学非所经②。初宦当出③，虞存嘲之曰④："与卿约法三章⑤：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⑥。"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⑦。《魏氏谱》曰："颛字长齐，会稽人。祖胤，处士。父说，大鸿胪卿。颛仕至山阴令。"《汉书》曰："沛公入咸阳，召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应劭注曰："抵，至也，但至于罪。"

〔译文〕

魏长齐（颛）胸怀宽阔有度量，但读书致学他却不擅长。初次做官将要出任时，虞存嘲笑他说："和你约法三章：清谈玄理者处死，舞文弄墨者受刑，品鉴人物者抵罪。"魏长齐愉悦地笑笑，没有不满意的神色。

〔注释〕

①体量：度量，气量。

②才学：学问。　　经：长，擅长。

③宦：做官。　　当：将。

④虞存：字道长，晋会稽山阴人，官至尚书吏部郎。

⑤约法三章：约定三条法律。

⑥谈：指清谈玄理。　　文笔：指诗文。用为动词，指写作诗文。　　商略：品评，评论。指品评鉴赏人物。此三项都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们风流儒雅之事。魏颛才学不足，不擅长这些文人的勾当，所以虞存如此调笑他。

⑦怡然：平静、和乐的样子。　　忤：抵触。

49 郗嘉宾书与袁虎①，道戴安道、谢居士云②："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③。"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④。袁、戴、谢，并已见。

〔译文〕

郗嘉宾(超)写信给袁虎(宏),说戴安道(逵)、谢居士(敷)说:"有恒心、负责到底的作风,该有所弘扬啊。"因为袁宏缺少持之以恒的意志,所以用这句话来调侃他。

〔注释〕

①郗嘉宾:郗超,见《言语》59注。　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晋陈郡(今属河南)人。曾任桓温大司马府记室参军,后官至东阳太守。

②戴安道:戴逵,见《雅量》34注。　谢居士:谢敷,见《栖逸》17注。

③恒:持久。长期。　任:负责任。　弘:发扬光大。袁虎名宏。这句话一语双关。既在讲一个常理,又是在通过解释袁宏名字的意义指出他的弱点。

④无恒:无恒心,无持久不变的意志。

50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①:"子敬举体无饶纵②,掇皮无余润③。"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④?"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⑤。

〔译文〕

范启给郗嘉宾(超)的信中说:"子敬(王献之)通体没有丰腴的地方,去了皮也没有什么润泽的东西。"郗嘉宾回答说:"全身没有丰润之处,与全身没有真东西相比怎么样?"范启禀性矜持做作得厉害,因此讥讽他。

〔注释〕

①范启:见本篇46注。　郗嘉宾:郗超,见《言语》59注。

②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之子。见《德行》39注。　举体:全身。饶纵:丰腴。此指身体丰满、肥胖。"无饶纵"是说王献之身体脊瘦。

③掇(duó)皮:去了皮。　余润:膏腴。指皮下脂肪多。

④何如:与……比,怎么样。

⑤矜假:矜持做作。

51 二郗奉道①，二何奉佛，皆以财贿②。谢中郎云③："二郗谄于道④，二何佞于佛⑤。"《中兴书》曰："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晋阳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久在扬州，征役吏民，功赏万计，是以为遐迩所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译文〕

郗愔、郗昙信奉道教，何充、何准信奉佛教，全都用了大量财物。谢中郎（万）说："二郗谄谀于道，二何献媚于佛。"

〔注释〕

①二郗：郗愔、郗昙兄弟，两人都信奉天师道。郗愔信道事，见《术解》10。又《太平御览》六六："郗愔性尚道法，密自遵行。""手自写道经，将盈百卷。"

②二何：何充、何准兄弟。二人信奉佛教，广修佛寺，供养和尚，劳民伤财，故遭讥讽。　　财贿：财货，财物。

③谢中郎：谢万。万曾作抚军从事中郎。

④谄：巴结，奉承。

⑤佞：以不正手段信奉。

52 王文度在西州①，与林法师讲②，韩、孙诸人并在坐③，林公理每欲小屈④。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⑤。"

〔译文〕

王文度（坦之）在扬州府，和林法师（支遁）谈玄，韩康伯（伯）、孙兴公（绰）等人都在座，林公的论理常遇到小挫折，孙兴公说："法师今天像是穿了破丝絮走在荆棘之中，随处遭牵掣挂碍。"

〔注释〕

①王文度：王坦之字文度，蓝田侯王述子。　　西州：东晋时扬州刺史治

所，因在台城西，故称西州。此借指扬州。

②林法师：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或林法师。　讲：讲论，指讲论玄理。余嘉锡引程炎震云："坦之未尝为扬州，支遁下都在哀帝时，王述方刺扬州，盖就其父官廨中设讲耳。"

③韩、孙诸人：指韩康伯、孙兴公诸名士。

④每：常。　屈：受挫。

⑤蔽絮：破旧丝棉絮。　触地：处处，到处。　挂阂(hé)：挂碍。

53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①，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②，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③？"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④？"《庄子》曰："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支策，惠子之据梧，三子之智几矣，皆其盛也，故载之末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问之，庖丁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译文〕

范荣期(启)见郗超世俗之情不减，戏弄他说："伯夷、叔齐、巢父、许由一下子名垂千古，何必如此费尽心思劳苦身体，疲倦不堪地拄着打鼓棒倚靠在梧桐树上呢？"郗超没有回答，韩康伯(伯)说："为什么不使刀刃完全在虚无中游走呢？"

〔注释〕

①范荣期：范启，见本篇46注。　郗超：小字嘉宾，郗愔子。《晋书》本传云："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　俗情不淡：世俗之情不减。指郗超信佛却又不能脱俗。

②夷、齐、巢、许：指伯夷、叔齐、巢父、许由。此四者全是古代著名隐士。一诣垂名：一下子名垂千古。诣，往。垂名，留传名声。

③劳神苦形：费尽心思劳苦身体。　支策据梧：典出《庄子·齐物论》："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师旷精通音律，是晋平公的乐师。枝，拄。

策,打鼓棒。枝策,大约是说师旷因疲惫而拄着打鼓棒。支通枝。惠子,惠施,名家代表人物,善辩。《庄子·德充符》说他:"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据梧,大约是说惠施与人在树下辩论,直到疲倦不堪,靠着梧桐树休息,吟叹。

④游刃皆虚:典出《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梁惠君解牛后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意思是说做事要"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善于钻空子、避免碰钉子。游,游走。刃,刀刃。虚,空间、缝隙。

54 简文在殿上行①,右军与孙兴公在后②。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④,谢车骑出曲阿祖之⑤,王蕴、谢玄,已见。王孝伯罢秘书丞⑥,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⑦。"王曰:"不钝,颇亦验。"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在大殿上走,右军(王羲之)和孙兴公(绰)跟在后面。右军指着简文帝对孙兴公说:"这位是啖名客。"简文回过头说道:"天下本来有齿牙坚利的人。"后来王光禄(蕴)作会稽郡守,谢车骑(玄)到曲阿为他送行,当时王孝伯(恭)免秘书丞升转中书郎,也在座,谢车骑谈到此事,于是看着孝伯说:"王丞齿牙似乎不钝。"王说:"不钝,略微试了试。"

〔注释〕

①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少子,封会稽王,为抚军将军。被桓温立为帝,在位二年。

②右军:指王羲之。羲之官右军将军。见《言语》62 注。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等。见《言语》84 注。

③啖(dàn)名客:指贪求名声的人,好名之士。此是戏言,指司马昱是一

个有许多官职、名声显赫的人。

④王光禄：即王蕴。字叔仁，小字阿兴，曾作吏部郎、光禄大夫。见《任诞》35 注。　作会稽：任会稽内史。

⑤谢车骑：谢玄，见《言语》78 注。　出：到。　曲阿：晋代县名，在今江苏丹阳。　祖：饯行送别。

⑥王孝伯：王恭字孝伯，蕴子。曾任秘书丞，官至中书令。见《德行》44 注。

⑦王丞齿似不钝：此戏言，盖指王恭善啖名利。此时王恭罢秘书丞，升转中书郎之职。

55 谢遏夏月尝仰卧①，谢公清晨卒来②，不暇著衣，跣出屋外③，方蹑履问讯④，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⑤。"《战国策》曰："苏秦说惠王而不见用，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大困而归。父母不与言，妻不为下机，嫂不为炊。后为从长，行过洛阳，车骑辎重甚众，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视。秦笑谓其嫂曰：'何先倨而后恭？'嫂谢曰：'见季子位高而金多。'秦叹曰：'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贫贱则轻易之，而况于他人哉！'"

〔译文〕

夏令的一天，谢遏（玄）正仰卧而睡，谢公（安）清晨突然来到，他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脚跑到屋外来，才穿上鞋施礼问候，谢公说："你可以说是'前倨后恭'。"

〔注释〕

①谢遏：谢玄字幼度，小字遏。曾率晋军败苻坚于淝水，封康乐县公，死后赠车骑将军。见《言语》78 注。　夏月：夏季，夏天。

②谢公：谢安。安是谢遏叔父。　卒：通"猝"。突然。

③跣：光着脚。

④方：才。　蹑履：穿鞋。依古礼拜见长者必着履。　问讯：施礼问候。

⑤前倨而后恭：开始倨傲后来恭敬。典出《战国策·秦策》。此是谢安对

谢遏的戏言。

56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①，请假还东②。尔时例不给布驱③，顾苦求之，乃得④。发至破冢，遭风大败⑤。周祗《隆安记》曰："破冢，洲名，在华容县。"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驱无恙⑥。"

〔译文〕

顾长康（恺之）任殷荆州（仲堪）僚属，请假东还。那时依惯例不供给帆船，顾长康极力请求，才得到。船行至破冢，遭遇大风，布帆破坏得很厉害。顾写信笺给殷仲堪说："地名为破冢，我们真是破冢而出，行人安安稳稳，帆船安然无恙。"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博学有才气，好谐谑，尤善绘画，谢安等很器重他，官至散骑常侍。　　佐：僚属，僚佐。

②还东：顾长康是晋陵无锡人，自荆州回家向东而行，故曰还东。

③例：按照惯例。　　布驱（fán）：布制船帆。此指帆船。

④苦求：极力要求。

⑤破冢：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东。　　败：坏。

⑥"地名破冢"四句：《晋书·顾恺之传》谓"恺之好谐谑"。此笺所言，正是谐谑滑稽文字。"破冢而出"，以喻死里逃生。故意将"人无恙"、"船安稳"相错搭配成"人安稳"、"船无恙"，以喻风浪中人船颠倒。

57 苻朗初过江①，裴景仁《秦书》曰："朗字元达，苻坚从兄。性宏放，神气爽悟，坚常曰：'吾家千里驹也。'坚为慕容冲所围，朗降谢玄，用为员外散骑侍郎。吏部郎王忱与兄国宝命驾诣之。沙门法汰问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丑而才，国宝美而狠故也。朗常与朝士宴，时贤并用唾壶。朗欲夸之，使小儿跪而张口，唾而含出。又善识味，会稽王道子为设精馔，讫，问：'关中之食，孰若于此？'朗曰：'皆

好，唯盐味小生。'即问宰夫，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恒半露。'问之，亦验。又食鹅炙，知白黑之处。咸试而记之，无毫厘之差。著《苻子》数十篇，盖老庄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后众谗而杀之。"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②，终无极已③，《王氏谱》曰："肃之字幼恭，右将军羲之第四子。历中书郎、骠骑咨议。"朗大患之④。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⑤；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⑥。"

〔**译文**〕

苻朗刚过江来，王咨议（肃之）非常好多事，询问中原有才德名望的人和风物特产，问个没完没了，苻朗很厌烦他。接着又问奴婢的贵贱，朗说："恭谨朴实有识见的价可至十万；无知识做奴婢问的，只要数千钱罢了。"

〔**注释**〕

①苻朗：字元达，前秦苻坚从兄子，官青州刺史。晋伐秦，降晋，用为员外散骑侍郎。与晋诸权贵游，恃智傲物，常自夸诞。后遭王国宝等谗忌，被杀。

②中国：指中原。　　风土所生：风物特产。

③终无极已：始终没完没了。

④患：厌恶，讨厌。

⑤谨厚：恭谨朴实。　　有识中：有见地，有识见。识中，六朝时，凡得其当者每以"中"字系之。如"理中"、"事中"、"记中"。识中即得识见之中。　　乃：竟。

⑥无意：无识见、无知识。意，知解、识见。　　为奴婢问：做奴婢问，提出奴婢问题。

58 东府客馆是版屋①，谢景重诣太傅②，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③，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④。"《秦诗》序曰："襄公备其兵甲以讨西戎，妇人闵其君子，故作。"《诗》曰："在其版屋，乱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译文〕

扬州府的客馆是木板屋。谢景重(重)去拜访太傅(司马道子),当时宾客满座,谢不和人交谈一句,只抬头仰视道:"会稽王竟然让他的客馆成了西戎的房舍。"

〔注释〕

①东府:扬州刺史治所。会稽王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府第在州东,故称东府。 客馆:招待宾客的住所。 版屋:木板房子。

②谢景重:谢重字景重,东阳太守谢朗子,有才名,曾作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长史。 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晋简文帝之子,当时任太傅之职。

③初不:完全不,一点不。

④直:只。 乃复:竟然。 西戎其屋:典出《诗经·秦风·小戎》。秦襄公带兵讨伐西戎,夫人思念丈夫而作。诗曰:"其在版屋,乱我心曲。"毛亨注:"西戎之版屋也。"版屋即木板屋,西戎人住房多如此。谢重无视一座宾客,唯以秦野西戎之宅来调侃扬州客馆,似还含有对宾客的嘲讽。

59 顾长康啖甘蔗①,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②。"

〔译文〕

顾长康(恺之)吃甘蔗,先从尾部吃起。有人问这是为什么,说:"渐至佳境。"

〔注释〕

①顾长康:即顾恺之。见本篇56注。 啖(dàn):吃。

②渐至佳境:逐渐进入甜美的境界。后来被用作比喻兴味逐渐浓厚或境况逐渐好转的成语。又作"渐入佳境"。

60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①,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②,既不可复得③;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④,酷非所

须⑤。正如真长、子敬比⑥,最佳。"珣举谢混⑦。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续晋阳秋》曰:"山松,陈郡人。祖乔,益州刺史。父方平,义兴太守。山松历秘书监、吴国内史。孙恩作乱,见害。初帝为晋陵公主访婿于王珣,珣举谢混,云'人才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脔⑧!"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嘱托王珣为女儿择婿,说:"王敦、桓温有奇才异能之辈,已不可再得,而且稍一得意,就好干预别人的家事,实在不是我所需要的女婿。只要和真长、子敬差不多的,最理想。"王珣举荐了谢混。后来袁山松打算与谢家联姻,王珣说:"你不要靠近禁脔!"

〔注释〕

①孝武帝:指晋孝武帝司马曜,简文帝子,在位24年,年号宁康、太元。　属:通"嘱"。嘱托。　王珣:晋中领军王洽子,丞相王导孙。官至左仆射、尚书令,封东亭侯。见《言语》102注。　求女婿:指为晋陵公主择婿。

②王敦:字处仲,娶晋武帝女襄城公主。为大将军,握强兵,干豫朝政,两次起兵反朝廷。　桓温:字元子,娶晋宣帝女。以大司马专朝政,兴废立,擅杀戮,权倾朝野。　磊砢:树大多节,以喻人之有奇才异能。

③既:已经。

④小:稍。　豫:通"预"。参与,干预。

⑤酷:极。

⑥正:只。如……比:像……一样。　真长:刘惔字真长,沛国人。娶晋明帝女庐陵公主,官至丹阳尹。　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子,娶晋新安公主,官至中书令。

⑦举:推荐,举荐。　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谢琰子,谢安孙。娶孝武帝女晋陵公主为妻。官至中领军、尚书仆射。

⑧禁脔:属皇家、宫廷所有之物均为禁。脔,肉块。晋元帝渡江,镇建业,公私窘困。每得一小猪,视为珍膳,项上一脔尤为味美,就拿来进给元帝,群下不敢食,人称之为禁脔。后因指珍贵美好他人不得染指之物。此后"禁脔"

又成为“帝婿”的典故。

61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①。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②。”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③。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④。”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⑤，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⑥。”殷曰：“咄咄逼人⑦！”仲堪眇目故也。《中兴书》曰：“仲堪父尝疾患经时，仲堪衣不解带数年。自分剂汤药，误以药手拭泪，遂眇一目。”

〔译文〕

桓南郡（玄）与殷荆州（仲堪）谈话之间，随着话题，一起作起“了语”联句。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南郡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殷荆州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作“危语”联句。桓说：“矛头淅米剑头炊。”殷说：“百岁老人攀枯枝。”顾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荆州有一个参军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荆州说：“这实在是咄咄逼人！”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大司马桓温子，袭爵南郡公。　殷荆州：殷仲堪，晋孝武帝时，自黄门侍郎拔为荆州刺史。　语次：谈话之间。次，时、时候。了语：以完了、终结之意为题所作的隐语。几人共作可如联句之体，是一种语言游戏。以下三句都暗含“完了”、“了结”之意，所以叫“了语”。这三句语言工整且押韵，是精彩的了语联句。

②旒旐（liúzhào）：出殡时在灵柩前的幡旗。

③危语：举极危险的事情为题材赋诗做隐语。几人共作可为联句，是一种语言游戏。

④矛头淅米剑头炊：在矛头凹槽中淘米，以剑头支锅造饭。

⑤参军：即参军事之职，是军府中重要属官。

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以上几句危语一句比一句险，一句比一句令人震愕惊骇，而这一句则更为精彩。盲人骑瞎马，瞎上加瞎；夜半临深池，险上添险。且语言对仗工整，可谓危语中的佳作。

⑦咄咄逼人：形容气势使人惊惧，是六朝习语。殷仲堪用这一习语似有双关意味。参军所做危语或有意影射或无意涉嫌，正刺中他目眇的缺憾而使他难堪；另外此危语确实危险得令人惊惧，有咄咄逼人之势。

62 桓玄出射①，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②，垂成，唯少一破③。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④。"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⑤，而况于卿！"《尚书大传》曰："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焉，名乔。'二三子往观之，见乔，实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乔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见梓，实晋晋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礼记》曰："成王有罪，周公则挞伯禽。"亦其义也。周殊无忤色⑥。桓语庾伯鸾曰：《晋东宫百官名》曰："庾鸿字伯鸾，颍川人。"《庾氏谱》曰："鸿祖义，吴国内史。父楷，左卫将军。鸿仕至辅国内史。""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⑦。"

〔译文〕

桓玄到靶场射箭，刘参军与周参军为一组赌射，再中一箭就可获胜。刘对周说："你这一发不中，我就鞭挞你。"周说："何至于挨你打？"刘说："伯禽那么高贵，尚且免不了鞭笞，何况是你！"周没有一点不满意的神色。桓玄对庾伯鸾（鸿）说："刘参军应停止读书，周参军还要努力学习。"

〔**注释**〕

①桓玄:温子,官义兴太守、江州刺史。

②朋赌:分组赌射箭。一朋,相当于一组。

③垂成,唯少一破:只差一箭就可取胜。破,破的,射中靶子。

④此起不破:此发不中。起,发射。　　挞:鞭笞。

⑤伯禽之贵,当不免挞: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封于鲁。《尚书》及《礼记》均有周公挞伯禽的记载。见刘孝标注。

⑥殊无:完全没有。　　怍色:抵触不满的神色。

⑦"刘参军宜"二句:刘参军乱用典故,作为轻浮的口谈资料,不如不读书。周参军不学无知,受取笑而无怍色,是因不知伯禽受挞之典,所以说他"且勤学问"。

63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①,王侍中为主簿,在坐②。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③。"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④。"道曜,未详。思道,王祯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祯之字思道,故曰"顾名思义"。

〔**译文**〕

桓南郡(玄)和道曜讲论《老子》,王侍中(桢之)任主簿,在座。桓说:"王主簿可以看着自己名字思考道的真谛。"王没有回答,只是大笑。桓说:"王思道能作大家子弟笑。"

〔**注释**〕

①桓南郡:指桓玄。玄曾作南郡太守,故称。　　道曜:姓氏和事迹不详。盖当时道士。　　《老子》:即老子所著《道德经》,主自然无为。是魏晋谈玄的主要内容之一。

②王侍中:王桢之字公幹,小字思道,晋黄门侍郎王徽之子,官侍中、大司马长史。　　主簿: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掌文书簿籍等。

③顾名思义:王桢之字思道。《老子》讲的是道,桓玄用王桢之字开玩笑。意思是:他可以不必讲论《老子》,只看着自己的名字就能理解道的真谛。

④大家儿:大家子弟。按王桢之是徽之子,羲之孙,是豪门士族子弟。

64 祖广行恒缩头①。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②。"《祖氏谱》曰:"广字渊度,范阳人。父台之,仕光禄大夫。广仕至护军长史。"

〔译文〕

祖广走路总是缩着头。去拜访桓南郡(玄),刚下车,桓说:"天气相当晴朗,祖参军好像是从漏雨的屋里来。"

〔注释〕

①恒:常,总是。

②屋漏:屋破漏雨处。

65 桓玄素轻桓崖①,崖在京下有好桃②,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续晋阳秋》曰:"修少为玄所侮,于言端常嗤鄙之。"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③:"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④。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⑤。"《国语》曰:"仲尼在陈,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尺有咫。问于仲尼,对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方贿贡。于是肃慎氏贡楛矢。古者分异姓之职,使不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椟如初。"

〔译文〕

桓玄一向看不起桓崖(修)。桓崖在京城有良种桃子,桓玄一次次向他求取,终没有得到好的。桓玄给殷仲文写信,以这件事嘲笑他说:"德行美好清名,边远的肃慎族也会贡奉他的特产楛矢。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连宅院里最寻常的东西也得不到。"

〔注释〕

①桓玄:桓温子,与修是同堂叔伯兄弟。 桓崖:桓修字承祖,小字崖,

桓冲子，娶晋简文帝女武昌公主，官至抚军大将军，封安成王。

②京下：京城。

③殷仲文：陈郡（今属河南）人。官至侍中、尚书，因助桓玄篡逆，后被杀。嗤笑：嘲笑。

④德之休明：德行美善盛明。语出《左传·宣公二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鼎小，重也。" 肃慎：古代民族名。在中国东北部一带。据说，周成王时曾以楛矢、石砮入贡。 楛矢（hùshǐ）：用楛木作杆的箭。

⑤篱壁间物：宅院内所产之物。泛指寻常之物。

轻诋第二十六

轻诋即轻蔑、诋毁之意。此篇正与赏誉相对。故事以东晋名士之间的互相轻视诋毁为内容，主方往往能抓住客方的缺点毛病，击中其要害。其中有些轻诋言行是由于文人相轻、意气相生、居高凌下、利害相左而引发的。这里收录的33则故事大多很机巧，很风趣，有的不免显得刻薄。但都毫无掩饰，直抒胸臆，也表现出魏晋人自然、真率的精神风貌。遭轻诋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前面各篇常见的受人敬重的名士和达官贵人。一方面，人的性格本来是多方面的，品评人物自然会褒长贬短。另一方面，个人所见所感不同，对客观人事的褒贬也自会有不同见解。

1 王太尉问眉子[①]："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②]？"眉子，已见。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译文〕

王太尉（衍）问其子眉子（王玄）："你叔父是个名士，为什么你不推重他？"眉子说："哪里有名士整天胡言乱语的？"

〔注释〕

①王太尉：王衍字夷甫，官至太尉。　眉子：王玄字眉子，王衍子。少有才气，与卫玠齐名，官至陈留太守。叔父王澄，字平子，以善于品评人物知名当世。《晋书》云："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然眉子对其颇有非议。

②推重：推许尊重。

2 庾元规语周伯仁[①]："诸人皆以君方乐[②]。"周曰："何乐？谓乐毅邪[③]？"《史记》曰："乐毅，中山人。贤而为燕昭王将军，率诸侯伐齐。终于赵。"庾曰："不尔，乐令耳[④]。"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⑤]？"《列女传》曰："钟离春者，齐无盐之女也，其丑无双。黄头深目，长壮大节，鼻昂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膝，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诣齐宣王，乞备后宫，因说王以四殆，王拜为正后。"《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得山中采薪女子，名曰西施，献之吴王。"

〔译文〕

庾元规（亮）对周伯仁（顗）说："众人都把你和乐相比。"周说："哪个乐？说的是乐毅吗？"庾说："不是他，是乐令（广）罢了。"周说："怎么竟然为了刻画无盐，而冒犯西施呢？"

〔注释〕

①庾元规：庾亮字元规，明帝庾皇后兄。成帝初年，为中书令，掌朝政。　周伯仁：周顗字伯仁，安东将军浚子，官至尚书左仆射。

②方：比，和……相比。

③乐毅：战国时中山人。后为燕国上将，率五国之兵伐齐，大败齐国，封为昌国君。

④乐令：乐广字彦辅，南阳人。善清言，当世名士。官至河南尹、尚书令。八王之乱，受长沙王乂疑忌，因忧而死。

⑤"何乃"二句：无盐是丑女，西施是美女。周伯仁认为，拿乐广和他相比，如同以丑女比美女，是对他的贬低、诋毁。

3 深公云①："人谓庾元规名士②，胸中柴棘三斗许③！"

〔**译文**〕

深公（竺道潜）说："人们认为庾元规（亮）是名士，可是他胸中隐藏的荆棘大约有三斗之多！"

〔**注释**〕

①深公：竺道潜字法深，东晋僧人，时称深公。

②谓：认为。

③柴棘：柴木荆棘。喻人心胸狭窄，对人忌刻。　许：用于数量词后，表示约数。

4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①。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②，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③。"按王公雅量通济，庾亮之在武昌，传其应下，公以识度裁之，嚣言自息。岂或回贰，有扇尘之事乎？王隐《晋书·戴洋传》曰："丹阳太守王导问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为土地之主。而于申上冶，火光昭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导呼冶令奕逊使启镇东徙，今东冶是也。"《丹阳记》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

〔译文〕

庾公(亮)权势很重,足以压倒王公(导)。庾驻扎在石头,王在冶城中坐,大风吹来,扬起尘土,王用扇子拂去尘土说:"元规的尘土把人弄脏。"

〔注释〕

①庾公:庾亮字元规。晋明、成二帝时,亮以后兄、帝舅身份,掌朝中大权。 王公:王导,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是东晋中兴名臣,官至丞相。晋明帝时,曾领扬州刺史。

②石头:即石头城。在东晋京城建康西,形势险要,是军事重镇。 冶城:古城名。晋时为丹阳郡治所。

③元规尘污人:庾亮居石头,据上流,拥强兵。传闻"庾公有东下意"(见《雅量》13),故王导口出此轻诋之言。

5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①。在大将军许②,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王丞相,已见。元规,复可所难③?"

〔译文〕

王右军(羲之)年轻时很不善于讲话。在大将军(王敦)那里坐,王导、庾亮二公后来来了,右军就起身要走,大将军留他,说:"是你家的司空和元规,又有什么可为难的?"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丞相王导从子。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涩讷:指言语迟钝,不善言词。

②许:处,处所。

③司空:晋元帝时,王导曾为司空。 可所:即"何所"。"可"通"何"。

6 王丞相轻蔡公①,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

边②，何处闻有蔡充儿③？”《晋诸公赞》曰：“充字子尼，陈留雍丘人。”《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充少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莫有媟慢于其前者。高平刘整有隽才，而车服奢丽，谓人曰：‘纱縠，人常服耳。’尝遇蔡子尼在坐，终日不自安。见惮如此。是时陈留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尝经郡，入境，问：‘此郡多士，有谁乎？’吏曰：‘有江应元、蔡子尼。’时陈留多居大位者，澄问：‘何以但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位也。’澄笑而止。充历成都王东曹掾，故称东曹。”《妒记》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卿，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王公不能久堪，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元会日，夫人于青疏台中望见两三儿骑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见，甚怜爱之，语婢：‘汝出问，是谁家儿？’给使不达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诸郎。’曹氏闻，惊愕大恚，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以左手攀车栏，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劣得先至。蔡司徒闻而笑之，乃故诣王公，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谓信然，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王大愧。后贬蔡曰：‘吾昔与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处，不闻天下有蔡充儿！’正忿蔡前戏言耳。”

〔**译文**〕

王丞相（导）很看不起蔡公（谟），他说：“我和安期（王承）、千里（阮瞻）一起遨游在洛水边时，何曾听说过有蔡充的儿子？”

〔**注释**〕

①轻：轻视，看不起。　蔡公：蔡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今河南）人。蔡充子。晋康帝时，官至侍中、司徒。

②安期、千里：王承、阮瞻。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二人为西晋名士。共游洛水边：指早在西晋京都洛阳时，自己与王承、阮瞻等就已是显赫的知名人士。

③何处：何曾。表示反诘。　蔡充：字子尼，蔡谟父，官成都王东曹掾。蔡谟曾以王导妻曹氏妒忌的故事和导开了个大玩笑，使导很难堪，故王导如此轻诋他。参见刘孝标注和《晋书·王导传》。

7 褚太傅初渡江①，尝入东，至金昌亭②，吴中豪右燕集亭中③。谢歆《金昌亭诗序》曰："余寻师，来入经吴，行达昌门，忽睹斯亭，傍川带河，其榜题曰金昌。访之耆老，曰：'昔朱买臣仕汉，还为会稽内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与买臣争席。买臣出其印绶，群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号曰金伤，失其字义耳。"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④。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⑤，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译文〕

褚太傅（裒）过江不久，曾东至吴郡，来到金昌亭，吴县的豪强大族正在金昌亭中宴饮聚会。褚公虽然早就有显赫的名声，当时匆忙中没有认出来，就吩咐侍者多给他茶水，少放蜜渍瓜果，茶汁饮尽就立即添上，让他始终吃不到杯中之果。褚公喝完茶，慢慢举手施礼道："褚季野。"于是在座的人都受惊四散，无不显出一副狼狈的样子。

〔注释〕

①褚太傅：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晋康帝褚皇后父。持重少言，早负盛名。官至江、兖二州刺史。死后赠官侍中、太傅。　　渡江：渡过长江。指从中原来到东晋。

②金昌亭：亭名，在苏州阊门外。

③吴中：吴县。

④造次：匆忙，仓促。　　识别：认识。

⑤茗汁：茶水。　　著：放置。　　粽：蜜渍的瓜果，用来佐茶。

8 王右军在南①，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②，云："虎犹、虎犊，还其所如③。"虎犹，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谱》曰："彭之字

安寿，琅邪人。祖正，尚书郎。父彬，卫将军。彭之仕至黄门郎。虎犊，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头须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少有局干之称，累迁至左光禄大夫。”

〔译文〕

王右军（羲之）在南边江州，丞相（王导）给他写信，常叹息子侄不够卓越，说：“虎犳、虎犊，恰如其名。”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王导从子，官右军将军。

②不令：不优秀，不杰出。

③虎犳、虎犊：王彭之小字虎犳，王彪之小字虎犊，都是王导族人。还其所如：犳是小猪，犊是小牛。意思是虎犳、虎犊，才质低下，正像他们的小名一样。

9 褚太傅南下①，孙长乐于船中视之②。长乐，孙绰。言次及刘真长死③，孙流涕，因讽咏曰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⑤。”《大雅》诗。毛公注曰：“殄，尽；瘁，病。”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⑥，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⑦：“卿当念我⑧。”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译文〕

褚太傅（裒）乘船南下，孙长乐（绰）到船中去看望他。言谈之间说到刘真长（惔）的死，孙流下泪来，接着讽咏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太傅大怒，说：“真长在世时，何曾特别看重过你，你今天却在人前作出这副面孔！”孙停止哭泣，对褚太傅说：“你该怜悯我。”当时人们都笑他有才学却禀性鄙俗。

〔注释〕

①褚太傅南下：晋穆帝永和五年，褚裒以征北大将军督师北伐后赵，兵败，朝廷使还镇京口（今镇江）。南下，盖指此时事。

②孙长乐：孙绰字兴公，封长乐侯。东晋名士，曾作刘真长诔，为人称道。

③言次：言谈之间。　刘真长：刘惔字真长，善清谈，与王濛并称，官至丹阳尹。

④讽咏：吟诵，背诵。

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引自《诗经·大雅·瞻卬》。这是一首讥刺周幽王乱政亡国的诗。人，指贤人。云，句中助词。亡，失去、奔亡。殄(tiǎn)瘁，病困。意思是"贤人亡去，国家困顿"。

⑥平生：往昔。特指生前活着的时候。　比数：看重，重视。

⑦回泣：停止哭泣。

⑧念：爱怜，怜悯。

10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①，为真长求会稽②，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③。常谓使君降阶为甚④，乃复为之驱驰邪⑤？"

〔译文〕

谢镇西（尚）写信给殷扬州（浩），为真长（刘惔）要求会稽郡之职，殷回答说："真长标同伐异，是狭隘表现最为突出的人。我常认为您对真长谦恭接纳已经过分了，难道您竟然还要为他奔走效力吗？"

〔注释〕

①谢镇西：谢尚字仁祖，历官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　书与：写信给。此"书"用为动词，写信的意思。　殷扬州：殷浩字渊源，曾作扬州刺史、中军将军。

②真长：刘惔字真长。　会稽：郡名，会稽郡属扬州。

③标同伐异：维护同党，攻击异己。　侠：通"狭"。狭隘，气量小。

④谓：认为。　使君：对州郡长官的尊称。　降阶：走下台阶相迎。指谦恭接纳，以礼相待。

⑤乃复：竟然。　驱驰：奔忙效力。

11 桓公入洛①,过淮泗②,践北境③,与诸僚属登平乘楼④,眺瞩中原⑤,慨然曰⑥:"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⑦,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⑧!"《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晋阳秋》曰:"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袁虎率尔对曰⑨:"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⑩?"桓公懔然作色⑪,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⑫?《刘镇南铭》曰:"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黄中通理,博识多闻,仕至镇南将军、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⑬,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⑭。魏武入荆州⑮,烹以飨士卒⑯,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⑰。四坐既骇⑱,袁亦失色⑲。

〔译文〕

桓公(温)进兵洛阳,经过淮河、泗水,到达北部地区,和众僚属登上大船的船楼,眺望中原,感慨地说道:"终于使中原沦陷,长久变成荒丘废墟,王夷甫(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袁虎(宏)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国运本来就有废立兴衰,哪里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桓公神色变得很严峻,环顾在座的人说:"各位听说过刘景升的一些事吗?他有一头大牛重千斤,吃起草料来,是一般牛的十倍;载重远行,竟然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魏武帝进入荆州,把它宰杀了犒赏士兵,当时没有人不叫好的。"意思是用这头牛来比况袁虎。在座的人都很惊骇,袁虎也吓得变了脸色。

〔注释〕

①桓公入洛:据《晋书》载,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桓温率兵北伐,征讨姚襄,战于伊水,大胜,遂至洛阳。

②淮、泗：淮河、泗水。

③北境：中国北部地区，指中原一带，当时被胡人所占。

④平乘楼：大船之楼。平乘，大船。

⑤眺瞩：自高处远望。　　中原：指黄河流域地区，此处指晋丢失的地方。

⑥慨然：感慨的样子。

⑦遂：终，终于。　　神州：中国。此指中原地区。　　陆沈：比喻国土沉沦。沈，通“沉”。　　百年：喻时间长久。自西晋末永嘉之乱至穆帝永和时，实际上只有约50年左右。

⑧王夷甫：王衍字夷甫，屡居要职，官至太尉。好老、庄，崇尚清谈，后被石勒所俘，被杀。见《言语》23注。

⑨袁虎：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曾作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　　率尔：轻率、不加思索的样子。

⑩运：气数，运气。此指国运。　　自：本自，本来。

⑪懔然：严正、令人生畏的样子。　　作色：因生气脸变色。

⑫刘景升：刘表字景升，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占据荆州近20年，建安13年，曹操讨荆州，表病死。

⑬啖(dàn)：吃。　　刍豆：喂牲口的草料。

⑭曾：竟。　　羸牸(léizì)：瘦弱的母牛。

⑮魏武入荆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征荆州刘表。

⑯烹(pēng)：煮。此指把牛宰杀了。　　飨：犒赏。

⑰况：比方，比拟。

⑱骇：害怕。

⑲失色：因恐惧惊慌而改变脸色。

12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①，桓公每游燕②，辄命袁、伏③。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④，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⑤！”

〔**译文**〕

袁虎(宏)、伏滔一同在桓公(温)官署里任职，桓公每逢游乐

宴饮，就让袁、伏一起陪同。袁虎感到很不光彩，常常叹息道："公的深厚情意，不足以使国士感到荣耀，让我和伏滔比肩同列，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甚的呢！"

〔注释〕

①袁虎：见本篇11注。　伏滔：字玄度，大司马桓温参军。后官至游击将军。　府：官署的通称。袁、伏二人为桓温司马府中参军。

②游燕：游乐宴饮。

③辄：总是，常常。

④国士：国中有声望、有才德的人。

⑤比肩：并肩。比喻地位相等。

13 高柔在东①，甚为谢仁祖所重②。既出，不为王、刘所知③。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④，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𧤴奴角反。中为人作议论⑤。"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⑥。"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寔亦无可与伊者⑦。"然游燕犹与诸人书⑧："可要安固⑨。"安固者，高柔也。孙统为柔集叙曰："柔字世远，乐安人。才理清鲜，安行仁义。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妇人。柔家道隆崇，既罢司空参军、安固令，营宅于伏川，驰动之情既薄，又爱玩贤妻，便有终焉之志。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僶俛应命，眷恋绸缪，不能相舍。相赠诗书，清婉新切。"

〔译文〕

高柔在会稽，很受谢仁祖（尚）器重。到京城后，不受王濛、刘惔赏识。仁祖说："近来见高柔极力自陈奏进，却毫无成效。"真长说："所以不能在偏僻地区居住，随随便便在角落里作人发议论。"高柔听说这话，说："我投奔他没有什么希求。"有人向刘真长学说这句话，真长说："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然而有游乐宴

饮之类的事，仍然给各位写信："可以邀约安固。"安固，就是高柔。

〔注释〕

①高柔：字世远，乐安县人。曾作司空参军、安固令。　东：指会稽，因其位于都城建康东边。

②谢仁祖：谢尚字仁祖。　重：器重。

③王、刘：王濛、刘惔，东晋名士，二人均善清谈。　知：知遇，赏识。

④大自：大力，极力。　敷奏：陈述奏进。

⑤角䚥(nuò)：屋角，角落。

⑥就：靠近，接近。　伊：他。

⑦寔：同"实"。确实。

⑧游燕：游乐宴饮。燕，通"宴"。

⑨要：通"邀"。邀约，邀请。

14 刘尹、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同坐①，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②："酷吏③！"词色甚强④。刘尹顾谓："此是瞋邪⑤？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⑥。"言江此言非是丑拙，似有忿于王也。

〔译文〕

刘尹(惔)、江虨、王叔虎(彪之)、孙兴公(绰)坐在一起，江、王之间表现出互相轻视的神色。江虨用手提持着王叔虎说："酷吏！"声调和神色都很强硬。刘尹扭过头对他说："这是瞋怒吧？不只是难听的言词、声调，拙劣的神态。"

〔注释〕

①刘尹：刘惔。见《德行》35注。　江虨(bīn)：字思玄，江统子。东晋中兴大臣，官至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　王叔虎：王彪之字叔虎。见本篇8孝标注。　孙兴公：孙绰。见《言语》84注。

②歙(shè)：同"摄"，捉持、提拿等威摄、胁迫的动作。

③酷吏：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的官吏。据《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为

廷尉，执法严，时人比之汉代张释之。

④词色：声调和神色。

⑤瞋(chēn)：发怒，生气。

⑥非特：不仅，不只。　　视瞻：顾盼的神色。

15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①："所牧何物②？殆非真猪。傥遇风云，为我龙摅③。"《列仙传》曰："商丘子晋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问其道要，言：'但食老术、昌蒲根，饮水，如此便不饥不老耳。'贵戚富室闻而服之，不能终岁，辄止，谓将有匿术。"孙绰为赞曰："商丘卓荦，执策吹竽，渴饮寒泉，饥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逢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④。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译文〕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说："放牧的是什么？大概并非是猪。假使遇到风云，会帮助我像龙一样腾跃而起。"当时人大都认为他有才能。王蓝田(述)对人说："最近见到孙家小儿作文，说什么'何物真猪'呀。"

〔注释〕

①孙绰：字兴公，东晋名士，善作诗赋。所作《列仙商丘子赞》，是赞美仙人商丘子的。

②牧：放牧。　　何物：什么。

③傥(tǎng)：如果，假使。　　龙摅(shū)：像龙那样腾跃，比喻英雄得志。

④能：有才能。

16 桓公欲迁都①，以张拓定之业②。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③。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④。令人致意孙云：

“君何不寻《遂初赋》[5],而强知人家国事!”孙绰表谏曰:“中宗龙飞,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不然胡马久已践建康之地,江东为豺狼之场矣。”绰赋《遂初》,陈止足之道。

〔译文〕

桓公(温)想迁都洛阳,来扩展开拓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孙长乐(绰)上表,谏阻桓公迁都之议,论述得颇有道理。桓公看了表心中服膺,却又恨他提出异议。让人向孙传达他的意思说:“您为什么不去追寻《遂初赋》,却竭力干预别人的国家大事!”

〔注释〕

①桓公欲迁都: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大司马桓温率兵北伐,大败姚襄,收复洛阳,上表请迁都。表载《晋书·桓温传》。

②张:张大,扩展。　拓定之业:开拓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此指北伐收复失地之事。

③孙长乐:孙绰。绰上表谏桓温迁都之议,事载《晋书·孙绰传》。

④忿:恼怒。　为异:提出异议。

⑤遂初赋:遂初是去官隐居,得遂其初愿的意思。孙绰在会稽放情山水十余年,曾作《遂初赋》自陈见止足之分。桓温让他“寻《遂初赋》”,就是让他少管闲事。

17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1],言至款杂[2]。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3],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4]。”夫人,刘惔之妹。谢深有愧色。

〔译文〕

孙长乐(绰)兄弟到谢公(安)家住宿,言谈极其空洞芜杂。刘夫人在屋壁后面听,这些话全听见了。谢公第二天回内室,问昨天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我亡兄家里没有这样的宾客。”谢非常惭愧。

〔注释〕

①孙长乐兄弟:孙绰和他的哥哥孙统。二人都是东晋名士。

②款杂:空洞杂乱。款,空也。

③何似:怎么样。

④亡兄:指刘惔。此时刘真长已死。

18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①,许云:"举君亲以为难②。"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按《邴原别传》:"魏五官中郎将尝与群贤共论曰:'今有一丸药,得济一人疾,而君、父俱病,与君邪?与父邪?'诸人纷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复难。"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与许玄度(询)一起谈话,许说:"君亲之间择其一,我觉得很困难。"简文就不予回答,许玄度离去后说道:"玄度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

〔注释〕

①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 许玄度:许询字玄度,东晋名士,善清谈,又善作五言诗。见《言语》69注。

②举君亲:在君亲中间择其一。君,君王。亲,父亲。

19 谢万寿春败后还①,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②。"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③。"《春秋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言禹、汤以圣德自罪,所以能兴。今万失律致败,虽复自咎,其可济焉④。故王嘉万也⑤。

〔译文〕

谢万寿春大败后返回,写信给王右军(羲之)说:"很惭愧辜负了您平素对我的关怀期望。"右军推开信说:"这是禹、汤自罪一类

的做法！”

〔注释〕

①谢万寿春败：晋穆帝升平三年（公元 359 年），谢万受命北伐，矜夸傲物，不抚士卒，于寿春大败而回，被废为庶人。见《晋书·谢万传》。

②惭负宿顾：据《晋书·王羲之传》载，谢万作豫州都督，王羲之曾写信给他，诫其要“俯同群辟”，“随事行藏”，“与士之下者同”。

③此禹、汤之戒：封建帝王遇有危难之时，为收买人心，往往取《左传·庄十一年》：“禹、汤罪己”之意，下诏自责罪己。右军此言之意是讥讽他“不过是收买人心而已”。

④其可济焉：可，通“何”。言谢万此举无济于事。

⑤故王嘉万也：徐震堮云：“‘王’，沈校本作‘丕’，疑‘不’字之误。”

20 蔡伯喈睹睐笛椽①，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②。伏滔《长笛赋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制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之馆，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音声独绝，历代传之至于今。”王右军闻，大嗔曰③：“三祖寿一作台。乐器，虺瓦一作尪凡。吊孙家儿打折④。”

〔译文〕

蔡伯喈（邕）用竹椽制作的笛子，孙兴公（绰）听任歌妓敲打把它摆弄断了。王右军（羲之）听说，大怒道：“三代相传的乐器，摔瓦吊一样，被孙家儿打断了！”

〔注释〕

①蔡伯喈：蔡邕字伯喈，东汉末年人。博学，善著文，精于音乐，官至中郎将。　睹睐笛椽：当作“睹睐椽笛”。此笛为蔡伯喈所制。当初蔡避乱江南，宿于柯亭，馆舍以竹为椽，蔡仰观竹椽，知有奇响，取以作笛，声音果绝。

②听：听任。摆折：打断，摔断。摆，击也。

③嗔：怒。

④三祖寿乐器：三代相传的乐器。寿，刘孝标注谓“一作台”。不详确解。虺（huī）：打，摔。　瓦吊：陶制纺锤。

21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①。王谓林公诡辩②，林公道王云③："著腻颜帢④，缔布单衣⑤，挟《左传》⑥，逐郑康成车后⑦。问是何物尘垢囊⑧？"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腻颜，挟《左传》，逐郑康成，自为高足弟子。笃而论之，不离尘垢囊也。"

〔译文〕

王中郎(坦之)和林公(支遁)极不投合。王认为林公诡辩，林公评论王道："戴着垢腻的白帽，穿着粗葛布单衣，挟着《左传》，追在郑康成的车后。请问这是什么装尘垢的囊袋呀？"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见《言语》72 注。　林公：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时称林公。　不相得：不投合，彼此合不来。

②谓：认为。

③道王云：评论王说。道，评论。

④腻：垢腻。　颜帢：即白帽。帢，帽。《晋书·五行志》："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至永嘉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东晋时，以颜帢为旧制，故支遁以腻颜帢讥讽王坦之。

⑤缔布：一种粗葛布。　单衣：仅次于朝服的盛服。此讥王的正统。

⑥挟《左传》：王坦之父王述治《左传》，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通解》四卷、《春秋旨通》十卷。王坦之传其父学，支遁因而讥之。

⑦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遍注五经。支遁以"逐郑康成车后"讥讽他死守遗经，步古人后尘。

⑧何物：什么。　尘垢囊：佛家称世间庸俗肮脏的人为"革囊盛众秽"、"革囊盛血"。尘垢囊与之意相通，比喻人的躯体是尘垢之囊。

22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①："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②。"《礼记》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

若醴。"王孝伯见曰③:"才士不逊④,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⑤!"

〔译文〕

孙长乐(绰)写哀悼王长史(濛)的诔文说:"我与先生,非势利之交。心若澄澈之水,同此玄妙的旨趣。"王孝伯(恭)看了说:"才士太不谦逊,亡祖怎么会与此人交往!"

〔注释〕

①诔:哀悼死者的祭奠之文。

②心犹澄水:谓与长史交往,心像水一样清澈。指为君子之交。　玄味:玄妙的旨趣。

③王孝伯: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祖父王濛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卒,年39岁。

④才士:有才能的士人。此指孙绰。　逊:谦虚,恭顺。

⑤周旋:往来,交往。

23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①。"车骑曰②:"中郎衿抱未虚③,复那得独有?"中郎,谢万。

〔译文〕

谢太傅(安)对子侄们说:"中郎(谢万)才是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车骑(谢玄)说:"中郎襟怀傲慢,又怎么能算是独一无二?"

〔注释〕

①中郎:谢万,安弟,有才气,恃贵傲物,曾任抚军从事中郎。

②车骑:谢玄,安兄奕子,曾率晋军大败苻坚于淝水,死后赠车骑将军。

③衿抱:胸襟,怀抱。

24 庾道季诧谢公曰①:"裴郎云②:'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③,何得为复饮酒④!'庾龢、裴启,已见。裴郎又云:'谢安

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⑤，略其玄黄⑥，取其俊逸⑦。'”《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列子》曰："伯乐谓秦穆公曰：'臣所与共儋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马，反曰：'得矣，牝而黄。'使人取之，牡而骊。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马之能知也？'伯乐曰：'若皋之观马者，天机也。得其精，亡其粗；在其内，亡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有贵于马也。'既而马果千里足。"谢公云："都无此二语⑧，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⑨。读毕，都不下赏裁⑩，直云⑪："君乃复作裴氏学⑫！"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⑬，无复谢语。《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安问其归资，答曰：'岭南凋弊，唯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竟慕而服焉，价增数倍，旬月无卖。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

〔译文〕

庾道季（龢）告诉谢公（安）道："裴郎（启）说：'谢安认为裴郎确实不错，怎么能够再喝酒！'裴郎又说：'谢安品评支道林如九方皋相马，忽略它是黑是黄，看中它的精神出众不同凡俗。'"谢公说："完全没有这两句话，裴氏自己杜撰的这些言辞罢了。"庾道季心中很不以为然，于是陈述王东亭（珣）的《经酒垆下赋》。读完赋，谢全不给予赏裁，只说："您竟然作裴氏学问！"从此《语林》就废置

了。如今时而见到的，全是在此前的抄本，没有谢安的话。

〔注释〕

①庾道季：庾龢字道季，晋太尉庾亮子。善清谈，官至丹阳尹、中领军。诧：告诉。

②裴郎：裴启。启撰《语林》一书。《语林》十卷，记录汉魏两晋上流社会的轶事、言谈应对。原书已佚，今存辑本。《世说新语》吸收了该书的部分材料。下文所谓“裴郎云”，当即是《语林》原书的内容。

③不恶：不错，不差。

④何得：怎么能够，怎能。

⑤目：品目，品评。 支道林：支遁字道林，东晋僧人，人称支公或林公。 九方皋：春秋时善相马的人，为伯乐所赏识。为秦穆公相得千里马，却把牡而骊误为牝而黄。

⑥略：忽略。 玄黄：黑色和黄色。

⑦俊逸：杰出而不同凡俗。按支遁貌丑而神俊。参《容止》31、37。

⑧都无：全无，完全没有。

⑨陈：述说。 东亭：指王珣，珣爵东亭侯。 《经酒垆下赋》：王戎经黄公酒垆下，伤悼嵇康、阮籍，事见《伤逝》2。此事记载原出于《语林》，王珣据以作赋。庾道季呈献此赋，想用以说明裴启《语林》所记并非杜撰。

⑩都不：完全不。 下赏裁：作鉴赏评价。

⑪直：只。

⑫乃复：竟然。

⑬写：抄写。

25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①，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②，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③。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④。”

〔译文〕

王北中郎（坦之）不被林公（支遁）赏识，于是写作论文《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的意思是：“志行高洁之士必然处于随其心

意自然舒畅的状况下。沙门虽是处于世俗之外，反而更要受教规的约束，不是本性的自我适意。”

〔注释〕

①知：赏识。按王、林不相得，见本篇21。

②《沙门不得为高士论》：意思是僧徒不能算是志行高洁之士。沙门，僧徒。是梵语音译。义译为勤息、勤修善法，止息恶行之义。高士：志行高洁之士。

③纵心：纵逸心思，放开思想。　调畅：调适自然舒畅。

④情性：本性。自得：自适；自我适意。

26 人问顾长康①："何以不作洛生咏②？"答曰："何至作老婢声③！"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恺之）："为什么不学洛阳书生吟咏？"回答说："干嘛要学老婢妇的声音！"

〔注释〕

①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好谐谑，尤善绘画。官至散骑常侍。

②作：效仿，学。　洛生咏：洛阳书生诵咏之声重浊。谢安少有鼻疾，语音浊，能作洛下书生咏。后名流多学其咏，声音不像，则以手掩鼻而吟。参见《雅量》29刘孝标注。咏，诵咏诗文。

③老婢：老年女奴。顾长康发此轻诋之论，所为有二：其一，顾氏世居晋陵无锡，语音清浅，鄙夷北人不屑于仿效。其二，顾为桓温挚友，温死谢安执政，有"鱼鸟无依"之叹。而谢安善为洛生咏，故此轻诋之讥为谢安而发。

27 殷觊、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①，《谢氏谱》曰："尚长女僧要适庾龢，次女僧韶适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②。尝俱诣谢公③，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④。"巢，殷觊小字也。于是庾下声语曰⑤："定何似⑥？"谢公续复云："巢颊似镇

西。"庾复云:"颊似,足作健不⑦?"《庾氏谱》曰:"恒字敬则,祖亮,父龢。恒仕至尚书仆射。"

〔译文〕

殷觊、庾恒都是谢镇西(尚)的外孙,殷小时候就坦率、聪明,庾往往不推许他。曾经一起去拜访谢公(安),谢公仔细观察殷觊,说:"阿巢确实像镇西。"于是庾恒小声说道:"到底哪儿像?"谢公继续说:"巢的脸颊像镇西。"庾又说:"脸颊像,足以成为强者吗?"

〔注释〕

①殷觊(yì):字伯通,小字阿巢,陈郡(今属河南)人。与从弟仲堪并有名气。太元中,官至南蛮校尉。本书《德行》、《规箴》又作殷觊。　庾恒:字敬则,龢子,亮孙,官至尚书仆射。　谢镇西:谢尚。尚曾作镇西将军。

②率悟:坦率、聪明。　推:赞许。

③谢公:谢安。据《晋书·谢安传》载,安是尚从弟,如是则安是殷、庾二人之从外祖父。

④故:确实。

⑤下声:放低声音,小声。

⑥定:到底,终究。

⑦作健:作强者,成为强者。

28 旧目韩康伯①:将肘无风骨②。《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

〔译文〕

旧时品评韩康伯(伯)为臂肘肥硕,软塌塌没有风采。

〔注释〕

①目:品目,品评。　韩康伯:韩伯。见《德行》38 注。

②将肘无风骨:肥大的臂肘没有刚健的气质。将,大、壮,古代齐楚方言。韩康伯身体肥胖,《品藻》66:"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也是言其胖大似无骨,但毁誉不同。　风骨:指刚健挺拔的气质风格。

29 苻宏叛来归国①,谢太傅每加接引②。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③,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④,太傅使共语。子猷直熟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⑤。"宏大惭而退。《续晋阳秋》曰:"宏,苻坚太子也。坚为姚苌所杀,宏将母妻来投,诏赐田宅。桓玄以宏为将,玄败,寇湘中,伏诛。"

〔译文〕

苻宏逃离秦而来归降晋国,谢太傅(安)常常接待他。苻宏自认为有才华,经常好居人之上,座上客人没有能折服他的。恰巧王子猷(徽之)来,太傅让他们一起交谈。子猷只是仔细看了他半天,回复太傅说:"也竟然不异于他人。"苻宏十分惭愧地退了出去。

〔注释〕

①苻宏叛来归国: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西燕王慕容冲攻苻坚,坚留太子宏守长安,宏不能守,携母、妻降晋。叛,逃。

②每:常。　　接引:接待。

③以:认为。　　上人:居人之上。　　折:使屈服,折服。

④适:恰好。　　王子猷:王徽之,羲之第五子。

⑤亦复:也。　　不异人:与别人没什么不同。

30 支道林入东①,见王子猷兄弟②,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③。"

〔译文〕

支道林(遁)到会稽去,见到了王子猷(徽之)兄弟,回来,有人问:"见王氏各位怎么样?"回答说:"看见一群白脖子的乌鸦,只听到叫唤哑哑的声音。"

〔注释〕

①支道林入东:指到会稽去。当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家居于此。

②王子猷兄弟:指王徽之、王献之等。据《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有徽

之、献之等七子。

③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晋时乌读鱼韵，哑读麻韵；鱼、模变为歌麻，行于南朝；时北人当不尽通行也。王丞相北人，喜吴语，其子弟多规效之。白颈乌，本读鱼韵，径唤作哑，读入麻韵，以取媚当时。林公诋之，盖比于颜之推诋鲜卑语也。"此为嘲讽王氏子弟满口吴音。

31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①，郗重熙曰②："相王好事③，不可使阿讷在坐头④。"讷，询小字。

〔译文〕

王中郎（坦之）举荐许玄度（询）任吏部郎，郗重熙（昙）说："相王喜欢多事，不能让阿讷在他身边。"

〔注释〕

①举：举荐，推举。　许玄度：许询字玄度，小字阿讷，东晋名士，善作五言诗。见《言语》69 注。　吏部郎：主管官吏选拔的官员。魏晋时代颇重吏部郎人选，位在诸曹郎之上。

②郗重熙：郗昙字重熙，晋太宰郗鉴子。官至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

③相王：指简文帝。时以会稽王辅政，故称相王。　好事：喜欢多事。

32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①。《永嘉记》曰："王和之字兴道，琅邪人。祖翼②，平南将军。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历永嘉太守、正员常侍。"望蔡，谢琰小字也③。

〔译文〕

王兴道（和之）说谢望蔡（琰）躁动不安的样子像是丢失了鹰的鹰师。

〔注释〕

①谢望蔡：谢琰字瑗度，小字末婢，谢安少子。晋秦淝水之战，琰立战功，封望蔡公。太元末，为护军将军，加右将军，在镇压孙恩起义时，兵败被杀。

霍霍：性急的样子。

②祖翼："翼"当作"廙"。胡之，王廙子。

③望蔡，谢琰小字也：《晋书·谢琰传》："以勋封望蔡公。"知"望蔡"非小字。此注误。

33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①，辄嗔云②："君得哀家梨③，当复不烝食不④？"旧语：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释。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译文〕

桓南郡（玄）每当看见别人办事能力低，不爽快，就生气地说："您得到哀家梨，该不会蒸了吃吧？"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温之子，爵为南郡公。　不快：不爽快，办事能力低不爽利。

②嗔：怒，生气。

③哀家梨：典见刘孝标注。后把"哀梨烝食"用为成语，比喻不识货，把好东西糟踏了。

④当复：该。复，语缀，不为义。

假谲第二十七

假谲，意谓虚伪、诡诈。从人物的才智上讲，假谲与捷悟、夙惠有共同之处，都表现了超人的聪明智慧和敏捷的应变能力。但属于假谲的故事，大都以明显的个人功利为前提，以诡诈欺骗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所以更突出的似乎就不是聪明和才智，而是诡诈和欺骗了。但其中是非曲直似乎又不可一概而论。魏晋时期，朝政官场的斗争严酷残忍，用诡诈之术脱离险境似乎无可厚非，甚至让人叹服。但像曹操那样为确保自身不为人害而去枉杀无辜，则是太阴险很毒了。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用诈施骗以达到个人目的故事，可能就或褒或贬见仁见智了。

1 魏武少时①，尝与袁绍好为游侠②。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③，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④，失道，坠枳棘中⑤，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⑥，遂以俱免。《曹瞒传》曰："操小字阿瞒，少好谲诈，游放无度。"孙盛《杂语》云："武王少好侠，放荡不修行业。尝私入常侍张让宅中，让乃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有绝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译文〕

魏武（曹操）年轻时，曾经和袁绍一起喜好学游侠。去观看人家结婚，于是潜入主人家花园中，夜里呼叫道："有小偷儿！"青庐里的人都出来察看，魏武于是进去，抽出刀来劫持新娘子。和袁绍退出时，迷失道路，坠入多刺的枳棘之中，绍动不得。魏武又大叫道："偷儿在此！"绍惊慌急迫中竟自己跳了出来，于是二人才免于被抓获。

〔注释〕

①魏武：曹操。见《言语》8注。

②袁绍：字本初，汉末人。讨董卓、破公孙瓒，据河北之地，与曹操争雄，兵败官渡。　游侠：敢于反抗，不顾社会秩序，救人危难的人。也指游侠行为。

③青庐：古代婚俗，以青布幔为屋，于此交拜迎妇。

④还出：退出。

⑤枳棘：枳木与棘木。两种树多刺。

⑥遑迫：遑恐急迫。　掷：腾跃；跳。

2 魏武行役①，失汲道②，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③，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魏武（曹操）行军途中，找不到取水的地方，军士们都口渴难忍，于是他传令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结果很多，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了以后，口中全涌出口水来。乘这个机会得以赶到前面有水源的地方。

〔注释〕

①行役：行军跋涉。

②汲道：取水之路。

③饶子：果实很多。按这个"望梅止渴"故事后成为典故，表示用空想安慰自己。

3 魏武常言①："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②，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③，汝但勿言其使④，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⑤。《曹瞒传》曰："操在军，廪谷不足，私语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后军中言操欺众，操题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盗军谷。'遂斩之，仍云：'特当借汝死以厌众心。'其变诈皆此类也。"

〔译文〕

魏武（曹操）曾经说："如果有人想要危害我，我就心跳得厉害。"于是对他一个亲近侍从说："你怀中揣把刀偷偷到我身边来，我一定会说'心跳得厉害'，捉住你送去行刑，你只要不说是我指使你干的，不会有其他什么事，一定重重地报答你。"那侍从相信他的话，并不感到害怕。终于把他杀了，这人至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信以为真，图谋背逆的人也泄气了。

〔注释〕

①常：通“尝”。曾经。

②怀刃。怀里揣着刀。

③行刑：指处斩。

④但：只，只要。

⑤谋逆：图谋叛逆。此指杀害曹操。　　挫气：泄气。

4 魏武常云①：“我眠中不可妄近②，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③，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④，因便斫杀。自尔每眠⑤，左右莫敢近者。

〔译文〕

魏武（曹操）曾说：“在我睡眠时不可随便靠近，靠近，我便会砍人，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大家应当特别当心这件事！”后来他佯装睡觉，他宠幸的一个人悄悄给他盖被子，于是就给砍死了。从此他每次睡觉，身边的人没有敢走近的。

〔注释〕

①常：通“尝”。曾经。

②妄：妄自，随便。

③阳：通“佯”。假装。

④幸：宠幸。　　窃：暗中，悄悄地。

⑤自尔：从此。

5 袁绍年少时①，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②，少下③，不著。魏武揆之④，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⑤，剑至果高。

按袁、曹由鼎跱，迹始携贰。自斯以前，不闻雠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剑也？

〔译文〕

袁绍年少时，曾经派人在夜间用剑击刺魏武（曹操），剑稍微

低了一点，没刺着。魏武估计，下面一剑必定会高。于是紧紧贴卧在床上，剑刺过来果然高了。

〔注释〕

①袁绍：见本篇1注。

②掷：击，刺。

③少下：稍微偏下了一点。下，低。

④揆：测度，估计。

⑤帖：通“贴”。紧挨。

6 王大将军既为逆①，顿军姑孰②。晋明帝以英武之才③，犹相猜惮④，乃著戎服⑤，骑巴賨马⑥，赍一金马鞭⑦，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⑧，帝过愒之⑨，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⑩。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⑪。恐形迹危露⑫，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⑬！”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⑭。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⑮！”命骑追之⑯。已觉多许里⑰，追士因问向姥⑱：“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⑲？”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⑳。《异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时昼寝，卓然惊悟，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译文〕

王大将军（敦）叛逆，把军队屯驻在姑孰。晋明帝（司马绍）虽然英武有才略，仍然疑惧他，于是穿上军装，骑上巴賨快马，带着金柄马鞭，暗中去侦察军营的形势。距那里还有十余里的地方，有一个客居老妇在店中卖饮食，明帝过去休息，对老妇说：“王敦发

兵谋逆，猜忌迫害忠臣良将，朝廷惊骇危惧，国家的命运实在令人耽心。为此我不辞辛苦，不分早晚，来窥视侦察他。恐怕我的行迹败露，也许会很狼狈。在我被追逼的时候，老人家一定掩蔽我！”于是把金马鞭给了老妇人就离去了，围绕王敦军营走了一圈后出来。兵士觉察，说：“这不是一般的人！”王敦睡卧中心跳起来，说：“这一定是黄胡须的鲜卑奴来了！”命令骑兵去追赶。已相去好多里路，追逐的兵士于是问刚才那位老妇人：“没看见一个黄胡须的人骑马从此经过吗？”老妇人说：“走了好久了，追不上了。”于是骑兵打消了追逐的念头返回了。

〔**注释**〕

①王大将军既为逆：指王敦将造反。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 323 年），大将军王敦移兵姑孰，自为扬州牧。第二年举兵反，直指建康。

②顿：屯驻。　　姑孰：东晋军事重镇，故址在今安徽当涂。

③晋明帝：司马绍，晋元帝子，东晋第二帝。

④猜惮：疑惧。

⑤著：穿著。　　戎服：军衣。

⑥巴賨：指巴郡地区（今四川），地产良马。

⑦赍（jī）：携带。

⑧客姥：客居老妇。

⑨愒（qì）：同“憩”。休息。

⑩社稷是忧：忧虑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用于句中，表示宾语前置。

⑪劬（qú）劳晨夕：辛勤劳苦，不分早晚。　　用：以。　　觇（chān）察：窥视侦察。

⑫危露：败露；暴露。

⑬追迫：追逼。　　其：副词。表示祈望或命令语气。

⑭匝：周匝，一圈。

⑮黄须鲜卑奴：晋明帝司马绍生母荀氏是北燕胡人，故其相貌与胡人相似。奴，对人的鄙称。

⑯骑（jì）：指骑兵。

⑰觉(jiào):通"较"。相去,相差。　多许:表示相当多。

⑱向:刚才。

⑲度:经过。

⑳息意:打消追赶的念头。　反:返。

7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①,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②。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③,屏人论事④,《晋阳秋》曰:"凤字世仪,吴嘉兴尉子也。奸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都忘右军在帐中⑤,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污头面被褥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⑦,方忆右军未起⑧,相与大惊曰⑨:"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⑩,信其实孰眠⑪,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

〔译文〕

王右军(羲之)年纪不到十岁时,大将军(王敦)非常喜爱他,常把他放在自己的床帐中睡觉。一次大将军先起床出帐,右军还没起,一会儿钱凤进来,屏退他人议论事情,完全忘了右军还睡在帐中,就谈起背逆的计谋。右军醒来,听见了他们谈论的事情,心知没有活命的希望,于是佯装呕吐搞脏头面被褥,假作熟睡。王敦事情商议到中途,才想起右军还未起床,两人相互大惊道:"不能不杀掉他。"等到打开帐子,就看见他呕吐纵横的样子,相信他确实在熟睡,于是得以保全性命。当时的人称赞他有智谋。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王导从子。　减:不足,不到。

②恒:常。

③钱凤：字世仪，晋吴郡人。为大将军王敦铠曹参军。敦反，钱凤、沈充为其谋主，敦败，被杀。事见《晋书·王敦传》。

④屏：屏退。

⑤都：完全。

⑥阳：通“佯”。佯装。

⑦造半：到中途。

⑧方：才。　　忆：想起。

⑨相与：一起，共同。

⑩从横：纵横。

⑪孰眠：熟睡。孰通“熟”。

8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①，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②。《晋阳秋》曰：“是时成帝在襁褓，太后临朝，中书令庾亮以元舅辅政，欲以风轨格政，绳御四海。而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亮图召峻，王导、卞壶并不欲。亮曰：‘苏峻豺狼，终为祸乱。晁错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优诏，以大司农征之。峻怒曰：‘庾亮欲诱杀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峤闻乱，号泣登舟，遣参军王愆期推征西陶侃为盟主，俱赴京师。时亮败绩奔峤，人皆尤而少之，峤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给之。”庾欲奔窜则不可③，欲会恐见执④，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⑤，曰：“卿但遥拜，必无他，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⑥？”毕，又降就下坐⑦，陶又自要起同坐⑧。坐定，庾乃引咎责躬⑨，深相逊谢⑩，陶不觉释然⑪。

〔译文〕

陶公（侃）从上游赶来解救苏峻叛乱造成的朝廷危难，命令杀掉庾公（亮），认为只有杀掉庾，才可使苏峻退兵。庾想逃跑是不可能，想去会晤又怕被捕，进退两难。温公（峤）劝庾去拜见陶公，说：

“你尽管远远地下拜，一定不会有其他什么事，我为你担保。”庾公听从温公的话去拜访陶公，一到便下拜，陶亲自起身阻止他，说：“庾元规哪有拜陶士衡之理？”行礼毕，庾又降身到下位落坐，陶又亲自起身邀他同坐。坐定后，庾就引咎自责，诚恳而谦恭地认错，陶不知不觉消除了对庾的怨气。

〔注释〕

①“陶公”句：晋明帝死，庾亮以帝舅执政，欲削夺苏峻兵权，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峻举兵反，攻入建康。当时陶侃为荆州刺史，率军东下，保卫晋室。赴……难，赶去拯救国家的危难。

②“谓必戮庾”二句：当时认为，苏峻造反，责任在执政庾亮，故有必杀庾亮，向苏峻谢罪，才能平息叛乱的看法。

③奔窜：逃跑。

④会：见面，指与陶公会晤。

⑤温公：温峤。峤时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

⑥何缘：为什么。　　陶士衡：陶侃字士衡。

⑦就下坐：到下位就坐。

⑧要：通“邀”。

⑨引咎责躬：主动承认过失并作检讨。引咎，承认过失。躬，自身。

⑩逊谢：谦恭地谢罪。

⑪释然：怒气、怨恨等消除了。

9 温公丧妇①。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②，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③，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④？”姑云：“丧败之余⑤，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⑦，门地粗可⑧，婿身名宦尽不减峤⑨。”因下玉镜台一枚⑩。姑大喜。既婚，交礼⑪，女以手披纱扇⑫，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⑬，果如所卜。”按《温氏谱》，峤初取高平李

帼女，中取琅邪王诩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谷口云⑭："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⑮。王隐《晋书》曰："建兴二年，峤为刘琨假守左司马，都督上前锋诸军事，讨刘聪。"《晋阳秋》曰："聪一名载，字玄明，屠各人。父渊，因乱起兵，死，聪嗣业。"

〔**译文**〕

温公（峤）死了妻子。堂姑刘家遭逢战乱而流离失散，只有一个女儿，很有姿色又很聪明。姑母托付温公给寻一门亲事。温公私下里有自己娶她的意思，回答说："佳婿难以寻觅，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母说："遭丧乱而侥幸不死，只求马马虎虎活下去，就足以抚慰我的晚年了，哪里敢希求像你这样的人。"过后几天，温公报告姑母说："已经找到人家了，门第还可以，女婿的名声官位都不比我差。"于是送了一个玉镜台作为聘礼。姑母十分高兴。结婚行了交拜礼后，新娘用手拨开纱扇，拍手大笑道："我本来就猜疑是你这老东西，果然如我所料。"玉镜台，是温公做刘越石（琨）长史时，北征刘聪的战利品。

〔**注释**〕

①温公：温峤。字忠武，太原祁县（今山西）人。曾任刘琨谋主，渡江后，官至中书令，讨平王敦、苏峻，拜骠骑将军，死谥忠武。

②从姑：堂姑母。　　值乱离散：遭遇战乱流离失散。

③属：通"嘱"。托付，嘱托。

④比：辈，类。　　云何：怎么样。

⑤丧败之余：遭丧乱而侥幸存活的人。

⑥却后：过后。

⑦婚处：婚配对象。

⑧门地：即"门第"。家庭境遇和地位。　　粗：大略。

⑨婿身：女婿自身。　　名宦：功名职位。　　不减：不比……差。

⑩下：下聘礼。　　玉镜台：玉饰梳妆台。

⑪交礼：结婚时男女交拜的礼仪。

⑫纱扇：古时婚礼，侍儿以纱扇遮蔽新妇。与新郎交拜后去扇，称却扇。

⑬老奴：对男子的戏称，犹老家伙、老东西。

⑭谷口云：此条注文为后人附记杂入。且所云荒谬。姑母嫁与刘氏，其女自当姓刘。

⑮刘越石：刘琨。温峤过江前，曾为刘琨谋主，琨所凭侍，官至左长史。刘聪：字玄明，渊子，匈奴族，十六国汉君主。

10 诸葛令女，庾氏妇①，既寡，誓云不复重出②。此女性甚正强③，无有登车理。即庾亮子会妻文彪，已见上。恢既许江思玄婚④，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⑤，独留女在后。比其觉⑥，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⑦；积日渐歇。江虨暝入宿⑧，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⑨，虨乃诈厌⑩，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⑪？既尔相关⑫，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⑬。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

〔**译文**〕

诸葛令（恢）的女儿，是庾家的媳妇，寡居后，发誓说不再改嫁。这个女子性格很端正刚强，绝无登车出嫁的可能。诸葛恢已经向江思玄（虨）许婚，于是把家迁到江家附近。起初诳骗女子说："应该搬到那里。"家里的人同时走了，只留女子在后头。等到她察觉，已经出不来了。江郎傍晚过来，女子哭骂得很凶；几天下来渐渐停歇。江虨晚上进来歇宿，总是在对面床上。后来观察她的心情渐渐平静了，虨就装作梦魇，好久不醒，而且声音气息越来越急

促。女子就叫婢女说："把江郎唤醒！"江于是跳起到她身边来，说："我本是天下一个男子汉，梦魇与你何干却呼唤我呢？既然如此关心我，不能不和我说话。"女子默然无语而心中羞愧，二人情义于是深厚起来。

〔**注释**〕

①诸葛令：诸葛恢字道明，琅邪（今属山东）人。祖诞，父靓。渡江后，为会稽太守。晋明帝时，官至尚书令。诸葛恢大女嫁庾亮儿，亮儿会，死于苏峻之难。参见《方正》25、《伤逝》8。

②重出：再嫁。

③正强：正派刚强。

④江思玄：江虨字思玄，统子。博学知名，为东晋中兴大臣。官至尚书仆射、护军将军。

⑤一时：同时，一下子。

⑥比（bì）：及，等到。

⑦莫：通"暮"。傍晚。　　哭詈（lì）：哭骂。　　弥甚：更加厉害。

⑧暝：夜晚。

⑨转帖：渐渐安定、顺从。转，渐渐。

⑩厌（yǎn）：通"魇"。做恶梦。

⑪预：干。　　见唤：唤我。

⑫既尔相关：既然这样关心我。尔，如此。相关，关心我。

⑬笃：厚。

11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①，与一伧道人为侣②。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③。"便共立"心无义"④。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名德沙门题目》曰："支愍度才鉴清出。"孙绰《愍度赞》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禀昭见，而能越人。世重秀异，咸竞尔珍。孤桐峄阳，浮磬泗滨。"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旧义者曰："种智有是而能圆

照。然则万累斯尽，谓之空无；常住不变，谓之妙有。"而无义者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治此计权救饥尔[5]，无为遂负如来也[6]！"

〔译文〕

愍度和尚起初想过江去，与一个北方和尚结伴而行。商量说："凭旧义到江东去，恐怕得不到饭吃。"于是一起创立"心无义"说。后来这个和尚没能渡江。愍度果然讲了多年"心无义"。以后有北方人过来，先前那个和尚捎话说："替我致意愍度，'心无义'说怎能成立？想出这一计谋为了暂且解救饥饿而已，不要因此而辜负如来佛啊！"

〔注释〕

①愍度道人：即支愍度，晋时高僧。成帝之世，与康僧渊、康法畅等过江，创立"心无义"说，著《传译经录》。

②伧道人：北方僧人。南北朝时，南人称北人为伧，有鄙薄之意。

③旧义：指原来的教义。　　不办：不能。办，能，六朝常用语。

④心无义：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心无宗"的学说，为支愍度所创立。《肇论疏》曰："竺法师《心无论》云：'夫有，有形者；无，无形者也。有像不可言无，无形不可言有。而经称色无者，但内正其心，不空外色。但内停其心，令不想外色，即色想废矣。'"后竺法汰会集名僧破之，此义则衰。

⑤权：暂且，姑且。

⑥无为：不要。　　如来：佛祖释迦牟尼的法号之一。

12 王文度弟阿智[1]，恶乃不翅[2]，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3]，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4]："此定可[5]，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6]！我有一女，乃不恶[7]，但吾寒士[8]，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9]："兴公

向来⑩，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⑪，欲过阿智⑫。方知兴公之诈。阿智，王处之小字。处之字文将，辟州别驾不就。娶太原孙绰女，字阿恒。

〔**译文**〕

王文度（坦之）的弟弟阿智（王处之），愚顽恶劣得不得了，年龄已大而无人肯与他结亲。孙兴公（绰）有一个女儿，也是乖邪悖理，并且没有出嫁的希望。孙于是就去拜访文度，要求见见阿智。见面后，便虚妄地说："这人确实可以，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言的那样，怎么至今没有娶亲的对象！我有一个女儿，还不错，只是我一个寒士，不适宜和你提此事，我想让阿智娶她。"文度高兴地告诉蓝田（王述）说："兴公刚才来过，忽然谈及想与阿智结亲。"蓝田十分惊喜。成婚后，女子那冥顽愚妄不讲道义的行为，要超过阿智。这才知道兴公的欺诈。

〔**注释**〕

①阿智：王处之字文将，小名阿智，晋侍中王述子。

②恶乃不翅：愚顽恶劣得很。不翅，即"不啻"。不只，不但。这里是表示程度。

③孙兴公：孙绰字兴公，晋太原中都人。历官太学博士、著作郎、散骑常侍。见《言语》84注。　僻错：乖邪悖理。

④阳：通"佯"。假装。

⑤定：确实，一定。

⑥那得：怎么。　婚处：婚配对象。

⑦不恶：不错，不差。

⑧但：只。　寒士：魏晋南北朝时讲究门第，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称寒士。

⑨启：告诉。　蓝田：王述，坦之父，爵蓝田侯。

⑩向：刚才。

⑪顽嚚（yín）：冥顽愚妄不讲道义。

⑫欲：似。

13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①，而有时以多数失会②。尝失官居东阳③，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④。桓时方欲招起屈滞⑤，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⑥，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⑦，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⑧："范公且可作太常卿⑨。"范裁坐⑩，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⑪，乃曰："虽怀朝宗⑫，会有亡儿瘗在此⑬，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⑭，一时都尽⑮。《中兴书》曰："初，桓温请范汪为征西长史，复表为江州，并不就。还都，因求为东阳太守，温甚恨之。汪后为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国，失期，温挟憾奏汪为庶人。汪居吴，后至姑孰见温，温语其下曰：'玄平乃来见，当以护军起之。'汪数日辞归，温曰：'卿适来，何以便去？'汪曰：'数岁小儿丧，往年经乱，权瘗此境，故来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译文**〕

范玄平（汪）为人好用谋略心计，而有时竟因为心计太多而失掉机会。曾经丢官后住在东阳，桓大司马（温）在姑孰，特地前往投奔他。桓温当时正想招揽起用那些屈处下位久不得升迁的人，来倾覆朝廷，况且玄平在京城，一贯声誉很高。桓认为他远道而来投奔自己，喜悦兴奋不同寻常。等他到了庭前，桓探着身子伸着脖子望着，谈笑之间高兴得很。回头对袁虎（宏）说："范公暂且可以作太常卿。"范才入坐，桓就感谢他远来相投之意。范虽然的的确确是来投奔桓温，却又怕因趋奉时势之嫌而损害名声，就说："我虽有意来拜见您，也是恰有亡儿埋葬在这里，所以来看看。"桓大失

所望,刚才那虚心以待的样子,即刻都没了。

〔注释〕

①范玄平:范汪字玄平,晋颍阳(今属河南)人。少有大志,博览经籍。历官吏部尚书、东阳太守、徐兖二州刺史。　智数:谋略心计。

②多数:多智术、心计。　失会:失去机会。会,际遇,机会。

③东阳:郡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县。

④南州:指荆州或姑孰。此指姑孰。　故:特地。

⑤招起:招揽起用。　屈滞:屈处下位久不得升迁的人。

⑥谓:认为,以为。

⑦比:及至,等到。

⑧袁虎:袁宏小字虎,当时任桓温大司马府记室参军。

⑨太常卿:官名,九卿之一,掌礼乐宗庙事。

⑩裁:同"才"。

⑪趋时:趋奉时势。

⑫朝宗:本指诸侯朝见帝王。晋时下属拜谒上官也叫作朝宗。陶潜《孟府君传》:"褚裒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庾亮)。"

⑬会:碰巧。　瘗(yì):埋葬。

⑭向:刚才。　虚伫:虚心以待。伫,伫立等待。

⑮一时:即时,一下子。

14 谢遏年少时①,好著紫罗香囊②,垂覆手③,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④,得即烧之。遏,谢玄小字。

〔译文〕

谢遏(玄)年少时,喜欢佩带紫罗香囊,悬挂覆手。太傅(谢安)对此很担忧,却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于是就设谲计和他赌这些东西,赢到手后立即烧掉了。

〔注释〕

①谢遏:谢玄小字遏,奕子,太傅谢安之侄。

②著:佩带。　紫罗香囊:装有紫藤罗香料的香袋,一种佩于身或悬于

帐的饰物。晋代男子有佩带香囊的风尚。

③覆手：手巾之类。

④谲(jué)：欺诈，诡诈。

黜免第二十八

黜免，指官吏的罢官免职。官职的升降任免，在任何时代都是寻常之事。但在动荡的时代，其内涵往往是复杂微妙，甚至是黑暗险恶的。魏晋之际，各政治集团互相倾轧，斗争残酷，士人们深感“世路艰难”。东晋时期，朝廷软弱，皇权旁落，宦海浮沉，命运常是难以捉摸和把握的。这一篇虽只9则，却都很典型。每一则故事大都有着严峻的政治背景，对权贵们的明争暗斗、颐指气使和被黜官吏的愤懑不平、无可奈何都有生动形象的反映。故事展示了魏晋时代上至帝王、名臣贵戚，下至行伍小吏各类人物的身家命运与精神状态的又一个侧面。

1 诸葛厷在西朝[①]，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②]，诬之为狂逆。将远徙[③]，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④]，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厷，已见。

〔**译文**〕

诸葛厷在西晋，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受到王夷甫（衍）的器重，当时的舆论也把他和王相比。后来被继母的同族亲属谗言陷害，诬蔑他是狂逆。即将流放到边远地方，朋友王夷甫等人到囚车边与他告别。诸葛厷问："朝廷为什么流放我？"王夷甫说："说你狂逆。"厷说："叛逆就应该杀，狂妄为什么流放！"

〔**注释**〕

①诸葛厷：字茂远，琅邪（今属山东）人。官至司空主簿。见《文学》13 注。西朝：西晋时代。

②族党：族人亲属。

③徙：流放。指发配到边远地区。

④槛车：囚车，囚禁犯人的有栅栏的车子。

2 桓公入蜀[①]，至三峡中[②]，部伍中有得猨子者[③]，《荆州记》曰："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常有高猨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④]。公闻之怒，命黜其人[⑤]。

〔**译文**〕

桓公（温）进入巴蜀，到达三峡之中，军队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那母猿沿着江岸悲哀地号叫，跟着船走了一百多里不肯离去，最后跳到船上来，一到船上立刻就死了。剖开母猿的肚子一看，肠

子全一寸一寸地断裂了。桓公听说后很愤怒，命令罢免捕猿人的职务。

〔注释〕

①桓公入蜀：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率军伐蜀，次年，蜀汉国主李势归降。

②三峡：长江三峡的简称。从四川奉节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悬崖绝壁，江流湍急。就其最险者称为三峡。三峡所指，历代说法不一。今以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合称三峡。

③部伍：部曲行伍，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此指军队。　　猨子：小猿猴。

④肠皆寸寸断：成语“肝肠寸断”就源于此，用来形容极度悲伤。

⑤黜（chuò）：贬斥罢免。

3 殷中军被废①，在信安②，终日恒书空作字③。扬州吏民寻义逐之④。窃视，唯作“咄咄怪事⑤”四字而已。《晋阳秋》曰：“初，浩以中军将军镇寿阳。羌姚襄上书归降，后有罪，浩阴图诛之。会关中有变，苻健死，浩伪率军而行，云修复山陵，襄前驱恐，遂反。军至山桑，闻襄将至，弃辎重，驰保谯。襄至，据山桑，焚其舟实，至寿阳，略流民而还。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抚军大将军奏免浩，除名为民。浩驰还谢罪，既而迁于东阳信安县。”

〔译文〕

殷中军（浩）被罢官废为庶人，住在信安县，整天总是对空书写文字。扬州的官吏和百姓因仰慕他而追随他来到信安。他们偷偷观察，原来只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

〔注释〕

①殷中军被废：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北征许洛，因前锋将平北将军叛，浩大败而回。征西大将军桓温，素忌殷浩（参见《品藻》35），上表弹劾，浩被削职为民，徙居信安。

②信安：县名，晋属东阳郡。治所在今浙江衢县。

③恒：总是。　　书空作字：用手指在空中虚写文字。

④扬州吏民：指殷浩做扬州刺史时的故旧。

⑤咄咄怪事：令人惊异的怪事。咄咄，表示惊叹诧异的感叹词。后来“咄咄怪事”被用为成语。

4 桓公坐有参军椅烝薤①，不时解②，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③，况复危难乎④？”敕令免官⑤。

〔译文〕

桓公（温）宴席上有一个参军用筷子夹蒸薤，蒸薤粘结在一起一时分解不开；一起共餐的人又不帮忙，筷子终于粘住拔不出来。在座的人都笑起来。桓公说：“同盘共餐尚且不肯相互帮助，何况遇有危难呢？”下令免去一起就餐的人的职务。

〔注释〕

①参军：军府中所设属官。　　椅（jī）：当作“掎”。用筷子夹取。　　烝薤（xiè）：“烝”即“蒸”。薤，一种蔬菜，又名藠头，味辛如葱。据《齐民要术·素食篇》所载，蒸薤为黏粟与葱、薤合蒸调以油豉。故必粘结难以分解开。

②不时解：一时分解不开。

③盘：一种扁圆形食器。

④况复：何况。复，语缀，不为义。

⑤敕令：命令。

5 殷中军废后①，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②，儋梯将去③。”《续晋阳秋》曰：“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它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其悲见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则书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实也。

〔译文〕

殷中军(浩)被废黜以后,怨恨简文帝(司马昱)说:"把人送到百尺高的楼上之后,又把梯子撤走了。"

〔注释〕

①"殷中军废后"二句:殷浩北征,兵败被废为庶民,当时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因穆帝年幼,简文辅政。

②上人著百尺楼:让人爬上百尺高的楼。

③儋:通"担"。肩扛。　　将:持,拿。此指撤走梯子。

6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①,过见大司马桓公②。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马僚属名》曰:"邓遐字应玄,陈郡人,平南将军岳之子。勇力绝人,气盖当世,时人方之樊哙。为桓温参军,数从温征伐,历竟陵太守。枋头之役,温既怀耻忿,且惮遐,因免遐官。病卒。"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③。"《郭林宗别传》曰:"钜鹿孟敏,字叔达。敦朴质直。客居太原,杂处凡俗,未有所名。尝至市贸甑,何担堕地,坏之,径去不顾。适遇林宗,见而异之。因问曰:'坏甑可惜,何以不顾?'客曰:'甑既已破,视之何益?'林宗赏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谓必为美士,劝令读书。游学十年,遂知名。三府并辟,不就,东夏以为美贤。"

〔译文〕

邓竟陵(遐)被割职罢官后去参加简文帝(司马昱)葬礼,并探望大司马桓公(温)。桓公问他:"您怎么更瘦了呢?"邓说:"和叔达相比深感惭愧,我不能不遗憾打破了甑。"

〔注释〕

①邓竟陵免官: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军北征燕,邓遐为将,枋头一战,晋军大败,温归罪于下,免冠军将军邓遐官。　　山陵:帝王陵墓。也指帝王葬礼。赴山陵,即参加帝王葬礼。公元372年葬简文帝于高平陵。

②过见:探望拜见。　　大司马桓公:桓温。当时皇帝幼弱,桓温以大司马专朝政。

③"有愧于叔达"二句：出典见刘孝标注。邓遐的意思是说自己不能像孟叔达那样豁达，摔破了甑甚至不回头看一眼；对于丢掉官，不能不感到遗憾。甑(zèng)：蒸饭等用的炊具，陶制。

7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①，仍上表曰②："应割近情，以存远计③。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④："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⑤。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⑥；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⑦。"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⑧。《司马晞传》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学，尚武凶恣。时太宗辅政，晞以宗长不得执权，常怀愤慨，欲因桓温入朝，杀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辞，引与晞及子综谋逆，有司奏晞等斩刑，诏原之，徙新安。晞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又燕会，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后果徙新安。"

〔译文〕

桓宣武(温)已经废黜了太宰司马晞父子，继而上表说："应该割断亲情，以确保长远大计。如果除掉太宰父子，可以无后顾之忧。"简文帝(司马昱)亲笔批复表奏说："所言已为我所不忍言，更何况要做超过了言语的事。"宣武又重新上表，言辞更加激烈急迫。简文帝再次批复道："如果晋国祚广远绵长，明公就应该奉行这诏命；如果晋祚大运已去，我让路给贤者。"桓公读了诏书，手打颤脸冒汗，至此才罢休。太宰父子被远远地流放到新安郡。

〔注释〕

①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大司马桓温废海西，立简文帝。同年，温又废太宰武陵王司马晞父子。晞好武事，为桓温所忌，诬以谋反罪，与子综并废黜。晞是晋元帝子，简文帝兄。太宰，官名。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相当于太师。

②仍：继而。

③近情：亲情。　存：保、保全。

④手答：亲笔批复。

⑤转：更加。

⑥灵长：广远绵长。　明公：尊称有官职有地位的人。

⑦大运：王朝气数。

⑧徙：流放。　新安：郡名，治所在始新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北）。

8 桓玄败后[①]，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②]，意似二三[③]，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④]。殷因月朔[⑤]，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⑥]！"《晋安帝纪》曰："桓玄败，殷仲文归京师，高祖以其卫从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为镇军长史。自以名辈先达，位遇至重，而后来谢混之徒，皆畴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后果徙信安。"

〔**译文**〕

桓玄失败以后，殷仲文又回来做大司马刘裕的咨议参军，似乎有点心神不定，不像往日那样了。大司马府的厅堂前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分披。殷仲文依月朔惯例，与众人会集于大厅上，眼望着槐树看了很久，叹息道："槐树分披弛纵的样子，毫无挺拔上进的生机！"

〔**注释**〕

①桓玄败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晋称帝，建国号楚，次年被刘裕等讨灭。

②殷仲文：仲堪从弟，妻为桓玄姊。《晋书》本传："仲文于玄虽为姻亲，而素不交密，及闻玄平京师，更弃郡投焉。"桓玄败，仲文奉二后反正。　大司马咨议：官名。即大司马咨议参军的省称。晋时公府、军府皆置咨议，以参议军事。刘裕平桓玄，拜官大司马。因其投玄前曾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咨议参军，玄败后投朝廷又为大司马刘裕咨议参军，故曰"还为"。

③意似二三：似乎有点三心二意。二三，不专心，心神不定。

④听：即“厅”。指厅事，厅堂。官府办公议事的地方。　扶疏：枝叶繁茂分披的样子。

⑤月朔：农历每月初一。该日官署衙门依例要集会议事。

⑥“槐树婆娑”二句：殷仲文自认为保二后有功，必当受朝廷重用，不料只为大司马参军，而与谢混等门生故吏比肩同列，因而心灰意冷，故眼望槐树发此感慨，实则以老槐自况（参孝标注及本篇9）。　婆娑：分披弛纵的样子，不挺拔、没精神。　生意：生机，生趣。

9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①，自谓必当阿衡朝政②。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③。《晋安帝纪》曰：“仲文后为东阳，愈愤怨，乃与桓胤谋反，遂伏诛。仲文尝照镜不见头，俄而难及。”及之郡，至富阳④，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⑤。”孙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叹。

〔译文〕

殷仲文既然一贯有名望，自认为一定会辅佐帝王主持国政。忽然被任命为东阳太守，心中很不服气。等去郡赴职，抵达富阳时，感慨地叹道：“看此地的山川形势，该会再出一个孙伯符。”

〔注释〕

①殷仲文：见本篇8注。　名望：名誉声望。

②阿衡朝政：辅佐帝王，主持朝政。阿衡，辅佐。

③东阳：郡名。治所在长山（今浙江金华县）。

④富阳：县名，原名富春。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西南富春江左岸，晋时属吴郡。

⑤“看此山川形势”二句：殷仲文发此慨叹之际，亦即他谋反之心已决之时（参见孝标注）。孙策字伯符，坚子，吴郡富春人。汉末天下大乱，策占据江东，为建立吴国奠定基础。

俭啬第二十九

俭啬含有两层意义，一为节俭，一为吝啬。节俭向来被视作美德。但节俭过头至于吝啬就不足取了，而恶性发展为贪鄙就是恶行了。本节从这两方面审视人物。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是悭吝的突出代表，本篇 9 则故事中有 4 则是写他的。卖李钻核、向女儿索债、向侄儿讨回结婚礼物等，吝啬到自私、狭隘、无人情味的地步。这或许是阮籍说他“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排调》4）的原因之一。卫展用草药王不留行遣客，更是吝啬得刁钻刻薄。对于这些，作者给予鲜明的否定和批判。对于郗超开库散财、庾亮啖薤留白的节约又有治实精神，则持有褒扬态度。

1 和峤性至俭①,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②,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③,率将少年能食之者④,持斧诣园,饱共啖毕⑤,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⑥?"和既得,唯笑而已。《晋诸公赞》曰:"峤性不通,治家富拟王公,而至俭,将有犯义之名。"《语林》曰:"峤诸弟往园中食李,而皆计核责钱。故峤妇弟王济伐之也。"

〔译文〕

和峤禀性极为吝啬,家中有上好的李子树,王武子(济)向他要李子吃,给他不过几十个。王武子乘他上朝轮值的时候,带领年轻力壮能吃的青年,拿着斧头到他园中,一起饱餐一顿之后,把树给砍了。送了一车树枝给和公,问道:"和你的李子比怎么样?"和峤得到了这些树枝,只是笑笑而已。

〔注释〕

①和峤性至俭:《晋书》本传载:"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峤有钱癖。"参见《德行》17、《方正》9 注。

②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和峤妻弟。

③因:趁,乘。　上直:官吏上朝轮值。凡入值者,五日一归家,犹如今天的"值班"。直,通"值"。

④率将:带领。将,用于动词后,意义虚化,起搭配作用。

⑤诣:到……去。　啖:吃。

⑥何如:和……相比怎么样。

2 王戎俭吝①,其从子婚②,与一单衣③,后更责之④。王隐《晋书》曰:"戎性至俭,不能自奉养,财不出外。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

〔译文〕

王戎十分吝啬,他的侄儿结婚,送了一件单衣,后来又给要回来了。

〔**注释**〕

①王戎：字濬冲，竹林七贤之一。历官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司徒，封安丰侯。王戎俭吝事，见《晋书》本传和本篇3、4、5诸条。

②从子：侄儿。

③单衣：单层的衣服，也指士大夫的便服。

④责：索取。

3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①，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②，洛下无比③。契疏鞅掌④，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晋诸公赞》曰："戎性简要，不治仪望，自遇甚薄，而产业过丰。论者以为台辅之望不重。"王隐《晋书》曰："戎好治生，园田周遍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晋阳秋》曰："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论之曰："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岂其然乎？"逵曰："运有险易，时有昏明。如子之言，则蘧瑗、季札之徒，皆负责矣。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

〔**译文**〕

司徒王戎地位显贵，又很富有，家宅规模、仆婢劳力、肥田沃土、水碓农具之类，在洛阳无人可比。券契帐簿繁多，常常和夫人一起在烛光下摆开筹码算帐。

〔**注释**〕

①司徒王戎：见本篇2注。

②区宅：指房屋住宅。　僮牧：指奴婢及其他劳动力。僮，仆婢。牧，放牧牲畜的人，乏指劳力。　膏田：良田。　水碓(duì)：利用水利舂米的工具。

③洛下：西晋京城洛阳。

④契疏：券契帐目簿籍之类。　鞅掌：繁多。

4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①。

〔译文〕

王戎家有上好的李子，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那树种，总是先钻破果核才卖。

〔注释〕

①恒：总是。

5 王戎女适裴頠①，贷钱数万②。女归，戎色不说③，女遽还钱④，乃释然。

〔译文〕

王戎的女儿嫁给了裴頠，向王戎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娘家，王戎的脸色很不高兴，女儿赶紧把钱还给他，不高兴的神色才消失。

〔注释〕

①适：女子出嫁。　裴頠（wěi）：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人。博学，善言名理，官至尚书左仆射。见《言语》23。

②贷：借。

③不说：不高兴。"说"通"悦"。

④遽：立即，急忙。

6 卫江州在寻阳①，《永嘉流人名》曰："卫展字道舒，河东安邑人。祖列，彭城护军。父韶，广平令。展，光熙初，除鹰扬将军、江州刺史。"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②，唯饷王不留行一斤③，此人得饷便命驾④。《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疮，除风，久服之轻身。"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⑤。"《中兴书》曰："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仕至尚书郎。"按轨，刘氏之甥。此应弘度，非弘范也。

〔译文〕

卫江州（展）在寻阳时，有相识的旧友来投奔他，完全不照顾

招待，只送了一斤草药王不留行，这人收到赠送的“礼物”便命御者驾车走了。外甥李弘范（轨）听说这件事后，说：“家舅太刻薄了，竟然役使草木去逐客。”

〔注释〕

①卫江州：卫展字道舒，河东安邑（今山西）人。历官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中，为江州刺史。《晋书》有传。

②知旧人：相识的旧友。 料理：照顾，招待。

③饷：赠送。 王不留行：一种草药名。

④命驾：命令御者驾驶车马。

⑤乃复：竟然。 驱使：役使。

7 王丞相俭节[①]，帐下甘果盈溢不散[②]，涉春烂败。都督白之[③]，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悦也。

〔译文〕

王丞相（导）很节俭，家中的甜橙堆得满满的却不散发给大家吃，入春之后腐烂败坏了。管家告诉他，他命令扔掉，说：“千万不要让大郎知道！”

〔注释〕

①王丞相俭节：《晋书·王导传》附王悦传：“导性俭节，帐下甘果烂败，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

②帐下：即帐中。指幕府中。 甘果：甜橙。

③都督：帐下总管庶务的人，犹总管家。 白：禀告，告诉。

8 苏峻之乱[①]，庾太尉南奔见陶公[②]，陶公雅相赏重[③]。陶性俭吝，及食，啖薤[④]，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⑤]。”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⑥]。

〔**译文**〕

苏峻叛乱时，庾太尉（亮）向南逃奔去见陶公（侃），陶极为赏识器重他。陶公生性节俭，吝惜财物。开饭时，吃薤菜，庾顺便留下薤的根白。陶问："拿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庾说："还可以种。"于是陶公大为赞叹庾不仅风韵极佳，且兼有务实精神。

〔**注释**〕

①苏峻之乱：晋明帝死，庾亮以帝舅执政，欲夺苏峻兵权，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峻举兵反，攻入建康，后被陶侃、温峤等讨灭。

②庾太尉南奔见陶公：苏峻反，朝廷命庾亮都督征讨诸军事，兵败，亮携其弟，南奔江州刺史温峤。峤令见陶侃，共推侃为讨叛盟主。

③雅：极，很。　　赏重：赏识器重。

④薤（xiè）：一种蔬菜名，也叫藠头。

⑤故：仍，还。

⑥风流：风韵杰出有才华。　　治实：处理事情的实际才能。

9 郗公大聚敛①，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②。常朝旦问讯③，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④，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⑤！"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⑥。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⑦，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⑧。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⑨。《中兴书》曰："超少卓荦而不羁，有旷世之度。"

〔**译文**〕

郗愔大肆聚敛财货，积有数千万钱，嘉宾（郗超）心里很不赞同这样做。平常早晨请安问候，依郗家家法，子弟是不可以坐的，他就站着谈了好长时间，终于谈及钱财上的事。郗公说："你只不过是想要得到我的钱罢了！"于是开库一天，让他任意使用。郗公起初只认为会损失几百万的样子，嘉宾竟然在一天之内遍送亲戚

朋友和与他有交往的人，全都给送光了。郗公听说后，惊诧不迭。

〔**注释**〕

①郗公：郗愔字方回，晋太宰郗鉴子。官至会稽内史，死后赠官司空。

②嘉宾：郗超小字嘉宾，愔子。《晋书·郗愔传》："愔又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

③朝旦问讯：早晨请安问候。

④倚语：站着说话。　移时：很长时间。

⑤正当：只不过。

⑥迺：同"乃"。

⑦正谓：只是以为。

⑧遂：竟然。　乞与：给与。　周旋：相与交往的人。　略尽：完全光了。略，全都、完全。

⑨惊怪：惊诧。　不能已已：不能休止。

汰侈第三十

汰侈,骄奢放纵之意。本篇共12则,基本上都是西晋时期的故事。西晋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贪财好利,骄奢淫逸,甚至卖官以自肥。于是上行下效,臣下从风而靡,官僚贵族无不巧取豪夺,劫掠商旅,聚敛无厌,竟至富比皇家,一时间形成以汰侈相尚的社会风气。《晋书·何曾传》:"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本篇所记则更有甚者。王恺宅院重叠、隐密曲折,以至使人迷路,垂死而不得出。石崇与之斗富,有武帝做后盾的王恺居然败绩。王济以人乳饲豚,令武帝"甚不平"。西晋君臣聚敛贪鄙、穷奢极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聚敛骄奢,挥霍无度与贪鄙吝啬、视财如命是魏晋士大夫生活作风走向的两个极端,所以《世说新语》特立《汰侈》和《俭啬》这两个门类来表现。在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汰侈奢靡和悭吝贪鄙的故事都出自《世说新语》。

1 石崇每要客燕集①，常令美人行酒②；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③。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④，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⑤。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⑥，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⑦，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王隐《晋书》曰："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记》曰："丞相素为诸父所重。王君夫问王敦：'闻君从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与共来。'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丞相还，曰：'恐此君处世，当有如此事。'"两说不同，故详录。

〔译文〕

石崇每次请客宴饮聚会，常常让美人斟酒劝饮；客人如果没有喝干，就让内侍轮流去杀掉美人。王丞相(导)和大将军(王敦)曾经一起去拜访石崇，丞相向来不善饮酒，就勉强自己喝下去，以至于大醉。每轮到大将军时，他坚持不肯喝以观察事态发展，已经斩了三个人了，王敦脸色依然如故，仍然不肯喝。丞相责备他，大将军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干你何事！"

〔注释〕

①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今山东)，小名齐奴。曾任荆州刺史，因劫夺客商而致富。与贵戚王恺等，以奢靡相夸尚。又与潘岳、陆机等谄事贾后、贾谧，时号二十四友。贾后废，被赵王伦所杀。　要(yāo)：通"邀"。　燕集：宴饮聚会。燕通宴。

②行酒：斟酒劝饮。

③黄门：仆役中的阉人，专供内室使令。　交：交替，轮流。

④大将军：王敦，导从兄。　诣：到……去，拜访。

⑤沈醉：大醉。沈，同"沉"。

⑥固：坚持。

⑦让：责备。

2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①，皆丽服藻饰②，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③，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④。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⑤！"《语林》曰："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

〔译文〕

石崇家的厕所经常有十几个婢女侍列，全都身着华丽的服装，修饰打扮得很漂亮，还摆着甲煎粉、沉香汁之类的化妆品，无不毕备。又让入厕者换上新衣服出来。客人大多害羞不敢去厕所。王大将军（敦）去了，脱去原来的衣服，穿上新衣服，神态傲慢。众侍婢相互说："这位客人一定能造反！"

〔注释〕

①石崇：见本篇 1 注。

②藻饰：修饰姿容，打扮。

③甲煎粉：唇脂一类的化妆品。　沈香汁：一种香料。沈，即"沉"字。

④如厕：上厕所，如，入。

⑤作贼：造反。魏晋南北朝习语。

3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①，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②。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褶，以手擎饮食③。烝豘肥美④，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豘⑤。"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褶，一作襬。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曾经驾临王武子（济）家，武子奉献食品，全用琉璃器皿。婢女一百多人，都身穿绫罗衣裤，用手举着饮食。蒸

乳猪肥嫩鲜美，与通常的味道不同。武帝觉得奇怪就问其中缘故，回答说："这是用人乳喂养的小猪。"武帝十分愤慨，饭没吃完就离开了。即使是豪富王恺、石崇也还不知道这个做法。

〔注释〕

①王武子：王济字武子，娶常山公主为妻，家巨富，性奢豪，官至太仆。

②并：全，都。　　琉璃器：用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矿石材料制成的器皿，极为珍贵。

③绫罗绔褶：用丝绸绫罗制做的衣裙。绔，同"裤"。褶，女子上衣。

④烝豘：蒸乳猪。烝，同"蒸"。豘，小猪。

⑤饮(yìn)：给……喝。

4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①，石季伦用蜡烛作炊②。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③，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④。石以椒为泥⑤，王以赤石脂泥壁⑥。《晋诸公赞》曰："王恺字君夫，东海人，王肃子也。虽无检行，而少以才力见名，有在公之称。既自以外戚，晋氏政宽，又性至豪。旧制：鸩不得过江，为其羽栎酒中，必杀人。恺为翊军时，得鸩于石崇而养之，其大如鹅，喙长尺余，纯食蛇虺。司隶奏按恺、崇，诏悉原之，即烧于都街。恺肆其意色，无所忌惮。为后军将军。卒谥曰'丑'。"

〔译文〕

王君夫(恺)用饴糖拌合的饭擦洗锅，石季伦(崇)用蜡烛当柴烧饭。君夫做了紫色丝绸为面，绿色薄绫为里的步障，长达四十里；石崇做锦缎布障五十里来和他争豪斗富。石用椒和泥涂墙壁，王用赤石脂来涂饰墙壁。

〔注释〕

①王君夫：王恺字君夫，王肃子，晋武帝司马炎舅。官至后军将军，封山都县公。恺家巨富，性奢豪，与石崇比富，常得到武帝帮助。　　粭糒(bèi)：以饴糖和饭。粭，同"饴(yí)"，糖膏。糒，干饭。　　澳釜：刷洗锅。

②作炊：烧饭。

③步障：夹道设置的障蔽。

④敌：匹敌，对抗。

⑤椒：花椒。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用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有香气，且象征多子。

⑥赤石脂：风化石的一种，以色理细腻者为上，是道家炼丹的原料，又可用来涂饰墙壁。

5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①。恒冬天得韭蓱齑②。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③，恺牛绝走不能及④。每以此三事为搤腕⑤，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⑦，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⑧。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⑨。急时听偏辕，则驶矣⑩。"恺悉从之，遂争长⑪。石崇后闻，皆杀告者。《晋诸公赞》曰："崇性好侠，与王恺竞相夸衒也。"

〔**译文**〕

石崇为客人做豆粥，很快就能做好。常常冬天都能有细碎的韭萍调味咸菜。另外，他的牛从体形到气力都比不上王恺的牛，而和王恺一起出去游玩，即使很晚出发，在争相进入洛阳城时，石崇的牛在数十步之后迅速地像飞禽一般超过王恺的牛，王恺的牛极力奔跑也赶不上。王恺常常因这三件事而不平，于是秘密地收买石崇家里的管家和赶车的人，问其中的奥密。总管说："豆子极难煮，只是预先煮熟研成碎末，客人到了，做白粥时放进去。韭蓱细碎咸菜是捣烂的韭菜根，掺上麦苗罢了。"又问车夫牛跑得快的原

因。车夫说："牛本来不慢，因为驾车的人不懂得如何控制车牛罢了。紧急时让车子跑偏辕，重心移向一个车轮上，就跑快了。"王恺完全照这些办法去做，竟然比石崇还强一些。石崇后来听说了这些情况，把告密的人全杀了。

〔**注释**〕

①石崇：见本篇1注。　咄嗟(duō　jiē)：顷刻之间。形容迅速。

②恒：常，经常。　韭蓱(píng)齑(jī)：细碎的韭蓱做的调味咸菜。韭，韭菜。蓱，同"萍"，草名，鲜嫩时可做菜，故冬季没有。齑，同"齏"。捣切细碎的调味咸菜。

③迅：迅速。此指牛跑得快。

④绝走：极力奔跑。

⑤每：常。　搤(è)腕：握住手腕，情绪激动不平时的动作。

⑥货：贿赂，收买。　帐下：指家中。　都督：指总管家。

⑦豫：通"预"。预先，事先。　末：细末。

⑧驶：迅速，跑得快。

⑨将车人：驾车人。

⑩听：听任。　偏辕：此时车已为双辕。偏辕，则车的重心倾向一侧，落在一只轮子上，磨擦力减小，且机动灵活。

⑪争长：争胜。

6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①，常莹其蹄角②。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③。"君夫既恃手快④，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⑤，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⑥，却据胡床⑦，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⑧，一脔便去⑨。《相牛经》曰："《牛经》出宁戚，传百里溪。汉世河西薛公得其书，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负重致远，未服辎軿，故文不传。至魏世，高堂生又传以与晋宣帝，其后王恺得其书焉。"臣按其相经云："阴虹属颈，千里。"注曰："阴虹者，双筋自尾骨属颈。宁戚所饭者也。"恺之

牛，其亦有阴虹也。宁戚《经》曰："棰头欲得高，百体欲得紧，大膁疏肋难龄，龙头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细，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译文〕

王君夫(恺)有一头好牛名叫"八百里驳"，常常以莹石装饰蹄角。王武子(济)对君夫说："我的箭法不如你，今天就赌你的牛，我以千万钱抵对。"君夫不仅倚仗箭法好，而且认为优良出众的牛没有杀掉的可能，便答应了他，让武子先射。武子一箭就射中了靶子，退下来坐在胡床上，喝令手下人赶快把牛心掏出来。一会儿，烤好的牛心端上来，他吃了一块就走了。

〔注释〕

①王君夫：王恺。见本篇4注。　八百里驳(bó)：牛名。八百里，言牛能日行八百里。驳，毛色黑白相间的马。

②莹(yíng)：玉色美石。"莹其蹄角"即以莹石装饰蹄角。

③对之：指以钱与牛相抵对。

④手快：技术好。

⑤骏物：指八百里驳这头牛。　然可：答应，允诺。

⑥起：发。破的：中的，射中靶子。这里说的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射戏，称为"博射"、"宴射"。其法亦"施于准的"以求命中。此谓"破的"，即命中准的。参见本篇11注。

⑦却：退回来。　胡床：古代由胡地传入的一种轻便坐具，交椅、坐榻之类。

⑧须臾：一会儿。　炙：烤肉。

⑨脔：切成块状的肉。

7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衵①，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②，不听人将出③。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④，垂死，乃得出。

〔译文〕

王君夫(恺)曾经处罚一个不穿内衣的人，在他去上朝时，把他关进阁道曲折屋宇重叠的深宅内院里，不许人带他出来。于是饿了好几天，迷失方向不知往哪里走。后来亲近小吏相救，已经快死了，才得出来。

〔注释〕

①王君夫：王恺。见本篇4注。　责：处罚。　服：穿著。　余相(nì)：内衣。

②直：通“值”。值班，上朝。　内著：放在。内，通“纳”。　曲阁重闺：阁道曲折、闺房重叠。指深宅内院。阁同“阁”。

③听：允许。

④因缘：亲近小吏。

8 石崇与王恺争豪①，并穷绮丽以饰舆服②。《续文章志》曰：“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③。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④。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⑤，枝柯扶疏⑥，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⑦，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⑧，如恺许比甚众⑨。恺惘然自失⑩。《南州异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距其国七八百里，名珊瑚树洲，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丈，珊瑚生于石上。初生白，软弱似菌，国人乘大船载铁网先没在水下，一年便生网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错，高三四尺，大者围尺余。三年色赤，便以铁钞发其根，系铁网于船，绞车举网。还，裁凿恣意所作。若过时不凿，便枯索虫蠹。其大者输之王

府，细者卖之。"《广志》曰："珊瑚，大者可为车轴。"

〔译文〕

石崇与王恺竞争豪富，都用尽华丽的东西来装饰车马章服。晋武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常帮助他。曾经把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赏赐给王恺，枝条繁茂分披，世间少有可比。王恺拿给石崇看，石崇看过，举起铁如意砸去，珊瑚树随手破碎。王恺不仅很为惋惜，而且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贝，言辞神色都很严厉。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命令身边人把珊瑚树都拿出来，有三尺、四尺高，枝干繁茂超绝于世，光彩夺目的六七株，和王恺那株差不多的很多。王恺怅惘若有所失。

〔注释〕

①争豪：竞争豪富。

②舆服：车服。车乘的衣冠章服之总称。古代有舆服的仪制，以表明等级。

③僣：当作"僭(jiàn)"。僣(tiè)，郭忠恕《佩觿》云，俗以"僣悦"之僣为"逾僭"之僭，非。

④每：常。

⑤珊瑚：热带海洋中的腔肠动物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聚集而成的物质，形如树枝，故又名珊瑚树，可供玩赏。

⑥扶疏：繁茂分披的样子。

⑦如意：器物名。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尽如人意，因而得名。又有柄端作心形、云形、芝形者，用骨、角、竹、石、玉、铜、铁等都可制作，古时用以指划，和尚讲经记经其上以备忘。近代只供玩赏。

⑧光彩溢目：犹"光彩夺目"。溢，充满。

⑨如……许：像……那样。

⑩惘然：失意的样子。

9 王武子被责①，移第北邙下②。《晋诸公赞》曰："济与从兄恬不平③。济为河南尹，未拜，行过王宫，吏不时下道，济于车前鞭之，有司

奏免官。论者以济为不长者。寻转太仆，而王恬已见委任，济遂斥外。”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④，编钱匝地竟埒⑤。时人号曰“金沟”。“沟”，一作“埒”。

〔译文〕

王武子（济）被处罚后，移家北邙山下。当时人口众多地价昂贵，王济喜好跑马射箭，就买了地并构筑界埒，所用的钱编起来可以绕地一圈，围满地界。当时的人称之为“金沟”。

〔注释〕

①王武子：即王济。见《言语》24 注。被处罚事见孝标注。　　责：责罚，处罚。

②第：宅第，府邸。　　北邙：北邙山，又称邙山，在洛阳东北。

③恬：当作“佑”。见《晋书·王济传》。

④埒（lèi）：作为地界的短墙。

⑤编钱：把钱串起来。　　匝：环绕一圈。　　竟：尽。

10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①，见颜、原象《家语》曰：“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二岁蚤死。”原宪，已见。而叹曰②：“若与同升孔堂③，去人何必有间④！”王曰：“不知馀人云何⑤，子贡去卿差近⑥。”《史记》曰：“端木赐字子贡，卫人。尝相鲁，家累千金，终于齐。”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⑦，何至以瓮牖语人⑧！”原宪以瓮为户牖。

〔译文〕

石崇常常和王敦到学校去玩，看见颜回、原宪的画像而感叹道：“如果和他们一起做孔子的学生，同这些人哪里会有差别！”王说：“不知其他人怎么样，子贡和你差不多。”石严肃地说：“读书人本当使名誉地位都安泰显达，何至于拿贫穷困窘的蓬户瓮牖对人

宣传。”

〔注释〕

①石崇:见本篇1注。　王敦:见《文学》20注。

②颜、原:颜回和原宪,皆好学而乐道安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原宪蓬户瓮牖、褐衣蔬食,不减其乐。

③同升孔堂:一起做孔子学生。

④去人何必有间:和这些人相比没什么不同。去,距。有间,有距离、有差别。

⑤馀人:其他的人。指孔子其他学生。　云何:怎样。

⑥子贡:端木赐字子贡,孔子弟子,能言善辩,会经商,家累千金,和王侯贵族分庭抗礼。　差近:颇近,差不多。

⑦士:指士人,读书人。　身名俱泰:名誉地位安泰,显达。泰,安泰,亨通显达。

⑧何至:何至于,岂有。　瓮牖:以瓮为窗户。形容安于贫穷。

11 彭城王有快牛①,至爱惜之。朱凤《晋书》曰:“彭城穆王权,字子舆,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与射②,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③。”王遂杀啖④。

〔译文〕

彭城王(司马权)有一头快牛,极为爱惜。王太尉(衍)和他博射,赌赢了这头牛。彭城王说:“您要自己乘骑,就不说什么了;若想吃的话,我将用二十头肥牛替代它。既不耽误吃,又保存了我的爱物。”王终于杀掉它吃了。

〔注释〕

①彭城王:司马权,晋武帝司马炎堂叔。太始元年,封彭城王,咸宁元年死。

②王太尉：王衍。见《言语》23注。　射：此指"博射"，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士人的一种娱乐。《颜氏家训·杂艺篇》："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离乱之后，此术遂亡。"也叫"射戏""宴射"，博射常伴以饮宴。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博射"条。

③存：保全。

④遂：终于，竟然。

12 王右军少时①，在周侯末坐②，割牛心啖之③，于此改观④。俗以牛心为贵，故羲之先食之。

〔译文〕

王右军（羲之）少年时，在周侯（顗）的宾客中处于末坐，周侯杀牛割心给他吃，从此人们改变了对羲之的看法，对他器重起来。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见《言语》62注。

②周侯：周顗字伯仁，官至尚书左仆射，封武城侯。见《言语》30注。

③牛心：《晋书·王羲之传》："年十三，尝谒周顗。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这则故事收入汰侈，大约并非食之先后问题，而是特意宰牛割心给他吃，以此奢侈之举提高他的地位和名望。

④于此：从此。　改观：改变了看法。

忿狷第三十一

忿狷，即愤怒褊急之意。魏晋人急躁易怒，大抵是不平衡心态的一种反映，原因恐怕是复杂的。社会动荡、世路艰难、宦海沉浮，造成人们难于言表的忧患心理，郁积于内心的痛苦便常常借机发泄出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士大夫之间的利害恩怨也是动辄色变的原因。如王忱、王恭似是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其实二人早已结怨于心。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魏晋人脾气不好大约是服五石散后药性发作造成的。只有第8则，桓玄幼时夜杀兄弟斗鹅事与上述原因似无关。其实这是社会心态在孩提身上的反映，也是桓玄一生性格与作为的根柢。

忿狷的反面，豁达大度也是魏晋人所欣赏的作风。而且这两种品性又常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比如王蓝田食鸡子是表现魏晋人忿狷性格的典型故事，而遭谢奕肆言漫骂时，他却能面壁不动；袁彦道为人倜傥不羁，竟也会因博齿不合而迁怒棋子。王忱、王恭虽有怨隙，王恭仍目王忱“王大故自濯濯”，“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赏誉》153)。除了政治因素外，这恰恰是魏晋人崇尚自然、率真，强调个性及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

1 魏武有一妓①,声最清高,而性情酷恶②。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③。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④。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译文〕

魏武帝(曹操)有一个歌妓,声音最清脆高亢,可性情极暴躁。想杀掉她,又怜惜她的才华,要留着她,又不能忍受她的脾气。于是挑选了一百人,同时一起学习训练。不久,果然有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比得上她,就把那坏脾气的人杀掉了。

〔注释〕

①妓:女乐人,歌妓。

②清高:清脆嘹亮。　酷恶:极不好。

③置:赦免,留下。　不堪:不能忍受。

④一时:同时。

2 王蓝田性急①。尝食鸡子②,以箸刺之③,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④,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⑤,啮破即吐之⑥。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⑦,犹当无一豪可论⑧,况蓝田邪?"《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见。

〔译文〕

王蓝田(述)性情急躁。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去叉,没叉着,立即大发脾气,拿起来扔到地下。鸡蛋在地下旋转未停时,又下地用木屐齿去蹍,又没蹍着。他气得要命,又从地上拿起来放入口中,嚼碎了立即吐出来。王右军(羲之)听说后大笑道:"既使是安期(王承)有这个脾气,尚且无丝毫可取,况且是蓝田呢?"

〔注释〕

①王蓝田：王述字怀祖，太原晋阳人。官至扬州刺史、尚书令，封蓝田侯。见《文学》22孝标注。

②鸡子：鸡蛋。

③箸：筷子。

④仍：乃，于是。　屐(jī)：木底鞋。木屐底上前后有齿。　蹍：踩，踏。

⑤瞋(chēn)：发怒。　内：通“纳”。放入。

⑥啮(niè)：咬。

⑦安期：王承字安期，蓝田父，官至东海太守，是渡江后晋室名臣。

⑧一豪：即一毫。豪通“毫”。

3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①。王胡之、王恬，并已见。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②，便作色不夷③。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④，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⑤！”按《王氏谱》，胡之是恬从祖兄。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⑥，强来捉人臂！”

〔译文〕

王司州(胡之)曾经冒着雪到王螭(恬)那里去。司州的言辞口气稍微有些触犯王螭，螭就变了脸色很不高兴。司州发觉不妙，便把坐榻移到他旁边去，捉着他的手臂说：“你哪里值得和老兄计较！”王螭拨开他的手说：“冰凉得像鬼手一样，还强来捉人家的手臂！”

〔注释〕

①王司州：王胡之字修龄，廙子。曾任西中郎将、司州刺史。见《言语》81注。　王螭：王恬小字螭虎，唐人讳虎，故省作螭。王导子。　许：处，处所。

②少：稍，稍微。　牾逆：抵触，触犯。

③作色：因生气而变了脸色。　不夷：不愉快。

④恶：不好。　　舆床就之：把坐榻移到他身边去。舆，抬、扛。

⑤讵（jù）复：哪里，怎么。

⑥馨（xīn）：晋宋方言，“宁馨”之省略。义同“样”、“般”。

4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蒱①。袁彦道齿不合②，遂厉色掷去五木③。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④。”《论语》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译文〕

桓宣武（温）和袁彦道（耽）一起玩樗蒱戏。袁彦道的博齿不合，就满脸怒气地把五个子全扔了出去。温太真（峤）说：“看到袁生迁怒，才知道颜子的可贵。”

〔注释〕

①桓宣武：桓温。　　袁彦道：袁耽字彦道，陈郡阳夏（今河南）人。官至从事中郎。为人倜傥不羁，多才艺，善蒱博。见《任诞》34注。　　樗蒱（chū pú）：古代的博戏。

②齿：博齿，类似后代的骰子。

③五木：樗蒱戏的子。《樗蒲经》：“古斫木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

④迁怒：因此而怒，气迁于彼。　　颜子：颜回。孔子品评他的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5 谢无奕性粗强①，以事不相得②，自往数王蓝田③，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④。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⑤。

〔译文〕

谢无奕（奕）性情粗暴蛮横，因为有事与王蓝田（述）产生矛

盾，就亲自前去数落王蓝田，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王表情端庄严肃，面对墙壁不敢动。骂了半天，谢走了，过了很长时间，王转过头问身边的小吏役说："走了吗？"回答说："已经走了。"这才回到座位上。当时的人都赞赏他虽然性情急躁，却能够如此容忍。

〔注释〕

①谢无奕：谢奕字无奕，谢安兄。官至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见《德行》33注。　粗强：粗暴骄横。

②不相得：不投合。

③数：数落，指责。

④正色：表情端庄严肃。　面壁：面对墙壁。

⑤叹：赞赏。

6 王令诣谢公①，值习凿齿已在坐②，当与并榻③。王徙倚不坐④，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⑤："子敬实自清立⑥，但人为尔，多矜咳⑦，殊足损其自然⑧。"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

〔译文〕

王令（献之）去拜访谢公（安），正巧习凿齿已在座，依理应当与他同榻。王徘徊不坐，谢公拉他和自己对榻。王走后，谢公对胡儿（谢朗）说："子敬确实清高特立，只是太做作罢了，过分矜持拘执，大大损害了自然天成的本质。"

〔注释〕

①王令：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官至中书令。见《德行》39注。

②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有史才，著《汉晋春秋》，官至荥阳太守。见《言语》72注。

③并榻：同榻而坐。榻，坐具。

④徙倚：徘徊。

⑤胡儿：谢朗小字胡儿，谢据长子，太傅谢安侄。官至东阳太守。见《言

语》71注。

⑥实自：确实。 清立：清高特立。

⑦但：只是。 矜咳：疑当作"矜硋(ài)。硋同"碍"。矜硋，矜持拘执。晋代重门阀，王氏子弟以望族傲世，习凿齿虽才学出众，但出身寒士。王拘执于士庶不同坐的习俗，不肯与习同榻。

⑧殊：颇，甚。

7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①，《中兴书》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历尚书左仆射。"恭时为丹阳尹②，大始拜荆州③。《灵鬼志谣征》曰："初，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民忽歌《黄昙曲》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少时石民死，王忱为荆州。"佛大，忱小字也。讫将乖之际④，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⑤。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⑥，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⑦，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译文**〕

一次，王大(忱)、王恭都在何仆射(澄)的宴席上，王恭当时是丹阳尹，王大刚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到了即将分别的时候了，王大向王恭劝酒，王恭不肯喝，王大越发极力强逼他喝。直到各自用裙带绕手，将要动武了。王恭家中有近千人，全叫到何家房舍中，王大身边的人虽然少，也命令他们进来，摆开阵势，便要厮杀。何仆射没办法，于是站起身来排开二人挤坐在他们中间，这才使双方散开。那为权势和利益左右的交情，古人是看不起的。

〔**注释**〕

①王大：王忱小字佛大，人称王大。王坦之子，官至荆州刺史。见《德行》44注。 王恭：字孝伯，晋光禄大夫王蕴子，历官丹阳尹、中书令等。见《德行》44注。 何仆射：何澄，晋穆帝何皇后弟，官至尚书左仆射。

②恭时为丹阳尹:《晋书·王恭传》:“太元中,代沈嘉为丹阳尹。”

③大始拜荆州:《晋书·王忱传》:“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

④讫:通“迄”。到。　　乖:分离,分别。

⑤转苦:渐甚,更加急迫。　　裙:下衣。

⑥前:进来见面。此指与之对峙。

⑦排坐:挤坐。排,挤。

8 桓南郡小儿时①,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②,以白车骑③。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④!”问,果如之。

〔**译文**〕

桓南郡(玄)小时候,与各位堂兄弟分别养鹅,一起斗鹅玩。南郡的鹅常常斗败,为此非常气愤。于是夜间到鹅栏中,逮住各位兄弟的鹅全部给弄死了。天亮后,家里的人都为此而惊骇,认为是怪异灾变,将这事告诉了桓车骑(冲)。车骑说:“没什么致怪的灾异,大概是南郡的恶作剧罢了!”一问,果然是这样。

〔**注释**〕

①桓南郡:桓玄,桓温子,爵封南郡公。见《德行》41 注。

②变怪:怪异灾变。

③白:禀告,告诉。　　车骑:桓冲,桓温弟,曾任车骑将军等职。见《夙惠》7 注。

④当:大概。表推断的语词。　　戏:闹着玩,恶作剧。

谗险第三十二

谗险，意谓奸邪阴险的谗言恶语。本篇只有4则，主要记述了东晋时期佞臣王国宝、王绪之流妒贤忌能，游词谗谮，毁信谤忠，以及王珣、殷仲堪与之针锋相对斗争的故事。实际上，魏晋时期遭谗被黜以至丧命者多矣，嵇康、陆机的被杀都是典型事件。本篇所选的故事突出表现的是进谗者与反谗者互相争斗的心计和手段。在魏晋人心目中，这也是一种才气。故事不多，却深刻地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险恶斗争。

1 王平子形甚散朗①，内实劲侠②。邓粲《晋纪》云：“刘琨尝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劲狭，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无以答。后果为王敦所害。刘琨闻之，曰：‘自取死耳。’”

〔**译文**〕

王平子（澄）表面看来非常洒脱爽朗，内心却非常刚愎侠气。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太尉王衍弟。官至荆州刺史，封南乡侯。后被王敦所杀。见《德行》23注。　散朗：洒脱爽朗。

②劲侠：刚愎侠气。此言王澄刚愎自用、狭隘，好恃强使气。

2 袁悦有口才①，能短长说，亦有精理②。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③。后丁艰④，服除还都⑤，唯赍《战国策》而已⑥。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⑦，又看《庄》、《易》⑧，此皆是病痛事⑨，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⑩。”既下⑪，说司马孝文王⑫，大见亲待⑬，几乱机轴⑭，俄而见诛。《袁氏谱》曰：“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朗，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权，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

〔**译文**〕

袁悦很有口才，善于游说之术，也有深刻的思想。原任谢玄参军，受到非常敬重的待遇。后来回家服丧，服除后回京都时，只带《战国策》一部书而已。对人说：“年轻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周易》，这些都是写一些小灾小病，会有什么益处呢？天下最重要的书，只有《战国策》。”还都后，游说司马孝文王（道子），极受信任厚待，几乎乱了朝政，不久被杀。

〔注释〕

①袁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今河南）人。有宠于会稽王司马道子，后以他罪被杀。《晋书》作"袁悦之"。见《赏誉》153。

②短长说：纵横捭阖之说，即纵横家游说之术。《战国策》也名《短长书》。精理：深刻的思想。

③谢玄：字幼度，谢奕子。死后赠车骑将军。见《言语》78注。　礼遇：以礼相待。

④丁艰：遭父母丧，子女在家守丧三年，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叫丁艰。

⑤服除：守丧期满，除去孝服。

⑥赍（jī）：携带。　《战国策》：汉刘向编订战国时诸国史料而成的一部史书，内容多述当时说客的言论活动。

⑦《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语、行为、思想的一部书。　《老子》：即老子所著《道德经》。

⑧《庄》：即庄周所著之《庄子》。　《易》：《周易》的简称。

⑨病痛：指身体的小灾小病。病痛事，比喻小事。

⑩正：只。

⑪既下：还都后。下，即"下都"，还都。晋人自上游至建康称下。

⑫说：劝说，游说。　司马孝文王：指会稽王司马道子，孝文是其谥号。掌朝政，信任谗小，后被桓玄所杀。

⑬亲待：信任厚待。

⑭机轴：机，弩牙；轴，车轴。比喻枢要之位，紧要之处。这里指朝廷。

3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①，《雅别传》曰："雅字茂建，东海沂人。少知名。"《晋安帝纪》曰："雅之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举觞。时议谓珣、恭宜傅东宫，而雅以宠幸超授太傅、尚书左仆射。"雅荐王珣于帝②，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垂至③，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其宠④，因曰："王珣当今名流⑤，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

可别诏召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译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非常亲近敬重王国宝和王雅,王雅向孝武帝推荐王珣,孝武帝想召见他。一次夜间同国宝和雅相对而坐,孝武帝已经稍有醉意。命令传唤王珣来,人马上就要到了,已经听见士卒传呼的声音了。王国宝自知才华不如王珣,恐怕他尽夺帝王的宠幸,于是说:"王珣是当今名流,陛下不适宜在有醉意时接见他,本来可以另外换个时间下诏召见他。"孝武帝觉得他说的对,心里认为他忠心,便没有召见王珣。

〔注释〕

①孝武:晋孝武帝司马曜,简文帝子,东晋第九帝,在位 24 年,年号宁康、太元。　王国宝:晋平北将军王坦之子,历官中书令、尚书左仆射,与从弟王绪有宠于会稽王司马道子,权倾内外。

②王珣:丞相王导孙,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见《言语》102 注。

③垂至:将到。

④倾夺:尽夺。

⑤名流:著名人士。

4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①,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②。曰:"卿但数诣王绪③,往辄屏人④,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⑤?"绪云:"故是常往来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按国宝得宠于会稽王,由绪获进,同恶相求,有如市贾,终至诛夷,曾不携贰。岂有仲堪微间而成离隙?

〔译文〕

王绪多次向王国宝讲殷荆州(仲堪)的坏话,殷为此很忧虑,

向王东亭(珣)请教对付的办法。王说:"你只管频繁地到王绪那里去,去了就屏退左右的人,于是谈论些不相干的事。这样,二王的亲善就会离异了。"殷照这办法去做了。王国宝见到王绪,问道:"近来你同殷仲堪屏退他人都说些什么?"王绪说:"确实是一般的往来,没有说什么。"王国宝认为王绪对自己有所隐瞒,果然感情日益疏远,谗言因此也平息了。

〔**注释**〕

①王绪:字仲业,太原人。官琅邪内史、会稽王从事中郎。与王国宝弄权,干预朝政,被王恭等所杀。　殷荆州:指殷仲堪。仲堪时任荆州刺史。王国宝:见本篇3注。

②王东亭:王珣。丞相王导孙,封东亭侯。珣有才名,为王国宝所忌,见本篇3。

③但:只,只是。　诣:到……去。

④屏人:屏退他人。

⑤比:近来。

⑥故:确实。　常:一般,通常。

尤悔第三十三

尤悔，指过失和悔恨。语出《论语·为政》："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但人的一生中，为官处世，尤悔则是很难避免的。本篇共17则，记述魏晋时期帝王、官僚士大夫在仕途、生活中犯下的错误及对仕途偃蹇、生活坎坷的懊悔和感叹。故事所记虽然都是个人的过失或懊悔，但其发生的背景无不深刻地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特点，如门第的森严，乡举里选察举制度的威力，佛教传播兴盛等。绝大多数故事反映了魏晋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势而杀伐争斗的残酷和阴暗。局势越复杂，斗争越激烈，越容易犯错误。此所谓时危人事急，风逆羽毛伤。这类过失或懊悔往往可以真切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人格。刘义庆将尤悔作为审视人物的一个视点，是颇有见地的。

1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①，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②，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③，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④，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⑤，太后徒跣趋井⑥，无以汲，须臾遂卒⑦。《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刚勇而黄须。北讨代郡，独与麾下百馀人突虏而走。太祖闻曰：'我黄须儿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黄初三年，彰来朝。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⑧！"《魏志·方伎传》曰："文帝问占梦周宣：'吾梦磨钱文，欲灭，而愈更明，何谓？'宣怅然不对。帝固问之，宣曰：'陛下家事，虽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欲灭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译文〕

魏文帝（曹丕）疑忌弟弟任城王（曹彰）的勇猛强壮，趁着在卞太后房中一起围棋，一块吃枣的机会，文帝把毒药放在枣蒂中，自己挑选能吃的吃。任城王不知道，就把有毒及无毒的都吃了。中毒后，太后找水救他，文帝事先命令身边随从把瓶罐打碎了，太后光着脚跑到井边，没有打水的用具，任城王一会儿便死了。文帝又想杀害东阿王（曹植），太后说："你已经杀死了我的任城，不能再杀我的东阿！"

〔注释〕

①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废汉称帝，建立魏国。在位七年，死后谥文皇帝。丕好文学，有才艺，著有《典论》及诗赋百馀篇。见《三国志·魏书》帝纪。　　任城王：曹彰。见刘孝标注。　　骁壮：勇猛强壮。

②卞太后：本倡家，曹操纳为妾，生文帝曹丕。丕称帝，尊卞氏为皇太后。

③蔕（dì）：同"蒂"。

④弗悟：不知道（枣中有毒）。

⑤预：预先，事先。　　敕：命令。

⑥徒跣：光脚走路。

⑦汲：取水。　　须臾：一会儿。

⑧东阿：指曹植。曹操第三子，字子建。太和三年，封东阿王。

2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①]。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②]，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③]，新妇州民[④]，恐无由答拜[⑤]。"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⑥]，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婚姻之礼，人道之大，岂由一不拜而遂为妾媵者乎？《世说》之言，于是乎纰缪。

〔**译文**〕

王浑的后妻，是琅邪颜氏的女儿。结婚时王浑是徐州刺史，颜女行交拜礼毕，王浑要答拜，观礼的人都说："王侯是州的刺史，新妇是州郡百姓，恐怕无答拜之理。"王就停下来没有答拜。武子（王济）因为他父亲不答拜，没有完成大礼，恐怕不是正规夫妇，就不拜她为继母，称她为"颜妾"，颜女感到羞耻。但因为他家门第高贵，始终不敢离异。

〔**注释**〕

①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侍中等。前妻为钟氏，名琰之，太傅钟繇孙女。参见《贤媛》12。

②交礼：婚礼上男女双方的交拜礼。　　讫(qì)：毕。

③王侯：王浑袭侯京陵侯，故称。　　州将：称州刺史。王浑时任徐州刺史，故称州将。

④新妇州民：颜氏女是琅邪国（今属山东）人，隶属徐州刺史管辖，故称州民。

⑤无由：没有理由，不该。

⑥武子：王济字武子，浑子。参见《言语》24 注。

3 陆平原河桥败①，为卢志所谗，被诛②。王隐《晋书》曰："成都王颖讨长沙王乂，使陆为都督前锋诸军事。"《机别传》曰："成都王长史卢志，与机弟云趣舍不同。又黄门孟玖求为邯郸令于颖，颖教付云。云时为左司马，曰：'刑余之人，不可以君民。'玖闻此，怨云，与志谗构日至。又机于七里涧大败，玖诬机谋反所致，颖乃使牵秀斩机。先是，夕梦黑幰绕车，手决不开，恶之。明旦，秀兵奄至。机牵戎服，著衣帢。见秀，容貌自若，遂见害，时年四十三。军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雾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干宝《晋纪》曰："初，陆抗诛步阐，百口皆尽，有识尤之。及机、云见害，三族无遗。"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③？"《八王故事》曰："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

〔**译文**〕

陆平原（机）河桥兵败后，遭卢志谗陷，被杀。临刑时叹息道："想听华亭鹤唳，还能吗？"

〔**注释**〕

①陆平原河桥败：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 302 年），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任陆机为河北大都督。机进兵洛阳，河桥大败，卢志等诬机欲谋反，被颖所杀。

②卢志：字子道，尉卫卿珽子。曾任成都王颖长史、中书监，后官至尚书。

③华亭鹤唳：陆机于吴亡入洛之前，与弟云居于华亭，闭门读书十年。此时听不到华亭鹤唳的遗憾，大有追悔当初走出田园读书生活而投身宦海，以至招来杀身之祸的感叹。后常以华亭鹤唳为遇害者死前感叹生平的词语。华亭，古地名，故址在今上海松江县西。

4 刘琨善能招延①，而拙于抚御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③，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郑粲《晋纪》曰："琨为并州牧，纠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

功也。"敬衚按④：琨以永嘉元年为并州，于时晋阳空城，寇盗四攻，而能收合士众，抗行渊、勒，十年之中，败而能振。不能抚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无烟，岂一日有数千人归之！若一日数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纪之间以对大难乎？

〔译文〕

刘琨擅长招致人才，却不善于安抚驾御。一天之内虽然有数千人归附投奔他，那逃跑离散的人数，也这么多，所以最终无所建树。

〔注释〕

①刘琨：晋怀帝元嘉元年（公元307年），琨为并州刺史，抵御胡人。时并土饥荒，寇贼纵横，流亡士庶多归之。见《晋书》本传。　招延：招引，招致。

②抚御：安抚驾御。

③归投：归附投奔。

④敬衚：影宋本作"敬胤"，盖孝标以前人，事迹不可考。敬胤注《世说新语》，今存51条。

5 王平子始下①，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②。"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

〔译文〕

王平子（澄）刚自上游到建康，丞相（王导）对大将军（王敦）说："不能让那羌人到东边来。"平子的相貌类似羌人。

〔注释〕

①王平子：王澄字平子，曾任荆州刺史。见《德行》23注。　下：指自荆州到京都建康来。

②不可：不能。　羌人：羌族人。羌族是我国古代西部的一个民族，晋时曾在陕甘宁晋地区建立后秦政权，为十六国之一。

6 王大将军起事①，丞相兄弟诣阙谢②，周侯深忧诸

王③，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④！"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⑤。及出，诸王故在门⑥。周曰："今年杀诸贼奴⑦，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⑧。"大将军至石头⑨，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⑩？"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⑪？"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⑫，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⑬！"虞预《晋书》曰："敦克京邑，参军吕猗说敦曰：'周顗、戴渊皆有名望，足以惑众。视近日之言，无惭惧之色。若不除之，役将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渊、顗。初，猗为台郎，渊既上官，素有高气，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说焉。

〔**译文**〕

王大将军（敦）起兵谋反，丞相（王导）兄弟来到宫门外向元帝请罪，周侯（顗）为王氏兄弟忧心忡忡，走进宫时，满面愁容神色忧郁。丞相对周侯喊道："我一家人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周径直走过去没有回答。进去后，极力周旋保全拯救他们。获准免罪后，周侯十分高兴并饮了酒。等他出来时，王氏诸兄弟仍然在宫门外。周说："今年杀掉几个坏蛋，将得到一枚斗大的金印，系在肘后。"大将军进入石头城后，问丞相："周侯能做三公吗？"丞相不回答。又问："可以做尚书令吗？"又不回答。于是说："如此，唯有该杀掉他了！"丞相依然默不作声。等到周侯被害，丞相后来才知道是周侯救了自己，感叹道："我没杀周侯，但周侯却因我而死，黄泉之下我对不起这个人！"

〔**注释**〕

①王大将军起事：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大将军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反，攻陷石头，杀戮大臣，自为丞相。

②丞相兄弟诣阙谢：王导时为司空、录尚书事，王敦是其从兄，既反，导每日携兄弟子侄到朝廷待罪。诣阙谢，到朝廷谢罪。

③周侯：周顗时为尚书左仆射。王敦既反，刘隗劝晋元帝尽杀王氏，故周深忧诸王。

④百口：指全家人。

⑤既释：获准免罪后。　　说：通"悦"。高兴。

⑥故：仍然。

⑦贼奴：对恶人、坏人的称呼。此指王敦。

⑧当：将。

⑨石头：即石头城，在建康西，是军事重镇。

⑩三公：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⑪尚书令：官名。本掌奏章文书，魏时始掌政事。

⑫逮：及，等到。

⑬幽冥：指地下，阴间。

7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①，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②，王曰："温峤年少未谙③，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④，诛夷名族，宠树同己⑤，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⑥。宣王创业，诛曹爽、任蒋济之流者是也。高贵乡公之事，已见上。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⑦："若如公言，祚安得长⑧！"

〔译文〕

王导、温峤一起去拜见晋明帝（司马绍），明帝问温峤晋朝前代帝王取得天下的原因。温尚未回答时，王说："温峤年轻不熟悉旧事，我来为陛下陈述。"王导于是详细地叙述宣王（司马懿）创业开始时，诛杀名门望族，宠幸培植顺从自己的人，直到晋文王（司马昭）末年除掉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明帝听了，掩面伏于坐榻上说："如果像公所言，晋室的皇位怎么能长久呢！"

〔注释〕

①王导、温峤：王导时为司徒，温峤时为中书令，二人都是晋明帝辅政大臣。　明帝：晋明帝司马绍，元帝子，东晋第二主。

②顷：时。

③谙：熟悉。

④宣王：指司马懿。晋国初建，追封宣王。

⑤诛夷名族：为了夺取魏国政权，懿先后杀死大将军曹爽、吏部尚书何晏、太尉王凌等。　宠树：宠幸培植。指培植蒋济等。

⑥文王：指司马昭，任魏大将军。　高贵乡公事：甘露五年（公元 260 年），大将军司马昭杀死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立陈留王曹奂为主。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

⑦床：坐榻。

⑧祚：通“阼”。帝位。

8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①。”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②。”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③。值世纷纭④，遂至于此！”因为流涕。邓粲《晋纪》曰：“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樗蒱，临当成都，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总角时，与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衿，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凄怆之深，言何能尽！’”

〔译文〕

王大将军（敦）在许多人在座的场合中说：“周氏父子诸人历来没有位至三公的人。”有人回答说：“只有周侯（颉）本来已是五马博头，却不克于成。”大将军说：“我与周侯在洛阳相识，一见面就倾心吐诚。赶上世事纷乱，才到今天这地步！”于是为他落下泪来。

〔注释〕

①诸周：指周顗父子兄弟。父周浚，安东将军。顗官左仆射。弟嵩，从事中郎；弟谟，中护军。　由来：历来，向来。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

②邑：疑为“已”字之误。　五马领头而不克：以樗蒱戏作喻，说周顗功败垂成。（参见本篇6）五马即五木（见《忿狷》4注）。领头，即博头。五马领头，棋局已达绝胜地步。不克，不能取胜。《晋书·周顗传》“马子博头被杀”，与此意同。周顗被杀事见本篇6。

③洛下：洛阳。　一面顿尽：一见面即能倾心相待。顿，即时，立刻。

④纷纭：混乱。

9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①，母崔氏固驻之②，峤绝裾而去③。《温氏谱》曰：“峤父襜，娶清河崔参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④。每爵，皆发诏。虞预《晋书》曰：“元帝即位，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峤以母亡，逼贼，不得往临葬，固辞。诏曰：‘峤以未葬，朝议又颇有异同，故不拜。其令八坐议，吾将折其衷。’”

〔译文〕

温公（峤）起初接受刘司空（琨）的派遣，渡江奉表劝元帝即位，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温峤割断衣裾义无返顾地走了。到他已达尊贵之位时，乡评仍然不获通过。每次进爵，都要发诏书特进。

〔注释〕

①“温公初受”句：温峤原为并州刺史刘琨部下，琨为司空，任峤为右司马。永嘉乱后，晋室南渡，刘琨派温峤出使过江，劝原镇守江左的司马睿即位，是为晋元帝。事见《晋书·温峤传》。　劝进：劝即帝位。此指劝元帝司马睿称帝。

②固驻：坚决阻止。驻，留止，阻止。

③绝裾：断去衣裾，以示去意坚决。

④乡品：乡里对人物的评论。晋代推行九品官人法，政府根据乡里品评的高低来授予官职。　不过：不能通过。指乡里评论对温峤违背母意、绝裾

而去的不孝行为不予原谅。

10 庾公欲起周子南①，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②，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③，庾亦强饭④，极欢；并语世故⑤，约相推引⑥，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⑦，《寻阳记》曰："周邵字子南，与南阳翟汤隐于寻阳庐山。庾亮临江州，闻翟、周之风，束带蹑履而诣焉。闻庾至，转避之。亮复密往，值邵弹鸟于林，因前与语。还，便云：'此人可起。'即拔为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其集载与邵书曰："西阳一郡，户口差实。非履道真纯，何以镇其流遁？询之朝野，佥曰足下。今具上表，请足下临之无让。"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⑧。

〔译文〕

庾公（亮）想起用周子南（邵），子南持回绝态度非常坚定。庾每次去拜访周，庾从正门入，周则从后门出。有一次庾径直前往突然来到，周来不及离去，二人面对面度过了一整天。庾向周索要饮食，周拿出野菜粗食，庾也努力进餐，非常高兴；并且谈论社会局势，约定要推荐引进他，共同担当辅佐世事的重任。出仕后，官至将军、郡守，很不称心。半夜里慨叹道："大丈夫竟然被庾元规出卖了！"一声长叹，竟发背疽而死。

〔注释〕

①庾公：庾亮字元规。苏峻乱后，亮出镇外藩，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闻周邵之名，想任用他。　起：任用。

②一往：一直，径直。　奄至：突然而至。

③蔬食：粗食，以草菜为食。

④强饭：勉强吃饭，努力进食。

⑤世故：世间的一切事故，世事。

⑥推引：推荐引进。

⑦二千石：指郡守。汉代郡守俸禄等级是二千石，故用以称郡守等官。

⑧发背：发背疾，背疽。

11 阮思旷奉大法[1]，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2]，忽被笃疾[3]。《阮氏谱》曰："牖，字彦伦，裕长子也。仕至州主簿。"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4]，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5]，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6]，宿命都除[7]。以阮公智识，必无此弊。脱此非谬，何其惑欤！夫文王期尽，圣子不能驻其年；释种诛夷，神力无以延其命。故业有定限，报不可移。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岂可与言神明之智者哉！

〔译文〕

阮思旷（裕）信奉佛教，虔诚至极。大儿子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忽然染上重病。这儿子又是他特别爱重的，就为他向佛、法、僧三宝神灵祈祷，昼夜不曾懈怠。认为心至意诚有情识的人必当受到佛的保佑。但儿子终于没有救活。从此与佛门结下怨恨，宿命论的信仰全没有了。

〔注释〕

①阮思旷：阮裕字思旷，阮籍族弟。以德业知名，精于论难，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见《德行》32注。　　大法：指佛教。

②弱冠：古代男子二十成人行冠礼，初加冠，体尚未壮，称弱冠。未弱冠，不到二十岁。

③笃疾：十分沉重的病。

④三宝：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指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佛教教义；僧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

⑤至诚有感者：心意至诚、有情识的人。有感者，即佛教所谓"有情众生"，是对人和一切有情识生物的通称。

⑥释氏：指佛教，佛门。

⑦宿命：佛家认为人今生的命运是由前世所为善恶决定的。亦指宿命论。

12 桓宣武对简文帝①，不甚得语。废海西后②，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③，陈废立之意④。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⑤，不得一言。

〔译文〕

桓宣武（温）在简文帝（司马昱）面前，不太会说话。废海西公（司马奕）后，应当亲自去申述，于是预先写好了几百句话，陈述废立的意图。见到简文帝，简文就泪流不止。宣武心中怜悯愧疚，没有说出一个字。

〔注释〕

①简文帝：晋帝司马昱，为桓温所立。

②废海西：太和六年（公元 371 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

③豫：事先，预先。

④废立：废黜旧君立新君。此指废海西，立简文帝事。

⑤矜愧：怜悯愧疚。

13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①。"既而屈起坐曰②："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③？"《续晋阳秋》曰："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

〔译文〕

桓公（温）躺着说道："像这样默默无声、冷落寂寞，恐怕会被文帝、景帝耻笑。"接着猛然坐起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也不值得遗臭万年吗？"

〔**注释**〕

①文、景：指晋文帝司马昭、晋景帝司马师。为司马氏代魏称帝立了功，死后追封为帝。

②屈起：特起、勃起。屈，通"崛"。

③不足：不值得。

14 谢太傅于东船行①，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②，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③，人谓公常无嗔喜④。曾送兄征西葬还⑤，征西，谢奕。日莫雨驶⑥，小人皆醉，不可处分⑦，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⑧，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⑨，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⑩。《孟子》曰："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岂水之性哉？人可使为不善。性亦犹是也。"

〔**译文**〕

谢太傅（安）在会稽乘船而行，奴仆摇船，任其或慢或快、或停或等，甚至不加控制任其纵横，撞到人，触到岸，公一点不呵斥谴责。人们认为谢公常常无嗔无喜。那次为兄征西（谢奕）送葬回来，太阳落山下起急雨，驾车的仆人都醉了，不能驾驭车马，谢公竟然在车箱里拿起车柱撞驾车人，声音神色都很严厉。水的性质是沉静柔和的，进入狭窄的地段则奔流激荡，用来方比人的性情，也就知道，处于窘迫急难的境地，无法保持通常那平和美好的性格。

〔**注释**〕

①于东：在东。指在会稽。会稽在建康东。

②从横：即"纵横"。指任意行驶。

③初不：一点不，完全不。

④嗔：怒，发怒。

⑤征西：谢奕字无奕，谢安兄，官至豫州刺史，死后赠镇西将军。

⑥日莫：傍晚。莫，即"暮"字。　　雨驶：雨下得很急。驶，雨雪急猛。

⑦处分：处置，安排。

⑧车柱：停车时支撑车辕的木棍。

⑨方：比，与……相比。

⑩迫隘：窘迫急难。　　无得：不能。　　夷粹：平和美好。

15 简文见田稻①，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②！"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虚。

〔**译文**〕

简文帝（司马昱）看见田中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身边的人回答说是稻子。简文帝回宫，三天不出来，说："难道能够依赖其果实生存，却不认识它的植株吗！"

〔**注释**〕

①简文：简文帝司马昱。

②末、本：指树木的梢和根。这里指稻子的果实和植株。

16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①，东信至，传淮上大捷②，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③！"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④。《续晋阳秋》曰："桓冲本以将相异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谢安，故解扬州以让安，自谓少经军镇。及为荆州，闻苻坚自出淮、淝，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时安已遣诸军，且欲外示闲暇，因令冲军还。冲大惊，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吾量贼必破襄阳而并力淮淝。今大敌果至，方游谈示暇，遣诸不经事年少，而实寡弱，天下谁知，吾其左衽矣！'俄闻大勋克举，惭愧而薨。"

〔**译文**〕

桓车骑(冲)在上明打猎,东边来的信使到,传来淝水大捷的消息,对身边的人说:“谢家几个年轻人破敌大胜!”于是疾病发作而死。谈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样死掉,比让出扬州刺史而到荆州强。

〔**注释**〕

①桓车骑:桓冲字幼子,大司马桓温弟。有武干,历镇江州、徐州、荆州等地,官至车骑将军。　上明:荆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松滋县西。　畋猎:打猎。

②信:信使。　淮上大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谢玄等率晋军大败苻坚于淝水,取得保卫东晋的胜利。

③群谢年少:指谢玄等。

④让扬之荆:桓冲原任扬、豫二州刺史,因惧谢安时望,宁康三年(公元375年),乃解扬州,改为徐州刺史,后迁荆州刺史。

17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①。周祗《隆安记》曰:“仲堪以人情注于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懺赍宝物遗相王宠幸媟尼左右,以罪状玄,玄知其谋而击灭之。”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②”,孔安国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贵,则仁者不处。”玄意色甚恶③。

〔**译文**〕

桓公(玄)当初为了报复而击败并追杀了殷荆州(仲堪)。曾有一次讲解《论语》,当讲到“富与贵是人们共同的愿望,但不以正道得来是不能安然享用的。”这句话时,桓玄的神情脸色很不好。

〔**注释**〕

①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此指桓玄击败殷仲堪事。按仲堪原任荆州刺史,镇江陵。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与王恭、桓玄举兵反。桓殷之间初即有隙,次年,桓玄趁机袭江陵,仲堪败亡。报,报复。

②不处:不能安然享用。文见《论语·里仁》。

③意色:神色,神情。　恶:坏,不好。

纰漏第三十四

上篇《尤悔》中记载的过失多为或关军国、或涉身家的所谓大事。本门《纰漏》所记多为日常生活中，言谈举止的不慎或失误。收录故事共8则，本身虽非军国大事，但却托出了丰富的历史内容。比如晋元帝提问不慎，却揭露了孙皓烧锯条割贺劭头颅的残忍。为官不懂"献替"，读《尔雅》不熟误食彭蜞，暴露了士大夫学识的浅薄。上屋熏鼠贻笑大方，表现出纨袴子弟的愚昧。王敦初尚主，入厕误吃塞鼻枣，出厕误食澡豆，反映了王侯贵戚奢侈腐化的生活。主簿误传消息，揭示了佞臣王国宝贪婪的政治野心，等等。从小小的纰漏中，可以演绎出魏晋一个大社会。

1 王敦初尚主①。敦尚武帝女舞阳公主，字修袆。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②，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瑠璃碗盛澡豆③，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④。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译文**〕

王敦刚与舞阳公主结婚。去厕所，看见漆箱中盛有干枣，本来是用以塞鼻子的，王敦认为厕所也设果品，竟然给吃光了。回来后，婢女为他举着金制澡盘盛有水，瑠璃碗盛着澡豆，王就把澡豆倒在水里给吃了，认为是干饭。众婢女没有不掩口而笑的。

〔**注释**〕

①王敦尚主：《晋书·王敦传》："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与刘孝标注异。尚主，娶公主为妻。

②下果：设果，摆设果品。

③瑠璃：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玉石。　　澡豆：古代洗涤用品。

④干饭：稠稀饭。

2 元皇初见贺司空①，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②？"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③。"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骄矜，劭上书切谏，皓深恨之。亲近惮劭贞正，潜云谤毁国事，被诘责，后还复职。劭中恶风，口不能言语。皓疑劭托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数，卒无一言。遂杀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④，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⑤。"《礼》云："创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迟。"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译文**〕

元皇（司马睿）初次见到贺司空（循），谈及吴国时的事情，问道："孙皓曾烧锯条截断一位姓贺的头颅，是谁？"司空尚未说出

口，元皇自己回忆起来说："是贺劭。"司空流着泪说："臣父遭遇暴虐酷刑，创伤巨大哀痛至深，我无法仰答您的垂问。"元皇惭愧，三天不出朝。

〔注释〕

①元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主。　贺司空：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人。历官吴国内史、太常卿，死后赠司空。

②孙皓：东吴孙权孙，孙休死后，立为吴主，在位十七年。吴王降晋，封归命侯。

③贺劭：字兴伯，循之父。仕吴为散骑常侍、吴郡太守，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因直言切谏，被吴主孙皓所杀。

④无道：暴虐酷刑无德政。

⑤仰答明诏：回答提问。仰、明，敬词。诏，帝王对下的命令。

3 蔡司徒渡江[①]，见彭蜞[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③]。"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④]，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⑤]，谢曰："卿读《尔雅》不熟[⑥]，几为《劝学》死[⑦]！"《大戴礼·劝学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为《劝学章》，取义焉。《尔雅》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于蟹而大于彭螖，即《尔雅》所谓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状甚相类。蔡谟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谓读《尔雅》不孰也。

〔译文〕

蔡司徒(谟)渡江后，见到彭蜞，非常高兴地说："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命煮了它。吃下去之后，上吐下泻，狼狈乏力，才知道不是螃蟹。后来向谢仁祖(尚)说起这件事，谢说："你《尔雅》读得不熟，险些被《劝学章》害死。"

〔注释〕

①蔡司徒：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人。博学多识，避地江左，侍晋元、明、成、康数帝，官至侍中、司徒。

②彭蜞：外形像蟹而小的甲壳类动物。

③"蟹有八足，加以二螯"：此为蔡邕所作《劝学章》中的句子，取义于荀子《劝学》。蔡邕是蔡谟的从曾祖，谟熟读其文章，顺口吟之。

④吐下：上吐下泻。下，腹泻。　　委顿：疲乏狼狈。

⑤谢仁祖：谢尚字仁祖。

⑥《尔雅》：我国古代第一部分类解释词义、名物的书，"释鱼"讲到彭蜞。

⑦几：几乎。　　《劝学》：指蔡邕《劝学章》。

4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①。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②，一时之秀彦③，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④，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⑤，时人谓育长影亦好⑥。自过江，便失志⑦。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⑧，犹作畴日相待⑨，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⑩，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⑪？"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⑫。"尝行从棺邸下度⑬，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⑭。"《晋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长，乐安人，父琨，少府卿。瞻历谒者仆射、都尉、天门太守。"

〔译文〕

任育长（瞻）年轻时，有很好的名声。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挑选一百二十名挽郎，都是当时德才优异的人，育长也在其中。王安丰（戎）选择女婿，从挽郎中寻求优秀的人，初步选取了四个人，任育长仍然在其中。幼年时，他神情可爱，当时人认为育长的相貌也很美。自从过江之后，便精神恍惚。王丞相（导）邀请先前渡江的名流一起到石头城去迎接他，依然像往日一样对待他，一见面就感觉有些异样。大家坐定后，上茶，他就问人道："这是茶还是茗？"觉

得人家神色不对，于是申明说："刚才我是问茶是热还是冷而已。"曾经从棺材铺前经过，悲伤地流下泪来。王丞相听说后说："这是有了痴迷的情结。"

〔注释〕

①令名：美名，美好的名声。

②挽郎：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

③秀彦：德才优异杰出的人。

④搜：寻求，寻找。

⑤神明：指人的精神状态，神情。

⑥影：形象，相貌。

⑦失志：精神恍惚，失去神智。

⑧石头：石头城，在建康西。

⑨畴日：昔日，往日。

⑩下饮：设茶，上茶。

⑪为茶为茗：六朝时以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任育长一时未辨而发问，言既出口又觉失当，故以热、冷相掩饰。"茗"与"冷"，在当时韵母相同，读音近。"茶"与"热"声韵较远。

⑫向：刚才。

⑬棺邸：卖棺材的店铺。

⑭情痴：痴迷而排解不开的感情。

5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①，虎子，据小字。据字玄道，尚书褒第二子②，年三十三亡。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③，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④，时道此非复一过⑤。太傅既了己之不知⑥，因其言次⑦，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⑧，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据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则谓第二者为中。今谢昆弟有六，而以据为中郎，未可解。当由有三时以中为称，因仍不改也。胡儿懊热⑨，一月日闭斋不出⑩。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相开

悟⑪,可谓德教⑫。

〔译文〕

谢虎子(据)曾经上房顶去熏老鼠,胡儿(谢朗)既然无从知道父亲做了这件事,所以听别人说有傻子这么做时,就讥笑此人,当时评论起这件事不只一次。太傅(谢安)既明白胡儿不知实情,就趁与他言谈之际对胡儿说:"社会上的人以上房熏鼠这件事毁谤中郎,还说我与他一起干的。"胡儿听后懊恼羞愧,一整月闭门不出。太傅假托事情是自己做的,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来开导启发他,使他感悟,真可以说是以德教人。

〔注释〕

①谢虎子:谢据小字虎子。见孝标注。

②褒:应作"裒"。据是谢裒子。

③胡儿:谢朗小字胡儿,谢据子。　无由:无从,无法。

④戏笑:讥笑。

⑤一过:一次。

⑥太傅:指谢安。朗从父。　己:用作第三人称代词。此指胡儿。

⑦言次:言谈之间。

⑧中郎:称谢据。

⑨懊热:懊恼,羞愧。

⑩月日:月。一月日即一个月。　闭斋:关在屋子里。

⑪相开悟:开导启发他,使之感悟。

⑫德教:以德教人。

6 殷仲堪父病虚悸①,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殷氏谱》曰:"殷师字师子。祖识,父融,并有名。师至骠骑咨议。生仲堪。"《续晋阳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带,弥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②。"《大雅》诗也。毛公注曰:"谷,穷也。"

〔译文〕

殷仲堪的父亲得了虚悸的病症，听到床下蚂蚁的动静，说是牛在斗。晋孝武帝（司马曜）不知道这病人是殷仲堪之父，问仲堪："有一个姓殷的生的病是这样吗？"仲堪流着泪起身道："臣不知怎么回答好。"

〔注释〕

①殷仲堪：陈郡（今河南）人，晋孝武帝时官至荆州刺史，后被桓玄所杀。虚悸：因气血亏虚而心跳发慌。

②进退唯谷：进退都处于困难的境地。谷，比喻困境。殷仲堪不回答则违抗君命，若回答则触父讳，故曰进退唯谷。

7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①，帝从容问曰②："卿在门下③，初不闻有所献替④。"虞家富春⑤，近海，谓帝望其意气⑥，对曰："天时尚暖，鱀鱼虾鱃未可致⑦，寻当有所上献⑧。"帝抚掌大笑。《中兴书》曰："啸父，会稽人，光禄潭之孙，右将军纯之子。少历显位，与王廞同废为庶人。义旗初，为会稽内史。"

〔译文〕

虞啸父作晋孝武帝（司马曜）侍中，帝委婉地问道："你在我门下省，没有听到你有所献替。"虞啸父家在富春，临近大海，他以为孝武帝希望他有所馈献进奉，回答说："天气还热，各种鱼虾制品都还不好制作和运送，不久将会有东西敬献。"孝武帝拍着手大笑起来。

〔注释〕

①虞啸父：会稽馀姚（今浙江）人，光禄大夫虞潭孙。任侍中，为晋孝武帝所亲重。桓玄掌政，官护军将军、会稽内史。　侍中：官名。皇帝侍从，掌礼仪，备顾问。

②从容：委婉。

③门下：官署名。即门下省，皇帝侍从、顾问衙署。

④初不：一点不，完全不。　献替："献可替否"的省略语。意思是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即诤言进谏。

⑤富春：县名。东晋时曾改名富阳，在今浙江省。

⑥意气：指馈献进奉。

⑦鮆鱼虾鱃：泛指各种鱼类及其制品。鮆，鱼名，可制酱。鱃，当作"鲝"，腌制的鱼。

⑧寻：不久。　当：将。

8 王大丧后[①]，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②]。《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③]："荆州事已行[④]。"国宝大喜，其夜开阁唤纲纪[⑤]，话势虽不及作荆州[⑥]，而意色甚恬[⑦]。晓遣参问，都无此事[⑧]。即唤主簿数之曰[⑨]："卿何以误人事邪？"

〔译文〕

王大(忱)死后，朝廷议论中，有人认为王国宝应该任荆州刺史。王国宝的主簿连夜致函报告说："荆州之事已经定下来。"王国宝非常高兴，当夜打开房门叫主簿，谈话的内容虽然没涉及作荆州刺史事，而神情十分安逸愉快。早晨派人去朝中询问，完全没有这回事。立即把主簿叫来训斥他说："你怎能耽误我的事情呢？"

〔注释〕

①王大：王忱，官至荆州刺史。

②国宝：坦之子，官中书令、尚书左仆射。与从弟王绪有宠于会稽王道子，后被杀。　作荆州：任荆州刺史。

③主簿：官名。中央或地方郡县所设属官，负责文书簿籍、掌印鉴等。　白事：报告文书。白，报告。事，文书。

④已行：已定。

⑤纲纪：主簿。公府及州郡有政令，大都由主簿宣布，故称主簿为纲纪。

⑥话势：谈话的趋向。

⑦意色：神情，神色。　　恬：安适平静。

⑧参问：探询，查问。　　都无：全无。

⑨数（shǔ）：责怪，数落。

惑溺第三十五

惑溺，即沉迷女色之意。本篇共7则，都是记录魏晋士人与女子的故事。作者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来写这些故事的，如曹操为图甄后美色而屠邺，贾充容忍妬妻以致无后，王导宠姬妾而任其干政等，都是典型的惑溺之事。但其中有些故事，在今天看来，却是颇为生动的爱情故事，如荀粲冻冷身体给妻子退烧，贾充女许身韩寿，王安丰夫妻卿卿我我等，情味盎然，从中我们所见到的是真诚率真的感情和新鲜活泼的个性，成为千古传诵、脍炙人口的名篇。虽然这些事在当时看来有违士人之德，被视作惑溺之事，但毕竟与血淋淋的屠城杀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魏甄后惠而有色①,先为袁熙妻②,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③,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④。"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⑤。"《魏略》曰:"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娶甄会女。绍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邺城破,五官将从而入绍舍,见甄怖,以头伏姑膝上。五官将谓绍妻袁夫人扶甄令举头,见其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娶,擅室数岁。"《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见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知是熙妻,使令揽发,以袖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甄曰:'不复死矣!'遂纳之,有宠。"《魏氏春秋》曰:"五官将纳熙妻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子以融博学,真谓书传所记。后见融问之,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译文〕

魏甄后聪慧而且有姿色,原来是袁熙的妻子,很得宠爱。曹公(操)当年攻破邺城的时候,命令急速召甄氏进见,身边的人告诉他说:"五官中郎将已带走。"曹公说:"今年打败逆贼,正是为了她!"

〔注释〕

①魏甄后:魏文帝曹丕皇后,甄会女。本为袁熙妻,曹操灭袁绍,为子曹丕娶之。有宠,生魏明帝。　　惠:聪慧。惠,通"慧"。

②袁熙:字显雍,袁绍次子。绍以为幽州刺史。

③曹公屠邺: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曹操大破袁尚,攻取邺城。邺,邺城。旧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④五官中郎:指魏文帝曹丕。丕曾任五官中郎将。

⑤奴:相当于"她"。此指甄氏。

2 荀奉倩与妇至笃①,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②。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粲别传》曰:"粲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

有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非难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至葬夕，赴期者裁十余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恸路人。粲虽褊隘，以燕婉自丧，然有识犹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③]，曰："此乃是兴到之事[④]，非盛德言[⑤]，冀后人未昧此语[⑥]。"何劭论粲曰："仲尼称'有德者有言'，而荀粲减于是，力顾所言有余，而识不足。"

〔译文〕

葛奉倩（粲）与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冬季妻子生病发烧，他就到庭院中把自己冻冷，回来以身体给她冷敷。妻子死后，奉倩不久后也死了。为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奉倩曾说："妇人的品德不值得称道，应当以美色为主。"裴令（楷）听到这话后，说："这仅仅是兴之所至的事情，并非大德之言，希望后人不要被这话迷惑。"

〔注释〕

①荀奉倩：荀粲字奉倩，魏太尉荀彧子，善言佛理，知名于时。　至笃：感情极为深厚。

②出：到。　中庭：庭院中。　熨(yù)：贴。

③裴令：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今山西）人，官至中书令。

④兴到：兴致所至。

⑤盛德：大德。

⑥未昧此语：不为此语所惑。未，不。

3 贾公闾《充别传》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闾，言后必有充闾之异。"后妻郭氏酷妒[①]。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②]，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③]，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

呜之④。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晋诸公赞》云："郭氏，即贾后母也。为性高朗，知后无子，甚忧爱愍怀，每劝厉之。临亡，诲贾后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赵充华及贾谧母并勿令出入宫中。又曰：'此皆乱汝事。'后不能用，终至诛夷。"臣按傅畅此言，则郭氏贤明妇人也。向令贾后抚爱愍怀，岂当纵其妒悍，自弊其子？然则物我不同，或老壮情异乎？

〔译文〕

贾公闾（充）后妻郭氏极忌妒。有个儿子名黎民，才一周岁，贾充从外面回来，乳母抱着儿子在庭院里，儿子看见贾充非常高兴，充凑近去在乳母手中亲吻他。郭氏远远地望见，认为贾充喜爱乳母，就把乳母杀了。儿子想念乳母悲哀啼哭，不吃别人的奶，终于死掉了。郭氏最终没有儿子。

〔注释〕

①贾公闾：贾充字公闾，魏末晋初人，官至尚书令。见《政事》6注。郭氏：名槐，郭配女，即惠帝贾后之母。

②载周：始周岁。载，始。

③中庭：庭院中。

④喜踊：喜甚，高兴异常。　　呜：亲吻。

4 孙秀降晋①，晋武帝厚存宠之②，《太原郭氏录》曰："秀字彦才，吴郡吴人。为下口督，甚有威恩。孙皓惮，欲除之，遣将军何定溯江而上，辞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谋，遂来归化。世祖喜之，以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③。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④。《晋阳秋》曰："蒯氏，襄阳人，祖良，吏部尚书。父钧，南阳太守。"秀大不平⑤，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⑥："天下旷荡⑦，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⑧？"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译文〕

孙秀降晋后，晋武帝（司马炎）非常关怀宠爱他，把姨表妹蒯氏嫁给他为妻，夫妻关系甚好。妻子曾因忌妒，就骂孙秀是貉子。秀极为愤怒，于是不再进内室。蒯氏极为愧疚，向武帝求救。当时正大赦天下，群臣都去谒见。全退出了，武帝只单独留下孙秀，委婉地对孙秀说："国家对有罪之人宽弘大量，蒯夫人能够依例得到宽恕吗？"孙秀摘掉帽子谢罪，于是夫妇和好如初。

〔注释〕

①孙秀：字彦才，吴郡吴人（今江苏）人。三国吴将，孙吴宗室，掌兵权，为前将军，夏口督。遭孙皓疑忌而降晋。官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三国志·吴书》有传。

②存宠：关怀宠幸。

③室家：夫妻关系。　笃：厚。指夫妻关系好。

④貉子：当时对南人轻侮之称。

⑤不平：愤慨不满。

⑥既：尽。　从容：委婉。

⑦旷荡：宽弘，宽大。

⑧可得：能够。　从其例：指得到原谅、宽大。

5 韩寿美姿容①，贾充辟以为掾②，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③，见寿，说之④，恒怀存想⑤，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⑥。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⑦，及期往宿。寿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晋诸公赞》曰："寿字德真，南阳赭阳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⑧，说畅有异于常⑨。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十洲记》曰："汉武帝时，西域

月氏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烧之，芳气经三月不歇。"盖此香也。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⑩，余家无此香⑪，疑寿与女通⑫，而垣墙重密⑬，门阁急峻⑭，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⑮，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⑯。充秘之⑰，以女妻寿。《郭子》谓与韩寿通者，乃是陈骞女，即以妻寿，未婚而女亡；寿因娶贾氏。故世因传是充女。

〔译文〕

韩寿的仪表容貌很美，贾充征召他作属官。贾充每次聚会时，他的女儿就从窗格中观看，看到韩寿，很喜欢他，心里经常思念眷恋，并把感情抒发在诗文吟咏中。后来婢女去韩寿家，把小姐的情意都说了，并说小姐生得光艳美丽。韩寿听后动了心，于是请婢女密传音信，约定时间去过夜。韩寿身体矫捷过人，跳墙而入，家中无人知晓。从此之后，贾充发觉女儿极力打扮自己，喜悦舒畅的神情不同寻常。后来众官吏集会，闻到韩寿身上有奇特的香味，这种香料是外国进贡的，一旦弄到人身上，香味几个月不退。贾充盘算武帝把这香只赐给自己和陈骞，别人家没有这种香，怀疑韩寿和女儿私通，但围墙严密，门户紧严，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借口有盗贼，派人整修围墙。派去的人回来说："其余的地方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东北角好像有人翻墙的痕迹，但墙那么高，不是人所能翻越的。"贾充于是抓来女儿身边的婢女盘问，婢女把实情报告了他。贾充把事情秘密起来，将女儿嫁给了韩寿。

〔注释〕

①韩寿：字德真，南阳赭阳（今河南）人。贾充聘为司空掾，妻以女，即晋惠帝贾后妹。馀见刘孝标注。

②贾充：字公闾，魏末晋初人，官至尚书令。　辟：征召。　掾：属官。

③青琐：窗格。

④说：通“悦”。喜欢。

⑤存想：想念，思念。

⑥光丽：光艳美丽。

⑦音问：音讯，消息。

⑧拂拭：打扮。

⑨说畅：欢悦舒畅。

⑩陈骞：字休渊，魏司徒矫子。仕晋官至大司马，封公，为晋武帝所依重。

⑪馀家：别家。

⑫通：私通，通奸。

⑬重密：严密。

⑭门閤：门户。　　急峻：紧严。

⑮使反：派去的人返回。反，返。

⑯状：情况，实情。

⑰秘之：对这件事保守秘密。

6 王安丰妇①，常卿安丰②。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③。

〔译文〕

王安丰（戎）的妻子，常称安丰为卿。安丰说：“妇人以卿来称丈夫，从礼仪上说是不敬重，往后不要这样。”妻子说：“亲卿爱卿，所以以卿称卿。我不以卿称卿，谁该以卿称卿！”于是长此听之任之了。

〔注释〕

①王安丰：王戎字濬冲，官至司徒，封安丰侯。见《德行》17注。

②卿：上对下，贵对贱、尊对卑的礼貌而亲昵的称呼。夫妻间称卿是亲爱的表示。

③恒：长久，固定不变。

7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①,颇预政事,纳货②。蔡公谓之“雷尚书”③。《语林》曰:“雷有宠,生恬、洽。”

〔译文〕

王丞相(导)有一个得宠的侧室姓雷,大量参预政事,收受贿赂。蔡公(谟)称她为“雷尚书”。

〔注释〕

①幸妾:受宠爱的偏房。

②纳货:收受贿赂。

③蔡公:蔡谟。称“雷尚书”是讥讽王导放任爱妾揽权干政。尚书,官名。

仇隙第三十六

仇隙，即仇怨之意，后来也用来指仇人、冤家。在魏晋动荡的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士族集团之间、官僚士大夫之间，因权势争夺、利害得失、政见不一、个人恩怨等等，造成种种错综复杂的仇怨；乡愿佞臣的谗险，更是推涛作浪；加上魏晋士人简傲、忿狷的性格，丛生的矛盾此起彼伏。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往往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本篇共8则，记述的都是为了权力、地位、财富、美女而互相争斗，以至发展为仇杀的故事。其中更险恶的是利用权势罗织罪名，置对手于死地，官报私仇。这些记载，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也正可以为“世路艰难”做一个侧面的说明和注释。

1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①]，干宝《晋纪》曰："石崇有妓人绿珠，美而工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别馆北邙下，方登凉观，临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择。'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绿珠也。未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许。"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②]。后秀为中书令[③]，岳省内见之[④]，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⑤]？"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⑥]！"岳于是始知必不免。王隐《晋书》曰："岳父文德为琅邪太守，孙秀为小吏，给使，岳数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后收石崇、欧阳坚石[⑦]，同日收岳[⑧]。《晋阳秋》曰："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人。有才藻，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初，建为冯翊太守，赵王伦为征西将军，孙秀为腹心，挠乱关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隐《晋书》曰："石崇、潘岳与贾谧相友善。及谧废，惧终见危，与淮南王谋诛伦，事泄，收崇及亲期以上皆斩之。初，岳母诫岳以止足之道，及收，与母别曰：'负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东市，始叹曰：'奴辈利吾家之财。'收崇人曰：'知财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⑨]。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⑩]？"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语林》曰："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潘《金谷集诗》云[⑪]："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⑫]。"乃成其谶[⑬]。

〔译文〕

孙秀既忌恨石崇不肯将绿珠给自己，又怨恨潘岳从前对自己不能以礼相待。后来孙秀作了中书令，潘岳在中书省内看到他，于是叫他说道："孙令，还记得过去我们交往的情景吗？"孙秀说："藏在心中，何时会忘掉！"潘岳因此而知必然会不免于灾祸。后来逮

捕石崇、欧阳坚石(建),同一天逮捕了潘岳。石崇先被送到刑场,并不知道潘岳的情况。潘岳后到,石崇对潘岳说:"安仁,你也落得这步田地吗?"潘岳说:"可算是'白首同所归!'"潘岳在《金谷集诗》中写道:"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句话竟然成了他们的谶语。

〔注释〕

①孙秀:字俊忠,琅邪(今属山东)人。赵王伦篡位,秀为中书令。专朝政,杀石崇、潘岳等,伦败被杀。见《贤媛》17注。　石崇:字季伦,官荆州刺史等,以豪富称。与潘岳等谄事贾后、贾谧,贾后废,被赵王伦所杀。　绿珠:石崇爱妓,美而善吹笛。石崇不与绿珠而与孙秀结仇事,见刘孝标注。

②潘岳:字安仁,官至黄门侍郎。不礼遇孙秀事,见刘孝标注。

③中书令:官名。中书省长官。晋惠帝永康元年,赵王伦辅政,孙秀为中书令。

④省内:指中书省省衙内。

⑤畴昔:往昔,往日。　周旋:交往,打交道。

⑥"中心藏之"二句:《诗经·小雅·隰桑》中的诗句。中心:心中。

⑦收:逮捕。　欧阳坚石:欧阳建字坚石,官至冯翊太守。结怨孙秀事,见刘孝标注。

⑧同日收岳:据《晋书·潘岳传》载:"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之族。"

⑨市:指当时的刑场,东市。　相知:了解他的情况。

⑩亦复:也。　尔:如此,这样。

⑪《金谷集诗》:石崇曾于金谷别墅宴集众友,饮酒赋诗,是为《金谷集诗》。

⑫"投分"二句:大意是志向相合、情谊笃厚的朋友,白头之后同归一处。投分(fèn):志同道合。石友: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

⑬谶(chèn):预言吉凶得失的语言文字。

2 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①,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毕,垂加害矣②。石崇素与玙、琨善③,闻就

恺宿，知当有变④，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⑤，答云："在后斋中眠⑥。"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刘璨《晋纪》曰："琨与兄玙俱知名，游权贵之间，当世以为豪杰。"

〔**译文**〕

刘玙、刘琨兄弟二人小时候被王恺憎恨，王曾经叫他二人到家里来住宿，想悄悄杀掉他们。命令人挖坑，坑已经挖好，即将加害于他们了。石崇平素和刘玙、刘琨的关系很好，听说他们到王恺家住宿，知道会有变故，便连夜前往王恺家，问二刘在哪里。王恺急促之中不及隐瞒，回答说："在后面卧室中睡觉。"石崇就径直进去，亲自把他二人拉出来，同车走了，对他们说："少年人怎么可以随便到别人家住宿！"

〔**注释**〕

①刘玙兄弟：指刘玙、刘琨。按《晋书·刘琨传》，琨兄为舆(字庆孙)，与此作玙异。　　王恺：字君夫，晋武帝舅。家巨富，性奢豪，官至后军将军，封山都县公。

②垂：将要。

③石崇素与玙、琨善：《晋书·石崇传》亦载此事。

④变：变故，事故。

⑤卒迫：紧迫，急促。卒，通"猝"。

⑥后斋：后面卧室。

3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①，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②，当时不尽知也③。《晋阳秋》曰："司马丞字元敬，谯王逊子也，为中宗湘州刺史。路过武昌，王敦与燕会，酒酣，谓丞曰：'大王笃实佳士，非将御之才。'对曰：'焉知铅刀不能一割乎？'敦将谋逆，召丞为军司马。丞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死忠与义，又

何求焉!'乃驰檄诸郡丞赴义。敦遣从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贼迎之,薨于车。敦既灭,追赠骠骑,谥曰愍王。"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④,而无忌兄弟皆稚⑤。《无忌别传》曰:"无忌字公寿,丞子也。才器兼济,有文武干。袭封谯王、卫军将军。"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⑥,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⑦。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⑧。《司马氏谱》曰:"丞娶南阳赵氏女。"《王廙别传》曰:"廙字世将,祖览,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导、庾亮游于石头,会廙至。尔日迅风飞驶,廙倚船楼长啸,神气甚逸。导谓亮曰:'世将为复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为物所疾。加平南将军,薨。"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⑨,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译文**〕

王大将军(敦)抓住司马愍王(丞),于夜间派遣世将(王廙)把愍王装到车里杀掉了,当时人不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是愍王家里人也不全知道,而当时无忌(司马无忌)兄弟全很年幼。王胡之与无忌长大后很亲近,胡之曾和无忌一起游玩。无忌到内室告诉母亲,请求为他备饭。母亲流着泪说:"王敦昔日肆意残害你父亲,是借世将之手干的。我所以多年不告诉你,是因为王氏家族强盛,你们兄弟年幼,不想让这件事声张开,是为了躲避灾祸罢了。"无忌听了很震惊,大声喊叫着,抽出刀就跑出去,胡之这时已经走远了。

〔**注释**〕

①司马愍王:司马丞字元敬,官至湘州刺史,封谯王,死后谥为愍王。

②世将:王廙字世将,王导从弟。助王敦为乱,官平南将军、荆州刺史。

③不尽:不完全。

④虽:即使。　　悉:知道,了解。

⑤无忌：字公寿，司马丞之子。　　稚：年幼。

⑥王胡之：字修龄，王廙子。官至西中郎将、司州刺史。　　长(zhǎng)：长大。　　昵：亲近。

⑦馔：饭食。

⑧"王敦昔肆酷汝父"二句：据《晋书·宗室传》：王敦谋逆，湘州刺史司马丞举兵击讨，兵败被执，敦将魏乂槛送丞于荆州，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意，于道中害之。

⑨积年：多年。　　门：家族。

4 应镇南作荆州①，王隐《晋书》曰："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璩曾孙也。为人弘长有淹度，饰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叹曰：'所谓文质之士。'累迁江州刺史、镇南将军。"王脩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②。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③。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④，正是平南所为耳⑤。"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⑥，便欲斫脩载。走投水⑦，舸上人接取得免⑧。《中兴书》曰："褚裒为江州，无忌于坐拔刀斫耆之，裒与桓景共免之。御史奏无忌欲专杀害，诏以赎论。"前章既言无忌母告之，而此章复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马丞，遐迩共悉，脩龄兄弟岂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实录也。

〔译文〕

应镇南(詹)作了荆州刺史，王脩载(耆之)、谯王(司马丞)之子无忌一起到新亭去为他送行。座上宾客很多，不知道这两个人都到了。有一个客人说："谯王司马丞遭难，不是大将军(王敦)的意思，只是平南(王廙)干的事罢了。"无忌于是夺过值班参军的刀，就要砍王脩载。脩载逃跑跳入水中，船上的人把他救起来得免一死。

〔注释〕

①应镇南：应詹，见刘孝标注。按《晋书》本传谓应詹任江州刺史，与刘注

合，而《世说》作荆州，盖有误。

②王脩载：王耆之字脩载，王廙子。官鄱阳太守、给事中。　新亭：地名。在建康南郊。是当时交通要道。东晋时，官僚士大夫常在此饮宴送别。

③不悟：不料，没想到。

④谯王丞致祸：指湘州刺史司马丞起兵讨王敦兵败被杀事。详见本篇3注。

⑤正：只。　平南：指王廙。廙助敦为乱，官平南将军、荆州刺史。

⑥直兵参军：值班的参军。直通"值"。

⑦投水：跳入水中。

⑧舸(gě)：船。　接取：从水中救起。

5 王右军素轻蓝田①。蓝田晚节论誉转重②，右军尤不平③。蓝田于会稽丁艰④，停山阴治丧⑤。右军代为郡⑥，屡言出吊，连日不果⑦。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⑧，以陵辱之⑨。于是彼此嫌隙大构⑩。后蓝田临扬州⑪，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⑫，求分会稽为越州⑬。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⑭，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中兴书》曰："羲之与述志尚不同，而两不相能。述为会稽，艰居郡境。王羲之后为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诣，述深以为恨。丧除，征拜扬州，就征，周行郡境，而不历羲之。临发，一别而去。羲之初语其友曰：'王怀祖免丧，正可当尚书，投老可得为仆射。更望会稽，便自邈然。'述既显授，又检校会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于课对。羲之耻慨，遂称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复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征也。"

〔译文〕

王右军(羲之)一贯看不起蓝田(王述)。蓝田晚年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高，右军更是愤慨不满。蓝田在会稽郡居丧，住在山阴

县料理丧事。王右军代为会稽内史，屡次说要去吊丧，却一天天拖着不去。后来登门自相通报，主人已经哭起来，王右军不进去会面就走了，以此来凌辱蓝田。由此二人深结仇怨。后来蓝田出任扬州刺史，右军还在会稽郡。起初得到这一消息时，右军曾派一名参军到朝廷去，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来，成立越州。结果派去的人领会错了他的意图，深被当时的名流所讥笑。蓝田密令从事数说他郡中诸多不法行为，因原有仇怨，让他自己采取相宜的处置办法。右军于是称病辞去郡守之职，因愤慨竟至命终。

〔**注释**〕

①王右军：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蓝田：王述字怀祖，官至扬州刺史、尚书令，封蓝田侯。

②晚节：晚年。

③不平：愤慨不满。

④会稽：郡名。治所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县)。　　丁艰：父母亡故居丧。

⑤山阴：县名。旧治在今浙江绍兴县。　　治丧：办理丧事。

⑥右军代为郡：王羲之代王述为会稽内史。

⑦出吊：去吊丧。　　不果：没有实现。此指没前去吊丧。

⑧前：见面，会面。

⑨陵辱：凌辱。

⑩嫌隙：因疑忌而形成仇怨。　　构：结。

⑪临扬州：出任扬州。居丧后，王述被任命为扬州刺史。

⑫参军：军府、王国所设属官。

⑬求分会稽为越州：请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刺史管辖下分出来，立为越州。

⑭从事：官名。州郡属官。　　数：数说，责备。

6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①。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②。"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③，但问克终云

何耳④。"《汉书》曰:"吕后欲王诸吕,问右相王陵,以为不可。问左丞相陈平,平曰:'可。'陵出让平,平曰:'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君不如臣。'"《晋安帝纪》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斩国宝,王珣固谏之,乃止。既而恭谓珣曰:'此日视君,一似胡广。'珣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如何也'"

〔译文〕

王东亭(珣)与孝伯(王恭)的意见后来渐渐产生分歧。孝伯对东亭说:"你实在不可捉摸。"回答说:"王陵在朝廷上与吕后相争,陈平却顺从不语,只要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就是了。"

〔注释〕

①"王东亭与孝伯语"句:指东亭侯王珣与王恭后来意见不合。据《晋书·王珣传》载,晋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宠信佞臣王国宝,委以权柄,珣、恭深恶之。后王恭欲杀国宝,王珣又劝止之,意见不合盖指此。

②不可复测:不好推测捉摸。　　便:确实。

③王陵廷争,陈平从默:王陵、陈平,汉开国功臣,后均为丞相。惠帝死,吕后要封诸吕为王,王陵当面反对,吕后不悦,迁为太傅,实夺其相权。而陈平却顺从其意。但最后陈平与太尉周勃尽诛诸吕,迎立文帝,为安定汉朝刘氏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④但:只。　　克终:最终、最后。　　云何:怎么样,如何。

7 王孝伯死①,县其首于大桁②。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③,孰视首④,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⑤?"《续晋阳秋》曰:"王恭深惧祸难,抗表起兵。于是遣左将军谢琰讨恭。恭败走曲阿,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与恭善,欲载出都,面相折数,闻西军之逼,乃令于儿塘斩之,枭首于东桁也。"

〔译文〕

王孝伯(恭)被处死,把他的头颅悬挂在朱雀桥上。司马太傅(道子)乘车来到悬头示众的标柱前,仔细看着他的头,说:"你为

什么急着想要杀我呢?”

〔注释〕

①王孝伯死:王恭字孝伯。晋安帝时,太傅道子专政,树置腹心,任用王愉、司马尚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起兵反,兵败被执,杀于京城。

②县(xuán):即“悬”。悬挂。　　大桁(háng):即朱雀桥,在建康城南朱雀门外,是当时秦淮河上最大的浮桥,故称大桁。桁,通“航”。

③司马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简文帝子。晋孝武帝死,掌朝政,官至太傅。　　标:设于刑场的高柱。受刑者在标下斩首后,立即悬首于标上。

④孰视:即熟视。仔细看。

⑤趣(cù):通“促”。急促。

8 桓玄将篡①,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许袭之②,庾夫人云③:“汝等近,过我余年④,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桓氏谱》曰:“桓冲后娶颍川庾蔑女,字姚。”《晋安帝纪》曰:“脩少为玄所侮,言论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图玄之意。脩母曰:‘灵宝视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图!’脩乃止。”

〔译文〕

桓玄即将谋篡,桓脩想趁桓玄在桓脩母亲那里的机会杀了他,庾夫人说:“你们是近亲,我死后就管不了了,我抚养了他,不忍心看见你干这事。”

〔注释〕

①桓玄将篡:桓玄小字灵宝,大司马桓温子。晋安帝元兴初,以讨元显为名,进兵京师,自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二年,称帝,国号楚,后被刘裕讨灭。

②桓脩:字承祖,小字崖,冲子。娶简文帝女武昌公主为妻,官至抚军大将军。　　许:所,处所。

③庾夫人:桓冲妻。桓脩母。刘孝标注谓颍川庾蔑女,字姚。

④馀年:晚年。

《世说新语》人名索引

一、本索引只收《世说新语》正文中出现的人名，不收刘孝标注中的人名。

二、索引编排依姓氏笔画为序。笔画相同者依起笔之一丨丿丶乛为先后。凡笔形带钩或曲折者均归入乛中。

三、人名后标注篇号和小节数。斜线前数码代表《世说新语》的篇号，斜线后数码为该篇的小节数。如：干宝　25/19，25为篇号，指《排调》篇；19为小节数，指《排调》篇的第19小节。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一〕

〔丨〕

〔丿〕

〔丶〕

---

① 据徐震堮考证，此当作刘惔。
② 原文误作刘恢。

七　画

〔一〕

---

① 原误作李弘范。

八　画

〔一〕

〔丨〕

〔丿〕

九　画

---

① 郝隆当作“郗隆”。

十　画

十一画

〔一〕

十二画

〔一〕

十 三 画

〔一〕

〔丨〕

〔丿〕

〔丶〕

〔乛〕

十 四 画

〔一〕

十五画

十六画以上

〔一〕

〔丿〕

〔丶〕

后　记

《世说新语译注》工作是从1990年初开始的。当时中华书局正在组织这方面的稿子，我们将自己的计划向编辑部报告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们做的样稿，以及体例设计，都得到了他们的指教，编辑部还提出，在长期流传中，刘孝标注已成为《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议把刘注附于正文之下，用夹注排印，供读者参考。而《译注》的注释可以简化，着重在语言文字的疏通和典章制度、名物称谓等的介绍。我们前后共用了四年时间完成这一工作。这期间，中华书局编辑部曾两次审阅全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使书稿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我们从中获得不少教益。

出版界老前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周振甫先生，年过八旬，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前言（代序），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二人虽然对魏晋时代的语言都有一定的兴趣，但研究还是很不深入的，加之译注工作又是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书中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译注者

一九九六年元月

世说新语译注



装帧设计　谈冰玉